大正11年6月

大屋雄三君

加茂町青年団

簡易図書館

育成會圖書賣捌所

特約

- 大坂市 吉岡平助
- 横濱市 弘集堂
- 越後長岡 目黑十郎
- 名古屋市 川瀬代助
- 遠江濱松 谷島屋書店
- 長野市 西澤喜太郎
- 熊本市 長崎次郎

各府縣賣捌所

- 東京 東京堂
- 仝 林平次郎
- 仝 松邑三松堂
- 仝 同文館
- 仝 岡崎屋
- 仝 文林堂
- 仝 東海堂
- 仝 北隆館
- 仝 良明堂
- 仝 目黑支店
- 仝 仙鶴堂
- 京都 寶文館
- 仝 村上勘兵衛
- 神戸 吉岡平助支店

- 越後 高橋書店
- 靜岡 吉見義次
- 金澤 宇都宮源平
- 松本 水琴堂
- 仝 高美書店
- 仙臺 鈴木榮三郎
- 仝 高藤書店
- 仝 木村文助
- 鎌倉 松林堂
- 千葉 多田屋書店
- 富山 中田清兵衛
- 仝 學海堂
- 長崎 安中半三郎
- 德島 黑崎精二

- 島根 川岡清助
- 鹿兒島 吉田幸兵衛
- 久留米 菊竹書店
- 博多 眞海書店
- 和歌山 宮井宗兵衛
- 山形 五十嵐太右衛門
- 秋田 成見清兵衛
- 弘前 今泉道次郎
- 宮崎 坂田蹄泉堂
- 高知 澤本駒吉
- 愛媛 向井藏次郎
- 仝 土肥與平
- 山口 宮川臣吉
- 札幌 振進堂

教育家文學家必讀書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齋藤鹿三郎先生著

實驗 教授の興味的基礎

全一册

定價金四拾五錢郵税金四錢

興味は教授の根本原理なり。興味に基づかざるの教授は實を収めざるの仇花なり、礎なき建築なり。こを會得するものは、はじめて、教育成功を贏ち得べし。由來興味を論ずるの書夥多ありと雖も本書の如く、森嚴明晰なる心理の基礎の上に多年の實驗を積みて編述したるものはあらず。これ我が教育界に降すの滋雨なり甘露なり。職に教育にあるの士速かに一本を座右に備へよ

懸賞

實驗教育學

全一册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税金六錢

懸賞

書き方教授法

全一册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税金六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下谷二四一四）　育成會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下谷二四一四） 育成會

教育家文學家必讀書

獨逸エルンスト、リューッドゲ氏著
日本槇山榮次氏講述
現今教育の理想
定價金貳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育成會編纂
教育辭彙
定價金八拾錢
郵稅金拾錢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文學士大瀨甚太郎先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中谷延治先生共著
教授法沿革史
定價金九拾錢
郵稅金拾貳錢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訓導佐々木吉三郎先生著
國語教授撮要
定價金壹圓八拾錢
郵稅金貳拾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下谷二四一四） 育成會

教育學書解說

文學士 菊池俊諦先生解說批評

コロッツァ氏 遊戲之心理及教育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稅金六錢

文學士 小西重直先生解說批評

ペーヨー氏 意志教育

定價金四拾錢
郵稅金四錢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中谷延治先生解說批評

シルレル氏 訓練論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稅金六錢

松村正一君著

東洋倫理 孔子の學說

定價金參拾五錢
郵稅金六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下谷二四一四） 育成會

教育學書解說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文學士 大瀨甚太郎先生解說批評

シユライエルマッヘル氏 教育學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稅金四錢

文學士 熊谷五郎先生解說批評

ヰルマン氏 教化學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稅金六錢

久津見息忠先生解說批評

フイエー氏 國家教育論

定價金四拾錢 郵稅金四錢

東京府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 市川源三先生解說批評

ハーカー氏 統合教授の原理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下谷二四一四） 育成會

心理學書解說

東京府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　市川源三先生解說批評

キユルペ氏　心理學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税金四錢

在大學院　文學士　速水滉先生解說批評

ビ子ー氏　人格變換論

定價金四拾錢
郵税金四錢

在大學院　文學士　塚原政治先生解說批評

スタウト氏　心理學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税金六錢

ドクトル　中島泰藏先生解說批評

ヴント氏　心理學概論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税金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下谷二四一四）　育成會

倫理學書解說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文學士 雀部顯宜先生解說批評
マッケンジー氏 **倫理學**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稅金六錢

在大學院 文學士 西晉一郎先生解說批評
グリーン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拾錢
郵稅金四錢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文學士 蟹江義丸先生解說批評
ヴント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東京專門學校講師 文學士 藤井健次郎先生解說批評
バウム氏 **倫理學原理**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稅金六錢

東京工業學校講師
哲學館講師　中島德藏先生解說批評

デュー井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稅金六錢

東京專門學校講師　綱島榮一郎先生解說批評

スチーブン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第一高等學校教授
文科大學講師　文學博士　桑木嚴翼先生解說批評

ミユイアヘツト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文學士　蟹江義丸先生解說批評

パウルゼン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鄕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下谷二四一四）　育成會

日本倫理彙編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長文學博士井上哲次郎先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文學士蟹江義丸先生共編

陽明學派集	全三冊	定價金五圓
古學派集	全三冊	定價金四圓參拾錢
朱子學派集	全二冊	定價金參圓
折衷學派集	全一冊	定價金壹圓五拾錢
獨立學派集	全一冊	定價金壹圓六拾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下谷二四一四）　育成會

明治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六月四日發行

全部定價（上製金拾四圓
並製金拾貳圓五拾錢）
第十卷定價（上製金壹圓六拾錢
並製金壹圓四拾五錢）

編纂者　井上哲次郎
　　　　蟹江義丸
發行者　石川榮司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印刷者　森潤二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行所　育成會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合計三十六家七十七部二百〇七卷

三浦梅園

贅語十四卷（四卷抄錄）

善惡帙二卷

天人帙二卷

敢語一卷　　寓意一卷

梅園叢書三卷　　梅園拾葉三卷

帆足愚亭

入學新論一卷

二宮尊德

報德外記二卷（齋藤高行編述）

二宮先生語錄四卷（同上）

老莊學派之部

盧草拙

啐啄錄一卷

有木雲山

日本倫理彙編

三輪執齋

日用心法一卷　四言教講義一卷

雜著　四卷

中根東里

東里遺稿一卷　東里外集一卷

卷之三　陽明學派之部下

佐藤一齋

言志錄一卷　言志後錄一卷

言志晩錄一卷

言志老至錄一卷

大鹽中齋

古本大學刮目七卷

儒門空虛聚語三卷

增補孝經彙註三卷

卷之四　古學派之部上

日本倫理彙編總目錄

卷之一　陽明學派之部上

卷之二　陽明學派之部中

跋

驪之與黃。異其色耳。其性則同。苟同其性也。雖千百異色。亦不害其爲同矣。苓陽先生著義府。本乎宋儒。別成一家之言。因陰陽而究其理。即事物而求吾義。娓娓數千言。莫非心性之要。其與宋儒異。驪與黃之間耳。至其性。吾知其果同也。宋儒以消人欲復天理爲說。先生乃揭陰陽並立之論。譬諸御馬。一則專取調良。以法馭之。一則兼取蹄齧。以術制之。二者雖異。而其爲善御一也。夫古人於理之幽賾難喩者。必假宛轉不窮之辭。以鼓舞之。辭猶理也。理猶辭也。不味於辭。而求於理。非善讀書者。此編視古修辭。意多含蓄。妄作批評。聊擧一隅。讀者必反之三隅。而後作者之意始見矣。巳酉仲春。津島唐防長秋題於南豐咸宜園。

換以二理義一也。毋三乃傚二鴟夷所一レ爲耶。（言語意倜儻。猶下以二僚丸秋奕一。與二堯禹治國一並稱上。不レ得下以二譬喻不倫一尤中之）抑寶之爲レ寶。在三其可レ舒可レ卷可二左右上下一也。若塊然在レ懷耳。豈寶乎哉。我見下世有中拘レ理泥レ義不レ能二變通一者上。（拘レ理不レ能レ立レ義泥レ義者不レ能レ復レ理。變。變レ古。通。通レ今。此與二首章見レ理也達立レ義也活一相應。）此編所二以作一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二以攻一レ玉。信二斯語一也。狂夫之言。未三必獲二罪於君子一矣。（第三十五則。申二明著書之旨一。）

下之亂乎。究理未密。日食分野之類。或出周季之浮文也。原葬之類。行之於其邦。猶有所泥。況推之於殊方耶。予每憾孔子不得其位。使之當制作之任。其意豈止於六經所紀載耶。評此皆今人所疑。儒者辨之。徒增紛紜。今付武斷。快矣。評上節嫌於議聖。忽下此一著。妙。○第三十二則。明古義不可必拘。

厚葬漢土敝俗也。玉魚金盌。徒供發掘之具。而謂愛死者。失於愚矣。邦民火其屍而不祭其鬼。是胡習也。失於忍矣。吾邦古同漢禮。此斥今俗。君子行禮。將擇於中庸。若三年之喪。誠厚道也。行之於我邦則難焉。先王定暮之制。今存其名。其實久廢。況三年乎。先儒曰。東方屬陽。人性多喜少哀。制禮宜詳祭略喪。祭吉主喜。葬凶主哀。歸厚一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第三十三則。明和漢。

古義有不可通於後世者。封建郡縣勢異也。我邦古爲郡縣。而公卿世官世祿。則不與秦後同。今爲封建。而制度多沿郡縣之舊。則不與三代同。欲有爲於其間。非細心精思以適時宜不可也。故協之於理而協焉。雖古義所無。亦可起也。本禮記之言。更深一層。盖義之於理。猶川谷於海。有徑直者。有迂曲者。要不失其所歸而已。第三十四則。申明和漢之異。

范蠡去齊也。以屋宅傳之於親戚。以田園頒之於朋友。衣服器物散於比鄰貧者。書畫鼎鐘贈於所識好事者。獨懷重寶而之陶云。評一節化虛爲實。本於東坡。夫堯舜周孔建敎也。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導以禮樂。齊以刑政。猶人家有屋宅田園衣服書畫也。欲施之於殊方異代。亦猶其不可挾以行遠也。其可宜古今不易者。獨有理義耳。此非吾道之重寶耶。理生義。義生禮。前曰。古義不通後世。連禮制而言也。今曰。義宜古今不易。合天理而言也。宜隨文解之。漢儒泥古。以瑣瑣禮文之末。聒之於人。其勢不能行。達善乎。宋賢之

所以昌也。晴未極而雨。或久雨不止。是爲不順。陰勝陽爲不順。百物所以不成也。國以治爲常。治極則亂。於是有大人出。一戎衣而天下定。若湯武兵是也。治未極而亂。或久亂不止。若戰國六朝。生靈塗炭極矣。我邦無有革命。而治亂興廢之數。猶之異邦也。豈非理之不可已乎。第二十九則。申明治亂之數。

周室東遷。王綱解紐。非桓文交興。以靖喪亂。黎氓將殲矣。顧斯道之任。唯强有力者能負荷之。安知非祖宗在天之靈。以後人孱弱。特假數子以護持蒼生乎。世或謂之先王罪人。亦不思也。唐明宗自知德不足濟天下也。告天云。願天早生聖人。以爲民主。曾謂文武成康不若邈佶烈乎。第三十則。明伯道亦不可廢也。

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兄弟之序。皆天理也。若夫同姓不婚。聖人之立義也。可行之於漢。不可推之於他邦。君臣之分。亦天理也。至去就離合之義。封建郡縣判然而別。封建。人盡君也。郡縣。天下一君。求之他邦。最落落不合。凡謂漢人詳於立義可也。婚限異姓之類。謂他邦所爲皆悖天理不可也。同姓通婚之類。○第三十一則。明理無古今。義有和漢之旨。

天一而已。立五帝。又立五行之神。鬼亦一已。分魂魄爲二。日月之食。定數歴然警戒雖切。庸主亦疑焉。九州之土。不過萬里。以普天配之。有分野之說。取諸於殊域多矣。就天道言之若夫祭祀立尸。類於兒戲。稽疑契龜。近於蠻俗。姑姪同夫。混卑幼於尊者。宦官侍內。近刑徒於君子。至禮經所載。喪居太牢。專驅生人而奉死者。又何尤秦人驪山之役。致天

天道報應。猶レ觀レ火乎。昧者惑レ之。以三其有二遲速一也。夫一陽之復在レ子。而和溫之應始見二於寅一。一陰之來在レ午。而涼冷之應始見二於申一。人事亦然。人有二悔レ過改レ行而禍難益臻者一。是建子之後寒威日厲也。於レ是謂二天道無一レ知。終復二其初一則不レ能レ俟二寅之應一也。惜哉。圜與二析支盛極則衰章一。理相近而其旨各別。○第二十五則。明二報應不一レ爽。

聖人貴レ知レ命。亦因二天道與一レ善立レ義也。君子直節危行。志在レ殉レ國。反得二福祿一。非二天祐一レ之乎。小人姦回巧媚。志在レ要レ福。反逢二刑戮一。非二天罰一レ之乎。言二者非二人力所一レ及。若以レ正得レ禍。有二前定之數一。天猶不レ得レ回レ之。猶二膏肓之病良醫不一レ能レ救。我唯安レ之已。是其義也。知命之義。後儒多不レ信二天道一。其言レ知命一。徒以二百事前定不一レ足レ動レ心爲レ說。不レ信二報應一。故其言止レ此。然則小人爲レ惡。亦觀下善不二必福一。惡不中必禍上。前定。獨斷不レ疑耳。不動心。謂二之知一レ命可乎。第二十六則。明二知命之義一。

祝鮀治二宗廟一。衞以不レ亡。祝史之任亦大哉。然則三代建二鬼神一。實治國之要也。傳曰。明則有二禮樂一。幽則有二鬼神一。又曰。明二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一。治レ國其如レ示二諸掌一乎。可二以見一已。我邦最尊二神道一。神祇官居二於百司之首一。皇祚無疆。有二由來一矣。第二十七則。明二人事神道不一レ可二偏廢一。

邦有二治亂一。猶三人有二死生一。皆陰陽之相代也。生者不レ得レ不レ死。不レ然。天地雖レ大。無レ容レ人處。前人之死。啓二後人之生一也。治者不レ得レ不レ亂。不レ然。暴不レ得レ廢。仁不レ得レ立。前代之亂。啓二後代之治一也。第二十八則。明二治亂之數一。

一治一亂。猶二晴雨一乎。天道以レ晴爲レ常。晴極則雨。一澤沛然。天氣如レ故。是爲二順運一。陽勝レ陰爲レ順。百物

レ爲レ利哉。農商不レ無二仁義之心一。但其所レ主不レ在レ此。以レ此爲レ跖。何跖之多也。君子之言。不レ若レ此之刻一也。第二十則。申二明義陽和陰之旨一

傳曰。人者陰陽之會也。火氣爲レ陽。水土爲レ陰。四者相會而人身生焉。相盪相磨而知慧生焉。及二其死一也。火氣升而爲レ鬼。水土淪而爲レ屍。鬼有レ氣無レ形。附レ物而著。是所三以有二宗廟祭祀一也。屍有レ形無レ氣。竟化爲レ土。是所下以設二之棺槨一。令上レ不二速朽一也。第二十一則。明二死生一。

形體猶レ薪。神識猶レ火。形亡而神散。猶二薪盡而火滅一。骨肉委レ土。猶二薪爲一レ灰。精神歸レ天。猶二火滅而餘烟在一レ空也。焄蒿悽愴。烟氣在レ空。受レ風則散。以レ物籠レ之。乃可レ持レ久。宗廟之設爲レ是也。渙之象曰。王假二有廟一。合二渙散一之道也。第二十二則。明二鬼神一。

古有下相二見於地下一之語上。是世俗之言害レ義者也。五經論孟。未レ有二此言一。精神歸レ天。死猶有二相見之事一也。亦於二天上一耳。世俗惑二於所一レ不レ見。昧二於見一レ理。見二骨肉歸一レ土。故有二此言一。失二於立一レ義。厚葬至レ用レ殉。職此之由。謬二於行一レ禮。於レ禮祭レ廟不レ祭レ墓。廟。棲神宅。墓。埋骨處 詩書所レ載。皆稱二在天之神一。可二以見一矣。若二魂氣一無レ不レ之也。則夫作レ燕。妻作レ越。死レ害二相見一。若就二骨肉一言。非二同穴一不可也。殉所二以起一也。〇第二十三則。明二鬼神一。

聖人以二天道鬼神一設レ敎。其有レ觀二於感應一乎。夫二曜離レ地。不レ知二其幾億萬里一。陽燧引レ之。勃然而燃。方諸受レ之。茲然而滴。同氣之感也。故以二我之氣一。招二天地之氣一。不レ得レ不二相應一。圜 致二中和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猶レ是。聖人因レ之。因二感應一也。明二命鬼神一。以爲二民極一。使下人心有レ所二敬畏收攝一。以作レ善去上レ惡。是明二於見一レ理。同氣所レ感。應如二影響一。妙二於立一レ義者也。勸レ善懲レ惡。嚴二於賞罰一。後儒患二愚民惑一レ鬼。揭二無鬼論一喩レ之。是恐レ噎廢レ飯。履恐レ蹶廢レ步也。豈能治二天下一乎。圜 先生嘗著二約言一。明二敬天之旨一。此章即一部小約言〇第二十四則。申二明鬼神之用一。

蚯蚓以充其操。（陳仲離母絕兄。）陰陽之不可偏廢也。（第十六則。明仁義。）

樂者仁之聲也。（歡欣和樂。）禮者義之容也。（方正端嚴。）政教者仁之施也。刑罰者義之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仁之終也。（自愛而及人。故曰終。）誠意正心修身義之始也。（欲正人而先自正。故曰始。）君子之道。無適非仁義也。（覊似讀戴記。○第十七則。明仁義盡道。）

陰陽並行。萬物榮昌。陰陽偏勝。萬物消亡。治國亦然。（德爲陽。刑爲陰。）周人執德廢刑。（味陰雖卑不可偏廢之理。）君卑臣驕。躭彼飛隼。載飛載揚。周業所以不振也。秦人尙刑卑德。（味陽尊陰卑之理。）上奢下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秦祚所以不永也。（覊引詩高雅。近世理論豈有此優美乎。○第十八則。明德刑。）

天之生物。外皮膚而內膓胃。顯其美而掩其醜也。聖人象天設敎。故禮義在外。情欲在內。甚哉晉人之不達理也。以禮爲忠信之薄。至散髮裸裎。白日行淫。是反陰陽而逆天地也。（彼以達理自許。故以此責之。）嗚呼。得罪於名敎。可說也。（猶與夷狄同伍。）得罪於天地。不可說也。（天地所不容。）欲國家不夷滅。得乎。（第十九則。明禮之用。）

人所以勝禽獸。亦以其能趨利捨害也。故無利害之心非人也。但其當義。利亦有所捨。尊卑之分也。（義字專指是非。）譬之鄙人行道。本由中央。（利）遇晃而乘軒者。（義）乃避於道傍耳。（利亦有所捨。覊津島有陶山訥菴者。與室鳩巢同門。嘗曰。主義而謀利。非謀利也。主道而計功。非計功也。鳩巢不以爲然。今有此論。訥菴其獨笑於無何有之鄕矣。）鄒賢有言曰。雞鳴而起。孜孜爲利者。蹠之徒也。此爲在位者言也。天子諸侯。職在養民而侵漁之。是不仁也。士大夫食君之祿而爲身謀。是不義也。不仁不義。謂之蹠之徒可也。若農夫之寒耕熱芸。商人之賤買貴鬻。豈非

二者得レ位所レ謂善也。（天地泰。）若君子在レ外。小人在レ内。二者失レ位。所謂惡也。（天地否。○世家名族。亦不レ無二小人一。故不レ曰二上下一。而曰二内外一也。）故在レ物之理。無レ善無レ惡。（男尊女卑。善惡安在。）處レ物之義。有レ當有二不當一。（婦主二中饋一。當也。牝雞司レ晨。不當也。）其當爲レ善。不當爲レ惡耳。（第十二則。則二君子小人之用一。）

小人之志。好二貨財一也。私二妻子一也。（内レ已外レ人。性使レ然也。）弑二父與一レ君。傾二覆國家一。（握二機要之權一。勢使レ然也。）豈其性哉。教化不レ施。而制御之方失也。（教化施則惡可レ使レ善。制御得則不二敢爲一レ惡。○圏 句法自二過秦論一來。）舜擧二皐陶一。不仁者遠矣。湯擧二伊尹一。不仁者遠矣。所レ謂遠者。非下蟄二其身一而不上レ見。又非三盡化爲二君子一。權力不レ在レ焉之謂也。四凶在二高位一而上有二帝堯一。則不二敢叛亂一。呂雉武曌當二高祖太宗之時一。不二敢猖獗一。可二以見一已。故堯舜黜二朱均一。受二制於舜禹一。所三以保二全之一也。使三桀紂之君爻。慮及二於此一。豈至レ如三火之燎二于原一乎。（第十四則。明二制御之術一。）

紂之不善。非二下愚不レ移者一。唯其以レ剛乘レ濁。且據二高位一。從二心所一レ欲。而不レ知三所二以裁一レ之。疾足而迷也。抱レ石而墜也。若聖人在レ上。安知三其不二豹變一乎。（圏 作者時用二古文辭一。然渾融无レ迹。與二嘉萬體一別。）故思慮爲レ主。情欲受レ制。修レ身之要也。君子用レ事。小人供レ命。治レ國之則也。是謂二陰陽得一レ位。是謂三天下無二棄物一。（圏 疊二用是謂字一。本二於老子一。）聖人之能事畢矣。（圏 思慮爲レ主以下。包二括一部大旨一。無三復餘蘊一〇 第十五則。申二明其當爲レ善。不當爲レ惡之教一。）

理義並言。義即道也。（以二裁制一謂二之義一。以二履行一謂二之道一。以二誘導一謂二之教一。三者一也。）仁義並言。義亦道之一端也、仁義之教。配二陰陽一仁陽道也。博愛兼容。不レ論二親疏一。象二天之普覆無一レ遺也。義陰道也。千差萬別。不レ誤二錙銖一。象二地之賦形有一レ方也。異端曲學。執レ仁廢レ義。（子桑散髮裸體。）鄙儒拘士。殉レ義忘レ仁。至レ同二人道於牛馬一。至下爲二

者明於條理。是非利害 濁者昏焉。剛者銳於進退。去就取捨 柔者惰焉。以清包剛。爲知爲君子。以濁包柔。爲愚爲小人。知愚以才氣言。君小以德行言。 以清乘柔。亦爲順良。明於是非。必不爲惡。 可與守成。不利進取。柔惰不足有爲。 以剛乘濁。乃爲姦雄。濁生姦。剛生雄。 制以權力。抑其姦。 可充驅使。用其雄。○包。以母包子。乘。以上乘下。○此專就偏勝而言也。 若稟賦兼備並盛爲聖哲。微少爲庸衆。可推而知。 自此以往。觸勢而變。淺言 隨習而化。深言 爲千支。爲萬派。然本源不出四者矣。圏 淵源自洪範來。立義既精。選名亦確。古來有數文字。○第十則。明人性稟於四者。

人性有知愚。猶刀有利鈍。其有善惡。猶刀能衞人。又能害人。順理爲善。逆理爲惡。 利鈍在刀。而衞與害存於用之。故孔子論性。言知愚而不及善惡。陽利。陰鈍。 論人以君子小人。而亦不及善惡。陽大。陰小。 非究理盡性者。其孰能與於此。第十一則。明善惡非性之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飲食所以生己也。男女所以生人也。上帝生物。賦以好生之理。使之生生不已也。情欲天之所生。不可得去。 情欲生於形體。而神知受之。裁以思慮。是亦天所賦也。思慮亦天之所生。不待名教。 故殉情欲者爲小人。陰爲主也。任思慮者爲君子。陽爲主也。但二者人人所固有也。苟使小人知陽尊而陰卑。必有以制其欲矣。小人亦不無思慮。 使君子知陰陽之不可偏廢。必有以處小人矣。君子亦不死情欲。圏 至哉言乎。漢唐宋明。皆以黨議喪邦。賢者實昧此旨也。作者其與聖人同憂乎。 此古之所以貴於究理也。第十二則。明思慮與情欲之用。

天地生物。唯有陰陽。二者待位爲善。失位爲惡。得失在人。天地不與也。夫君子對小人而言。則大人也。生物之性。陽大陰小。故有大人焉。有小人焉。大人視人如我。博愛無私。小人內己外人。慮止一身。故聖人之制。使君子在內握機要之權。小人在外任奔走之役。

之天。以可尊崇謂之帝。以妙用不測謂之神。三者之目。本宋學而小異。三者同出而異名也。此理氣之說也。但一書之旨。在以天爲神而敬之。以爲理從天出。理可究而天不可測也。故不載天即理也之說。凡書中之理。皆條理之理。非理氣之理。性皆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第五則。明造化妙用。

動爲陽。人禽是也。植爲陰。草木是也。動物以人爲陽。禽爲陰。人以神知爲陽。形體爲陰。神知以思慮爲陽。情欲爲陰。思慮以是非爲陽。利害爲陰。陰陽之理。層層相包。猶剝蕉。然而尊卑之分。秩然不可亂也。思慮情欲。近於天理人之義。然計較利害。亦屬思慮。則非純天理。惻隱羞惡。亦屬情中。則非純人欲。是其立言體段不同處。○第六則。明萬物皆有陰有陽。

人與禽獸。皆稟性於天地。人多資於天者。故具靈明之智。禽獸多資於地。故有知覺而昏。草木專於水土。其於火氣。資於外養耳。風故無知。人首向天。禽獸則橫。草木則向地背天。可以觀資稟所由。易傳曰。本於天者親上。本於地者親下。是也。本邵子之說。○第七則。明人物之異。

天地父母而萬物子也。父母之尊。由子而尊。萬物之靈爲人。鳥獸草木爲之役。人身之粹爲心。四肢百體爲之用。故人之神識。雖眇乎微。然天地之精英萃焉。擴而明之。可至神聖。捨而不修。與鳥獸同歸。人其可不致思焉乎。義與性善相近。而所包較廣。蓋人所以勝禽獸。不獨四端也。學議論正而不腐。可以警醒人心。中夜誦之。斯心之明。不覺透徹○第八則。明人心之靈。

花卉之芽非也。珠玉之玲瓏也。清則清矣。頑乎無知。人身穢濁之藪。而靈明寓焉。故物有可愛。靈明必有可憎。穢濁愛憎之相因。即陰陽之不相離也。第九則。明不可孤立偏廢之義。

人均受性於天。其不同者。未免稟賦有偏勝也。氣勝則清。土勝則濁。火勝則剛。水勝則柔。清

而明者矣。第二則。明陰陽

究理之要有三。一曰萬物皆有陰有陽。二曰陽尊而陰卑。三曰陽雖尊而不可孤立。陰雖卑而不可偏廢。孤立偏廢。如立左足而屈右足斯三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男陽女陰。尊卑班然。而不可相無。及其至。雖大賢亦有所不能盡也。說具下文。過此以往。無用之辨也。不急之察也。貴究理者。將處之以義也。君子之與小人。我處之不同。義故其所以然之理。不可不究。理烏黔而鵠白。理我處之不二。義則其理不用究也。第三則。就陰陽明其綱要。

天體氣也。其精火也。地體土也。其精水也。火氣水土之說不可加已。或曰地水火風。亦實同而名異。箇將明舊說之謬。先舉二說爲一。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五行之目中矣哉。不中也。聖人建六府。取之於日用。五行亦然。以此盡乎造化。好事者爲之也。金也木也。同出於土。物之所生。非生物者。唐語似莊子如之何與三者並也。至萬物之數。必以五爲紀。配諸五行。或是御繁之術。而昧者認以爲眞耳。數之以五。取於五指。便算數耳夫言造化者。莫備於易。易言陰陽。不及五行。乃以八卦論之。離震爲火。震。火之發。乾巽爲氣。巽。氣之動。坎兌爲水。兌。水之止。坤艮爲土。艮。土之聚。與今之言天文者。未嘗二也。天文家言。起於近世。於古未有明徵。唯其合易理。故取節也。〇第四則。明五行之非。

火氣水土。物之質也。萬物皆稟四者而生。其有離合也。離則天地位而萬物生焉。合則天地混而萬物滅焉。本十二元會之說。一離一合。亘百億萬歲而長存。豈非有不與離離不與合合者而運用之乎。抑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言之而不可明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以聖人不敢定之名。自其在上而言謂

義府（一名放言）

廣瀨建子基　著
男　範世叔　釋
津島唐坊長秋莊　批

在ㇾ物爲ㇾ理。陽尊陰卑處ㇾ物爲ㇾ義。尊ㇾ陽卑ㇾ陰二句古語 理從ㇾ天出。義由ㇾ我立。二句出二於作者一 在ㇾ天者旣明。在ㇾ我者取二諸左右一而逢二其原一矣。故理者義之府也。揭三書所二以名一 古之究ㇾ理者。以ㇾ理立ㇾ義。以ㇾ義制ㇾ禮。以ㇾ禮行ㇾ事。唯其見ㇾ理也達。是以立ㇾ義也活。達。通達無礙。活。隨ㇾ時制ㇾ宜。二句大書大旨 禮與ㇾ事在二其中一矣。唐聖人制作之旨。數句盡ㇾ之。頌容典雅。宛然周代文字。夫究理之說。昉二於古一而盛二於宋一。以至二今日一。但先賢所ㇾ謂究理。使下人人以二其心一就二事物一求上ㇾ之也。朱子之說。見二於大學格物條下一。後人則述二舊成說一耳。予也不敏。苟守二先賢之言一。而不ㇾ能ㇾ雷二同於後人一。閑居靜坐。輙求下事物所二以然一之理上。天下之物。無ㇾ不ㇾ有ㇾ理 徵ㇾ之以ㇾ心。人心之靈。無ㇾ不ㇾ有ㇾ知 心所ㇾ不ㇾ安。雖ㇾ有二舊說一闕如也。至ㇾ有ㇾ所ㇾ見。不二敢自隱一。言三此編所二以作一 極知二私言臆說。取二笑大方一。若得ㇾ比二古之隱居放言者一斯可矣。第一則。明二著書大旨一

易傳曰。立二天之道一。曰陰與ㇾ陽。夜陰。晝陽 立二地之道一。曰剛與ㇾ柔。石剛。土柔 立二人之道一。曰仁與ㇾ義。通爲ㇾ仁。別爲ㇾ義 是聖人爲二萬世究ㇾ理者一。定二其標準一。雖ㇾ有二異說者一。亦不ㇾ得ㇾ閒也。然剛與ㇾ仁屬ㇾ陽。柔與ㇾ義屬ㇾ陰。三才之道。陰陽盡ㇾ之矣。後人以二五行一補二陰陽一。以二五常一補二仁義一。其言愈繁愈晦。吾從二其簡

題義府首

明道先生曰。萬物之理。必有對而無獨。自然而然。非由安排。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也。余壯得眼疾。不能專力讀書。常瞑目暗想。而有味於程子之言。自天地人物之理。而及鬼神幽明之故。治亂古今之變。尋思推究。錄其所見。名曰義府。又以言不徵古。不可爲訓。改稱放言。不敢公世。兒範受讀多年。頗有所了。作爲箋註。以標歸趣。因併錄之。使門生之讀者。嗚呼。世非商周。地殊禹域。奇言異說。寔繁有徒。脫逢掖而爲陳相者。亦復不少。故度時宜而立言。或兼采雜說以補我用。所以護衞於斯文也。使我免孤裘羔袖之誚。其唯在善讀者耶。

嘉永戊申季冬。　廣瀨建書。

跋

淡窗先生。隱君子也。身伏二海之西隅一。足跡未下嘗踰二赤關一而東上。而其名則播二于奥羽之表一矣。然人徒知二其篤行一。而不レ知二其有識一。知二其能詩一。而不レ知二其能文一。予之西遊。嘗寓二其門一。微窺レ所レ蘊。東歸之後。每以レ此語レ人。人未二肯以爲一レ信也。近得二其新著析玄一讀レ之。言雖二詹詹乎一。可丁以見丙其遠二於識一妙乙於文甲。因加二批釋一。傳二之於世一。欲レ使下不レ識二全豹一者。且窺中一斑上也。昔楊子雲自レ蜀遊レ京。誦二其師莊君平之德一。薦紳始知レ有二君平一。先生今之君平也。我豈子雲乎。然至三悠二揚師德一。竊以比焉。

庚子孟秋。　　　矢上行題二於京師玫瑰園一。

題析玄後

仲尼居ニ闕里一。閔損字ニ子騫一。闕騫不祥事。聖賢却相親。天地陷缺界。人事豈皆全。請看瞿曇教。亦不レ殊ニ聖賢一。君子留ニ餘地一。逢レ時不ニ敢專一。小人不レ知レ足。私智欲レ爭レ天。貪者人不レ與。讓者身遂先。其理如レ觀レ火。其事行レ之難。得レ隴還望レ蜀。爲レ帝又希レ仙。欲レ訪ニ蓬萊島一。欲レ越ニ劒門關一。空有ニ美人賦一。茂陵病不レ痊。空有ニ止レ酒詩一。彭澤宿醒頻。至ニ彼董卓輩一。至愚尤堪レ憐。粟支ニ萬歲隖一。身委ニ一炷煙一。是故淡窗翁。著レ書諭ニ此民一。聊託ニ伯陽迹一。題レ之以ニ析玄一。忽云數可レ制。人驚ニ立言新一。過レ欲猶如レ此。制レ數豈能然。不レ知此兩者。異レ名而同レ門。人欲稍過處。天數於レ此延。此功在レ積レ久。上天難ニ俄旋一。若慮ニ雲仍後一。宜レ愼ニ祖先前一。我循ニ千古跡一。以徵ニ淡翁言一。憶ニ彼先聖德一。仰ニ我先皇恩一。聖孫幾百世。皇祚數千年。茫茫五大洲。唯此兩統傳。聖德輝ニ經典一。小子不レ須レ陳。皇恩人不レ覺。滋潤久入レ人。五十稅ニ其一一。餘事可レ想レ仁。大廟唯茅屋。此中風教存。淡翁說ニ此旨一。其言太諄諄。寄レ語浮躁客。低レ頭讀ニ此編一。

門人　豐後　劉䕫拜撰

孔子一起。言二其同而異一。卷末以二孔子一結。言二其異而同一。唯異。故有レ可レ述。唯同。故並行而不二相悖一。蕃山熊氏有レ言。曰欲レ興二道於我邦一。非三簡易近二老莊一。則不可。作者之意蓋亦然。

言。又著五千言。豈可以上下篇爲非一人之言耶。蓋尼父傳六經。亦老之志也。玄者有言曰。孔氏傳道之顯。尹氏傳道之微。其言雖夸。亦有義存焉。衆人固必之心。不可以測神聖之旨也。

後之學玄者。其派多矣。莊列之虛無。申韓之刑名。留侯曲逆之機謀。文帝曹參之淸靜。下之。晉人淸談。仙家修煉。皆此物也。而未知其孰爲正宗嫡嗣焉。不說破妙。要之。五千言用世術也。後人不善讀之。專爲枯寂之談。其妙用隱矣。凡世之言老。皆以莊生爲階梯。莊誠亞老者。而要其所歸不必同。觀其自叙之言可見。蓋老子沈潑精錬人也。意在保全性命。莊周爽快洒落人也。意在超脫塵垢。說者混之。所以失也。品二子處。一字千金。非讀書眼透紙背不能。

道敎之名。後人所防也。道之爲義。取於道路。萬物所同由也。而曰獨有之於己。不可以服天下之心。敎者。誘愚喩惑之稱。五千言窈冥變幻。知者猶聽熒焉。豈可被之於蚩蚩之民哉。今改道爲玄。改敎爲學。庶得其實。玄聖亦當首肯。且楊氏假名於玄久矣。故廢假而立眞也。

漢籍傳於我邦。有年於斯矣。儒說如黍稷稻粱。人既稼而穡之。食而飽之。玄說如萍實。徒玩其大如斗。赤如日耳。未嘗剖而食之。則誰知其甜如蜜乎。予惜異味無賞於世。故剖析之。將以貽一二同好焉。上節言所以述玄。介譬喩。逐次遷轉。波瀾層層。顧古今異情。水土殊宜。儒說不可行於此。亦多矣。至玄門之言。無常形。無定勢。苟得其要領。則無施不可也。中節言玄可以補儒所不及。易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莫易於無爲。簡莫簡於不言。孰謂孔老之旨不同歸耶。下節言儒玄一致。結得有趣。餘音嫋嫋。諷詠無盡。○卷首以

當豐亨豫大之運。宜以無處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盛者衰之兆也。非以謙虚撝損。則其衰可擧踵而待也。當困剝屯蹇之運。宜以無處之。冬之歛縮不密。則春之發生不茂。其剝愈甚。其復愈速。（名言）若句踐親爲奴僕於吳。終雪其恥是也。

性命我所重也。國家亦我所重也。今養吾性。保吾命。則國家之務廢。絕物以偷生。仁者不爲也。經吾國。營吾家。則性命之精病。捨身以殉物。知者不爲也。若欲二者並行而不悖乎。宜以無處之。內之無爲也。外之無不爲也。如明鏡之屢照而不倦。如桔槹之終日俯仰而不知勞。如此而後。性命之情可保。國家之務可應矣。（兩事作一串說。與前四則一變調。以收之也。○以上五則。從說橫說。變幻自在。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也。）

或云。玄之爲術。有退無進。是陰道也。夫當進而進。當退而退。古今通義也。玄聖獨不知之耶。其意乃在究數推變挽回造化。特爲知者言之。豈可以通義論耶。後人以有配陽。以無配陰。故有玄宗陰道之說。夫謂玄近易則可。謂玄即易則不可。以易解玄。不若以玄解玄也。

老聃傳禮於仲尼者也。乃曰。忠信之薄也。後儒遂疑其非一人。夫神聖立言。應變無方。尼父罕言利。而周易屢言利。不語亂神。而春秋專言亂。繫辭言知鬼神之情狀。告冉有以聞斯行之。子路則云。有父兄在焉。曾子傳速貧速朽之說。而有子明其有爲。何其不一也。（援引錯雜。）（句法皆變。）大藏八千。其說瓜分。有權實大小之不同。何獨於老疑之。（說孔長。說釋短。變化有法。）近就其書中言之。曰聖人不仁。又曰與善仁。曰無爲。又曰爲而不爭。曰德之貴。又曰失道而後德。曰如者不

人身果同天地耶。曰。飢則食之。寒則衣之。故善言玄者。不以辭害意。豈唯玄乎哉。孔子曰。爲政焉用殺。不有兩觀之誅耶。又曰。我欲無言。傳六經者誰耶。故絕聖棄智。非焚書也。絕仁棄義。非坑儒也。無爲不言。非面壁靜坐也。不敢爲天下先。豈遲緩失期之謂乎。得魚忘筌。莊生亦言之。（此讀老之法。非古無此論也。但文辭瀟洒。化腐爲新。使讀者不覺。）

人君宜宗無也。心之爲物。無視無聽。而耳目不得之。無以視聽。無擧無蹈。而手足不得之。無以擧蹈。人君猶心。人臣猶耳目手足。人君身居虛無。而御群有。不以一事見長。不以一官自任。所謂君子不器。宗無之謂也。人臣宜宗無也。官職君之事也。非我所私。爵祿君之富也。非我所有。故范蠡於越。張良於漢。務盡人臣之節。功成而不居。美流於千載矣。（上節濃。下節淡。猶國工寫山。近靑遙碧。著色有差。）

知勇之士。宜宗無也。若藺相如能廷叱秦王。而逃廉頗。韓信能御百萬之衆。而屈於胯下。是也。闇弱之士。宜宗無也。鮑叔之賢。不及管仲。罕虎之才。遜於公孫僑。然同稱後世者。以其不自用而推賢也。

治新造之國。宜以無處之。漢高克秦。約法三章。曹參相齊。專尚無擾。創者未瘳。病者未起。而以多事爲務。是將治而却亂之也。治既衰之世。宜以無處之。喩之人生七八十。氣血衰枯。病隨生焉。若攻以峻劇之藥。疾瘳而死從之矣。宜以柔和之劑調理之。不必攻疾。亦可以延年月之壽也。國家亦然。（下節全用譬喩。結唯以一句收拾。何等冷雋。）

人心已。故訟則治之。不訟則不必治。下厭其心。而爲上者不煩。(所謂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家國一理也。不□)故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後爲政者。以明法爲務。不問人心。號令日繁。制度日加。上之與下。不堪其煩。其聽政也。夜以繼日。至衡石程書。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兌口也。號令日繁之謂。濟其事。制度日加也。○一則最覺奇古。凡解經處。皆不可以尋常疏解之法視之)

帝舜之治天下。使稷播百穀。契布五教。二者生民之急也。夫食穀者。身體肥胖。皮膚光澤。而至其致疾夭生。亦過飽之由。若淡山道人。茹草飲水。削然如腊。然疾病不犯。年壽長矣。何哉。外實則內虛。前損則後益。自然之符也。仁義教化之具亦然。以此治國。國家殷富。風俗美盛。而衰亦隨生矣。且因飽致疾者。減飲食。薄滋味。因盛致衰。亦宜還素復朴。絕仁棄義之說。於是乎興矣。(百穀五教並說。亦奇亦確。)夫王者巡狩天下。親問蒼生疾苦。非仁之至乎。乃至諸侯苦供給。士庶疲奔走。萬乘所過。殆絕人煙。諸侯述職。供人臣節。非義之盡乎。乃至府庫空虛。借貸從事。舉國聽於賈人。流弊若此。哲人所以思古也。(一種議論。非拾胠篋鷃唾餘者。)

古之善學玄者。豈斷無所施設哉。唯爲無爲。言無言。鼓舞萬物。使如我意。而人不得窺也。雍齒封而反者息。四皓招而太子安。是子房之妙於玄也。下之。陸賈遊宴。而呂氏謀沮。田叔鞭訟者。而魯王改過。主父偃推恩之策行。而諸侯自削。龔遂罷逐捕吏。而盜賊自平。所謂無爲之事。不言之教。若數子者。可謂幾之矣。(談理妙處。若行雲無迹。流水無方。)

天地不仁。聖人亦不仁。人心果同天地耶。曰民則慈之。國則治之。天地不自生。聖人亦不自生。

不宜爲先也。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師道亦不宜爲先也。若王翦伐楚。李牧征匈奴。則知士卒不好戰。故飲食之。拊循之。必見其願一戰而後用之。用兵之道。亦不宜爲先也。先人者求人後人。者求於人。求人者制於人。求於人者制人。（句法古雅）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事親有隱無犯。行之於君則姦矣。事君有犯無隱。行之於親則悖矣。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判得至確）田氏於齊。君奢則己儉。君斂則己施。終傾齊國之民。故曰。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晉公子重耳逢獻公喪。讓夷吾而不嗣。終殺其姪而奪之。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昔聖人寓兵於農。如不仁。然食稅十一而足。後世重斂以養兵。民或終年耕而不得食。其轉溝壑死者。多於戰場。是不仁者乃仁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以下三則。倣解老喩老之體者。解喩本異體。此混而一之。）

人知韓信之戮。由通陳豨。不知其由乞假王。故曰。咎莫大於欲得。知石崇之誅。在忤孫秀。不知其在多財。故曰。罪莫大於可欲。范蠡再散千金。而陶朱之富。甲於天下。文帝數免租稅。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故曰。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愈有愈多。他人釋之必爲荒唐之語。此乃切實。所謂布帛菽粟之文。）

上古無刑。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奪人之妻。人亦奪其妻。中古始有刑辟。刑辟之起。生於相報。相報母也。刑辟子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聖人知人心思報。其設刑辟。厭

レ數。玄者知レ數而不レ知レ制レ數。此編所二以三致レ意也。

父母於レ子。賢則愛レ之。不肖則憐レ之。唯有二包容一。無レ有二棄絕一。玄所レ謂慈。視レ民猶レ子也。人云。治國主レ慈。何以懲レ惡。不レ懲レ惡。何以弭レ亂。是昧レ數者也。大王去レ邠。不レ忍下以二土地故一害上レ民。然民從レ之。猶三子從二父母一。岐周以興。是諸侯主レ慈。能興二其邦一也。文帝赦二吳王濞不一レ朝。賜二之几杖一。而反謀自息。是天子主レ慈。能安二天下一也。諸葛亮於二猛獲一。七擒七縱。而稷稱爲二天威一。是將帥主レ慈。未三嘗覆二其軍一也。我主レ慈。則彼之惡不レ待レ懲而息。自然之數也。若猶不レ息。則天討レ之。人罰レ之。於レ我何有哉。此一著最爲二緊要一。老氏主レ慈。畢竟見レ數明了耳。不下與二釋氏慈悲一同上。文王服レ狄。景帝平二七國一。南夷不二再叛一レ漢。皆慈之餘烈也。故曰。慈故能勇。說二三寶一。皆從二治國上起一レ見。立論弘大。非二夷所一レ思。

有二千二金於此一。用レ之侈則一朝而盡。用レ之儉則終身無レ盡。國家亦然。所二以尚一レ儉也。商六百年。周八百年。何其永也。後世亂亡相繼。短者或止二四五年一。又何促也。古時封建爲レ治。王者封域。不レ過二千里一。以二天下之祿一養二天下之人一。其受用儉矣。後世變爲二郡縣一。王者以二天下一奉二一身一。其受用侈矣。夫一來一往。物之數也。民供レ我之財既少。則我應レ物之力亦省。財少出則給。力少用則贍。世數之永本二於儉一也。不レ然。天祿之降。何獨厚二於古一而薄二於今一哉。文帝惜二百金費一。不レ作二露臺一。而免二天下租稅一。故曰。儉故能廣。至言篤論。聖人復起。不レ能レ易也。

易曰。非三我求二童蒙一。童蒙求レ我。不三敢爲二天下先一。亦使二人求一レ我之謂也。一句勁甚。中レ石沒レ羽伎倆。堯既知二舜之聖一。然待二群臣交薦一而後擧レ之。君道不レ宜レ爲レ先也。伊尹以二天下一自任。然三聘之後始起。臣道

外異レ宜之謂也。

損レ己益レ君之謂レ忠。損レ己益レ親之謂レ孝。損レ己益二天下之人一之謂レ仁。故知善也者。損レ己之謂也。損レ君益レ己之謂レ姦。損レ親益レ己之謂レ逆。損二天下之人一益レ己。之謂レ暴。故知惡也者。益レ己之謂也。損レ己者天益レ之富貴壽考是也。益レ己者天損レ之戮辱死亡是也。言近旨遠。受用無レ盡。喩レ人者不レ當レ如レ是耶。故欲レ知二堯與レ桀之分一。無レ他。唯其明二損益之數一與レ否已。

天道福レ善而禍レ惡。理也。缺レ盈而益レ損。數也。抑世有二善賢而禍者一。其人必剛而自矜也。否則在二高位一也。否則名譽太顯也。其數盈矣。雖レ欲レ無レ缺得乎。又有二姦惡而福者一。其人必柔而能屈也。否則儉節也。否則有レ施二於人一也。此其數損矣。雖レ欲レ無レ益得乎。由レ是觀レ之。則理不レ勝レ數也。理數之辨。古亦有レ之。然未レ有二如レ此明確詳盡一。夫人之好レ賢。不レ能レ勝二其惡レ盈之心一。惡二不肖一。不レ能レ勝二其愛レ損之心一。有三賢者於此一。爭毀。以希レ有レ敗。非レ不レ知二其賢一。惡二其盈一也。有三不二肖者於此一。爭助。以希レ無レ敗。非レ不レ知二其不肖一。愛二其損一也。人情若レ此。挹損之義其可レ忽乎。

桀紂之惡。足二以喪一レ身。而夏商之亡不レ與焉。何以知レ之。周不レ盡二於幽厲一。宋延二於徽欽之後一。可二以見一矣。故使下桀紂去二禹湯一不上レ遠。必不レ至レ絕レ祀。聖人以二亡國之罪一。專歸二之於二子一。垂レ敎焉爾。若周赧漢獻。果有二何惡一耶。赧獻猶庸主也。唐昭明毅。有二英烈之稱一。亦不レ免レ亡矣。夫數之未レ至。昏愚不レ能レ亡。及二其至一也。聖哲不レ能レ救。有レ國之道。唯制二其數一使レ不二盈滿一已。三句一章之主意。此聖人秘旨也。我悲下拘儒疑二革命一者上。故不レ得レ已而洩レ之。能言二人之所一レ不レ能レ言。非下具二一隻眼一者上不レ能也。〇儒者知レ理而不レ知

也。一所以為多也。玄所以為明也。其用不測。尼父有猶龍之嘆者以此。（此與孫武致人而不致於人相似。但用之於人。良將之術也。用之於造化。聖人之機也。）

語曰。隔山見煙。早知是火。是魯人之為也。敏者則不然。見角而知馬。見足而知蛇。（奇語未經人道。）

夫良賈居貨也。夏則資裘。冬則資葛。旱資舟。水則資車。夫唯早知。是以先其數而制之。

故太上制數其次任數易傳曰。先天而天不違。制數也。又曰。後天奉天時。任數也。（任數亦知者之事。兵家所謂後人有待人之衰也。）

盛極則衰人。皆知之。而不知盛之極即衰之兆也。夫孟夏純陽。猶未太熱。至六七月群陰生下。而後流金爍石矣。寒氣亦然。待陽復之候。而後猛厲。人生四十。血氣既衰。身方肥豊。皆內虛而外實也。以西漢一代論之。炎運之盛。其在文景乎。未極於外也。至武宣始極。而衰萠於內矣。未見於外也。至元成而見矣。若借人身為喩。扁鵲所謂疾在腠理。武宣是也。在血脈與腸胃。元成是也。至於哀平。則將望色而走矣。（賢者當季世。亦不能出手。夕陽無限好。唯是近黄昏。詩人之嘆可見。）是以制數者及其未盛也。盛而制之。晩矣。況至其衰乎。（三代聖人。皆當開國初。制禮與樂。維持國運。即及其未盛而制之也。此可謂篤論。）

玄其本易者乎。易言數。玄亦言數。易言數也以陰陽。玄言數也以有無。易道尊陽卑陰。玄則有無互為尊卑也。以行事言。則安靜為無。躁動為有。挹損為無。驕矜為有。是無尊而有卑也。所謂以無為宗者也。若以賦稟言。則昏昧為無。明哲為有。孱弱為無。強毅為有。是無卑而有尊也。（闡幽顯微。如望遠鏡中看月。覺千古談者。皆在雲霧之中。）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又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內

玄也。柔弱也。慈愛也。後下也。儉嗇也。均之無耳。譬如レ雪也。白言二其色一。寒言二其性一。輕言二其體一。非二白外有レ寒。寒外有一レ輕也。

無之爲レ用制レ數之道也。夫數者有形所レ不レ免也。晝夜相代。寒暑相推。數在レ天者也。高岸爲レ谷。深谷爲レ陵。數在レ地者也。生必有レ死。興必有レ亡。數在レ人者也。但人者有心。不下與二天地一同上科。故定數之來。隨二其行事一而變。要在二以レ道制一レ之。若夫制レ數而不二爲レ數制一。是五千言所二以作一也。千古未發之秘。若三武陵溪上。始認二洞口一。

無能制レ數者何也。無之義廣。然擧レ要言レ之則不レ有二其有一之謂也。五千言。唯是無一字。無之訓。唯是不レ有二其有一四字。從橫上下。終不レ出二此範圍一。何等簡妙。內レ之性命。外レ之富貴。皆有也。有レ生必有レ死我是以知二不レ有レ生者之不一レ死也。有レ興必有レ亡。我是以知二不レ有レ富者之不一レ亡也。四句機鋒太利。作者用意之筆。我剗二吾形一。去二吾欲一。冲然漠然。遊二物之初一。是謂レ未三始有二其生一。則死無二能逼一矣。金丹秘訣。要不レ外レ此。富而能散。貴而能降。是謂レ未三始有二其富一。則亡無二由來一矣。過レ此以往。有レ善而不レ有。有レ功而不レ有。有二名譽一而不レ有。夫唯不レ有。是以不レ失。是制レ數之要也。一則揭二上下篇大旨一。古來談レ老者。無二此簡徑捷直一。

富貴顯榮。我所レ欲也。當二其去一。追而留レ之。貧賤汚辱。我所レ惡也。當二其來一。拒而逃レ之。是以二區區之力一與二造化一爭レ捷也。何異二夸父與一レ日競一レ走哉。善制レ數者不レ然。我所レ欲也。及二其未一レ去而逃レ之我所レ惡也。及二其未一レ來而就レ之。我逃則彼逐。猶二影逐一レ人也。我就則彼避。猶二人逐一レ影也。蓋彼之來去有二定數一而我常先レ之。先則制レ物矣。剖析至レ此。玄機畢泄。而造化歸二我掌握一矣。燈下讀レ之。覺二窗外鬼哭。啾啾逼一レ人。故虛所二以爲一レ實也。靜所二以爲一レ動

析玄 三十則

豐後 廣瀨建子基 著
阿波 矢上行子生 批釋

伯陽於尼父。果其匹耶。皆古聖人也。其道則不倫矣。孔之立言。以天下後世自任者也。老則以自隱無名爲務。又曰。知者不言。乃不得已於關尹而著五千言也。稱之曰玄。玄者幽昧不明之謂也。是豈有意於家傳戶誦哉。黃冠之徒。自病說無稽。託諸柱下。亦籍之尊帝心。陽尊陰悖弃之禘虞舜也。牽合附會若夫我邦。黃白燒鍊之說。與符咒齋醮之務。概乎無聞。而道德一經。獨爲儒流所攝。此反近其眞耶。抑喩諸畫。六經畫人物也。纖細悉備歷歷可觀五千言畫風雲也草木委靡焉耳。峰巒隱見焉耳。以儒視玄者。徒認草木爲風。認峰巒爲雲。是果近耶果不近耶。作析玄。

全篇文體。以譬喩勝。不容空理。要須如是。人物風雲。絕妙好喩。

玄所宗者無也。無者神明之德。造化之機。而聖人象之也。神明之德。以體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造化之機。以用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聖人象之。言非人人所能也。造語精確。一字不苟無者不可得言。不得已而言之。擧其彷彿也。虛言其無思也。靜言其無爲也。一言其無二無三也。玄言其變化不測也。言其不與物爭。則曰柔曰弱。言其不傷物。則曰慈曰愛。言其不先物。則曰後曰下。言其不妄費。則曰儉曰嗇。虛也。靜也。一也。

序

古書以レ奇稱者多矣。易奇而法。老奇而玄。莊列奇而佚蕩。屈原相如奇而富麗。蓋天下之理。有レ常有レ變。其常爲レ正。其變爲レ奇。理已有レ變。則言不レ能レ無レ奇。是自然之符。非ニ有レ意而爲一レ之也。今之人不レ然。理本凡也。故奇レ之。言本平也。故險レ之。故曰。古之奇也眞。今之奇也僞而已。予讀ニ淡窗先生析玄一。其言可レ喜可レ愛。可レ愕可レ畏。奇之又奇者也。其義獨剏。无レ所ニ踏襲一。可レ喜也。其文淡雅。含畜不レ盡。可レ愛也。圓活變幻。出ニ人意之表一。可レ愕也。探レ隱鉤レ微。泄ニ天機之秘一。可レ畏也。蓋其胸中所レ蘊。浩浩滾滾。隨ニ筆端一而流露。非ニ有レ意而爲一レ之也。責非ニ古之奇者一耶。抑老之術。不レ明ニ於今世一。言レ之者。動執ニ迂濶拗戾之說一。非ニ人所一レ是。是ニ人所一レ非。固爲ニ世棄物一。否則務馳ニ虛遠高妙之辨一。言如レ可レ聽。而無レ補ニ於事一。亦淸談之餘流耳。若ニ此編所一レ述。如ニ布帛菽粟不一レ可ニ一日無一。內レ之身心。外レ之國家。苟得ニ其用一。豈曰ニ小補一レ之哉。然則析玄一書。修身要道。經世常典。豈非ニ奇極而正也者一乎。

門人　豐前　中島種任　謹撰

題析玄三十則

玄可析乎哉。可析非玄也。雖然非析則人莫知玄之不可析矣。知者不言之意。待五千言而始明。淡窗子三十則。責得已哉人。或云。吾道猶狗馬難畫。人知其巧拙也老釋猶神鬼易圖。人不辨其肯否也。吾謂恃人不辨。怪誕自放。安在其爲能畫神鬼也。在善畫者。則狗馬神鬼。莫有難易。未有不能畫狗馬。而能畫神鬼者也。吳道子畫驢於壁。夜起踢碎其用具。其畫地獄變相也。東坡稱其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不其然耶。淡窗儒者也。而今其析玄也。以狗馬之能事。偶及神鬼。故其面目分明。而情狀躍出。使觀者欣然樂之。猶狗馬可畜而守夜。騎而馳途。何其奇也。何其妙也。抑數車無車。鑿竅而渾沌死矣。讀者當知玄之不可析。而後知玄之可析也已。

己亥九月朔　　小竹散人撰

跋

陰陽五行者。則天地之常理。而自然有之。不可謂無也。是故聖人取以爲道。而所以遺教於後世也。凡天下之事物。無不有陰陽五行之理者焉。致知格物之言。確乎不可易也。近世我邦之儒醫。弃之而不取。以爲無用之事也。蓋其所以爲學。一求之章句之間。而不知復之性理之故也。我漏齋先生有見于玆。而究理盡性。著鷹起子一篇。藏之篋中。而未嘗示之人也。盖有年矣。不佞良忠自幼受句讀。一日得見之。其言諄々。深切著明。實前人所未發也。於是乎與二三朋友計之刻梓以周之。同志若有能讀之。則於性理之學。豈得無小補乎。

天保丁酉蒲月　　富谷忠良謹撰

跋

余觀近世之書。大都剽竊模擬。無自得之見。而强作者也。故其言淺薄。無足觀。如此者。余不知其何爲。我漏齋先生則不然。凡筆於書者。皆得於心。體於躬。而後發。故其言含蓄深密。而有餘味者也。其所著甚多。今與二三同志相謀。而刻鷹起子一篇。是其一也。此書也。其言溫。其理深。不爲劃刻激厲之語。而正大之氣。自寓于其中焉。是先生心得躬行之一班。發於其言者也。余從先生二十餘年于茲。所恨者。急於糊口。而未能悉其蘊。然觀其爲人。溫柔寬裕。沈靜寡欲。未嘗徼名於世。年已近八十。而耳目聰明。齒牙堅固。是亦由讀書明理而得者歟。如先生者。可謂不負其所學。而言行相應矣。讀此書者。其知先生之言之不我欺。而我輩不刻無用之書而誣世人也

天保丁酉之歲五月端午　　森直方謹書

鷹起子卷之下終

者也。腑爲膽。近附于臟。相並于脾胃。而以酸苦澁歛之氣。而節於甘緩柔順之土氣者也。故云。決斷出焉。三焦者。水火升降。心腎相交之處。上焦主入。中焦主腐熟。下焦主出。主水穀入胃。出於直腸之間。腐熟之。消化之。使其氣味。養五臟六腑。通營衞經脉。泌糟粕。蒸津液。熏膚充身。固筋骨。潤毛髮。故名三焦。三象三才。際上極下之謂也。焦者。火類也。一片筋膜脂膏。不敢以論形之有無也。

鷹起子曰。醫小伎耳。然道出於聖人。古者。包犧氏之王也。仰觀俯察。而作八卦。陰陽之説。於是乎興。繼之爲神農氏。日嘗百草。而辯能毒。自從軒轅氏與岐伯之徒。論定陰陽五行。五臟六腑。經絡流注。及針刺輸穴。醫家者流之事悉備矣。伊尹撰湯液本艸。雖其書不傳乎。然可概見也。古者聖人。用心於醫。可得知而已。古人有言。曰。不良相。則爲良醫。何也。得志之與不得也。得志。則調和陰陽五行。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若不得志。則留神醫樂。精究方術。以救貧賤之厄。或鬻藥於市門。以餬其口。自古在昔。賢人君子。不爲世知。而隱于醫者多矣。予生于三千歳之後。而得望聖人之門。未能得入之也。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與予同志者。若無誤其道。而得入其門。則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必矣。聖人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從今之學風。而無變今之俗。則聖人之道。或幾乎息矣。噫。

男 阿部惠孟德　謹校
同 高田順簡仲

鷹起子曰。津液脂膏一也。水火之精也。散爲津液。聚爲脂膏。在骨中爲腦髓。在肉間爲脂膏。散而潤澤內外者爲津液。而唾涕淚汗。津液之溢者也。

鷹起子曰。骨者身之幹也。筋者。骨之約束也。膜者遮隔也。系者。氣之道路也。

鷹起子曰。乳偶也。中當于心。鎮炎上之氣。臍奇也。中當于腎。而提潤下之氣。乳房與陰囊。俱諸筋聚會之處也。男子乳小。女子乳大。心通系於陰卵。腎通系於乳房。心火下降。腎水上升。腐熟飯食。以育見於外。是之謂湩。湩。乳汁也。子宮懷胎。則乳脹而黑。地氣釀乳汁之候也。

鷹起子曰。婦人懷胎。則經水不行。水火之氣。養育兒故也。未產之前。乳釀已成。以備于產後之養也。湩者。飲食腐熟之液。氣味甘寒。而養地氣者也。

鷹起子曰。肺。主氣。西方之金。所物資以始也。虛而不屈。動而不止。呼吸天氣。而所以生活也。是氣也。育滿于身體之中。而爲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主也。腑爲大腸。傳道之處。送屎於直腸。下竅不通。則上竅亦不通。故曰治病察其下。氣之所泄也。脾。中央之土。土兹稼穡。所物資以生也。飲食地氣。扶持命根也。腑爲胃。而爲人身之倉廩也。心主血。南方君火。明明在上。諸官所仰以待命也。脂膜包之。謂之胞絡。水之精液。而製炎上者也。腑爲小腸。受命而泌別水穀者也。腎。北方坎水。藏五臟之精。傳生意而不斷絕。潤下在下。諸官所俯以託用也。腑爲膀胱。津液之府也。不爲用者。滲于脬而爲尿。脬或作胞。肝。東方風木。萬物發陳之處。陰極變陽。水中生火。忽然啓發。所謂龍雷相火。固俟水火之氣。而助水火之氣

升。新入則古出。新迫而古出也。故入遠而出近。夫水之勢靜。火之勢動。水得レ火而動。猶二湯之沸一。故心腎相搏。金木相助。而腐二熟飲食一。以養二先天之氣血一。而保二百歲之壽一。以報二生生之德一。而從二于天地之道一也。

鷹起子曰。血者。火水之合也。色赤火也。味鹹水也。氣之所レ通。無レ所レ不レ至。而連二絡五臟六腑一流二行皮膜之間一。而灌二注四末一。是謂二經筋一。即經脉也。脉。陌也。攝レ血而不レ散。與二水脉一行二地中一。之有二堅土一。而環レ之一也。溢而注レ于二浮絡一者。則散而爲二皮膜間之血一。以潤二澤於肌膚毛髮一。澗溪沼池。津潤漸洳之水是也。脉起レ於二四末一者。則行極而復歸二于其本一也。是爲二血海一。衝妊脉是也。支也。絡也。傳二之他經一。諸經互相灌漑。而流通無二窮極一。猶二源泉滾々不一レ息。爲レ河爲レ海。周流不レ止。內外相貫。如二環無一レ端。與二天地一同レ紀者也。人非二水火一。則不二生活一也。其用大矣乎哉。

鷹起子曰。營二行脉中一者。營レ於二脉氣一。而使レ不レ散也。衞二行脉外一者。衞レ於二脉氣一。而使二循環一也。營者水穀之精氣。衞者水穀之悍氣。營陰也。衞陽也。諸經脉侯二飲食之氣一。而所二以連續不一レ斷也。左乳下動。名二之虛里之動一。是營衞之氣。先動者也。

鷹起子曰。精神魂魄。名異而其實一也。孔子曰。精氣爲レ物。游魂爲レ變。子產曰。人生始化曰レ魄。季子曰。形魄歸二于地一。如二魂氣一。則無レ所レ不レ行。或曰。魂歸二于天一。魄歸二于地一。古言爲レ然。神與レ魄陽也。精與レ魄陰也。始化萌芽之謂也。爲レ物者。爲レ形之謂也。爲レ變者。死之謂也。精神者。生育之本。魂魄者。變化之主。生者必死。變者必化。天地之通義也。

膚。得是氣而爲用焉。而然無生氣于我。則不能使是氣出入也。是氣苟不出入。則忽然而死。若人肥滿。非特肉實。而氣滿于體也。故苦痛煩悶。則雖前後不通。而尙肌肉銷削。以生氣虛耗也。猶以所鑿之土。而塡所鑿之坑。則不足也。故曰。養生不如養氣。子夏心戰而臞。戰勝而肥。恬憺虛無。則邪氣從何而入。

鷹起子曰。石有分理。土則爲散。是皆爲通氣之故也。若氣不通。則津液不至。津液不至。則不潤澤。骨有髓節。肉有分理。是爲通氣也。若氣不通。則津液不至。津液不至。則不潤澤。腠理枯燥。毛髮不長。身體痠痛。痲痺不仁。故氣者。生命之根。人身之本也。呼出心與肺。而吸入腎與肝所以然者。則天氣先入于鼻。而自上至下。轉而復出于鼻。晝夜寤寐。新故出入。無少間斷。而充於五體百骸。泄於皮膚腠理。若其不泄。則氣亦不能通也。

鷹起子曰。天氣入于鼻。而使人不死也。毒邪之氣。亦從而入。不可不恐也。如卒中惡。卒中風。則氣之劇者也。如瘟疫疹。則氣之緩者也。如井窖中欝氣。亦使人卒死。與火烟激鼻而死者同一也。

鷹起子曰。肺主呼吸。呼吸者元氣也。故氣屬之肺金。肺金得南方君火之氣。而從革始兆。北方坎水。得肺金之氣而潤下發動。腎間動氣是也。動脉所由起也。而俟肺肝木曲直發生之氣。而後能得灌漑于諸經也。

鷹起子曰。呼陽也。吸陰也。肺金之氣。引心火之氣而降。故吸入于肝與腎也。肝木引水之氣而

以萬物生育一也。

鷹起子曰。臍帶。猶二艸木果實之蔕一也。女子胞得二男子生氣一。而後一系先成。是則蔕也。母氣所レ通之處也。猶二果實中心一也。臍之所レ在。則兩腎之間也。是則生氣之源。腎間動氣。衝任督脉之所二由起一也。而臍一也。奇數也。乃天一生レ水之理也。母氣育レ之者。則火也。火者以二南方離火一爲レ君。心也。陽也。其數奇也。而乳二也。偶也。而心之所レ在。則乳之中間也。地二生レ火之理也。故乳屬レ心。臍屬レ腎。陽中有レ陰。陰中有レ陽。火曰二炎上一。故承レ之以レ乳。水曰二潤下一。故應レ之以レ臍。火下水上。水火既濟。地天交泰。而身體乃成。

鷹起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爲レ上。爲レ外。爲レ氣。爲レ皮。爲レ肺。爲レ金。在レ上故覆。地爲レ下。爲レ內。爲レ肉。爲レ脾。爲レ土。在レ下故載。天一生レ水。爲二地之用一也。而位レ于レ下。腎臟是也地二生レ火。爲二天之用一也。而位レ于レ上。心臟是也。位レ于レ上者。尊而明降レ于レ下。位レ于レ下者。卑而情升レ于レ上。尊者則覆。卑者則載。陰升陽降。上下和睦。火下水上。而土茲稼穡。若二人身一皮無レ不レ覆。而氣體之充也。屬二之肺一。而主三呼二吸大氣一也。土無レ不レ載。而屬二之脾一。而主三出二入地氣一。而助二大氣一也。水能生二萬物一。而不レ能レ使二之長一也。故次レ之以レ火。火水不レ射。而飲食腐熟。是謂二三焦一故云。元氣之別使也。心藏レ神。而主二溫二和身體一。循二環氣血一。腎藏レ精。而主三滋二潤髮膚一。傳二生氣一而不レ息。水火之用。大矣乎哉。

鷹起子曰。氣者。即根元之大氣。無レ所二往不一レ通。天地萬物。俟二是氣一而生活焉。五臟六腑。骨肉皮

傳。於レ理無レ害。蓋生命所レ出。故曰二命門一也。精道有二左右兩系一。而女子曰二之子宮一也。男子左腎先感。則女子左腎先受レ之。乃生二男子一。男子右腎先感。則女子右腎先受レ之。乃產二女子一。亦自然之理也。精無形也。陰曰二之精一。陽曰二之神一。其實一也。胞包也。包レ物之意也。懸者。懸而在二中間一也。猶二果實之與一レ核。核在二其中一。而與二果實一相分。仁在二其中一。與レ核相分也。細丁纔通レ氣。而養二育果實一。則丁者臍帶也。胞元在二女子之子宮中一。而產レ人之具也。而猶二男子之藏一レ精也。故曰。女子懸レ胞。由レ是觀レ之。則胞猶二果實一也。果實熟則謝レ枝。而氣滿レ于レ中。則得レ時而發二萠芽一。及二其已甲柝一。則生氣悉盡。盡則爲二死物一焉。如レ人。則育二諸胎中一。已分娩。則胞爲二死物一也。

鷹起子曰。物非レ水則不レ生。非レ火則不レ育。非レ陽則不レ長。非レ陰則不レ實。水火和合。而萬物以化。其始混沌。陰陽未レ分。淸者上爲レ天。濁者下爲レ地。而上下表裏。嚴然而立。岐伯曰。生之來。謂二之精一。兩精相搏。謂二之神一。隨レ神往來者。謂二之魂一。並レ神而出入者。謂二之魄一。精腎所レ藏。神心所レ藏。魂肝所レ藏。魄肺所レ藏。如二鷄卵眼目先成一者。所三以爲二精華一也。一之氣爲レ金。爲二皮膚一。爲二肺臟一。包二稟木火水土之氣一。猶二天之覆一者也。中央爲レ土。爲レ肉。爲二脾臟一而能育二木火水之氣一。五臟六腑。筋骨皮毛。悉具備。則分娩而產。

鷹起子曰。腎北方之坎水。而陰之極。物之所二資生一也。於レ神爲レ龜。龜爲二六臟一。六老陰之數也。陰極變レ陽。固自然之理也。腎有二兩枚一。偶數也。北方亦有二兩名一。曰レ北曰レ朔。終而又始。於レ神爲レ蛇。爲レ龜。同氣之蟲也。物之生也。出レ於二北方坎水一。坎水腎也。左腎爲レ陰。右腎陰レ陽。陰陽構レ精。所二

鷹起子卷之下

日本武藏　鷹起子平玄達玄令著

鷹起子曰。我聞レ之。獨陽不レ生。獨陰不レ育。天能施レ之。地能受レ之。生レ之者天也。育レ之者地也。天地橫精。萬物化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レ生。男施女育。生々無レ疆。精也者何也。北方根元之氣。生二萬物一之源也。所レ謂腎藏五精者也。精液者施レ精之器也。精固無形。而無形之中。陰陽五行之理。無レ不二具備一矣。古人受胎之說。悉皆不稽之言。何掛二之齒牙一乎。男藏レ精。女懸レ胞。陽予二之正一。陰爲二之主一。是四言。可レ謂レ盡レ之也。

鷹起子曰。有形者。得二之地一。無形者。受二之天一。易曰。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道也者。無形之稱也。器也者。有形之名也。凡身體髮膚五臟六腑。皆得レ於レ地者也。神精魂魄。意志思慮。皆受レ於レ天者也。故無形陽也。屬二之天一。有形陰也。屬二之地一。天降二雨露一。猶二男施レ精也。生意在二其中一矣。地生二艸木一。猶二女懸レ胞也。育者在二其中一矣。能事終則離去。

鷹起子曰。男陽也。以レ陰爲レ主。女陰也。以レ陽爲レ主。男子陰足則有レ子。女子陽足則胎育。陽氣足者。猶二月之滿一也。月受二日光一。滿則圓也。如二其缺一。則陽氣日滅。故云。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如二彼魚腦介肉之盈虛一。亦可三以爲二之一證一耳。曰。腎有二左右兩枚一。猶下易曰二習坎一。方曰中朔北上。陽數奇。陰數偶。是自然之理也。左爲レ腎。右爲二命門一。是秦越人之所レ

地之終一者。何也。究レ理盡レ性。以至レ於レ命。而能知ニ陰陽五行之理。所ニ以然一之故也。膠レ柱者。不レ解ニ琴瑟之和調一。甘ニ糟粕一者。不レ知ニ大道之要妙一。先覺覺ニ後覺一。後覺覺ニ先覺一。與レ予同レ志者。若見ニ予所レ說。則思過レ半矣。

鷹起子曰。古者包犧氏之王ニ天下一也。仰則觀ニ象於テ天。俯則察ニ法於テ地。觀ニ鳥獸之文。與ニ地之宜一。近取ニ諸身一。遠取ニ諸物一。始作ニ八卦一。以通ニ神明之德一。是道之所ニ由起一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教レ民以ニ來耨之利一。爲レ市交易各得ニ其所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曆象日月星辰。敬授ニ人時一。垂ニ衣裳一。而天下治。於レ是乎。聖人之道備。所ニ以爲ニ萬世之法一也。

鷹起子曰。包犧氏始畫ニ八卦一。天地萬物之理具矣。天生ニ神物一。而聖人則レ之。著龜圖書是也。文王之囚レ于ニ羑里一也。參ニ伍八卦一。以爲ニ六十四卦一。繫以ニ彖辭一。周公作ニ象辭一。以續レ之。孔子生ニ周末一。而不遇。憂ニ道之不テ行。作ニ爲彖象傳。及繫辭。文言。說卦一。以傳レ于ニ後世一。曰。書不レ盡レ言。言不レ盡レ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レ可レ見乎。自レ非ニ究レ理盡レ性。以至テ於レ命。則焉得而知レ之乎哉。然則易載レ道之書也。而易者陰陽而已矣。從ニ承平ニ二百餘年。文事之盛。上古已來。未レ聞レ有焉。然其所レ業不レ出ニ好勤ニ章句之學一。而是レ彼非レ是。其他論レ文評レ詩之類。則何道之言乎。議論益多。而去レ道愈遠。自レ非ニ其人一。則不レ可ニ得而知一也。若ニ我醫家者流一。則最爲ニ當務之急一。豈可レ忽レ之乎哉。楊雄草レ玄。徒守ニ泊如一。李翺著レ書。空知ニ復性一。當今之士。議ニ論先輩一。而費ニ無益之辯一。穿ニ鑿空文一。而務ニ不急之察一。不レ知ニ任重ニ而塗遠一。有ニ終身之患一也。猶下捨ニ旨酒一而甘中糟粕上。嗟乎。道之不レ明。吾已知レ之。

故氣濁。水亦濁。地中之陰獨伏。故涌泉寒冷。秋冬。陽氣伏三藏于二地中一。天氣盛レ于レ外。故氣亦淸。水亦淸。涌泉却溫者。陽氣伏藏之故也。夫水者。內陽外陰。火者內陰外陽。陽中有レ陰。陰中有レ陽。所二以爲一レ用也。

鷹起子曰。一氣分而爲レ三。曰天。曰地。曰人。而日月星辰。屬レ于レ天。百穀艸木屬レ于レ地。禽獸蟲魚。屬レ于レ人。子曰。天之所レ生。地之所レ養。無三人爲二大。陰陽精レ構。萬物化生。五行分布。人得二其正一。故云。人身者。小天地也。陰陽五行之理。無二一不一レ備焉。不レ由レ於二陰陽五行一。則天地萬物之理。不レ可三得知一也。易說二陰陽一。洪範述二五行一。是則聖人之道也。豈不レ由レ之而可乎哉。天至高不レ可レ度。地至厚不レ可レ量。且夫人生レ於二天地之間一。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厚也。非二人力之所一能度量而至一也。而然能度二量之一者。何也。古者聖人。仰觀俯察。而其法存也。且素問。靈樞。八十一難經。之所レ論。不レ出レ于二天地陰陽五行之外一。近取二諸人身一。而後氣血營衞。五臟六腑。凡在レ于二形骸之中一。而所レ不レ可二得見一者。說レ之詳審。論レ之悉備。下士聞レ道而笑。非二其人一。則安能知レ之。以二陰陽五行之說一。捨而不レ取者。則我邦近世之蔽風。而可レ嘆之甚者也。終至二業レ儒者一。則以下論二辨同異一。是非末說上爲レ事。自謂得二孔子之道一。學レ醫者。則以下謾斥二古說一。徒發二臆見一爲上レ智。開レ口則曰。仲景仲景。殊不レ知。孔子之道。則出レ於二堯舜一。仲景之書。則基レ于二岐黃一。然其實。則不レ過レ於下大聲驚上俚耳。而釣レ名羅レ利之計。則何道之與二敎之論一之爲。夫聖人之道。則出レ於レ天。豈易レ知乎哉。天地之所二生養一。無三人爲二大焉。而自與二禽獸一異矣。生後レ於二天地一。而知二天地之始一。死先レ於二天地一。而知二天

之民也。帥レ之以レ仁。則起レ于レ仁。帥レ之以レ暴。則從レ于レ暴。然則民之多レ暴。則因二帥之不仁一也。學者不レ知レ道久矣。爲二導レ之誤一道也。故不レ覺レ陷レ于二大澤一。而終身不レ得レ出也。悲夫。君子不レ可二誣レ之以一レ非レ道。故云。豪傑之士。雖レ無二文王一乎起矣。可レ謂レ不レ入レ乎二田夫之欺一也。司馬之敎二兵法一。有二不レ從レ令者一則殺レ之。頁農之耘二田畝一。有二害レ穀者一則去レ之。人也。莠也。同天地所レ生者也。而殺レ之去レ之。固不仁耳。然殺レ之去レ之。不レ得レ已也。不レ殺二一人一。則萬人死。不レ去二一艸一。則天下有二飢者一焉。若有二不レ移之人一。則雖二不レ嗜レ殺者一。然能殺レ之。子曰。小人不レ恥二不仁一。不レ畏二不義一。不レ見レ利不レ勸。不レ威不レ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故云四罪。而天下咸服。

鷹起子曰。元者善之長也。元也者仁也。長者猶レ言レ至也。故大學曰。在レ止二至善一。知レ止二至善一。而後克明レ德。克明レ德。則天下化。孟子說レ之曰。人之性善也。百行皆在二于其中一焉。聖人所下以範二圍天地一。而立上レ道也。

鷹起子曰。元亨利貞。天之德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溫熱涼寒。四時之令也。生長收藏。一歲之政也。而地者順。而從二于天之令一者也。而五行之理具焉。左氏云。天生二五材一民並用レ之。五材者五行也。

鷹起子曰。水生二於天一。而水之性寒。火生二於地一。而火之性熱。故至高之地。陰氣常存。至卑之地。陽氣常存。所二以高山夏雪不レ消。深谷冬艸後凋一也。嚴寒之時。火氣不レ散。故其氣上必高。因成二霜雪一。暑熱之時。火氣散。故其氣上常卑。故多二暴雨一。淸者陰也。濁者陽也。春夏。地中之陽氣已發。

以爲レ道。而自然之理也。故云。聖人性レ之。又云性相近。習相遠。先知覺ニ後知一。先覺覺ニ後覺一。知レ之爲ニ聖人一。不レ知レ之爲ニ凡民一。能レ之爲ニ君子一。不レ能レ之爲ニ小人一。小人不レ知ニ率レ性而修一レ道。修レ道而復レ性也。故人之不レ知レ道也久矣。

鷹起子曰。民人芒芒。無レ主則亂。蜂蟻之微。已有レ長而主ニ宰之一。況於レ人乎。故天命ニ聖人一。以爲ニ君師一。臨レ之以レ仁。導レ之以レ義。不レ知不レ識。則レ之依レ之。故曰。待ニ文王一而起者凡民也。若ニ其豪傑之士一。雖レ無ニ文王一亦起。

鷹起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天貴而不レ親。地親而不レ貴。父貴而不レ親。母親而不レ貴。承三生於ニ天與一レ父。俟三育於ニ地與一レ母。夫人絕ニ地氣一。則二旬猶未レ死也。如絕ニ天氣一。則卒然斃也。人知ニ地氣之育一レ己。而不レ知ニ天氣之生一レ我。何也。禽獸知レ母。而不レ知レ父。而又或知レ之。是其爲ニ所受偏而不一レ具也。獺祭レ魚。豺祭レ獸。如レ有レ先也。狐死首レ丘。不レ忘ニ其所一レ生也。故曰。仁也。仁也者。天地之生意也。即善之長也。故曰。仁以爲ニ己任一。聖人之敎。以レ仁爲レ本。孔子十有五志レ學。蓋求レ仁之謂也。孟子曰。惻隱之心。則仁之端也。無ニ人不一レ有ニ此仁一焉。苟不レ求レ之。則終身不レ能レ得レ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繼レ之者善也。成レ之者性也。仁者。見レ之謂ニ之仁一。知者見レ之謂ニ之知一。百姓日用不レ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鷹起子曰。狙公敎レ狙。而使ニ之能舞踏一。牧童牧レ犢。而犢安ニ其敎訓一。由レ是觀レ之。則天下無ニ不レ從レ于レ敎之民一焉。何也。諸民之愚。異レ于ニ狙之與一レ犢。豈啻如レ求ニ茅與一レ蒭而已乎。湯武之民。則桀紂

焉矣。

鷹起子曰。一也者何也。所レ謂二一元之氣一也。生々之母也。分爲二二物一。曰陰曰陽。陰中有レ陽。陽中有レ陰五行繼而生。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而木火土金水。各具二木火土金水之理一。而萬物資始レ生。

鷹起子曰。我聞レ之。人者萬物之靈。而自與二萬物一不レ同。則與二天地一參者也。故上古聖人。仰觀二天文一。伏察二地理一。範二圍天地一。而人道立。曰仁義禮智。曰孝弟忠信。仁義禮智。則天之施也。孝弟忠信。則地之育也。天施地育。生生無レ窮。居レ之不レ倦仁無レ大焉。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元也者。仁也。故人道以レ仁爲レ本也。

鷹起子曰。帝者。主宰之號。而天子之象也。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無レ所レ不二覆幬一焉。而德亦無レ所レ不レ施焉。故聖人則レ之。衆星者。百官之象。而各有レ所レ職焉。則從レ天運旋。隨レ時朝夕。故曰。譬如下北辰居二其所一而衆星拱上レ之。故聖人則レ之。聖人南面而立。百官北面而拱レ之。衆星不レ失レ常。則四時不レ違。百官得二其人一。則萬機無レ失也。

鷹起子曰。帝者以二北辰一爲レ位。以二衆星一爲レ臣。以二四時氣候一爲二號令一。衆星不レ失二其職一。時候不レ錯二其序一。則天地之政行。萬物化生也。賢者得レ位。能者居レ職。則天子南面。垂拱而治矣。日月者。德之象也。陰陽合レ德。內外相應。則萬物發育。國家安寧。雲霧掩レ之。則日月不レ明。故曰。能明二峻德一。所三以明二明德於天下一也。

鷹起子曰。聖人非二敢則一レ之。天命自然。子思曰。天命之曰レ性。則與二天地一一者也。聖人非下造二作之一

鷹起子曰。三才一氣而已矣。天以レ覆爲レ德。地以レ載爲レ德。人以レ仁爲レ德。所三以爲二萬物之靈一也。

鷹起子曰。仁人也。人之安宅也。从レ二从レ人。男女之謂也。天地之生意也。

鷹起子曰。水則一耳。海鹹河淡。而水以レ鹹爲レ味。故海者水之根元也。浸二潤地中一。從レ脉循環。生二育艸木百穀一。其餘溢而爲二岩穴一。流而爲レ溪爲レ川。而後歸レ于レ海。自二從開闢以來一。晝夜不レ息。如二環無一レ端。無レ有二窮極一也。艸木百穀皆分二其味一。而土石漉レ之。故淡也。動脉起レ于二中心一。而施レ于二四面八方一。凡土石所レ在。無レ所レ不レ通也。至二最高處一而止。溢而爲二岩泉一。滾滾不レ息。故源出レ於レ山。而其出也。必從二脉動一而有レ節。一陰一陽。爲レ波爲レ濤。有レ盈有レ縮。猶二人之呼吸一也。春潮甚乾者。水灌レ于二艸木一之故也。秋潮大漲者。水歸レ于レ海之故也。

鷹起子曰。天地無二晝夜一。從二人所一レ居而分。春夏之氣上升。少陽太陽也。秋冬之氣下降。少陰太陰也。則天地之晝夜也。於レ易。復。臨。泰。少陽也。小畜。夬。乾。太陽也。姤。遁。否。少陰也。觀。剝。坤。太陰也。而卯。辰。巳。午。未。申。晝也。酉。戌。亥。子。丑。寅。夜也。人之一晝夜。則應二天地之一年一。夜半子時。則年十一月也。日中午前。則年四月也。

鷹起子曰。氣則一也。寒。熱。溫。涼。從レ時而變。風則一也。東。西。南。北。逐レ方而移。雲霧出レ於二地氣一。雨雪俟二天氣一而下。烟靄地氣之上也。霜露天氣之下也。雷陰氣之搏也。震陽氣之激也。故雷發レ于二春夏一。震動レ于二秋冬一。雪地氣之升。高也。雹氷之從レ龍而上者也。故驟雨之時有レ之。

鷹起子曰。天地之間。六合之中。無下一不レ由二根元之氣一者上焉。一也矣哉。一也矣哉。無レ不二一以貫一

鷹起子曰。陰陽者。男女也。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兄弟。朋友。然無主則亂。於是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立焉。故曰。一陰一陽。是謂道。

鷹起子曰。天施地育。而品物流形。陰陽配合。而生生無窮。水生於天。而潤降于下。火生於地。而炎升于上。天道得火而明。地道得水而通。覆者天之德也。載者地之德也。圓也。故無物不覆也。方也。故無物不載也。而覆載無私。生育無窮。仁也。尊卑相分。高下不犯。禮也。圓通無所不至。方正而不動。智也。覆而無私。載而不傾。物各得宜。義也。寒暑互行。四時不違。品物流形。信也。聖人所以爲則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由是觀之。聖人之道。彰々乎。明乎天地。夫天地未分。則無象可以觀焉。無形可以察焉。天地已剖判。而有聖人出焉。仰觀伏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道之所以起也。

鷹起子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人。則萬物之靈。當其再生。則人自生人。物自生物。而人。則受其命之全。而物纔得其偏而已。猶有人產不具之子者然。仰生於天。受養於地。則同爲天地之子也。聖人考諸天地。而設敎於人。貴賤位定。人倫道明。群分。類聚。與天地相似。故德合天地。然則不從于聖人之敎。則不具之子也。不爲禽獸者。幾希。

鷹起子曰。人之與萬物。皆在一氣之中。而營衞血氣。皆與一氣共流通。蝎。蠋。蠐。蚓。居于土木之中。蛟。龍。魚。鱉。在于河海之中。亦又如是。未嘗有與一氣離者也。俚諺云。狗也。鷹也。一是同僚。是言雖小乎。可以譬大也。

於レ水。燥二萬物一者。無レ燥レ於レ火。水火之氣。合而萬物化生。以レ是觀レ之。則水火者。陰陽生死之兆徵也。

鷹起子曰。天地剖判。而萬物生焉。萬物以レ人爲レ靈。故參二諸於天地一。而爲二三才一。日者。陽之精也。月者。陰之精也。星五行之精也。皆升而懸レ于レ天。懸レ于レ天者。以レ天爲レ居。而明降レ于レ下。百穀艸木附レ于レ地。附レ于レ地者。以レ地爲レ首。而幹支向レ于レ上。故謂二之倒生一。禽獸蟲魚屬レ于レ人。屬レ于レ人者。則在レ于二中間一。上不レ懸レ于レ天。下不レ附レ于レ地。然首向レ于レ天。而足履レ地。俟二養於一レ地。而承二生於一レ天。則爲二天地之子一明矣。

鷹起子曰。位レ於レ上者天也。位レ於レ下者地也。生レ於二天地之間一。六合之內者人也。得二天地之氣一而生者也。故曰。兩神相搏。合而成レ形。精神無レ形。而得二之乎一レ天。身體有レ形。而得二之乎一レ地。故曰。天之在レ我者德也。地之在レ我者氣也。又曰。人生レ於レ地。懸二命於一レ天。萬物以レ人爲レ靈。故參二諸天地一。而人與二萬物一。同生レ於二陰陽一者也。子曰。昔者聖人作レ易也。將三以順二性命之理一。是以立二天之道一。曰二陰與一レ陽。立二地之道一。曰二柔與一レ剛。立二人之道一。曰二仁與一レ義。故曰。陰陽道之所二由起一也。

鷹起子曰。天之體也剛。其色則玄。猶三玉透映。而無二一毫之暈一也。陰極變レ陽。陽之爲レ用。動而不レ息。旋々轉々。中心有レ不レ動。遂凝結而爲レ地。地之體也柔。其色則黃。猶二鯤重密。而粒々含二生意一也。天之淸者。陰之質也。剛健透徹者。陽之體也。地之濁者。陽之質也。柔順不レ徹者。陰之體也。天運而不レ息。是以健也。地靜而不レ動。是以順也。

陰陽之中。自有二陰陽之理一焉。故夫氣下降。地氣上升。而生意始兆。乾坤者。天地之用也。天地者。乾坤之體也。天尊地卑。而四方之位定矣。是之謂二六合一也。

鷹起子曰。元氣者。則西方之金氣也。西方。則物所二成收一。而其所二兆徵一也。乃生二北方之水一。北方則物所二伏藏一。而其所二萠動一也。乃生二東方之木一。東方。則物所二發生一。而其所二變化一也。乃生二南方之火一。南方。則物所二盛長一。而其所二蕃息一也。一陰一陽。一寒一暑。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日中則昃。月滿則缺。生則死之漸也。死則生之始也。

鷹起子曰。天圓地方。圓通也。故旋轉而不レ息。方正也。故柔順而靜。天陽也。外也。包レ地而運。地陰也。內也。居レ于二中心一而靜也。

鷹起子曰。天運旋不レ息。故不レ墜也。地在二其中心一。而不レ動。故能靜也。天下爲レ地。地上爲レ天。四面緊塞。間不レ入レ髮也。天氣降者。陽中之陰也。地氣升者。陰中之陽也。故雲出レ於二地氣一。雨成レ於二天氣一。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レ精萬物化生。絪縕者。相附之義也。男女者。陰陽之謂也。

鷹起子曰。夫根元之氣者。無レ相無レ象。無レ色無レ形。其精凝結。所レ謂虛室生レ白是也。水氣先生。而清濁未レ分。火氣次レ之。陰陽升降。爲レ天爲レ地。象形始定。木氣次レ之。潤レ之以二風雨一。鼓レ之以二雷霆一。而品物布レ形。水精凝結而爲レ月。火精凝結而爲レ日。火曰二炎上一。故位レ于レ高。水曰二潤下一。故居レ于レ卑。火陽而生レ於レ地。故以レ陰爲レ質。水陰而生レ於レ天。故以レ陽爲レ質。潤二萬物一者。無レ潤レ

鷹起子卷之上

日本武藏　鷹起子平玄達玄令著

鷹起子曰。我聞レ之。人後レ於二天地一而生。然能知二天地之始一。先レ於二天地一而死。然能知二天地之終一。天地已有二終始一。則不レ能レ無三前レ於レ是者一。子曰。易有二太極一。是生二兩儀一。兩儀生二四象一。四象生二八卦一。周子曰。太極者無極也。言レ無二窮極一也。

鷹起子曰。太極者何也。主二宰天地萬物一者也。先レ於二天地一。而無レ始焉。後レ於二天地一。而無レ終焉。寂然不レ動。安然而靜。根元之一氣。即太陰之氣。而天地萬物之理備矣。孔子曰。一以貫レ之。孟子曰。養二我浩然之氣一。所レ謂陰陽之父母。生殺之本始也。

鷹起子曰。莊周曰。六合之內。論而不レ議。六合之外。存而不レ論。非レ不レ知レ之。蓋難レ言レ之也。老子曰。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故易始レ於二乾坤一。

鷹起子曰。一者根元之大氣。至大至剛。無レ始無レ終。無レ首無レ尾。不レ生不レ死。寂然不レ動。安然而靜。在レ前在レ後。感而能動。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終而復始。無レ有二窮極一焉。

鷹起子曰。老子曰。天得レ一以清。地得レ一以寧。神得レ一以靈。谷得レ一以盈。萬物得レ一以生。侯王得レ一。以爲二天下正一。是故。無二物所一レ不レ貫焉。無二往所一レ不レ通焉。

鷹起子曰。窮則變。變則化。陰陽淸濁。混沌未レ分。淸者陰也。升而爲レ天。濁者陽也。降而爲レ地。

鷹起子序

自古通レ天者生之本。本レ於二陰陽一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陰陽反作。則禍災興矣。弃レ之不レ由。豈可也乎。夫經傳者。則聖賢之心法。而學者之急務也。讀二其書一而明二其德一。則信而有レ徵。故曰古之學者爲レ己。是也。假令博學多識。屬レ文作レ詩。議論辨說。盡二其詳一。而不レ求二之己一者。則固非二明德之學一也。故曰今之學者爲レ人。是也。如二我醫家者流一。亦復不レ得レ不二相同一也。能知二常之與一レ變。而辨二生之與一レ死者。則陰陽而已矣。留三神於二陰陽一。詳二其變一而求二其本一者。則醫之良也。讀レ書不レ究レ理。則術亦不レ明也。我漏齋翁。實學篤行。貧而益固。老而愈壯。曾研二究陰陽五行之實理一。而發二古人所レ未レ發之妙一。錄レ之以爲二二卷一。自題曰二鷹起子一。鷹起者其氏也。翁。姓平。名玄達。字玄令。號二漏齋一。玉郡青梅人。冒阿部氏。而爲二岡侯儒醫一。今也。二三同志。請二之翁一而將レ壽レ梓焉。予亦從レ翁聞レ道。有レ年レ于レ玆矣。家祖傳授之心法。亦自得二粲然之明一者。實翁之餘光也。蓋當今之士。無下言二性命之道一者上焉。此書之出也。不レ能レ免二覆醬之譏一必矣。翁亦非二敢求一レ可レ知レ於レ世也。曰百年之後。不レ能レ無二知己一。知己者出而讀二此書一。則必以爲二指レ月之指一乎。而後予所レ志亦永存レ於二後世一而已矣。是以欣然而喜。遂序二其端一云爾。

天保丁酉季夏

求本齋主人平田信行

明和四年丁亥春

道學正要後序

大虛散入　無名子　撰

雲山先生。西備沼隈人也。天性寡欲。好黄老之道。兼行和鵲之術。此則仁慈之一端也。嘗謁醫官山脇東洋先生者數日。忽得張仲景之眞法。於是。撰吐納暇言。乃論古醫攻疾之正術。辨後世俗醫之謬說。東洋先生大悅。而爲之序。盛行於海內矣。若道學天下無明師。是以。自研究十年。而始得悟道要焉。可謂勤矣。於是乎撰此書。夫長生久視之秘術。治國平天下之要道。至於先生。始發黄老之蘊奧焉。不死登天之妄誕。呑刀吐火之妖術。至於先生。始辨世人之惑焉。列莊諸子弄道之寓言。嘲儒之邪說。至於先生。始正古今之謬焉。老子以來。道家者流。未聞若人而已。使黄老之道。再明于世者。非先生而誰也。可謂黄老之忠臣矣。所謂存心於道。而抱一焉。通知於玄。而伏機焉。此則安神全身之正訓也。自節飲食。守城禦敵。此則長生久視之妙訣也。慈以愛民。儉以富民。讓以敎民。此則治國安民之要道也。黄老之道。可謂盡矣。夫至道無常。是以小之無內。大之無外。內而用之。足以安一身矣。外而用之。足以平天下矣。是故大人學之。得其大者。小人學之。得其小者。蓋識分不同也。先生說道。必爲大人。故論其大者。而不遺其小者。可謂備矣。嗚呼百世之後。王者好古。大興玄風。淳行道化。此書亦幸博於海內。先生之志。永傳無窮。予雖不敏。聊論管見。以附卷末云爾。

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中古聖賢。垂訓如此。而况於大古乎。彼術至妙。而王公愛之。庶人尚之。貴賤貧富。無所不用。雖然。大費年穀。甚困人民。或傾覆德。或迷亂政。可謂大凶德矣。此我國所以禁彼也。秦始漢武明皇諸帝。榮華之餘唯欲壽考。而不知修道於身。施三寶於天下。猥愛妖士。而不知絕文繡。弃金玉。亾儀狄。放妓倡。以安萬姓。窒欲之華。而愚之至也。何以得道。可笑可笑。我國嘗不用彼。是以。年穀有餘。民用不匱。家作麴糵。戶作濁醪。不闕耕耘。不停織紝。小瓶釀之。微盃盛之。冠婚祭祀。無不足矣。歲時佳節。無所闕矣。且夫國中費穀。不至於十之一。而民無勞於彼之報。是以。穀布有餘。人民安逸。而進家業。海內無事。聖主高枕。而忘大實。我國治也。實若是已。乃賦七絕一首。以呈散人。其辭云。

大古州中酒市無。濁醪家釀不盈壺。千秋穀足人民逸。聖主高眠更若愚。

不相往來。我國治也。實若是已。乃賦一篇之詩。以授處士。處士既卒業。乃稱云。幸哉謂先生也。欲語公子之盛事。郤聞大道之至妙。請終身而誦此詩。其辭云。

大古無爲只養生。見金看玉更如驚。乾坤靜靜玄風扇。海內淳淳道化行。

麒麟現形遊廣野。鳳凰張翅集京城。人民寡欲常多樂。萬歲千秋永大平。

酒德散人從傍進云。夫金玉公子。則僕友也。先生遙稱大古之玄風。而嘲公子之盛行者。不亦甚乎。僕嘗挾儀狄術。而大用於萬國。猶公子也。幸言其略。先生聞僕之言。而少減好古癖。蓋聞儀狄亦古之賢人。故民至于今敬之若君。愛之若母。萬古千秋。天下滔々。僕得此術。是以。冠婚祭祀。必先僕焉。歲時佳節。必聘僕焉。會盟誓約。必信僕焉。田獵宴樂。必誘僕焉。僕之妙也。微時沉沉瓢底。而鳴腰間。盛時滿滿大甕。而盈比倉。或時舍於東郭播間。而爲乞食卑人爭奪。或時用於金殿玉臺。而爲王公貴人獻酬。變化無常。術之至也。於是。國王祿僕。以國之米穀十之六七。不亦盛乎。是以。年穀雖豐。爲僕飢者。亦不少也。僕之悅人也。顏色灼々。若春花之欲燃。容躰傀俄。若玉山之將頽。不憚尊貴。不恥卑賤。不辨親疎。不慄險危。或歌或舞。或如虎伏。或如獅亂。喜悲狂狀。不可論也。人皆以爲。人間之樂。殆盡于此矣。且由僕而亂者無罪矣。由僕而過者無辱矣。是以。國人不能黜僕而已。劉伯倫氏爲僕作頌。先生幸誦之。以少緩堅癖。大古先生莞爾笑曰。吾子以我之言爲癖說耶。豈徒我哉。我大古人皆然。夫井蛙不知江海之大。夏蟲不知嚴冬之寒。吾子何知大古之淳風耶。古訓有之。內

大古先生說 附

當世處士。言㆓於大古先生㆒曰。我國有㆓金玉公子者㆒。奢侈奮㆑威。英雄好㆑辨。其辨言之豔。能使㆓涸澤生㆑流。枯木發㆑榮。老孔爲㆑之卷㆑舌。楊墨爲㆑之掩㆑口。華組之纓。從㆑風紛紜。黼黻之服。應㆑光照爛。西施爲㆑之倩兮。毛嬙爲㆑之盼兮。王公愛㆑之。士大夫貴㆑之。庶人賴㆑之。世之所㆓推重㆒也。尊卑貧富。必由㆑彼而定焉。貢賜弊禮。必由㆑彼而得焉。朝覲行旅。必由㆑彼而屆焉。商賈更易。必由㆑彼而通焉。解㆓嚴毅之顏㆒開㆓難發之口㆒。危可㆑使㆑安。賤可㆑使㆑貴。無㆑才者顯㆑名。無㆑德者得㆑位。排㆓金門㆒而入㆓紫闥㆒。是皆彼所㆑致也。先生之國有㆓若人㆒耶。重㆑之亦如㆑斯耶。大古先生答曰。難㆑言矣。而竊言㆓其畧㆒。夫我國名㆓大古㆒。君稱㆓三皇㆒。唯法㆓自然㆒。無爲而治。玄風上扇。淳化下般。是以。見㆑金如㆓毒蛇㆒。看㆑玉如㆓虎狼㆒。怖而避㆑之。惡而黜㆑之。誰愛㆑之哉。吾子之所㆓貴重㆒者。則我國之所㆓怖惡㆒者也。盖我國也。尊㆑道貴㆑德。於㆑是乎尊卑自分焉。男務㆓耕耘㆒。女修㆓織紝㆒。家耕而食。戸織而服。於㆑是乎貧富自等焉。獻㆑布納㆑穀。於㆑是乎貢賜自足矣。運㆑穀馱㆑布。於㆑是乎旅費自足矣。穀布器物。魚鳥鹽菜。互爲㆓更易㆒。商賈民用。無㆑不㆑足也。何用㆑彼爲。以㆑余觀㆑之。吾子所㆑貴之金玉公子。欲之祖。而盗之師也。公子所㆑服之文繡黼黻。僞之華。而亂之始也。此我國之所㆓以怖㆑彼惡㆒㆑彼也。我國嘗不㆑用㆑彼。故無道者不㆑得㆑位。有德者不㆑遺㆑野。安者不㆑陷㆓於危㆒。賤者不㆑踰㆓於貴㆒。是以。朝廷無事。田野靜謐。樂㆑道守㆑業。不㆑知㆓老之將㆒㆑至。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㆓老死㆒。

云。積善之家。必有二餘慶一。聖王繼興。天下咸服。文武之光。被二于四表一。格二于上下一。万代以爲二美談一。所レ謂亡二敵於己一。不レ戰而勝。此之謂也。

附餘 老子云。夫餝レ兵者。不祥之器。物有レ惡レ之。故有道者不レ處。君子處則貴レ左。用レ兵則貴レ右。故兵者不祥之器。非二君子之器一。不レ得レ已而用レ之。恬憺爲レ之。勝而不レ美。而美レ之者。是樂レ殺レ人也。夫樂レ殺レ人者。不レ可レ得二志於天下一矣。古之用レ兵。敵國雖レ亂。尚有二賢人一。則不レ伐也。是以。三仁未レ去。武王還レ師。宮奇在レ虞。晉不レ加レ戎。季梁猶存。强楚挫レ謀。曁レ至二衆賢奔絃一。三國爲レ墟明矣。且夫墨子之守。縈レ帶爲レ垣。高不レ可レ登。折レ著爲レ械。堅不レ可レ入。德之禦レ敵。實若レ是已。可レ不レ務乎。書云。居レ安思レ危。思則有レ備。有レ備無レ患。兵之設既久矣。所下以威二不軌一。而昭中文德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古者神農氏作。斲レ木爲レ耜。揉レ木爲レ耒。耒耨之利。以敎二天下一。而立二五穀爲レ養之常道一。又敎二醫事一。而設二毒藥攻レ邪之權法一。所下以除二疾病一。而保中天年上也。蓋三寶治レ國。五穀養レ人。其用同矣。甲兵征レ亂。毒藥攻レ疾。其備同矣。若以二不虞之備一。爲二日用之常一。在レ身必亡。在レ國必敗。常須下知レ之勿上レ令レ誤也。

華。而愚之始也。大人君子。處二禮讓之鄕一。不レ入二昏亂之邦一。處二實義之源一。不レ遊二虛華之林一。故云。大丈夫處二其厚一。不レ處二其薄一。處二其實一。不レ處二其華一。君子守二懿德一。去二昏德一。故云。去レ彼取レ此。此語三出。蓋古語也。老子之敎。知レ要執レ本。故尙レ謙而去二非禮一。觀レ玄而去二妄識一。其取舍若レ是已。由レ是觀レ之。老子不レ捨レ禮也。如二日月明一。孰能蔽レ之。古今注家。不レ知二此義一。而誤二失禮之失字一。以作二夫字一。直從二列莊之意一。紛紛爲レ說。大謬二經旨一也已。夫列莊之徒。不レ尙二禮讓一。不レ嫌二恥辱一。生爲二懸疣一。死爲二潰癰一。飄然高レ志。弄レ道嘲レ儒。兩失者也。不レ可レ從矣。

戰勝

戰勝之道。亡二敵於己一。此爲レ要矣。老子云。兵强則滅。木强則折。列子云。天下有二常勝之道一。有二常不勝之道一。常勝之道曰レ柔。常不勝之道曰レ强。傳云。擐レ甲執レ兵。固卽レ死也。孔子云。君子懷レ德。小人懷レ土。夫淫君懷レ土。懷レ土必貪。貪必謀レ人。謀レ人。謀レ人人亦謀レ己。一國謀レ之。何以不レ亡。劒閣雖レ嶮。憑レ之者蹶。非レ所二以深レ根固一レ蔕也。洞庭雖レ濬。負レ之者北。非レ所二以愛レ人治一レ國也。蓋戰勝之利。不レ若二不レ戰而勝之利一也。故孟子云。國君好レ仁。天下無レ敵。夫君修レ德制レ欲。此謂レ亡二敵於己一。載戢二干戈一。載櫜二弓矢一。百姓親附。并レ心一レ意。是以。不レ愛而懷。不レ召而來。不レ言而應。不レ戰而勝。記云。尙二慈讓一去二爭奪一。亦此義也。昔者周大王居レ邠焉。狄人侵レ之。王憂レ害レ人。而不レ欲レ戰。去レ邠徙レ岐。憂レ害レ人者。是尙レ慈也。去二吾土一者。是尙レ讓也。邠人擧云。君仁人也。不レ可レ失也。其從レ之者。如二爭歸一レ市。三月成レ城。一年成レ邑。三年成レ都。民五倍焉。傳

人。過則稱レ己。則民不レ爭。夫世之治也。君子尙レ能。而讓二其下一。小人農力。以事二其上一。是以。上下有レ禮。讒慝黜遠。由レ不レ爭也。謂二之懿德一。及二其亂一也。君子稱二其功一。以加二小人一。小人伐二其技一。以憑二君子一。是以。上下無レ禮。亂虐並生。由レ爭レ善也。謂二之昏德一。國家之敝。恒必由レ之。小人爭レ財。君子爭レ名。國君爭レ土。一國生レ爭。天下作レ亂。殺機發レ天。龍蛇起レ陸。伐二鼓五嶺表一。揚二旌千里外一。戎車盈二於石城一。戈船掩二於江湖一。見レ可而進。知レ難而退。原野厭二人之肉一。川谷流二人之血一。士卒不レ能二休息一。庶人不レ得二安處一。大軍之後。必有二凶年一。災害並至。可二立而待一也。夫老子之敎。唯向二謙讓一。天道虧レ盈而益レ謙。地道變レ盈而流レ謙。鬼神禍レ盈而福レ謙。人道惡レ盈而好レ謙。君昭二此懿德一。下民自化。家懷二恬虛之玄風一。人修二無爲之道術一。上下不レ爭。百姓親睦。克勤克儉。以守二吾業一。國家自治。天下自平。此老子所三以讓爲二三寶一也。孔子云。先レ之以二敬讓一。而民不レ爭。此之謂也。

［附餘］孔子云。昔者吾從二老聃一。又云。吾聞二諸老聃一。此孔子問二禮於老子一也。炳然明矣。夫老子尙レ謙。謙者本也。禮者末也。故孔子云。謙以制レ禮。老子云。失レ道而後德。失レ德而後仁。失レ仁而後義。失レ義而後禮。失レ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レ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二其厚一。不レ處二其薄一。處二其實一。不レ處二其華一。故去レ彼取レ此。曲禮云。道德仁義。非レ禮不レ成。蓋雖レ失二道德仁義一。尙未レ失レ禮。則忠信可レ行。國可レ治矣。既失レ禮者。忠信弗レ行。國弗レ治也。故云。失レ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弓影爲レ祟。杞人憂レ天。妄識苦レ身。亦若レ是也。故云。前レ識者道之

大夫之富一。嚢瓦云。何謂也。伍奢云。楚大夫競飾二其服一。飾二輿馬一。盛二騶從一。是以。行路之間。觀者爲レ之留連。莫レ不三歆二羨其富貴一。然奢嘗竊觀二其在レ家也。倉廩無二來歲之儲一。府庫無二重器之藏一。舊債未レ償。而新債日加。旦暮所レ需。水火之外。無レ非レ假二諸人一。歲時責者盈レ門。於レ是乎。諸尹縣公之貴。而諂二屈商賈一。斂レ襟謝二不償之罪一焉。是惡在三其爲二富貴一也。齊大夫則不レ然。夫齊有二晏平仲一。其處レ己也恭。其治レ家也儉。衣二敝衣一。乘二樸車一。以朝。然齊貧士。待二晏子一而擧レ火者百餘家。國人以爲二熾譚一。諸大夫效レ之。擧崇二儉德一。輿馬不レ飾。騶從不レ盛。是以。齊大夫人見二諸道路一。則或嗤二其儉素一。然問二其居家一也。則倉有二餘粟一。府有二餘財一。費用不レ匱。內外飽レ德。此所レ謂齊大夫在レ家之富也。由レ是觀レ之。楚大夫殆乎不レ若。嚢瓦憮然有二愧色一。夫人靡レ不レ欲レ富。而得レ之有レ命。致レ之有レ道。用レ之有レ義。夫內外皆富者。無二以加一焉。若不レ然。與二其外富而內不一レ富也。寧外不レ富而內富。何謂二外不レ富而內富一。若二晏子一是已。仁人之德。廉士之義。非二內富一。無二以行一レ之。其可レ不務乎。若夫忘二其內一。而外用二其富一者。徒以二其身一供二人之觀一也。

敎民

敎レ民之道。國君尙レ讓。此爲レ要矣。傳云。讓。德之主也。讓。之謂二懿德一。凡有二血氣一。皆有二爭心一。爭心惟疾。謙讓惟藥。民病二此疾一。君施二此藥一。君明臣忠。上讓下力。其功可レ見矣。其化可レ知矣。老子云。聖人欲レ上レ人。以レ言下レ之。欲レ先レ民。必以レ身後レ之。是以。天下樂レ推而不レ厭。以二其不一レ爭。故天下莫二能與一レ之爭。孔子云。君子貴レ人而賤レ己。先レ人而後レ己。則民作レ讓。又云。善則稱レ

富民

富レ民之道。國君節儉。此爲レ要矣。國君惟風。下民惟草。玄風高扇。淳化般流。此莫レ使レ然。而自然也。淸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レ致。粢食不レ鑿。昭二其儉一也。古之制也。盖撫レ民者。節二用於內一。樹二德於外一。民樂二其性一。而無二寇讎一。宮室無レ量。民人曰駭。是以。食不二二味一。居不二重席一。室不二崇壇一。器不二彫鏤一。宮室不レ觀。舟車不レ飾。衣服玩好。田獵宴樂。禁二其榮華一。擇不レ取レ費。則穀粟足。君穀粟足。即不二聚斂一。國無二積滯一。亦無二困人一。公無二禁利一。亦無二貧民一。克勤克儉。以守二吾業一。是以。菽粟多而國富。孟子云。民非二水火一不二生活一。昏暮叩二人之門戶一求二水火一。無レ弗レ與者。至足矣。聖人治二天下一。使下有二菽粟一如中水火上。菽粟如二水火一。而民焉有二不仁者一乎。古人言云。有二石城十仭。湯池百步。帶甲百万一。而無レ粟。弗レ能レ守也。富レ民之道。最先務哉。民穀粟足。則心自正。而守レ業焉。穀粟不レ足。則心自僻。而廢レ業焉。下民困窮。則國自弱。故雖二王公一。不レ可レ不レ儉。況於レ民乎。管仲云。凡治レ國之道。必先富レ民。此老子所三以儉爲二三室一也。記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人唯知レ惡レ之。而不レ知レ避レ之。可レ謂レ惑矣。凡欲レ避レ死。當須二長生一。欲レ避二貧苦一。當須二節儉一。孔子云。居レ上不レ驕。高而不レ危。制レ節謹レ度。滿而不レ溢。又云。謹レ身節レ用。以養二父母一。即此義也。

[附餘]產語云。楚囊瓦爲二令尹一。奢侈。諸大夫效レ之。競二熾其服一。飾二輿馬一。盛二騶從一。伍奢使二於齊一而歸。見二囊瓦一。囊瓦問云。齊大夫之富。孰二與楚大夫一。伍奢對云。楚大夫特行路之富耳。曷若二齊

奇麗二而不レ珍。捐二金於山一。沈二珠於淵一。無レ識無レ欲。邪謀不レ與。無レ盜無レ賊。外戶不レ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施而不レ費。取而不レ貪。甘二其疏食一。美二其惡服一。安二其茅居一。樂二其朴俗一。天下皆慈。而不レ知レ慈。天下皆儉。而不レ知レ儉。天下皆讓。而不レ知レ讓。孝弟忠信。無二區別一焉。恬虛無爲。自然而已。天淸地靜。神說人和。災害不レ生。禍亂不レ作。陽陰自調。四時自順。日月自明。風雨自均。年穀自豐。民用自足。使二民重レ死。而不二遠徙一。雖レ有二舟車一。無レ所レ乘レ之。雖レ有二甲兵一。無レ所レ陳レ之。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二老死一。不二相往來一。此足故也。黃老之道。唯法二自然一。無爲而治。實若レ是已。老子云。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レ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此之謂也。

附餘 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君子以レ道制レ欲。小人以レ欲忘レ道。故小人之使レ治レ國。賄賂並行。亂獄滋豐。國家之敗。由二官邪一也。官之失レ德。寵賂章也。事二諂諛一者。祿厚官尊。守二忠儉一者。祿薄官卑。時得レ勢者。如二春花燃一。時失レ勢者。似二秋葉落一。黃白轉レ諾。沈浮反レ掌。使二民不レ安。遙去遠徙一。民之不レ處。其誰堪レ之。亡於不レ暇。又何能濟。記云。小人之使レ治レ國。災害並至。雖レ有二善者一。亦無二如之何一矣。是以。君二國家一者。不レ可レ不レ知レ人也。書云。都在レ知レ人。在レ安レ民。蓋不レ知レ人。則不レ能レ安レ民。不レ能レ安レ民。惡在二其爲一レ君也。孔子云。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レ己正南面而已矣。此雖下法二其自然一。而不中敢爲上。非下知二其人一。以任中衆職上。其孰能化レ民。如レ此其大者乎。

或數千年。棲二神碧落一。遊二化人間一。是皆妄誕。不レ可レ信也。初平牧二羊於金華一。令威化二鶴於遼水一。姚光讀二書於火中一。志和飲二酒於波上一。或呑二白刄一。或吐二火炎一。或駕二飛龍一而凌二大虛一。或乘二鯉魚一而渡二水上一。是皆妖術。豈足レ信哉。如レ此妖妄。大汚二道義一。甚惑二世俗一。實可レ惡已。魏文帝詩云。壽命非二松喬一。誰能得二神仙一。遨遊快二心意一。保レ己終二百年一。予亦賦二一章一云。古有二長生術一。恬虛不レ變レ顏。老君遊二柱下一。尹子樂二函關一。放二志靑雲外一。同二塵世俗間一。仙惟稱二壽考一。何必入二深山一。悲哉昧者。信二彼妄誕一。或入二幽幽深山一。或棲二高々岩穴一。以爲。玄聖之所二遊化一。靈仙之所二窟宅一。於レ是乎。邈然與二父子兄弟一絕レ親。瑰然與二鳥獸木石一爲レ群。好二餐霞飮露之樂一。抱二飢寒困乏之苦一。欲二紫雲金龍之遊一。蒙二虎狼邪魅之害一。欲レ求二長生一。反爲二夭傷一。可レ笑而已。古人諺有レ之。云。大華之下。白骨狼籍。此之謂也。

治國

治レ國之道。三寶施レ民。此爲レ要矣。老子云。我有二三寶一。持而寶レ之。慈以愛レ民。儉以富レ民。讓以敎レ民。謂二之三寶一也。聖人治レ國。哀樂好惡。與レ民同レ心。故老子云。聖人無二常心一。以二百姓心一爲レ心。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記云。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此之謂二民之父母一。老子云。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孔子云。古之爲レ政。愛レ人爲レ大。夫國君愛レ民。如レ保二赤子一。則民敬レ君。如レ養二父母一。君淸靜臨レ民。則民自化。淸風協二於玄德一。淳化通二於自然一。上下相和。國復二結繩一。弃レ末而反レ本。背レ僞而歸レ眞。女修二織紝一。男務二耕耘一。器用二陶匏一。服尙二疏布一。恥二纖美一而不レ服。賤二

三治一。藥唯攻レ疾。穀是爲レ頤。此古正法。不レ可レ不レ知。

長生

長生之道。守レ城禦レ敵。此爲レ要矣。金液神丹。即是妄誕。豈足レ論哉。盖一身國也。心室城也。精神主也。七情敵也。六淫賊也。何以守レ城。何以禦レ敵。曰。谷ニ神於靈臺一。固ニ精於命門一。道德以爲ニ甲冑一。謙讓以爲ニ干櫓一。抱レ一而行。伏レ機而處。雖レ有ニ暴敵一。不レ更ニ其靜一。此其守レ城也。其然。人能恬憺虛無。則七敵欲レ起。不レ得ニ其機一而忽止焉。六賊欲レ入。不レ得ニ其門一而速去焉。是以。丹城自固。一國自昌。乃可ニ以長生一矣。黃帝書云。恬憺虛無。眞氣從レ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此之謂也。夫人失レ道。七敵鋒起。六賊雲入。內外受レ敵。丹城忽傾。神躁ニ於中一。形喪ニ於外一。猶下君昏ニ於上一。國亂上ニ於下一也。老子云。禍莫レ大ニ於輕一レ敵。輕レ敵幾喪ニ吾寶一。傳云。敵不レ可レ縱。縱レ敵患生。此之謂也。老子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皆之ニ死地十有三一。夫何故哉。以ニ其生生之厚一也。盖聞善攝レ生者。陸行不レ遇ニ兕虎一。入レ軍不レ被ニ甲兵一。兕無レ所レ投ニ其角一。虎無レ所レ措ニ其爪一。兵無レ所レ容ニ其刃一。夫何故哉。以ニ其無ニ死地一也。七敵六賊。合十有三。此死地也。出レ玆則生。入レ玆則死。故云。出生入死。謂ニ十有三一者生。犯ニ十有三一者死。故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精神安靜。則出ニ死地一。心城妄動。則入ニ死地一。故云。人之生動。皆之ニ死地十有三一也。身無ニ死地一。而保ニ天年一。此謂ニ長生久視一而已。歷代史家欺レ人。妄傳ニ奇恠一。學ニ長生一者。不レ可レ不レ辨也。曼倩三竊ニ瑤池之桃一。洞賓每醉ニ岳陽之酒一。黃安負ニ龜于武帝一。張果辨ニ鹿于明皇一。或數百年。

養生之道。自節ニ飲食一。此爲レ要矣。服藥導引。是郤疾術。豈常道哉。易云。頤貞吉。觀レ頤。自求ニ口實一。彖云。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レ頤。觀ニ其所レ養也。自求ニ口實一。觀ニ其自養一也。夫人非ニ飲食一。不レ能ニ以養一レ身也。雖レ然。失ニ其節宜一。則養生之口實。反成ニ伐生之斧戊一。故云。正則吉也。一飲一食。豈可レ忽哉。夫飲食下レ咽。頃刻樂也。毒氣攻レ內。終身患也。貪ニ頃刻樂一。成ニ終身苦一。不ニ亦愚一乎。欲レ養レ生者。須レ留ニ思于此一矣。世有ニ斷穀服藥行氣者一。是亦妖恠。非常事也。正人君子。豈信レ之哉。嗚呼。斷レ穀忍レ飢之難。不レ若ニ食レ穀之易一而已。夫服藥導引。即醫事也。醫書云。毒藥攻レ邪。五穀爲レ養。夫人有レ疾。則服ニ毒藥一。以攻ニ其疾一。疾去則止。此權法也。豈常道哉。或云。神農本經云。上藥百二十種。主レ養レ命。多服久服。輕レ身延レ年。此言明矣。吾子說不ニ相拂一耶。曰。神農本經。是亦僞書。唯假ニ名神農一耳。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也。嘗試論レ之。夫上藥部中。虋冬地黃伏靈甘艸之類。毒微性鈍。是以。雖ニ無レ疾之人一。或可ニ多服久服一也。麻黃朴硝乾漆麝香之類。無ニ其疾一之人。豈可ニ多服久服一耶。其妄可ニ以見一已。盖爲ニ疾病一身重者。服レ藥可ニ以得一レ輕レ身也。爲ニ疾病一中夭者。服レ藥可ニ以得一レ延レ年也。若無ニ疾病一而求レ之。非ニ徒無一レ益。反害ニ其身一而已矣。夫有レ疾之人。服藥導引。以除ニ其疾一。此之謂ニ醫療一也。即權法也。無レ疾之人。自節ニ飲食一。以養ニ其身一。此之謂ニ養生一也。即常道也。養生也醫療也。自是二事。不レ可レ不レ辨也。黃帝書云。聖人不レ治ニ已病一。治ニ未病一。不レ治ニ已亂一。治ニ未亂一。此則養生之道也。予修レ道之餘。兼行ニ醫術一。於レ是。醫學弟子。亦少有焉。嘗爲ニ小弟一作ニ醫訣一云。救ニ民疾苦一。莫レ善ニ於醫一。神農始レ術。仲景定レ規。詳ニ量强弱一。明ニ察安危一。觀ニ機病勢一。折ニ毒

道學正要

西備沼隈　有木吉　撰

道學

道學之道。恬憺虛無。此爲レ要矣。不レ動二心神一。謂二之恬憺一。不レ挾二情欲一。謂二之虛無一。制道煩レ民。榮名苦レ身。不レ若下法二自然一。隱中無名上。故老子云。道可レ道非二常道一。名可レ名非二常名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夫人虛レ己應レ物。以觀二千變之妙一。幽矣玄矣。若レ有若レ無。若レ存若レ亡。吾身非二吾有一。而况虛名乎。浮雲富貴。不レ可二長保一。朝槿榮華。不レ可二久樂一。是以。存二心於道一而抱レ一焉。通二知於玄一。而伏レ機焉。其然。良賈深藏若レ虛。盛德容貌若レ愚。神內靜形外全。乃可二以長久一矣。夫人挾レ情適レ事。以觀二萬殊之徼一。孜々圖二險危之小徑一。汲汲求二朝槿之榮華一。邈然離二大道之平安一。懵然失二大椿之永樂一。榮悴萬端。沉浮可レ憐。如二飛蛾入一レ火。似二飢烏取一レ餌。不二亦危一乎。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二者。同出二於玄一。異二名於世一。故老子云。常無欲以觀二其妙一。常有欲以觀二其徼一。此兩者。同出而異レ名。同謂二之玄一。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遠理幽玄。故稱レ玄焉。有無微妙。故稱レ妙焉。予嘗爲二門人一作二道訣一云。凡欲レ修レ道。先忘二榮名一。遊二無爲域一。憩二不爭京一。愛レ精養レ氣。禦レ敵守レ城。神如二止水一。志似二嫋煙一。身全長久。國治大平。此謂二德至一。此謂二道成一。

養生

身不ㇾ殆。又云。聖人自知。不二自見一。自愛。不二自貴一。故去ㇾ彼取ㇾ此。又云。知ㇾ人者知。自知者明。又云。知ㇾ足不ㇾ辱。知ㇾ止不ㇾ殆。可二以長久一。又云。禍莫ㇾ大二於不一ㇾ知ㇾ足。知ㇾ足之足。常足矣。由ㇾ是觀ㇾ之。老子之敎。知ㇾ要執ㇾ本。恬虛無爲。存二心於道一。而抱ㇾ一焉。通二知於玄一。而伏ㇾ機焉。其接ㇾ物也。務崇二不爭一耳。何去ㇾ知爲。若夫不ㇾ畏ㇾ入ㇾ火。不ㇾ憂ㇾ溺ㇾ水。是無心也。不ㇾ知ㇾ親ㇾ己。不ㇾ知ㇾ疏ㇾ物。是無知也。此則關尹列莊之說。而違二老子之正意一者。遠矣。盖老子之敎。若二鵬高飛一。若二鯤深潛一。避ㇾ患而無ㇾ患。避ㇾ辱而無ㇾ辱。恬然樂ㇾ道。以長ㇾ生焉而已矣。三子則不ㇾ然。有ㇾ患而不ㇾ憂。有ㇾ辱而不ㇾ恥。飄然高ㇾ志。以忘ㇾ生焉而已矣。此其所二以違一也。學二老子一者。不ㇾ可ㇾ不ㇾ辨也。

明和三年丙戌春。

雲山道人　有木吉元善撰。

道學正要序

人非二大道一。未レ足二以安一レ身也。魚非二大海一。未レ足二以安一レ尾也。求レ榮苦レ身。貪レ餌呑レ鈎。此大人之所レ笑。小魚之所レ悔也。老子之道。高二於天一矣。深二於海一矣。誰落二雲天之鵬一。誰懸二溟海之鯤一。孔子云。大道之行也。與二三代之英一。丘未二之逮一。而有レ志焉。凡修レ身治レ國者。不レ可レ不レ由二斯道一也。吁斯道之不レ行。其故何也。關尹列莊。妄吐二夢幻之虛誕一。大亂二道德之實義一。其言高遠。其旨放逸。王公尙レ之。學士向レ之。然於二修身治國之道一。寓言無レ益。徒爲二戲談一而已。斯道之不レ行。爲レ之故也。吉嘗欲下注二老子一。闢二彼妄誕一。使中後學者。觀上二大道妙一。有レ志未レ果。故著二此書一。廼依二老子之正意一。以述二長生治國戰勝之要道一。凡七篇。名曰二道學正要一。學二大道一者。幸閱二此書一。則長生久視之秘術。富國安民之要道。思過レ半矣。或曰。周孔之道。禮樂爲レ要。黃老之道。無爲爲レ常。今視二此書一。三寶施レ民云者。似レ不二無爲一。何也。曰天何爲哉。無爲而成。是天道也。惡レ盈好レ謙。是人性也。老子遠法二天道一。近取二人性一。以立レ敎耳。黃帝書云。立二天之道一。以定レ人也。老子云。天之道。利而不レ害。聖人之道。爲而不レ爭。又云。聖人爲而不レ時。又云。爲二無爲一。則無レ不レ治矣。由レ是觀レ之。老子之道。非レ不レ爲也。唯法二自然一。不二敢爲一。故曰二無爲一而已。或曰。古道者云。知爲二身毒一。今視二此書一。以レ知レ人爲二國家第一義一者。似レ專二用知一。何也。曰。老子唯去二妄識一。何去レ知爲。老子云。我有二三寶一。持而寶レ之。又云。天下有レ始。爲二天下母一。既知二其母一。又知二其子一。既知二其子一。復守二其母一。沒レ

也。又太極只在㆓陰陽之中㆒。理氣混而爲㆑一也。畢竟太極與㆓陰陽㆒。則不二而二也。釋氏所㆑謂二而不二。常同常別者。是也。列子所㆑謂不生不化者。指㆑理而言也。生化者氣也。林氏註云。不生不化造化也者謬矣。

理一分殊者。六經未㆑見。起㆓於宋儒㆒。其義則就㆓形而上下㆒立㆑言。此理一即常同不二也。分殊即常別而二也。

義學有㆓六即者㆒。釋曰。理一故名㆑即。事異故名㆑六。此亦理一分殊也。釋氏有㆓即相離之言㆒。又云。相待絕待也。相待離之義。絕待即之義矣。易所㆑謂形而上㆓謂之道㆒。形而下謂㆓之器㆒。就㆓相離邊㆒言㆑之。

程子曰。道亦器。器亦道。就㆓相即邊㆒言㆑之。

理一分殊者。本是釋氏一法二義之說也。所㆑謂一法有㆓二義㆒者。一法即眞如也。二義謂㆔不變與㆓隨緣㆒也。法譬㆓之金㆒。義譬㆓之環釧椀盞種種器物㆒。譬如㆘用㆑金造㆑器。雖㆑有㆓種種之形㆒。其體即金也㆖。法亦然矣。心即法也。性名㆓不變㆒。相名㆓隨緣㆒。性相皆是一心之義也。詳出㆓唐法藏金師子章㆒。法藏即賢首大師也。

喙囈錄 終

佛書云。若謂四大之性。不下與二四大一和合上。此即偏二於自然一。墮二常見一。以知二不變一。而不レ知二隨緣一。故若四大之性。實與二四大一和合。此即偏二於因緣一。墮二斷見一。以下知二隨緣一而不上レ知二不變一故。予謂四大之性不下與二四大一和合上者。理氣判然爲二二物一也。四大之性。與二四大一和合者。理氣混然爲二一物一也。所レ謂性即理。四大即氣也。可レ見宋儒之理學。本出二於釋氏一。自然生者。是老子虛無自然之道也。因緣生者。儒者理氣妙合之說也。周子所レ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成。所レ謂無極之眞。即四大之性也。陰陽五行。即四大也。佛書云。因緣者。因謂二種子一。緣謂二助發一。因緣和合。生二一切法一。是也。

程子曰。心之體。即寂然不レ動。心之用。即感通二天下之故一。予謂寂然不動者。即不變眞如也。感通者。隨緣眞如也。荊溪曰。不變故名レ性。隨緣故名レ心。是也。又曰。眞如是萬法。由二不變一故。萬法是眞如。由二隨緣一故。又曰。隨緣不變。一念寂照也。所レ言寂者不變。照者隨緣也。寂照與二寂感一。即是眼目異名耳。西天外道有二二種一。一者常見。二者斷見也。常見之所レ言。以二渾沌溟涬之處一。非色非空者。名爲二冥諦一。或云冥性。或云自性。計以爲レ常。第二十五諦。名爲二神我一。謂身中有二一神我一。常在二不滅一。處々受生。其體常住不壞。爲二涅槃一。貴賤常定。貧富常分。如レ此之計。名二常見一也。斷見之所レ言。萬法依二四大和合一生。因緣離散。則萬法皆無也。人死歸レ氣。更不レ受レ生等。如レ是之計。名爲二斷見一。莊子所レ云。人之生。氣之聚爲レ生。氣散爲レ死者。亦此之類歟。

蔡節齋曰。謂陰陽之外。別有二太極一。常爲二陰陽主者一。固爲レ陷二列子不生不化之謬一。而獨執二夫太極一。只在二陰陽之中一。說者則又失二其樞紐根柢之所爲一。予謂爲三陰陽之外別有二太極一者。是理氣判而爲レ二

禪宗自二迦葉一至二達磨一。二十八祖。爲二正傳一。義學迦葉至二師子一二十四祖。爲二正傳一。義學依二付法藏經一爲二系脉一。禪宗以二別傳相承一爲二系脉一。因教禪爲二爭論一。起二於此一。

禪宗所レ謂拈華微笑。出二于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一。蓋此經不レ載二經目一。故義學者以爲二僞經一。不二肯信一レ之。宋王荆公明宋景宋景濂親見レ之不レ知果然否。禪有レ二。謂如來禪與二祖師禪一也。如來禪見二楞伽經一。云。愚夫禪。觀察禪。眞如禪。如來禪。而前四外道及三乘之禪。但以二如來禪一爲二究竟一也。祖師者。傳燈錄云。傳法諸祖。初以二三乘教一。乘兼レ行。後達磨祖單傳二心印一。破レ執顯レ宗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無業和尙云。祖師觀二此土衆生一。有二大乘根器一。單傳二心印一。楞伽山頂經云。菩薩有二二種道一。一方便道。二般若道。智度論云。佛法有二二種道一。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薩婆多毘尼云。佛法有二二柱一。能持二佛法一。謂坐禪學問。此三藏皆分爲レ二矣。

儒者亦有レ二。經濟之學。性理之學也。漢唐諸儒論二經濟一。宋儒極談二性理一。判然爲レ二。在二聖人一爲レ一。明文震孟亦論レ之。

据下道二問學一之說上者。斥二易簡一以爲二禪寂一。据下尊二德性一之說上者。斥二博文一以爲二支離一。宋迄レ于レ明。天下之儒皆分爲二此二派一。象山之學出二於禪人一。皆知レ之。考亭之學出二於義學一。人未レ知レ之。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レ形二有無之間一者幾也。予謂此與二釋氏之三諦者一。言異旨同也。誠即空也。神即假也。幾即中也。荆溪曰。一念無相。謂二之空一。無二物不一レ備。謂二之假一。非レ一非レ異。二之中一。此與二周子之言一同談矣。宋儒之學出レ自二周子一。後學者之言皆祖二尙之一。

經云。願作ニ心師一不レ師ニ於心一。此心字指ニ妄心一也。師者眞心也。眞心妄心。猶ニ人心道心一。言使三人心常聽ニ命於道心一。正與レ此同。

儒者對ニ於義學論一。老莊對ニ於禪宗論一。其道淺深。自當ニ分明一。失ニ於敵對一。其言不レ中。語而未レ詳。

宋吳克己與ニ喩貢元一書曰。獨關洛諸賢。與ニ胡氏父子一。頗嘗出ニ入釋氏一。而不レ信レ之。然考ニ其所ニ與辨明一。而謂ニ之詖淫邪道一者。亦不レ過レ指ニ禪宗單傳之學一而已。夫釋氏之有ニ禪宗一。猶ニ吾儒之有ニ老莊一。又宋黃震日抄曰。愚平生謂ニ禪學一爲ニ異端之異端一。鑿空無レ據自號ニ敎外一。先儒之言已如レ此。余言非ニ臆斷一。佛學入ニ中國一來。凡分爲レ二。一者義學。謂天臺賢首慈恩等是也。二者參學。梁達磨以來曹溪門下之禪是也。天台立ニ四敎一。賢首立ニ五敎一。慈恩立ニ三敎一。禪宗分ニ二派一。南能北秀是也。北宗終失ニ其傳一。南宗下分爲ニ五家一。臨濟曹洞雲門潙仰法眼是也。今但存ニ臨濟曹洞二派一。

西域義學有ニ二宗一。法性與ニ法相一也。法性宗者。龍樹遠承ニ文殊一立レ宗。天台賢首等依レ之。法相宗者。天親遠承ニ彌勒一。玄奘慈恩所レ傳之宗也。

或曰。義學與ニ禪學一。同出ニ於佛一。而甚有ニ徑庭一。何哉。曰。義學者依ニ經論一立レ宗。所レ謂下學而上達者也。禪學者敎外別傳立宗。猶レ云ニ道レ可道非ニ常道一也。

禪宗謂不レ立ニ文字一。又謂十二部經。總是文字。義學謂文字即解脫。又謂文字者法身之氣命也。

禪宗謂本來無一物。義學謂一心具ニ十法界一。禪宗謂一超直入ニ如來地一。義學謂經ニ歷三賢十聖之位一。始至ニ妙覺地一。

子之敎。永明壽禪師宗鏡錄云。周易爲眞玄。老子爲虛玄。莊子爲談玄。儒道之三玄也。

唐陸德明音釋五經。受學周弘正。弘正善談佛理。嗣法天台智者。唐高祖召博士。徐文遠講論語孝經。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善各講其書。德明隨方立義。偏折其要。蓋六朝迨隋唐。儒者皆會於三敎。極嘉博辨。老氏用虛字。釋子用空字。察齋曰。虛與空不同。空者無所有也。虛則有冲通意。

釋氏以形而下者。名爲色。以形而上者。名爲空。而有三十一色法。以青黃赤白等爲顯色。以長短方圓麤細高下等爲形色。以取捨屈伸行住坐臥爲表色。至其說理。則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又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形而上也。余謂此言亦色即是空之意。朱子曰。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此釋氏似說中字。

佛書中多用如字空字。讀者多謬解。天台法華疏云。如名不異。即空之義也。又空者。大乘義章云。所言空者。理之別目。理絕衆相。故名爲空。讀朱子觀心說曰。釋氏以心求心。猶以目視目。其機危。夫釋氏觀心。義學者能論之。其所言。觀有二。能觀所觀也。能觀之智者心也。所觀之境者理也。此以心求理。猶致知格物也。修三觀破三惑。斯謂之觀心。

觀者。本是出於道家。又曰淵曰滀。是也。釋氏止是籍文字耳。蓋釋氏觀心之說。始於經云修攝其心。

以心求心猶以心傳心也。以心傳心。是禪之宗旨。未聞禪門有觀心。禪門指義學爲第二義。不掛齒牙。

器一爲レ執。而遺二失形而上者一。皆不レ知レ理之言。非二聖人之正道一也。胡氏能折二衷二家一。然不レ如三釋氏立二三諦一也。

仁王經云。我說二一切法不一レ出二三諦一。言二三諦一者。一者假諦。亦云二俗諦一。即有也。實也。二者空諦。亦云二眞諦一。即無也。虛也。三者中道諦。亦名二第一義諦一。即非有非無非實非虛也。唐荊溪尊者云。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諦者。統二一切法一。眞諦者。泯二一切法一。俗諦者。立二一切法一。心性不レ動。假立二中名一。亡二泯三千一。假立二假稱一。雖レ亡而存。假立二假號一。又云。一念无相。謂二之空一。法無レ不レ備。謂二之假一。非レ一非レ異。謂二之中一。其語二道體一。如レ此悉矣。

儒曰二太極一。釋曰二眞如一。皆指レ理言。獨老子曰。有レ物混成。先二天地一。不下敢指二其名一而言上。有物二字。甚有レ味。或曰。老子以レ無爲レ宗。故不レ欲下指レ名言上。晉僧羅什註二老子一云。妙理常存。故曰二有物一。萬道不レ能レ分。故曰二混成一。余謂有物者太極也。混成者無極也。猶レ言二太極而無極一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則萬象森然。不レ可レ謂二之無一。太極本無極。則冲漠無朕。不レ可レ謂二之有一。又曰。不レ言二無極一。則太極同二於一物一。而不レ足三以爲二萬化根本一。不レ言二太極一。則無極論二於虛寂一。而不レ能以爲二萬化根本一。此釋氏常所レ談。執レ有者名二常見一。執レ無者名二斷見一。斷常二見。則外道之所レ計。非二正見一也。朱子之言。除二二見之病一矣。

隋天台智者云。四眼二智萬象森。佛眼種智眞空妙寂。蓋四眼二智則用。佛眼種智則躰也。躰即如二鑑空一。用即如二影像一。唐周弘正立二三玄一。一曰有玄。即用孔之敎。二曰無玄。老子之敎。三曰亦有亦無之玄。莊

七曜右旋之說一。九執者。日月五星及羅計也。或曰。釋氏論二天地一甚荒唐。抑又有二說通一乎。曰。佛書所レ云。本出二於西域婆羅門學一。佛隨二順世情一。故說二此法一。蓋佛出世前七八百年。有二二天三仙外道者一。造二四韋陀論一。明二天地建立之義一。佛書所レ載。皆是在二中華黃帝堯舜之代一。天文地理未二精密一。及二後世一。推レ步占レ候。愈加二其詳一。佛去レ世距レ今二千餘載。其在レ世也古矣。粗畧淺膚。可二想見一。如二近代天竺一。恐有二精レ曆者出一。亦未レ可レ知。

隋書經籍志。有二婆羅門書一卷一。唐章安涅槃會疏云。婆羅門。此云二淨行一。儒者之類。

佛法治二心病一。置二之廟堂之上一。處二天下之政一。則不可也。東坡已言レ之。吾亦深信二此言一。

或曰。經云。一切世間本是佛法。又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二正法一。既如二斯說一。似レ無二世出世之別一。曰。此是達人大觀境界。到レ此何論二眞俗一。

釋氏所レ謂世間法出世間法者。猶二莊子所レ謂方內方外一也。又謂有爲無爲有漏無漏。皆是也。

覇者之道有爲也。王者之道無爲也。

老莊之學。以二二帝三王之道一爲二有爲一。故其言曰。大道廢有二仁義一。如三其所二崇尙一。則鴻荒之世。不レ治而化。不レ言而信。以レ此爲二無爲一也。

楊子雲曰。鴻荒之世。聖人惡レ之。說者謂。惡下其與二禽獸一同上。此是實儒者之言也。

魏時何晏等立レ論。以二天地萬物一。皆以二無爲本一。王衍等愛二重之一。皆善淸談。裴頠著二崇有論一。不レ能レ救。至レ宋致堂胡氏論レ之曰。何晏之論見レ無。遂以レ虛爲レ宗。而遺二失形而下者一。頠之論見レ有。遂以二形

眞論眞言論。自古儒佛學者。爭論其道優劣。而雖釋氏之徒。於孔子之言。未有間然者。可知孔子爲萬世之師表。至佛氏之言。隨機說法。抑揚甚。有不互相信者。如氷炭不相入焉。近世僧家爲喪家之奴。甚可怪。背違佛制。莫大於此。

佛法有戒定慧三學。近世之人。既非其器。至於兼學。難能之。但不論優劣。則可而已。

近世佛學者。謂當今末法。後五百歲之時。不能修三學。縱有修之者。有名無實耳。其言固然。雖然。爲人天師。扶持正法者。不可出此言。所謂父不嚴則子不孝。寔可誡。設假修三學者。不至入惡趣。

謂。三學者。曰戒。曰定。曰慧。戒即律宗也。定即禪宗也。慧即義學也。定即心學也。

居敬即定學也。究理即慧學也。以體用事理釋道德仁義字者。宋儒之前吾未之聞矣。

六經所謂上帝者。北辰也。漢儒釋經。皆云爾。後世儒者云上帝指天理者。非三代之遺意也。明葛屺瞻亦論之。

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謂天如磨盤。北極如樁子。即天軸不動之處也。是所以爲主宰也。書云。璿璣玉衡。司馬遷曰。北斗七星也。劉向曰。北辰也。蔡邕王蕃等以爲測天之器。

天左旋。七曜右旋。見於黃帝內經。其言尚矣。漢唐諸儒治經者皆因之。至宋橫渠張氏。始言天與七曜俱左旋。至明高皇帝。推測天象知其謬。勅改訂蔡氏書傳。

宋儒以七曜左旋爲順算。七曜右旋爲逆算。蔡季通云。西域九執曆却是逆算。由是觀之。西域有

唫囈錄

德性之學似二參禪一。問學之學似二義學一。又謂德性之學如二宗通一。問學之學如二說通一也。

宗通說通出二于楞伽經一。蓋宗說兼通者。所レ謂法將也。至二其圓融一。則唯佛能レ之。

德性問學出二於中庸一。子思之一言。統二攝二氏之學一。至二其極致一。唯聖人能レ之。

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蓋老子是無名之敎。孔子是有名之敎也。孔安國曰。三皇之道。謂二之大道一。五帝之道。謂二之常道一。此言蓋有レ所レ本。

禪者無言之敎。義學者有言之敎也。圭峯宗密曰。佛心謂二之禪一。佛口謂二之敎一。佛豈心口相違哉。語云。依レ經解レ義。三世佛寃。離二經一字一。如二同魔說一。上句出二像法決疑經一。下句出二涅槃一也。義學訶禪門據二下句一。禪宗訶義學據二上句一也。

唐宋之間。出レ敎入レ禪者儘多。至二元明一。出レ禪入レ敎者夥矣。儒者亦有二似レ之者一。宋元時。伊洛之學盛行二中國一。至二明儒一。則辯二駁宋人一者多矣。晋宋時。義學者如二遠法師肇法師一。一向藉二老莊文字一。解二釋經論一。由レ是老莊與二佛氏一。其旨趣未二分曉一。厥後至レ如二天台賢首慈恩之敎一。不レ藉二老莊一。平易說レ經。故其義甚分明。禪字从レ單从レ示。即單傳眞示之義也。此乃杜撰之甚。梵云二禪那一。此云二靜慮一。靜慮二字出二於大學一也。

孫季昭曰。六經無二眞字一。釋氏之書專用二眞字一。又宋儒亦多用二眞字一。蓋眞字本出二道經一。黄帝之書。有二天

老莊學派の部

喩囈錄序

今之稱儒者。皆宋儒之流。不知前有漢唐諸儒。後有明儒。而偏囿於宋儒。將謂得周孔之骨髓也。當此時。未見治六經爲經濟之用者。又若釋氏。本出天竺。今之學者。不知竺土之俗。所以不解佛書。夫竺土有二法。一婆羅門。二瞿曇。而婆羅門乃世間法。猶中國之儒者。佛氏即出世間法。猶中國之有道家也。而學者混以爲一。且謂此土以爲閻浮提之所攝。抑不知閻浮提者。爲南印度一方之名。世人不深考之過。類如此。至若道家者。猶此方之神道也。上肇泰皇。中創黄帝。下傳老君。而醫卜圖讖符籙呪術種種法攝之。如其道德南華諸篇。乃是道家之理學也。此方自古無傳此道者。故未有治之者。宋景文公謂青牛不度東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是也。嗚呼。淺識寡聞之輩。徒知三敎之名。而不知三敎之旨。蓋以三敎爲一家者。獨在達人大觀之上而能之。在學者所不及也。吾爲此說者。不必強會三敎爲一。蓋欲使學者務必虛心讀書。以得其眞焉耳。苟不虛心。則未免偏頗。少有偏頗。則雖讀五車二酉之書。壅塞不通。徒勞精神。其於眞也愈遠矣。且雖三敎自宗之人。各立門庭。研究其道。而不虛心。唯所宗是拘。則豈能得窺大道之指歸哉。予不顧譾劣。聊指其瑕疵。以告同志云。

時享保甲辰冬至日

盧草拙識

則行₂於日用間₁。而莫ᴸ有₂凝滯₁焉。何憤₂時世₁。何誹₂時政₁。可₂樂以行₁焉。豈不₂眞之大道₁乎。

二宮先生語錄卷四終

無息流抵一。不二償還一則附二之弃捐一。不レ如レ此。則不三以足二興レ國安一レ民也。

躰二認助貸之理一。出二餘財一以加二之我資金一者。名レ之曰二加入金一。其爲レ德也誠大矣。何則或伐二竹木一。或釁二不急什器一。或爲二漁獵一。諸所レ得之金。一加二入之一。則向後不レ伐レ竹木一。不レ釁二什器一。不レ爲二漁獵一。與二資金一共旋回。濟二救貧民一。其德無レ窮矣。凡天下之物。一物爲二一用一耳。獨此助貸金爲二一萬世之用一。假令漁獵殺レ生。亦有下永世被二其德一者上。豈不二絕妙之良法一乎。

草榮二於沃土一。水聚二於卑地一。人歸二於有益一。是自然之勢也。我助貸法之爲二有益一也大矣。故當商及子錢家存二於世一。豈可レ莫下不レ請二助貸一者上哉。

人嗜レ米。馬嗜レ草。猫嗜レ鼠。蛇嗜レ蛙。何則人生二於米一。馬生二於草一。猫生二於鼠一。蛇生二於蛙一也。以二肉眼一見レ之。則猫食レ鼠。蛇吞レ蛙。以二心眼一見レ之。則鼠化爲レ猫。蛙化爲レ蛇。本是同類。同類相嗜。猶二火加レ火水加一レ水也。

自レ古以來。雖レ多二英豪俊傑一。而成二治國安民之功一者。蓋鮮矣。或覺二道躰高妙一。則厭二塵世一。　二閑寂一。以終レ身者有矣。或欲レ興二事業一。而不レ如レ意。則憤二時世一。弄二詩歌一。以送レ生者有矣。或欲二進取一。而不レ能レ進。則誹二時政一。耽二飲酒一。以沒レ世者有矣。是皆其才有レ餘。而無レ益二於治國安民一也。豈可レ不レ惜哉。故余創二設治國安民之法一。邦君用レ之。則可レ行二諸封內一。可レ施二諸民人一。邦君不レ用レ之。則可レ施二諸朋友親戚之間一。無レ位則行二於無一レ位。無レ祿則施二於無一レ祿。在レ市則行二於市一。在レ野則施二於野一。凡有二血氣一者。莫レ不二尊信一焉。故自二王侯一至二士庶百工神官佛徒一。苟有二用レ之者一。

分度立。則澤及二衆庶一。其福無レ極矣。分度不レ立。則害及二衆庶一。其禍無レ極矣。富者。人之所レ欲也。然爲レ人則招レ福。爲レ己則招レ禍。貨財亦然。散則招レ福。聚則招レ禍。順レ理得レ道者得レ福。逆理失レ道者得レ禍。禍福畢竟在二於理之順逆一。道之得失一也已。禍福豈其二哉。

人各盡二力其職一。則貨財盈レ倉。其屋必潤。苟如レ此。則雖レ住二深山一。而肩販不レ招而來。日用莫レ不レ如レ意焉。可レ謂三海魚亦上二山頂一矣。豈夫可レ不レ盡二力其職一哉。

國家之衰癈。在三於君民交征レ利也。君不レ愛レ民。民不レ敬レ君。唯貪二賦税一。唯逞二逋租一。君民各失二其職一。貪與レ逞。兩無レ所レ得。而民窮君衰矣。夫馮レ河者。解レ衣而入。則何有二溺沒之患一。君以二正租一制二國用一。民勤レ農以致二正租一。君民各盡二其職一。則何有二衰廢之患一。

爭論之生。在レ不レ定二其居處一也。居二熱地一者喜二淸凉一。是非レ好二淸凉一。居二熱地一故也。居二寒地一者喜二溫暖一。是非レ好二溫暖一。居二寒地一故也。苟定二其居處一。則何爭論之有。

欲レ行二我助貸法一者。自レ非下如二父母育一レ兒。不レ關二損益一。以二興レ國安一レ民爲レ德者上。則不レ能也。夫父母育レ兒。不レ關二損益一。只願二子孫相續一焉耳。故我助貸之道。不下以二資金之增一爲上レ德。以二貸額之多一爲レ功也。元資百金。助貸旋回。及二一周度一。則貸額通計至二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五金一。是資金不レ增不レ減。而與二國安一レ民之功居レ多焉。與下太陽生二育萬物一終古一輪上一般。所レ謂敬二一人一而千万人說。所レ敬者寡。而說者衆。是也。余嘗觀二世之子錢家一。起レ債而劵主不レ應。則訟二之官一。官裁必爲二無息流抵一。乃雖下假二官裁一責中之。而劵主失踪。至レ無レ如二之何一。遂附二之弃捐一。余故致二終於始一。以爲二

篤實勵精之良民一也。今措二放逸無賴之貧民一。而任二其離散亡滅一。是我法之秘訣也。何則悔悟改心歸二善良一。則與レ之以二田宅一也。是所下以不レ能レ懷レ怨。又不上レ能レ不レ歸二善良一也。

我之設二興國安民法一也。表裏精粗。莫レ有レ不レ盡焉。故治亂盛衰。禍福古凶。善惡邪正。皆可二通而行一之矣。譬如乙助貸法有下不二償還一者上。有二棄捐之道一而存甲也。是其資金固分二棄捐一故也。爲二賭博一者。勝則得レ錢。敗則失レ錢。至二于甚一。則脫レ衣償レ之。行二我興國安民法一者功成則貪レ賞。功不レ成。亦欲レ全二位祿一。豈不レ謬乎。苟功不レ成。則速致二位祿一而去可也。傳曰。謀二人之邦邑一。危レ之則亡レ之。不二亦宜一乎。

人之肥瘠。得二其中一爲レ分。過レ分爲レ患。家道亦然。得二其中一而守レ之。則日優且安矣。苟如レ此。則爲二後昆一植レ木而生二育之一。亦足二以樂一焉。若夫失レ分。則伐二祖先所レ植大木一。以鬻レ之。亦日窮且窘矣。苟如レ此。則遑レ恤二後昆一耶。分之守失。可レ不レ愼哉。

釋迦去二儲位一。濟二度衆生一。遺二法於萬世一。其功大矣。雖レ然。是可レ行二諸一人一。而不レ可レ行二諸一村一。何也。一村之民出レ家。而不レ務レ農。則不レ可二一日立一也。我法則不レ然。在下於各定二吾分一。而讓二分外一。推中之貧者上焉。故一村之民免二飢寒一。足下以保二其家一樂中其生上也。是可レ行二諸天下一。况於二一村一乎。

禍福一也。或爲レ福或爲レ禍。譬二之水田一。有レ畔則土壤肥。而苗長秋穫多。是非レ福乎。無レ畔則土壤荒。而苗瘦秋穫少。是非レ禍乎。均是土壤也。有レ畔則爲レ福。爲レ畔則無レ福。我法亦然。分度畔也。

人一。則其行彷二彿乎聖賢如來。而不レ用二心於救恤一。可レ惜矣。教化陵夷。風俗頽敗。亦可レ嘆也耳。人之死骨。頭與レ脛不二腐朽一。永存二於土中一焉。夫頭者在レ上。常冒二寒熱一。脛者在レ下。常任二勞力一。生日勞者。死而不レ朽。有二至理一而存焉。皇朝世祚與二天地一無レ窮者。經二營天下一。撫二安萬姓一。有二大勳勞一也。蓋氣類之養レ生。與二草木一一般。何足二以貴一。其死而有レ命。爲レ貴而已矣。神聖設レ法治二天下一。身死而名不レ朽。其法永存。衆庶沐レ澤。是與二神聖今尚在一レ世一般。此謂二死而有一レ命也。今夫勤儉讓二餘財一。以行二我法一。殖二天祿一福二子孫一。其德永存。其澤及レ衆。而其名不レ朽。是死而有レ命也。豈可レ不レ勉哉。若夫懶惰放逸。以奪二他財一。則縮二天祿一禍二子孫一。身生而無レ名。是生日既無レ命也。則至レ亡レ身絕レ後。豈可レ不レ戒哉。

天地固無二增減一。故無二生滅一。禍福吉凶有二增減一。唯夫循環也耳。猶二鷄產一レ卵。卵爲レ鷇。鷇爲レ鷄。鷄又產レ卵。一日無レ止。聖人生二於無二增減一之天地間上。而立二人道一。以爲二增減一。故人之爲レ道也。惰則減。勤則增。不二耕耘一。則百穀不レ登。不二蠶織一。則衣服不レ成。不二構營一。則家屋不レ就。故在二於斯世一者。焉得レ不レ勤哉。

旱魃爲レ虐。當二是之時一。加州侯爲二百萬封境一祈レ雨。小農爲二數畝田園一禱レ雨。矣三大小貴賤如二霄壤一。而至三於至誠通二乎天一。則一也。何則蒼天安有三辨二別大小貴賤一。若三有辨二別之一。措二小農之禱一。而允二加州侯之祈一。則焉能爲レ旱。焉能爲レ雨。苟行二我道一者。宜三躰二認斯理一。

與二復衰邑一也。擧二篤實勵精之良民一。大表二旌之一。爲二一邑模範一。以馴三致乎放逸無賴之貧民一。遂化爲二

樹木之仆者。幹朽根腐也。藩籬之壞者。材朽索腐也。一旦風起則仆。則壞。豈有下欲レ仆二斯樹一壞中斯籬上之風下哉。朽樹腐籬。雖レ無レ風。而自仆自壞。必矣。國家之亡滅。亦然。人謂二之災禍一。非二災禍一也。君臣失レ道。自招二亡滅一也耳。可レ不レ思耶。

我法可レ施二之草木一。則才鋒舌刄不レ足レ用也。何則才鋒舌刄。可二以驚一レ人。而不レ可レ欺二草木一也。夫五穀九菜。糞レ之則榮。不レ糞則衰。假令才鋒舌刄如二蘇張一。不二耕耘培養一。則五穀九菜不レ榮也。故我法不レ貴二才鋒舌刄一。唯推レ誠爲レ貴。誠之爲レ字。言成也。言猶レ華。成猶レ實。要レ之。在レ專務二實行一也耳。

邵子以二一元一爲二天地一終之數一。余嘗欲下刻二經書於大石一。遺中諸天地一終之後上焉。今熟思レ之。是無レ益也。大石存レ形。則天地不二混沌一也。大地巖石融散。悉爲二泥水一。而後期二天地再造之功一。譬三之改二鑄鍋釜一。蹈鞴以爲二沸湯一。而後期二鍋釜改鑄之功一。古鍋存レ形。則新鍋不レ成。豈正鍋釜而已哉。人亦然。男女蹈鞴以鑄レ之。豈止レ人而已哉。天地亦然。陰陽蹈鞴。以鑄レ之。鍋也。人也。天地也。其理一也。

下館封內有二一農夫一。氣質鄙吝。逞レ欲積レ財。不レ救二他人之貧一。不レ恤二他人之窮一。爲三隣里鄉黨所二怨望一。而不二敢介一レ意。其行蓋可レ惡也。雖レ然。於二力農一則封內無比。耕耘灌培。播種收穫。不レ違二其時一。春刈二嫩草一。秋箍二落葉一。夙興夜寐。不レ避二暑熱寒凍一。孜々勤勉。無二敢有一レ懈焉。使二聖賢爲一レ農。亦豈過レ之哉。怠則貧。勤則富。其知レ之。雖二如來一。亦豈過レ之哉。若夫推二此理一。而施二之於

涅槃岸ニ矣。

陰陽相須而行者。天地之常道也。故萬物莫下不レ須ニ陰陽一者上焉。人之行也。兩脚相須。尺蠖之步也。屈伸相須。蛇之匍也。羊腸相須。席子及布帛之微。亦表裏相須。豈有下萬物不レ須ニ陰陽一者上哉。

孔子見ニ我報德現量鏡一。則必當ニ歎稱一矣。何則雖ニ五錢十錢之微一。而出下於菲ニ飲食一惡ニ衣服一卑中宮室而爲ニ窮民救助荒蕪開墾道橋修繕家屋營造之資上也。豈非レ無ニ間然一乎。

孔子曰。天下之民歸レ心焉。浪華鴻池氏之爲ニ富商一也。雖下不レ見ニ其大厦一者上。雖下不レ假ニ一金一者上。而信ニ其爲ニ富商一焉。此之謂レ歸レ心也。閔子騫之孝亦然。

報德助貸有ニ二法一。其一。資金一百。年々歲々。助貸旋回耳。蕪田辟。廢家復。衰邑興。而資金不レ增不レ減。是猶下太古開闢之始。大地如ニ巖山平砂一。雖レ不レ生ニ一物一。而太陽所レ照。萬物以レ漸生。遂致中豐饒上也。其二。資金一百。助貸旋回。蕪田辟。廢家復。衰邑興。報德之資至ニ增倍一。是猶ニ當今太陽所レ照。百穀生。草木茂。禽獸殖。益致ニ豐富一也。然則如ニ太陽終古無ニ一日不一レ照。助貸旋回不レ止。則雖ニ廢衰既極一。而必奏ニ興復之功一。生ニ報德金一也無レ疑。

助貸金額。流抵繳納。或五年。或七年。或十年。還了之後。繳ニ納流抵一歲之額一。以報ニ其德一。名レ之曰ニ報德金一。苟報レ德。則借ニ十金一而報ニ百金一。亦可也。躰ニ認助貸之德一。出ニ餘財一補ニ資金一者。名レ之曰ニ加入金一。但後日隨ニ請求一還レ之。報德金如レ婦。婦有ニ大歸之患一。孫雖ニ婦所レ生。而無ニ決絕之憂一。故報德金爲レ重。

佛矣。堯舜非レ欲レ聖而聖矣。釋迦非レ欲レ佛而佛矣。東照公亦然。數敗數走。終至レ無二抗衡者一。是非レ欲二天下一。而天下歸レ之矣。

孔子所三以每稱二堯舜一者。爲二道不一レ行也。道行。則不三必稱二堯舜一。猶下今日嚴寒。故稱二昨日溫暖一。今日酷熱。故稱中昨日清涼上也。又猶下輪夫不レ得二酒錢一。故稱中前日得レ之也。

小田原封內曾比村前里正以二奸惡一虐二村民一。故擧村困窮。不レ聊二其生一。是所レ謂桀紂帥二天下一以レ暴而民從レ之也。後里正以二良善一行二我道一。還二了村債六千金一。擧村安富。樂二其生一矣。是所レ謂堯舜帥二天下一以レ仁。而民從レ之也。聖主里正。貴賤霄壤。其名雖レ異。而其理一也。夫唯其名異。故不レ知三我法爲二聖人之道一也。夫我法者。聖經之實行也。雖レ讀二聖經一。而不レ行二其實一。則不レ能レ知二其味一焉。譬如下徒得レ讀二柿字一。而不レ食二其實一。故不上レ能レ知二其味一也。又猶下隣家有二招飲一。而不レ赴則無レ知二其酒肴之味一也。曾比村後里正者。實二行之一。而知二其味一者也。我弱冠欲下平二函嶺一安中行旅一。今創二設我法一。以濟二救衆庶一。其功豈平二函嶺一之比哉。其味安二行旅一之比哉。

我大數現量鏡者。其圖則皆同矣。而附二之數字一。則其差大也。若除二數字一。則從レ一至二大數一無レ異

釋氏所レ謂本末無東西。何處有南北。迷故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是也。

佛經曰。發二菩提心一。赴二涅槃岸一。有二大河於斯一。生二於河東一者。住二於河東一。生二於河西一者。住二於河西一。欲下自二河東一赴中河西上。欲下自二河西一赴中於河東上。此之謂レ發二菩提心一矣。欲レ赴二河西一。而不離二東岸一。欲レ走二河東一。而不レ離二西岸一。則不レ能レ到二彼岸一。死生之理如レ此。苟悟二此理一。此之謂レ赴二

也。不レ定二居處一。而善惡得失。噭噭問レ之。則余答曰レ可之外。豈有二他道一哉。故何因而善。何因而惡。定二其居處一。而後論レ之。則其理明了。奇偶之理。亦判然矣。

春野生二新芽一者。去秋所レ實之種子也。萬理莫レ不レ出二乎此一焉。今日得レ福。在二祖先積善一也。今日遇レ禍。在二祖先積不善一也。譬如二不レ種不レ生。不レ培不一レ茂也。佛氏謂二之過去因緣一。且夫謹敕篤實。或志二于學一。或學而識レ之。亦祖德之余光。非二自己之力一也。萊菔之長。在二培養一也。葉茶之香。在二寒肥一也。今年支二飢寒一養二身命一。在二去歲勤業一也。今日播以食レ之。今日織以衣レ之。自レ古以來。未二之有一也。然則以二自持一爲二自力一者。不二亦過一乎。鹹菹少レ鹽。則不レ能レ保也。萊菔少レ肥。則不レ能レ長也。人無二祖德一。則不レ能二自持一也。萬理皆然。逐レ仲說レ之。殆不レ耐レ煩焉。故賦二春野國詩一。以總二括之一

余奉二君命一。興二野州廢邑一也。墾二荒蕪一。鑿二溝渠一。造二徑路一。架二橋梁一。營二家屋一。作二廐厠一。給二衣服一。班二農器一。賞レ善恤レ窮。撫循敎導。事務百端。費用無レ算。未レ能レ建二考妣墓標一。況於二其他一乎。何則公事急。而無下營二私事一之暇上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レ知。一言以爲二不知一。有レ人責二重任一。勞レ之曰。重乎。答言レ不レ重者。勵精之人也。言レ重者。懶惰之人也。又有レ人。休二於阪路茶店一。其跬步向レ上者。登阪之人也。向レ下者。下阪之人也。是一言一行。可三以知二其勤惰進退一也。

堯舜無レ師。釋迦亦然。思二其所一レ不レ知。務二其所一レ不レ能。千酸萬辛。以愛二恤萬姓一。人稱レ之爲レ聖爲レ

人事困蹙。悉由我而起矣。去我則治。譬如大風激高木發怒號。去高木則靜也。孔子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我法亦然。國君讓而行之。則國民安生。郡主讓而行之。則郡民安生。村長讓而行之。則村民安生。猶堯舜克讓。天下万姓安生樂業也。是之謂所敬者寡。而說者衆。

余嘗見鍛冶。其熱槌者。腰肩手爲一。以震撃。心與槌亦爲一。無有他心焉。二三子學我道。亦如斯。則何患不成哉。

凶歲地震。天變也。其至也天必先知之矣。人不能先知之也。豈止不先知之。不知我分者蓋多矣。歲首五節。冠婚葬祭。爲分外之費。不知負債之生。不知遇逋租之責。不知失田宅。可哀也。若夫究天理。則凶歲地震。亦可知也。况於我分乎。守分節用。則何失田宅之有。

東照公天資柔仁。猶魚餒也。人能容之。豐國公天稟剛勇。猶乾脯也。人不能容之。譬如齧乾脯而吐之。天下僅定而亡矣。我若在當時。忠告善道。以拔去其筋骨。則非東照公所及也。

人之步也。左足止則右足擧。右足止則左足擧。是自然之勢也。絲繩亦然。左須右。右須左。粉團亦然。粉水二力相須而成。故粉力盡則滅。水力盡亦滅矣。天地父母。歲月日時。二至寒暑。壽夭死生之類。皆無不然焉。萬事萬物悉由偶而立。粉團也。繩席也。拏來而可問焉。余詳說其理。然理出於名僧知識開一宗一派之上。二三子恐不能解焉。苟欲問之者。宜先定居處

而生ㇾ葉。濁氣下而生ㇾ根。根葉歸二一種一。一種具二陰陽一。故無二父母一而生焉。居ㇾ地者陰耳。故無二父母一。則不ㇾ能ㇾ生焉。食二地生者一。故着ㇾ地而居。鳥亦然。雖二飛翔一。而勞則息二於地一、獨鷹燕食二於空中一。故在ㇾ空也易。在ㇾ地也難。是皆因ㇾ食者也。

播二稻種一。則生二稻草一、發二稻花一、結二稻實一。一種而爲ㇾ草爲ㇾ花。雖三時異二其形一。而遂歸二一種一。余嘗詠二和歌一、以戒二世人一焉。貪人借二他財一。以飾二居室一。以美二衣服一。以飽二酒食一。恰如二富人一然。不ㇾ日而歸二貧困一。比比皆是也。然對二其人一責二其非一。則反發二憤怨一。故詠二和歌一以戒ㇾ之。使下人不二敢憤怨一。以反求上焉。是猶下不ㇾ用二斧鋸於蟠根錯節一。而掘二無根之地一。則高木遇ㇾ風自仆上矣。

籍二吾君之威一。爲二人所一ㇾ尊。籍二我法之德一。爲二人所一ㇾ敬。無二於己一。而爲二人所二尊敬一。猶下無二物貨一而爲二商賈上。二三子其思ㇾ之。雖二十室之小邑一。而欲ㇾ均二其生計一也難矣。假令輯二其田宅貲財一均ㇾ之。亦不二數年一而貧富分焉。是其人有二强弱勤惰一。其家有二積善積不善一也。譬二之草野一。刈ㇾ之平ㇾ之。亦不二數日一而長短分焉。是其草有二强弱一。其地有二肥瘠一也。若欲ㇾ均ㇾ之。則富者儉ㇾ己以推二餘財一。貧者勤ㇾ己以報二其德一。是之謂二貧富均平一也。

視二芻槽一。則逸馬止。與二米團一則狗慕來。撫摩則猫爲ㇾ睡。澆ㇾ肥則茄多ㇾ實。帥二天下一亦推二此理一耳。

惠與則民服。漁奪則民叛。治亂畢竟在二於與奪一也。

孔子曰。邦有ㇾ道則仕。邦無ㇾ道則可二卷而懷一ㇾ之。是猶二晴日則往ㇾ田耕耘。雨日則在ㇾ家綯ㇾ索也。又曰。進則思ㇾ盡ㇾ忠。退則思ㇾ補ㇾ道。是猶下夏日衝ㇾ炎澆二肥於粟田一。冬日冐ㇾ寒澆中糞於麥畝上也。

不レ得二暫安一。人類亦如レ此。神聖愍レ之。立二讓道一。與二鳥獸一別レ類。何謂二讓道一。推二吾分內一。以讓二之人一也。乃取二二畫間人字一爲二左旁一。以製二仁字一。是推二吾身一居二之天地外一也。則所下以舜禹有二天下一而不上レ與也。

經書說レ仁。似レ不二分明一焉。托レ物說レ之。則分明矣。以二農業一說レ之。則高田以レ灌レ水爲レ仁。低田以レ滿レ水爲レ仁。耘耔除レ草爲レ仁。肥養入レ草爲レ仁。田畔以レ築爲レ仁。溝渠以レ浚爲レ仁。其所レ爲雖レ異。而成二熟稻粱一者。仁也。以二人身一說レ之。則飢渴以レ侑レ食爲レ仁。食傷以レ休レ食爲レ仁。蝮毒以二高腫一爲二不仁一。疸毒以二卑窪一爲二不仁一。其所レ爲雖レ異。而所三以保二安一身一者。卽仁也。

僧親鸞放二於野州一。日詣二某寺一。而說レ法。衆歸レ之。祠官道者惡レ之。欲下要レ路殺上レ之。路有二上下一。要二上路一則來レ自二下路一。要二下路一則去レ自二上路一。世以爲レ得二神通一焉。是不レ然也。山下有レ水。分爲レ二。其一堰二下流一。以便二日用一。故一流緩。一流急。落葉流來。暫止。乃就二急流一。動物國就二緩流一。無レ我則就二急流一。有レ我則就二緩流一。親鸞無レ我者也。故不レ就二殺氣所レ要之路一也。亦何神通之有。

好二富貴一惡二貧賤一。人之情也。然富貴貧賤不レ在レ天。不レ在レ地。又不レ在二國家一。唯在二於人人一心一而已矣。修レ身治レ人者得二富貴一。懶惰而治二於人一者。不レ免二貧賤一。雖二貧賤一而守レ分勤レ業。則得二富貴一也。然則富貴貧賤。畢竟我一心之所二變化一也。故能悟二在レ我之理一。守レ分勤レ業。則免二貧賤一得二富貴一也必矣。

天地者內開闢。猶二南瓜之熟一。今也不レ知下在二案板上一乎否上。是可レ畏已矣。草木者外開闢。乃淸氣上

太陽所レ照。草木百穀生焉。而白花益白。赤花益赤。甘味者益爲レ甘。辛味者益爲レ辛。報德助貸亦然也。其所二循環一。四民各隨二其業一。得二其利一焉。是所下以與二太陽一同中其德上也。

先死譬二之席子一。有二經緯一而席子成矣。其組織也。五分出則五分入。其出也。長者巨。短者細。出爲レ生。入爲レ死。織則爲レ席。敗則爲レ空。佛所レ謂本來無二東西一。何處有二南北一。迷故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是也。佛家書二此語一。付二之死人一。則天魔不レ能レ襲焉。狐狸不レ能レ犯焉。何也。歸二于天魔狸狐以前之空一也。

法之爲レ字。水去也。水之流去。認二其跡一以爲レ法。獸之走去。認二其跡一以爲レ道。有レ水焉。流而後法生。有レ獸焉。走而後道生。故法道一也。神聖所二以設レ法爲一レ道。亦復如レ斯矣。

我利信帳者。本生レ利。而利爲レ本又生レ利。歲々反復。本利增倍。算勘之書也。佛氏說二因果因緣一。然不レ能二眼看一之矣。譬如下力田得レ粟而播上レ之。別得二幾倍一。歲々反復。至二幾千萬倍一。遂非下算勘所上レ及也。故余作二此書一。至二幾千万倍一。亦審二計會一。是眼前見二因果因緣之理一也。

君子好聞二大道一。小人不レ喜レ聞レ之。有レ人適レ市求二物品一。囊中寡レ財。則雖三美品列二肆頭一。而無二覗レ之購一レ之之心一。唯欲下覗二粗品一購上レ之矣。是無レ他。因二囊財多寡一也耳。譬如二薯蕷之蔓長者根必大。根小者蔓必短一也。故對二小人一說二興國安民之大道一。無レ益矣。

古人製二仁字一。蓋有二深意一。右旁二一畫。便是天地也。生二於天地間一者。人類鳥獸虫魚草木。皆謂二之二間一。即人間也。斜二合二一畫一。則爲二人字一。人字在二二一則間。則天人地也。鳥獸虫魚草木。相奪以爲レ活。

爲世之苦辛。莫甚於官租焉。則國恩之大。土德之尊。說諭百端。不入於耳。余於是設一法。以投票擧清貧良民。以報德之貲賠其田租。特爲無稅之田。乃合於求免租之情。故勵精耕耘。盡力灌培。以得秋穫。悟國恩之大。土德之尊。至於以官租不爲苦辛焉。夫勵精耕耘。盡力灌培。則段田產粟增一苞半。蓋易易也耳。若夫遊惰消日。不耕不培。以至於田畔生蘆葦。則亦減一苞半也必矣。苟如斯。則雖無稅。亦何益之有。故曰。國利莫大於勸農焉。

音滿於空。故物觸于物。則生五聲八音。而止則歸于空。猶汲井水。坂之畫料。則爲五色。而棄則歸井水也。且夫聞音以爲各調。謂之迷。見其歸于空。謂之悟。然人不能見之。是無他。有肉眼故也。猶欲見東江之花者。爲荷重任。不能出門戶。以爲無花也。肉眼猶重任。故不能見音也。壽亦然。人生則壽入。死則歸于空。猶造桶容水。桶破則歸于地。音與壽者。開闢以來滿於兩間者也。

人躰成於天地之靈氣矣。故非私物也。然而不知其恩。不念其報。妄擅私欲者。天地必罰之。可不畏乎。可不愼乎。

萬物歸于本。逐鼠則登屋。逐狐則入穴。人集而散也。東來者東歸。西來者西歸。天下豈有一物不歸于本者哉。

報德助貸之貲分棄捐。猶單士分死傷也。劵主家道立。則收償還。家道不立。則附之棄捐。猶軍士戰歿也。旣已分棄與死。何遺憾之有。譬如澆肥於田而遇歉歲。亦不顧其費也。

喜聲一。則事成。鷄遇レ難。則發二悲聲一。是出二於脊一也。報レ時。則發二喜聲一。是出二於腹一也。犬亦然。余以レ此聞二鳥獸之聲一。其悲喜可二以知一也。嘗聞。公治長解二鳥語一。亦何足レ怪哉。

行二我道一者。宜下以二綿衣飲羹一爲中自奉之度上也。道將レ廢之日。助二我身一者。綿衣飯羹耳。是猶三鳥獸於二毛羽一。能護二我身一。其他悉爲レ攻二我之敵一焉。道行之日。如二一盞酒一碟肴一。則雖レ似レ無レ害。而一旦有レ變。則爲レ攻二我之敵一。況於二賄賂買囑一乎。猶三雪後獸蹄不レ可レ蔽。猪鹿遂爲二獵夫所一レ獲也。可レ不レ愼乎。

孔子曰。仁者必有レ勇。勇者不二必有一レ仁。積レ財得レ富也難。得レ富保レ之亦難矣。知レ分守レ之也易。守レ分讓レ之亦易矣。爲二其難一者。勇者之勇也。人不レ服焉。爲二其易一者。仁者之勇也。人服焉。人不レ服焉。雖レ强而不レ能レ成レ事。人服焉。雖レ柔而能成レ事。勇者之勇。譬如二鋼鐵一。强而無レ和。故衆不レ與焉。然而和者流二於柔一。和而不レ流者。中庸之德也。夫熟皮非二自然一。或漬二之水一。或曝二之日一。或擊レ之揉レ之。然後成矣。人不レ學則不レ能レ不レ偏。積二切瑳琢磨之功一。然後中庸之德成矣。且夫婦女子有二才智一者。見下夫婿無狀有中破二家產一之兆上。則欲下收二奩篚一以自去上焉。夫婿善行。則且敬且和。以誓二偕老同穴一。有レ事則去レ之。豈止婦女子。雖二丈夫一亦然。無レ事則稱レ君。有レ事則關レ弓。見二君夫一猶二路人一。不二亦甚一乎。是有レ勇而無レ仁故也。

勸レ農者。國利之大者也。然徒諭レ之。民不二必勸一。何則貧民非レ得二賑救免租一。則不二以爲一レ利。日流二遊惰一。不レ知二秋穫之減一。費二財於飲食一。亦人不レ咎レ之。相共談笑耳。唯缺租之日。爲三官所二叱責一。故以

炬火迫ニ于手一。則可レ棄也。負ニ貨財一而逃レ火。亦逼則可レ拋也。船舶遇ニ颶風一。則可レ伐レ檣也。不レ知ニ此理一者。死而爲ニ迷鬼一焉。

余嘗謂ニ三幣氏一曰。吾子能承ニ順君意一。人臣宜レ背レ君。然吾子徒向レ君承レ意。不レ知ニ爲レ臣之方一。何知ニ其他一。三弊作レ色而去。告ニ之先君一。先君曰。其言恐謬矣。余乃對曰。向レ君承レ意者。妾婦之道也。妾婦無ニ重任一。以ニ向レ君承一レ意爲レ任。老臣則不レ然。以ニ治民一爲レ職。譬ニ之出師一。甲士向レ敵而背レ君。若背レ敵而向レ君。則如何。又譬ニ之象棋一。象棋子背レ王而向レ敵。若背レ敵而向レ王。則如何。衆棋子雖ニ背レ王向一レ敵。不レ遺ニ王意一也。老臣雖ニ背レ君向一レ民。而不レ遺ニ君意一也。三弊氏心服。告ニ之先君一。先君歎曰。信然。余曾咏ニ和歌一曰。從ニ古昔（ムカシヨリ）分人不レ損。取ニ廢物一兮與ニ斯民一。（ヒトノステザルナキモノチヒロヒアツメテタミニアタヘン）先君曰。改レ不レ捐爲レ捐。似レ可。對曰。臣不レ知ニ歌道一。然爲レ損。則狹矣。人之所レ棄者有レ限。人不レ棄レ之不レ取レ之。而廢者無レ限。或荒蕪。或負債。或奢靡。或懶惰。其餘不レ可ニ枚擧一焉。如ニ荒蕪一。則歲失ニ產粟一。欲レ墾レ之。則有ニ地主一而拒焉。是人不レ棄而廢者也。如ニ負債一。則利息諸費。及奔走曠レ日。皆屬ニ徒費一。是又人不レ棄而廢者也。富者之花費。貧者之懶惰。皆同。嗚呼。人世非ニ人棄一レ之。而歸ニ廢棄一者幾許。撫レ之聚レ之。以爲ニ興國安民之資一也。先君歎曰。信然。余數所ニ建白一。每有ニ感歎一。而偶豪ニ質問一者。此二事耳。

或問。人噓則溫。吹則寒。一氣爲レ二。如何。曰。風吹レ天。則寒。吹レ地則溫。吹噓亦然。吹出ニ於背一。故寒。噓出ニ於腹一。故溫。出ニ於腹一者喜聲也。出ニ於背一者悲聲也。世之商議者。發ニ悲聲一。則事不レ成。發ニ

大江一。東北擁ニ大河一。諸州之穢水流入。亦似レ藏レ武焉。且穢水流入者。非ニ穢土一乎。江戸穢土音同。亦可レ謂レ奇。蓋德川氏與ニ武尊一同ニ其蹟一。所ニ以開ニ幕府十有餘世之基一。豈偶然哉。

欲レ擧ニ廢國一者。必使ニ君臣上下隨ニ天分一。以撫ニ貧民一墾ニ荒蕪一。可レ謂ニ大任一矣。夫擔ニ重任一者。有ニ辣痛難レ堪。擔子將レ折。負ニ大任一者。有ニ誹謗蜂起。事業將レ壞。當ニ此時一。極力耐忍。勿ニ必惑一焉。暴風驟雨不レ終レ日。逆變而順至。亦可レ期也。

我道大業也。故行レ之者。宜レ辭ニ位祿一。是所ニ以貴ニ推讓一全ニ成功上也。然其勤ニ大業一。不レ可レ無ニ口糧盤費一。故代レ之以ニ墾田產粟一。或辭レ之。曰。毋下無ニ吾有一。而徒稱中推讓上。與ニ流乞稱ニ斷食一奚異。夫非ニ吾有一而讓易。吾有而讓難。其辭ニ位祿一。爲レ行レ道也。其受ニ墾田一。爲レ勤レ業也。儉ニ其所レ受之口糧盤費一。以推ニ餘財一。是之謂ニ眞之推讓一也。

施ニ我法於廢邑一也。不レ能レ使ニ人勵レ精斥免下貧。何也。懶惰爲ニ痼疾一也。諭戒敎導累レ日。亦無レ益矣。獨施法之後所ニ生長一之兒孫。始可ニ勵レ精免レ貧也。譬如下牽牛花蔓ニ延地上一。雖ニ假作ニ竹籬一。而不レ能レ歸ニ正直一。强矯レ之則折。獨作ニ竹籬一之後所レ長始歸中正直上也。行ニ我道一者。不レ可レ不レ知焉。

上國猶下溫泉之不レ用ニ人力一而每得中溫煖上也。土性膏腴。雖レ不レ用ニ糞肥一。而五穀繁茂。收穫最多。故人民富庶。雖レ遇ニ饑饉一。而莫レ有ニ土地荒蕪國家衰廢之憂一焉。下國猶下浴桶之不レ用ニ人力一則不上レ得ニ溫湯一也。土性瘠薄。不レ用ニ肥養一。則五穀羸衰。收穫甚少。故人民貧乏。偶遇ニ饑饉一。則飢餓離散。不レ免ニ土地荒蕪國家衰廢之患一焉。爲ニ人牧一者。不レ可レ不レ察也。

周子所レ謂大極無極。何也。思慮所レ及。謂二之大極一。思慮所レ不レ及。謂二之無極一。畫家有二遠海無レ波遠山無レ水之法一。是非レ無レ波無レ木。蓋目力不レ及也。無極亦然

佛所レ謂因果。何也。播レ種則結レ實。是也。夫善因有二善果一。惡因有二惡果一。人皆知レ之。然不レ見二於目前一。而見二於數十歲之後一。故人不レ畏レ之。況於二前世因緣一乎。

語曰。謹二權量一。審二法度一。是不三啻治二天下一。又可三以爲二四民治レ家之法一也。士也宜下隨二祿俸之分一。量レ入制レ出。確二定家規一。以守上レ之。農工商亦然。四民各謹二其權量一。審二其法度一。以固守レ之。則可レ保二長久一也。若夫無二權量一無二法度一。則不レ免二亡滅一。豈能保二長久一哉。

天地一也。故萬物歸レ一。草木之發レ花而結レ實者。其所レ歸一焉耳。我方法箒者。究二此理一以記レ之。二三子勿二輕視一。

國家雖レ陷二於衰廢一。而辨二衰時之分一。固守レ之。以行二我道一。則其餘德終可レ及二於天下一也。所レ謂過而世爲二天下之法一。是也。若夫不レ知二其分一。則雖レ有二千萬金一。而尙不レ足。終陷二於衰廢一。不レ免二於亡滅一也。故知レ分而守レ之者。雖レ貧必富矣。所レ謂知足之人。雖レ臥二地上一。猶爲二安樂一。是也。

太陽猶レ扇レ爐。自レ東則西熱。自レ西則東熱。猶二玄冬之烈寒。南風吹則暖氣至。盛夏之酷熱。北風吹則冷氣至一也。

日本武尊東征。凱旋之途。憩二於秩父武甲山一。而藏二武器一焉。故稱二武藏國一云。猶三農夫冒レ雨而出。雨晴則脫二蓑笠一也。德川氏攘レ亂。而後藏二天下武將於江戶一。亦可レ謂二武藏一。且江戶之爲レ地也。南控二

孟献子曰。與三其有二聚斂之臣一。寧有二盜臣一。夫盜臣竊レ財。止二於府庫之財一。聚斂者亡レ民。永世失二其租一。夫亡二一民一。則一民之田荒。而失二一民之租一。亡二一邑之民一。則一邑之田荒。而失二一邑之租一。不下墾二其荒蕪一復中其邑民上。則永失二賦租一。其害豈唯盜臣竊二府庫之財一之比哉。献子之言。不二亦宜一乎

我法之制二分度一也。執二國家盛衰貧富之中一。何謂レ中。曰。有下不レ用二人力一而所二自止一者上焉。以レ絲吊レ玉。左引右去。右引左去。雖二暫時動搖一。而遂有レ所レ止。是自然之中也。衣食寤寐亦然。寒而欲レ衣。不レ能レ襲二十數衣一。餧而欲レ食。不レ能三頓二食數舛一。寢而寐。不レ能レ徹二晝夜一。寤而起亦然。何也。有下自適二身躰一之中上也。且夫雖下年有二寒暑一日有中長短上。而春秋二分。則晝夜等分。寒暑均平。最適二人身一。是又自然之中也。國家之盛衰亦然。盛時如二酷暑一。衰時如二嚴寒一。俱不レ適二人身一。故均二盛衰貧富一。而執二自然之中一。以制二分度一。則足三以爲二萬世之法一矣

欲レ成二大事一者宜三先務二小事一也。欲レ成二大事一。而怠二小事一。憂二其難一レ成。而不レ務レ易レ成者。小人之常也。夫積レ小。則爲レ大矣。萬石之粟。則一粒之積。萬町之田。則一朱之積。萬里之路。則一步之積。九仭之山。則一簣之積也。務二小事一而不レ怠。則大事必成矣。不レ務二小事一而怠者。庸得レ成二大事一乎。

世所レ謂増益者。譬如二器水一然。器傾而増減生。増二于左一則減二于右一。又猶二田圃一然。有二買而増者一。則有二賣而減者一。器水村田。何増減之有。我道者異二於此一。以二鋤鎌一爲二鏁子一。開二無盡藏一。發二太陽所一レ蓄之穀粟一。以養二天民一。其増益無レ窮。豈不二亦大一乎。

孔子曰。克レ己復レ禮。天下歸レ仁焉。私欲生ニ於身一。謂ニ之己一。猶ミ蔓草生ニ於田畝一也。極レ力壓ニ倒私欲一。謂ニ之克一。猶ニ角力制テ勝也。譬ニ之開墾一。克レ己者闢荒也。復レ禮者播種也。天下者。廣言レ之耳。猶言ニ圍荒一也。歸レ仁者。言ミ圍郊皆秀實而爲ニ穀粟一也。

人世者法界也。宜レ嚴ニ法制一焉。物微則易レ制。至ニ稍大一則難レ制。譬如下一點火可ニ手滅テ之。至ニ延燒一。則用ニ衆力一。亦不レ可ニ撲滅一也。頑民犯レ法。亦然。如レ戒ニ不孝一。見ニ其兆一。則急警レ之。可レ使レ不レ至ニ大甚一也。緩レ之而至ニ大不孝一。然後刑レ之。所レ謂慢レ令致レ期者。政家之所レ宜レ戒也。如レ戒ニ惰夫一。草田一二畝。則嚴戒レ之。可レ使ニ速耘一也。若至ニ蔓草一二町一。則惰夫畏服。伍保助レ之。亦不レ能ニ速除一。遂至レ末ニ如之何一。見ニ其可テ成而制レ之。是田畯之所レ宜レ戒也。如レ戒ニ賭博一。里社祭祀得レ錢之時。及閑暇遊樂之日。大誠ニ里正一曰。有下動ニ心於賭博一者。汝探レ之縛レ之。可ニ以告一矣。吏若經ニ賭場一。則陽爲レ不レ知而可レ過焉。何則認ニ賭者一。則不レ得レ不レ縛。縛レ之。不レ得レ不レ罰也。俚歌曰。農夫播レ種。鶯鳥發啄。三而一度。舍レ業可レ逐。其語雖レ如ニ淺陋一。而甚有ニ深意一焉。國君布ニ政教一。猶ニ農夫播テ種。頑民犯レ法。猶ニ鶯鳥發啄一。政家深玩ニ味三而一度舍レ業可レ逐之意一。時懲レ之時誠レ之使ニ斯民不テ陷ニ於罪一。則可レ謂レ堪ニ人牧之任一矣。

萬物生ニ於地一。而歸ニ於地一。譬如下水桶緩ニ蔑箍一。則水歸中於地上也。貨財成ニ於人一。而散ニ於上一。譬如下地爐無ニ布褥一。則火氣上散上也。我分度法猶下水桶之於ニ篾箍一。地爐之於布褥上也。篾箍堅固。而桶水滿。布褥周密。而地爐煖。分度確立。而國家興復。是自然之理也。

財主貪婪。不レ推二餘財一。則小民不レ能レ安レ生。我財亦溢而入二奢侈一。分度壞而家道廢矣。蓋雖二衰邑一而足三其産粟養二一邑民口一。是理之必然也。然一邑擧苦二於生計一者何也。無レ他。産粟空散二於負債利息一。而從二財主一入二財主一故也。若夫財主守二分度一推二餘財一。則安二一邑民口一。永保二我富優一。猶下貪夫推二餘水一。而一郊得二灌漑一。而得中秋穫上也。豈可レ不レ察哉。

欲二長命一。人之情也。何則知二明日亦太陽必出一也。若知二明日太陽必不一レ出。誰欲二長命一哉。蓋昨日慕二今日一。今日慕二明日一。以レ有二根元父母之在一也。何謂二根元父母一。吾身根元在二父母一。父母根元在二祖父母一。漸泝而推二究之一。則終歸二乎天地一焉。故稱二太陽一爲二根元父母一也。

懶惰貧民無二米粟一。而與下勵精良民有二米粟一者上。同食二春餠一。是所レ以三不レ免二貧困一也。假令此貧民乞二糯米一。勿二必貸一焉。宜下戒二諭之一曰上。汝終歲懶惰。而欲下與二勵精者一同食中春餠上。可レ謂レ謬矣。夫元旦非二俄然來者一。糯米非二偶然成者一。積二三百六十日一。而元旦來。積二春耕夏耘之勤勞一。而得二糯米一也。汝春不レ耕。夏不レ耘。故無二糯米一。豈得レ食二春餠一哉。假令借而食レ之。何以償レ之。苟欲レ食レ之。則速入二山林一笣二落葉一。以培二之田一。耕耘不レ惰。得二秋穫一。然後可レ食焉。如レ此則貧民必悟二不レ勤則不一レ得レ食。起二來歲勤勞而後食レ之之念一。於レ是貸レ之。以食レ之。謂二之敎養兼至一。

佛經曰。應下以二佛身一得度上者。即現二佛身一而爲二說法一。與二草豆於馬一。則食。不レ與而持去。則必追來焉。與二之猫一。則不レ食。與二饅首一。則食。不レ與而持去。則亦必追來焉。與二之馬一。則不レ食。故馬則草豆。猫則饅首。各與二其所一レ嗜。則無レ不二悅懌一矣。此事理之必然者也。佛氏亦推二此理一耳。

雖ニ世治一。而不レ能レ無レ變。雖レ有レ變。而有ニ豫備一則不レ足レ憂焉。有レ變。而無ニ豫備一。世遂亂矣。故曰。國無ニ三年之蓄一。國非ニ其國一。豈唯國已哉。家亦然。凡萬物無ニ餘裕一。則不レ能ニ保存一焉。况於ニ國家一乎。或曰。我法專レ約。非ニ敢專一レ約。爲レ備ニ于變一也。又曰。我法積レ財。非ニ敢積一レ財。爲レ贍ニ國用一也。豈止備レ變贍ニ國用一。爲ニ與レ國安一レ民也。蓋則下於大禹之菲ニ飮食一惡ニ衣服一卑中宮室上也。二三子能辨ニ別之一。愼而莫レ陷ニ於吝嗇一矣。

世人動雖レ論ニ增減大小貧富儉奢一。而未レ審ニ其理一也。大固無レ限。小亦無レ限。今夫以ニ祿十石一爲レ小歟。有ニ無レ祿者一。以ニ十石一爲レ大歟。有ニ百石一。有ニ千石一。有ニ萬石一。以ニ千石一爲レ大歟。世人謂ニ之小塵下一。以ニ萬石一爲レ大歟。又謂ニ之小侯一。然則何爲レ大。何爲レ小。譬ニ之物價一。比ニ較物與一レ價。然後可レ論ニ美惡貴賤一也。獨不レ可三執レ物而論二美惡一。獨不レ可三執レ價而論二貴賤一。比ニ較全國祿秩與ニ侯伯之數一。然後可レ論ニ大小一也。千石之邑。百戶之民。均析レ之。則一戶十石。是不レ增不レ減。不レ大不レ小。不レ貧不レ富。自然之中也。神書謂ニ之天御中主一。儒書謂ニ之君子中庸一。佛書謂ニ之中品中性一。然而過ニ於此一爲レ增爲レ富。不レ及ニ於此一爲レ減爲レ小爲レ貧。其祿十石。而其營ニ家事一也用ニ九石一。謂レ儉。用ニ十一石一。謂レ奢。故余以爲ニ中也者增減之源。大小二名之母一焉。

河水直流入レ海。與下灌ニ之田疇一。産ニ幾多穀粟一。而後入上レ海。其水無レ有ニ增減一焉。貨財亦然。從ニ財主一入ニ財主一。與下及ニ之貧民一。復ニ幾多家道一。而後入中財主上。其財無レ有ニ增減一焉。然貪夫獨灌ニ我田一。而不レ推ニ餘水一。則下流田疇不レ能ニ樹藝一。我田亦水溢而害ニ稻苗一。遂畔潰而苗枯。不レ可レ得ニ秋獲一也。

器造下家。亦空消レ日。商也無二資財一。則束二手足一而曠レ日。各負債於奔走。徒費二日時一。國家之利益。豈亦有レ大二於此一哉。余深察レ之。立二助貸之法一。使二四民得下盡二力其職一。雖レ然。無下償二本金及子金一之心上。則是所レ謂無緣衆生難レ度者也。余亦無二如レ之何一。假令有二分外負債一。不レ失二良心一。不三啻償二子金一。每欲レ償二本金一者。得二助貸法一。而未レ有下不レ復二家道一者上也。然則或五年。或七年。或十年。償還之期。無レ論二自己一。親戚朋友。亦相助。可二以還了一焉。夫日參侍臣。尙不レ能レ無二沐浴結髮之賜暇一。況於三再二復千歲繼承之家一。五年十年何有。宜下抛二擲萬事一。不レ顧二人嘲一。屈レ身勤レ業。以全下家道再復之功上也。

世間多二善者一。而好レ施者亦不レ少。然不レ足下洗二汙俗一與中廢邑上。何也。不レ得二其道一也。夫村長居二豐富一。而經二紀村民一者也。假令好レ施救レ貧。自矜二豐富一衒二奢靡一。則受レ施者歆艶以傚レ之。不レ知二自失下分故貧民彌窮。而廢邑益衰。村長若主二謙讓一。禁レ奢守レ約。縮レ分推レ財。以濟二貧民一。則貧民感動。歆艶諂賴之念消。而不レ厭二勤勞一。不レ恥二惡衣惡食一。以レ守レ分爲レ樂。然則洗二汙浴一與二廢邑一。何難之有。語曰。克レ己復レ禮。人苟克二私欲一。則讓レ分推レ財。亦何難之有。誠如レ是也。爲二村長一則一村皆服。爲二國君一則一國皆服。爲二天子一則天下皆服。釋氏避二王位一。以二糞雜衣鐵鉢一爲レ分。濟二度衆生一。其名布二天下一。擧莫下不二尊信一焉者上。是我所レ謂讓レ分之大者也。凡爲レ富爲レ長。居二濟レ人之地一者。何不レ由二斯道一邪。余常曰。爲レ富爲レ長者。止服二麁衣一。而其德大矣。何也。貧民斷二歆艶之念一也。而況於二讓レ分濟一レ人乎。

青芋土酥。有養人之德。故不能耐寒凍。是以向玄冬而種之無益矣。夫山谷原野戴雪。川澤水泉氷合。朔風凜烈如無復和暖之時。然春陽至。則雪消氷解。草木發生。乃出去歲所藏之種子以種之。則蕃衍滿田圃。若夫去歲不藏種子。爲寒凍所腐敗。則不得植之。是故播種於春陽。以務耕耨。藏種於秋殺。以待春陽者。農夫之常也。道之行否亦然。當其否也。雖有學藝才辨智勇。而不得用焉。獨可卷而懷之耳。然其否有限。其行亦必至矣。於是可舒而行之。卷舒行藏不可忽焉。不然不足以行我道也。

興國安民者。創業垂統之道也。故期其成功。宜比較之天地。而莫比較之吾身。比較之吾身者。期成功於眼前。故種樹尚爲迂遠。況於垂統大業乎。比較之天地者。期成功於永遠。故垂統於後世。而不以爲迂遠也。期之於永遠者。可以爲法也。期之於眼前者。不可以爲法。

稻與葦。一也。何則生葦之土。闢之則爲生稻之田。生稻之田。荒之則歸生葦之土。均是一土也。用人力則爲稻。任天然則爲葦。麥與茅。亦一也。何則生茅之地。墾之則爲生麥之圃。蕪之則爲生茅之地。均是一地也。用人力則爲麥。任天然則爲茅。是故人道以勤勞爲貴。

四民窮。則不能盡力其職焉。士也不能學文武。又不能敎子弟。何以供士職。農也無種子糞肥糧。則舍吾田而爲人傭。無耒耜鋤鎌。則遊惰消日耳。工也無斧鑿家伙。則不能制

彥藩之船。上二下刀禰川一。夏日則冐二炎熱一而陽行。冬日則衝二寒冷一而陰行。以與二便益於商船一。商船倚賴焉。一日某藩之船衝突。以生二爭論一。彥藩船長叱二某藩船長一。因嗚レ官爲レ所二裁決一。某藩人屈云。某藩權威。亦不レ能二以加一焉。是無レ他。彥藩平素不レ用レ威。而讓レ分之所レ致也。且其牧地在二野州一。藩吏交代。行路不レ索二人馬一。自擔二兩任一云。如二我小田原藩一。則假二閣老之權威一。擅索二人馬一。每以叱二責驛長一爲レ榮。若夫彥藩而震レ威。豈小田原藩之比哉。然自負擔往來。其不レ用レ威。而讓レ分之美。豈可レ不二歎賞一哉。德川氏創業元勳之後。其家法亦可レ懷也。

郡官山內某從二東鄉一轉二眞岡一。至則改二作官廨一。其材伐二舊郡官所レ植之樹一用レ之。閔子騫曰。仍二舊慣一。如レ之何。何必改作。山內氏不レ解二此語一歟。若夫用二我安民法一撫二恤部民一。則可レ謂レ堪二其任一矣。然改二作居室一。以課二用費於部民一。以二部民休戚一置二之度外一。何失二本末一之甚乎。

人身無レ疾。則健而安。有レ疾。則爲レ之苦。又爲レ之死。國家無レ患。則豐且寧。有レ患。則爲レ之危。又爲レ之亡。叔世國家之患。在二荒蕪與二負債一也耳。苟欲レ除二此二患一。莫レ若二我助貸法一焉。夫助貸之爲レ法也。非レ有レ欲非レ無レ欲。非レ有レ助。非レ無レ助。又非レ增非レ減。正與二日月一同二其德一。蓋不レ施レ財。則不レ能レ濟レ衆。徒施。則恐不レ足。故余竭二心思一也數年矣。終法下於日月照二臨大地一。生二育萬物一之至德上。以立二助貸之法一。苟賴二我法一。則可下以除二荒蕪負債二患一。使丙國家歸乙豐寧甲也

凡事欲レ爲二人所一レ用。則不レ知不レ識失レ道。譬如下賣レ菘者欲レ賣レ之。洗二土根一去二枯葉一。異中於在レ圃時上也。我法亦然。欲レ爲二君所一レ用。則動失二本躰一。苟失二本躰一。其害レ民危レ國也必矣。可レ不レ愼乎。

記下謹二權量一審二法度一之語及量制之法上。以上之レ量。制高八寸八分爲レ則。寸者十也。乃當二米字一。先君嘉納。始得レ全二先子遺志一。

拳螺之殼。與二鰒魚之介一。至堅之物也。其生長可レ謂レ奇矣。薯蕷至軟之物也。能穿二堅土一。亦可レ謂レ奇矣。是無レ他。或食二海底沫滓一。或吸二土中水氣一。俱存二求レ食之誠一。故能長焉。人之作レ事亦然。不レ求二諸他一。實行而不レ惰。則其事必成矣。此謂二至誠如ア神。若夫豫期二必成一。則怠惰生。而其事終無レ成。是自然之理也。

叔世聽レ訟。偏二於先聞一。故判決謬。宜下以二中正不偏之心一而聽上焉。孔子曰。必也使レ無レ訟乎。余亦有レ術。無レ他。在三戒二喩於原告一焉。有三劵二主於此一。反訴二債主之無道一。乃喩レ之曰。汝貧困借レ財。非二以襄ア事耶。非二以迎ア婦耶。非二以葺ア屋耶。然則其恩大矣。何以不レ償レ之。假令嚴責太甚。亦豈有下責二不レ貸之財一者上哉。受レ恩而忘レ恩者。非レ人也。汝宜下速擧二家產一以償上之。然後携二妻孥一而來。我必與二其家產一矣。劵主了解。乃擧二家產一償レ之。如レ斯。則債主雖二無道一。必應下捐二子錢一以緩中本金償期上。是不レ喩二債主一。而債主自服也。然則何詞訟之有。何判決之用。雖レ然。我無下與二家產一之資力上。則莫二妄喩一焉。苟無二其貲力一。而徒說二其理一。則是空言而已。空言豈其可レ行哉。

閣老水野忠邦改二革時政一。甚好矣。其禁二奢侈一。有三大益二于天下一。雖レ然。是猶下以レ手壓二伏竹樹一。不中能レ持レ之。其功不レ成。惜哉。設賞二賜益封五萬石一者兩回。以顯二信任於天下一。則其功必可レ奏也。是猶レ施二重肥於田圃一歟。

唯利ミ於防ニ陸路之敵一。而不レ利ニ於糧道一。譬ミ之九孔螺與ニ榮螺子一。以レ介爲ニ堅城一。一旦有レ變。則潜而無レ患。亦遂爲ニ人所レ煮。世傳。荒次郎自盡。其首飛而止ニ於小田原城松樹一。以作レ祟。而北條氏之亡。與ニ其自盡之日一同矣。佛氏所レ謂因緣是也。

或問。古人有レ言。曰。欲レ主ニ天下一者。能主ニ一方一。欲レ主ニ一方一者。能主ニ一國一。如何。曰。然也。然聖賢之所レ不レ言。蓋。舜禹之有ニ天下一。豈其所ニ欲而得一哉。舜禹只盡ニ其道一也耳。事レ親。則盡ニ爲レ子之道一。事レ君。則盡ニ爲レ臣之道一。知レ有ニ君親一。而不レ知レ有ニ身家一。專務ニ其當レ務。不レ求而受レ禪。以有ニ天下一。是猶下商賈之於ニ主管一。忠實者終承中其家上。不レ如レ此。則雖ニ一家一村一。而不レ可レ治。況於ニ一國一天下一乎。若夫欲レ取ニ其家一而取レ之。欲レ爲ニ里正一而爲レ之。其家其村必不レ服。況於ニ一國一天下一乎。何則用ニ機變之巧一也。用ニ機變之巧一以得レ之者。焉能ニ永保一。是聖賢之所ニ深戒一也。商賈之愛ニ其家一。猶ミ堯舜之愛ニ天下一。必授ニ之忠實者一。堯舜之愛ニ天下一。亦猶ミ商賈之愛ニ其家一。必讓ニ之賢哲者一。故得ニ永保一也耳。叔世衰國之君。愛ニ國家一不レ如ニ商賈一。縱令不ニ之讓一。何不レ任ニ賢哲一耶。

昔者河津股野二氏角レ力也。河津氏兩足離レ地。及レ倒而却勝矣。是兩足離レ地者。其敗已決。故得レ勝也。負債者爲ニ債主所レ責。將レ沒ニ其家一。乃擧ニ田宅資財一償レ之。債主不ニ必取一焉。是決レ死則得レ生之理。與ニ河津一一般。佛氏所レ謂寂滅爲樂。是也。

我小田原藩。量制不レ正。民苦ニ横征一。先子憂レ之。居常慨歎。余念ニ先子遺志一。寤寐不レ忘。應ニ服部氏之求一。改ニ革其家政一。非ニ余素志一。竊以爲服部氏世大夫之家也。量制改革或行矣。後蒙ニ先君下向一。

二宮先生語錄卷四

齋藤高行伯順 述

大久保忠教者。創業守成之良臣也。然世人唯稱其驍勇。而不知其深慮至忠也。夫以希世忠勳。其祿不過二千石。雖數有恩命。固辭之。至死不變。是有深慮而存也。何則麾下萬騎。亦勳勞貔貅之士也。各挾其勳勞。以求封侯。則何以應之。蓋求而不得。則怨望者。人之情也。麾下八萬各懷怨望。則非守成之利也。忠敎以希世忠勳。而小祿無爵。畢生竭忠。以全雄節。於是八萬貔貅斷觖望之念。是所以全守成之功也。豈非深慮至忠乎。世人不慮及於此。可惜也耳。

東照公賜親書於大久保忠隣曰。以一張弓治天下。以三尺劍安國土。夫公之撒定禍亂。豈止一弓劍。是戒忠隣嗜好出乎分外也。忠隣天資剛勇。城北鑿空塹。一晝夜而成云。其儲軍器。亦應過分。是所以生嫌疑來譖言。遂得罪也。忠隣苟服膺賜書。戒愼守分。何得罪之有。余曾言之先君。且曰。讀論語。亦須若此解。何則聖語固無定例。皆應人人之鍼砭也。君幸爲閣老。請宜反求焉。先君歎曰。信然。信然。

三浦荒次郎者、驍將也。居相州三浦郡。其築城郭也。北控高山。南面大洋。唯設一城門。尤得地利。北條氏攻之。而不能拔。遂斷糧道。然後擧之。其唯設一城門者。爲防敵也。然

一切經也。其說詳審明細。譬如ニ解レ謎者曰ニ其意則某一也。夫如レ斯則有ニ若益一。如レ斯則有ニ若損一。如レ斯則有ニ若得一矣。如レ斯則若レ是矣。其詳細不レ可ニ端倪一焉。然一言以蔽レ之。曰諸行無常。余破ニ此語一。以爲ニ不止不轉一。天地陰陽。日月星辰。四時寒暑。晝夜長短。死生生滅。皆不止不轉也。天無ニ晝夜一。地有ニ晝夜一。若從ニ太陽一而環。則何晝夜之有。譬如ニ研鉢之於ニ研槌一也。立ニ界鉢中一。則見ニ槌生滅一。去レ界則槌何有ニ生滅一。唯輪回耳。出レ錢以買ニ豆腐一。乃錢滅豆腐生。若跟レ錢而行。則錢不レ滅而在ニ豆腐店錢筐中一。夫出レ錢以取ニ豆腐一。故見ニ死生生滅一。此之謂ニ不止不轉世界一也。

不レ分ニ青黃赤白黑五色一者。大地之分也。故委ニ五色水於地一。則皆歸ニ清水一矣。汲ニ此清水一。而以レ青和レ之。則爲ニ青水一。以レ黃和レ之。則爲ニ黃水一。赤白黑皆然。名僧知識之僻ニ於一宗一派一也。猶下和レ青而爲ニ青水一。和レ黃而爲中黃水上也。畢竟開ニ一宗一派一者。則僻也。譬如ニ番椒益辛甘蔗益甘一也。我道則不レ然。駕ニ名僧知識一。以究ニ神儒佛之理一。而爲ニ一大法一者也。

二宮先生語錄卷三終

悟也。匹夫亦有所悟焉。其買草鞋也。知出錢則得之矣。知用之則足不傷矣、知往山則得薪矣。知得薪則爲炊飯之用矣。其刈草也。知與之馬則爲肥料矣。知培之田畝則多收穫矣。知多收穫則家道優矣。皆豫知而爲之。是非悟三世四世乎。僧有僧悟。匹夫有匹夫悟。唯因其居處爲異耳。其實則一也。余嘗謂匹婦飽食而舂者。其所悟過佛氏也遠矣。

佛經所謂觀世音菩薩者。觀世界音聲。以濟救衆生也。何謂音。凡自人類至鳥獸蟲魚。喜怒哀樂愛惡慾之音聲。是也。而不斥言某音。概言世界之音。其意深矣。普門品亦然。凡天地間之萬物。皆是品也。余深觀經意。以設助貸法。乃於出納簿。納金爲觀音。出金爲衆生。通計爲菩薩。有納金則有出金。猶五尺樹有五尺根也。織席亦然。五分出。則五分入、織布亦然。萬物皆如是矣。且行助貸者。即觀音。受助貸者。即衆生也。雖一旦受助貸。而償之。即是觀音也。何也。以其償金濟救他窮乏也。觀音經深意有於斯矣。則觀困民之音聲。以除其所苦。以給其所不足。以應其所求。以與其所欲矣。嗟夫題此簿以觀音像。不亦可乎。

有天地。而有陰陽。陰陽循環。而寒暑生焉。寒則凝冱極。暑則炎熱極。譬如轉黃豆於盤上。因偏重而萬物生焉。佛氏稱之曰諸行無常。自人類鳥獸蟲魚草木之生死。以至國家之治亂盛衰存亡。凡見於天地間者。謂之諸行、萬物一生一滅。剖判以來。未嘗有不滅者。謂之無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亦然也。倶此悟世界無常之語。而非敢治世。非敢救入。其擴以說之者。

釋親鸞深慮後世。乃察末法僧侶不能守戒。自破戒以開一宗。可謂謬矣。與其破戒而存末法僧侶。不如守戒而自斃也。釋氏之托鉢。視未滿則止。而日不懈。是雖舍家屋。而不捨身命。以務濟度者也。我之分度。則鐵鉢也。而年推分外。是不舍家屋。以務濟度者也。瞿曇氏之諭人也。見懶夫則曰。爾等所以今日飽食逸居者。非以去歲所稼穡之粟乎。若夫去歲懶惰不稼穡。則今日安得飽逸。然則可今日懶惰失來歲飽逸哉。宜爲來歲務稼穡也。故雖愚夫愚婦。不得不服焉。且瞿曇氏能講和天下諍鬪。又能裁斷柴火會。夫能裁斷柴火會者。足以聽天下之證矣。雖然。瞿曇氏生於治世。且爲王子。故說治世之道。而不及鴻荒之世。譬則未娶之時。何柴火會之有。又何裁斷之用。故於墾荒興廢之道。則未也。墾荒興廢。非我天祖之道。則不能也。

祖師名僧說奇妙不可思議也。與幻術久無以異。又何用之爲。其要在開一宗也耳。我道異於此。種粟而得粟。種麥而得麥。何奇妙之有。何不可思議之有。若夫種麥而得粟。種稗而得麥。雖祖師名僧。而亦不可爲也。

佛氏所謂恒河砂阿僧祇。或無量大數。不可詳其數。苟欲詳其數。猶算暗砂。豈得辨之。余故著大數現量鏡。自一至大數。各以圖解之。其數明了矣。

佛氏所謂悟也者。名僧知識尚以爲難矣。肉眼不能見者。以心眼見之。肉耳不能聞者。以心耳聞之。乃見無光之光。聞無聲之聲。見其表以知其裏。見其末以知其本。此余之所

釋氏以レ去二人欲一爲レ悟。譬如レ洗二汗衣一。如二瞿曇一則萬苦成道。而盡二力濟度一。是既爲二雪白布一。而改印レ華也。可レ謂二至道一矣。如二叔世僧侶一則不レ然。其稱二名僧知識一者。止爲二白布一乎。不レ知二改印一レ華。故無レ益二於人世一也。譬二之開荒一然。有二原野一焉。蘆葦萋萋。是猶二人欲一也。農夫刈レ之墾レ之。以爲二良田一。是猶二苦學以去一レ人欲一也。農夫唯愛二良田一。而不レ種二五穀一。則何益之有。名僧唯愛二白布一。而不レ印レ華。亦無レ益也。是故。良田宜下種二五穀一而收中秋實上。白布宜三印レ華以務二濟度一。是無欲而非二無欲一。有欲而非二有欲一。此之謂二至道一也。

數術曰。九九畢竟八十一矣。九九之積數不レ過二八十一一。是見二終於始一也。佛法亦然。曰。生者必滅。凡生二於天地間一者。不レ論二貴賤賢愚迷悟一。至二鳥獸蟲魚草木一。皆莫二不レ滅者一焉。所レ謂諸行無常。是也。

生二於佛國一者。人類鳥獸蟲魚草木。皆是佛也。生二於神國一者。人類鳥獸蟲魚草木。皆是神也。譬如二冬瓜之根幹蔓葉花實。皆是冬瓜一也。然則生二於神國一者。不レ論二上下貴賤一。死者皆爲レ神。則不レ及レ用二西域佛法一也。

釋空海取三衣食與二情欲一。是如レ乖二乎佛教一矣。釋最澄舍三衣食與二情欲一。是似レ稱二乎佛教一矣。然高野日盛。比叡月衰。其故何也。曰。空海如二不正一。最澄似レ正。譬下之寒中募二村民一浚中溝渠上。空海示レ衆曰。可レ禁レ火取レ煖焉。是雖二姑息一。然以レ順二情慾一。衆好レ之矣。最澄示レ衆曰。此役爲二來歲樹藝一也。宜二冒レ寒以勉勵一焉。是雖二正道一。然以レ逆二情慾一。衆惡レ之矣。

終不レ免レ爲ニ豆種一也。今世則假也。未來則眞世也。宜ミ速結レ實以爲ニ豆種一也。是非レ尊レ本乎。又論曰。若夫迷ニ於長レ葉發レ花之情一。以失ニ結レ實三時一。則當レ滅ニ子孫一也。若懷ニ嫌疑一。宜ニ待レ秋而驗ヲ之。不ニ必差一矣。是非レ如レ來乎。論ニ豆種一亦然。曰。汝何由得レ爲ニ豆種一乎。悟ニ過去一則豆苗。悟ニ未來一亦豆苗。然則非ニ豆苗菩薩之化身一乎。今也。無レ葉無レ花。又不レ吸レ糞。雖ニ閒靜安居一。而終不レ免レ爲ニ豆苗一也。今生則假世。未來則眞世也。宜ミ速發生以爲ニ豆苗一也。若夫迷ニ於閒靜安居之情一。以失ニ發生之時一。則當レ滅ニ子孫一也。若懷ニ嫌疑一。宜下待ニ來春一而驗上レ之。不ニ必差一矣。有ニ衆生一則有レ佛。有レ形則有レ種。所ヨ以尊ニ其本一者。以ニ如來一證レ之。其意至矣。盡矣。

佛經所レ謂金胎兩部大日者。何謂也。儒所レ謂道心人心。是也。心猶レ水也。而以爲レ有ニ道心人心之異一者。猶ミ書滴水與ニ硯池水一。硯池水。則朱之所レ和爲レ赤。黑之所レ和爲レ黑。而書滴水固無ニ赤黑一。心性固無レ惡。獨身躰之所レ欲爲レ惡。苦レ熱惡レ寒。喜レ逸好レ樂。皆是生ニ於身躰一者也。謂ニ之胎藏界大日一。即人心也。若去ニ身躰之慾一。則猶ニ書滴水一。何惡之有。謂ニ之金剛界大日一。即道心也。

瞿曇氏生ニ於數千里外之西域一。而數千歲之後。占ニ座於增上寺中堂一。以ニ前田伊達二侯一。爲ニ救火司一。彼則如レ失レ禮。我則似レ可レ愧。而人不ニ之怪一。是無レ他。以ニ其至德大法一故也。瞿曇有レ言。曰。我法千歲之後、附ニ屬之大王一。可レ謂ニ先言不ヲ虛矣。雖レ然、其至德大法。不レ過ミ唯曰ニ捨レ己救ヲ人也。明曆大火。聚ニ燒屍一以建ニ一寺一。且刑場刑死及ニ千人一。則建ニ一寺一。曰。使ニ死屍盡成佛一矣。死屍者。人皆所レ惡也。收ニ其所レ惡者一。以濟ニ度之一。則非ニ捨レ己救ヲ人乎。其德其法。豈不ニ至大一乎。

造化。而世界之形狀也。佛氏畢竟稱ニ其形狀ニ耳。可ト謂ニ醉後添ニ玉盃一。錦上敷中百花上矣。

佛氏設ニ殺生戒一。何爲レ生也。佛氏亦食ニ米粒一。米粒即非ニ生物一乎。播レ之則生。粒々非ニ生物一而何。然則煩ニ一升米者一。殺ニ六万四千八百廿四生粒一也。薙レ草斬レ木。亦然。夫米粒爲ニ人所ニ煩殺一。草木爲ニ人所ニ薙斬一。其痛苦如何乎。若以レ無ニ言語一。爲レ無ニ痛苦一。則私也。蓋以レ殺ニ動物一爲ニ殺生一。而不レ及ニ草木一。是以ニ血氣類ヲ己爲ニ生物一。以ニ血氣不ル類レ己爲ニ死物一歟。豈可レ謂ニ之公道一哉。然則佛法亦私道也。

佛法東潮以來。人奉レ之家祀レ之。不ニ嘗知ニ父母生日一。而無下不レ知ニ瞿曇生滅日一者上。其故何也。是無レ他。斷ニ肉食妻帶ニ之所レ致也。瞿曇而在ニ王位一。畜ニ宮女三千一。則三千匹夫不レ能レ得レ匹。以下其去ニ王位一斷中妻帶上。三千匹夫得レ匹。以樂レ生。其德至大矣。是所下以我民非ニ其管內一。亦不上レ得レ不レ慕レ之也。譬ニ之擧村稼穡一。擧村各擅私欲一。互爭ニ耕種一。埋ニ溝渠癈ニ阡陌一。以爲ニ田畝一。則擧村不レ能レ安ニ稼穡一。於レ是爲ニ村長一者。出ニ我所レ有田畝一。以爲ニ溝渠阡陌一。則擧村偏安ニ稼穡一。貧富共全ニ生養一。嗚呼。佛氏斷ニ肉食妻帶一。則村長讓ニ田畝一。爲ニ溝渠阡陌一者也。然淨土眞宗破ニ其戒一。是更埋ニ溝渠一廢ニ阡陌一也。佛法何以得レ不ニ廢滅一。而不ニ廢滅一者。以レ有ニ他宗守ル戒也。若夫擧宗皆破戒。則佛法廢滅也必矣。

佛經所レ謂本尊者。尊レ本也。如來者如レ來也。譬ニ之豆苗一。乃諭ニ豆苗一曰。汝何由得レ爲ニ豆苗一乎。悟ニ過去ニ則豆種。悟ニ未來一亦豆種。然則非ニ豆種菩薩之化身一乎。今也雖ニ長レ葉發レ花。吸レ糞樂ト生。而

人之爲情也。好清淨。而惡汙穢。故人死。則爲汙穢。忌之遠之。釋氏掌之。以濟死後。是好人之所惡也。夫唯好人之所惡。故其法益盛矣。昔時江都大火。十萬八千人燒死。則創建一寺。以弔祭之。小塚原刑場。刑死及千人。亦然。是非建寺以待人死。欲免其死。而不能免焉。乃濟其死後也。我法亦有似焉。蕪田負債。人之所惡也。我掌之。以墾其蕪。償其債。是非設我法以待蕪田負債。欲免其患。而不能免焉。乃濟其患也。

佛氏喩衆生。譬之豆豉。曰。此豆何以鹹乎。無他。多監故也。是豈非過去因緣乎。若欲甘豉。則宜少塩焉。嗚呼。其說過去因緣也。至矣。余亦作現量鏡。以明其理。一百錢也。出五十錢則遺五十錢。丈索也。用一尺則遺九尺。是不用口說。而其理明白矣。

天台宗尊山王。其意深矣。山之爲字也。縱三畫。橫一畫。乃表貫通前後左右遠近都鄙之德也。王之爲字也。橫三畫縱一畫。乃以貫通天地人之理爲王也。嗚呼。通三才之理。達都鄙之情。則治國家何有。

禪宗尊今日。其意深矣。今日之訓與經之音同。可謂妙矣。經者經也。今日者緯也。自王侯以至士庶人。各有其道。萬世不易。謂之經。各行其道。經紀今日。謂之今日。譬如布之有經緯以成也。嗚呼。以萬世不易之經。織今日經紀之緯。則治國家何有。

佛經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至哉言也。可謂一言以包括世界形狀矣。雖然。非稱空即是色。故世界生萬物也。又非稱色即是空。故世界滅萬物也。萬物生滅而不息者。萬古以來。天地之

其迷一。以務中人道上也。

佛氏說二地獄一。使二人戰栗一。今也漁者捕二魚鼈一。割レ之。烹レ之。炙レ之。以食レ之之形。繪二畫之一細二書之一。遺二之魚國一。以二魚言一說レ之。當レ無レ異二於佛說一也。

佛語猶レ縫レ衣。所レ謂空即是色。則縫也。色即是空。則反針也。其喩二衆生一。必反レ語曰。曉得麽。曉得了。則我門有レ戒。當レ守レ之。譬二之喩二農夫一。曰。汝生二農家一。宜レ務二耕耘一。去年務二耕耘一。故今年得レ食。今年不レ務二耕耘一。期來年不レ得レ食。曉得了。當二勤動一焉。其術恰似二眩人一。眩人呑二自梧一。而見二其種一曰。白梧烏得レ呑。乃在二於此一也。猶二順撫二身躰一。故看人不レ得レ不レ笑焉。佛氏猶レ擾。痛說二其理一。故聽者不レ得レ不二感動一焉。

達磨之悟道。可レ謂レ至矣。其像或座二七堂伽藍一。或爲二小兒一弄。如二佛經一。則雖二片紙一人恐レ汗レ之。如二不倒翁一。則弄レ之。蹈レ之。溺レ之。人亦不二之怪一。是悟道之至。無心之極。以致レ之也。

佛氏以二五輪一象二人躰一焉。何謂二五輪一。空風火水地。是也。其聚爲レ生。其散爲レ死。譬二之散樂一。舞臺即人躰也。伶人齊列而樂作。是生。樂終而伶人散。是死也。空風火。其散也速。水地其散遲。而爲レ所二擔出一焉。伶人雖レ散。各在二其家一。五輪雖レ散。亦在二兩間一。非二俱泯滅者一也。

生者必死。壯者必老。溝渠則埋沒。隄防則崩壞。是自然也。愚民失レ道而陷二于惡一。亦然。佛氏稱二之下品下生一。以爲レ難レ度。何則無二善緣一也。無二善緣一者。聞レ善則睡。聞レ惡則覺。故爲レ不レ可レ救。譬二之播一レ粟。播二粟於山巓一。則不レ能二發生一。況生二長穗一乎。何則無二糞水之緣一也。

而異也耳。

釋氏之托鉢。施米滿二一鉢一。則止。其餘雖レ有二施者一不レ受焉。日勤而不レ怠。其行至矣。今行レ之者。獨有二禪宗一焉耳。一日托鉢。以レ行二三百戸一爲レ度。不レ論二其施與二不施一。皆誦レ經云。夫托鉢者米櫃也。且必持二紙盤盌箸一。是不レ可レ缺者。其行亦至矣。

阿彌陀經每二一言一曰二舍利弗一。是言無レ文也。夫阿彌陀經。瞿曇氏一大事之説法也。譬二之老病將レ死之言一。呼二其子一開レ目曰。某在也。曰在。老病如レ眠。少レ之曰。某在也。曰在。能育レ兒。曰唯。少レ之曰。某在也。曰在。能育レ孫。曰唯。少レ之曰。某在也。至二一大事一。則其言無レ文如レ斯。阿彌陀經亦然。

佛氏所レ謂九品淨土之中。安養淨土者。雖二富貴一而無二子孫一也。極樂淨土者。雖レ不二富貴一。而父母倶存。兄弟無レ故。子孫生育。一家集穆也。其他可二推知一耳。且淨土之爲レ字也。以レ音推レ之。淨土則清淨之美地也。靜土則閑靜之善地也。上土無上之善地也。定土則定居之美地也。常住之善地也。嗚嗚。淨土之音。不二亦善一乎。盖悟二一心一。則在二何地一亦是淨土矣。士農工商各樂二其業一。不レ顧二其他一。是亦淨土也。縱令多二子孫一。不レ安二其居一。而失二其衣食一。則地獄也。佛語之妙如レ斯。

佛所レ謂迷故三界城者。謂二作爲之人道一也。譬二之射レ鳥而食一。食者雖レ樂。而見レ食者甚苦。謂二之迷一矣。其所レ用之弓矢。亦迷器也。何也。以二五尺弦一張二六尺弓一也。注レ矢放レ之。而爲二弦聲一。亦迷也。乘二其迷一以射レ之。故射二殺二十步外之鳥一。此以レ迷故爲レ用也。若夫弓弦無二長短一。則弓者弓。而弦者弦。注レ矢亦何用之爲。則所レ謂悟故十方空也。是以不レ迷。則人道不レ立。迷則人道立。人宜下居二

也。無淤泥。則枯矣。王侯榮貴之本。民庶也。無民庶。則亡矣。何則華根君民本是一也。宜哉。

佛氏之稱蓮華藏也。

佛氏所謂方便者。譬如本閣也。夫築土庫。必設木閣。以盖屋塗壁。及其落成。則徹木閣而不用。是築土庫之方便也。粟粒之於藁草。亦然。種粟粒者。必先養藁草。得粟粒。則棄藁草而不用。是種粟粒之方便也。釣河鰻用蚯蚓。亦方便也。然釣之以食之。非佛氏之意也。當元旱。河鰻在淺水穴裡。喩之曰。今將水涸而死。宜出穴而入深水焉。河鰻不肯。故以蚯蚓釣之。以放之深水。此之謂佛氏方便也。

世人以佛氏方便爲不用之物。謬矣。其始必用之物。而成功之後。歸不用者也。猶米粒之於稻草。苟欲得米粒。宜灌培稻草焉。不灌培稻草。則不能得米粒也。夫其稻草。方灌培之時。則必用之物。而既得米粒。則歸不用。是之謂方便也。

佛氏所謂佛菩薩者。是固無形躰。而存本心性者也。有辨物理者。稱之爲文殊。有制私欲者。稱之爲不動。有察人事者。稱之爲觀音。是皆表章心性之德。假設形躰。以爲佛菩薩。使人仰以依焉。故人亦不得不依焉。

佛氏說三世。肉眼不能通觀三世。謂之迷矣。心眼能通觀三世。謂之悟矣。今以一豆草說之。則豆草亦有三世。現在豆草也。悟其過去。則豆種。悟其未來。亦豆種。現在豆種也。悟其過去。則豆草。悟其未來。亦豆草。三世迷悟。畢竟是一也。種草花實。亦是一也。唯因其居庭

故無ニ寒暑一無ニ風雨一。西奔東走。得ニ一鉢米一以保レ命。獨身尚如レ是。況於ニ汝衆生一乎。養ニ父母一育ニ妻子一。家屋以蔽ニ風雨一。衣服以凌ニ寒暑一。五穀以充ニ口腹一。夫家屋則不レ得レ不ニ修葺一焉。衣服則不レ得レ不ニ織紝一焉。五穀則不レ得レ不ニ稼穡一焉。然則豈可ニ一日不ヲ勤哉。苟勤レ之則勞矣。若厭レ勞。則妻子不レ可レ畜也。家屋不レ可レ居也。衣服不レ可レ用也。五穀不レ可レ食也。汝衆生去ニ妻子一而不レ畜乎。去ニ家屋一而濡レ雨乎。去ニ衣服一而堪レ寒乎。去ニ五穀一而忍レ飢乎。衆生皆曰。信然信然。雖レ勞而可レ勤也。此之謂ニ同發菩提心一。嗚呼。其諭レ之也至矣。

大般若經六百卷。一言以蔽レ之。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心經補レ之曰。受想行識。亦復如レ是。何謂レ色乎。生ニ生於世界一者。是也。今夫雖下墾ニ草木一以爲中良田上。而不レ日而蔓草生。是非ニ空即是色一乎。雖ニ蔓草暢茂一。而秋氣至則枯滅。是非ニ色即是空一乎。何謂レ識也。譬ニ之木與ト人。雖レ顛ニ渾木一。而數步不レ能ニ自至一。遣レ人則千里至。示ニ書於渾木一。無レ益。示ニ之人一則讀レ之。非レ受非レ想。不レ男不レ女。無レ肉無レ骨。以爲レ無則有焉。是識也。

大般若經理趣分者。六百卷中所レ說之來往會計也。譬ニ之債主歲計一。某月某日放ニ幾金一。某月日接ニ母金幾許一。某日受ニ子金幾許一。歲計償尾未レ清幾金。其來往著明如レ斯。則負債者雖ニ妄人一。而不レ得レ不レ服。此之謂ニ成佛一矣。

佛氏稱ニ世界一爲ニ蓮華藏一。夫蓮者根ニ於泥中一。抽ニ於水中一。華ニ於空中一。是貫ニ泥水空三世一也。且其莖根華葉。織脈貫通焉。君民貴賤上下之情相通亦如レ此。則天下太平矣。嗟夫華葉淸美之本。即淤泥

佛氏不ㇾ貴ㇾ有。而貴ㇾ無焉。其形無ㇾ可ㇾ見。而善顯者功德也。乃象ニ天德一爲ニ虛空藏菩薩一。象ニ地德一爲ニ地藏菩薩一。象ニ人德一爲ニ觀世音菩薩一。象ニ日出一爲ニ琉璃光如來一。象ニ日中一爲ニ大日如來一。象ニ日沒一爲ニ阿彌陀如來一。夫天日之德廣。大無量。然人忘ㇾ之。故象以ニ形軀一。以爲ニ本尊一也。雖ニ王公之尊一。而不ㇾ足ニ以比ㇾ之。豈不ニ天下至尊一乎。

佛經所ㇾ謂不動尊。何謂也。以ㇾ不ㇾ動爲ㇾ尊也。其像在ニ火炎之中一。是顯ニ中心慾情一。以示ㇾ衆也。自ㇾ古以來。貴賤上下。喪ㇾ家亡ㇾ國者。爲ニ炎炎慾情所ㇾ熱也。日夜在ニ炎炎慾情之中一。而毅然不ㇾ動者。不動之德也。能修ニ不動之德一。則何喪ㇾ家亡ㇾ國之有。

佛所ㇾ謂三尊者。父母與ㇾ我。是也。天地與ㇾ我。是也。父母相和。則兒子生育。天地相和。則萬物生育。民之於ニ貨財一。亦然。國君守ㇾ分。以恤ニ下民一。則下民務ㇾ農。以輸ニ租稅一。是之謂ニ君民相和一。君民相和。則貨財可ニ以殖一也。

佛氏稱ニ世界一爲ニ三千大千一。稱ニ萬物一爲ニ無常一。至矣哉。可ㇾ謂下以ニ無常二字一蔽中大千世界上矣。自ニ人類一以至ニ鳥獸蟲魚草木一。莫ニ一長存者一焉。生者必滅。豈非ニ無常一乎。

佛經所ㇾ謂佛者。何謂也。挍ㇾ菽以爲ニ菽腐一。是佛也。蒸ㇾ米以爲ㇾ酒。是佛也。粘ㇾ糯以爲ㇾ餅。是佛也。餅酒菽腐雖ㇾ異ㇾ名。其養ㇾ生一也。所ㇾ謂虛空藏菩薩是也。

瞿曇氏之論ニ衆生一也。曰。余者王子也。在ニ於王位一。則何安樂如ㇾ之。然爲ニ汝衆生一去ニ王位一。斷ニ肉食妻妾一。以爲ニ獨身一。今日之食以ニ一鉢一爲ㇾ度。衣則用ニ糞雜布一。止免ニ於饑寒一耳。是亦不ㇾ勤則不ㇾ能ㇾ得。

緞舗一。而不レ知三織戸爲二無盡藏一。故迷而不レ能レ悟焉。

佛氏綴二南無阿彌陀佛文字一也。至矣。盡矣。六字七音其意深矣。固是象二於天地人一也。天爲二虛空藏一。地爲二地藏一。人爲二觀音一。請試設二三畫一以解レ之。斜二第一畫一。其兩端爲二南北一。即南無也。斜二第二畫一。其兩端爲二東西一。即阿彌陀也。直二立第三畫一。其兩端爲二天地一。即陀佛也。佛上音爲レ地。下音爲レ人。是人著レ地故也。南無阿彌陀佛六音。互爲二開合一。而津一音舌音。亦可レ謂レ奇矣。蓋不レ言二東西南北天地人一。而言二南無阿彌陀佛一。終古莫レ有下復發二若レ此至言一者上焉。若有二發レ之者一。亦應二其理不レ足。而其言有レ餘也。

佛經故作二凡夫不レ可レ解之語一。所レ謂南無者。南北也。言レ南則可レ言レ北。言レ無。則可レ言レ有。然言二南無一者。互文也。所レ謂往生者。往來也。言レ往。則可レ言レ來。言レ生。則可レ言レ死。然言二往生一者。亦互文也。佛語往々如レ此。其意蓋不三玩索以解二焉者。不レ爲二夥計一也。何則非二玩索以解焉者一。不レ足三以知二佛道一也。

佛經稱二天之德一爲二虛空藏一。稱二地之德一爲二地藏一。夫萬物生二於地一。故大地爲二庫藏一也。然大陽不レ照。則不レ能レ生二一物一。夫唯照矣。故萬物生焉。猶二婦有レ夫而生一レ子也。故虛空爲二庫藏一也。

佛經所レ謂地藏者。地之庫藏也。人物之食。悉出二於地一。而無レ盡。所レ謂無盡藏是也。雖レ說二此理一。而愚蒙不レ能レ解焉。故縮レ之爲二寶珠一。持二寶珠一者爲二地藏佛一。以表三信レ之者得二貨財一焉。是則謂下力二耕田畝一。者得中穀粟上也。

佛經曰。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東方者。春也。仁也。藥師則藥種。傳之以無形。謂之師。以有形。謂之種。播師於人。則文武衆技生焉。播種於地。則百穀草木生焉。琉璢則暗黑。光則光明。謂日出也。又曰。中天天道大日如來。中天者。夏也。禮也。萬物盡暢茂。又曰。西方極樂阿彌陀如來。西方者。秋也。義也。萬物盡消滅。生生於三千世界者。如來守護之。即謂大陽之德也。且如來之座像。置雙手於膝上。目不用見。耳不用聞。非濟救之。非守護之。只是無爲也。是爲無比大德矣。其他諸菩薩。則出手。而有施濟之念。執劍。而有降魔之念。凡菩薩界皆有念慮。是所以其德不及如來也。如來之爲訓如來也。播則生。培則長。長則華。華則實。播善則善生。播惡則惡生。播勤儉則富生。播怠奢則貧生。旦則爲晝。晝則爲暮。暮則爲夜。皆是如來。無少差。瞿曇氏三十而成道。乃曰。我所說無錯誤。若疑。則當耐忍而見其來。必無少差矣。非如孔孟之引詩書以爲徵也。

佛經所謂阿彌陀。即天地人也。天爲虛空藏。地爲地藏。人爲觀音。天降雨露。地生萬物。是無盡藏也。人觀世之音聲。以營今日。是觀音也。三佛之德具。名之曰阿彌陀。假設形躰。濟度衆生。曰阿字十方三世佛。是終古不盡之極。則虛空藏也。曰彌字一切諸菩薩。是觀善惡邪正盈虧低昂之音。則觀音也。曰陀字八萬諸聖敎。是萬物生生化育無窮。則地藏也。曰皆是阿彌陀佛。是合三佛爲阿彌陀。其德大矣。世人見其像。以爲三佛外。譬如求布帛於緞舖。布帛不生於緞舖。而出於織戸。緞舖雖巨大。而不求之於織戸。則爲空輔。世人不之察。以爲布帛在

盖佛經之於二印度一。雖二婦女子一。而亦可レ解也。猶下二我索綯箍我兒女子能解上レ之。亦贈二之印度一。則雖二智者一不レ可レ解也歟。

釋氏說二極樂淨土一曰。地則金銀布矣。山則珠玉積矣。海則珊瑚琥珀琉瑠硨磲瑪瑙殖矣。聽者欲レ生二其土一。雖レ然。其有二金銀珠王寶具一如レ斯。則與二砂礫一無レ異。然則金銀珠玉亦何足レ尊焉。熟視二人世一。網罟入レ海。則得二魚龍一。斧斤入二山林一。則得二材木一。耕二田畝一。則得二百穀一。而年々歲々無レ盡矣。是皆可三以易二金銀珠玉一也。假令不レ得レ易レ之。可レ愈二於金銀珠玉一也已矣。嗚呼。我人世豐饒如レ斯。是不二眞極樂淨土一乎。雖レ然。勤則得。不レ勤則不レ得。多勤則多得。少勤則少得。其理可レ謂二至妙一矣。豈非二可レ尊之至一乎。世人不レ知レ尊レ之。欲レ往二於十萬億土金銀砂礫無レ別之地一。抑何心乎。豈可レ不レ思乎哉。

佛經曰。具一切功德。慈眼視衆生。福壽海無量。是故應頂禮。何謂二具一切德一。生二生於兩間一者。皆具二勳功之德一。是也。譬二之生理一。則執レ物必有レ手。行レ路必有レ足。或綯二繩索一。或作二草鞋一。此之謂レ具二一切功德一也。何謂二慈眼視衆生一。日月照二世界一。是也。譬二之世事一。則賣二繩索草鞋一者即衆生。而買レ之者即觀音。其買レ之也。必論二美惡精粗一。而酬レ值。此之謂二慈眼視衆生一也。何謂二福壽海無量一。田畝則生二百穀一。山海則生二鳥獸蟲魚草木一。是也。譬二之生業一。則綯二索一房一。則得二值四錢一。綯二二房一。則得二八錢一。耕二田一段一。則得二粟一石一。耕二二段一。則得二二石一。其賣レ之也。必有二買レ之者一。此之謂二福壽則無量一也。觀音功德如レ斯。誰不二頂禮一焉。此之謂二是故應頂禮一也。

悉陀之初生也。左手指レ天。右手指レ地。揚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雖レ未レ知二其信否一。然于有二左右一。左爲レ陽。右爲レ陰。陽上爲レ天。陰下爲レ地。是自然之理也。何謂二唯我獨尊一。凡生二於天地間一者。無二賢愚一無二貴賤一無二貧富一。自二癈疾乞兒一。以至二鳥獸蟲魚一。豈有下尊二於我一者上哉。悉陀之意。蓋在二於斯一矣。世人不二之察一。以爲レ稱二我德一。不二亦謬一乎。且天上天下。起言甚大。而承レ之以二唯我獨尊一。至矣。盡矣。

佛經曰。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何謂二光明遍照一。如來光明遍照二世界一。是也。如來者大陽也。太陽毎日出レ自二東方一。是毎日如レ來。故曰二如來一。何謂二十方世界一。東西南北乾坤巽良天地。是也。如來光明遍照二十方世界一。其言甚大矣。儒所レ謂若二中華夷蠻戎狄一。則唯涉二於其國界一耳。其言小也。何謂二念佛衆生一。無レ論二人類禽獸一。凡蟲魚草木。悉仰二太陽一。以二生生一爲レ念。是也。如二草木一則枝葉必向二太陽一。播二種子一則向二太陽一而發生。故在二世間一者。莫レ非二念佛衆生一焉。何謂二攝取不捨一。苟欲二生生一者。太陽遍照而無レ遺。使三悉遂二其生生一。是也。

佛經曰。極樂國土。有二七寶池一。池底以二金砂一布レ地。八功德水充二滿其中一。夫池中悉金砂。則與二石砂一無二以異一。何足二以賞一焉。是蓋稱二田畝一爲二寶池一。稱二灌漑一爲二德水一。稱二米粟一爲二金砂一也。耕耘灌漑不レ怠。則產二出米粟一。年年歲々無レ盡。是非レ布二金砂一乎。又曰。池中蓮華。青色青光。黃色黃光。是則謂二田畝產粟一也。力農之得二米粟一也。藏二之倉廩一。以爲二己有一。是非三米色有二米光一乎。惰農之得二米粟一也。爲二負債所一レ沒。是非三米色無二米光一乎。凡講二佛經一如レ是。當レ爲二今日受用一也。

一句有下乖二平道一之語上。則將欲下擧二天下書籍一。以削二其雜一存中其粹上。乃執レ錐以讀レ之。然終篇金科玉條。遂不レ能レ下二一錐一。於レ是行二之躬一。以徵レ之有レ年矣。獨至下於言忠信行篤敬。雖二蠻貊之邦一行矣之語上。不レ往二蠻貊一。則不レ得レ行レ之。不レ行則未レ可レ知二其不一レ差。故以爲レ憾耳。及レ治二野州廢邑一。其民無二常產一。而失二常心一。風俗頽敗。田野荒頓。貧困已極。余夙夜苦心勞力以治レ之。然治レ東則西敗。治レ左則右敗。無二復如一レ之何一。竊以爲是蠻貊也。乃止二於言忠信行篤敬一。遂得レ治レ之。於レ是益知二知語之不一レ差矣。當二是之時一。無レ論二儒者佛者一。至二里正伍保一。周咨二詢之一。亦皆不レ足二與議一也。獨咨二詢諸學庸論語一。遂以得レ奏レ功焉。

儒與レ佛。則異二其致一矣。儒則主二現在一。而不レ說二過去未來一。佛則說二過去未來一。而不レ主二現在一。是風土之異。同當レ然也。然而佛說二過去未來一。譬猶下食二去年之米一。而作中來年之米上。食二去年之豆豉一。而造中來年之豆豉上也。

◦儒曰二仁義禮智信一。佛曰二空風火水地一。然仁與レ空則虛也。風火水地各有レ形。豈可レ列二於無レ形之空一哉。義禮智信皆可二體認一。豈可レ列下於不レ可二體認一之仁上哉。合二義禮智信一皆可二體認一。豈可レ列下於不レ可二體認一之仁上哉。合二義禮智信一。則仁也。合二風火水地一。則空也。去二風火水地一。則無レ空。去二義禮智信一。則無レ仁。譬二之方燈一。合二木紙釘一則方燈。去二木紙釘一則無二方燈一矣。且風與レ土對。風生レ自レ土。空則無レ緣二於生一レ風。是所下以萬里大洋無中風也。水與レ火對。譬二之燈父一。有レ油則有レ火。油盡則火滅。海水亦然。海有レ水。則太陽出。海水盡。則太陽不レ出。寰宇滅矣。

沃野之富。耕レ之則百穀殖焉。然則大地之尊。豈有ニ加レ之者一哉。此廢レ之。以稱ニ荒蕪一。特以ニ儒佛一爲レ尊者。不レ知ニ本末一也。

老子曰。道可レ道非ニ常道一。名可レ名非ニ常名一。常者。謂ニ天地自然。萬古不易一也。舜禹務ニ人道一。以穿ニ溝渠一。灌ニ之原野一。墾以爲レ田。樹ニ藝五穀一。老子見レ之曰。溝可レ溝非ニ常溝一。田可レ田非ニ常田一。洪漲忽至。壞レ堤走レ下。是常溝也。耕耘少怠。即歸ニ原野一。是常田也。夫人道非ニ自然一。故以ニ溝埋田荒一爲レ常者。老子之道也。舜禹則不レ然。田畝則憂ニ其就レ荒。溝渠則患ニ其埋沒一。孜々黽勉。修レ之補レ之者。舜禹之道也。老子之與ニ舜禹一。其道之所ニ以有ニ差異一。不レ可レ不レ知焉。

老子之言。不レ盡レ意。譬如下乳兒稱レ父曰ニ知也一。稱レ母曰中加阿上也。乳兒及レ長。則正ニ言阿爺阿母一。老子亦我教レ之。則可下以至中於レ道矣。惜哉。

傳曰。有レ人此有レ土。朱子釋レ之曰。有レ人謂レ得レ衆。有レ土謂レ得レ國。是自ニ中古一說レ之也。若自ニ上古一說レ之。則當レ言ニ有レ土此有一レ人。猶レ言ニ有レ池此有一レ魚也。有レ池則魚生。有レ土則人生。是自然也。若言下有ニ此魚一故鑿中中大池上。則所レ謂自ニ中古一說レ之也。經書中有下與ニ自然一齟齬者上。不レ可レ不レ知焉。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程子曰。知ニ巧言令色之非一レ仁。則知レ仁矣。程子之言明白。似レ愈ニ於本文一焉。朱子曰。聖人同不ニ迫切一。專言レ鮮。則絕無可レ知。朱子之解。亦可レ謂レ得ニ聖人之心一矣。

余少小讀ニ四書一。以徵ニ之儒者所一レ行。甚疑ニ其齟齬一焉。竊以爲卷中必有下乖ニ乎道一之語上也。若夫一字

從二下流一望二橋梁一。亦猶二水源一也。雖レ然。上二其橋梁一。則水源遙在二深山幽谷一。而涓々細流也。何橋梁之用。何舟船之用。多少細流會同。而後爲二江河一。則不レ可レ無二橋梁一也。不レ可レ無二舟船一也。孔子釋子說二橋梁以下一者也。釋子生二於王家一。故讓二王家之富一。若生二於上古一。則先墾二邑野一。以殖二米粟一。然後始可レ生二施心一也。孔子生二於法制完備之後一。故曰。有レ人此有レ土。有レ土此有レ財。是言下得レ人而墾二田野一。墾二田野一而殖中米粟上也。若泝二太古一說レ之。則應レ言下有レ土而有レ人。有レ人而有レ田。有レ田而有中粟上也。然則孔釋專說二橋梁以下一。而不レ及二水源一也。

太宰春臺序二孝經一曰。天下無レ有下無二父母一之人上。是又知二下流一。而不レ知二水源一也。夫生二人身一。何父母之有。人類亦然。天祖之始。何有二父母一。余故曰。父母根元在二天地令命一。身躰根元在二父母生育一。雖レ然。未レ可三必罪二太宰氏一。雖二孔子一亦然。大凡自二中古一立レ論。而不レ及二上古一。說二枝葉一而不レ及二根本一也。

鑿レ井而飮。耕レ田而食。帝力何有。是堯之所二以爲一レ堯也。坤輿草木。盡發レ花結レ實。是天之所二以爲一レ天也。若夫愛二育一民一。生二長一草一。則是小惠。而非二大仁一也。治二國家一者。豈其可レ不レ思哉。孔子曰。言寡レ尤。行寡レ悔。祿在二其中一矣。余嘗詰二一腐儒一曰。我今行レ之。則必當レ受レ祿歟。又曰。學也祿在二其中一矣。汝雖三往二敎於有祿之家一。而不三來二敎於無祿之我一。然則可レ謂三有レ祿而學在二其中一矣。腐儒不レ答而去。嗚呼腐儒猶二蝨蠅一。有レ食則來焉。夫儒佛二道之來二於皇國一。亦非二金穀豐饒之故一耶。若窮髮不毛。則不二必來一矣。縱令其來。亦猶レ植二芙蓉於石上一。豈其可レ行哉。嗚呼。我

焉耳。

孔子之答問也。問一。則答一也耳。如甚吝於言。善其言之深淺。在問者精粗也。余亦無善問者。則不能盡理。小子之問。譬如以一髮撞洪鐘。烏得發眞音。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宜哉。

孔子許仁於人也。其德雖有大小。而各全之則爲仁。譬之列置盌碟杯琖於盤上以受雨水。盌碟杯琖。雖有大小。而雨水全滿其器。則爲仁。若夫雖大器。而不全滿。則非仁也。

聖人治天下。猶雜劇也。其劇場當御道。則或撤或構。其張莚搭之。不敢拘東西。俄然奏笛鼓。其煩劇太甚矣。聖人治國家。其業則異。而其意則同。欲張仁義禮智之莚。以治天下。其煩劇亦甚矣。

程子比孔孟以冰玉。可謂至當矣。以孔子對衞靈。孟子對梁惠之語。比較之。則冰玉判然矣。

古語曰。天子作民之父母。以爲天下之王。是其意則是。而其言則非也。何則父母者子之所稱。安得自稱父母。然則謂子庶民以爲天下之王而可也。雖老翁而無子。則不得稱父母。雖少壯而有子。則可稱父母。空言則雖無窒礙。而至接事物。則窒矣。如我日本國號。亦異稱也。彼既稱之。然後我稱之則可也。彼未稱之。我自稱之。則不可也。

上古無法。何者。鴻荒之世。生民唯求食耳。何法之有。中古田野辟。人民殖。然後神聖設法。以治天下焉。法譬如橋梁舟船也。今而見孔子釋子。猶水源也。雖然。其去鴻荒幾千歲矣。

曰。伐レ枝則枯。曰。根不レ枯。則樹何枯。夫石盆樹者。以二石盆一爲二天分一。雖二養不一レ足。而不レ能レ大レ之。且其養不レ足者。分外枝葉繁茂故也。然則救二其枯槁一之術。伐二分外枝葉一之外。豈有二他道一哉。萬石之國者。以二萬石一爲二天分一。雖二用不一レ足。亦不レ能レ大レ之。且其用不レ足者。以二分外支出一故也。然則濟二其不足一之道。以二徹法一定二入額一。節二用度一制二支出一之外。豈有二他術一哉。

孔子曰。隱レ惡而揚レ善。執二其兩端一。用二其中於民一。譬三之賣二買苞一米一。今有二二一苞米於此一。檢二其量一。一則三斗六升。一則三斗四升。合以折二半之一。則爲二三斗五升苞一。乃賣二買之一。是所レ謂隱レ惡而揚レ善。執二其兩端一。用二其中於民一也。夫道也者。固備二於我一。無二漢籍一亦可。誰謂下無二漢籍一則我苞米不上レ能二賣買一乎。

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今夫扯二裂全紙一爲レ二。持二其一一以巡二天下一。必莫レ有二合レ之者一焉。其一之外。以二作爲一不レ能レ合レ之。此之謂二天性一也。

子貢曰。君子惡レ居二下流一。天下之惡皆歸焉。穿二水口於田畔一。則田中塵芥皆湊焉。是自然之勢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レ貴。先王之道。斯爲レ美。小大由レ之。夫和者。彼此相交之道也。譬二之綯一レ索。以二三尺藁一不レ得レ綯二三尺索一。欲レ綯二三尺索一。必以二三尺五寸藁一。是則和也。豈止綯レ索。織レ席亦然。以二三尺草一。不レ得レ織二三尺幅一。豈止織レ席。布帛亦然。雖二微細一。無レ戻二於此理一。是之謂二小大由一レ之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二我師一焉。請見下富者以二奢怠一陷レ貧。與中貧者以二儉勤一得上レ富。是可二以爲一レ師

蕪田一。明二明德一。猶下開二蕪田一產中米粟上。開二蕪田一產二米粟一。是明二明德一也。其得二產粟一也。食二其半一推二其半一。開墾循環。以擧二荒蕪一。是親レ民也。其開墾與二推讓一。萬世不レ可レ易。是止二於至善一也。

孔子曰。君子謀レ道。不レ謀レ食。耕也餒在二其中一矣。學也祿在二其中一矣。兩脚餒與レ祿相對。似レ不二明了一矣。艮農得レ道。則雖二荒歉一。何餒之有。學者失レ道。則雖レ見レ用。何祿之保。於二農夫一則擧二其過一。於二學者一則擧二其功一。是所三以不二明了一也。盖餒作レ食。則似二穩當一矣。

孔子曰。因二民之所一レ利而利レ之。斯不二亦惠而不一レ費乎。譬二之培一レ稻。因二稻之所一レ利而澆レ肥。則多二秋實一。或童子求二價十錢玩器一。易レ之以二廿錢之紙一。又或饋二鮮魚一。則人必取レ之。此之謂二惠而不一レ費也。若夫饋二餒魚一。則人必捨レ之。與二玩器一。則長物耳。是則惠而費也。又曰。欲レ仁而得レ仁。又焉貪。譬二之粟與一レ菽。欲レ粟而澆レ糞。則得レ粟。欲レ菽而澆レ糞。則得レ菽。其所レ欲無レ不レ得。又何貪。盖經書通二萬事一。不レ通則不レ足三以爲二經典一也。

孔子曰。敎以レ孝。所下以敬中天下之爲二人父一者上也。敎以レ弟。所下以敬中天下之爲二人兄一者上也。譬二之伐レ木刈一レ草。曰。錯二鋸齒一。所三以伐二天下之爲レ木者一也。磨二刈刀一。所三以刈二天下之爲レ草者一也。苟錯二鋸齒一。則莫二木不一レ伐焉。苟磨二刈刀一。則莫二草不一レ刈焉。然則與二天下之木皆已伐。天下之草皆已刈一同。我法亦然。苟有二能理會焉者一。則與二天下之荒蕪皆已墾。天下之負債皆已償一同。

哀公問二於有若一曰。年饑。用不レ足。如レ之何。有若對曰。盍レ徹乎。曰二吾猶不レ足。如レ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若孰與不レ足。譬二之石盆樹一。問曰。樹將レ枯。養不レ足。如レ之何。曰。盍レ伐レ枝乎。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譬之廢棄魚笴木。夫天之生人也。知愚賢不肖。固是自然。而非有爲君爲臣爲相爲吏之意也。然論其知愚賢不肖。欲以齊之。是猶集廢棄魚笴木。欲以齊其長短大小也。其長者。大而不適用。其短者。小而不適用。是無他。不本以樣式作之也。夫天道自然也。人道非自然也。譬之家屋。家屋營築非自然。若夫自然。則山林宜生四寸角柱。然未嘗生之。其長短大小曲直亦不齊也。故割之削之。使長短大小曲直各適其用者。工師之任也。人之知愚賢不肖亦然。各應其材。以用之者。君相之任也。君相用人。如工師用材木。則治國家何有。

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譬之稗草。耘者務去之。然以似稻。有免而實。穫者必去之。又免而入苞。舂者篩去之。又免而爲飯入口。亦吐之。是雖幸而數免。終不得免也。惡人之爲惡。亦然欺天。犯法。逃刑。幸而免者。必無子孫也。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謂不與。以天下不爲我有也。今夫以承襲田祿。不爲我有。假爲負債。出什一以爲還其利。以推之貧者。則子孫長久。可以期也。譬之樹藝。以收穫什一爲培費。則年年必增收穫。若一缺其培費。則收穫必減。縱令遇豐稔不減。明年必減矣。人宜辨此理。推讓以計子孫長久也。

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譬之田畝焉。明德爲物欲所蔽。猶

養二八口一。推二有餘一以及二之人一。舜禹之不レ與。其在二于斯一矣。與而爲二我有一。故不レ足。不レ與而不レ爲二我有一。故有レ餘。有レ餘謂二之富一。不レ足謂二之貧一。

孔子曰。欲レ善二其事一。必先利二其器一。居二是邦一也。事二其大夫之賢者一。友二其士之仁者一。譬二之剃工與二薙子一。剃工薙子就二其業一。必先磨二剃刀一磨二刈刀一。是必然之理也。且夫剃工之磨二剃刀一也。必先用二越砥一。此之謂下事二其大夫之賢者一。友中其士之仁者上也。

語曰。興二滅國一。繼二絕世一。擧二逸民一。天下之民歸レ心焉。宜哉言哉。我之興二廢邑一也。墾二荒蕪一以復二絕家一。投票以賞二良民一。而一邑之民服矣。又曰。民所レ重。食葬祭。食者。米櫃有レ實也。米櫃有レ實。則愼レ終追レ遠。愼レ終追レ遠。則守レ禁勤レ業。守レ禁勤レ業。則無二妻子離散土地蕪沒之患一矣。若夫米櫃無レ實。則不レ能レ養レ生。不レ能レ養レ生。則不二愼レ終追一レ遠。不二愼レ終追一レ遠。則干レ禁怠レ業。干レ禁怠レ業。則不レ免二離散蕪沒之患一也。嗟乎。民之所レ重。實在二米櫃一。又曰。信則民任焉。一言不レ差謂二之信一。人必依托。幼子之托二菓於母一也。不二必算一其數。是母之信徹二於子一也。至二兄弟姊妹一。則不レ然。必算二其數一。然後托レ之。先君之任二廢邑興復於余一也。期以二十年一。處置歲計。使レ莫二敢陳一焉。是余之信徹二於先君一也。

孔子曰。治レ國者。不三敢侮二於鰥寡一。而況於二士民一乎。夫受二米粟一者。庭上散粒。尙洗レ之。以爲二粉團一。況於二苞米一乎。受二薪木一者。雖二折屑一而不レ捨。細片尙洗以焚レ之。況於二束薪一乎。且鰥寡孤獨不レ能二再復二其本一。宜二憐恤一者也。是之不レ侮。必先加二憐恤一焉。治二國家一可レ運二之掌上一矣。

傳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又曰。至誠無レ息。譬ニ之絢レ索。絢ニ一房一。以易レ錢。則得ニ四錢一。投ニ四錢一。則得ニ一房一。謂ニ之誠則明。明則誠一。以索易レ錢。以レ錢易レ索。萬世無レ息。謂ニ之至誠無レ息。又譬ニ之量ニ米粟一。量レ之以ニ升斗一。則幾回量レ之。亦必不レ差。謂ニ之至誠一。又譬ニ之珠玉一。自ニ上下四方一見レ之。而無レ瑕者。至誠也。自ニ一方一見レ之。而無レ瑕者。非ニ至誠一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レ己正南面而已矣。何謂ニ無爲一。專治ニ天職一。而不レ顧レ他也。何謂ニ恭レ己正南面一。天子拜ニ天德一。以事ニ上帝一。故南面焉。百官奉ニ天子命令一。以治ニ天民一。故北面也。天子治ニ天職一。百官奉ニ職役一。農夫營ニ農耕一。工商爲ニ工商一。轎夫馬夫務ニ其業一。擧皆專盡ニ力己職一。此之謂ニ無爲而治一也。叔世則不レ然。人君兼ニ臣職一。人臣僭ニ君位一。士兼レ商。農學レ士治工兼ニ木工一。米商學ニ酒商一。菽腐家兼ニ褐腐家一。是皆非ニ恭レ己正南面レ也。傳曰。君子素ニ其位一而行。不レ願ニ乎其外一。素ニ患難一行ニ乎患難一。君子無ミ入而不ニ自得一焉。是與ニ恭レ己正南面之語一相對。菽腐家則樂レ製ニ菽腐一。轎夫馬夫各樂ニ其業一。是素ニ患難一行ニ乎患難一也。然菽腐家以ニ家業一爲レ無レ益。欲ニ褐腐家一。是心志不レ定也。心志不レ定。則心身相離。故以ニ家業一爲ニ患難一。欲ニ以易レ之。是惑之甚也。菽腐家而營ニ其業一者。則天命。而安ニ患難一者。則天理也。辨ニ天理一隨ニ天命一。安レ心務レ業。是之謂ニ恭レ己正南面一也。孔子曰。巍々乎。舜禹之有ニ天下一也。而不レ與焉。不レ與與レ恭レ己相對。不レ與者。不レ爲ニ我有一也。不レ爲ニ我有一者。恭レ己也。舜禹有ニ天下一。而不レ爲ニ我有一。是所ニ以稱ニ巍々乎一也。夫一人勤。而一人食。是禽獸之道也。一人務ニ稼穡一。以養ニ八口一者。人之道也。一人勤而

二宮先生語錄卷三

齋藤高行伯順述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ニ其中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至哉言也。譬ニ之一村一家一。則計ニ自家便利一者。人心也。是心常生而不レ止。是之謂レ危矣。儉レ己推レ人者。道心也。是心偶生亦厭ニ忌之一。是之謂レ微矣。故精ニ察我分一。有ニ田祿百石一者。專一守レ之。以ニ其半一經ニ理家事一。讓ニ其半一以推ニ之人一。苟如レ此。則一家一村必安泰矣。若夫各逞ニ自家便利一。日流ニ奢侈怠惰一。則擧村月窮。段田產粟出ニ四苞一者。減爲ニ三苞一。三苞又減爲ニ二苞一。終歸ニ荒蕪一。一村一家之田祿永絕。必爲ニ無人之墟一矣。豈可レ不ニ戒懼一乎哉。又譬ニ之草萊與ニ白田一。人心如ニ草萊一。草萊自然也。故雖ニ墾レ之爲ニ白田一。然蔓草日生而欲レ荒。是不ニ危殆一乎。道心如ニ白田一。白田人作也。故力耕則爲ニ白田一。不ニ力耕一則歸ニ草萊一。是不ニ微妙一乎。則歸ニ草萊一者天道。而力耕者人道也。夫人道半順レ天半逆レ天。何則逆ニ草萊之天一。以墾闢。順ニ春生之天一。以播種。逆ニ夏長之天一。以耘鋤。順ニ秋殺之天一。以刈獲矣。忠言逆レ耳。亦自然也。嚴冬修ニ溝渠一。乃戒レ衆曰。冒レ寒可ニ勤動一則逆。勞レ衆曰。焚レ火可ニ休息一則服。雖レ爲ニ來歲必用溝渠一。然厭ニ寒苦一疾ニ勤動一者。自然之情也。故雖レ令而不レ行矣。是以ニ天道人道異一故也。於レ是或順ニ自然之情一。勞レ之以ニ酒食一。或逆ニ自然之情一。勉レ之以ニ勤動一。則不レ令而可レ行矣。

邑乎。然聚之。則足以興國焉。是猶以升量粒米。則所以名現量也。誰謂我法迂遠也。余以一苞米爲度外。積二十餘年勤勞。以成一家。今讓餘財。以擧諸侯伯廢邑矣。且夫日光廟祭田。則存乎無窮。故期成功於無窮。以立法焉。世人爲事。比較諸己一世。欲以見其成功。故以爲迂遠也。盖立天下之法。宜比較諸天下矣。立寰宇之法。宜比較諸寰宇矣。豈其可比較諸己一世乎哉。

閭鄕擧爲之。經久遠亦無窒碍者。農業是也此爲國家大本焉。如儒佛則末也。況於其他技藝百工乎。何乎。閭鄕擧爲之。以廢農業。則饑餓之患立至也。縱令儒氏講書。佛氏說經。藝人演技。百工勵精。亦何益之有。然則農之大本立。而後以儒佛爲藥餌。以技藝百工爲佐使。一鄕可以治矣。嗟乎。五穀九菜養身命。五常十戒治心病。技藝百工各有用。誠如是。則亘萬世。而無弊。此之謂本立而道生矣。

謂門弟子曰。我日夕所說之理。多是古人所未發也。小子與從事於日光廟祭田僅僅開蕪也。寧記我說。以傳之後世焉

二宮先生語錄卷二終

レ不。是業歟。欲歟。誰能辨レ之。刈二吾田一則勤業。刈二他田一則私慾也。有二士人一焉。惡衣惡食。居二矮屋一。是儉歟。吝歟。誰能辨レ之。守二祿命一以供二其職一。省二自奉一以推二之人一。是君子之業。而儉讓之道也。若惜二其祿一而不二肯用一。蝕レ米秘レ金腐レ衣。以缺二其職一。是小人之欲。而吝嗇之爲也。然則田畝之畔定。自他之分明。而後業與レ欲可レ判也。祿命定天分明。而後儉與レ吝可レ辨也。勤業讓レ分以爲レ人者。儉也。私欲惜レ財以爲レ己者。吝也。苟爲レ人。則國君而惡衣惡食居二矮屋一。亦誰謂二之吝一。大禹之卑二宮室一。爲レ盡二力乎溝洫一也。然則儉者。君子之公道。而吝者。小人之私欲也。豈可下以二其外形一混中合之上耶。

貪二他人酒食一者。不レ足レ爲二國家之用一也。好赴二招飮一者。不レ足二與議一也。我自幼不レ好レ赴レ筵。與下其赴レ筵徒費中光陰上也。不レ若下造二提籃一以施二諸人一之樂上也。乃不レ赴レ筵。亦必贈二酒肉一來。我既樂二吾所レ樂。又坐而飮食。豈不レ善乎。

余不レ務二我衣食一。唯救濟之務。且奉二先君之命一。從二事於興國安民一以來。不レ問二米粟所二以入一。不レ記二金錢所二以出一。不レ用二心於家計一。而專盡二力其職一耳。雖レ然。衣食自給。未三嘗有二缺乏一也。是猶下樹藝者。不レ計二衣食一。而盡二力耕耘灌培一。則衣食在中其中上也。世人有下汲汲奔二走於衣食一。不レ能レ免二貧困一者上。何也。

稱下我法所二施行一之出納簿上。曰二現量鏡一。量者。升也。苞也。夫米粟養二民命一。然粒散則徒爲二雀鼠之食一。故聚レ之而爲レ升爲レ苞。以養二民命一矣。日課索綯法亦然。一二壽之値。不レ足二以興一レ家。況郡

細民之棲息於富豪之下者。其家必絕矣。何也。就之乞貸。以補不足也。縱令納壻娶婦。必無孫。譬如小木生於大木之下。雖凌風雨僅發花。然必不給實也。若伐大木之枝。則小木受日光以結實。富豪讓分內。以施之細民。則細民必保存。

貧民遭饑饉而不免饑餓者。何也。是以其不用心豫備故也。夫米粟非日生月實者。唯期春生秋實也耳。然而周歲不患饑餓者。何也。是以其用心豫備故也。若夫使米粟或間歲一實。或三歲一實。亦用心豫備。則何有饑餓之患。況於三十年若五十年一臻之饑饉乎。

多才之士乏於道德。著書引古語。亦專在子史。而不及學庸論語也。蓋聖語者以才難解歟。抑不合於己心故歟。此等之人。以學庸之道爲難也。不思亦甚矣。

粟與葦。一也。故葦之生處。墾之。則爲粟。粟之生處。荒之。則爲葦。我神州上古稱豐葦原。又稱瑞穗。故墾之。則產嘉穀。是所以冠於萬國也。雖然。耕之則爲粟。不耕則爲葦。豈可不力耕乎哉。

水有生死。在地中者。生水也。不分上下。上自山頂。下至地底。離地見形。死水也。必就下矣。樹中水氣。亦然。達於根幹枝葉。離樹則下矣。人身之血。亦然。達於頂踵四肢。離身則下矣。

世人見吝者。輒曰儉。見儉者。輒曰吝。論者亦未有審其分界者也。儉吝定於分。分不定。則終日論之。亦何益。且儉吝之以外形不可辨。譬之業與欲然。有農夫焉。夙興刈

レ免二困窮之患一也。蓋天下政刑。神儒佛三敎。皆在レ保二天祿一焉耳。故以二黎民不レ饑不レ寒爲二王道之極一也。我道則修二天祿之隳壞一。而繼レ絕興レ廢者也。豈不二亦大一乎。

世道貴レ於積レ小。積レ小爲レ大。如二日課索綯法一。人人不レ疑而勉レ之。是可レ爲二天下之法一也。若夫高遠之事。則人人爲レ不レ可二企及一。然是不レ考二其本一也。今有三大二家於此一。是非三暴爲二大家一。始積二一未一發之小一。終成二大家一者也。且夫如二芝中堂之雨楹一。及永代橋之梁柱一。雖二臣材一乎。其初生二於細子一。經二幾百星霜一。冒二風雨一凌二寒暑一。日夜運二精氣一。而成二長大一者也。豈止古之細子如レ此。今之細子亦然。然則古之細子。今之大木。今之細子。後之大木也。人宜下明二辨此理一。不レ羨レ大。不レ恥レ小。不レ欲レ速。夙夜黽勉。以奏中積レ小之功上也。

甘辛之於レ味也。甘益甘。辛益辛。偏也。不レ偏。則不レ能レ保二其眞味一。然不レ適二人口一。故不レ得レ不二甘辛調和一也。人亦有二甘性者一。有二辛性者一。是亦偏也。故進者退レ之。退者進レ之。甘辛調和。而後爲二世所一レ容。爲二人所一レ用。雖レ然。不レ偏。則不レ能レ保二其眞性一。譬如下作二醃菜一者。短食則甘醎相半。長食則專ラ醎也。

粟雖レ生二於地一。而降レ自レ天也。何則積二日光映射之功一。而爲レ粟。故自二春耕一過二春分一。經二夏耘一至二秋分一。試以二度杖一計レ之。一旬之日射。則一旬度。三旬之日射。則三旬度。粟氣積二於地中一。縱令後日有二冷雨一。既積而在二地中一之度數。其粟必實也。雖レ然。不レ盡二人力一。則少レ實。盡二人力一。則多レ實。蓋深耕易耨。則日光入レ地深。故多二秋實一。可レ不レ勤乎。

則曰レ生。萬言者然。故狐狸不レ能レ誑。惡鬼不レ能レ近也。儒家之言則不レ然。譬則唯曰二田可レ耕家可一レ造耳。釋氏則曰二田必荒家必破生必死一。譬如下戶內有レ盜。自二戶外一呼二上意一。則戶內呼二應捕一。以收中縛之上也。儒家則唯戶外呼二上意一耳。不レ知二盜逃一レ自二後戶一也。

現二形於斯世一者。莫レ不レ滅焉。雖レ然。如二淺草觀音像一。其始鑄レ之也。其火既滅。而其像存二于永世一。衆生崇レ之。梵鐘亦然。其鑄レ之也。火既滅。而其音鳴二于永世一。衆民歸レ之。行二我助貸法一者亦然。其身既死。而其資存二于永世一。民人賴レ之。

明中有レ暗。暗中有レ明。明晝豁目。而懷二私欲一長二惡意一。是明中有レ暗也。暗夜瞑目。而思二是非一辨二善惡一。是暗中有レ明也。

人之理二家計一也。雖レ竭二勤勞一乎。雖レ守二儉約一乎。至二除日一而歲計不レ足。則勤勞儉約。皆失二其功一焉。世人之勤儉。有レ類二於此一。何則以二百金之入一。爲二百十金之出一。故其入減而爲二九十金一。乃以二負債一補レ之。故其入又減而爲二八十金一。於レ是始省二浪費一爲二九十金之出一。故其入又減而爲二七十金一。乃又省而爲二八十金之出一。終至二於亡滅一。猶如レ斯矣。嗚呼。當初百金之入。減而爲二九十金一之日。速革二弊習一。大省二浪費一。以爲二八十金之出一。則不三啻復二百金之入一。遂二致千金之富一。亦不レ難也。世人不レ覺レ之。徒安二姑息一。遂亡二其家一。悲哉。

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天祿豈唯君而已哉。民亦各有二天祿一也。何則無レ論二衣食居一。凡助二我身一者。盡出二於天祿一焉。故尊二天祿一而不レ忘二其恩一者。莫レ有二困窮之患一。卑二天祿一而忘二其恩一者。不

身代我子之死者。父母之心也。是非父母之心存於吾身乎。然則爲人子者。宜愛我身敬我躰。以奉父母之心也。

爲人子者。宜以安父母之心爲要。苟欲安父母之心。宜正心修身。心正身修。則雖仕他邦。不暇於歸省。而父母聞有賞典之事。則喜以爲我子亦與焉。聞有犯罪者。則恝然以爲非我子也。如此則可謂孝矣。若夫心不正身不修。則父母聞有犯罪者。則憂以爲我子亦犯焉。聞有賞典之事。則恝然以爲非我子也。如此則雖數歸省。而不足以爲孝也。

物各有數。猛火炎々。薪炭盡則熄矣。銃丸激烈。勢盡則爲童子所弄焉。人陞高官得君寵。亦何保久。其數盡則黜罰立至矣。豈可不思哉。

航海徒任風波。則不可達於所望之岸。苟欲達於所望之岸。則不可不振櫂避風波也。治生亦然。猥任人欲。則不可得所欲之安富。苟欲得所欲之安富。則不可不節情斥人欲也。若夫不振櫂避風波。則不免於漂沒之患。不節情斥人欲。貪酒食。被褕衣。造華屋。以百金之入。爲二百金之出。則不免於亡滅之患也。

戚夭欣壽者。人之情也。然夭壽者命也。唯修身以俟之耳。夫五十歲而死。逆算之。則五十年前無此人。然則五十年間保生者。不亦幸乎。

手之執物也。左出則右出。右出則左出。巨指出則食指出。食指出則巨指出。口之喫飯也。上齒下則下齒上。下齒上則上齒下。是自然之勢也。釋氏說法亦然。曰有則曰無。曰空則曰色。曰死

農家得二秋實一。盡用二之秋冬一。則無二來歲之食一。是故得二秋實一。則輸二租稅一。蓄二種子及備荒一。其餘分二之十二月一。堅守二其度一。以養二父母一育二妻子一。此農夫之道也。懶惰之民。不レ盡二力於耕耘一。而得二秋實數苞一。亦是天恩也。以レ此尙爲二不足一。欲三放賭得二大利一。此惑之甚者。不二徒不一レ得二大利一。賭敗至レ亡レ家矣。夫欲レ多二秋實一者。農夫之常。苟欲レ多二秋實一。則宜レ盡二力於耕耘一也。力二耕一畝一。則有二一畝之利一。力二耕二畝一。則有二二畝之利一。此之謂三至誠如レ神。

深山雪。幽谷氷。寒氣凛。亦河柳生レ芽。則氷雪皆虛。山野草木蒼翠。亦一葉辭レ枝。則蒼翠皆虛。國家衰頽。田畝荒蕪。負債如レ山。亦君大夫有下深憂レ之者上。則衰頽荒蕪。負債皆虛。國家安寧。貨財豐富。亦君大夫有下好二奢侈一者上。則安寧豐富皆虛。傳曰。至誠之道。可二以前知一。國家將レ興。必有二禎祥一。國家將レ亡。必有二妖孽一。此之謂也。

有レ物必有レ弊。猶下種二蔓菁一則菁蟲生。種二莨菪一則莨蟲生上。是自然之數也。故富則有二奢侈之弊一。貧則有二懶惰之弊一。此二弊者。國家之大患也。我法則除二此二弊一者也。乃轉二奢侈一爲二儉讓一。變二懶惰一爲二勵精一。二弊苟除。則國家安泰矣。

父母之育レ子也。縱令爲二無賴之子一。亦不レ算二養育費一也。農夫之力レ田也。縱令遇二饑饉之災一。而不レ算二培養費一也。舜禹有二天下一。而不レ與。以傳二道於萬世一。釋氏避二王位一。以遺二法於萬歲一。是猶三購レ物者解二全嚢一。行二我道一者。宜レ存二斯心一也。

父母祖父母及祖先累世之心。皆聚二於吾身一。何則天下之爲二父母一者。無下喜二己子之死一者上。故欲下以二吾

足。則須ニ不レ取而力一焉。如レ此則豈有レ不レ足哉。是則有若之意也。

管子曰。衣食足而知ニ禮節一。宜哉言也。今與ニ食於小兒一。不レ滿レ腹則啼。既滿レ腹則不レ食。況於ニ成人一乎。雖ニ貪惏者一。而飽則必讓焉。是豈非ニ眞禮義一乎。

誦ニ論語幾諫之章一曰。善哉。人子諫レ父之道。誠可レ如レ斯而已。豈止諫レ父之道。凡處レ事。須レ如レ斯矣。

爭論之發也。各不レ定ニ其居處一故也。苟定ニ居處一。則何爭論之有。今有下論ニ東西一者上。在レ東者爲レ西也。在レ西者爲レ東也。論ニ米價一而貴爲レ善者。糶者也。賤爲レ善者。糴者也。論ニ南瓜一而愛レ蔓者。初生之時也。惡レ蔓者。食レ實之時也。論ニ遠近一而近爲レ善者。致レ用之時也。遠爲レ善者。失火之時也。一切論レ事。各定ニ其居處一。則是非判然。何爭論之有。

爲ニ稼穡一者。農夫之常。雖ニ愚者一而知レ之矣。唯用レ力進ニ分外一。則秋穫居多。秋穫居多。則其家必富矣。農得レ富豈有レ他哉。養ニ父母一者。人子之常。雖ニ頑夫一而亦知レ之矣。唯用レ力進ニ分外一。則父母必悅。父母必悅。謂ニ之孝一焉。夫孝修ニ吾德一也。人而修レ德。豈有レ他哉。

人生好ニ安樂一。何謂ニ安樂一。春植而秋收是也。植則生。生則長。長則華。華則實。是故植レ之。而樂ニ其生一。樂ニ其長一。樂ニ其花一。樂ニ其實一。食レ之則身安心樂。是豈不ニ眞安樂一乎。

養ニ家貍一者。順ニ撫之一則睡。逆ニ撫之一則怒。用ニ刀子一者。執レ柄則鈍刀子則亦爲レ用。執レ刃則雖ニ利刀子一而不レ爲レ用也。處レ事者。宜レ辨ニ此理一。

德一也。如レ此者。畢生不レ免二貧困一矣。若時二餓死一。亦洗レ之以藏二諸板厨一。是報二日用之德一也。如レ此者。必富二其家一矣。貧富得失。在二報レ德與一レ忘レ德而已矣。

不レ用二刑罰一。而懲レ惡。盖有レ術也。譬下之不レ用二斧斤一而仆中大木上。夫伐二大木蟠根一也難矣。故掘二無根之地一。則大木遇二風雨一而自仆矣。釋氏所レ謂五逆消滅。即心成佛。是也。

國君不レ恤二下民一。則下民以二逋租一爲レ益焉。家主不レ愛二下僕一。則下僕以二放逸一爲レ益焉。是自然之勢也。苟如レ此。則國廢家衰。其損莫レ大焉。君民主僕。譬二之一木一。培二養其根一。則枝葉暢茂。花實盛美。國君恤二下民一。則下民務輸レ租。家主愛二下僕一。則下僕勤致レ忠。是又自然之勢也。苟如レ此。則國興家隆。其益莫レ大焉。

柱礎之深入レ地者厚重。而動レ之亦不レ動也。其入レ地淺者輕浮。而不レ動レ之亦自動焉。人之立レ心亦然。有レ誠者則厚重。無レ誠者則輕浮。猶レ見二柱礎一也。

世人尊二金錢一卑二米粟一。是不レ知二本末一也。米粟者本也。金錢者末也。何則一日無二米粟一。則饑。雖レ有二金錢一。而不レ可二得食一也。若以二金錢一塡二田畝一。則不レ能二種殖一。不レ能二種殖一。則無二米粟一。無二米粟一。則饑餓忽至。然則不レ可下不レ撤二金錢一以種殖上也。苟種殖。則得二米粟一。得二米粟一。而後金錢爲レ用矣。豈可レ不レ思二其本末一哉。

魯哀公問曰。年饑。用不レ足。如レ之何。有若對曰。盍レ徹乎。宜哉言也。余嘗諭二力夫一曰。力錢一日得二三百文一而不レ足。則須レ取二二百文一。得二二百文一而不レ足。則須レ取二一百文一。得二一百文一而不

古人有レ言。曰。有二陰德一必有二陽報一。譬ヘバ之力農與二勤學一。春夏勞二力耕耘一。乃是陰德。而得二秋收一者。陽報也。夙夜苦二心學問一者。乃是陰德。而得二祿爵一者。陽報也。蕘豎之喧呼。學生之吾伊。固是陰德。何則得二陽報一之資也。世人徒以二陰施レ財爲二陰德一者。知二其一一而不レ知二其二一也。

露二糞於原野一。則艾肥生。肅霜降則衰枯。野風起則墜葉湊二艾科一。遇二野燹一而灰。遇二野雨一而潤。明春必生二大艾一。是無レ他。因二露糞陰德一也。貨財之於二貧富一亦然。有二陰德一者。貨財必歸而富矣。無二陰德一者。貨財必散而貧矣。

種二匏瓜一也。一根培擁。不レ用二鰛糟米粃各二升一。則必不二圓大一也。後播二油菜於此畝一。則必蕃殖。所レ謂積善之家必有二餘慶一。有二陰德一必有二陰報一者。是也。

世人以二勤動慳吝一得レ富。造二大厦一建二倉廩一。傳二之子孫一。以爲レ保二長久一。譬ニ之積二堅氷一。夫堅氷之爲レ質也。雖レ如二鐵石一。而本凝二於寒氣一。故暖氣一至。則解矣。富豪雖レ似二猗頓一。而本成二於勤動慳吝一。故怠奢一生。則敗矣。若欲二長蓄二其氷一。則須レ藏二之氷室一也。欲二永保二其富一。則宜下立二分度一以制二經費一。禁二怠奢一以守二勤儉一。推二餘財一以恤二窮乏一。積二陰德一以計上長久上也。

事之成否。係二於記レ恩與レ忘レ恩焉。記二前恩一以欲レ報レ之者。作レ事必成矣。忘二前恩一而貪二後恩一者。作レ事必敗矣。故成與レ敗。在二記レ恩與レ忘レ恩也已。

存二報德之心一者。必富二其家一。忘二報德一者。必不レ免二貧困一。是理之必然也。人之食也。日用二炊器盤盌一。食畢而洗レ之者。爲三復用二之歟。若食米既盡。不三復用二之。則不レ洗而挈二置之一。是忘二日用之

且不レ顧。況路人乎。夫以二千金之資一爲二千金之商一。人猶危レ之。況以二千金之資一爲二二千金之商一。其不二失敗一者幾希。

商賈不レ貪二高利一。則天下之賣買皆歸焉。天下之賣買皆歸焉。則爲二大富商一也必矣。是非下敢貴二買之一而賤中賣之上。只在二於不レ貪二高利一而已矣。商賈不レ貪二高利一。猶如レ此。況於二我助貸法一乎。豈貴買賤賣之類乎哉。

農業者。半順レ天。半逆レ天。順逆相須而成。譬二之水車一然。半入二水中一。以隨二順流一。半出二水上一。以從二逆流一。順逆相須。以全二循環一。若悉入二水中一。悉出二水上一。則失二循環一焉。原野茫茫則天也。逆二其天一以墾レ之。草萊生。則天也。逆二其天一以耘レ之。春生則天也。順二其天一以種レ之。秋殺則天也。順二其天一以穫レ之。豈是非下半順レ天半逆中天乎上。則順二其天一以不レ失二播種之時一。逆二其天一以不レ怠二耘耔一者。人之道也。

凡爲二培養一者。宜レ如三款二待賓客一。而其澆レ之有レ時。其潑レ之有レ分矣。培二秧田一也。臨二插秧一潑二鰯肥一。則秧穰益二綠色一。乃插レ之。即新根生以長。是猶下養二女子一。常儉二素之一。臨レ嫁而饒中資粧上。則宜中其家人上也。種二黍稷一也。初委二之瘦瘠一。臨レ抽レ穗澆二糞肥一。則生二長穗一。是猶下養二庶子一常勞二苦之一。臨二出贅一而饒中贅資上。則宜中其室家上也。百般培養皆莫レ不レ然焉。然糞肥過レ分。則不レ結レ實。夫生二於糞壤一者無レ實。若有レ實。則馬蓼水稗。必無レ益二於人一者也。人亦然。富家常侈二於衣食一者無レ子。若有レ子則必頑愚。無レ益二於世一者也。

救二貧民一有レ時。猶二播種有一レ時也。有二春夏之時一。有二秋冬之時一。得二其時一而救レ之。榮茂可レ期也。若失二其時一。不三啻不二榮茂一。却促二消滅一。行二我道一者。不レ可レ不レ知。

植二茄苗一者。當二其未レ生レ根動一レ之。則苗枯矣。不レ動而培レ之。則根生而幹長。幹長則結レ實焉。借二助貸金一者。或五年。或七年。或十年。逐レ歲而償還。然後家道立。家道立。則百事成焉。若夫不レ待二償還一。或納レ壻娶レ婦。或造二長舍一購二農馬一。或製二衣服一理二家具一。則負債更生。而家道窮矣。可レ不レ思乎。

貧富貸借。自然之勢也。譬二之男女之道一。男則躰有レ餘。女則躰不レ足。男既有レ餘。乃貸二之女一。女有レ所レ不レ足。乃借二之男一。男女貸借和樂。故子孫生焉。富者財有レ餘。貧者財不レ足。富者既有レ餘。乃貸二之貧者一。貧者有レ所レ不レ足。乃借二之富者一。貧富貸借和樂。故貨財生焉。此之謂二男女相和而子孫生。貧富相和而貨財生一也。

天下之貨財。猶二河水一也。善游者。得レ水以濟焉。不二善游一者。爲二水所一レ溺。善儉者。以二貨財一立レ身與レ家。不二善儉一者。以二貨財一亡レ家失レ身。同一貨財也。一以得レ福。一以得レ禍。同一河水也。一以濟レ水。一以溺レ身。可レ不レ思乎。

商賈有二千金之資一者。以二其半一爲二商資一。以二其半一爲二遊資一。則廉價貨物不レ期而輻湊。得二其利一也多矣。是商賈之道也。且舖中貨物以二幾何一爲二分外一。以二厚價一需レ之。則爲レ之得二其利一也又多矣。是亦商賈之術也。盖物質勝二其價一。則不レ特二買主一。路人亦止二步於舖面一焉。其價勝二物質一。則買主尙

益爲二多忙家所一レ傭。傳曰。素二患難一行二乎患難一。君子無三入而不二自得一焉。苟能忍二其多忙一而自得。則必閑暇之時至矣。

貧農欲レ刈レ草。而憂レ無レ鎌。乃借二之隣人一。是所三以其不二免二於貧一也。若憂レ無レ鎌。則莫レ如下爲二隣人所上レ傭。得二其傭錢一以買上レ鎌焉。是以二一日之傭一。而其鎌爲二我有一。即是天祖開國之道也。凡免レ貧致レ富之術。在三於擴二充此理一焉耳矣。

貧富之本。在二於計レ利遠近一而已矣。計レ利遠者。種レ樹以樂二其生長一。況於レ種レ穀乎。故富饒不レ離二其身一也。計レ利近者。種レ穀猶爲レ遠。況於レ種レ樹乎。只競二目前之利一。欲二不レ種而穫一。故貧困不レ離二其身一也。夫不レ種而穫。豈有二其理一哉。春種而秋穫。此爲二萬世不易之業一。而歲歲務レ之。則其利無レ盡矣。佛經所レ謂福壽無量是也。

人之有二貧富一。猶三天之有二陰陽一也。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貧極則富生。富極則貧生。陰陽循環不レ已者。天之道也。自强以保レ富者。人之道也。何謂レ道。分度是也。立レ分守レ度。則其富無レ極。以二無レ極之富一濟レ人。則上配二天命一。下合二人心一。保レ富之道。豈有下過二於此一者上乎哉。

人有二貧富一。豈偶然哉。必有レ所二由來一焉。夫財者聚二於儉者一。散二於奢者一。蓋以二百金之入一爲二百金之出一者。不レ貧不レ富。以二百金之入一爲二八十金之出一者。財聚而富。以二百金之入一爲二百二十金之出一者。財散而貧。然則貧富之本。在下於出財進二分外一與レ退二分內一之二途上也已。退二分內一者合二乎天一。故爲レ事必成。富優自至。進二分外一者背二乎天一。故爲レ事必敗。貧困自至。貧豈偶然哉。

郷村各有二清丈冊一。稱レ之曰二水帳一。其名與レ實似レ不二相稱一。然水治二於平一。亂二於不平一。自有二均平之德一矣。蓋上古地位未レ定。山谷原野。有二高低之差一。田疇有二廣狹方圓之不一レ齊。土性有二肥瘠燥濕之不一レ同。曾無二規矩可一レ法者一。是以神聖測二地形一以定レ畝。檢二產粟一以定レ租。肥地狹而租重。瘠地廣而租輕。其法均平。猶二蕩蕩水面一。是所三以稱二水帳一也歟。

貧者如二安逸一。富者似二勞苦一。何則貧者無二餘食一無二餘財一。不レ憂レ爲二鷄犬所一レ掠。不レ患レ爲二偷兒所一レ奪。富者有二大廈高廩一。有二貨財寶器一。不レ得レ不レ戒二失火一。不レ得レ不レ防二竊盜一。且夫過二饑歲一也。貧者所レ憂則小。富者所レ憂則大。譬如下小草易二於受一レ風。喬木難中於受上レ風也。然世人惡二天分之貧一。好二不義之富一者。抑何也。

有二貧民求一レ食焉。乃入二田家一見二主人一曰。我能助耕。宜三先給二一飯一也。主人必不レ肯矣。若曰今日天朗。耕レ田尤宜。我雖二不敏一。請助耕。不レ顧レ他。竭レ力以助耕。則主人必報以二酒飯一矣。是自然之情。而萬事皆然也。舍レ己而從レ人。先レ事而後レ穫。天下莫二不レ服者一焉。又有二買レ轎者一焉。半途而下レ轎。且與二酒錢一。則轎夫莫下不二感戴一者上焉。語曰。孝弟之至。通二乎神明一。不レ思而得。無レ爲而成。此之謂也。

有二腐夫一焉。暑月竊尋二涼處一而惰者。寒月必索二煖處一而惰焉。且爲二人傭一也。必惡二多忙家一。然其惡レ之也。必爲二多忙家所一レ傭。是理之必然也。設爲二酒家傭一。而苦二其多忙一也。偶見二山寺閑暇一。欲レ爲二之傭一。而其於二山寺一也。及二歲末多忙一而後傭レ之。至則甚多忙矣。又去而之レ他。去則每レ去

爲レ幸。誤傷二指頭一則爲二不幸一。鈍刀子不三善削二于鰹一則爲二不幸一。誤亦不レ傷二指頭一則爲レ幸。夫不レ傷二指頭一之鈍刀子。不レ可三以削二于鰹一。善削二于鰹一之快刀子動傷二指頭一。然則世之所レ謂幸不幸者。出二於一己之便不便一者也。

天地以二一年一爲二一呼吸一。以二吸氣百八十日一生二萬物一。以二呼氣百八十日一滅二萬物一。春風自レ地生。秋風自レ空起。故爲二生滅一。人之呼吸亦然。語氣自レ腹出。則事必成。自レ脊出。則事必敗。

弘化中。信州地大震。山崩川塞。陸坼泥涌。人畜多死。或問二震災之理一。曰。天地一大活物。譬二之人身一。其猶二癤之潰決一也與。

燕者皇國之鳥也。何超二萬里波濤一而赴二南蠻一也。雁者北狄之鳥也。何度二絕海萬里一而來二皇國一也。漁夫者陸地之民也。何去二陸地一而浮二渺渺蒼海一也。是皆爲レ求レ食也。或度二絕海萬里一。或浮二渺渺蒼海一。不三敢顧二軀命一者。何也。無レ他。食之重二於軀命一故也。民之以レ食爲レ天。不二亦宜一乎。

武也者。治世之用。而非二亂世之用一。譬二之醫治レ疾。身心健而嬰レ疾者。醫可二以治一也。身心皆疾。則醫莫レ所レ用焉。天下治而邊境作レ亂。武可二以治一也。天下盡亂。則武莫レ所レ用焉。獨仁讓之道。可二以治一耳。孟子曰。仁者無レ敵。是之謂也。

世所レ謂爲レ崇者。自招レ之也。釋氏戒二殺生一。人心信レ之。故有レ爲レ崇焉。若殺レ生而爲レ崇。則人食盡非二生物一乎。鷄啄二蚯蚓一。蛇呑二鷄卵一。犬咬二狐子一。何崇之有。何也。大食レ小强呑レ弱。自然之勢也。

人之行レ路。必自二一步一始。兩脚遞移之外。莫レ有二他術一焉。假令欲レ速。兩脚並擧則顚仆。豈止顚仆。或至レ折二四支一焉。故自二生民一以來。未レ有下以二二步一爲二一步一者上也。雖二脚步有二健軟之異一。而一步遞進。是天理所レ然也。苟能一步遞進。則雖二軟脚者一。萬里之遠。可二得而到一也。

獲二鯉魚一而鬻二之市一。則人必買レ之。割烹而食レ之。必曰美味。使二人賞歎不一レ已。顧其在二江湖一之日。凌二風波一忍二寒暑一。沈浮游泳。無レ晝無レ夜。運二精氣於冥冥之中一。以長焉。是豈非下積二艱苦於生前一。而享中榮賞於死後上乎。人宜下察二此理一。耐二忍艱苦一。竭二精力於生前一。以所中死後之榮賞上也。

伐二松材一而鬻二之市一。則人必買レ之。裁截而用レ之。必曰良材。使二人稱譽不一レ已。顧其在二山林一之日。冒二風雨一凌二寒暑一。歲月耐レ久。生二長于荊棘之中一。是豈非下忍二難苦一以成中其材上乎。人宜下省二此理一。耐レ艱忍レ苦。各勤二其職一。以取中良材之名上也。

小而不二忍耐一者。長而速亡。桃李是也。小而忍耐者。長而久存。楠樫是也。人或幼而勉レ學。長而立レ身。死而存レ名。又或幼而遊惰。長而失レ家。死而無レ名。是由二忍耐與二不忍耐一也。人宜下見二桃李一以戒愼。見二楠樫一以發憤上矣。

禍福損益。一也。僥倖之奇福。與二不虞之奇禍一相對焉。以二僥倖之益一。納二之分內一。故奇禍之損生焉。以二僥倖一爲二分外一。則奇禍不レ生。又何損益之有。譬二之糴糶計一レ利。以二糴資一爲二分外一。以二賤糴貴糶之益一。不レ納二之分內一。則有二貴糴賤糶之損一。亦無二以患一也。

幸不幸。一也。便二於己一之謂レ幸。不レ便二於己一之謂二不幸一。譬二之用二刀子一然。快刀子善削二于鰹一。則

レ得レ穫レ麥。則可二以種一レ稻也。然則稻麥得二以穫一焉。嗚呼。種而後穫レ之。是人倫推讓之道也。衰國之君民。豈其可レ不レ察レ焉哉。

天道人道相反。何則人之好レ稻。爲二其可一レ食也。惡レ莠。爲二其不一レ可レ食也。好二美衣一。爲二其可一レ衣也。惡二敝衣一。爲二其不一レ可レ衣也。天則不レ然。草則生レ莠。衣則任レ敝。何好惡之有。好惡畢竟在三於人之逞二衣食一耳。

天道與二人道一。豈無レ異哉。循環自然者。天之道也。專務二作爲一者。人之道也。隨二天道自然一而生息。不レ稼不レ穡。爭二秋實一者。禽獸也。逆二天道自然一而耘耕。務二稼穡一以食二秋實一者。人道也。善哉稼穡之道。播二粟一粒一則秋實千倍。如二茄子一則萬倍矣。人之衣食賴レ之。若夫懶惰消レ日。不レ務二稼穡一。欲三以飽二秋實一。是不二禽獸之心一乎。抑所三以人禽異二道者。譬二之兩脚一。人道爲二左脚一。禽道爲二右脚一。將レ越レ閾而出一也。先出二左脚一者。履二人道一也。先出二右脚一者。走二禽道一也。千里之遠。霄壤之差。亦不レ過二此二脚一也。其及二一出一レ閾。則左右混行。誰能辨二人禽一。吁。人禽二道。混亂者久矣。余明三天道人道之所二以異一。以分二說人禽二道一。人能辨二別之一。履二人道一。而莫レ走二禽道一焉。

耕法以二一耒一發一爲レ度。雖レ有二力人一。然不レ能レ用二二耒二發一也。若强用レ之。不三啻毀二其器一。亦傷二其身一焉。是以千古以來雖レ有二土宜不一レ齊。遲速不レ同。然不レ能レ易二一耒一發。以レ漸進之度一也。苟能以レ漸進。則從二一畝一至二十畝一。從二百畝一及二千畝一。天下田畝。可二得而盡一焉耳。

風雨不庇。饑寒不免。田野月蕪。逋租年積者。貧民之常也。當此時。雖有政教。亦末如之何。獨國君守分度。以生餘財。賞力農。救窮乏。補破屋。通水利。墾荒蕪。以給常產。專布惠澤。則惰風以興。田野以治。衣食以足。各恥逋缺。爭先輸租也必矣。

禍福吉凶一也。猶米有糠肉有骨也。見鮪鱠以爲無骨者。小兒之見也。多肉者必有巨骨。其肉可食。其骨不可食。可食爲吉。不可食爲凶。肉食爲福。骨鯁爲禍。米糠亦然。米可食。糠不可食。以飯養生爲福。亦餲而害生。則爲禍。以蔬菜可食爲吉。以雜草不可食爲凶。天則不然。蔬菜不耘培。則消亡者。任消亡。雜草不耘培。而繁茂者。則任繁茂。然則天何有禍福吉凶。禍福吉凶。畢竟人道之私也。不明辨此理。則不足以行我道也。

禽獸唯知貪而不知讓。是以不得一日安也。鴻荒之世。人類亦然。神聖以推讓立人道。兆民以安矣。嗚呼。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貪與讓耳。若夫貪惏無饜者。得衣服則求酒食。得酒食則求聲色。得聲色則求不老不死矣。得田祿十石則求百石。得百石則求千石。得千石則求萬石矣。苟貪惏無所底止。而不知推讓之道。則何以與禽獸別乎。

太古之世。人道未明。與鳥獸共居。日夕求食。以爭奪爲事。不得一日安也。神聖憫之。便立推讓之道。敎以稼穡。五穀熟而食饒。人道以明。萬姓以安矣。叔世之民情。動反太古。季秋見稻疇實。則欲以穫之。孟夏見麥隴熟。則欲以穫之。嗚呼。不自種者。安得穫之。若穫之。則鳥獸爭奪之道也。故季秋不得穫稻。則悟不自種之過。可以種麥也。孟夏不

桑一。以養二民命一者。人道之極功也。我法則取二人所一レ惡。以與二其所一レ好。則變二負債一爲二清債一。變二荒蕪一爲二良田一。變二衰貧一爲二富盛一者。我道之極功也。

漁子之網二鰮魚一也。其始引レ網甚緩。獨漁長卷レ網。莫三敢有二間斷一。既及二其碇一也。漁長揮二片板一。則衆漁子一心協力引レ之。甚急。其得レ魚也甚多矣。嗟夫無二知愚老少一。一心從二漁長指揮一者。何也。是均分二其魚一故也。堯舜之治二天下一。亦然。與レ民同二其利一。故衆庶協レ心。忘レ勞樂レ業。天下以盛矣。叔世則不レ然。爲レ君者。唯懷二收租一。爲レ民者。唯懷二逋租一。故君民不レ和。衆心不レ一。租稅不レ輸。國家以衰。譬如下漁長獨擅二其利一。衆心不レ一。衆力不レ均。不上レ能レ得レ魚也。我法則究二其理一辨二天祿一。立二分度一推二餘財一。與レ民同レ利。賞レ善恤レ窮。使三各得二其所一。故土地日闢。田野月修。租稅年益。國家以治安矣。

我法者從レ上施二於下一之道也。於二天下一則天子將軍。於二一國一則君大夫。於二一郡一則郡長。於二一村一則村正。於二一家一則主人。譬二之馬夫養レ馬。圃人培レ茄。馬夫責二瘦馬一曰。負レ重則可レ與二豆食一。厲聲叱レ之。亦何益之有。若典二一短衣一買二黄豆一。以食レ之。則其馬必負レ重矣。其瘦瘁不レ能レ負レ重之日。與二之豆食一。甚似レ無レ益。然一與而未レ可則再。再與而未レ可則三。三與則馬力復矣。馬力已復。則能負レ重。能負レ重。則馬夫得二傭錢一。足三以養二父母妻子一。是無レ他。由下前典二一短衣一以與中豆食上也。圃人之培レ茄亦然。圃人對二茄圃一曰。多結レ實則可二糞培一焉。百方責レ之。亦何益之有。若休息之間。能勤以糞培。則其結レ實也必多矣。衰國之於レ民亦然。甘二怠惰一事二飲博一。破屋不レ補。

家之益。豈有大於此哉。

民靡於助貸之德。猶草木靡於風。草木之所以靡者。有枝葉故也。民之所以靡者。有妻子故也。若夫枯木無枝葉。財不必靡矣。隻身無妻子者亦然。豈止於助貸哉。於施政亦然。可不察乎。

余初以謂乞我助貸金者。私慾也。今思之則不然。是改過之道。而治平之本也。何也。欲償負債贖典田也。如此者益多。則馴致天下平治也必矣。

有貧民於此。賦性朴實。善事父母。晝勤農。夜綯索。僅支饑寒。而其父偶嬰疾。雖漸篤。而醫藥有驗幸愈。何思。明年父疾復大發。藥石無驗。終不起。既負五金之債。且廢業侍疾幾歲餘。赤貧如洗。鄰伍恤之。因里正復借五金。雖一時免饑。三農盡力。而既負十金之債。無其利金之餘力。於是族人伍保更謀之里正。使為僕賃。傭直三金。以其二充利息。其一為盤費。如是者既五年。舊債如故。母亦益老。誰養之者。嗚呼。如是貧民多於天下。其家終不可保存也。若貸與無息之金。使償其債以歸本業。則國不減一農戶。

人好清淨而惡汙穢者。私也。夫五穀九菜。不糞養則不生長焉。今洗菜蔬。留之座上。則不日而腐敗。養之糞土。則欣欣向榮。然則人惡之以為汙穢者。菜蔬好之以為清淨。可知也。清淨汙穢。一也。推之則善惡邪正。禍福吉凶。上下貴賤。損益多少。苦樂存亡。皆可知其為一也已矣。人不知其為一。故好之惡之。豈不私乎。夫以汙穢之糞養。生清淨之穀粟蔬

之教一來之患也。濟二救其患一。以補二政教一。獨有二我道一也耳。夫我道者。濟下救脫三邦政與二三教一來之患上者也。豈不二亦大一乎

我道行。則敷二金於闔國大路一。不二亦難一也。是非二金之特殖一。譬如下引二河水一漑中於田上也。今夫引二河水一。漑二之萬頃田一也。其直流入レ海。與下灌漑養レ田而入上レ海。河水固無二增減一也。金亦然。從二富家一入二富家一。猶二河水直流入一レ海。百金止爲二百金之用一耳。若以二我助貸法一。及二之貧家一。則其所二潤澤一。猶二河水養一レ田而入一レ海。貧家以富。衰邑以興。以爲二千萬金之用一。而其所二出納一。止百金而已。

貧者借二富者之財一。年納二其利一。而不レ能レ還二本金一。常以爲レ患焉。富者貸二財於貧者一。年受二其息一。而不レ得レ見二本金一。常以爲レ患焉。我助貸之財。則除二其患一者也。何則貧者借レ之。以償二舊負一。而免二於納レ利之患一。富者受二不レ得レ見之本金一。而免二於損財之患一。此非下貧富俱免二其患一得中其利上耶。

世人爭二財利一。論二損益一。東奔西走。汲汲不レ止。是唯得二于此一則失二于彼一。得二于彼一則失二于此一耳。於二全國一則莫レ有二損益一焉。夫田畝山林。則財利之本也。然田畝失二農力一。以歸二荒蕪一。山林發二野火一。以失二材木一。且延二燒民家一。戶口散耗。村里爲レ墟。是爲二一國之損一也。稼穡亦財利之本也。然村民擧甘二遊惰一。事二飮博一。怠二耕耨一缺二培養一。大減二秋穫一。是爲二郡邑之損一也。力耕亦財利之本也。然或稱レ無二農器一。或托レ無二農馬一。以二健身一曠レ日。或爲二負債一奔走費レ日。擧二秋穫一以還二利息一。是爲二一家之損一也。嗟乎。國家之損。豈有レ大二於此一哉。我助貸法者。除二此損失一者也。助貸循環不レ止。則荒蕪以治。負債以償。惰農以作。窮民以蘇。野火以熄。山林以茂。廢國以興。嗟乎。國

敎一。而野州無二其佛宇一。故招二其僧一。營二草庵一而居レ之。以安二民心一。且諭レ之曰。佛宇創建爲二嚴禁一。我在縣之日。宜二速創建一焉。我去。則不レ能二復創建一也。其民感動歔欷。而協レ心戮レ力。新營二數寺一。嗚呼。犯二嚴禁一以恤二窮民一。其意可レ謂レ厚矣。後及三山内氏爲二縣令一。草庵猶存。主僧新營二佛宇一。山内愕然曰。是犯二嚴禁一也。我罪不レ可レ免。命止レ之。屋宇未レ蓋。暴二雨露一數旬。主僧憂悶。至レ發二心疾一。嗚呼。一爲レ民忘レ官。一爲レ官忘レ民。若二竹垣氏一。可レ謂レ不レ恥二於古循吏一矣。

先君謂二鵜澤氏一曰。汝莫レ憂二不學一矣。寡人雖レ務二博涉一。而其要存二於貝原篤信大和訓。林道春貞觀政要諺解一。汝誦二此二書一而可也。可レ謂二至言一矣。

孔子曰。閨門之内。具レ禮矣乎。是萬世不刊之良典也。自レ古以來。爲二妻妾所一レ繆者多矣。小田原藩老服部三幣二氏倶兼二智勇一。其相レ君爲レ政。諸士莫二敢違者一。然不レ能レ全二其終一焉。是閨門不レ治之所レ致也。嗚呼。二氏之智勇。不レ能三以制二妻妾一。豈可レ不レ察哉。

或問曰。山内董正喪次手二寫法華經一。可レ謂レ孝乎。曰喪次哀痛之際。其欲レ寫レ之。孝則孝矣。然數援レ筆而不レ能レ寫。則孝在二其中一矣。夫遠者易レ忘也。若於二今日一寫レ之。則可レ謂レ孝矣。

方今天下泰平。上有二文武之政一。下有二神儒佛之敎一。治具悉備矣。然則四海之民。當下得二其所一樂中其生上。必無中蕪田負債之患上。然而四海滔々有下苦二其患一者上。何也。侯伯治二國家一。百吏助レ之。則當レ無二土地荒蕪。戶口消耗。負債山積之患一。然而侯伯有下苦二其患一者上何也。神儒佛三家。各説二修身齊家治國一。則當レ無二負債失レ家之患一。然而三家各有下苦二其患一者上何也。是皆脱二文武之政一。與二神儒佛

西邊向レ日處先生草也。

生ニ於佛國一者。人類及鳥獸蟲魚草木皆是佛也。生ニ於神國一者。人類及鳥獸蟲魚草木皆是神也。然則生ニ於神國一者。死後皆爲レ神。則不レ及レ假ニ西域佛法一也。

東照公遺訓曰。日本全秩二千八百十九萬石。其二千万石。分ニ封之有勳侯伯一。其八百十九萬石。爲下護ニ天子一馭中四夷上有レ之。至哉言也。公以ニ撥亂反正大勳勞一。其所ニ自取一。不レ及ニ夫天下下三分之一一。亦爲下護ニ天子一馭中中夷上。而不ニ敢私ニ有之一。凡爲ニ人臣一者蹈ニ此道一。則可下長保ニ國家一。以免中傾覆之患上也。

元和偃武之後。使下僧遊行巡ニ天下一。授中十念於衆生上。允以ニ遞送夫馬各一百一。其慮深矣。荻生茂卿論レ之。以爲ニ不可一。是不レ察ニ其深慮一者也。當時亂離之餘。其治與レ否。未レ可ニ以知一焉。東照公盖使ニ遊行稱名以授ニ十念一。而視ニ其受者多少一。以察ニ群情向背一也。其慮ニ天下一可レ謂レ至矣。如ニ我助貸法一。亦足ニ以知ニ其國之治否一焉。借ニ無息金一而不ニ償還一。得ニ家產一而不レ知レ恩。則其國人無ニ恒心一也可レ知矣。

下野之爲レ國也。戶口消耗。田野荒蕪。民不レ聊ニ其生一。是土地瘠薄之所レ致也。假令一旦擧レ廢興レ衰。以安ニ其民一未レ見ニ永遠保存之道一也。然則如レ之何而可。曰。以ニ目今之租額一爲ニ永則一。而行ニ我安民法一。則其民保存。庶幾無ニ復衰廢之患一矣。是待ニ其人一而後可レ行也。

野州素多ニ荒蕪一。縣令竹垣氏招ニ募越州窮民一。以墾ニ闢之一。置ニ新戶一凡三百餘。越民深信ニ淨土眞宗

二宮先生語錄卷二

齋藤高行伯順述

神言曰。我無ニ知慧一。以ニ忠孝一爲ニ知慧一。至哉言也。夫用レ之而善。則爲ニ知慧一。用レ之而惡。則非ニ知慧一也。忠孝。善之大者。不忠不孝。惡之大者。推ニ其大一。極ニ其小一。避レ惡從レ善。則其爲ニ知慧一大矣。孟子以レ知ニ孝弟仁義一爲ニ智之實一。亦此意也。

相歌曰。從ニ高山一兮見ニ谷底一。瓜與レ茄兮花盛熾。是未レ知下在ニ何世一而何人所上レ作也。今之俚歌者。時移則廢。獨此相歌終古不レ可レ廢何也。其意味深長。夫登ニ高山一而下瞰。谷底可ニ歷指一也。天皇御ニ宸極一臨ニ四海一。亦然。上自ニ侯伯一下至ニ士庶人一。各治ニ其職一勤ニ其業一。以經ニ理國家一。或侯伯盛ニ儀衛一。或士大夫治レ職。或農工商賈勸レ業。或儒醫巫卜。或車夫舟師娼妓騙局。其他浴ニ於昭代德澤一。以營ニ其生一者。不レ可ニ勝算一。猶ニ瓜之衞蔓以開レ花。茄之直長以發レ花也。天皇臨ニ視之一。以察ニ其情一。以推ニ其誠一。至ニ於貧民之穀匣空。且無ニ糞舍一。深憂ニ勞之一。以安ニ定天下一。是我州之皇道也。嗚呼。此相歌雖ニ俚俗所一レ傳。豈知レ非下天照大神之所上レ製哉。不レ然。則誰能傳而不レ廢。

天祖天孫以ニ讓道一治ニ天下一。其德不レ滅ニ於三皇五帝一也。雖レ然。我邦古昔沒ニ書傳一。故爲ニ周孔所レ着先鞭一。惜哉。

神史所レ謂天孫降ニ臨於日向國一。是言ニ我邦開闢之始。西邊先生下草也。日向者。向レ日也。譬如ニ宅地

溝渠。爲レ除ニ水害一而隄防。且夫人之生也。無ニ羽毛一無ニ爪牙一。故無レ衣而不レ能ニ裸居一。無レ家而不レ能ニ露處一。無レ穀而不レ能ニ草食一。故聖人立ニ人道一以貴ニ其生養一。固是非ニ自然一也。夫唯非ニ自然一。故不レ勤則不レ能レ保焉。是以君子法ニ於天行之健一。自彊而不レ息也。

二宮先生語錄卷一終

施濟衆。聖人之功用也。今之學者仰二聖賢一。猶レ望二高山一。爲レ不レ可レ及。然孳々能勉而不レ懈。則可三或陟二山頂一焉。既陟二山頂一。則展目四眺。然後不レ得レ不二復下一也。讀レ書而得レ道。或到二賢處一。則宜下與二衆庶一偕。敎レ之導レ之。儉レ己推レ財。以務中施濟上也。

敎學躬行相須。而修身齊家之功成矣。故古之爲二敎學一者。行而敎。學而行。譬則或敎曰。朝夕可レ汲レ水。乃學而汲レ水。故桶水常盈。或敎曰。旦旦可二洒掃一。乃學而洒掃。故庭無レ塵。或敎曰。可レ明二明德一。乃學而明二明德一。故身家治。今也不レ然。敎則學。學則敎。譬則唯稱レ宜レ汲レ水則何桶水之盈。唯稱レ宜二洒掃一。則何庭之無レ塵。唯稱レ宜レ明二明德一。則何身家之治。其若レ是。聖經賢傳。徒歸二不用一。可レ勝レ歎乎。

余自レ幼務二於躬行一。何則比日當レ行者多矣。水可レ汲也。庭可レ掃也。燈可レ點也。戶可二開闔一也。其餘當レ行者幾許。孔子曰。行有二餘力一。則以學レ文。余固好レ文。然少孤。寄二食外家一。日夕爲レ所二苦使一。無三復有二餘力一。故當二午飯一也。人燀レ湯以煮レ茶。余則冷飯水飲。以讀二大學一。或誦二之樵薪之途一。或讀二之耕耨之間一。或人定之後看レ之。僅通二習四書一焉。既而玩索有レ得者。雖二一字一句一。終身行レ之。不レ能レ盡矣。今之儒涉二獵千萬卷一者。何以行レ之也。不レ行則與レ不レ讀同。嗟乎躬行之廢也久矣。

天道與二人道一異矣。天道者自然。而人道者非二自然一也。何則田畝荒焉。家屋壞焉。衣服敝焉。溝渠埋焉。隄防潰焉。人爲レ食二五穀一而田畝。爲レ庇二雨露一而家屋。爲レ防二寒暑一而衣服。爲レ漑二田畝一而

餲一。可レ勝レ歎乎。樵蘇之勞亦然。豈止米薪。製レ衣之勞亦然。新製則莫二速服一焉。凡富二國家一之道。其在二於斯一矣。可レ不レ思乎。

欲レ優二家道一者。用二一衣一亦有レ道矣。其製二新衣一也。必買二段匹一。其買レ之也。雖レ有レ余。須三延二緩一旬一。既買二段匹一矣。其製レ之也。又須三延二緩一旬一。既製レ衣矣。其服レ之也。又復須三延二緩一旬一。夫惡レ夭好レ壽者。人之情也。今推二之衣服一。愛惜以存二三旬一。凡用レ之如レ此。則家道優隆。豈足レ道哉。

經書載レ道者也。其筆二之於書一。猶二水始氷一也。朱子下二注脚一。猶二氷箸垂下一。益堅凝不レ易レ解也。況如二細注一。似下以二嘔吐一汙中聖經上矣。難乎其以二蔽固冷心一解レ之也。若以二通明溫心一。則渙然氷釋。安注脚之用。何也。人倫日用當行之道也。

讀レ書而不二躬行一者。徒應二人之問一耳。故不レ得レ不二多讀一也。苟躬行焉。則雖二一字一句一。而終身用レ之。有二不レ能レ盡者一矣。譬如レ購二白多飯鐺一。其煩レ飯也。一而足矣。其他則徒應二人之求一耳。雖レ多亦何益。

讀レ書而不二躬行一者。猶二買レ鍬而不下耕也。不レ耕則何用レ買レ鍬。不レ行則何用レ讀レ書。且讀書與二躬行一相須。猶下布帛有二經緯一而後成上也。躬行緯也。有レ經而無レ緯。則不レ能二以織一焉。不レ織則何以成二布帛一。不レ行則何以成二齊家治國之功一哉。

讀レ書者須レ存二濟レ人之心一。何則書者載二濟レ人之道一者也。故讀レ之而不レ存二其心一。則何益之有。夫博

道虧盈而益謙。此之謂也。

植樹木也。不經三十年。則不成材。宜爲後世植之也。今日所用之材木。則前人之所植。然則安得不爲後人植之。夫禽獸者。貪今日之食耳。人而徒謀目前之利。則與禽獸奚擇哉。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推讓也。有一粒粟於此。直食之。則止一粒耳。若推以種之。待秋實而食。則食百粒。猶且有餘。是則萬世不易之人道也。

勤苦進分外。則富貴在其中。遊樂進分外。則貧賤在其中。勤苦進分外者讓也。遊樂進分外者奪也。貴賤貧富之得失。在讓奪二途也耳。聖賢所說。其意存於斯。畢世誦聖經賢傳。亦其要在於斯矣。

處心於貧則得富焉。處心於富則爲貧焉。有田產百石者。處於五十石之貧。則得巨產之富矣。有田產五十石者。處於百石之富。則爲無產之貧矣。

欲漁於秋江者。不結網於夏日。則不能也。欲擁於春田者。不範落葉於冬日。則不能也。欲得於秋穫者。不勤耕耘於春夏。則不能也。傳曰。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是之謂也。

炊食。宜少爨。不宜多爨。若不足。則可復爨焉。焚薪。宜少運。不宜多運。若不足。則可復運焉。倉有米。廠有薪。則無以憂。是富家之道也。而富國之道。亦不過此理矣。

夫伐竹木芟荊棘。除草萊墾山野。以爲田畝。耕耘收穫。擊簸礱舂。以爲精米。其爲勞幾許。以此比彼。曰十炊之。亦何足以爲勞。是之不思。厭炊爨之勞。或至多爨以使僮

貨以足レ用者。債者之德也。酬二其德一之謂レ還レ息。其餘不レ可二枚擧一。然則人道者。報二其恩一。酬二其德一之名也。爲レ人者。豈可レ不レ勉二其報酬一哉。

鳥獸之爲レ生。飛走求レ食。不レ得二一日休一也。鴻荒之世。人類亦然。寒暑風雨。奔走辛苦。不レ得二一日息一也。今也國家治安。貨財滿二人世一。猶三海水爲二波瀾一也。生二此時一者。勤則必致レ富。何者勤レ農則得レ穀。糶レ之則得レ金。有二金穀一。則無レ論二美衣鮮食一。凡其所レ欲。隨求隨得。當二此之時一。遊惰放逸。常訴二貧窮一者。猶下在二海中一而呼レ渴。在二廩中一而叫上レ飢。是則爲二貨財所一レ漂者也。可レ不レ察乎。

天下之貨財猶レ風也。風者塞二乎天地一者也。故扇レ之以二折扇一。則生下應二折扇一之風上。以二團扇一。則生下應二團扇一之風上。以二颶扇一。則生下應二颶扇一之風上。其扇レ之也雖レ休。而其風不レ滅二於天地一。更扇則更生焉。貨財者。滿二于人世一者也。故營二豆腐戶一。則得下應二豆腐戶一之財上。營二釀酒家一。則得下應二釀酒家一之財上。營二段匹商一。則得下應二段匹商一之財上。其營レ之也雖レ休。而其財不レ滅二於人世一。更營更得焉。

勤二耕稼織紝一。以製二衣食一。守レ儉居レ約者。常存二於貧者一焉。不レ勤二耕織一而得二衣食一。奢且怠者。常存二於富者一焉。譬二之水器一。水器傾則爲二卑高一。卑爲レ貧。高爲レ富。卑則如レ愚。高則似レ賢。然器中之水。近二於卑一。遠二於高一。是天道之所下以近二於儉勤一遠中於奢怠上也。故儉勤雖レ如レ愚。而其所レ爲必成矣。奢怠雖レ似レ賢。而其所レ爲必敗矣。是所下以儉勤至二於富一。奢怠陷中於貧上也。易曰。天

則何仁讓之有。約其分內。以生餘財。推之以濟人。此之謂仁讓。則所以報我生長之恩德也。王侯行之。士民效之。則天下太平矣。

善惡必有報應。父祖爲善。子孫受福。猶春種之有秋收也。而其善大則其報長。其善小則其報短。猶醃菜之多鹽者保數月。少鹽者不保數旬也。父祖爲不善。子孫遭禍亦然。禍福固非我所能爲也。釋氏則謂之因果焉。欲知其理。請見夫菜圃。菜蔬滋殖。而發美花結美實者何也。有培養之者也。居父祖所築之室。襲父祖所遺之祿。浴父祖所貽之德。以得安富。而不思所以報之。或以爲我才力過父祖。豈不謬乎。夫春而不種。安得秋收。父祖而不爲善。子孫安得福。宜思我所以得福之本。而修身守儉。勤施積善。以遺德於子孫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嗚呼。善惡報應如影響。可不戒愼乎。

回顧過去。則當有受恩而不報焉。又當有受德而不酬焉。不思其報酬者。必忘過去之恩。而貪目前之德。故貧賤不離其身。思其報酬者。必記過去之恩。而不徼目前之德。故富貴不離其身。何則報其恩酬其德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也。夫我百躰得自由者。父母之恩也。報其恩之謂孝。有祿位以爲人所敬者。君之恩也。報其恩之謂忠。田我田宅我宅。以保父母妻子者。治世之恩也。報其恩之謂輸租。產出五穀九菜。以養身安生者。田畝之德也。酬其德之謂力農。日月物品。隨求隨得者。商賈之德也。酬其德之謂償直。假

有下復陷二於貧困一之患上哉。不二以レ德報一レ德。則其福止二於一身一。而不レ及二於子孫一。譬如下娶レ妻而不上レ見二其夫一也。可レ不レ察乎。

種二稻苗一者。不レ可三直獲二其實一。春耕夏耘。灌培具至。然後獲二秋實一也。以二助貸一購レ田者。其田不三直爲二我有一。或五年。或七年。或十年。償二完之一。然後爲二我有一也。小民不レ知二此理一。一購レ田。則以爲二我有一。直私二其利贏一。或買レ馬修レ屋。或納レ壻娶レ婦。如レ是者必失二其田一矣。農夫得二秋實一。則先輸二賦稅一。然後其養贏爲二我有一。以二助貸一得レ田者。以二其利贏一償二完之一。且報二其恩一。然後田爲二我有一。若夫得二秋實一而不レ輸二賦稅一。則其責必至。得二助貸一而不二償完一。則其田必失。譬如レ食レ魚。喜二其得一レ之。不レ去レ骨而食レ之。則苦二於骨鯁一。至二於死一。豈可レ不二戒愼一哉。

人之在レ世。賴三覆幬之恩與二至治之澤一也。然各自富レ家。饒二衣食一。唯奢侈之耽。更不レ知レ賴二其恩澤一。是猶下魚鼈游二泳海中一。不上レ知二其水一也。夫忘二其恩澤一者。貧窮之本。而念二其恩澤一者。富饒之本也。思二其本一以勤。則衣食足。室家和。親戚睦。鄕黨悅。永保二其家一矣。忘二其本一以怠。則衣食乏。室家鬩。親戚離。鄕黨惡。遂亡二其家一矣。嗚呼。其恩澤豈可二一日諼一哉。

凡爲レ人者。不レ能レ無二父母兄弟妻子一。乃衣食居之道。不レ可二一日無一也。夫治二其一家一也。似レ易而難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レ仁。一家讓。一國興レ讓。仁讓者。治二國家一之本也。人之初生也。不レ能レ無下所二以生一之恩上。其既長也。不レ能レ無下所二以長一之德上。念二其恩一報二其德一者。人之道也。才學技藝。田祿職業。皆是所三以經二理一家一之資也。私二其資財一。獨用二之一家一。而不レ推二之人一。

子孫者。忘祖先勤儉。日趨怠奢。或美衣食。或飾居室。或學曲藝。或耽遊蕩。終陷於貧。是積怠奢之塵介。以埋滅勤儉之寶玉也。非掃其塵芥。以見其寶玉。則不能以免貧也。苟革子孫怠奢之弊。以復祖先勤儉之道。則免其貧復其富何有。

爲人子者。卑父祖之業。易其家法。是敗家之兆也。夫天日之照其家也。朝陽自東方。夕陽自西方。其父祖勤儉艱苦。以興其家。猶朝陽之升。其子放逸奢侈。以敗其家。猶夕陽之舂。而其子曰。日照自西方。父祖何謂之自東方也。殊不知居處之差。乃陰其家法。陋其什器。自易世業。專誇侈靡。負債日加。遂陷於貧困。孔子所謂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烖及其身者。可不戒乎。

貧者不辨分力。妄羨富者。欲以效之。譬如隔無梁之河。望前岸之行樂。欲與之俱也。不辨其無梁。欲從於前岸人。則必溺矣。不辨其分力。欲效富者。則必亡矣。人若欲效富者。須先架得富之梁。何謂得富之梁。守分與勤儉是也。

貧民賴助貸興家。而復陷於貧困者有矣。是無他。忘往日貧困。而今日飽煖之耽也。夫唯飽煖之耽。故甘今日之福。而不慮後日之禍。在於今日。而不慮後日者。小人之通患也。余故揭既往得失。以著將來貧富。令較然易知焉。夫往日積善。則今日得福。施財之謂善。施者得德。受者失得。得德者保其家。失德者滅其身。此理之必然也。然則賴助貸之德。以與其家者。宜思往日貧困與今日飽暖。以德報德也。以德報德。則其福施及於子孫。豈

家道月窮。終至滅家亡身。與貧民無以異。可不衰哉。若夫村長守分度。務節儉。推餘財。恤貧民。則貧民沐其餘澤。改惰遷善。親村長猶父母。孝弟忠信之俗。可以起矣。則一村不足治。一國亦可以治也。

小民所求。反其所行。故不能得焉。譬之播種。播稗則稗生。播粟則粟生。爲惡則禍來。爲善則福來。是理之常也。今夫播稗以求粟。爲惡以求福。豈其可得哉。夫播稗而稗生。爲惡而禍來。是可謂因其所行而得其所求者矣。其應報毫釐不爽。謂之神明冥護亦可也。小民宜辨此理。欲得粟則播粟。欲得福則行善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之謂也。

木傷。則木中液輻湊以愈之。不然。則傷口腐蝕。木心爲朽。遂以枯槁。一家之於負債亦然。須擧家親戚協心戮力。以償其債焉。不然。則利息倍蓰。一家爲斃。一村之於貧戶亦然。須闔村聚議。以振其貧焉。不然。則一戶斃。而戶口減。田畝荒蕪。終爲一村之患。可不察哉。

欲興家者。不宜購藏家具什器。臨必用之時。借之隣人可也。若欲耕而無鍬。亦宜借之隣人亦曰耕。則厲精助耕之。速畢其畝。然後耕我圃。及夜亦可。是則興家之道也。雖然終始以借之爲是。亦所以不能免於貧也。與其借之也。莫如爲傭得錢以買鍬焉。是以一日之傭。而其鍬爲我有。凡免貧致富之術。在於擴充此理耳。

勤儉致富。怠奢致貧。自然之勢也。其致富也。由於祖先勤儉。其致貧也。由於子孫怠奢。爲

薪明年焚之。甚易爲之事也。故辨天分而爲其易爲之事。則人足戶富。其邑必盛。不詳天分。而爲其難爲之事。則人乏戶貧。其邑必衰。嗚呼。盛衰貧富之得失如斯矣。邑民何苦而不辨難易之天分。以行易爲之讓道也。

天下之物。莫平於水焉。今夫千石百戶之邑。均分之。則一戶十石。是即天分。猶水之平也。而有其十五石者爲大爲富。是猶出於水上也。有其五石者爲小爲貧。是猶沒於水中也。居天分十石之邑。增五石以出於水上而樂者。何乎。有減五石以沒於水中而苦者。故也。大小貧富固同躰。宜當辨同躰之理。富者推餘財恤貧者。貧者勤餘力報其恩。夫如是。則大小貧富得其均平。俱浮於水面。以樂其生。是國家治安之本也。

一村之富歸村長。村長居富而不知足。則小農不能立。小農不能立。村長獨保其富焉。譬之混堂具浴。其湯劣中於壯者之身。壯者憂之。掬以濺之肩。則徒費湯耳。遂不得煖其身。若倍其湯。則小童不得浴焉。於是壯者屈身。則湯自及肩。小童亦得浴。長幼俱得溫煖也。爲村長者。善察此理。有田二百石者屈於百石。有百石者。屈於五十石。以經理家道。以推其餘財。則餘澤及小農。而貧富俱得飽煖也。則一村可坐而治焉。

衰邑貧民。終日懶惰。負債以給酒食。每以不如意爲憂。儻得僥倖則喜。俄迫窮困則戚。常求難成。猶欲明日綯索。今日用之也。故終身不能得其所求。遂至窮困流離矣。而治其民者村長也。村長亦不知守分度推餘財恤貧民之道。富貴之恥。奢侈之誇。負債日生。

レ止。惑之甚者也。人宜下辨二其惑一。各自以二道心一警中人心上也。十人自警。十人以修。百人自警。百人以修。千万人自警。千万人以修。是天下之福也。

賢者之所三以爲二賢者一。有二愚者一故也。人皆賢則無二賢名一。人皆愚則無二愚名一。賢愚一躰。故有レ賢則不レ能レ無レ愚。有レ愚則不レ能レ無レ賢。賢之於レ愚。猶二斧之於一レ柄也。斧之爲レ用。以レ有レ柄也。賢之爲レ名。以レ有レ愚也。人宜下悟二賢愚一躰之理一。賢者養レ愚。愚者從レ賢。孟子曰。中也養二不中一。才也養二不才一。此之謂也。

君子友二君子一。故益進二於善一。小人友二小人一。故益陷二於惡一。夫禽獸懼二獲夫一。小人畏二君子一。畏則不レ近。不レ近則末二如レ之何一。小人而友二君子一。則可二以遷一レ善也。昔者殷紂之不善。至二于其甚一者。無レ他。友二小人一故也。雖レ有二三仁一。在二下位一。故末レ如レ之何一。若三仁在レ上。紂友二事之一。則豈至二于其甚一哉。

人宜二自思一。天何故生二我身一。爲レ作二君師一與。爲レ作二臣民一與。爲レ作二農工商賈一與。爲レ治二邦家一與。爲レ理二邑里一與。抑爲下亂二邦家一擾中邑里上與。宜下問二諸我心一答中諸吾心上。終日不レ食。終夜不レ寐。以思。亦安能得レ答レ之。乃曰二父母生一レ我。我之外。豈有二他言一哉。然則孝二事父母一。善繼二其業一之外。豈亦有二他道一哉。

千石之邑。百戶之民。均レ之。則一戶十石。是天分也。天分十石。各欲三倍レ之爲二二十石一。是猶レ欲二朔年伐レ薪今年焚一レ之。決難レ爲之事也。若夫天分十石。各節二約之一。以讓二其五石一。是猶二今年伐レ

爲人臣者。欲得君信任。宜修身守道。不辭小官。以服勤勞也。夫如此。而不獲乎君。不敢以怨。誠能盡其勤勞。則得其信任必也。譬之藝白瓜。不逆料其結實。而專培其根。以長其莖。則其結實必也。世人不服勤勞。徒求官達。是不培而求實也。豈其可得哉。

邦有道。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今也國治安。可謂有道之世矣。然處士不得官。輙曰無明君。豈不謬乎。薯蕷在藪。人知而取之。鰻鱺在泥。人知而取之。薯蕷鰻鱺雖在藪泥中。而爲人所取也。有養人之德也。君相之爲擧錯用舍。譬之買果實。撰其熟且無傷者取之。其食之也。若過不熟者必吐之。直僅數錢之果尙如此。况於貴重之人乎。然則擧錯用舍不在君相。而在於自己也。人宜不論君相明暗。而察自己賢愚也。苟孜孜修身。亹亹行善。雖欲無擧用也。不可得矣。

古人有言。曰。政如農功。農夫之墾荒蕪也。每一耒一發。反草以覆土。自一耒至十百千耒。白田乃成矣。雖然。草之生無止時。農夫能務耘耔。不敢以怠。農功乃成矣。民情趨惡。猶白田生草也。政教以化之。又從而振惠之。治功乃成矣。庸吏未嘗教民。輕賤之。爲頑愚不足教。不亦謬乎。苟法農功。厚施政教。則何頑愚之有。

欲箴人。則須先自警焉。先以我道心。警我人心。我人心肯。乃可以箴人也。夫道心與人心。雖於方寸之間。不頃相離者也。不頃相離而警之。尙且不肯。縱箴人。其將孰肯之。且我人心於酒色。所以亡吾身也。而沉湎荒耽。不敢箴之。豈止不箴。阿其人心。淫蕩不

所㆘惡。以爲㆓其所㆘好。則事必敗矣。何則其所ㇾ惡者道心。而其所ㇾ好者人心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何謂㆓人心㆒。發㆓於形躰㆒。而出㆓於人欲㆒者。是也。譬㆓之荒蕪㆒。芟㆓夷雜草㆒。墾爲㆓菑畝㆒。然雜草日生。將㆓復蕪㆒。豈不ㇾ危哉。何謂㆓道心㆒。離㆓於形躰㆒。而出㆓於天理㆒者。是也。譬㆓之良田㆒。深耕以種ㇾ粟。亦不ㇾ務㆓耕耘㆒。則歸㆓荒蕪㆒。豈不ㇾ微哉。然則治㆓惟危之人心㆒。擴㆓惟微之道心㆒。宜當ㇾ如㆔良農務㆓耕耘㆒焉。是我之所㆘以墾㆓闢心田荒蕪㆒爲㆗先務㆖也。行㆓我道㆒者。宜㆘制㆓人欲之火㆒。灌㆓天理之水㆒。以治㆗心田㆖也。

行㆓王道㆒則王者。安復求㆓王名㆒。行㆓霸道㆒則霸者。安復辭㆓霸名㆒。行㆓富道㆒則富者。安復好㆓富名㆒。行㆓貧道㆒則貧者。安復惡㆓貧名㆒。有㆔一㆓國於此㆒。種ㇾ茄則茄圃。種ㇾ瓜則瓜圃。有㆔一㆓桶於此㆒。盛ㇾ水則水桶。盛ㇾ糞則糞桶。有㆔一㆓人於此㆒。借㆓他財㆒以優用ㇾ之。宛似㆓富者㆒。是猶㆘不ㇾ種ㇾ茄而謂㆓之茄圃㆒。不ㇾ盛ㇾ水而謂㆗之水桶㆖也。焉能得㆓富名㆒。苟要ㇾ得㆓富名㆒。則宜ㇾ行㆓富者之道㆒也。我之於㆓興國安民之道㆒亦然。行㆓其實㆒則有㆓其名㆒。而徒求㆓其名㆒。何興國之有。何安民之有。二三子其察ㇾ之。

人之在ㇾ世。或陟或黜。或賞或罰。是非㆓一朝一夕之故㆒。然知㆓其故㆒者鮮矣。修ㇾ身以勤者陟。失ㇾ儀以惰者黜。有ㇾ功則賞有ㇾ過則罰。善積而得ㇾ福。惡積而得ㇾ禍。是猶㆓播ㇾ粟而粟生。播ㇾ稗而稗生㆒也。夫播ㇾ粟以附㆓牌子㆒。播ㇾ稗以附㆓牌子㆒。而驗㆓其發生㆒。則粟稗必不ㇾ差矣。爲ㇾ善以附㆓牌子㆒。爲ㇾ惡以附㆓牌子㆒。而驗㆓其報應㆒。則禍福必不ㇾ爽矣。

稱二東海道一爲二大路一者。何也。上自二王侯一。下至二士民及瞽者乞食牛馬一。擧皆通行也。夫一人行。而十人不レ能レ行者。非二大道一也。如二我日課絢索法一。則雖二見女子一。而莫三不レ能レ行者一。豈非二大道一哉。

善人能見二惡人之非一。而不レ能レ見二善人之非一。無レ他。僻二于善一也。惡人能見二善人之非一。而不レ能レ見二惡人之非一。無レ他。僻二于惡一也。貧富奢儉勤惰之類。皆無レ不レ然也。行二我道一者。不レ可レ不レ知。

數術者。不レ過二九九八十一一。步曆者不レ過三立レ表測レ景。以定二節氣一。佛道者。不レ過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儒道者。不レ過三修レ己以安二百姓一。天道者。不レ過三四時錯行。生二滅萬物一。大道者。不レ過レ治二衣食居一。我道者。則不レ過下守二分度一推二餘財一墾レ荒濟上レ民。以報中三才之德上也。

天地之道。在三生二滅萬物一矣。或曰。天意唯生育。然萬物有レ數。數盡而滅。故滅者。非二天意一也。夫有二天地一而有二陰陽一。陽爲二生育一。陰爲二肅殺一。陰陽流行。萬物生滅。循環不レ息。天地何爲二生滅一。不レ滅則不レ能二復生一也。生滅之理。譬二之氷一。然氷也者。生二於寒氣一滅二於暖氣一。寒暖二氣。固是天地陰陽流行之道也。

水火之於二日用一。可レ謂レ切矣。雖レ然。大任二其然一則爲レ災。節レ之制レ之。以爲二烹飪之用一也。水任二其流一則爲レ害。防レ之堰レ之。以爲二灌漑之功一也。然其節レ之堰レ之者。反二其性一。不レ反二其性一。則不レ能レ爲二其功用一也。人之於二行事一亦然。反二情欲所レ好。以勤二其所レ惡。則事必成矣。去二情欲

易曰。大極生二兩儀一。凡天地間之事物。無下不二對偶一者上。是自然之理也。人不レ辨二對偶之理一。執二奇偏一以處レ事。故百擧不レ得レ當。而事必誤矣。若辨二對偶之理一以處レ事。則百擧得レ當。而功必成矣。國家之於二盛衰貧富一。人身之於二進退勤惰一。對偶循環。又自然之理也。欲レ擧二國家之衰廢一者。能辨二其理一。以應二其變一。則何爲而不レ成。若不レ辨二其理一。每レ遇二其變一。徒爲二憂戚一。則何有レ所レ成。行二我道一者。可二深察一焉。

赴二隣里一者。中路遇二驟雨一。必走歸而用二簑笠一。或趨入二人家一以待二雨歇一。不レ然。則不レ免二沾溼之患一也。行二我道一者。或遇二事變一。猶レ有二寒暑風雨一。又猶レ有二春生秋殺一。順逆消長。必不レ可レ免者也。苟遇二事變一。則存下遇二驟雨一之心上。以徐處レ之。莫二必駭遽失一レ措焉。不レ然。不レ能レ全二其功一也。

善人猶二鈍刀一。不レ能レ御二奸惡一。然有二賢主一而用レ之。則善政行。而民安息矣。惡人猶二利刄一。能御二奸惡一。庸主不レ用レ之。則不レ能レ制二其國一。然惡政行。而民困苦矣。如二我興國安民法一。不下退二惡人一擧中善人上。則不レ能レ成二其功一也。

或侵二草塲一。或犯二田畔一。倘起二詞訟一者。衰邑之常也。施二我法一也。釐二革閭邑故業一。亦莫下故出二態言一者上。是我道之所二以爲一レ大也。且夫登年猶乞二除租一。亦衰邑之常也。施二我法一也。遇二水旱一。亦不二敢乞一焉。況於二登年一乎。是無レ他。感二動於仁術一。且每戶有レ稷。不レ乞亦足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二禮節一。衣食足而知二榮辱一。信哉。

之所二由分一也。我法主二施惠一。故爲二君主一者之道也。

我道以レ恕爲レ要。乃恕二貧民之心一。或給二口食農器一。或給二馬舍糞舍一。從二國君一見レ之。則悉似二無用一。然於二貧民一。則死生存亡所レ係。不レ可二一日欠一者也。我助貸之法。無息之金。於二債主一何益。亦似二無用一。然貧民得レ之。則全下其不レ可二一日欠一者上。以安二其生一以保二其家一。其爲二有用一。不二亦大一乎。

或謂二我道一爲二迂遠一。稱レ吾爲二迂翁一。吾笑曰。我國存二乎萬古一。而我道萬世不レ易。以下存二乎萬古一之國上。而行二乎萬世不レ易之道一。安可下比二之於自己一世一。以爲中迂遠上哉。今也道之不レ行。亦何憾。何則天祖以來所レ行之道。而與レ國安レ民。舍レ此而無二他術一也。且夫人之在レ世也。以二六十一爲二壽限一。專營二今日一謀二今世一。而莫レ有下慮二後世一者上焉。雖レ然。食二早飯一爲二小午一。炊二中飯一爲二下午一。今日忽爲二明日一。今年忽爲二明年一。父祖之世忽爲二子孫之世一。百歲亦一瞬間耳。如二我開墾法一。以二一兩金一墾二荒田一段一。產粟一石。食二其半一讓二其半一。墾闢循環不レ息。則一周度之積。墾田至二廿四億五千四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三町一。不レ行則止矣。苟行レ之。則豈可下比二之僅僅一世一。以爲中迂遠上也

我之日夕所レ說。卽治二天下國家一之道也。無下憂二天下國家一之心上者聞レ之。則必苦。每レ聞二一言一。如レ加二負擔一然。憂二天下國家一者聞レ之。則必喜。每レ聞二一言一。如レ卸二負擔一然。吁是可レ說二於大人一。而不レ可レ說二於小人一也。

人食在ニ於米粟一也。米粟生ニ於地一。而成ニ於農一。然非ニ天日照レ之雨露潤一レ之則不レ能ニ成熟一也。然則徵下天恩與ニ地德一與中農功上。雖レ求ニ一粒粟一而不レ可レ得也。人漠然不レ察。或以爲レ在ニ倉廩一。或以爲下求ニ之米商一則可上レ得焉。弗レ思甚也。

天地者。大父母也。國家困窮。則賴ニ大父母一之外莫ニ復有ニ他術一也。苟賴ニ大父母一。則何憂レ不ニ興復一。何謂レ賴ニ大父母一。墾ニ闢荒蕪ニ產一。產ニ出穀粟一。是也。

吾創ニ設我法一也。神何爲レ道。何長何短。儒何爲レ要。何益何損。佛何爲レ主。何得何失。各窮ニ其理一。合ニ三教一爲ニ興國安民之大法一。猶下藥劑合ニ三味一爲中一粒丸上也。患ニ國家衰廢之疾一者。服ニ用之一則莫レ不レ愈焉。所レ謂上醫醫レ國者也。曰。藥劑各有ニ分量一如何。皇國本也。異域末也。故神用ニ二匕一。儒佛各用ニ一匕一。

我道者。天子之任也。幕府之任也。諸侯之任也。固非ニ卑官小吏所一レ任焉。何也。興レ國安レ民。經ニ營天下一之道也。雖レ然。人人亦有下不レ得レ不ニ自任而行一者上焉。如下家主之於ニ家眷一。圃人之於ニ菜圃一。馬夫之於中畜馬上。是也。要レ之其爲ニ主司一者。而後可ニ能以行一焉。

東谷有レ猿。果實熟。則採而食レ之。唯求ニ一日之飽一耳。果實盡則餒矣。西谷有レ猿。果實熟。則多採而少食レ之。故果實有レ餘而常飽矣。是貧富之所ニ由分一也。人見ニ東谷一。以爲ニ猿皆餒者一焉。又見ニ西谷一。以爲ニ猿皆飽者一焉。非下登ニ山頂一周中覽東西二谷上。焉能得レ辨ニ其飽餒一。而見ニ其餒而若者一。則生ニ施惠之念一。見ニ其飽而樂者一。則生ニ受惠之念一。是自然之情也。施者爲レ君。受者爲レ臣。是君臣

也。不レ然。不レ能下復二其衰一興中其廢上也。

貧富生下於守二分度一與上失二分度一焉。守二分度一。而不三漫散二分內之財一。則至二於富一。失二分度一。而納二他財於分內一。則陷二於貧一。夫以二負債一補二分內一。譬如レ納二石於盤水一。納二一石一則減二一石水一。納二十石一則減二十石水一。納二百石千石一則盤水皆盡。嗚呼。負債之滅二家產一如レ此。豈止陷二於貧一。遂至二於滅レ家亡上レ身。可レ不レ懼乎。

傳曰。行レ遠也自レ邇。登レ高必自レ卑。我法之墾二闢荒蕪一也。在下於推二一金一以墾二蕪田一段一。推二其產粟一以積中循環墾闢之功上焉。而其從二事於荒畝一也。在三於積二一耒一發之功一焉。果能積下一耒與二一段一之功上。則天下荒蕪。可二得而盡一也。世人不レ悟下其起二功於一耒與二一段一之道上以及中天下之遠上。或曰。一耒與二一段一之小。不レ足レ爲也。又曰。天下之大。不レ可二企及一也。孔子所レ謂知者過レ之。愚者不レ及者。是我法之所二以不レ行也歟。

人食莫レ貴二於米粟一。故人見三其粒二散地上一。則雖二數粒一惜レ之。然至レ見二蕪田一。則無二惜レ之者一。是無レ他。猶二於平世之安一。而忘二其本一也。夫蕪田一町。歲損二粟十石一。十石乃二千人一日之食也。是豈地上散粒之比哉。地上散粒。鳥雀啄レ之。無田損粟。猶レ投二之河流一。不レ知不レ識害二民命一也。世人不レ顧下天祖闢二原野一之勞上。不レ念下家祖成二田產一之苦上。徒委二之廢蕪一。其過不二亦大一乎。人人能改二其過一。賴二我開墾法一。雖二一畝一步一亦墾二闢之一。務以積二其功一。則上可三以報二國恩一。中可三以養二自身一。下可三以贍二民食一。可レ不レ勉乎。

出。民不レ聊レ生。凶歉一至。則不レ免ニ於死亡離散一。田野荒蕪。長缺ニ租入一。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之謂也。

見ニ城壕一則綠水湛湛。其深不レ可レ測。實爲ニ一城之固一。然索ニ其原水一。則不レ過ニ細流一。其下流亦然。若行ニ之平地一。則一派小流。何足ニ以爲ニ要害一。夫壕水之爲レ物也。以ニ細流一入。盈而以ニ細流一出。故常滿而無ニ乾涸之患一矣。我興國之道亦然。國君守ニ衰時之分一。分外生財。不ニ敢納ニ之分內一。以爲ニ興國之資一。墾ニ荒蕪一振ニ貧民一。待ニ衰國興租額復一。而後應ニ盛衰平均之分一。量レ入制レ出。謹守ニ其制度一。則其國常富盛。無ニ復衰廢之患一矣。若夫國君不レ能レ守ニ衰時之分一。並ニ分外財一。納ニ之分內一。以充ニ眼前之費一。不レ能レ待ニ衰國興租額復一。則其國遂不レ能レ免ニ於衰廢之患一矣。嗚呼。國家之興。我道之成否。不レ過乙於守ニ分度一待ニ租額復一與丙失ニ分度一不甲レ能レ待ニ租額復一之二途丁也。國君宜下以ニ壕水一爲中鑑戒上焉。

農夫之刈ニ野草一也。必先磨レ鎌。鎌不レ磨。則其草不レ可レ刈也。夫砥之於レ鎌。自讓以損ニ其身一。故鎌乃銛利。莫ニ草不レ刈。乃以ニ野草一養ニ稻梁一。故秋收歲增。其家必富矣。我法之富レ國安レ民也。必先立ニ分度一。分度不レ立。則其民不レ可レ安也。夫國君之於ニ分度一。自儉以約ニ其身一。故餘財生。化澤降。莫ニ民不レ安。乃荒蕪墾田疇易。故租額歲益。其國必富矣。

買ニ豆腐一者。出ニ篋中之錢一。爲ニ樹藝一者。出ニ厠池之糞一。不レ然。不レ能レ得ニ其所レ求也。故欲レ復ニ衰村一。則村長宜三守レ分鈞レ度。以發ニ餘産一也。欲レ興ニ廢國一。則國君宜下守ニ分度一鈞ニ經費一以發中餘財上

行レ事亦然。不下定二脚下一而行上。則事遂無レ成矣。我興國之道亦然。荒蕪負債不レ足レ憂。唯在レ定二脚下一也耳。何謂二脚下一。分度是也。分度一定。則荒蕪可二以墾一也。負債可二以償一也。衰國可二以興一也。

堯舜之治。穆如二春風一。其民無レ論レ蒙レ賞。被レ罰亦皆生殖。桀紂之治。凄如二秋風一。其民無レ論レ被レ罰。蒙レ賞亦皆散亡。我法亦如二春風一。故民心感發。農力奮厲。租額乃增。譬如下苞米至二立夏一。則生氣滿而增中升量上也。當二此時一。國家分度不レ立。則國用不レ足。國用不レ足。則不レ能レ布二仁澤一。不能レ布二仁澤一。則民心失望。農力摧折。租額乃減。譬如下苞米至二立秋一。則生氣消而減中升量上也。故施二我法一也。必先立二國家分度一。可レ不レ愼與。

盛二米粒於茗筬一。置二之度隅一。則比レ及二立夏一自溢。是感二天地發生之氣一。粒々欲レ生之氣滿也。然立秋至則自減。是感二天地肅殺之氣一。粒々欲レ生之氣消也。我安民法之於二租額增減一亦然。其始施二之一邑一也。租額必增。是民心感發。全國勤二於農一也。當二是之時一。國家分度不レ立。則我法亦廢。苟我法廢。則租額必減。是感發之氣消。全國怠二於農一也。是我法之所下以立二分度一爲上本也。

定レ分立レ度。我道之本原也。分定度立。則分外之財生。猶二鑿レ井則涌水無一レ極也。縱令其財僅少。歲生二於分外一。則可二以興レ國安一レ民也。若夫分不レ定度不レ立。則雖レ有二大國一。而國用不レ足矣。乃以二聚斂誅求一補レ之。竟陷二於衰廢一焉。何興國之有。何安民之有。可レ不レ戒乎。

制二國用一也。量レ入爲レ出者。古之良法也。叔世競二奢侈一而國用不レ足。量レ出爲レ入。於レ是乎。征斂橫

欲レ穫レ之。不レ可レ得也。當レ夏不レ得レ穫レ麥。宜レ種レ粟焉。當レ秋不レ得レ穫レ粟。宜レ種レ麥焉。然則孟夏之麥。季秋之粟。必得レ穫レ之。國君失ニ分度一。陷ニ於衰貧一。聚斂欲ニ以得ト富。是即不レ種而欲レ穫也。豈其可レ得哉。宜ト守ニ分度一。惠ニ貧民一。墾ニ荒蕪ト焉。惠ニ貧民一。墾ニ荒蕪一。則田野治。田野治。則租額益而國富。衰國之君。其慮不レ及レ此。惠民墾荒爲レ迂。聚斂加租爲レ急。是豈不レ種而欲レ穫而已哉。又猶ド客戶臨ニ炊時一沽中白米上也。夫米粟非ド成ニ於米商一者上。經ニ稼穡艱難一而後成焉。租額非ニ徒可レ益者一。惠ニ貧民一墾ニ荒蕪一而後益焉。嗚呼。若ド不レ種而欲レ穫。臨ニ炊時一沽中白米上。是豈國君之道也哉。

萬石之國。租額萬苞。是通國之稅則也。政敎陵夷。田野不レ治。則其租額稍減爲ニ八千苞一。則二千苞不レ足。是其國之病患也。救ニ其病患一之道。存ニ乎聖經一。聖經之實。存ニ乎我法一。何謂ニ我法一。隨ニ天分一。制ニ用度一。謹守ニ分度一。以ニ度外之財一惠レ民墾レ荒。是也。惠レ民墾レ荒。則田野治。田野治。則租額復レ舊矣。

陰陽鈞合。而萬物生焉。人之爲レ體。非レ寒。鈞合ニ水火一而成者也。故水不レ足則病レ熱。火不レ足則病レ寒。譬ニ之炊ト飯。水多則糜。火多則焦。國家盛衰亦然。盛時爲レ陽。租額增而民苦。衰時爲レ陰。租額減而君苦。俱非ニ久安之道一。故鈞ニ盛衰增減之租額一。執ニ其中一以制ニ分度一。是陰陽鈞平。國家久安之基址也。

欲レ行ニ千里之路一者。須ニ先定ニ脚下一也。脚下不レ定。則數步尙不レ可レ行。況ニ於千里之遠一乎。人之

服之溫。不散滿身溫氣故也。若衣服溫物。則典當庫當發火。然未曾發火。則衣服非溫物可知也。夫分度之於國家也。猶衣服也。猶腿衣也。猶布襪也。故欲舉國家衰廢者。宜先立分度。分度一立。則分內之財不散。衰國可以舉也。廢家可以復也。何謂立分度。年有寒暑。日有長短。國有盛衰。家有貧富。穀有豐歉。均寒暑長短。則爲春秋二分之節。均盛衰貧富豐歉。則得中正自然之數。執中正自然之數。以爲國家之分度。是之謂基礎。守之則國家無衰廢窮乏之患。是我道之本原也。

一萬石之國。租入一萬苞。是天分也。則四分之。以其七千五百苞充國費。以其二千五百苞爲儲積者。王政之法也。苟守此法。則國計優隆。膏澤下於民。其國必富強。無復貧弱之患矣。若以一萬苞之入。爲一萬一千苞之出。則其奢費腐蝕分內。猶萊菔從創口腐敗。負債日生。田野月蕪。租入年減。其極也。至租額減半。當是之時。猶萊菔斷自生肉。以止其腐敗。以見額五千苞爲分。以其三千七百五十苞充國費。以其一千二百五十苞。償負債。墾蕪田。恤貧民。則租額復舊。亦非難也。若以五千苞之入。爲五千五百苞之出。則其國必貧弱。遂至亡滅矣。

國家盛衰貧富。生於守分度與失分度焉。守分度則致於盛富。失分度則陷於衰貧。國家陷於衰貧也。以假貸與聚斂補國用者。叔世之弊也。農夫欲得粟則種粟。欲得麥則種麥。耕耨盡力。待成熟而後穫之。若夫冬而不種麥。至夏欲穫之。夏而不種粟。至秋

日本倫理彙編

國家以安。嗚呼。大哉推讓之爲道也。書曰。允恭克讓。此贊堯德之語也。其全章字眼在一讓字。若以奪字易之。則何聖德之有。然則人之爲道。豈有過推讓者哉。

鳥獸生而有毛羽。有爪牙。可以冒雨露。可以禦寒暑。可以食草木。可以爲噬搏。僅以生活焉。人則不然。生而無羽毛。又無爪牙。故非衣服。則不能禦寒暑。非居室。則不能全生活也。神聖哀其如此。創衣食居之道。製布帛以爲衣服。墾原野以產百穀。伐竹木以作居室。使全其生活焉。嗚呼。無毛羽爪牙。而泰然全其生活者。神聖之賜也。雖然。勤則富而樂。惰則貧而苦。爲人者。惡得不勤哉。若夫放懶怠惰。自陷於貧苦者。可謂神聖之罪人矣。爲神聖之罪人者。宜當裸身露宿草食也。苟服衣食粒居室。則必當謹奉神聖之賜。務修衣居焉。豈可一日懈哉。

天下有天下之秩。一國有一國之秩。一郡有一郡之秩。一村有一村之秩。一家有一家之秩。是自然之天分也。因天分以制用度。是謂分度。叔世趁奢侈。而守分度者鮮矣。苟不守分度。則有大國。猶且不足。況於不知分度者乎。有四海。亦不能補其不足也。何也。天分有限。而奢費無窮也。夫分度之於國家。猶家屋之於基礎也。有基礎而後家屋可營造也。制分度而後國家可經理也。苟守分謹度。則餘財日生。可以富國安民也。

國家陷於衰廢窮之者。何也。散分內之財故也。苟不散之。則國家必富盛。譬之人身之於寒溫。其苦於寒者。散滿身溫氣故也。襲衣服以掩之。則生溫。著腿衣布韈亦然。是非衣

本哉。

獨生於山野。而左右無人。則饑而食。渴而飮。勞而寐。寤而起。巢居穴處。以養一身耳。又無他求。是自然也。然以今日所得推之明日。以今月所得讓之明月。以今年所得貽之明年。是人道也。天祖以推讓立人道。故茫々葦原爲富饒之邦。然後儒佛之學。亦裨補政敎。既而其學蔓延。遂至湮滅天祖開國之道。譬如落葉積以滅山徑也。嗟乎。天祖之道殆滅。而不見于世久矣。我披其落葉。觀察天祖開國之蹤跡。以設墾荒蕪興廢國之法。苟賴我法。則其擧荒廢也不難。

天祖開國之術。蓋在讓道焉耳。我開墾之法。以一兩金。墾蕪田一段。產粟一石。食之而無讓。則雖經百歲乎。其田止一段也已。若食其九斗。讓其一斗。墾闢如法。則一周度之積。其數若干矣。或讓其二斗。或三斗至五斗。則其數益大矣。天下之荒蕪。可以擧焉。是即天祖開國之術也。嗟乎。鴻荒之世。無論貨幣。耒耜鋤鎌亦未備。然以一讓道。則闢之不難。況於器財全備之今世乎。其墾荒蕪興廢國。又何難之有。

草木春生而秋實。禽獸期年一產。是氣運之掌道也。而其爲生活也。唯奪食耳。大木橫長枝葉。不管小木不能長。小木遲大木枯槁以長。禽獸之相食。強食弱。大食小。草木禽獸相奪而無讓。夫相奪而無讓矣。故養一幹一身耳。人亦奪而不讓。則與草木禽獸無異。天祖哀之。立推讓之道。乃推一粒粟以播之。則生百倍之利。一人耕則養數口。於是乎人道以立。

二宮先生語錄卷一

齋藤高行伯順述

混沌分ニ清濁一。內開爲ニ天地一。日月運行。陰陽循環。寒暑往來。風雲致ニ雨露雪霜一。而未レ生ニ萬物一者幾万歲。是蓋神世矣。春夏雨露所レ潤。始生ニ莓苔一。秋冬雪霜降則滅。歲々生滅。而其所ニ滋潤一。草木以生焉。蟲魚以生焉。禽獸以生焉。人類以生焉。其間又未レ知ニ幾萬歲一也。蓋小者先生。大者後生。何則莓苔生而草生。草生而竹木生。蚯蚓生而蛙生。蛙生而蛇生。春魚生而鰯生。鰯生而鯨生。雀生而鷂生。鷂生而鵰生。鼠生而貓生。貓生而豺生。草木蟲魚禽獸既生。而人類以生焉。則以ニ草木蟲魚禽獸一爲ニ衣食一。僅支ニ饑寒一。而人道未レ立者。亦幾萬歲矣。神聖有レ作。撰ニ五穀九菜之種一。墾ニ濕地一爲レ田。墾ニ乾地一爲レ圃。以敎ニ稼穡之道一。然後五穀以熟。食物以足。於レ是乎立ニ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一。人道以定矣。然而兇暴者壞ニ其道一以爲ニ民害一。神聖乃率レ衆。膺レ之懲レ之。以護ニ農者一。於レ是乎君臣之道立。五倫之敎備矣。蓋天地開闢。一氣滿ニ兩間一。譬如ニ雨水滿ニ防虞缸一也。一氣動而生レ風。風生而起レ雲。雲起而降レ雨。其所ニ滋潤一。莓苔先生。而萬物以レ漸生者。猶下防虞水先生ニ孑孓蟲一。而後生中朱魚上也。嗚呼。一氣滿ニ兩間一。是謂ニ神在ニ高天一。一氣以生ニ萬物一。是謂ニ神道一矣。非ニ獨皇國然一也。外國皆然。然則萬國亦以ニ神道一闢レ之也。若下周孔稱ニ儒道一。釋氏說中佛法上。抑後世矣。由レ是觀レ之。神道根本。而儒佛枝葉也。豈可下驚ニ枝葉一而忘中根

是報德所㆑及。我道之終也。

余學㆓於二宮先生㆒。十㆓年於斯㆒矣。魯鈍之性。日苦㆓於高堅前後㆒。數至㆓晝退㆒。卒加㆑之以㆓疾病㆒。伏枕已踰㆑年。一朝慨然歎息。自恐㆓苦學十年。空㆓循循善誘之恩義㆒。欲㆛記㆘所㆓親聞㆒之要道㆖。以報㆚萬一㆙。然其全體大用。季父任齋報德記。言㆑之也既盡矣。又何用㆓煩言㆒。雖㆑然述而不㆑遺。弟子之職。憤發有㆘不㆑能㆓自已㆒者㆖。乃敢摺㆓摭其餘意㆒。名曰㆓報德外記㆒。然我道本在㆓躬行實踐㆒。烏用㆓言語文字㆒。況至愚病間。徒記㆓糟粕㆒乎。其繆㆓本意㆒汙㆓至道㆒必也。且非㆓其位㆒。而冒㆓言天下之事㆒。固非㆓先生之意㆒也。故深藏㆓諸巾笥㆒。以竢㆓同志是正㆒云爾。

安政甲寅春三月相馬中村　齋藤高行伯順識

報德外記卷之下終

安矣。不レ然則僅僅小邑。尙不レ得二安息一。而況於二國天下一乎。然則交易固當然之道也。外蕃雖レ在二於海外一。然通二視之一。則何與二隣邑一異。盖神州位二乎天地中和一。膏土沃壤。五穀豐登。外蕃或避二在絕城一。多是竄髮不毛。故慕二我之嘉穀一。猶下苦寒流氓拜二朝陽一取上レ煖也。饒使進止倨傲。乞言不遜。亦可レ憐焉朝陽所レ照。不レ避二流氓一。則天日之嗣。皇化宜レ覆二四夷一也。極二天理一。則有地可下易二有無一。通中有餘不足上之理天。法二天德一。則有下可レ撫二四夷一之義上。以二理義一許レ之。又何不可之有。彼涉二萬里鯨波一。求二利於我一。不レ得レ志則將二殊死戰一。不二亦恆一乎。我之道若得レ行。則墾二神州度外之廢地一。産二無盡之粟一。年積二之巨艦一。以施二諸竄髮之地一。則痛快不レ可レ言也。何謂下墾二度外之廢地一。産中無盡之粟上。幕府公邑八百萬石。以二租入十年之通一。爲二國用之額一。其餘無レ論二荒蕪一。至二原野廢河湖沼沙洲一。就二地之利一。以墾二辟之一。集二其產粟一。以爲二度外之財一。是國初以來廢蕪。變以所レ產。盡歸二公邑度外一。然則永爲二撫蕃之資一亦何有。但其施レ之也有レ道。天地闢而爲二萬國一。雖レ有二小大不一レ同。然各有二不易命分一存焉。所下以率二其命一守中其分上。儉二分內一以撫二海內一。讓二分外一以及中於海外上之理。宜二曲折反覆告諭一焉。不レ然則彼之求無レ窮。而諸蕃之非望不レ可レ塞焉。故方二始施之時一。明確嚴論。奪二其膽一而後可レ與焉。數蕃宜レ頒レ之。至レ無二可レ頒之數一。則宜二逐レ歲更互與一レ之也。如レ此則外蕃覬覦之念鎖。報恩之心興。賓二服天朝一。猶下東隣施レ柿西隣報レ德。二家輯穆。以得中永安上也。抑幕府讓二分內一。以施二澤於海內一。讓二分外一以推二恩於海外一。實天下之長計。仁政莫レ大レ焉。嗚呼。侯伯免レ窮。守備修。兵氣振。倉廩滿。仁澤洽二於海內一。施及二乎海外一。則赫赫神州與二万國一峙。終古可レ得二富嶽之安一焉。

不從焉。故幕府宜校量十歲之入。以立分度。因分度以制國用。讓分內十一。以與侯伯之衰也。衰廢無甚於奥羽。先令奥羽侯伯投票衰廢甚者。而舉其邦邑。平均十歲之入。執其中以爲衰時之天分。於其分內。除爲負債利息所出之數。以制國用。免朝覲。唯以守衰時之天分。足食足兵爲易朝覲之職。乃幕府發所讓之財。施興國安民之道。償其負債。墾其荒蕪。興其衰邑。安其困民。及全國復舊。度外之粟。償當初所發之數。然後堅立古今盛衰平均中庸之分度。以塞侈靡之本。確定四分之制度。以立持盈之道。乃可與其國也。侯伯率藩士亦然。隨衰時之分度。以制祿奉。免仕官。歸農兵。以勞筋骨。練武技。修兵器。復家道。可以易官職也。則如是從一國而及於二國。循環不止。則數十年之後。七道悉復古之治強。倉有九年之蓄。百姓洽浴仁澤。養生喪死無憾。戴君如父母。一國和睦。如一家然。猶人身內充實。而外邪不得冒。外患當銷也。假令蕃舶偶窺之。見君民和睦。國家平治。當回艣而去也。曰。外蕃求通市甚逼。不許則將用兵。將許之歟。一變祖宗法度。開互市之端。則諸蕃綿綿可來乞焉。以我有疆之財。應彼無限之求。何以能之。曰。此世人所疑。唯怖目前亂。不革弊政。苟且因循。無長計則不可也。應澆季之時勢。慮長計期永安以許之。則何不可之有。今有三邑於此。上邑僻在山下。少田畝。無江海。故炭薪有餘。米粟不足。乏魚鹽焉。中邑多平田。無山海。故米粟有餘。乏炭薪魚鹽焉。下邑在海際。少田畝。無山林。故魚鹽有餘。米粟不足。乏炭薪焉。是天地自然之命分也。故易有無。通有餘不足。則三邑俱

母一。則外蕃必不二窺伺一。邊海不レ可レ見二其風帆一也。今蕃舶連來。安知レ不三偵二知我之虚一。夫人身內虚。則外邪必冒。不レ憂二內虚一。投レ之以二擊齊一。則內彌虚。內彌虚。則外邪莫レ不レ至焉。庸醫不レ察二內虚一。漫欲レ擊二外邪一。豈不二危殆一乎。然則何以補二其虚一。無レ他焉在レ仁レ民耳。國君好レ仁。天下無レ敵焉。吾曾奉二故主之命一。修二野之廢邑一。故主曰。聞野之爲レ州也。土瘠薄而風俗亂。民去レ農以業二飲博一。佩二中刀一以事二格鬪一。擊レ彼斃レ此。而人不二之怪一也。汝何以治レ之。對曰。衰廢之國。武不レ可レ用焉。威不レ可レ行焉。臣長二於農間一。未三嘗知二武技一。唯知レ使二紫茄結一レ實。萊菔肥大一耳。糞培則紫茄多レ實。萊菔肥大墾二土地一生二米粟一。以食二之鷄犬一。則吠走應二我意一。草木禽獸尚如レ是。以二此理一及二人倫一。何難レ治之有。浴二仁澤一。免二饑寒一。蓄二妻子一。安然爲二改歲一。故以二白刃一報レ之云。是常情之所二絕無一。君無レ患焉。既而施二仁術一十有餘年。遊惰變爲二精勵一。汗浴化爲二篤行一。荒蕪墾爲二田畝一。戶足人給。不レ罰二一人一。不レ刑二一人一。囹圄腐朽。又不レ修焉。立二歲入之分度一。以生二度外之財一。彌惠而彌不レ盡。四隣侯伯請レ法者。連連不レ絕。擧二僅僅三邑度外之財一。以讓二施之一。擧二其衰一興二其廢一者。亦不レ尠矣。三邑如二神州一。隣國似二外蕃一。所レ謂仁者無レ敵者如レ是矣。盖見二仁不仁之應一。無レ如レ猫。撫レ之順。則鳴レ喉爲レ睡。撫レ之逆。則忿然露レ爪。順二撫三邑一則三邑治。順二撫隣國一則隣國治。順撫而敵者。未二之有一也。假令食足兵足。使二元元肝腦塗一レ地者。君子之所レ不レ好也。曰。所三以仁二民之道如何。曰。計二一歲之入一。以二四分三一制二國用一者。王制之法也。此法立則國無二衰廢之患一。此法廢而失二分度一。侈靡行而國陷二衰廢一。故擧レ衰興レ廢。在二立分守一レ度也。夫道者。自レ非二上躬行一。則下

レ食則雖レ有レ兵不レ可レ用也。今有二材木一焉。使二役夫擧一レ之。材木重大不レ能レ擧。則與レ之以レ餉。役夫食レ餉。則材木雖二重大一。輙可レ擧也。擧二一木一尚先レ食。況於レ禦二外寇一乎。假令兵革堅利。武技精練。無レ食則未レ及レ見レ敵而斃耳。夫制二國用一也。量レ入以爲レ出。生二三年若六年若九年之蓄一。以備二凶旱水溢。及軍旅之不虞一者。王制之法也。國無二九年之蓄一曰二不足一。無二六年之蓄一曰レ急。無二三年之蓄一。曰三國非二其國一。方今列國誰有二三年之蓄一者。升平日久。竊二極侈靡一。盡二一歲之入一。而國用不レ足。或以二負債一補レ之。或以二横斂一補レ之。負債爲二利息一減二租額一。横斂爲二流亡一減二租額一。故不足彌生或收二明年之租一。甚則至下於取二三年之後一。以爲中國用上焉。爲三國非二其國一歟。爲三侯非二其侯一歟。饑饉一至。而餓莩盈レ路。若二年若三年。有二凶旱水溢一。則恐三國爲二墟莽一也。噫。何以出二軍旅一耶。夫負債荒蕪。所下以減二租額一亡中國家上之賊也。是賊埋下伏於所二日炊一之鼎裏上。而不レ知三擯二斥之一。又何以禦二外寇一。若夫官命不レ得レ止。益以二横斂一出レ軍。則恐二民心之背一也。曾聞蕃舶護二送我漂民一。來二于浦港一。我吏示二國法一不二肯受一焉。蕃舶將レ去。乘二漂民小舸一。見三其達二于岸一。乃去。其意蓋雖レ可三奉レ法以赴二崎港一。然漂民涉二絶海萬里一偶望二鄉國一而不レ得レ上レ陸。其悲泣之情不レ忍レ見也。吏守レ法固也。無レ已則當三引レ路至二崎港一也。夫民情歸二於仁一焉。涉二萬里一送來似レ仁。假令奉レ法。拒レ之似二不仁一矣。有二匹夫匹婦一焉。琴瑟和合。愛敬交至。夫也于レ役。數年不レ歸。而婦日供二羞膳一。以待二其歸一。貞節凜然。則外人無下窺二此婦一者上。離外必無レ見二其履迹一也。若夫夫不レ愛レ婦。婦亦怨二望夫在一レ他。則外人必窺レ之。連遺二履迹於離外一者也。夫如レ君婦似レ民。君愛レ民如二赤子一。民慕レ君如二父

報德第廿五

我道在於報德矣。何謂報德。報三才之德也。何謂報三才之德。日月運行。四時循環。生滅萬物而無息者。天之德也。草木百穀生。禽獸魚鼈殖。使人養生者。地之德也。神聖設人道。王侯治天下。大夫士衞邦家。農勤稼穡。工造宮室。商通有無。以安人生者。人之德也。嗚呼。三才之德。不亦大乎。夫人之在世也。莫不賴三才之德者。故我道以報其德為本也。上從王侯下至庶人。各止於天分。立節度。守儉勤。而讓分外之財。為報德之資。以墾荒蕪。以償負債。以恤貧窮。以擧衰邑以興廢國。其施之也。從一家而及於二家。從一邑而及於二邑。漸次及於郡國天下。遂推及乎海外萬國。是所以報天地人三才之大德也。曰。辟內地以及於外蕃。公道宜然也。然外蕃覬覦既久。近世連求通市。其意不可測焉。苟不禁絕之。則必生後患。此之不憂。而將棄我財於彼。不亦戾乎。曰。我神州之為邦也。氣候融和。而生人聰明。土壤衍沃。而五穀豐登。人民繁庶。而百貨饒足。宇內罕比。以故不免於外蕃覬覦。譬如東隣柿樹熟。西隣竪子窺之。雖然。自古武威桓桓震海外。故輙不來侵。猶高垣峻墻可望而不可踰也。然則其覬覦不足以憂歟。曰。雲雀上虛空。習武也。猪有牙。鹿有角。刀槍也。鬼拳有介。扁螺有貝。城郭也。禽獸尚為防外患之備。而况於人乎。重門擊拆。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固其所也。雖然。鬼拳以介烹於爐上。扁螺與貝煮於鼎中。彼其所恃者。固不足恃。則我之高城深池。堅革利兵。亦何足以恃焉哉。語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無

全功下第廿四

興レ國安レ民者。大業也。豈名利之徒所二企及一哉。苟從二事於斯一者。自レ非下絕二祿位名利之念一僅以レ免二饑寒一爲中自奉之度上者。則不レ能レ全二其功一也。苟不レ絕二祿位名利之念一也。其初表二忠實一。而遂求二一身之榮利一。以敗二其業一者。滔滔皆是也。故欲下從二事大業一。全中其成功上者。宜下辭二祿位一而奉レ身以二綿衣飯汁一爲上レ度也。夫綿衣飯汁。助二吾身一者也。其餘則倒レ戈責レ我耳。蓋綿之爲レ草也。不レ假二人力一。則不レ能レ生。人亦非レ綿則不レ能レ禦レ寒。綿因レ人而生。人因レ綿而活。實可レ謂二兩全一矣。飯汁之養二身命一也。汁者導レ飯。亦不レ可二以偏廢一焉。是我之所三以爲二自奉之度一也。人苟不レ得レ食則飢。不レ得レ衣則寒。飢寒迫則害二身命一。嗟乎。衣食者身命之所レ係。不レ可三一日離二焉。雖レ然。得レ中則保レ身全レ功。過則害レ身敗レ業。是我之所下以免二飢寒一爲上レ度也。人苟免二飢寒一則足。何用下綿衣玉食害二吾身一者上爲哉。然而名利之徒及レ得二其志一。則以二祿位一利二於我一。以二賄賂一逞二飽煖一。當二道之行一也。雖レ若レ無レ害者一。然風波一起。則興國成績。漠然無レ聞。而其賄賂飽煖。爲二人所一レ彈。譬如二蝸涎之跡一于壁一。於レ是乎向之所レ利二於我一者。俄然倒レ戈。直爲二加レ罰之具一。非レ責レ我而何。是故欲レ成二大業一者。以二綿衣飯汁一奉レ身。禁二賂賄一。絕二請托一。辭二祿位一。以高出二乎度外一。獨以レ報二世世所レ浴之君恩一爲レ念。俛焉以盡レ力。則縱令微力。其驗必著遂至下於興二衰邑一。擧二廢國一。全中其成功上矣。若夫半途而風波起。爲二讒人所一レ黜。亦免二於誣罔之冤罪一。且使下君黜レ之亦免中於廢二功臣一之名上。此之謂二全功之道一也。

則徒資二攫竊一耳。縱偶有二忠直之臣一。一旦憤激。忘二身於報國一。及二志得而道行一也。身家得失之念生。覬二高位重祿一。謟諛面從。唯唯諾諾。終至二附益聚斂。殘レ民滅レ國。亦與二庸人一無二以異一矣。庸人固如レ彼。忠直尙如レ是。俱不レ得レ全二成功一。何也。與レ國者。固聖賢君子之道。而非二庸人之可一レ與也。安レ民者。固王公君大夫之業。而非二小臣僕隸之可一レ任也。與二其不一レ可レ與。任二其不一レ可レ任。是所二以大業不一レ能レ全二其功一也。然則大業終不レ可レ成與。夫國與二於功臣之忠義一。廢二於世臣之素餐一。今將欲レ舉二其廢一。而與二尸位素餐一同レ行。是猶下坐二於覆屋上一。而欲上與二其家一也。尸位素餐。在二屋上一者也。不レ下レ屋。則其覆不レ可レ與焉。不レ去二素餐一。則其廢不レ可レ舉焉。故任二大業一者。必先辭二祿位一。甘二澹泊一。厲二節操一。雖レ有レ賞辭レ之。其所二以夙夜黽勉。盡二千酸萬辛一者。惟報二世世所レ沐之君恩一耳。豈復有下求二後賞一之意上乎哉。雖レ然。無二衣食一。則何以堪二其任一。於レ是以二大夫所レ辭之祿粟一墾二荒蕪一。與二其產粟一。以易二世祿一。爲二任職之資一矣。蓋闔國荒蕪。自レ非レ經二數十年一。不レ能二墾盡一焉。乃數十年間不レ墾。則蕪田原野耳。然則其墾田所レ產之粟。亦猶二原野之生草一也。辭二世祿一避二位官一。而食二原野之生草一。是臣而非レ臣。士而非レ士。一身在二全國之分外一。而任二與國之大業一。助二國君之仁政一。是下二屋上一。而與二其覆一。去二素餐一。而舉二其廢一也。然則何大業不レ成。何成功不レ全。誠如レ是矣。而言不レ聽道不レ行。則斷然辭二其任一。苟辭二其任一。則宜レ復二田祿一也。然則進而勤苦。退而安逸。夫進而苦也。人之常情。避レ苦而就レ逸。何苦而默默阿諛。以取二勤苦一哉。退而逸。則人之情。又何苦而避レ逸以不二諤諤敢言一哉。夫如レ是。則庸人過而任二大業一。亦得レ全二成功一。況於二忠直之臣一乎。

則怨望必歸焉。棄二餉器一。則無二蠅集之患一。去二職祿一。則怨望頓解。大夫苟欲レ與二其衰廢一。則先辭二職祿一。無レ論二閑家具一。雖二家寶重器一。鬻レ之以墾二荒蕪一。僅以二其產粟一。爲二自奉一。與二小臣貧士一同二衣食一。日夜孜々。從二事於此一。則必曰。憂國大夫。尙辭二重祿一。以二墾田一爲二自奉一。衣食不レ如レ我也。我豈可二徒然食一レ祿。況祿之減少。固其所也。徒食之恥心勃然興。減祿之怨心釋然解。而小大各知二其分一安二其貧一。語曰。有レ國有レ家者。不レ患レ寡而患レ不レ均。不レ患レ貧而患レ不レ安。蓋均無レ貧。和無レ寡。安無レ傾。八口貧家。偶得二一衣一。一人取レ之。則七衣不レ足。乃獻二之乃祖一。乃祖曰。老體何用二此新衣一爲。與二之長子一。長子讓二之弟一。弟又推二之甥一。終徧二七人一而皆辭焉。取レ之則七衣不レ足。讓レ之則一衣有レ餘矣。大夫一辭二祿位一。而一國之士。自知二其分一安二其貧一。是大業慮二其終一。而全二其功一之道也。然非下信レ道篤。而爲レ國忘二其身一者上不レ能也。

全功中第廿三

擧レ衰興レ廢者。聖賢之道。而人君之職也。爲レ之委レ身盡レ力。以成二其功一者。大夫之任也。創業大夫辭二祿位一而全二其成功一。前論備矣。然而興國大業。豈大夫一人之所二得爲一也哉。成功必賴二胥吏田畯一。苟得二其人一則成。非二其人一則敗。蓋叔世人心。往往不レ出二於功名利祿之外一也。其心在二於功名利祿一也。事二於上一則阿諛苟合。臨二於下一則殘忍酷薄。君曰レ是。對曰レ是。大夫曰レ非。答曰レ非。默默以阿。諾諾以諛。至二于甚一。則貪二祿位一釣二賄賂一。浚二民膏血一利二己一身一。於二國之興亡。民之安危一也漠然。詩云莫二赤非一レ狐。莫二黑非一レ烏。嗚呼。廢國之俗。滔滔皆是也。若使下此輩任二大業一與中仁政上。

財不レ生。貨財不レ生。則貧富俱滅。是故富者止二於天分一。讓二餘財一以推二之於貧者一。貧者夙夜勤動。推二餘力一以報二其德一。貧富大小各止二於其分一。樂二其業一安二其生一矣。夫如レ是。則貧富相和。一邑如二一家一然。富者永不レ失二富有一。貧者遂免二於離散亡滅一。戶足人給。孝弟忠信行。政至二刑措一。敎化之能事終矣。何也。天分明而推讓之道行故也。

全功上第廿三

當二國家衰廢之時一。欲下擧二其衰一興二其廢一。永措中國家於富嶽之安上者。豈不二大業一乎。自レ古以來。雖レ有地大丈夫立レ志行レ道。欲丁興二廢國一布二善政一。使丙君爲二堯舜一。民蒙乙無窮之澤甲者天。而往往有レ始而無レ終。豈其慮未レ周。其道未レ盡歟。蓋制二國用一。循二王制之法一。則國家富盛。而無二衰廢之患一也。此法陵夷。而費出無レ經。奢侈行。而國用無レ節。苟費出無レ經。國用無レ節。則盡二一歲之入一。亦猶不レ足。加レ賦以足レ之。借二諸他一以補レ之。是衰國之常也。當二是時一。有志大夫。欲下擧二其衰一興中其廢上。必先改二弊政一。禁二奢侈一。量レ入以制レ出。行レ儉以厚レ民。夫國家衰弱。租稅隨減。苟量レ入制レ出。則上自二公用一下至二士祿一。不レ得レ不下由二其度一而裁減上也。苟減二士祿一則必曰。我之祿也。先君報二吾祖百戰之勳勞一也。君何私レ之乎。非レ君也。大夫也。苟厚レ民則必曰。所三以四境無レ虞而安二社稷一者。非二虎臣矯矯。多士濟濟之故一耶。何厚二於民一而薄二於士一。此豈君之慮。必大夫之爲也。徼二大夫一。則無二此窮苦一矣。不レ知二盛衰之天分一。引レ例守レ株。徒以二祿之減少一爲レ憂。衆口鑠レ金。積毀銷レ骨。無レ咎而歸レ咎。無レ罪而陷レ罪。是大業所下以不レ能レ全二其終一也。匹夫持二餉器一。則蠅必集焉。職祿高崇。

行一。縱偶有レ見レ之者一。必曰。吏又過。何數過二吾宅地一也。亦不レ知三回邑爲二何故一也。譬三之以レ箸回二盤水一。其始回レ之也。箸與レ水異。而水不三爲回一也。及二其久而不一レ止也。水與レ箸回無レ極。終至三於投レ箸則爲二水所一レ回。是自然之勢也。故回邑久レ之不レ怠。則薄雪之朝。有下見二我履迹一者上。曰。誰過二吾宅地一者。或偶早起有下見二我早行一者上。曰。吏爲二回邑一也。一人倡則衆人和。民擧相謂曰。君布二恩澤一。使二吏勸一レ農者。何也。欲レ使三吾安二吾生一也。吏無二寒暑一無二日夜一。冒二風雨霜雪一。爲二回邑一者。何也。欲レ使三吾保二吾家一也。然吾終日偸惰。終夜安眠。而吏之過尚不レ知。是忘二至仁之恩一。背二至愛之教一也。何以自立二於天地之間一乎。是平旦淸氣。發二見良心一。互生二羞恥一。擧邑相率、夙興夜寢。厲精勤業。終至下於板梆報レ曉。怠惰相戒。喧呼之聲。破中吏之夢上。亦自然之勢也。誠如レ是也。行與レ教並至。教與レ養並行。而後孝弟忠信可レ導焉。儉讓之教可レ施焉。

教化中第二十

行與レ教一也。譬如二稻草一然。種子生レ芽爲レ藁。藁生レ穗爲レ粟。粟不レ能レ生レ粟。藁不レ能レ生レ藁也。行而後教。學而後行。夫行而後教。學而後行。故其功必修齊以至二治平一。苟學而不レ行。不レ行而教。則口耳之學。一身尚不レ可レ修。況於レ治レ民乎。孔子曰。先レ之勞レ之。又曰。無レ倦。我夙興而後教二之民一。我夜寐而後誨二之民一。我厲レ精而後推二之民一。我行レ儉而後及二之民一。我推讓而後諭レ之。我孝弟忠信而後導レ之。百行皆然。然而民尚有二不レ作者一。是在三我心不二誠實一耳。昔在延喜帝。寒夜推二御被一。與レ民同二寒苦一。當二是時一也。四海之貧民。無レ被而不レ覺二寒氣一云。豈嚴冬無二寒氣一。天子宜レ襲二

日以二五合一爲レ率。其不レ足者足レ之。或使下孝弟者僕二於富家一。壯強者墾二於荒蕪一。以就中口食上焉。或使下老少羸弱者養二之於草廠一。及二明年麥秋一。與二米錢一以歸上レ家焉。則如レ是施二賑貸救荒之術一。則一國之天民得二全活一。果能得下以二五年一償還上。則廩不レ損二一粟一。國不レ失二一民一也。嗚呼。是出二於不レ得レ已之術一。又何若二平時豫備一焉哉

敎化上第十九

敎養者。先王所二以治一レ民也。然或先養而後敎レ之。或先敎而後養レ之。何則貧困之民。衣食常乏。平生欲二一得二飽煖一耳。一旦得二秋實一。則逞二其飽煖一。而不レ暇レ顧二來歲一也。如レ此者。不三先養レ之而厭二足乎其心一。則欲念充二塞胸中一。而敎之莫レ可二以入一焉。遊惰之民。其念多釀二奸惡一。常事二飮博一。如此者。不三先戒レ之而斷二其惡念一。則惡業增長。而亦養之莫レ可二以施一焉。敎養苟失二其序一。則猶下向レ寒而播種。不レ耘而糞培上。終不レ能レ得二其成功一矣。嗟夫敎養之於レ民也。猶三人之於二二足一。互相須而後可レ行焉。而其敎レ之也。非三以レ躬導二之。則又不レ行焉。今有レ吏焉。鷄晨巡二行邑里一。里正爲二嚮導一。下弦無レ月。陰雲帶レ雨。闇黑不レ辨二咫尺一。唯從二里正一行。里正熟路不レ繆。曰左曰右。曰溝曰橋。從行以全二巡行一。若夫里正不三親引二路。則終夜展二邑圖一說二順路一。亦數步豈得レ行。如巡行數回。則熟猶二里正一耳。衰邑之民。生而貧困偸惰。不レ知三夙興夜寐爲二何事一。況於二孝弟忠信之義一乎。自レ非二以レ躬導二之。耳提面誨。累日彌久。亦何以異レ此。故導二衰邑之民一。以二鷄晨回邑一爲二先務一也。其行二閭閻一也。不レ問二早起一。不レ咎二晚起一。寒暑雨雪。一朝不レ怠焉。雖レ然。晚起之民。何以得レ見二我早

貧者一也。雖レ然。欲レ行二其法一者。不レ居二於貧一。不レ居二於富一。不レ可レ不三以察二借者之心一也。若二貧民一。則借時之心與二償時之心一齟齬焉。何則不レ知丁富レ家優レ財之道。在丙于盡二人事一以得乙天命甲。徒費二所レ借之財一。不レ能レ得二其所一レ求焉。不レ盡二人事一而尤レ人。背二天命一以怨レ天。遂至二以レ仇報一レ恩。是誠可レ歎也。世人當二播種之時一。借二種子一者。及レ得二秋實一。則不レ計二損益一償レ之。厚報二其德一。益爲二親睦一也必矣。苟行二助貸一者。宜明二辨此理一。豫察二借者之心一。以圖丁其所丙以利乙生計甲也。於レ此有二貧民一焉。數罹二不虞之災一。負債以補レ之。而雖レ欲レ償レ之。唯出二其利一耳。不レ至レ還二本金一。以爲二遺憾一焉。於レ是乎。請下借二我助貸之資一。以償中舊負上。乃細二査其負債母子一。或田畝山林之入。及一歲之經費一。以探二天命分度一。通下計其係二利息及贈遺禮物一之費上。五年或七年若十年之出。以爲二助貸之額一。若夫不レ足三以清二舊負一。則須三散二鬻山林及不急衣服什器一。猶且不レ足。則慕二債主舊情一。約以二數年後償一レ之。而改二奢怠一守二儉勤一。歲課畢後可下更請二助貸一以清中其舊負上也。夫無レ論二人屎尿一。或馬矢魚膏。或酒糟醬粕。若腐草朽葉。以二諸不清淨之物一。培二擁田畝一。以生二穀粟菜果清淨之物一焉。蓋於レ地則荒蕪。於レ人則負債。皆所三以腐二敗家道一也。今者墾二荒蕪一。以生二穀粟一。清二負債一以留二利息一。除二其所一レ憂。與二其所一レ安。是亦與下用二不清淨之物一。以生中清淨之物上。同一般矣。吁。取二荒蕪之憂一以易二田畝一。取二負債之憂一以易二清債一。取二貧窮之憂一以易二富優一。吁。助貸之爲レ德。不二亦大一乎。

備荒上第十七

三十年而小凶臻。五十年而大凶臻。是天變自然之數也。有二國家一者。上下各循二王制四分之法一。平時

君以二聚歛一爲レ益。民以二缺租一爲レ益。富者以二放債得下利爲レ益。貧者以二負債不下償爲レ益。富者益求レ富以溢二奢侈一。遂不レ免二於亡滅一。貧者益陷二於貧一以流二怠惰一。遂不レ免二於流氓一。是國家衰廢之本也。擧二其衰一興二其廢一。無レ他焉。在レ矯二其弊一耳。矯レ之之術。亦在二助貸法一也。斯法苟行。則君守レ分以澤レ民。民勤レ農以納レ貢。富者省レ奢以推二之貧者一。貧者改レ惰以報二其德一。則貧富相和。而貨財生二於其中一焉。與下天地相和而生二萬物一。男女相和而生中子孫上。同一般矣。於レ是乎。富奢貧惰之二弊。蕩然銷鑠。天下貧民。免二窮乏一得二富優一。則國家興復。豈可二他求一哉。雖レ然。奔レ利懷レ惠之小民。安得レ視二其德一。獨國君不レ顧二恤民之費一。以二黎庶安息一爲レ益。父母不レ顧二育兒之費一。以二兒子長育一爲レ益。農夫不レ顧二培養之費一。以二五穀豐熟一爲レ益者。而後始可レ視二其德一也。故我道之於二天下一也。爲二王公之任一。於二邦國一也。爲二君大夫之任一。於二郡邑一也。郡長里正。於二一家一也。主人。要レ之自二其爲レ主者一而可レ行焉耳矣

助貸下第十六

國家之憂。在三於荒蕪與二負債一矣。夫欲レ除二其憂一者。在レ賑二貧民一。欲レ賑二貧民一者。自レ非レ施レ財不レ能也。然而猥施レ之。則財盡而廣濟之功廢矣。是我助貸法之所二以創設一也。夫助貸之爲レ德也。非レ有レ欲非レ無レ欲。無レ有レ損無レ有レ益。何也。貸二十金一而取二十金一。貸二百金一。而取二百金一也。僅僅一百資金。助貸循環及二一周度一。則其貸額至二一萬二千八百五拾五金一。而荒蕪墾焉。負債償焉。貧民富焉。衰邑復焉。廢國興焉。嗟乎。其資金不レ增不レ減。而廣濟之功成矣。可レ謂二惠而不一レ費。欲而不

七萬金一。是非レ減二國家一而何。縱年年清二其利一。亦二千金不レ得レ不レ出二之於歲入一。苟出二之於歲入一。則租額之減。與二蕪田一同焉。其濟レ之之術。獨有二我助貸之法一耳。命レ之曰二報德金一。其財不レ起レ息。留下其所二嘗出一之利息上。俾二以償一之。則僅僅五年。而清債之功成矣。於レ是二千金之租入爲二我有一。實與二墾荒一同焉。謂下之不レ用二鋤鐮一而開中拓座上荒蕪上亦可也。抑報德金之爲レ德也。猶三日月之照二大地一也。夫生二生於兩間一者。誰不レ被二日月之德一哉。朝陽升。則草木發レ花。蟲飛魚躍。禽囀獸走。各遂二其生一。況於二人倫一乎。自二王侯一以至二於庶人一。各守二其道一勤二其業一家國天下以治矣。蓋日月之照二大地一也。萬古以來。年年歲歲。生二生萬物一。而不レ加レ多不レ減レ光。終古一輪而已矣。且父母之育レ子。農夫之爲レ農。俱不レ顧二其費一。故法レ之以不レ起レ息也。夫日行卯出酉入。其照レ地也爲二六時一。故萬物發育焉。若夫朝出朝入。則豈有二一物發育一哉。法レ之以逐レ年徵納焉。乃本二冬之短日一爲二五年一。本二夏之長日一爲二十年一。本二春秋二分之節一。執二其中一以爲二七年一。苟以レ此行レ之。則有二負債一者償レ之。以得二其利贏一。或復二所レ典之田畝一。耕耨以得二秋穫之利一。或墾二荒蕪一。得二米粟一以優二家道一。或無二田畝一者得二田畝一。無二山林一者得二山林一。無二居室一者得二居室一。無二衣食一者得二衣食一。無二馬匹一者得二馬匹一。無二農器家財一者皆得レ之。以勤二其業一以安二其生一矣。夫其資金。或百金。或千金。或萬金。助貸循環至二一周度一。則諸免二其所一レ苦。諸得二其所一レ利。而資金不レ增不レ減。與三日月照二大地一一般矣。人若效レ之。省二奢侈一守二節儉一。讓二餘財一以行二其法一。則是濟レ衆之事。而善行莫レ大レ焉。人若受二其助貸一。亦勤レ業以償レ之。則其所レ償之財。直及二於他一焉。亦是入二濟レ人之域一也。且夫叔世之爲レ弊也。

所不至。如斯則田野萬頃。空歸不毛。且若其左右失得之說。則所失良田。而所得磧礫。自非經十數年。則不能復矣。叔世爲水害失田。則止蠲其租耳。殊不知蠲五公之租。亦五民之食無所出也。苟隄防不修。爲水害失田。則宜蠲五公之租。而給五民之食也。何也。獨失田而民戶依然也。曰。築堤一尺。不如浚川一寸。如何。曰。其說固是矣。雖然。廢國不可爲焉。何則堤築一尺也易。川浚一寸也難。夫堤築一尺者。可役一郡之民。川浚一寸者。非役一國之民不能也。凡河防之決也。潰於尺寸低處。故當洪漲之時。認其低處而補之則不費民力。可以辟水害也。且夫深山幽谷。年年植杉檜。以爲種木。則數年之後。其子爲風所飛。或爲雨所流。可以期暢茂焉。山林暢茂。河防修築。而後天下之田。可以免於水旱之患也。嗟夫。田者民命之所係焉。民無田何以生活。豈止民。雖邦君亦然。盖邦君之爲富盛也。築城郭。造樓閣。百官列位。朝廷盛禮。及後房內寢。究極華麗。且擁三軍。以威四疆。皆是莫不賴黎民耕田之德者。苟不免水旱之患。而米粟不登。則縱有帶甲百萬。遂饑而死焉耳。邦君何以保其富盛哉。昔在大禹治滔天之水。而畢世盡力於溝洫者。何哉。田畝者。國家之根本也。有國家者。烏可不盡心力於治水乎。

助貸上第十五

國家之患。莫甚於負債矣。負債也者。年年不得不出其利。苟不出其利。則利中生利。遂至滅國亡家也必矣。今夫負債一萬金也。以什二利計之。一周度之積。至五億六千三百四十

報德外記卷之下

治水第十四

天下之利。莫レ大二於米粟一矣。米粟生二於田一。而養レ之者水也。水善養レ田。而淹潦決溢。又善害レ田。有レ利則害從レ之。自然之理也。故開二溝洫一以爲二灌漑一。設二隄防一以辟二水害一。天下之田皆然。夫水都發二源於山間谿澤一。涓滴之水。漸漸會同。遂爲二江河一也。而涵二養其源一者。在二於林樹一。故山林暢茂。深樹蓊欝。則水氣蒸騰。常催二雲霧一。且薈蔚之山。神氣旺盛。山澤通レ氣。時降二驟雨一。無レ有二水旱之患一也。若夫斬二伐林樹一。則地氣變而乾燥。驟雨少而水涸。且有下土砂崩下。河底以レ漸高。每レ霖滿溢。輙害二田畝一之患上也。故無レ論二河源一。河旁山澤。嚴禁二斧斤一者。固邦家之常制也。然治平之久。法制陵夷。唯利二漕運之便一。肆二赭河旁山澤一。於レ是乎。往往不レ免二於水旱之患一。產粟年損。而農民日窮矣。盖稻草之傷二於渴一也。數日之渴。雖レ未レ至レ變二葉色一。然及二其收穫一也。段田之粟。舂楡之聑。忽至レ耗二米三斗若五斗一。如以二段耗五斗一計レ之。則郡邑之積。損耗頗大。况於レ國乎。國何以得レ不二衰廢一焉。曰。河流固自然。隨二其自然一。則辟レ高就レ卑。何用二人力一爲。假令洪漲害二田畝一。失二於左一則得二於右一。失二於右一則得二於左一。何損益之有。曰。國家事業。盡成二於人功一。河流獨不レ修而可哉。水本至柔。然相合則其勢悍猛。激二流砂礫一。故河有二隄防一。則中流常汗下。若夫無二隄防一則其當二洪漲一也。砂礫迸流。水勢及二稍微一也。唯水逝而遺二砂礫一。於レ是乎。水道常不レ定。橫流散漫。無

勸ニ於南畝一。則一戶增ニ耕一段一。豈不ニ易易一哉。以ニ一戶增ニ一段一計レ之。則百戶而十町。千戶而百町。萬戶而得ニ千町一也。若夫一戶增ニ二段一則倍レ之。我邑遵ニ其法一。察ニ其機一。從ニ事開墾一。期年所レ闢五百町。不レ納ニ一氓一。不レ增ニ一戶一而農有ニ餘力一焉。且夫如ニ加越二州一。生齒極繁。招ニ徠其氓一而立ニ新戶一。未レ聞ニ二州蕪而爲ニ丘墟一也。則以ニ有餘一移ニ不足一。於レ國何有。謂ニ之爲レ盛ニ於器一之水增倍上亦可乎。嗚呼。有ニ國家一者。守ニ分度一以擧ニ廢蕪一。給ニ資糧一以闢ニ田野一。則農業日盛。而菽粟如ニ水火一。如令ニ菽粟如ニ水火一。則富國安民豈足レ道哉。國君宜可下除ニ荒蕪之大患一。與ニ開墾之大利一。以全中活天下之生民上矣

報德外記卷之上終

本金一。不レ足三以還二其利一也。嗚呼。此我道所三以尊二分度一也歟。

開墾下第十三

天下之利。莫レ大二於開墾一。而天下之患。莫レ甚二於荒蕪一矣。夫田畝蕪二一段一。則失二粟二石一。蕪二一町一。則失二二十石一。蕪二十町一。則失二二百石一。二百石即一日二萬口之民食也。墾レ之而耕。則生二二百石之粟一。以活二二萬之民命一。廢レ之而蕪則就令經二百歲一。亦二萬石之粟。不レ存二於土中一。二百萬之民命繫焉。是豈非三不レ用レ兵而害レ人也哉。蕪田之大患若レ是。荒蕪其可レ不レ墾耶。曰。古往今來。原野之所三以廢一者。生民不レ足故也。天生レ民固有レ限。縱令欲二開墾一。如レ無二耕民一何。曰。盛二食於盂一。則蠅必集焉。盛二於二盂一。則集二於二盂一。盛二於三盂一。則集二於三盂一。然撤二一盂一。則一盂之蠅去。撤二二盂一。則二盂之蠅去。豈止一二盂。雖二數十百盂一。亦然。食者本也。蠅者末也。故置レ食則無數之蠅集。撤レ食則散而不レ存二一蠅一。生民亦然。有レ食則戶口增。無レ食則戶口減。今闢二田野一以足レ食。何憂無二耕民一耶。曰。生民之有レ限。譬二之器水一。器欹則左右爲二增減一。然一器固無レ有二增減一。招二氓民一墾二於此一則蕪二於彼一。增二於彼一則減二於此一。然則於レ國何益之有。此又非三所レ謂知レ理者一也。夫國初生齒未レ嘗繁庶一也。神聖造レ邦。千酸萬辛。田野漸闢。生齒漸繁。生齒何以之レ繁。唯在レ食焉耳。食者生齒之本也。故食有レ餘。則生齒隨增。食不レ足。則生齒隨減。上國生齒之繁。食有レ餘故也。下國戶口之乏。食不レ足故也。夫食者生二於土地一矣。治平之久。天下駸駸乎奢風行。民流二遊惰一。忘二土德一。捨二本業一。奔二末作一。是土地之所三以歸二荒蕪一也。今布二恩澤一。作二遊惰一。使レ知二土德一。民苟知二土德一。

地力上焉。其墾二荒蕪一也。有二先後得失一。先二水田膏腴之近地一。後二白田瘠薄之遠地一。水田耕耘便。而肥者多レ穫。白田鋤耕勞。而瘠者少レ穫。耕耘便而多レ穫。則民得レ利。民得レ利。則知二土德一。苟知二土德一。則遠地瘠薄隨擧焉。鋤耕勞而少レ穫。則民失レ利。民失レ利。則忘二土德一。苟忘二土德一。則近地膏腴亦隨廢焉。明二其先後一。辨二其得失一。令二民墾一レ之。給以二資糧一易地一段。給二金一兩或二兩一。難地一反。三兩至二五兩一。若夫至難之地。宜レ給二數十金一也。盖日月之所レ照。霜露之所レ墜。能盡二其地力一。豈有二五穀不生之地一哉。若夫五穀不生之地。可三以種二竹木一也。若夫竹木不生之地。可三以爲二草場一也。夫如レ斯。則國無二瘦蕪一。山林暢茂。百穀豊足。是富國安民之道也。曰。墾二至難之地一。給二數十金一。段田產粟。雖レ積二數十歲一。而入不レ可レ償レ出爲。然則何益。豈如二不レ墾之愈一哉。曰。國君民之父母也。父母之育レ兒。誰論二損益一。爲二父母一者。皆樂二其兒之長一。而不レ顧二其費一。國君養レ民。安可レ吝二其費一耶。田也者。生民之本也。無レ田則民何以爲レ生。故無レ論二闢荒新墾一。或以二客土一變二瘠地一。爲二沃野一。或築二陂塘一。鑿二溝渠一。以興二水利一。凡所三以利二民者。不レ吝二其費一。苟利二於民一。擲二百金於一畔一亦可レ爲也。譬若二錢貨一然。一錢之鑄造。工費必用二數錢一。是錢之所三以爲二至寶一也。若夫費二一錢一以得二數錢之利一。未レ足三以爲二至寶一也。則擲二百金一。而其租僅得二一金一。國益莫レ大レ焉。何也瘦蕪瘠薄之甚。自レ非三國君給二資糧一。終古無二開墾之期一也。一旦墾レ之以爲二良田一。民耕レ之以生二穀粟一。則民利レ之。而君亦受二其利一。猶三兒長則父母之奉養自存二乎其中一也。豈是非二國益至寶一也哉。雖レ然。國用失レ度。負債以補レ之者。斷不レ可レ爲也。何者。負債不レ償。則生レ利無レ極。產粟不二啻不一レ能レ償二

者不善者必擧ニ不善者一。恐レ起ニ不善者得レ賞之弊一也。曰。十室之邑。必有ニ忠信一。小邑豈無ニ善人一哉。官其擧レ之歟。然是固非ニ成德君子一。庸中佼佼者耳。其爲ニ氣質一也。不レ能レ無レ偏。不レ能レ無レ僻。故官擧レ之則民必揚ニ其偏僻一以誹レ之。或以爲ニ諂諛一。或以爲ニ左袒一。如其有レ過。則官亦不レ免ニ於過擧之譏一。是不レ取ニ諸人一而自用之過也。傳曰。舜好レ問而好察ニ邇言一。是舜之所三以爲ニ大知一也。故撰ニ善者一。莫レ若レ用ニ投票一也。夫官吏偶臨ニ衰邑一撰ニ善者一。何以得三徧知ニ其實一。假令偶得ニ其實一。焉如三邑民固熟ニ知之一。且雖ニ不善者一。必有下辨ニ善惡一之良知上。故使ニ民撰レ之必當矣。傳曰。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其嚴乎。十目十手所レ撰。必不レ差矣。若夫生ニ私意一。或指ニ親戚一。或擧ニ恩人一。或撰ニ朋友一。亦其罪歸ニ邑民一。而官吏不レ與焉。偶足ニ以知ニ民情一也。若當票者有レ不レ耨ニ田畝一歟。則當ニ井地案行之日一。召ニ投票者一誡曰。汝何擧ニ若惰農一。以爲ニ力田一。即汝之過也。汝當三代レ之易耨以補ニ其過一也。隨レ機施ニ訓戒一。則民自知レ罪改レ過。遊惰作而爲ニ精勵一。姦猾化而歸ニ善良一。捨ニ末作一而務ニ本業一。群飲博奕之弊銷。淳朴廉恥之風興。於レ是乎。衰邑以復焉。廢國以興焉。

開墾上第十二

國之所ニ以爲一レ國者。以レ有レ田爾。田之所ニ以爲一レ田者。以レ有レ農爾。故農業盛。則田墾而國富。農業衰。則田蕪而國貧。然而國有ニ上下一。地有ニ肥瘠一。上國肥地常富。而下國瘠地常貧。其故何也。肥地多レ利。瘠地少レ利。多レ利則民力レ農。民力レ農。則土地無ニ荒蕪之患一矣。少レ利則民怠レ農。民怠レ農。則土地有ニ荒蕪之患一矣。是下國瘠地之所ニ以不レ免ニ於衰廢一也。擧ニ其衰一興ニ其癈一。宜下墾ニ荒蕪一以盡

廩府庫一。亦一戶所レ受僅僅零數耳。何足下以擧二廢國一興中衰邑上。雖レ獨有二仁君之聲一。然不レ至レ奏二興國安民之實効一也。盖大發二倉廩府庫一者。富國猶爲レ難。况於二廢國一乎。故先施レ之從二一邑一。則度外之財雖レ未レ多。然足三以徧布二仁術一矣。一邑成而及二於二邑一。從二二邑一而及二於三邑一。則每二一邑之成一。輙益二度外之財一。故其成功尤速矣。嗚呼。擧レ直以錯レ枉。從レ一而至レ萬。是擧二廢國一興二衰邑一之道也。

擧直下第十一

衰邑之爲レ民也。必怠二本業一。奔二末作一。甘二遊惰一。事二飲博一。而姦猾爲二之邑長一。偶有二淳朴勤レ業者一。則目レ之爲二頑愚一。遊惰之奸民熾。而勤儉之良民衰。良奸勤惰之顚倒錯亂。猶二簿書之散。小魚之混一也。簿書雖レ散。豈無二表裏上下一。小魚雖レ混。何無二首尾脊腹一。民心雖レ衰。安無二天賦良心一。故探二外簽索二上下一以正レ之。則雖二幾多簿書一。莫レ不レ歸二方正一焉。捜二首尾一覓二脊腹一以正レ之。則雖二幾多小魚一。莫レ不レ歸二整齊一焉。以二投票一求二良民一以擧レ之。則閭邑之民。可三悉歸二善良一也。曰。以二投票一擧二良民一如何。會二閭邑之民一諭レ之曰。出二於邦君之仁慈一。而降二衰邑興復法一。將下擧二勤儉篤行善者一。以與二褒賞一。授中家道永安法上。雖レ然。閭邑戶口之衆。何以得レ辨二其勤惰得失一。故令二汝撰下之。汝誠心思慮。以擧二汝所下知焉。勿下以二親戚故舊一生中私意上。勿レ懼二威强一。勿二與レ他相謀一焉。諭畢而査二投票多寡一。以定二賞級一。給以二賞金及農器一。且高票者別行二恩貸一。以爲二家道永安之資一。每歲歲末施二行之一。循環不レ止。以二閭邑洽澤。全然復レ舊爲レ期。猶下耕二田畂一。起二於一禾一。積以成上焉。曰。擧レ善與レ賞。褒貶所レ繫。宜二官撰以擧レ之。何委二之民一。水流レ濕。火就レ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善者必擧二善

擧二廢國一興二衰邑一之道。在二於擧直錯枉一矣。擧レ直以二投票一。則不二自用一而取二諸人一也。苟自用則大業不レ可二得而成一焉。擧レ廢興レ衰者大業也。故自レ擧二一邑一。以至二於賞レ善恤レ窮盖レ屋造一レ室。皆用二投票一也。且夫擧レ廢興レ衰。必施二仁術一。民之慕二仁術一。猶三大旱之望二雲霓一也。成湯征伐。東面則西夷怨。南面則北狄怨。封內之民。慕二仁術一亦然。然拔二一邑於數百邑中一。豈一人見聞所二能及一也耶。故投票以擧下孝弟力農出二于封內一之邑上。以布二仁術一。則封內之民。欲レ沐二其仁術一也。相率而赴二精勵一。譬如下擧二一析薪於一束薪中一。則一束薪中加中嚴肅上也。如レ是。則其施二仁術一未レ及レ半。而全國與復。是自然之勢也。譬二之舂一レ米舂二一處一而不レ怠。則米粒受レ杵與レ否。盡歸二精粲一矣。投票杵也。邑民米也。一意黽勉。以二投票一爲レ的。歲歲擧二善者一以賞レ之。是成二大業一之要道也。曰。邦君仁レ民。須三徧布二惠澤一。何其施二之一邑一也。曰。封內徧布二惠澤一者。是濟二水旱飢疫一之術。而非二擧レ廢興レ衰之法一也。夫衰邑之爲レ民也不レ勤二生業一。怠惰放逸無レ所レ不レ至矣。故欲レ擧二其衰一者。必先作二怠惰一。作二怠惰一之術。在二擧直錯枉一也。乃擧二孝弟力田超レ衆者一。與二褒賞一表二旌之一。以爲二一邑摸範一。則怠惰變而爲二勤儉之民一。此理之必然也。今有二百家之邑一焉。其四十九家勤儉富優。而其五十一家怠惰貧困。則不レ恥レ貧。人情不レ知レ恥。則無レ狀莫レ不レ至。若夫其五十一家勤儉富優。而其四十九家怠惰貧困。則自恥レ貧。人心知レ恥。則可二以赴一レ善矣。夫一邑中。貧勝レ富則貧傾。富勝レ貧則富傾。譬如二權衡一然。左重一厘則左傾。右重一厘則右傾。二厘三厘愈重。則其傾愈多。是又必然之理也。故賞二勤儉一以作二怠惰一。使二富勝レ貧。貧知一レ恥者。擧レ廢興レ衰之道也。若夫徧布二惠澤於封內一者。大發二倉

於錢穀會計一。或處置偸レ法。或非理役二使之一。則細民不三陽言二其非一。陰稱二疾病事故一。以廢二日課一。猶二影響之出二於形聲一。可三以察二里正邪正一也。何謂レ積二小爲一レ大。夫人道積レ小爲レ尊。何者小即大之本。未レ有二始不一レ小忽然爲一レ大者也。凌雲之木生二乎二葉一。九仞之山起二乎一簣一。千金之富出二乎貧困一。然徒望二巨大一而怠二細行一者。小人之痛患也。況數尋之索。固爲レ不レ足レ爲。爲亦値數錢之微。爲レ不レ足二以爲一レ用。何也。散而不レ集也。米粟之尊。粒散則不レ過レ充二鳥雀之餌一。集以爲二合升一。爲二斗斛一。苞以全二養命之功一矣。索綯亦然。合則足三以復レ家興二邑。故授二索綯法一。算二其得失一。以曉二諭之一。百家之邑。每戶一日綯二索一房一。則周年之積。得二三萬六千房一。房値以二五錢一計レ之。則百八十七貫文。若綯二五房一。則得二十八萬房。値九百三十七貫文。是自二分外一生二有餘一。若三降レ自レ天涌二於地一矣。周年之積尚如レ斯。況於二積年一乎。若夫懶惰度レ日。每人廢二其課一。則失二九百三十七貫文一。是就二分內一生二不足一也。勤儉則得二有餘於分外一。怠奢則生二不足於分內一。怠勤奢儉之得失如レ斯。豈可レ不二戒而勉一焉乎。然而民綯二一房一則給二一房一。綯二二房一則給二二房一。及二十百千万房一。亦各給二其數一。以補二其勤勞一。是猶下大陽之照二草木一。生二一葉一則照二一葉一。生二十葉一則照二十葉一。及二百千萬葉一。亦莫上レ不レ照也。大陽照二其芽葉一。而草木發茂。仁澤補二其勤勞一。而民心興起。自然之理也。若夫無二仁澤補二其勤勞一。則所レ諭索綯法。唯招二民嘲一耳。夫唯補二其勤勞一矣。故里正伍保自止二誠信一。細民各戒二懶惰一。終至三於大小貧富一様戮レ力守レ制。衰邑必復二安富之故業一。亦自然之勢也。

類。各給二其倍額一。以爲二義倉之資一。或計二戶口一給二貯粟一。以備二饑饉一。是所三以峙二儲蓄一也。其如レ是矣。善者益得二富優一。惰農作爲二力田一。殘暴化爲二篤行一。荒蕪墾而田野治。野荻絕而山林繁茂。邑無二破屋壞室一。馬舍糞舍並建。各蓄二馬匹一。戶足人給。孝弟友愛。貧富互讓。一邑輯睦。善良之俗成矣。於レ是乎。一邑興復焉。乃擧二一邑興復之成法一。以措二之二邑一。從二二邑一以及二於三邑一。從二三邑一而及二於十百千邑一。於レ是乎。一國興復焉。此之謂二興復之業一也。

勸課第九

興二衰邑一者。必先作二懶惰一。作二懶惰一以二索綯日課之法一。此法者。試二細民情僞一。察二里正邪正一。示二積レ小爲レ大之道一者也。何謂レ試二細民情僞一。衰邑之民。懶惰放逸。偶乞二興復之法一。亦唯求二一時之澤一耳。於二全邑復古之實一也漠然。家也邑也。擧レ廢興レ衰。其業固大矣。未レ有下無二其實一而有二其效一者上也。盖富也者非レ來二於外一也。其生二於內一也。猶三人身有二元氣一也。嚴冬襲レ衣而煖。非二衣之煖一。而煖生二於身中元氣一也。若死身無二元氣一。則襲二數衣一亦冷矣。故懶惰放逸無二勉勵之心一者。雖レ與二恩澤一。其家必不レ可レ復焉。豈止其家不レ復。受レ恩而無二答レ恩之心一。則却至二於爲斃一。辟二之疲馬負擔一。不レ量二其力一。而漫重二其任一。則不レ斃者希矣。故各戶課二索綯一。觀二其誠意所レ在。以察二成否之根基一。嗟乎。索綯至易之業也。苟以レ此爲レ念。則雖二隻身者一。炊次猶可レ能也。兒女輩亦可レ爲也。其至易如レ是。而尙無二勉勵之心一。則何以復二其家一與二其邑一邪。何謂レ察二里正邪正一。匹夫匹婦各有レ心。不レ得二其心一。則不レ可下變二汙俗一興中惰風上焉。必也措二誠心於細民腹中一。而後可レ得二其心一也。若挾二私

雖下時氣爲二寒暑一。晝夜爲中長短上。而自有二春秋二分之中一也盖人之生也。成二於父母陰陽之二氣一。身體自爲二寒熱水火之中一。故苦二於寒暑一。而安二於春秋二分之節一也。國家之於二盛衰一亦然。當二聚斂附益之盛時一。則君奢而民苦。當二荒蕪逋缺之衰時一。則君窮而民怠。故平二均盛衰之租額一。則得二中正自然之數一也。執二中正自然之數一。上爲二國家之分度一。下爲二郡邑之租法一。則君無二盛奢之憂一。民無二衰怠之患一矣。語曰。有レ始有レ卒者。其惟聖人乎。匹夫伐二長木一。尚見二其仆處一。況擧二國家之衰廢一者。安可レ不下慮二萬世之後一而立中不易之法上乎哉。

興復下第八

分度立貢法定。然後從二事於興復實業一。其施レ之也。有二序次一。先自二封內一邑一始。其行レ之也有レ道。曰。賞レ善也。賑レ窮也。盡二地力一也。布二敎化一也。峙二儲蓄一也。夫投票以擧二孝弟力農出レ衆者一。給以二賞金及農器一。且貸二與無息金一。以授二家道永安之法一。或造二營廬舍一。或葺二理屋宇一。大表二旌之一。以爲二一邑之摸範一。是所二以賞一レ善也。貧民及罹二癘疫水火之菑一者。亦以二投票一擧レ之。給二米粟一以療二枵腹一。或補二葺破屋一。以庇二風雨一。或造二馬舍及糞舍一。且賑二貸農糧籽種及馬匹一。以裨二農力一。或授二淸償法一。留二其利息一。以復二家道一。是所二以賑一レ窮也。築二陂塘一。鑿二溝渠一。以通二水利一。造二徑路一。架二橋梁一。以便二通路一。墾二荒蕪一。植二竹木一。以俾レ無二廢地一。是所三以盡二地力一也。田畯雞鳴而起。無二寒暑一。無二風雨一。日爲二順行一。以導二早起一。或示二索綯日課法一。以振二作怠惰一。或勸レ善戒レ惡。敎二孝弟忠信一。二人倫推讓之道一。以移レ風易レ俗。是所三以布二敎化一也。日課索綯。以積二餘力一。及推二餘財於貧者一之

而後一國之租額全。一國之產粟全。一國之租額全。而後國復二其國一。是之謂二興復之道一也。

興復中第七

國家之安危。在二下民榮枯一。下民榮枯。在二租稅輕重一。租稅輕則民榮。民榮則國家安矣。租稅重則民枯。民枯則國家危矣。盖租稅之法國朝王代。取二二十一一。漢土三代。取二九一一。後世暴君汙吏代出。以二聚斂一爲レ務。或四公而六民。或五公而五民。租稅之重亦極矣。雖レ然。古人之量レ地也。尙有二古法之存一焉。其土厚肥。則田狹而租重。其地薄瘠。則田廣而租輕。何也。土之厚肥。耕而多レ利。地之薄瘠。耕而少レ利也。姦吏猾胥不レ能レ察レ之。不レ問二民之榮枯一。不レ論二地之肥瘠一。惟見二其廣狹一。廣者以爲二遺利一。量二其田畝一。縮レ廣爲レ狹。益レ輕爲レ重。雖三一旦似二國加レ廣租加一レ多。而其民必流亡。田畝日蕪。租稅年缺。是所二以國家常衰廢而不一レ止也。今且舉二萬石之國一。觀二乎其盛衰一。當二聚斂附益之盛時一增二五千石一。則及二荒蕪逋缺之衰時一減二五千石一。增二於外一者。必減二於內一。何則租法失レ中。而爲二盛衰增減一也。故舉二其衰一興二其廢一。宜下精二究其盛衰之租法一。以盡中終於其始上也。若夫不三精二究租法於其始一。至二於興復之後一。而復二盛時之重稅一。則再陷二于衰廢一。猶レ反レ手矣。一興一廢。而不レ能二永保一。則曷如下始不レ舉レ之之爲上愈乎。然則爲レ之如何。曰。欲下舉二其衰一興中其廢上者。必先制二定國家之分度。與二郡邑之租法一。以立二萬世不易之規則一。此所レ謂盡二終於其始一也。盖制二分度一定二租法一。而不レ得二之中庸一。則不レ足二以爲一レ法也。不偏之謂レ中。不易之謂レ庸。不偏通二萬邦一。不易兼二古今一通二行乎古今萬邦一。爲二萬世不易之法一者。執二自然之中一故也。天地萬物莫下不レ存二於自然之中一者上焉。

分之海內爲不足。涉渺渺蒼海。以求之於異域哉。諸侯之於封內。猶天子之於四隩也。四境之外。以爲蒼海大洋。則豈又可求之於隣國哉。然則天子求諸海內。諸侯求諸封內。可以制其用度者。固必然之理也。夫明其天命。辨其天分。然後立平均分度。何謂平均。年有豐耗。吏有仁暴。租額隨爲過不及。故一年之租額。不可以爲法也。通計既往十年。若二十年。若三十年之租額。以平均之。則豐與暴之過。耗與仁之不及。悉歸平均。以得中正自然之數也。此既往所過來。即衰時之命分。定然不可易者也。而於其分內。除爲負債所出子金。以節制其國用。謹守其分度。是國家興復之根元也。國家興復之於分度也。猶地爐之於布褥。水桶之於箍箍也。布褥掩覆而地爐煖。箍箍堅固而桶水滿。分度確立而國家興復矣。夫確立其分度。然後循神聖之道。墾荒蕪。償負債。何謂神聖之道。天開地闢。茅茅葦原也。天降神聖。墾茅葦以建國。其用度非降自天。非涌於地。非求之於異域。墾茅葦以爲田畝。耕其田畝以生米粟。得其米粟以推讓而已。惟以土德與推讓。茅葦變而爲豐足富饒之國也。是故出一兩金。以墾荒蕪一段。則得產粟二石。食其半。讓其半。以爲開墾之資。循環不止。則一周度之積。得開田二十四億五千四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三町也。出一兩金。以償負債一兩。則得利永二百文。留其利永。以爲償贖之資。循環不止。則一周度之積。至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七兩也。積細微而致巨大。其資僅二金耳。荒蕪以荒蕪之力墾焉。負債以負債之費償焉。是謂神聖之道。苟循此道。則幾億萬之荒蕪可墾盡焉。幾億萬之負債可償盡焉。荒蕪墾盡。而後一國之產粟全。負債償盡。

民之田蕪。一民之田蕪。則一民之租失。一民之租失。則君必受其弊也。亡百民。則一邑之田蕪。而一邑之租失焉。亡千民。則一郡之田蕪。而一郡之租失焉。亡萬民。則一國之田蕪。而一國之租失焉。亡一國之民。失一國之租。則君臣豈可獨存乎哉。叔世君臣不能慮及此。君失分而流奢侈。臣聚歛而益其奢。奢侈聚歛一行。則虐政莫所不至。虐政行而民流亡。民流亡而田荒蕪。田荒蕪而租稅失。租稅失而假貸生。假貸生而利息益。利息益而不能還。則其極至於盡一歲之入亦不可償焉。內則失國民。而租稅無所取焉。外則負債不償。而假貸道塞焉。嗚呼。國之急亦極矣。因分度之守失。而爲盛衰興亡者。昭然不明乎。由是觀之。守分以興國。失分以亡國者。必然之理也。故失分則君雖賢不能保其盛焉。守分則君雖不肖可興其衰焉。夫欲擧其衰而不得其法。是猶汲水於無底桶。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聚歛欲以興其廢。猶斷其根而求枝葉之盛也。曰。然則欲擧其衰興其廢者將何先。曰明辨其天命。愼守其分度。

興復上第六

興復之道。莫先於立分。立分度之要。在於辨命分矣。何謂分。四海天子之分也。封國諸侯之分也。祿俸大夫士之分也。田畝庶民之分也。何謂命。天子之於四隩。蒼蒼四海。非人力所增益也。諸侯之於封內亦然。班天分之海內而有焉。大夫士之於祿俸亦然。隨封國之天分而制焉。庶民之於田畝亦然。因一邑之天分而賦焉。自天子至庶人。大小各其所得於天者已定矣。豈可以人力移易之哉。然而天下國家之用度。皆出於其分內。而莫所外求也。然則天子焉可天

則雖三日用二三牲之養一。亦不レ足三以爲二孝矣。何矣。失二分度一。則亡二其家一也。亡二其家一。則孝道何在焉。嗚呼。分度也者。我道之本原也。

盛衰第五

盛衰之理。雖レ曰レ若三天之於二寒暑一。未三嘗不二因二於分度之守失一也。守レ分則盛。失レ分則衰。固必然之理也。夫國君守レ分。則儉讓行。儉讓行。則國用有レ餘。國用有レ餘。則仁澤下二於民一。仁澤下二於民一。則民務レ農。民務レ農。則米粟如二水火一。米粟如二水火一。而民不レ飢不レ寒矣。君益守レ分以布二仁澤一。民益務レ農以報二其德一。則君之愛レ民如二赤子一。民之親レ君如二父母一。君民相和而國家治矣。聖人以レ損レ上益レ下爲レ益。以二天氣降地氣騰一爲レ泰。天下之盛隆。豈有下加二於此一者上哉。國君失レ分。則國用無レ節。國用無レ節。則取二於民一無レ度。取二於民一無レ度。則民無レ所レ措二手足一矣。聖人以レ損レ下益レ上爲レ損。以二天氣上地氣下一爲レ否。國家之衰替。莫レ大二於此一矣。夫民之於二稼穡一也。暴二露於盛夏嚴冬一。不レ避二暑熱寒凍一。耕耘穫藏。樵薪徭役。終歲勤苦。不レ得二暫休息一也。嗚呼。辛苦艱難竭盡而所レ得之粟。爲二暴斂所一レ奪。年雖二豐矣一。糟糠不レ足レ滿レ腹。敝衣不レ足レ蔽レ膚。仰不レ足三以養二父母一。俯不レ足三以畜二妻子一。年凶則不レ免二於死亡一。老弱轉二乎溝壑一。壯者散二乎四方一。餓莩累累盈レ塗。嗟乎。人生之痛患。豈有レ甚レ焉者一乎。君民一也。譬若二一木一然。根幹互養。而一木全矣。有二一枝一者。必有二一根一。有二十葉一者。必有二十根一。未レ有下無二其根一而有二其枝葉一者上也。故伐二一根一則心穗必凋。斷二全根一則幹枝共枯矣。民者根也。君者幹而臣枝葉也。故民盛則君臣隨盛。民衰則君臣必衰矣。一民流亡。則一

病一。則不レ得レ食焉。老而不レ能ニ勤動一。則不レ得レ食焉。強暴脅ニ柔弱一。奸智欺ニ愚蒙一。是故愚斃ニ於愚一。弱斃ニ於弱一。疾者死ニ於疾一。老者死ニ於老一。不レ得レ全ニ其天年一也。聖人有レ憂レ之。立ニ稼穡之道一。以樹ニ藝五穀一。立ニ工匠之道一。以造ニ家屋一。立ニ蠶織之道一。以製ニ衣服一。衣食居之道一立。而生民始得ニ安息一。然而飽食煖衣。逸居而無レ敎。則近ニ於禽獸一。聖人又有レ憂レ之。布ニ五敎一以明ニ人倫一。禮以防ニ驕怠一。樂以慰ニ勞倦一。刑以懲ニ兇暴一。政以一ニ四海一。武以威ニ四夷一。文以施ニ仁澤一。所三以安ニ生民一。之道至矣。此道一立。而國家治安。雖ニ鰥寡孤獨癈疾者一。得下安ニ其生養一。終中其天年上。嗟乎。聖人所ニ以爲レ民慮レ者至矣。所ニ以爲レ民立一之道盡矣。然而觀ニ其迹一則千緒萬端。如レ無レ所ニ統括一。而極ニ其本一。則一歸ニ於敎養一。而敎養之道。在ニ分度一而已矣。上從ニ王侯一。下至ニ庶人一。各因ニ其天祿一。春秋四分。三百有六旬。以節ニ制之一。謹ニ其分一守ニ其度一。盖生養持盈之道。舍レ之而無レ有ニ他道一矣。夫期年從ニ元日一至ニ除日一。猶下自ニ江都一至中京師上也。苟循ニ分度之道一則安泰也。若夫乖ニ其道一。則一日踰ニ越些數一。亦一月必生ニ數日不足一。一年必生ニ數月不足一。一世必生ニ數年不足一。若生ニ數年不足一。則何以保ニ其家國一也。人之於ニ一世一亦然。三十年之久。必有ニ天災饑饉水火寇賊之患害一。當ニ此時一也。無ニ四分一儲蓄一。何以供ニ其費一。苟循ニ分度之道一。則遇ニ此患害一而全ニ生養一者。猶下臨ニ江河一有中舟筏橋梁上也。吁。舍ニ分度之道一而不レ由。陷ニ於奢怠危亡一者。亦猶下舍ニ大路一而盲進上也。豈有乙不下顚ニ於嶮岨一。陷ニ於谿谷一。溺中於江河上者甲哉。由レ是觀レ之。分度之於ニ人道一。猶ニ家屋之於ニ基趾一也。基趾定。而後家屋可レ構焉。分度立。而後禮樂刑政可レ行焉。孝弟忠信可レ爲焉。有ニ孝子一養ニ父母一。守ニ分度一則孝也。失ニ分度一。

數十年之通。均盛衰貧富。執其中以立分度也。蓋盛衰貧富非中。故人民逢盛治富優則溺奢怠。逢衰亂貧困則苦飢寒。猶人身逢寒暑二節。則苦寒熱二氣也。寒暑盛衰一也。其一判爲偏。偏故有寒暑盛衰。有偏者必有中。均寒暑而得春秋二分之節。人身逢此節則安矣。均盛衰貧富。而得中庸分度。國家守中庸分度則治矣。何也。中者正道。而庸者定理也。辨其定理守其正道。故勤儉而不至於勞苦。逸樂而不至於奢怠。國家永無衰貧亂亡之患也。然則寒暑往來。四時循環者。天道也。守中庸分度。自强不息者。人道也。嗟乎。生於寒暑往來之地。處於盛衰循環之世者。豈得不由其道乎哉。

分度下第四

道者。聖人爲生民所立也。譬之自江都至京師之大路。出江都至京師者。必不得不由焉。苟由之。則跋履山川百里。而至京師也甚易矣。若夫無大路。則雖數里不可行焉。何也。有嶮岨谿谷江河也。即雖有壯者。庸得不顚於嶮岨。陷於谿谷。溺於江河耶。壯者猶然。況老弱瞽躄乎。數步且不可行。況可歷百里而至京師乎。聖人有憂之。其於嶮岨也平之。其於谿谷也回之。其於江河也橋之舟之。以開大路以導行旅。苟由大路。則無論壯者。雖老弱瞽躄。晏然來往。甚易而無難矣。夫人生非食則不能養生。非衣則不能禦寒。非家屋則不能庇風雨雪霜也。蓋上世人道未立。與禽獸同行。鳥獸爲食。羽皮爲衣。巢窟爲家。雖僅免飢寒庇風雨。然奔走辛苦。無一朝寧焉。若夫逢風雨。則不得食焉。嬰疾

義一而不レ可レ行。有二邦家一而不レ可レ保。有二城郭一而不レ可レ守。此有二邦君諸侯之名一而無二其實一也。故曰。國無二九年之蓄一曰二不足一。無二六年之蓄一曰レ急。無二三年之蓄一曰三國非二其國一也。豈不二危殆一乎。聖人有レ見二於斯一。立二王制之法一。豫備二不虞一。乃管子所レ論。千古不易。確乎不レ可レ拔者也。有二國家一者。庸可レ不下循二其命分一而守中其制度上乎。

分度中第三

夫分度者。人道之本。而勤怠儉奢讓奪貧富盛衰治亂存亡之所二由生一也。循二其分一守二其度一。謂二之勤一。約二其度一生二有餘一。謂二之儉一。有餘以及二諸他一。謂二之讓一。勤而儉。儉而讓。謂二之富盛一。國家得二富盛一則治。治則存矣。不下循二其分一守中其度上。謂二之怠一。越二其度一生二不足一。謂二之奢一。不足以取二諸他一。謂二之奪一。怠而奢。奢而奪。謂二之衰貧一。國家得二衰貧一則亂。亂則亡矣。由レ此觀レ之。國家之治亂存亡。在二貧富盛衰一。貧富盛衰。在二勤怠儉奢一。勤怠儉奢。生二於分度一也。蓋勤怠儉奢之於二人身一。猶二四時錯行一也。治亂盛衰之於二國家一。猶二寒暑往來一也。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四時之循環也。貧困極而勤儉生。勤儉積而富優至。富優溢而奢怠生。奢怠流而復二貧困一者。人身之循環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治極則衰亂生。衰亂極則反二盛治一。因二四時錯行一。而爲二寒暑一。因二勤怠儉奢一而爲二治亂盛衰一者。天運自然之道也。故治亂盛衰循環而不レ止也。然則治亂盛衰。終不レ可レ免與。曰。循環自然者。天之道也。自强保レ之者。人之道也。委二天道一。則盛衰治亂之循環。猶二寒暑速至一也。循二人道一則保二盛富一而無二衰貧之患一矣。何謂二人道一。中庸分度是也。何謂二中庸分度一。繹二既往之天祿一。以二

隨ニ其命ニ而守ル其分ヲ哉。

分度上第二

天地既有ニ命分一。人倫亦有ニ命分一。是固天理必至之符。一定不レ可レ易者也。夫循ニ其命一守ニ其分一者。人道之本也。守レ分有レ道。立レ度是也。立レ度有レ道。節制是也。凡制ニ國用一。四ニ分一歳之入一。而用ニ其三一。餘ニ其一一以爲ニ儲蓄一。用ニ其三一有レ道。均分爲ニ十二一。得ニ一月川度一。又分爲ニ三十一。得ニ一日用度一。其所ニ節制一。天祿度數。決不レ可レ易者。亦天地自然之命分也。夫天地之生ニ草木一也。春生レ之。夏長レ之。秋收レ之。冬藏レ之。盖春生夏長秋收者。用ニ三時一也。冬藏者。蓄ニ一時一也。天地何用ニ三時一蓄ニ一時一也。不レ蓄則不レ能ニ復生一也。然則用レ三蓄レ一者。天地之道也。聖人法レ之。設ニ四分制度一。用ニ其三一蓄ニ其一一。故三年而生ニ一年之儲蓄一。九年而生ニ三年之儲蓄一。以ニ三十年之通一。生ニ九年之儲蓄一。國有ニ九年之儲蓄一。而後雖レ有ニ凶旱水溢一。民無ニ菜色一也。夫天有ニ水旱饑荒之災一。地有ニ震崩決溢之妖一。人有ニ寇盜亂賊之害一。是皆國家不虞之患也。雖レ不ニ必歳有一。而數歳間必作。當ニ此時一也。事小則用ニ一年之積一。大則用ニ三年之積一。若幸而無ニ其患一。亦軍旅征役。國家時有。苟非ニ府有レ儲廩有一レ蓄。何以供ニ其費一。若無ニ以供ニ其費一。則必取ニ諸民一。是暴歛之始也。暴歛而不レ足。則必假ニ諸人一。是假貸之始也。夫暴歛爲ニ流氓一減ニ租額一。假貸爲ニ利羸一減ニ租額一。租額減ニ於內一。而災害來ニ於外一。則國用愈不足。國用愈不足。則假貸彌生。國用愈不足。假貸彌生。則何以可レ償ニ其負債一也。負債不レ償。則利羸不ニ啻倍蓰一。其極盡ニ數歳之入一。亦不レ可レ償焉。夫如レ是。則雖レ有ニ士民一而不レ可レ蓄。雖レ有ニ仁

命分。而不可易則一也。其生於卑濕者。止於卑濕。生於高乾者。止於高乾。有花實者。任花實。有根葉者。任根葉。以爲生活者。草木之道也。其生於草木者。止於草木。生於黃泉者。止於黃泉。生於川澤江海者。止於川澤江海。裸任裸。羽任羽。鱗介任鱗介。以爲生活者。蟲魚之道也。其生於洲渚者。止於洲渚。生於丘陵原野者。止於丘陵原野。生於山林河海者。止於山林河海。有觜角者。任觜角。有爪牙者。任爪牙。以爲生活者。禽獸之道也。是皆隨天命隨天分。而爲生活者也。若夫乖天命戾天分。草木易濕乾。蟲魚禽獸。易山澤河海。則不能全其生活也。草木蟲魚禽獸既然。況於人倫乎。生於夷狄者命也。生於皇國者命也。或生於都會。或生於邊陲命也。或生於天子之尊。或生於諸侯之强。或生於大夫士之家。或生於農工商賈之賤。皆命也。或爲男爲女。爲賢爲愚。爲强爲弱。亦命也。其生於天子。則保四海。是分也。其生於諸侯。則有封國。是分也。其生於大夫士。則有祿俸。是分也。其生於農工商賈。則有田畝有職業。皆是分也。其男而娶。女而嫁。賢强而率。愚弱而從。亦是莫非分者矣。奉天子之命。守四海之分。以平天下。奉諸侯之命。守封國之分。以治其國。奉大夫士之命。守祿俸之分。以齊其家。奉農工商賈之命。守田畝職業之分。以修其身。奉男女賢愚强弱之命。守嫁娶率從之分。以各遂其生。是人倫之道也。蓋天地既判。而尊卑不變。覆載不易。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生滅萬物而不息者。乾健坤順。天地亦不失其命分也。是故凡在兩間者。雖草木蟲魚禽獸。不得不隨其命分而生息焉。況爲人倫者。焉可不

報德外記卷之上

齋藤高行選述

我道在二分度一矣。分也者。天命之謂也。度也者。人道之謂也。分定度立而讓道生焉。讓也者。人道之粹也。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失二讓道一而不レ衰者。未二之有一也。失二分度一而不レ亡者。未二之有一也。神聖辟二草萊一者。在二推讓一也。王侯保二邦家一者。在二分度一也。蓋推讓者。創業之道也。分度者。守成之道也。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因二推讓一而不レ興者。未二之有一也。因二分度一而不レ保者。未二之有一也。然而天下滔滔不レ免二於衰亡一者。何也。擧息在二於人一也。此篇亦有レ人而或有レ取焉。

命分第一

天地剖判。天尊地卑。日月星辰。山澤河海。亘二萬世一而不レ易者。天地自然之命分也。生二於其間一者。人也。禽獸也。蟲魚也。草木也。自有二命分一而存焉。其或小或大。或生二於卑濕一。或生二於高乾一。有二開レ花者一。有二結レ實者一。有二無レ花者一。有二無レ實者一。此草木之命分也。其或裸或羽。或鱗或介。生二於黃泉一。生二於草木一。生二於川澤一。生二於江海一。有二朝生夕死者一。有下不レ知二春秋一者上。有下保二萬歲一者上。此蟲魚之命分也。其羽而飛。蹄而走。有二觜角一。有二爪牙一。或生二於洲渚一。或生二於丘陵一。或生二於原野一。或生二於山林一。或生二於河海一。此禽獸之命分也。千態萬狀。雖レ有レ不レ同。各天地自然之

報德外記

目次

卷之上

報德外記序

經國之要。在ㇾ于二勤儉一。勤儉之實。節ㇾ用愛ㇾ人。一本ㇾ於二至誠一。濟ㇾ世安ㇾ民之道。不ㇾ可二舍ㇾ是而他求一也。世之言二經濟一者。專殖二貨利一。言二道德一者。徒談二空理一。是豈先王之道也哉。近世尊德二宮翁。達二經濟之道一。行ㇾ之一出ㇾ於二至誠一。門人富田高慶。著二報德記一。具錄二其嘉言懿行一。皇上叡覽。特嘉二尙之一。以頒二[illegible]海內守令一。將ㇾ有ㇾ所二施用一也。同門齋藤高行。又著二報德外記一。論述演繹。以攄二翁之奧旨一。蓋亦有用之書也。福住正兄。欲下上二諸梓一。廣布中于ㇾ世。索二序於ㇾ余。夫經國之道。不ㇾ可二一日不一ㇾ講。而不ㇾ可ㇾ不三最擇二其要一也。方今經濟之學日開。財政之用益廣。然得二其要一者或鮮矣。苟不ㇾ得二其要一耶。欲ㇾ利ㇾ民。而反害ㇾ之者有焉。至ㇾ若二翁之言一。則務ㇾ實覈ㇾ源。本末並擧。有二百得一而無二一失一。有二濟ㇾ世之志一者。取二則于ㇾ茲。庶二幾乎二其不ㇾ差矣。余亦信二翁之說一者。此書之成。書ㇾ之爲ㇾ序。

明治乙酉晚秋　一等侍講正五位勳三等　元田永孚　撰并書

秋の嵐松よりつたへて、夜の雨芭蕉におとづるゝ燈の下に獨坐して、人情世態思ひつゞくるにしたがひ、藻鹽艸のよしなし事どもを書集めて、かいやりなんもいかゞとて暫巻となし侍りぬ。さらばこれを友故といわんもよかるべし。

寛延三年庚午九月既望　三浦安貞撰

梅園拾葉跋

青柳のいと長くして、ことたらざるぞあなる此に、すゝむ大人の梅園拾葉をこゝに見よとあたへ給ふ。條々言葉數なくみじかくて、物よく其理をさとし給ふ。大人は足引の山のふところを立も出ず窓のもとにかしの實のひとりなり出て、誰を師としつかへず、遠くふるき世のさかしきから書に目を遊しめつゝあるに、求めずして問よる人の多きは、たゞ三史五經のかど〳〵しきのみとおもひをりしに、皇御國の古にもよくさとり給ふよ。春樹身さかりのむかしより、今六十年の老にいたるまで、遠き國に心やらずして、我生出し皇御國の禮ありしむかしのことのかたはしも知ることのあれかしとおもひをる心肝にこたへ、涙の出くることの多が餘り、そのしりへにほめ詞してしかいふ。

天明二つのとしむ月　　小のゝはる樹しるす

と思ふばかりなり。人馬幾ばくうちつどひても、何さはる事なき坦途とはなれり。げに念力岩を通すといへる諺を、むかしは耳にきく、今は目に見はべり。しかれば百の事廢するは、みな懈の心よりして、天地をも感動させ、目にみへぬ鬼神をも役するは、誠のやまざるよりなるべし。

二妓の事、秀實が探り得る所にして、便稀なるかたなれば、ふたゝび人に徵する事もかたく、覺束なき筆の跡ながら、優なる心ばへを餘所に聞なさんも罪ふかく、さけるまゝにしるし侍る。近き程たよりあるかたの人は、よく其實を得て、かうがへ給ふべし。此餘は力の及びたづねとひ侍れば、おほかたはたがふ事あらじと、おもひ侍る。

梅園拾葉卷之下終

これ光武のいはゆる、東隅に失して、桑楡に收むるにて、一旦節を失するも、貞潔の操立とあり。これを花にみる時は、梅白く桃紅に、薔薇の色の紫も、己がいろ〳〵を春の風に綻ばすぞ、げに天地の心なるらん。これらの事思ひつゞけてかんがふるに、浄僧のふたゝび遠流の命をめぐらし、淺間がいとまとくとりし、初が夜ふけて親のもとめかなへし、金左衛門が鴨を得し、事に輕重ありといへども、皆至誠のしからしむるなり。己怠るの心より、かゝる事は及ばじとおもふ物から、かなふべきもとめだに得かなへずして過すなり。豐前中津川は、源豐後山中より出て、羅漢寺の下にそゝぎ、衆流と相會し、終に中津の城をめぐり、海にそゝげる大河なり。是にそふて一條の路あり。豐南に通へる往來にて、人馬ひまなくゆきかふ所なり。しかるにその間岩尾高くそびへ、激浪岩根にそゝぎ、春雨五月雨などいとふ降り、または夕立の俄に川上に催せる頃は、人馬行なやみ、あやまつて、水に溺るゝもの年毎の事なり。しかるに享保の頃、江戸より回國の僧禪海といふもの來りこれを見て、誓て此岩をきり闢き、後來溺沒の難を救はんと願を起しける。されども碧嶂丹厓雲を吐納し、垂蘿長松うちしげり、空翠雨なきもつねに濕ひがちに、苔むし道滑なれば、世にその名さへ腐道といひならはして、中々此岩をうがたん事、愚公が山なり人みなあやしみ笑ひける。されども此僧氣を屈せず、經營やむとなし。其誠怠らざれば、次第に人感化し、吏民力を合する事ともなり、石工の償出來り、終に三十餘年の星霜を經、かの岩をきりうがつと三所、すべての長さ百間、竪横二丈四方、洞中幽邃にして、太陽明通ぜざれば、處々岩に窓をうがち、これ仙宮にも通ふらん

に沈むとも、久堅の天津神地津神もみそなはし照し給ふべし、彌志撓まずば、などかくてくちはつべき、かならず志とぐる日あらん、心ぐるしくとも時のいたるを待べし、今暫はわれ隙得させん、とく歸りて心靜に母の介抱せよとて、隙遣して別れぬ。秀實關より歸り、我を訪ひて、此事をかたりて哀とも催し、八入が行衛國守の聞にも達し、素意とげよかしと、ともに祈り思ひけり。誠に世に教を立て、人に品流を分つ時は、儒中に異端をいむ。業に俳優娼妓を退てよはひせずといへども其人の志行は、道の異類によつて異らず。業の拙きによりて拙からず。此故に天地よりして觀る時は、君子のをり場に隔なし。其をる處の賤しければとて、其德を仰がずんば天地の心にそむくべし親の命のそむきがたければ、心にそまざれども源賢の僧となり、淺間は遊妓たらざるを得ず。誠に女の道は「さなきだに、おもきが上の、小衣ごろも、我つまならぬ、つまなかさねそ」と祉守れども、不幸にして身を落しいるゝ處も、其身のとがにはあらず。かつて人に聞し事あり。京師の遊妓三五といへるが、「貞女兩夫にまみえずといへども、我はたらちねのために、身を川竹のうきふしにけふのつまを待とて」と書て

たぞやたぞ、誰かはけふの、つまならむ、定めなき世に、さだめなき身は、

と書捨しよし。其情尤憐むべし。明末南京の院妓林秋香といへるもの、人に嫁して後、むかしちぎりしものゝ、人していひ送りける事の有けるにこたへて、

昔日章臺舞ニ細腰ー。任ニ君攀折ニ嫩枝條ー。如今寫入ニ丹青裡ー。不レ許春風再動搖。

賴む力も今はなく、八十餘日ながらへて、終にはかなくなり侍りき、それさへあるに、又母と賴みし人も病起りて身かなはず、幼心のやるかたなく、人の賜はるものあれば、たすけにもなれかしとすれども、手に川水をせく心地しぬ、只主の情ありて、朝な夕なの事とひて、飯炊ぎ湯わかして、これを世にある人の抱さかゝへとも思ひなしぬるも、ことし十六、今はうかれ女の習ひ、身にもまかせがたく、かりのいとまもある時は、かへりとひいひ慰むるともあれども、又いとまなき時は、心にこめておもふ斗り、母は身のなやましきに他事なければ、今朝は遲かりし、きのふはとはざりしなど、聞え侍るもきくに苦しく、まゝならぬ身をうらみ候、せめて我かたちも人におとらず、他事なくおもはるゝ方もありて、かゝるうさの便とも賴むべき人にても有侍らば、おもひ慰むかたも候べきに、かたちだに人におとり、よしなき身を恨み候とて、さめ〴〵と泣ける。秀實かさねて實の母の行衞いかにと問ければ、されば其事にて候、是も今は身を人にまかせ候へば、かゝる賤しき子もてるなど人にきこえなば、猶うき事のありもやせんと、深く我身をかくし候へば、風の音信さへ餘所に聞なし、戀しき時は、手を合せそなたと拜むばかりなりと、又さしうつむきて啼けるにぞ滿座岩木にあらざれば、袖しぼらぬものもなかりけり。げにや先には諸共に親に捨られし子なり。孝思厚ければ、今ははや親の心にも杖とも柱ともいかに他事なくおもふらん。世に不是底の父母なしと、古賢のいひし言葉ども思ひ出て感じ侍りぬ。秀實もあまりに哀になりて、我も古鄕には父母もてる身なり、かれが物語聞につけてもたゞつみふかく覺へ侍るなり、よしや身は河竹のうきふし

ゆる間もなきなどかたり笑ひ興じ、夫より引手ものどもとらせて、旅舍にかへりぬ。孝子とて世にも聞ゆるは稀なるに、猶彼家にはその人あるよし奇異なる樣に思ひ、又八入が行狀を人に問へば、幼より孤となり、人に養はれ、其父もむなしくなり、母とたのみしもの、己十三の年より病の床にふして、誰たのむべきものなき程に、主に願ひ、日ごとに隙こひ、湯水寢起の介抱し、もとより炊ぐべき糧とても貯へなき程に、主より己にあたれる養ををなかばわかち、十七のことしに至るまで養ひ侍るよしなり。秀實瓜田に履をいるゝと、人も咎めんなれど、みずしてやまんも本意なく、此者をよびて逢ける。このものことし十六色もと木には劣りてみへける。酒など出したうべけれどももとより糸竹のしらべもなく、只しめやかに物語どもしつ。秀實こゝにはいかにして來たれるぞ、なれが身の上物語せよといひければ、八入袖かき納め、さる事に候、我は世にたぐひなき薄命なるものにて候つ、もと赤間町粟の屋何某と申者の子にて候ひしが、生れてふたつにして、父を失ひ侍り、其時我にひとりの兄侍り、母なるものも蜑の小船の楫をたへ、世渡る道のあらざれば、人のはからふにまかせ、兄をも人に遣し、わらはをば外濱町喜三郎といへるものに託し、其身はさるかたに嫁しぬ、それより喜三郎夫婦を父母とたのみ候、賴し親も家貧しく、五つといへるに、身をこゝにうられ夢現をもわきまへず、程なく十三といふに成ぬ、然るに此年父と賴し喜三郎あやまつて井に落入り、人の介抱にて引上たるをみれば、纔に息はありながら、身は只あけになりぬといひけるが、今の樣にや思ひなされけん、たまりかねて泣出せり。暫ありて、心苦しき月日さへたてばたつものにて

りけるにこそと思ひやられぬ。今は名もかへて石といふよしなり。予が友溝部秀實、安永乙未國の事ありて、赤間に行て滯りしに、此女の孝狀きゝしかど、船いそぎければ、つぶさにとふ事なくて還りぬ。しかるに翌る申の暮、又國の事につき、赤間にとゞまる事數旬、孝女の名おぼえはすれ、彼此と物色しける處に、淺間は北國屋の妻となり、猶八入といへる女あり、己が親のまづしければこのとし頃、我食の半をわかちて是をやしなふよしなり。折柄淺間が舊里なる十兵衞といふ者にあふて、其こまかなる事どもかたりていひけるは、親に孝なるものは他人にも厚し、我同鄕のちなみなればかつて訪ひし事有しに、かたへに獨打ふしたる男あり、いかなる人にやととへば、遠き所の人なり、此町某の家に手代つとめ居れり、然るに此頃恙にかゝり、便るかたなきが哀におぼえ侍る程に宿しつる也と語れり。さらば久しく相ゑれるにやと、かへして問ければ、いなさにあらず、我つまひさしく漂泊し、身病はしき頃は、世に情ある人ありて慈愛うけ、とかくして今日のあるなりさりとて遠國波濤の末言傳ふるほどの事だになし、人の上をこなたの事と思ひなせば、いとゞ哀に覺え、我夫いたわり給ひし方に、聊恩を謝する心に思ひ侍るなりといひしよし、物語て共にひちりこの中に蓮の花見つけたる心地しつ。秀實かゝらん人には目のあたりあひてこそ、家產にもせめとて、やがて北國屋を訪ひけるに、皆むつまじげによりつどひて、父は目はさやかならねども猶健にみへまらうど來り給ふなと、親子して酒出しさかな淸に取つくろひ、しばらく酒くみ、孝女の物語きけるに、親の己をいとふいとおしみて、心地少しにても例ならねば、神に祈り佛に賴み、賽のた

る身して母の遠忌つとめんも心ぐるし。苦しとていかゞせん。只願くはもとの身となりて、位牌にむかひ手を合せば、艸葉の陰のなき魂も、手むくる水のいかに心よからんと思ひ、かつ言葉にももれければ、此事いひ傳ふる人有て、孝女の志とげざらん事を本意なく思ひ、主にかくときこへけれども、わきの妨とや思ひきかず。これを哀れときく人多くなりて、男のみかは女まで其夫にすゝめ物し金遣し、終に隙とらせぬ。淺間いはんかたなくうれしければ、家にかへり僧を請じ、本意のごとく佛事つとめ、終には船木なる伊兵衛といへるをまねき、うら町に北國屋と號し、佗しき住居ながら心よく父につかへけり。抑此伊兵衛といへるもの、いかなる緣にしぞとゝふに、淺間いとけなき時、大坂屋に同じく在けるが、かりそめの枕かはし馴しを、主のしりてその身追やられぬ。夫より身をうき草の根をたえ、難波にさまよひ、長崎におもむき、後はあづまのかたにゆき、からうじて年月を送りける。淺間いとまとりて、老たる親も養ひてんとさそふ水もありしかども、父が心に得ざりければ、おもひとゞまり、手弱女のひとりも過しがたければ、其思ひける樣は、かの伊兵衛は誠にかりの契ながら、我ゆゑに世にたよりなき身とはなれり。事とひてみんと、人していひおこせたりければ、これも其志すてがたくや思ひけん。はる〳〵と下り、長き妹脊となりにけり。世の中の幸不幸過不過は、誠に人力の及ぶ處にあらず。淺間が松の操をすてたるは父の爲なり。時めくかたになびかざるは、父の爲に操を顯したるなり。かりそめの枕に、伊兵衛に信を立しは、遊妓の貞といふべし。遊妓の貞といふうちに、己純孝の者なれば、我親にもよくつかへてんは、兼てしれ

る者あり。もと同じ國なる船木といへる里の貧しきものゝ子なり。朝食夕食の烟もたえ〴〵なれどふたりが中にひとゝなりて十三になれり。このとし母いたくなやみけるが、卯月の頃むなしくなりぬ。歎きのもとに秋も來ぬ。鰥ぐらしの世を經がたくや思ひけん。父此子にむかひいひける樣は、家貧しくして母なく、霜雪のふせぎも心のまゝならず、萩にはたよりのかたもあり、しばし行てんとて、携へて出けるが、娘みちのさあらぬ樣なるをあやしみ、萩にはかくは行まじものをといひければ、いなとよ是は關のかたへ通ふ道なり、かなたにて少しの用事とゝのへ、夫より萩へ行べしとて、程なくかの大坂屋へ行、十年期にうり、金とり、其身はやがて歸りけり。娘始て其事をしり、唯ふし沈み、なき暮しなき明しけるが、せんかたなければ日數經つゝやゝ心とり直し、これもそむかましかば、不孝ならんとおとなしくつかへて翌る十四にはうかれ女のつとめに出けるが、只ひたすらに故鄕の父こひしく思へども、山川へだてぬれば、便だにおもふまゝならず、色々と心を盡しやゝ少しの才覺し、人して關のかたへ下り給へとすゝめければ、父も世渡る道にくるしみ、殊に我子の招くかたなれば、やがて來り、これをたのみに家かりて住けるにぞ、淺間も少し思ひなぐさむ事となりて、主に願ひ日ごとにとふていたはり、心あしき時つきそふ程の事こそあらね、心のおよびつかへける。此處の法に十年身をうり、期あきて三年の禮奉公つとめ、其始ありつきし日にいとまとるとなり。心ならざる月日も水の流るゝごとく十三年過し、いとまとるべき年きたれり。さあればことし四月母十三年遠忌にして、いとまとるべきは八月なり。淺間おもひ煩ひける樣は、かゝ

一。學文はくさきなの樣なり。とくとくさみをさらざれば用ひがたし。少し書を讀めば少し學者臭し。餘計書をよめば餘計學者くさし。こまりものなり。
一。學文を芥の樣におもふべからず。上に浮たがる程に下地の水も今はのまれず。
一。學文は置所によりて善惡わかる。臍の下よし鼻の先惡し。
一。學文は輕業のやうにするがあしゝ。輕業は人を目の下に見おろし、人の天窓をふむものなり。
一。衣裳うつくしくかざり、人にすかれんとするは賣女なり。人の見る時所躰をなし、人に譽られんとするは歌舞戲のものなり。今の學者はどふやう此眞似する樣なり。
一。碁のうち樣は、いつにても、先をとればまけぬものと、我もしれり。とかく道理はのみこみよし。態のきかぬが笑止なり。
一。足の皮はあつきがよし。つらの皮はうすきがよし。人諸共に小賢しく口はきけど、行ひは女童に見限らる。ざる故面の皮あつくなり、足の皮うすくなり、株ふむ事多し。よく心得てつゝしむべし。

長州赤間關二人のうかれ女

豐前僧禪海

長州赤間は文字の關と相望みて、山陽鎭西の間只一帶の海を隔てたれば、行かふ船たへず。さる故にいなり町とて花街家ごとに遊妓たくはへて、水は花を誘ひ花は水に伴ふが中に、大坂屋淺間といへ

し。晝よく明なりといへども、夜は必本氣に歸す。前に申す如く、神本の二氣、天地も萬物も皆これを具へ候。されども物によつて長短有ㇾ之候。天地は神本に優劣なし、故にかくの如く悠久なり。物ふたつながら全ふせざるは二の態に候故に、神氣長ずる者は本氣短し、本氣長ずる者は神氣短し植物本氣に長じ、動物神氣に長ずるは、其大分にして、其神氣に長ずるの內又長短あり。又人よりして鳥獸を觀るに、鳥獸神氣に短し。故に本氣長ず。是を以てその生たる生冷堅硬の物を食つて傷られず。雨雪霜露を衝て犯されず。產育困しまず。喜怒相引かず。人は密室に爐を擁し、重綿醇酒に寒をふせげども、風軒水樓にたかく倚り、絺綌水漿に暑を避れども、猶時として時氣に病む。米は糠を去り、肉は骨をさり、猶水火の調熟をかり、妊娠の調護、嬰孩の抱負、本氣の短きことかくの如し。本氣の短きと如ㇾ此を以て、神氣の長きと萬物にまさる。是を以て天の遠きも是を測り、地の厚きも是を察す。羽翮なしといへども、空に翀るの鳥を繳し、鱗鬣なしといへども、水に潛むの魚を漁す。肌膚寒暑にたへざれば、麻を績み、繭を繰くり、支躰雨雪にたへざれば、傘履を製し、神氣の有餘を以て本氣の不足を補ふ。是より擴めて、二氣の物たる所、御考可ㇾ被ㇾ成候。以上。安永庚子暮春。

戲示㆓學徒㆒

一。學問は飯と心得べし。腹にあくが爲なり。かけ物などの樣に人に見せんずる爲にはあらず。

一。書物は金かしの帳のやうなるもの也。金なき人のもたらむは、澁紙ふむほどの用にこそ。

して動氣あるもの、猶生を望むべし。急に艾をとり臍帶に灸すべし。活する者ありと。我未試ずといへども、亦此理なきにしもあらず。呼吸の事、呼ものは故きを出し、吸ものは新しきを納れ、其事は飮食の精をとり、査滓を去ると同じく候。故に膽は營元なり。臍は衞元なり。營衞は一身を立るものにして、資て繼ぐの用有レ之候。精力は一身の立つものにして、資て始むるの用有レ之候。精奉ずるとは、物の神を挑ぐるにて、提燈にていへば、蠟燭たてにて御座候。營養すべき蠟燭もあり衞護すべき火袋もあり、照すべき火ありても、蠟燭たての奉なければ提燈ならず候。此蠟燭たて眞直に下より燭火を奉じ候へば、營養衞護もとゝのひ、そこにて火の照す事明かに、高し卑し、水あり石ありと見する故、其火に敎へられて、上るとも下るとも飛ともまはるとも、其精力其令に從へば其役をとるなり。是を力役すといふ。故に奉は上につかゆるにして、役は上につかはるゝなり。これを以て手まひ足踏み、目見耳聞き、大小便行んと欲れば、其道を開き、忍ばんと欲すればまどろみても其守りを失はず。是を力の役といふ。其力役を執らざるに至りては、遺尿遺矢、手足癱瘓、精神恍惚、百患萠動する事に候。故に精力は、資格の氣にして、營衞を天地にたのむ。營衞は貪繼の氣にして、精力を天成にたのむ。精力已に盡れば、營衞存する事能はずして、我天地閉づ。營衞病めば精力疲る。精力支ふる所あれば營衞醫すべし。思慮知辨愛憎欲惡の神も、これを己が本宅として、用をこの上に施すに候。以上の條理とくと御考候ば、神氣本氣の別可レ爲二判然一候。天成レ人、人成レ于レ天の故に、有意の神は初生の時は猶混沌として開けず、老後は朦朧たりやす

ず、下り灑ひで萬物を潤澤生育し、潤澤生育の餘は、終に川谷に注ぎ海に歸し候。若此地際水土の氣天間に充溢せず、夫より只下ざまに流れ入らば、萬物を潤澤生育するとはあるべからず候。然ればば我天地造化の用も知るべく候。水穀の質胃内に畜へ、其氣胃外に蒸騰し、肝脾の鼓動によつて、一身に充溢し、潤澤生育我身に雲霧雨露の用をなし、其査滓下に歸し、膀胱に滲入し、川谷の用をなす。かくの如くにして、屎に其口あり溺に其口なきの態、然らざる事を得ず。是を以て營氣は下飮食を胃中に畜ふといへども、消化運轉の用は、全く肝脾の鼓動にあり。臟腑といふものは、腑は皮を以て相續ぎ、筋よく維持す。臟は肉にして箇々別物、脈あつてこれを聯綴す。脈といふものは肝に始まり、腎に至り、枝椏蒙茸として、一身いたらざる所なし。飮食の精氣、氣液の運動みなこゝに導かれて行と見えたり。膽は肝葉の內にかくれ、精汁を畜はへ、脈の根となり、膽外枝椏あり上肝葉の內に著き、下胃の瀉口のさき腸の上頭、西洋の人はこゝを十二指腸といつて、蚘蟲の窠窟とする所あり。その上に著く。是腑と臟との接する所にして、是より脈に接するに依て脈根なり。營養の氣は地膩に資り、衞護の氣は天氣に資る。地膩口を門とし、天氣鼻を門とす。それより喉嚨に下り肺に入り、その經心に着き、其末臍に朝す。前書に先天後天の氣といへるは、馴たる言を以ていふものにして、先天とは資て始むるの謂にして、後天とは資て繼ぐの謂なり。それ兒の胎に在る、資て繼ぐの氣未用ひず。故に口鼻の二門猶閉づ。此門開くるや兒即生る。生るゝや呼吸飮食資て繼ぐの氣を開く。我ある人にきく事あり。兒初生已に死するが如き者、臍帶を按ずるに、浡々と

溢せざれば、乾枯骨立を致し、終に天成の元氣を戕賊す。故に函籠全ふして、膏膩盡るも、膏膩備つて、函籠そこぬるも、提燈の用成ざるにおゐては一に候。其營養といふものは飲食胃に入り畜ふるに、肝上より覆ひ、脾下より捧げ、胃をさしはさみて、鼓動をなし、飲食の精をとり、轉じて氣液骨肉となし、一身に周布して、造化の用をなし、其査滓腸中に下り肛門に出づ。小便は古說異同ありといへども、其大概水穀一所に混入し、然して後、便溺泌別すと觀る故に、小便も泉を篦にてうくる樣に思ひなし、其泌別の處をそれとさし、或は膀胱に上口ありなど、壁越し推量の說のみにして、徹見の說なく候。阿蘭陀などにては、奇巧勝れたる國ゆゑ、徹細の器あり、よく其小經を導ひて、水を膀胱にうくる隧道を得る術もありと聞り。是れ實徵の上然あるも知らず。よしや此隧道あるにもせよ。溺の道路全く其道より洩れ注ぐとせば、造化の用はなし難かるべし。予が觀る所を以てすれば、便溺の事大に同じからず。大便は右いふ如く其道あり。小便は其口なし。此處よく工夫すべし。人は小天地といふも、造化に異なる事なければなり。易にも雲行き雨施して、品物形を流くといへり。先造化の用を觀るに、雲天を覆ひ、雨上より下るといへども、雲雨はもと地の濕氣蒸々として騰り、淸際に閉られて、雲のかたちを顯はし雨を結ぶ事、口より出る氣の物なければ消て見るべからざれども、鏡を前に置ときは曇りとなりて露を結び候。是も小雨露に候也。今雨降らんとして、礎濕ひ絃緩ふも、雨の本を水土にとるの一徵に候。是を以て造化の狀下に水土の質あり此もの氣の絪縕により、忽蒸騰して雲霧となり、雨其中に結び、むすべば其質空にとゞまる事能は

燒るといへば火其中にあるが如し。故に身獨活せず、神によりて靈をなし、神獨立たず、人の體を宅として活し候。人の體は保持奉役天に得るものにして、營養衞護の物によるに依て立つ事に候。衞護とは、今提燈に火袋あるも、衞護させんとの設也。夫火袋の用たるや、風吹き雨降りても、これが外を衞護するにより、よく燈の防ぎをなすなり。營養とは、提燈の蠟燭を、具ふるが如し。蠟よく火を養ひ、其天に得る處の火の光をも熱をも營み繼て、とこしなへにあらしむるが如し。火袋よく外來の風雨を防げども、膏膩の養なき時は火存せず。膏膩これを養へども、外來風雨の防ぎなき時は火又立たず。保持奉役は、天より得るよりしていへども、さとしやすきにしたがひ、提燈の器につひていふに、蠟燭の營養によれども、蠟燭又臺なければ立たず。臺また箱棒くさり等の保持をとり、よく其火を奉じ、火よくこれにとりて、光を役す。火は膏と心とに養を資り、膏心よく養を火に給し、絪縕その間になり、火を營し出す。萬物皆しかれば、人身もとより同一理にして、其常に寒を衝き暑に觸れ、霜露を犯し、雨雪を凌げども、これをして病しめざるものは、わが保持奉役するものを衞護すればなり。もし苟此衞りを失へば、風雨寒暑瘴癘の毒、こもごも外より傷るなり。營は一身氣血精神の仕出しにして、絪縕また其内になる故に、男授け女受け、子その內になり母乳し子吸ひ、養その內になるも、同じ絪縕の營みなり。春は花さき葉生ひ、秋は葉脫し實結ぶも同じ天地の絪縕なり。故に養は生々を物給し我資るの間にして、水穀鹽蔬酒漿肉味の給する所を資り、我氣液骨肉となし候。此營養に傷れをうけ候へば、氣液骨肉營養の源竭きて、吐瀉閉癃血液湧

たし候。このゆゑに神氣は君の位にして、本氣は民の位なり。君民の事、位をいへば、君尊く民卑し。序をいへば、民本にして君標なり。其故は人衆ありてこれを治むる爲に、君長たつ。君長たちて後、人衆を設くるにあらず。然れ共位は君在レ上。然ふして號令控掣の權をとる。民在レ下。然ふして奔走驅馳の役をとる。故に本氣は民の如く、神氣は君の如し。本氣本にして、神氣標なり。神氣尊にして、本氣卑し。故に奉ずるは、神氣の爲に基をなして、其神氣を奉ずるなり。役するは、神氣の爲につかはれて、これに奔走驅馳するなり。此故に物混淪として立ものは、本氣の幹するなり。意鬱渟として活するものは、神氣の運するなり。其本氣即天にして、神氣即人なり。天人の差別は、有意無意の間にて御座候。古來有意無意の辨未レ立候故、先達も是を混淆して、天を觀る事、皆人意の私に落候。此故に天は無意、人は有意と分つて、其人の中にも亦天人あり。其故は天成レ人。人成レ于レ天を以てに候。天の成す處は無意にして、人の成る所は有意に候。是又人の天人を平分する故に候。其天成レ人者は、本氣にして、人成レ于レ天者は、神氣に候。此無意なる者あつて生の本をなし、有意なる者有て生の精華を發する事に候。先此大分を御理會ありて下文御熟玩可レ有候。尤文面は天にあるものを書留候にて、文面を離れ、眞物をよく御察し可レ被レ成候。眞物よく面前にあらはれ候へば、拙文に謬誤あらば、謬誤直に御目にかゝるべく候。夫氣は物を離れず、物は氣を離れぬ物に候。古人天地未レ成以前溟濛混沌たる氣のみある樣に說きなせしは、氣を知ざる故に候。故いかんとなれば、物はなく只氣のみはある事能はざるものに候。火といへば燒るもの其中に發し、

維、膏血溫動の物をなすは其體也。人かゝる身をいかゞして有するぞとおもふに、これもと天の有する處にして、それを人に給し、人これを天にとりてなるものにして、給資の間に始繼の二氣あり資始むるもの、保持奉役の精力なり。資繼もの、營養衞護の息食なり。資を始むるものは、天に得るものにして、資て繼ものは、息に天氣をかり、食に地質を資りて、其資始の氣を營養衞護するものなり。故に精力は營衞を以て立つ。營衞敗れをゝくれば精力困しむ。精力已に盡れば、營衞用る所なし。故に保持奉役、營養衞護して、其本氣全く、思慮知辨、愛憎欲惡して、その神氣全し。神は神妙不測の靈にして、物混淪として立つの中に活し、物は磅礴無邊にして、神鬱渟として活するの表に立つ。立に就て本氣といひ、活するに就て神氣といふ。萬物に通じて皆しかなり。蓋其本氣の立や、資て始むるものあり、資て繼くものある故に候。神氣の活するや、性感ずるとあり、才運するとある故に候。精いかんかして此身を保するとなれば、內持するものあり、大物にていへば地なり。外保するものあり、大物にていへば天なり。力いかんかして此神を奉ずるとなれば、物其神を奉ずるの力あり。人にていへば臣の奉戴也。氣其物を役するの力あり。人にていへば權柄也。性いかんかして感ずるとなれば、情慾好惡するを以てに候。才いかんかして運するとなれば、意智よく知運するを以てに候。こゝに於て神氣神を用ひて意をなし、本氣物を立てゝ人をなし候。是を以て物を見て善と知り、惡しと知り、愛憎欲惡の感應より、或は予へ、或は奪ひ、或は活し、或は殺し、譽め毀り、與り亡ぶるも、共に有意の所作にして、思ひに運び、知るに辨まへ、好惡に感應い

梅園拾葉卷之下

豐後　三浦晉安貞　著　加藤修子睦　輯

三答二多賀墨卿一

神氣本氣の分、並に前書膽者其系上屬二肝臟一、下著ㇾ胃只化三精於二飮食之氣一、爲二脈之根一、與下膵之收二天氣一爲中息之原上對の文、かさねて御尋に御座候。醫家素難を金科玉條とし、從來依ㇾ樣て葫蘆を畫き候故、其垢心を染て、物の眞體みえかね候。條理の道は、天門の鎖鑰にして、流に沿て分れ、源に泝つて合し、聊も意巧造作にて安排をなすべき物にあらず候。蓋大物より萬物に至つて、其物を成すにおゐては、氣天物地の中性躰といふものを具す、然ふして體よく用を分ち、性よく體を分ち候。神本の二氣は、唯人にのみ有る物にはあらず、もと天の有するものを人資て己が有とするものに候。本氣とは體成てよく其體を用ゆるの氣也。神氣とは性具してよく其性を運ぶの氣なり。故に神氣人におゐては其有する所の意也。本氣人におゐてはかく活動する生の氣なり。意中に心性あり心の運びて思ひ慮かり知り辨ゆるものを意智といふ。性の感じて愛憎欲惡するものを情慾といふ。即是性にして、これを運して、守禦の態、和激の聲、行止予奪の事をなすは、其才也。生中に天より得るもの、物より得るもの、物に依らざれば立難し。其物によるとは、天氣を呼吸して、よく表を衛り、地質を飮食して、よく裏を營み。即これ用にして、これに體して、臟腑の文、筋骨の

梅園拾葉卷之下

目錄

居二後天之室一。於レ是營養之氣自レ膻起。衞護之氣朝二宗于一レ臍。故膻後レ天。而繼二臍先レ天之氣一。而說者取以屬レ腑。顚倒錯置甚矣。其所レ可レ統而剖レ之者何。命門者腎之一片。脾者肝之一片。有レ臟必有二薄膜一。包レ之。何特於レ心立二包絡一。耳目鼻舌。系皆繫レ于レ心。而說者配三之於二五臟一。雖三是失二實徵一。猶言二其所一レ本也。至二手足臍乳一。則汎而不レ問。其佗若下肝本著レ右。而謂二之著一レ左。脾本在二胃下一。而謂二之在一レ上。齗與レ經同出レ心。而有二氣質之分一。而不レ知焉。唯憒々而說之類上。不レ可二復枚舉一。夫儒者。以レ通二三才一而自負。至レ觀二人之形骸一。讓三之於二醫典一而不レ察。醫人無識。不レ知二素靈周季佞者之妄言一。意レ若レ有二造物者爲レ之面授口訣一。至レ若二五行配當一。則最能糊二人之耳目一。人身有二氣液骨肉一。何必有二木火土金水一焉。而於二佗之四行一。則一レ之。於レ火則分二君相一。以爲二造化之樞要一。無用之辨。不急之察。聚訟譊々。唅嚶盈レ耳。是猶下方三行者問二路於一レ越。揭レ標曰上レ北。於レ是乎北レ轅走レ越。取レ途愈遠。其迷愈深。不二亦悲一乎。雖レ然千古之成說。人皆濡二目於一レ茲。染二心於一レ茲。未レ可三猝以示二條理一。故今唯爲レ子言。勿下遺二諸傍人一。致中他閱上。其詳姑俟二所レ著成一。安永己亥四月望、

梅園拾葉卷之中　終

巽其態焉爾。是以人身一臟一腑。臟則在內之肉。以能藏氣。腑則在外之皮。以能容質。古之人不能取內景以融之於外體。故歸皮肉於外。歸臟腑於內。雖立言固然。融之於天地。則臟腑與皮肉同一物。以分用有意之文。終致皮肉臟腑之別。故何則咽胃腸脬。皮而裏物。漸踰肛門。與所包身首之皮合。臟者爲鬱於皮肉。筋蹠以維之。動植已隔意之有無。無意者不用用意之文。有意者不得不用用意之文。於是植無臟腑之目。而動兼皮肉之文。蓋人身以頸分上下之體。上具耳目鼻舌之文。交彩聲臭味之氣於皮裏。下具手足陰乳之文。接配嗣器地之質於皮表。內而咽胃腸脬。以皮納畜收送水穀便溺之質。心肺肝腎。以肉保運化持天地神本之氣。故臟腑本別體。其不同。猶衣與絮。故其本一臟一腑。各分內外。爲二臟二腑。各々擴親疎之用。爲二臟二腑。古之立言者。知臟腑之在內。而不知在外。其內者亦從目之所觸而數。不知剖析之理有所反而合焉。五其臟數而不合。則又六其臟。於是其所可統。而反剖之。其所可剖而合之。其所可剖而合之者何。咽以能納水穀。其體常虛。胃以能畜水穀。其體常實。其當數之也。捨其實者。捨其虛者。腑者一條之皮囊。歧有膀胱。但畜外來之客質。而膽不與腑相與。膽者屬系。其系上屬肝藏。下著胃口。化精於飲食之氣。爲蹠之根。與臍之收天氣爲息之原對。蓋兒之在胎。宮中卵體。閉氣於其中。無假于天息地食。唯一條之臍帶。繫胞以與母通血蹠。生動活育。唯恃斯一路。與菓蓏之蔕。承營養於本幹同矣。其已出胎也。混沌正死。臍帶已斷。闢竅於天門地戶。噂噏已通。飲哺已求。於是先天之養。移

自聚化成二三島一、炎氣露見、有レ如三治鑄之爲二形勢一、相連望似二四阿之屋一、爲レ島被レ埋者、民屋六十二區、口八十餘人、とあり。薩州にても其地今は定かならざるにや。正誼もこの島なるべしといへり。その後文明八年に燒たるよし、福昌寺の舊記に見えたりとあり。その遺跡炎崎とてあるとなん我右火變の圖を得て後に出す。正誼の記に公命して畫のみる所、夜のみる所の二圖を畫しむとあり予が得るところは、いかなる人の圖せるものにやしらず。また傳へきゝけるやうは、火變の前猪鹿狸狐やうのもの、盡く山林を出て村落に群り、田圃をあらしたりと。火氣下にうごきて、起居安からざりしゆゑなるべし。

再答二多賀墨卿一

終日驅不レ得二其到處一。非二馬力之罪一。實取レ途之非也。臟腑之說。漢與二西洋一雖レ有二精麁一。未レ得レ于二條理一。晉說レ之數萬言。猶未レ脫レ藁。而子問而不レ已。欲レ荅レ之。則非二短簡之所一レ盡。欲レ不レ荅。則殆負二友誼一。託二秦伯龍南還一。陳二一二一以塞二其責一。夫臟者肉也。腑者皮也。腑以保レ內。臟以營レ外。蓋天地一氣物。物虛二實其體一。以開二天地一。氣陰二陽其性一。以活二水火一。虛體爲二大物之府一。實體爲二大體之藏一。水火絪三縕於二其間一。乃化二動與一レ植。是故動植元一之分。雖レ反二意之有無一。機之動止。俱資三之於二天地之給一。是故臟腑之理。若近取レ譬。則觀三之於二一顆之粟粒一。亦足レ通二之於一レ己也。蓋粟之爲レ物。稃能保レ米。米能營レ稃。稃米相得。生意通二其中一。稃米相失。生意絕二其間一。極三之於二其所一レ給。則天轉以保レ地。地持以營レ天。推三之於二人間一。人能營レ室而居。室能保レ人而立。唯以二物分一而

くなき火燃出て、百有餘年をへて今にたえず。是等の事を思ひ合せ、水火の用の工夫あるべきなり。霜月望。

重記火變

其後薩藩の知學事山本正誼の櫻島炎上の記を得てよむに、安永八年巳亥九月廿九日夜より十月朔日にいたり、薩城及東南北數十里の間、地震ふ事しきりなり。其日未の刻を過て、城下東方對岸櫻島の上火起る。火もゆれば地震ひ、地ふるへば火もえ、聲雷よりもとゞろき、光電よりもかゞやく。火騰る事數丈、石を激しく空中に相撃つ。五日を經てその勢漸く衰ふ。されども或は三四時をわたり、あるひは一二日を隔て、伏發常ならず。又東北五六里の海底より炎上る。其響隱々として、日夜やまず。既にして海上一洲を出す。水を出ること二丈餘、周り半里なるべし。一月を經て、變動の勢やうやくふるきに復す。こゝにおひて櫻島の形勢、高低參差舊觀にあらず。石つむもの、五六丈に及ぶ有。灰埋めて二三十尋にいたるあり。地の下風にあるものは沙石ひるが如し。落は上風にあるを以て甚しきにいたらず。飛鳥走獸は砂石にあたり、魚鼈は海底の炎に傷らる。人この災にかゝるもの百四十有四人。島に村すべて十八あり。火の起る事古里村有根村瀨戸村黒神村高免村の上にあたる。是を以てこれらの村民死するもの多し。麋鹿或は海をしのぎて吉野といふにいたるものありといへり。さきに失記する者、續日本紀曰、廢帝天平寶字八年十二月、西方有レ聲、似レ雷非レ雷、時當二大隅薩摩兩國之堺一、烟雲晦冥、奔雷去來、七日之後乃天晴、於二麑島信爾村之海一、沙石

かぬことなり。誠に雷の音ほどたかきものはなき樣なれども、十里にみたず。此節の鳴動は百里にも及ぬれば、物の音にかゝる大なるものはあるまじく覺ゆる也。水の流れ、火の起り、土地の出沒するも、世界にたへぬことにして、もろこしの碣石といふは、世に類なき大石にして、むかしは陸なりしが、今は海の中に島の樣に見ゆると聞り。からの西南のはての海に、萬里といひて、東西は二三百里、南北は七八百里も砂石のみ茫々としてあり。そのあたりはことの外艜多く、阿蘭陀船など深くつゝしむ所なり。是むかしは國にてありしが、海に沈みしといひつたへたり。歷史などにも地陷るといふ事多し。空穴ひしぐる故と見えたり。是は遠き事なれば、定かにもさしがたし。出雲の國秋鹿の郡の北なる海黑島といふ有しが、天慶三年十二月上旬、俄に落いりて、今は其跡とて大石など殘れる事、著聞集にも見えたり。又天武天皇の十三年地震あり。伊豫の溫泉つき埋め、土佐の田苑五十餘萬頃沒して海となり、天おびたゞしく鳴り、伊豆の島の西北三百餘丈の高山出來たる事、日本紀にも見えたり。さつまあたりに此度の樣の變にて山出來たる事、同じ紀かにある樣にも覺へたれども諳記せず。ちかく慶長元年の七月、大地震速見高碕山なども石崩れ落ち、火出たるよし、府內の記事に見えたり。この時かのあたり人七百餘も損じたりとあり。寛永の頃、八丈が島のあたり一島を湧出し、年號をとりて寛永島ともいひ、寶永の頃、富士に火起りて一丘を生じ、寶永山ともいふ。水火は時としてかはる物なれば、むかしは富士の烟とよみしも、今はたゞずなり、下野むろのやしまの煙なども、今はたへぬ。越後蒲原郡如法寺といへるには、正保二年三月よりあつ

穴とし、又時あつて雲霧を起す處ともなる事、皆燥氣の變なり。燥氣の火となるは、水の氷となると同じ理にて、冬の雨露をむすびて霜雪となるも、夏の溫熱を欝して雷電となるも一つ事なり。肥後の阿蘇、信濃の淺間などいふも、其氣の外にぬくるなり。其處は地臓とて、硫黃地溲檨の地あぶらの結ぶ處にあり。さる處は冷水の中にも火もゆるなり。其外世俗に地獄といふも、ひとつものにして、溫湯といふは、其氣脈の上を水の通る所にて、水の煖まりたる也。さる故に其處を流れ過れば、本性に復してひゆるなり。海の底にも其氣通ずる處いくつともなくあり。此うちに右の陽氣伏し月に厭れば、其氣わきへ行ゆゑ潮かれ、月側なれば陽氣下よりおこり水に入て水沂る也。水本性は下るものなり。陽氣そのうちに入れば、釜の內の水のわく如くのぼりゆくなり。されどその陽氣は客氣ゆゑに、外にぬけ出ればもとの水となり、又流れて下るなり。右の燥氣地中の空穴に貯へ硫黃等の物を釀し、一時に欝發を致すなり。寳永の頃富士山のやけしも同じ事なり。其內此度の如きは尤大變とみえたり。地震は其欝氣發する勢なり。右の陽氣地に欝し、地面を陰に閉られ、無理に其處へ發すれば地震なり。天間の陰氣に閉らるれば雷電なり。秋の初いなずまとてひかるも、夏の地面の陽氣のこれるを、秋陰の氣に肅せらるゝ故に發して散ずるなり。雷の微にして聲なきなり。天鳴とて天のなるも雷の如くして聲ある也。此節櫻島の火も雷と同一理とするべし。傳へ聞に、麑島は北極の出し地三十一度位のよし也。此地は三十五度餘りなり。此處によくその音の聞へたれば、中國あたりにも定めて聞けん。雷百里をうごかすとは、唐のみちのりにして、日本の十里にもとゞ

り。唯嗣といへらんが勝れりとかたりし。其あらましを遺忘にもそなへよと、書つゞけ、ひそかに自子嗣の辨と名づけ、其人に送り侍る事しかり。安永戊戌七月。

櫻島火變の說

ことし安永已亥九月廿九日の夜より翌十月朔日、南にあたつて雷の如くにして雷にあらず、天鳴ともいふべくして然にあらず、石火矢などつるべ放つ樣に聞ゆ。肥州阿蘇山燒るかなどいへり。程へてきくに、薩摩麑島より南にあたり、櫻島とてめぐり十里もある樣なる島あり。晝夜八九十度も地震り南北の端より火起り、大石を飛すこと六七里の外に及び、風起り黑煙東南に吹覆ひ、人死傷其數いまだしれずといへり。門生其故を問にこたへける樣、去年以來伊豆の大島などもやくるよし沙汰せり。是は櫻島よりは火勢ゆるく久しき樣にきけり。是誠に稀代の變なり。されども天地より見れば常理なり。一躰地といふ物は、水燥のふたつの氣にて、絪縕造化の用をなすものなり。地の中は菌瓣蜂窠の如しと、古人もいひて、菌のうちの理の如く、蜂の窠のあなの如く、蠹ばみたる木の如く、始終あちこちと穴あるものなり。燥とは地の氣なり。故に躰はなし。水の對偶のものなり。我輩かくのごとくねつおきつ、噱噏を通ずる處も、其氣のうちなり。地中すべて此氣と水とふたつあり。水は高きに結び、卑き處に化する故、地上にうかみ、燥は地下に生じ、天中に化するもの故よく地中に伏す。水は川谷を道路として、處によりては伏流するもあり。燥は地中の穴を往來して欝してあつまれば火となる。其氣穴山岳の間に通ずれば風となるものを風穴とし、火出るものを火

じたらん上、媒たちて後配偶すべきなれば、其子の不信不貞なし。禮典に、婚をいるゝの事ありても、故あればかへすといふ事あり。一旦婚姻の約ありては、婚禮なくとも其節を守るべしといへる本文は見あたり侍らず。さて畏こくも、天すべらぎの御事を、賤しき末〳〵の事に引奉るは、はゞかり多かる事なれども、賢き文の中にも、「君子動而世爲二天下一道、行而世爲二天下一法、言而世爲二天下一則一」とありて、君子の德を風とし、小人の德を草とする事なれば、上の跡をたれ給ふ處、四海の效ひ法る事、もとより下の道なり。僭上とはいふべからずと、こたへける。又其人の問けるは、子と嗣とその隔てあり。父と嗣を養ふ人といかん。曰古人我子を同姓に遣はしては、かれに養父といひ、これに本生父といへり。嗣たらん人の爲に、兄にもせよ、小父にもせよ、祖父或は他人にもせよ、父の位にある人なり。此故に嗣と子と別ありといへども、畢竟これは子の中にその別を論ずる事にて、嗣即子の位なれば、其義其したしみ即父子なり。古人養父嗣父の名あり、相通ずへしといへども、嗣父の稱尤正し。父といへば、義といひしたしみといひ、實の父子にことなるべからず已に嗣の父といへば、兄を兄とし、小父を小父とし、祖父を祖父とし、他族を他族とするに妨なし天地は有のまゝなる物なり。有のまゝにすればむづかしからず。しかるを人の智惠にて有のまゝに細工をまじゆるに、いとゞむづかしく相なるなり。此一事に限れる事にもあらず。しからば養子といへる名はあたるべからざるか。いな、子なきによりて、養ひて子とすれば、養子即嗣なり。實の子なれば、養の字なし。唯子といふ字になつみて、我家督を讓るものは是即子なりといへるやまひあ

どしかども、葺不合尊の御跡をば、此帝つぎ給ひ、御子綏靖天皇も、御兄神八井耳手研耳の二尊を置き、神武の嗣となり給へり。白髮帝は雄略の御子にて、雄略帝は允恭帝の御子也。白髮帝崩じ給ひ、御嗣なかりければ、履仲帝の御孫弘斗億斗の二君を求め得たり。履仲帝は允恭帝の御兄にして、共に仁德帝の御子なれば、此二君は白髮帝の再從兄弟にてましませしが、二君共に位を讓りあひ給ひ、弟億斗の君讓りまけさせ給ひ、帝位につき給ふ。是顯宗天皇也。然りしかば、兄弘斗の君儲の宮にましく〳〵顯宗ほどなくかくれ給ひ、その跡を嗣給へり。皇極帝位を孝德帝に讓り給ひ、孝德帝崩御の後、再度位をふませ給ひしが、重祚前の位と同じからしがたきゆゑにや、御一人の御身なれども、諡號も前には皇極と號し奉り、後には齊明と申し奉り、世次も三十六代皇極天皇、三十七代孝德天皇、三十八代齊明天皇と數へ奉れば、始は孝德皇極帝に嗣給ひ、後には齊明孝德帝に嗣給ひし事分明なり。已に後の日嗣となり給ひ、さきの帝かくれ給はん日は、四海父母をうしなひ奉る事、祖宗に對し、天下に對し、御一人のわたくし事にあらざれば、諒闇の儀式、例の如くにぞとり行ひ給ひけん。しかれば嗣に父子の親み有て、兄も弟に繼べく、子も母に讓るべき理にて、嗣子分明に別也此故に北畠親房の神皇正統記にも、世と代とを分ちてしるしたる例もあり。これに准して見る時は末〳〵にいたりても其家督たらん人は、子にあらざればあたはずと定めしは、いにしへの道にはあちじとおもはる。まして其家にあらん女子は、猶いとけなき打たれ髮ならんものならば、此子年長

難義にあらず。世に名稱の明ならざるなるより起れるなり。其所謂名稱とは、人の倫理、子といふあり、嗣といふあり。子嗣の辨明ならず。此難義となれる也。それ子は父の後を續ぐものなれば、父の嗣なり。嗣は子なきによりてあるものなれば、子と差別あり　さて子は嗣なりといふ内にも、世の中の事、常あり、變ある習なれは、嫡長必其家をつぐにもあらず。嫡長にして其家をつげば、嫡長即其家の嗣なり。叔季にして其家をつげば、叔季即其嗣なり。嫡長繼べからずして、庶子つぐ事あれば、庶子即父の嗣なり。然れば子即嗣なりといへども、嗣誰と定れる事なければ、子の父に嗣ぐも亦差別あり。右いへる如く、子なくて嗣を求むれば、其嗣は子なきに起る事なれば、子と稱を同じふせざる事分明なり。故に嗣伯仲叔季庶に求め、兄弟にもとめ、從兄弟從子にもとめ、孫に求め、親族に得ざれば、他族にも求むる也。彼方にては弟つぐをば及ぶといふ。及ぶといへば、やはり弟兄の家督をつぐ事にして、其父母をば同じ父母とすると見えたり。是を兄死弟及ぶといへり。殷の世には、大抵兄より位をば次第して弟に及ぼせしなり。さる程に、微子は殷の紂王の兄なり。周に歸して宋國を賜りし後、その國を弟微仲に讓りしも、殷人には珍しき事にもあらず。天下も夏の禹王より後は、子に讓り嗣しむるといふ法たちたれども、五帝の頃は、天下は天下の天下にして、一人の天下にあらずとして、同族の内にて賢德ある人を撰み拔きて、是に位を讓れり。此故に舜は堯の嗣にして、堯の子にあらず。禹は舜の嗣にして、舜の子にあらず。嗣の字は、虞書に、舜讓₂于德₁弗₂嗣として、下に正月上日受₂終于文祖₁とうけたれば、其終をうくるはつげるなり。

御孫として、文武の統を嗣給ひし類、その例多し。下つかたにもむかしさぞ是等に類せる事も多かりしならん。鎌倉の頃、北條政事を沙汰せしには、專女子父の家をつぐ例も多かりし事なり。さて我百歳の後、託すべき子なければ、我子ならぬ人を養ひて子とする事なり。其子とするにつきてはさまざまの難義あり。難義といへるは、譬ば伯兄なる人に子なく、其仲弟を養ひて子とせんに、猶叔季の弟あり、己兄の子となれば、叔季の弟、其日より席を改め、嚴然として、叔父季父の位に居其兄退ひて姪の禮をとるべきや。又孫二人あらんに、弟たるもの故ありて重を承けて、祖父の後たらんに、其兄をして從子の列につかしむべきや。又己女子あり、他より一人を養ひ得て、配偶せんに、子といへば、同胞相配するに似たり、婿といへば、他族の稱なり。婿養子といへるは、子なきにより、引とりて子として家を讓れるとしたるなるべし。されども、婿といへば子にあらず。子といへば婿とへだてあり。名稱いづれにも穩ならず。此頃或人の問けるは、こゝに人あらんに、其家あるじなくなり、おさなきむすめのみひとりあらんに、配偶すべきとて、わきよりひとりむかへ置てんもの、いく程なく身まかり、あとつぐべき人なくてやみがたしとて、又他の子求めて、其家の後と定めなんに、さきの死せるものゝ跡なれば子なり。子なれば其幼き女子は母の列なり、其おさなきを他に嫁せんには血脉をたつなり、其死せるを父とせざらんには、其鬼をして祭をうくる處なからしめん、かゝらんかたにゆきなんずる人は、いかゞなづけ、いかゞ處して、義理に害なからんかとなり。吾こたへける樣は、是等は誠に世の難義とする處なり。我を以てこれを見れば、これ

は人の陰陽にして、男は家に居て、他族の女子をむかへて配偶し、女子は父の家を出て、他族に嫁し、其家を家とする事、天地の條理なればとかくいふべき事なし。されども不幸にして、男子なきにあひては、女子とても父母の血脈に相違なければ、女子は家を續べからずといふも、人の立たる法なり。女子も其家を續べしと立たるも。人の法なり。男子あらんには男子家を有すべし。梅の條も接けば桃の木にもつぎ、橘の條も接けば柚の木にもつぐよりして見れば、天地に此理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さあれば男子なからん日、女子はありても斷絶と同じと立たるも、畢竟陰なる說なり。今の學者、からの書に見なれ、からの敎にあはざる事をば疑ひあやしむも、學習の蔽なるべし。徂徠諸侯の國の事を論じて、子なき時は天これを絶なれば、國除すべしといへり。熊澤子は人は盡天地の子なり、他族もつぐべしといへり。名分にをゐては、徂徠の說正しき樣なれども、今一國の衆、その君により、老を養ひ、孤をめぐみ、妻子從類を扶助するもの幾ぞやそれを名分に拘り、人の父母妻子を凍餓して、溝壑に轉ぜしむ、天地生々の德に負く、達者の見にあらず。もろこしの事はいざ知らず。我國のならはしより、今の人情に考へ、天地生物の德におし本づけてこれを見るに、なるべき程は、同族親戚に求め、もとめて得ずんば他に求むるも苦しからじ。熊澤子人は悉天地の子なりと觀たるも、已事を得ざるの上の達見なり。本邦にて、養子の始をいはゞ、太神宮素盞烏尊の御子天忍穗耳尊を養ひ、天津日嗣となさしめ給ひしぞ、其始なるべからん。女子にして統をたれ給ひしは、是又太神宮を始とし奉り、推古、欽明の御子として、崇峻帝の讓をうけ給ひ、元正天武の

梅園拾葉卷之中

豐後　三浦晋安貞著　加藤修子睦輯

子嗣の辨

人家不幸にして子なき時、弟あれば其弟を子とし、孫あれば其孫を子とし、女子あれば婿をとりて其家を繼しめ、猶なき時は異姓にもとめ、其家の絶ざれば、其家の老や幼き輩も是に手より、老はやすく終をとり、幼は孤とならずしてひとゝなれるなり。もろこしの法は其血脈をおもんずる事にて、同族までに養ふべきものなければ、其家は斷絶する事なり。女子は有ても家督とせざる風なり。されども他族より養ふ事も絶てなきといふにはあらず。さるを贅婿といへり。贅はこぶといふ字にて、こぶは身の外に身の樣なる肉を結べるものゆゑに、これより轉じていへると見えたり。戰國の時の淳于髡もその人なり。漢書賈誼傳かに、家貧しく子衆けれは、出て贅すといふ語ありし樣に覺ゆ。又あの方の宦官といふものは、陰をたちて君につかふるもの故に子なし。是等又人の子を養ひて家を讓る。魏の曹操などいへるも、かゝるものゝ末なり。右のごとく、もろこしにては、女子ありてだに、其家はつゞかずとする風ゆゑに、贅婿は人賤しむ事と見えたり。我國の風は、是には異なる事あり。帝統の如きは格別の事にして、其人ならずして繼べき樣なし。末の人に至りては、已事を得ざる日は、他族をも養ふなり。法は人の立たるものにして、風は其國のならはしなり。男女

梅園拾葉巻之中

目錄

く困苦の内にありといへども、人に乞ひ求むるの心なし。其操のたてばなり。されば世の人を觀るに、爵位のすゝまん事を願ひ、福澤しげからん事を求むる故に、肩をそびやかして、人にこびへつらひ、又は己を利せんとて、人を苦しめ、道ならず財寶を積て、外はいかめしく晴がましき樣なるも、いかでこの男の心の隈なく照る月の秋の夜のいさぎよきが如くなるには及ぶべき。されば孝は百行の本といへり。此者もとより不具の身なれば、賢き聖の敎きけるにもあらず。禮に親の喪を執るに、水漿口にいらざる事三日とあり。己孝心の厚ければ、自然と其本文にもかなふなるべし。此男の髮鬅鬙として、藍縷うちき、いとあはれなるさまなるも、内には聖賢にも恥ざる心抱けり。人もし此心にのつとらば、官に臨みては貪らず、孝悌忠信の基も立、禮義廉恥の心も生じ、文のはしくれにてものぞき見るものゝ、一文不通の人に及ばざるは、憤激勉勵の始ともなりぬべし。しからば少しく己が慈愛の心をひらき、力を合せて其孝思をもたすけよと、同盟の人にすゝめ、同盟ならずとも、これをあはれとも、とめん人は、同じ志をはこべかしと、其行狀をしるして、此人の志をも助よかしと、つげ侍る事しかり。安永戊戌五月日。

其後その志を感じ、遠近の贈り物多く集れり。殊に久留島侯の上大夫吉澄氏へいかゞしてつたへけん、此記いたりて、方金二個賜りぬ。野人の榮、何かこれに勝るべき。

梅園拾葉卷之上終

去年酉の夏、孝狀國の守にもきこえ、褒美なさしめ給ひける。貞平痛く悅べる氣色して拜納し、是にて母の石碑建なん事をはかる。口ものいはざれば、情もるゝに由なしといへども、心にいかばかりか、君の賜を榮とも思ひぬらん。推はかられて哀なり。むかし子路の賢を以ても、親につかふる事の思ふ儘ならざる事を、孔子に對して、いたましきかな貧しき事、生けるには以て養をなす事なく死せるには以て禮をなしがたしとて歎けりかくばかり貧しきが中にも、廉潔の志たゆまず、親に孝に姉に友なる事、松の綠の霜雪に色かへぬ心地して、我同盟の人に告げ、其涸轍の難を救はん事をこひ願ふ。其おもむき左の如し。

人と禽獸との相さる事、いくばくもなし。只慈愛廉恥の心をうしなふと、失なはざるとの間なり。慈愛廉恥、即仁義の心也。この心を存する時は、子としては孝に、臣としては忠に、父として慈に君として惠に、衆にあつくは爭はず。若此心を失ふ時は、子としては不孝に、臣としては不忠に、父としては不慈に、君としては、下を惠むの志なく、衆にあつてはもとよりそむく。それ生を惜しみ。死を恐れ、親子の恩愛、夫婦の情慾、生としいけるものこれなきはなし。されどこれを人にたくらぶるに、只愛を推し、恥をしるの心こそ、彼になくして、我に有するものならめ。其禽獸になくして、人のみ獨有するものをもちながら、其心にすさみなば、己自禽獸の域におちいるともいふべし。されば古人の言にも、園林雖ㇾ好主人之心則荒むといへり。いかに衣服うつくしく着なし、居宅結構をつくせりとも、心の底の塵はらはざらんには、いかばかり心おとりせらるらん。此者か

るに足を止め、十七年經ぬ。其内又助も身まかり、たのむ木蔭もなき心地して、又故郷にかへりけり。里人あはれがりて、やう〳〵疊五疊ばかり敷ける小家つくりておくり、むかし親の作りすてし地の少し有けるをかへし渡しぬ。己もとより唖なれば、物かたり物きく事もかなはず、母は年老ぬそれさへあるに姉なるものゝやめるが上に、目もさやかならず、朝食夕食の煙だに有かなきかに、世を過しぬ。されども此者天性至孝にして、こゝろの及ぶ限りは、母姉に志を盡しける。其貧しき事いはん限なし。されども其潔き心からに、菜をつみて飯にかえ、水をわかして湯となし、春はいびら樣の物（綿束束見、豐後の民、荒年にはくらふ、方言いびらといふ、）あさり、飢渴をしのび、或は日傭などゝりて、人にこひ求むる事をなさず。たま〳〵やむ事を得ず物かる事のあれば、指を出して日をかぞへ、かへすべき期を違へず。さりし安永五年申の霜月、その母死しけり。貞平かなしびにたへず。三日の間、物くらふ事能はず。親族いろ〳〵とすかしすゝめて、漸く食事をすゝめけり。さてかゝる樣なれば、母葬らん事もいかゞあらんと、かたへよりも思ひ煩ひけるに、終焉の設は、とくより覺悟して、被（かつ）ぐべき衣米味噌樣の物まで、隣なる村へ在ける小父にあづけ置、いかに乏しき事有りても、其代りをそなへざれば、これを用ひず。去程に其期に臨みては、終を送る心遣ひなし。母なくなりて、姉を母の如くいとおしみつかへけり。あまり貧しければ、姉袖乞せんなど思ひ立けれど、貞平其氣色見て、殊の外になげき、手をひろげてさへぎりとゞめ、涙をながし、袖をひかへ、己働き養はんずる眞似をして出さず。ひそかに聞けば、姉のなからんの後のそなへも、母のそなへの如くいとなみつる由なり。

唇は土、喉は金、齒は水と配し候を、音家にては、喉は土、唇は水、牙は木、齒は金と配し候類、五行配當の内にても自相戻り候事に候。字は世々に變じ候て、むかし夏禹の頃の文字は、岣嶁山の碑とて、今に殘りて、少しも今の文字に似よる事もなく候。周の頃は初は大篆とて御座候。宣王石鼓の文とて、今にありて讀ぬ物に候。孔子の頃は、蝌斗迚かへる子の形の樣なる字行れし也。今の隷字といふものは、やう〳〵秦の始皇の頃、事繁く字むづかしければ、下つかた役人ども手はしりよき爲に設けたる物に候。かゝる事に候へば、今の隷字に限り、其書造化の機密に合し候はん樣なく候。音に五行を配し候は、もろこしの音に候。今これを呼候は和音に候。和漢の音、唇舌牙齒喉おなじからざるもの有。疑、和はギと呼び、漢はイヽとよび、曉、和はキヤウとよび、漢はヒヤウと呼の類に候。さ候へば支那國の韵鏡は用立まじく候。さり迚こなたの韵鏡もこれなく候。又文字の音韵をしらべ候には、音を用ひ、名を呼候には和訓を用候はゞ、いづれの音に從ひ候はんや。畢竟技者糈をてらひ口を餬ふの術と覺候。この故に、名はくらからぬ人により、出處正しき文字をゑらび、もちひ給はん事、尤可レ然奉レ存候也。九月盡。

手野村貞平行狀並墓レ志記

我豐國東の郡武藏の鄕手野村に貞平といへる者あり。ことし四十六。父は又助とて貧しく暮しけるが、ふたりの子をもてり。田がへし草きる營もつきて、姉なるよしといへるは十九、貞平十歳になりたるを引具し、妻とともに、寛保の頃、世わたるよすがを求めて、筑前の國志摩の郡本岡村といへ

なり。餘五將軍維茂とは、將軍の號にあらず。もと十五男なる故に、餘五郎と稱せしによりて也。もろこしにても是等の事あり。沈三佺期、杜五審言、などいへる此類なり。されど和漢隔別の事なり。もろこし行第の事は東涯先生輩行說に、詳にその事を辨じられたり。幼き時は外に名ありて元服の時實名をつくるなり。是は烏帽子親の役也。近頃通字といふ事をいひならはして、世々かしらの字を通じて用るゝあり。慥成故實なし。祖先より子孫にいたりて、氏堅につらぬけば、外に通る字意義なし。其上父の名の字を冒す事、禮にあらず。兄弟は横に貫くものゆゑに、其字を通す事もあり。今の通字といふもの、兄弟に用るは、然るべきかに候。名乘の事返し候て歸納もしらべ候への由、此道小子も學びて、わかき時は人にもかへし遣し候ひしが、大に義理なき事をさとり候て、後はいづかたも需を拒み候也。近古の俗にも、源義朝の名、梟に返り候て、父を害せしなど、音の淸濁もしらぬ人のいひ出せし妄言に候。反切と申事も、昔はなき事にて、漢人は韻にくわしく、音にうとく、梵は音にくわしく、韻にうとく候ひしかば、梵漢音韻を合し歸納を得て、聲音をしらべし物に候。すべて世の中の吉凶といふ物をしらんとならば、天爲人爲を辨へ、當遇の天命に達すれば、箇樣の事より生ずる物にあらざる事を理會いたす事に候。今の名乘を返すと申事は、先易の吉卦を安んじ、音の五行を見て、生克の順逆を定め、字畫をかぞへ、歸納の字を撰む事を面と致候。聖人の道の上に、易の六十四卦に、吉卦凶卦と申事なく候。五行生克は、周の末より起り候て、物に配當して造化を論じ候。是又聖人の學になく、天地自然に適はぬ事に候。其上醫家にて申候得ば

ぞらへておかし。花の名殘はさら也、枝あぢきなくかれ、葉哀におとろへぬるが、興ふかければ、いつもさゝがにの蛛のすみかとなるまで、かへやらで、舊きに新なるをかさぬれば、餘所目さぞいぶせからん。隣なる龜てふ童の、此ころ櫻おし氣なく折來て、元てふ子にさゝせたるが、風にさそはれ、文のはし硯の面に散かゝりて、人の心をなやませしも、いつかきのふのむかしにて、あとはわが葉のわづかなる水を命とも知らず、みどりをそへ、花しべ艶にのこれり。行春のかたみと思へば、いかで捨やはやるべき。蝶や蜂の來なれて、尋まよふも心ぐるしく、椿しやがよふのもの折そへぬれば、かれも所得顏に遊びたはむれつゝ、萬物靜に觀れば、皆自得といふ事など思ひ出て口ずさみけり。かの枝をわかね葉をすかし、花ぶさをつみ、色うつろへば、やがて情なくかひやり捨るを口をしとは、われひとりしておもふ事にや。

答二辻玄養一

人の稱に、姓と氏と行第と名との四つ有。氏は族ともいへり。今苗字といふ。行第は呼名なり。假名ともいふ。名は名乘とも實名とも稱する也。夫姓は天子より賜はるものにして、木に幹あるが如し。故に氏は姓より出、又その一族をわかつ程に、時として變化する事もあれども、姓は萬世かはらぬものなり。故に姓につきて重きものは氏に候得ば、故なく物好によりて他苗を冒す類、祖先に對し、不敬の至なるべし。いかんとなれば、氏は竪に貫くものにして、是によりて誰が先祖誰が子孫もわかるゝものなれば也。さて行第のある處、是を苗字にそへて呼名とする也。太郎次郎三郎是

あらずや、されどからうして命たすかれば、こりあらたむる心はなくて、やがて又かれをうらみ、これを猜み、よしなきむかしに立歸るに、又よみがへり飛行自在にあらずや、されば唐の大和の昔の文より、今のうき世の有さまになすらへて、つく〳〵とかうがへ侍れば、唯このもの〻生かへり死かへり、家國こ〻ろのさまたげをなし侍る社、淺間しけれ、北條高時入道の酒宴の席に、天王寺のゆうれい星とうたひしは、わずかに其あとを人に見咎られたるなるべし、いてやか〻るおそろしきものをふせがんずる術は、心すなほにして、まされるをうやまひ、おとれるをいとおしみ、かりにもおかしあなどる心なく、物毎に己が爲につとめなば、いづくか鬼のすみかなるべき、穴賢、なしとな思ひ給ひそと、いひければ、問ける人も心得て、誠やこの頃の人の心の時雨の空の、照るも曇るも定なきより、積れる雪のあしたの賴かたなきも、人の世の中にたとへ侍れば、此書の如くおもひなされ候とてまかりぬ。時は明和改元後の師走十二日。かたれるま〻に梅園の南の窓にて書つけ侍る。

津加美佐志の說

花は生るも投いる〻も、各その法ありとぞいふなる。されどかたゐなかなる人はしらず。知らずとて花のめてたからぬかは。軒に半垢つきたる花桶のかたくな〻るを、心ぼそくもいとにかけて、花のおほかるおほからぬは、童山賤の手にまかせつ〻、捨やらず、取つくろはず、つかみさせば、おのがまに〳〵亂あひて、仰ぐべきはたれ、ひきかるべきは高く、おもふま〻ならぬも、人の世にな

かしらに頭巾をいたゞき、身に袈裟をまとへり、されば虚空を飛行して、ちさとのくまもまたきのひまにかけり、人間をうかゞひては、驕りあなどる心あるをばともなひもてゆくなれど、剛なる人をば得をかさず、己が心にさかふものをば、或はつかみ、絶巘喬木の上にかけ、或はもとの所にかえす、風を生じ、火を化し、身を變化して、人ともなり、鳥ともなり、顯るゝもかくるゝも自在なり、されど日に三度熱鐵の湯をのみ苦む事限なし、終に身死して蘇り又飛行自在なりといへり、造化の間かゝる怪異のものも侍るべきにやといひたれば、主人おしまずきをはなれ、我幾度もかうやうのものみつといひたれば、客眉をひそめ、たゞなあやし、いかて幾度もかうやうのもの見るべきといふにぞ、いざとよいかでか欺き申さん、さらばかたり侍らん、それ己たかきに居て、人を見おろすは、高山にすむにあらずや、頭巾は、惡魔降伏の相をあらはし、袈裟まとへるさまは、しめやかにおとなしく見え侍るにあらずや、さあつて物をよくやぶるは、爪のながきにあらずや、己才にほこり、人をば皆おろかなる樣におもひあなどるは、鼻の高きにあらずや、人の恥らひかくす事をばさぐりあばくは、目のときにあらずや、仇をせんとては、敵ながらもみかたと見え、ひが事ながら理と心まどへるは、變化自在にあらずや、尋もとめて黨をむすぶは、そのともをかたらふにあらずや、かしこき人をさくるは、剛なる人をばをかさゞるにあらずや、吾にさからふものをばさかしらをかまへ、笞杖徒流死のかなしみをかけ侍るは、絶巘喬木にかくるにあらずや、さればかゝる身は、もろ人にうとみにくまれ、公につみせられ、いろ〳〵とわざはひにあひ侍るは、熱鐵の湯をのむに

とも、附會多く候て、書も見にくき事多く候。たとへば太神の無名雉を天雅彥に使し給ひし事を、無名雉を鳥といひなしたるの類なるべし。

天狗說

客來り、天狗をとふもの有。主人こたへていひけるは、我きける處數多し。大空をとぶ星をよばひ星といふ。そのうちに聲あるとのふたつあり。聲なきをば枉矢といひ、聲有をば天狗といふ。舒明天皇の頃、星飛て聲雷の如し。僧旻天狗なりと奏せし事あり。よばひ星は、呼び星にやあらん。又天狗は夜をつかさどる、天雞は晨をつかさどるといふは、斗牛之間天雞とならべる星にして、井宿の天狗にはあらざるべし。又貛といふけだものは、狸の類にして、土に穴をほりすむものなり。蜀の國にては天狗といふよし、本草にも見えたり。爾雅にはかはせびといふ鳥をも、天狗としるせり。又山海經には陰山に狸に似て首しろきけだもの有、天狗といふよしなり。貛とは別なるにや。又同じ書に、天犬といふも侍り。是は赤して犬の類と見えたり。その下る所に兵有よしなれば、常にあるものにはあらざるべし。又蝦夷より能登の方の海には、いかにも鼻ののびたる魚ありて、處の俗天狗魚といふよし聞侍る。かゝるたぐひにやといひたれば、客頭をふりて、いなさにはあらず、世に天狗となんいふものは、所々高き山のいただきに處をしめ、さだかには人目にもかゝらず、畫にかけるかたちを見るに、そのさま人の如くにして、面いぶせく、目とく、鼻高く、爪甚長し、肩の後に翅生えたる、

せられ候。時勢の可否をはかり、義理に斟酌御取はからひ候はゞ、いづれ賢慮に過候事有まじく候不悉。

同

一。檀弓禮不ㇾ下二庶人一といふ句、是は下の刑不ㇾ上二大夫一といふ句と相對したる句也。それを兩節にわかちたらは、陳澔の誤と見えたり。禮不ㇾ下二庶人一とは、禮に天子公卿大夫士の禮あり。故に士婚禮、士喪禮、士冠禮、士相見禮など有て、庶人の婚禮冠禮相見禮など云事なし。すべて庶人はやつ〳〵しく、物事そなはらぬものなれば、古の作者迄の禮を制したり。故に先儒の說にも、庶人事あれば士の禮を假て、これを行ふことあり。刑不ㇾ上二大夫一といふも、刑に大夫を刑すると云所を制せず。此故に庶人事あれば、士の禮をかつて行ふ。大夫罪あれば、惡人の刑を以て行ふ也。むかし刑を制する日、大夫を刑する制を立ず。禮を制する日、庶人の行ふ禮を制せざるなり。禮を庶人に行はず、刑を大夫に行はずといふ事にては、あらざるか。

一。禮と儀と別なりといへども、儀も亦通じて禮といふなり。

一。左傳、畜龍の事見えたり。管見を以てこれを見るに、葢古帝王の時、雲の瑞あれば、雲にて官名を紀し、龍の瑞あれば、龍にて官名を紀したり。雲とつけ、龍とつけても、雲にも龍にもあづかる事ともみえず。それが時代遙におしうつり、纔に豢龍氏、御龍氏などいふ名のみ殘りたるゆへ、終にあやしき事附會したると見えたり。古の龍畜れ候へば、今の龍もかはれ候。末世には、箇樣の事

武尊をうみ給ふ。此尊東夷征伐の歸路伊勢能褒野にしてかんさりましませしかば、一生日嗣をしろしめさず。其御子ぞ成務天皇の譲をうけ給ひて、帝位にのぼらせ給ひき。是即仲哀天皇也。抑此天皇の御母は兩道入姫と申て、垂仁の御子景行天皇倭姫命の爲にも、おなじく妹にてわたらせ給へば直に日本武尊の爲めには、姑君にてましませし也。第三十代欽明天皇は、宣化天皇と同じく繼體天皇の御はらからにてましく〳〵き。然るに宣化帝の皇女石媛をいれ給ひて、敏達天皇をうみ給へり。其後もかゝる例ども多く侍りし程にや、源氏物語などの根なし言にも、いろ〳〵の見ぐるしき事ども思ひつゞけて書つらねけるに社と、歎はしく候。さる程に男女の道、人そゞろ〳〵としりて、耻らふ様にもなりしは、儒教ひろまり候故と覺候。誠にその後とても自然と人その甚しき非を存候迄にて制作の沙汰もなく候へば、むかしに因準して行なりの風俗に候。聖人の文には、兄弟の子は猶子のごとしとありて、同行父母は吾より小父小母の輩行にてあしらひ候程に、うちつけにはかゝる物語りもいむ程にこそ候を、こなたはむかしよりのならはしにて、王公大人よりして、此沙汰はなき事にて、御來書の通、滔々たるもの皆是に候へば、起つて聖人の禮に從はんも、因準して國風に從はんも、非しる人もほむる人も有まじく候。され共吾が兼て存候は、親族はいつ迄も久しく替らずむつばずして叶はぬ物に候。夫婦は禮をもて合ひ、義をもて離るゝ物に候。義をもて離れ候ても、むつばぬむかし程は心よからぬ物に候。遠き慮なければ必近き憂ありと、是等も聖人制作の日、遠慮のひとつにて候しかもしらず。よりて婚姻は疎族がよき物と兼て存候。賢胤弱冠、足下猶日月に富

を過ては服なく候。下殺は、己が身より下子孫曾玄、是より下又服なし。是より旁とは己と父母を同しふする者は兄弟なり。父と父母を同しふするの同行は、從父兄弟也。祖父と父母を同しふするの同行は、再從兄弟なり。曾祖父と父母を同しふするの同行は、三從兄弟也。上高祖父にて殺候へば、高祖と父母を同しふするの同行は、服なきの親よりわかれ候ゆへ、服なく候。されどもわかれて遠からぬ故、四從兄弟の死に祖免いたし候。高祖の父のわかれ五世は祖免す。その父より分れたるは、六世にして祖免もなし。よりて殷の制は六世になれば、ゆるして婚姻を通じき。周の禮は、姓をうごかぬものと定め、世隔れば姓より族を生じ、木に枝の生ずる如く、族はさま〴〵かはれども、姓は決して替らぬものと定めたり。猶こなたにて、新田足利邊見武田など數限なく分れても同じ清和の源なるが如し。さありて祖をまつるに、族人昭穆を以て皆集りまつる故に、百世經ても同姓は婚姻を通ぜずと定め給へり。されば我邦は君臣の分正しき事、萬國に類なく、神の御代より今の世にいたる迄、高御座うごきなく、拱を九重の内にたれ、四海浪穩に治まる事、世に有がたき例に候。されば社、外より稱して君子國ともいひ、孔子もいやしき事あらじとて、桴を浮めてをらんと欲し給ひし由に候。されども男女の事は、大樸いまだ開けず候き。恐多く候得共、世々のふみにも候へば、一二をあげ申候。彥火々出見尊少童命の長女豐玉姫を娶り、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をうみ給へり。葺不合尊は豐玉姫の妹玉依姫をめとり給ひて、神日本磐余彥尊をうみ給へり。即神武天皇也。是は外戚につきての小母也。さて人皇十二代景行天皇は、垂仁天皇の御子にして、日本

梅園拾葉卷之上

豐後　三浦晉安貞　著
加藤修子睦　輯

答二上田養伯一

賢胤の昏議、御親戚を置、遠く存問に預り候事、ふして相考候に、今世態人情の事に候はゞ、うときこなた迄に及候はん由なく候。誠に易にいはゆる、同人于野の意にや。君子の貞に利すと申候へば、敢てきける處をのべて、正しく對ずんば有べからず候。嫁娶は人倫の本、夫婦義あつて、父子親むとも、古典に出候。さる程に、妻をめとるは、人に父たるの道をしり、夫に嫁するは、人に母たるの道をしり候て、夫婦なるべく候。依て周公禮を立、男子をして三十にして娶らしめ、女子をして二十にして嫁せしむと定め給へり。されども禮は經にて、經常の義をのべ候。人情世態は常ならぬものに候へば、喪あり、疾あり、百の事故ありて、たしかには定がたければ、三十二十は、粗其頃を擧て、準を立候ものにて、究屈に心得べき事には有まじく候。さればこそ孔子も十九にして宋の亓官氏に娶り、二十にして、伯魚を設給へり。又嫁娶の禮、上古は定りし事もなかりしならん。其後殷周のたがひ有。聖人の禮をまふけ給へるは、親疎をば服の輕重にわかち給へり。服は大概斬衰齊衰に三年期あり。然して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それより遠きは服つくる也。是によりて、禮の喪服小記にも、上殺下殺旁殺して親畢ると有。上殺は、己が身より上父祖曾高、この四

梅園拾葉卷之上

目錄

梅園拾葉題云

匪レ華匪レ實。翩其墜矣。寧可レ供三之於二人之觀一哉。唯子睦愛レ我之切。不レ忍レ於レ捨乎。拾而收レ焉。

諺曰。愛二其人一及二屋烏一。於レ是乎觀レ之。其意可レ謝。其實可レ恥。及レ還題二數無一以言二命レ名之意一。

天明改元秋九月　三浦晉

是を好む處におもねるといふ。たとへていはんに、月はおなじく大空にすむものなれども、船をうかべては水上の月とし、林下にやすらひては木間の月といひ、池に臨ばその影池にあり、露を弄ばその光つゆにとゞまるがごとし。ある人五倫の道を人にときて、兄は弟をいとおしみ、弟は兄をうやまへとおしへけるに、弟きゝてあれきゝ給へ、兄たらん人は弟をばいとおしむものにて候とて、我勝手よき事のみきゝ覺ける。又子路は、百里の外に米をおひ、父母を養し事をかたりければ、子路はことの外健なる男にてこそ有けめと云ける。又ある人の、かたはらにおもひものもちて、それを妻のしりて、事にふれてつれなきよしなどわびけるを、聖人の敎にも妬あればさるとてさりける。誠に婦は物にあらそはず、妬ざそはらんこそその道にもかなひなん。さしての事もなからんに、𦗖にかたかましきが、妾などありたるに、道なく妬んはにくむべし。さなきに我存分の僻事をはたらきて、婦人に聖人の道をのぞまんも、時宜によりてはおとなげなし。是等は酢酒むしつちを米と見、露にやどり溝にすむかげを月とおもふ類にして、わが心のわたくしにひかれ、我こゝろを公にせざる過なりわが私、心にあらば、たとひ聖人のことばをきくとも、我わたくしをなすの媒なるべし。

施しをなしまた施しを受るの心得

人に施してはわすれがたきものなり。人のほどこしをうけたるはわすれやすきものなり。

梅園叢書卷之下 訖

院の歌に、

まじりなば、麻もかへりて、いかならむ、心のまゝに、しげるよもぎは、

とよみ給へり。人もおなじく人ながら、その習ふ處の道により、いつとなくその心までおなじからずなりゆくものなり。今佛者は、儒を小なりとし、儒は佛を誕なりとおもひ、佛氏も宗派をたてゝ心をとく事同からず。儒者も門戸をたてゝ道をとく事同からず。おの〳〵その道にいるもの、其道におゐて發明す。ひとりこの事のみならず。盗人となり遊俠となり、あるひはかたましく、あるひはへつらひ、あるひは人をあざむきいつはり、その品いたつてかぞへがたしといへども、その本をとへばおなじく天をいたゞき地をふみ、父と母とありて生れざる人はなし。已に天をいたゞき地をふみ、父と母とありて生れたるよりしてみれば、父母兄弟則天倫といふものにて、この外に道なしとしるべし。親と子とあるがゆへに、君と臣との禮あり。兄と弟とあるがゆへに、朋友の交あり。天をいたゞき地をふむゆゑに、夫婦の道あり。たとひ我いとなみは、士となり、農となり、商人職人とかはるとも、此外には出べからず。是より工夫するときは、道おのづからあきらかならん。酒にもあらず酢にもあらず、米の米なる處をしるべし。米はよく人の命をのべ人をやしなひ、害なきものなり。酒となり酢となりては、一時の味をさわむれども、本來の米には及がたし。人も人の道たらんは、君君たり、臣臣たり、父父たり、子子たり、夫夫たり、婦婦たるの間にあり。是本來の人の性なり。よく〳〵考べし。又その我このむ處によりて物をみる事も、米の酢酒と變ずるが如し。

是によつておもへば、吾輩ごときもの、容易こしやすき關にあらず。もし衣服の美惡に心なく、又は吾したしき友ならんには、饗應の心つかひなく、麥をかしぎ菜を煮て、心のおく底もなくかたりあいなんは、誠の友なるべし。今はしらず。怨憤やゝもすれば飲食の間におこるが故に、こゝに心を勞す。心を勞すればしばしばの會合も稀なり。稀なればしたしからず。あるひははじめよろしくもてなせども、終つがざればかへりて辱もとるなり。左いへばとて客をあしくあしらへといふにはあらず。是はしたしからん友の事なり。

米に譬へて五倫の道を喩す

米はおなじく米なれども、水を入て炊ときには、飯となり粥となり、炊て是を釀すときは、酢となり酒となり、むなしく倉廩の下にすておけば、むしとなり土となる。釀して酢酒となり、捨て蟲土となるものをみて、米にあらずといはゞ、人信とせんや。その同じき所の米、一度酒屋の手にいりて酒となる時は、その性熱し、血脉を通じ、憂をわすれ、興を催しむ。又その糟を離て、燒酒となすとき、その熱やくよりも烈しく、火を點ずれば油よりも猛なり。性大熱となり、よく人を傷る。又釀すときは美酒となり、その味蜜よりもあまし。酢となれば性溫にしてよく收斂す。醴となるときは下戶の唇を潤し、ときに脾胃の氣をたすく。その本を尋れば米なり。ひとり米のみならず、一切のものしかなり。麻は直にのぶものゆへに、蓬その中に生るときは自然とよくのぶものなり。蓬のみだれがはしき中にはえたらんには、生れつき直なるあさもはたいるならん。されば此の心を逍遙

身をまもるにはうとく、色にふけり酒に長じ、貧家の病を疎にし、富人の治に心をつくす。いわんや人、扁鵲が手なければ、誰か過なからん。過ときは人を破、甚ければ人をころす。百人を治して百人をいかすとも、百人はいくべきの理あるものをこそ活せ、死すべきものをいかすにあらず。扁鵲か技を以てすら、吾よくいくるものをいかす、死せる人をいかすにあらずといへり。その壹人はいくべきものをころすなり。しからばその功と罪と、いづれかおもかるべき。されども是は醫道の罪にあらず。醫を學もの丶過なり。故に醫は仁の術といふべし。醫者は仁の術を施者といふべからず。もし人あつて、吾萬人治して萬人を活すといふとも、我はまことゝせじ。死すべき人ならば、十人治して十人死すとも、醫者の罪にあらず。

美服珍膳世の弊を矯るの説

人激する事あれば、吾衣食の爲にせず、溫飽の爲ならずといへり。是まことに男子の志ながら、これやすき事にあらず。船に枕して馴ね旅寢の波にゆられる商買、暑さより寒さにいたり、春より秋を凌ぎ、田に耕し畠に耘る徒はいふにたらず。馬に跨り刀をよこだへ、墨のころもに世を背るがごときも、十に七八衣食にはしる人ならずや。故に金もつものは利根ものと時めかれ、貧しきものはうるさしとあざけらる。誠に色に酒に、博奕放埒に家をやぶるもあれば、邪慾不道に富るもあり。貧福貴賤にては人の賢愚はさだむべからず。又衣服うるはしく着かざりては人にほこるの心あり。楚なららんは、人に恥るの心あり。人と交るにも膳に美味を羅ね、酒に歡をかさねて、是を深切といふ。

小野宮右大將の家には是を禳ふとて、祈禱のしなぐ\つくされけり。枇杷左大將の家には何事もなし。ある人其子細を問ければ、左大將、星もし禍を大將の家に降さば、吾已に年老身不肖なり、實賴年壯に才あり、我もし禍を免るゝ事あらば、實賴に利あらじ、我皇家の爲にこの人をおしむ、故に禳ずとかたられけり。藺相如の國のために命をおしみ、是は國の爲に身をおしまず。その君に忠ある所は一也。

醫に望聞問切の四ッありといふ説

今人病をうけ、醫師を招かば、明なる處にふし、委しく病の始末をとき、脉を察せしむべし。病人多くはくらき所にふし、病の樣子もかたらず、唯脉ばかりによつて療治をもとむ。醫者も名醫とおもはれんとて、聢々(しか)にとはず。古の神醫も望聞問切の四を以てす。望とはそのいろを望み樣子をさつし、聞とは聲氣にきゝ、問とは病の次第をくわしくとひ、さて脉を切(み)て藥をあたへしなり。今の醫、神醫に比せばその及ざる事千万億。その及ざる技を以て脉一いろにて病をわかたんは、決してこの理なし。病家も醫に困(なんぎ)させんとならばよし。もし病をいやさんとならば、醫に望聞問切をつくさしむべし。これ吾言にあらず。雲林の龔廷賢いへり。

醫は仁の術といふ論

醫は仁の術なり。しかれども醫者をさして仁の術を行ふものとはいふべからず。醫道はちかくは身を護、遠くは人をすくふ。誠に仁の術なるべし。されども多くは書籍にあきらかなりといへども、

君もし鈲を撃ずんば、五歩の内頸の血を以て大王をけがすべしと。左右のもの相如をころさんとしけるを、相如目を張して叱りければ、恐れてあとへしざりけり。秦王是非なく鈲をうつ。相如趙の御史をめし、その年月日、秦王に鈲を撃しむと書せけり。秦の羣臣、趙の城十五を秦に獻ぜよといひければ、相如秦の都咸陽を以て趙に獻ぜよと、始終酒宴おはるまで、一分の辱をうけずして國にかへりけり。この功により、その位廉頗が上に出けり。廉頗憤り、我軍の功を以て、彼が口さきの功名の下にたゝんこそ安からね、相如にあはゞおもふさまに恥をあたゆべしとていかりけるを、相如きゝて、廉頗出る日は病と稱し出ず。ある日途にて廉頗が來るをみて、車をかへして避匿けり。相如が臣等無念におもひ、吾等親にわかれ妻子をすて君につかゆるは、君の人となりをしたひてなり、然るに廉頗にかくまで雜言せられ、おぢ恐るゝ事かくのごとし、常式のものとてもかゝる恥辱は蒙らず、吾等もとより身不肖に候へば、いとまを賜りかへるべしと云ける。相如とゞめて、汝等廉頗と秦王はいかにぞと云はる。それは秦王勝れりと云。そのとき相如、秦王の威あるさへ我是を辱たり、われ怯しといふとも一人の廉頗恐るゝにはあらねども、秦我趙を攻ざるものは、我と廉頗と二人あるを以てなり、二人あらそはば一人は傷べし、然らば國の爲にあらず、國の急難をすて、私の恨を快せんは忠臣にあらずと云ける。廉頗是を聞大に身をくひ、相如が家にゆき、涙を流し罪を謝し、是より刎頸の交をなし、趙の國おだやかなりし。朱雀院の馭宇、あやしき星出けり。天文博士是は大將の家の禍なるべしと勘がへける。時に小野宮實賴右大將にして、枇杷仲平左大將なり。

分別なき者におぢよとの說

太閤秀吉、御咄のもの伴內といふもの有。ある夜話の時、世の中に何物が至ておそろしきぞと問給ひけるに、皆上樣ほどおそろしきはなしと云。伴內きゝて、いや〳〵上樣は正直にまし〳〵て、身に過なければ氣遣なし。世の中に無分別者ほどおそろしきものは候はず、無分別者は物の聞わけなく用捨をしらず、我儘をはたらき、理非の辨なければ、何か渠が氣にあたり、いか成事をかいひやぶり、思はざる難をやなしなんと云ければ、太閤悅び感じ給ひしとなり。誠に世の中に理非のわかちしらぬもの程おそろしきはあらじ。物は理によりて服する樣にありてこそその分もあれ、百姓の水論しけるをきゝしに、ひとりの男何やらんいひて、此事が目にはかゝらざるか、目は何の爲のものなるやといひければ、我目は面の文なりと、すこしも負る色なし。かくいはんには肝心の理いはんとも、瓢單にて鯰おさゆる類なるべし。人食犬の樣なるものなれば、僻事いはんとも除て通すべし

忠臣國の爲に命を惜みまた身をおしまずといふ話

趙の國の臣に、廉頗、藺相如といふ二人の臣あり。廉頗は手づよき大將にて、しば〳〵戰數かつ。そのいち秦の國より、いろ〳〵として趙をとらんとしけれども、此二人ありてはかり難し。因て趙王に約して、澠池といふ處にて、秦王會しられけり。酒酣にして秦王、趙王にこひて琴を奏する。趙王琴をひかれけるとき、秦の御史前んで、その年月その日、趙王にことをひかしむと書とゞめける。相如缻をとりて、秦王にすゝめうてと云ける。秦王いかつてうたず。相如進で缻をとり跪き、

のうち五人七人の溢れものあれば、そのさとはこと〳〵く溢もの丶樣におもはる丶なり。よきもあしきも命はかぎり有ものなれば、よき人とてながいきすべきにもあらず。あしき人とて早く死すべきにもあらず。されども一度さかへ一度衰る内、善をつむ家はさかへ、惡をつむ家はおとろふ事多し何の里何の國なりとも、鑑てしるべし。ある人の曰、此理かくのごとし、又あしき事はき丶やすくよき事はき丶がたきはいかに。予が曰、酒は口にあまくして病をかもし、色は心に快して人をつからす。朝寢する人は、など左は朝寢するとておこしたるは忠なれど、ねたきときは入ざる事とおもふものなり。よし〳〵ねよといふは諂也。されどねたき時はうれしきものなり。か丶るかりそめの事にだによき事は耳にさかふ。まして大事にのぞみてをや。よく〳〵工夫なくんば、入ざる事とおもふべし。旁觀八目とて、是を隣の息の事になしてみよ。いかに囂なる人とも、早くおきよと云しが忠と思べし。

陰惡必す禍を蒙るの說

憎ても憎むべき者は、なき事を造り云て、人に惡名をとらするもの、毒飼して人をころすもの、我は賢人のふりしてひそかに人を陷に入れ、又人をば毒飼し、己は長く世に生はたかり、榮曜し旨き事に逢んとは、さり迚は黑き心ばへなり。これよりみれば、或はさしちがへ、或は討はたすがごとき、その心に害なし。然ども天はたかきに居て卑をみる。その事顯その禍を蒙ざるはなし。その罪牛裂すべし。

ざめけれども、東照宮このころも約にたがひ、心甚こゝろよからず、再約に違ふべからずとて、已にいてんとし給ひけるを、増田偽りて書状をしたゝめしをふところより出し捧奉る。東照宮あやしみ給ひ、俄に故障有とて此日も延引遊しける。利家この事をふかく憤り給ひ、細川忠興をよび給ひわれ年老、人の爲に侮られ候事かくの如し、一生の恥とこそおもひ候へ、路を足下の領分丹後にかり、加賀にかへるべしとの給ひしを、忠興きゝ給ひ、この恨は尤に候へども、今かくのごとくにして歸らば、世の人は怯しといふ、威權もすたれ、秀吉の顧命にもそむき給ふにあらずやととゞめ給ひけるゆへ、増田がはかりごともむなしくなりけり。よく／＼姦人の心はにたるものなり。かくのごとく手を入あしを入するほどに、いかなる人をも迷し、一旦さかへるものなれども、夕立の漲り來るごとく、岸も堤もくづしもてゆく樣なれども、只一時のことにして、費無極もころされ、増田石田もほろびたり。又正しき人は物にへつらはず、此方よりもとめては、立どころに富貴を得るといへどもせず、計をまうけて我身の快する事をせず、賄にふけらず、あしきをはいさめたつほどに、あしき人の樣に俄に炎のもへ出る樣の事はなし。物に憐ふかく、利にふけらず貧ものなり。又よき人は、いつ迄いきても人に愛せられあかぬゆへに、長いきしても猶おしまるゝなり。あしき人は、四十そこらにして死ても、人にうとみあき果られ、長生せしごとくおもはるゝなり。廿日日のてりたるは一日ともおもはず。三日雨の降たるは十日もふりたる心地するが如し。百年の歡樂は短かきに似て、一日の憂は長に似たり。一斗の水、一握の泥をいるれば、その水こと／＼く泥の如し。百人

さりながら何ぞ饗應のしなもなしといひけるを、費無極さゝて、令尹は武具を甚このめり、もし來らるゝ日は武具を門につらぬべし、令尹きたらばみるべし、時に是をとりて獻じられよといひ、さて其日に成ければ、郤宛かたの如くとりしつらひて待ける。無極いそぎ令尹にゆき色を變じ、さて〳〵某君を誤んとせし、郤宛が門には武具森然と立ならべたり、是二心の色と見へたり、先達て呉の軍にも、呉の賄をうけて一軍にも及ばずかへれり、いよ〳〵疑し、疑給はゞ人を使して見給へと云ける。人を使してみせしむれば、太刀鋒弓箭無極かとばに違なくつらねたり。令尹大に怒、燒討にして郤宛をほろぼしける。慶長の頃、大閤秀吉薨じ給ひ、人ごゝろもまだ靜ならざりし時、五大老ありといへども、東照宮と加賀利家卿の右に出るものなし。石田三成、增田長盛とはかりて、この兩人心をあはせ給はゞ、吾輩志を得る事あるべからずとて　石田增田中よからぬ眞似して、增田は神君におもねり、石田は利家にへつらひ、隙をうかゞひける。一日利家東照宮を招請あらんとて、東照宮も渡御あるべきにきわまりしに、增田來りて、利家はかり事ありゆき給ふべからずとて、しゐてとゞめ申けるゆへ、病に託しゆき給はず、增田又利家の宅にいたり、前つかたすこしあしくさゝへ候もの有て事はたさず、この度招請あらば然るべきよし申にぞ、利家まへかたの事吾も心に恥る事あり、また〳〵欺をうけば人にあふべき顏なしと申けるを、增田さきの事内府東照宮なりもふかく後悔し給ふ、この度まねき給はゞかならずきたり給ふべしとなり。よつて　招請の日定り、その日になりしかば、增田また東照宮にいたり、利家姦謀ありかならず往給ふべからずと、詞をつくしてと

富、善人は貧しく、惡人は壽く、善人は夭きがごときは如何。予こたへて曰、是説あり。善は陽の正しき也。惡は陰の邪氣なり。陰陽は互に消長するものなり。夏さり冬來り、夜翌日晏るゝが如し。然ども、あしき事は耳にいりて心にさかわず。目に見て心を悦しむ。人の君たるもの、すこしく防ぎ守るの心おこたれば、佞人きそひ進むものなり。佞人すゝめば親子夫婦の中をへだて、兄弟君臣の怨をなす。是みだれの階なり。佞人は計を廻しへつらひをなし、いかにもして君の心に適はんとたくむものなれば、現在惡人とはみへぬものなり。操狂言にするごとく、惡人なりとて面あかく眼ふとく、かりそめにも方外なる事を聲ありたけにさけびていふ物ならば、誰かこれに迷ふべき。惡人は智ふかく詞あまくして、たえてその氣さきみへぬものなり。酒をのみ色をこのむがごとき、人間の至てたのしく面白きもの、是に過たるものなし。たとへばかくのごとし。終に身の讎となるは、後にぞおもひ合するものなり。いかなる發明の人もこゝに迷ざるはなし。むかし楚の平王の臣郤宛といふ人あり。正しき人にて、國人もあつくなつきけり。時に吳の國より、掩餘燭庸などいふを大將として楚をせめけるに、吳の國内亂ありて君ころされけるゆへ、掩餘燭庸も皆よの國に出奔しける。此とき郤宛楚の大將として拒ぎ戰しが、此亂をきゝて人の亂に乘ずるは不祥なりとて、直に師を引入けり。平王の出頭に費無極といふもの有。郤宛をにくみ時の令尹子常にゆきていひけるは、郤宛何とぞ令尹を招き酒をすゝめ度由念頃に申候と云、又郤宛がかたに行て令尹この宅へきたり酒をのまんとなりといひければ、郤宛悦び、賤しき我宅へ令尹來らるべき事、身の面目此うへなし、

みな謙の道をしらずして奢り恣なるよりおこれり。八佾は天子の樂なるを、季氏もちひたりとて、孔子ふかく歎きたまひしも、その分をしらざる故なり。家に貯ふべき道具も、我分限より過たらんは、却て恥べき事なり。唐の文宗のときの相國王涯が娘、竇訓といひし人の妻となりけるが、かへりて父にいひけるは玉の釵のきわめて細工手をつくせるあり、價七十万錢なりといひける。王涯きゝて、七十万錢は我一月の俸金なれば、汝におしむにはあらねども、釵ひとつにして七十万といへば、これ妖物なり、かならず禍と相隨んといへり。數月の後女又かへりて、員外郎馮球といふものゝ妻もとめたりとかたりける。王涯きゝて、わづかに郎吏の妻として、首の飾七十万ならば久しくあるべからずといひしが、はたして程なくその身も亡けり。賴家のとき、山門一揆をおこしける。佐々木左衛門太郎重綱も討手にむかひけるが、父高綱法師これをおくり、重綱が武具の美しきを見て涙を流しける。高綱の兄入道經高、入道盛綱そのよしをとひければ武具の美なるは身に害あり、かれ兵をしらず、此度生てかへらじといひしが、はたして討死しける。討死はもとより武士の本意とはいひながら、武具の美なるは早く人の目にもつくものゆゑに、賴義もうつくしきを亡瑞の鎧とて、ふかくいましめ給へり。

善人惡人盛衰夭壽の解

ある人間て曰、治れる世はすくなく、亂れる世は多く、惡人は多くさかへ善人はおとろへ、惡人は

すて、儒者をあつめ坑にいれうめ殺し、始皇崩じて、その太子扶蘇と、大將蒙恬などを殺て、扶蘇の弟胡亥を位につけゝ二世皇帝と號し、民富ば謀反をするなどして、成敗きびしく、年貢つよく取立、督責の術とて民をなやましける。右いふごとくみちてはかくる習なれば、又趙高といふものゝ讒にあひ、咸陽の市にてきられけるとき、その子にむかひ、故郷の上蔡にして犬をつれ兎かりせし貧しきむかしをくやみなげきしかど、夫さへかなわぬ身となり、一門從類こと〴〵くころされけり李斯忠をもちて君につかへ、民を憐み、世をすくはば、この後悔はあるまじ。是らも易の亢龍のいましめをしらざる也。人人その己が分といふ事をしれば悔なし。子は子の分あり。臣は臣の分ありたとひ天下に並なき忠をつくし孝をつくしたりとも、是臣となり子となるものゝ分なり。吾こそ世にもかくれなき忠孝をなしたりとて、それを鼻にかけ、親にほこり、君におごらんは、謙の道にたがひ、忠臣孝子といふべからず。孔子謙の心を釋て、勞而不ㇾ伐、有ㇾ功而不ㇾ德、厚之至也との給へり。手柄ありても、身に勞しても、我こそと人におごるの心なからんこそ德のあつきなれ。わが分をしらざるより。賤しくして高ぶり、貧くして富るを學び、一段づゝも吾おるべきところよりさきへ〳〵とすゝむ程に、藍縷きつるときは木綿布子も羨しかりしが、布子にもあへば小袖きたくなり、夫より綾羅錦繡もかざりたくなる。歩行する時は馬も羨しが、馬にのれば駕籠、駕籠より乘物輿と只管に高大になれる事、是を僭上といふ。約體なくともいふべき歟。布子きるべきものは布子歩行すべきものはいつもかちと、分限の外をしたふべからず。高席につきたるは勿躰ありてよきも

らざるなり。故に易の彖傳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仰で天を見れば、日高く昇れば昃き、月正に滿れば虧。ふして地を觀れば、潮も滿ればひき、水も流れて卑につく。鬼神造化のあとも、草木繁りては枯れ、人盛にしてはおとろふ。人情も奢恣なるものをばにくみ、へりくだり恭しきをば愛す。甲斐の信玄、板垣彌次郎が扇に、

　誰もみよ、みつればやがて、かく月の、いざよひの空や、人の世の中、

と。この歌をかきて賜しは、謙德をつゝしめとなるべし。人の至て貴きは天子なり。されども九五の位にます。易の乾の卦䷀下よりかぞへて五にいたる、是九五なり。是猶上に一爻をのこし、天の道をおそれみつゝしみ給ふなり。故に易の上爻は、亢龍有㆑悔とて、龍の天にのぼるがごとし。盡くのぼりつめたる時は下らねば適はぬゆゑに、始て悔しく成たる也。是天子のみの事をいふにあらず。かりにたとへていふ也。一升入る器あり。一斗入器あり。一石入いる器あり。一升いる器に九合いれ、一斗いる器に九升いれておく時は氣遣なし。一升いる器に一升、一斗入器に一斗いるゝ時は、すこし障ても打こぼして、剩器さへ損ずやうになりゆくもの也。ましてや一升入ものに二升もいれんとはかるをや。易の象に、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といへり。足利鹿苑院義滿は太上天皇とまでなりしも、譽る人はなし。秦の李斯といひし人は、上蔡と云所の人にして、博學にして多才なり。秦の始皇につかへ、位宰相となれり。されども、その心あくまでおそろしきものにて、書籍あれば人いろ〳〵の事をしりて、上のしおきをもいふ物なりとて、天下の書をあつめて燒

富貴の家をみるに、情慾味もとむるに隨ひて有ゆへに、一時心をこゝろよくし、口を爽にするを悦て、身の勞るゝをしらず。中壽をたもつ人はすくなし。山野の人は求べき貯もなく、日日東にはしり西にはしり、慾と味ももとめがたく、故に多くは壽し。是東坡が惜レ福延レ壽といふ所なり。今海内久しく太平の化にほこり、奢侈の風日日にきそふ。謹んで古をおもふに、武田信玄の制詞に、妻子之衣類、一万石所持之士者、京染等の小袖、五千石より下は薄板、五百石より下は紬、百石の内外は布子たるべき事。又いはく、親族の間、一とせの内振廻の義二度、二汁三菜之外可レ停止レ事。又三好筑前守義長志を得てのち妻の衣帶を京にもとむるとて、一曰、表は無紋の綾、うらは國紬、二曰、表は國紬の長濱染、裏は示太山絹、三曰、奥紬の小袖、兩面無紋の黑、附たり紅梅の帶五條と云云。二百年になんなんとして、その風すでにかくのごとし。近來酒店遊里次第にひろく、農をいとなむものは少く、そのうへ膏烟草ごとき無用のもの世にひろまる。是國家の貧しきもといなるべし。慶長十四年東照宮かつて烟草を禁じ給ふも、深く益なき事を察し給ひてなるべし

謙を守れとの說

易の謙の卦は、艮の卦を下にし、坤の卦を上にす。䷎ 坤は地なり。艮は山なり。山の地のうへに高く出たる、時として騫崩るゝことあり。山地の下にかくれてその高さを示さず。坤は順にして、艮は止るなり。物に順ひとゞまるべき所にして、進むことをもとめずして止るゆへに、人のきらひ妬もなし。是謙の德なり。謙はへりくだるといふ字にて、物に高ぶらず、吾をつゝしみ、奢

吝嗇儉約の辨

吝嗇はしわき也。儉約は始末なり。おなじ事のごとく心得たらんは僻事なり。その跡似たりといへども、その用處大に同からず。夫財寳は限あるものにして、望は窮なき物なり。限ある財を以て、窮なき望を遂んとならば、日日に萬金を費し、天下をあげてその用をなすとも、つくる事有べからず。入をはかりて出し、財を節にし用をつゝしむは、天の道なり。しわきは、財をおしむ。始末は財を節にす。節はふしといふ字にして、竹に節有ごとく、よき程々にて止る事ある。しわきは多く財を貯んと也。始末は用る所あるが爲也。孔子、夏禹王を謂く、菲ニ飮食一而致ニ孝於鬼神一、惡ニ衣服一而致ニ美乎黻冕一、卑ニ宮室一而盡ニ力乎溝洫一と。平日吾口體を養ふもの菲きは、鬼神に亨祀する者は豐に潔せんとなり。常の衣服を文らざるは、祭の衣冠を鮮にせん爲なり。吾おる家を卑ふするは、井手溝塘ごときをいとなまんとなり。是はかしこき君の敎、下々迄もその分々相守るべき事なり。青砥左衛門夜に入て出仕しけるに、いつも燧袋に入てもちたる錢を、十文誤て滑川へおとしけるを、其邊の人家へ人走かし、錢五十文出して炬十把かい、是をともして終に十文の錢をもとめたり。さて云けるは、十文の錢は只今覓ずば長く水底にしづみて失べし、五拾文の錢は商人の手にありてうせず、彼にあると吾に在と、何の差別かあるべき、かれ是六十文の錢をうしなはず、豈天下の利ならずやと云しとかや。是吝嗇なる人のすべき事にあらず。東坡李公擇に與る書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毎加ニ節儉一、惜レ福延レ壽之道といへり。誠にいろは性をきるの斧、味は腸をとらかすの藥なり

是を以て相善といへり。人誠に長き所あり、短きところ有。その長き所に交り、短き所に交らずば徳を得る事多かるべし。むかし歐陽永叔、易の繫辭を以て孔子の書とせず。文中子とるべからずとす。韓魏公これと相したしかりしが、此事をしりて終に話こゝに及ざりしとかや。永叔もふかく韓魏公の德に服して、百歐陽修を累ぬとも、何ぞあ て韓公を望まんといへり。朋友の道、義におゐて忠に告正すべき事あり。勢いふべからざる事あり。能々工夫あるべし。ひとり朋をとるのみならず、君の臣をつかふもしかなり。人の才同からず。國の政をしるべき才あり。敵をきり旗を奪ひ城をのり山を碎くの才あり。國の財を量り用をとゝのへるの才あり。他國へ使し君命を辱ざる才ありよく君をいさめ人を規すの才あり。その品さまぐ〵なり。たとひ是等の才ありても、その場〳〵に使ざれば、吾存分の働なりがたし。大工の木をつかふがごとし。いかによき材木を集めたりとも、梁となるべき木を柱とし、柱となすべき木を棟となさば用には立まじ。漢の高祖を名君といひしも能々その人人の能を見たて、張良を師とし、蕭何を相とし、韓信を將とせし故なり。もし韓信を師とし、張良を先鋒となし、蕭何を行人なんどなさんにはたとひかちをとるともその驗おそかるべし。近頃片桐石見守は茶人のきこへありけるが、烟草の火入唐金のわたり物にて、いかにもおもしろき器也、人みなよき香爐なりと云けれども、石州そのまゝにして閣れける。ある人その子細をとふ。石州の曰、是火入とすれば上品なり、香爐とすれば下品也となり。誠にこの心をもちて人をつかはゞ、人人己一盃の器量をつくし、國家の益ともなるべきか。

つかれたる野夫なり。汝何を業とするぞと問給ひければ、蜜十三籠をやしなひて世をわたる由こたへけるに、此もの何事をかなすべきとて放しかへし給ひしとなり。或は畜をもとめ木をきり、首途家移、方を立日時を改め、禁忌甚多し。東家之西、西家之東とて、東のかたの家の西は、西の家の東也。南にをるとおもふ人も、又その南にをる人のためには北也。屋敷は水難なかるべく、山潮など來ず、月日の影正しくうくる所をよしとす。されどもあるじの心あしくば、家退轉の基なるべし。婦は婦德正しく、從順至孝ならば、方あしくとも繁昌すべし。鳥のなき、犬の咎、鼬梟やうの物のなき、菌の生、燈のきえるにも　忌嫌な僻のふかくてこゝろを惱すごとき、笑ふべし。孟嘗君がいへるごとく、吾命を烏犬などにうけなばさもあらん。もし命を天にうくるとならば、彼等いかんぞ人に禍をなすべき。口あるものは鳴き、羽あるものはとぶ。人の物いひかたるが如し。禽獸はもとより天地の偏氣にして、無智のものなり。夫に萬物の靈として天地と並び立て、三才ともなるほどの人、かの無智の禽獸に欺られなば、人はた禽獸の下に立べきか。たとへば數代相傳の君、譜代の家來につかへたるがごとし。皆理といふものをしらざるよりおこれり。いたむべし。

人の所長を擇ぶべき事

間際筆記にのす。伴氏生質、寡欲也。尾山氏吝嗇なり。相交る事睦じ。ある人伴氏にとふて曰、其元と尾山氏このむ處同からず、然るに甚むつまじきは何ぞや。伴氏の曰、尾山は才藝我にまされり唯財に嗇し、このゆへに我この人と交る事十餘年に及べども、渠に我ためとして一錢を費さしめず、

よつて、女男をころす事有。男女をころす事有。弟に丑の年の者あれば嫡家に祟有など、口にいふのみならず、書に筆し人を誤る事勝て歎くべからず。諺に、盲千人、目明千人といへども、盲千人目明一人にも及がたければ、一人の手一河の流支がたく、人の心に城をなし郭をなし、その惑ときがたし。異朝にもかゝる事ありしにや。齊威王の少子に靖郭君田嬰と云し人の妾懐妊して、五月五日に子を生けり。その頃の諺に、五月五日に生たる子は、男子なれば父を害し、女子なれば母を害といへり。是に因て田嬰快ずおもひ、努々是を生育べからずといひけるを、其母かくして是を養ひ田文と謂けり。長てその兄弟へ頼み、父田嬰に逢けり。田嬰悦ず。その母に謂けるは、吾この子を養ふ事なかれといひしに、何ゆへにかくはこしらへけるぞと云ければ、田文畏て、何ゆへかくは五月の子を忌給ふやと問けるに、五月の子者長與レ戸齊、將レ不レ利ニ其父母一と答ふ。田文きゝて、人生れて命を天に受るか、又命を戸にうくるか、もし命を戸に受るとならば、隨分その戸を高ふすべし、誰かその戸とひとしかるべきと云ける。田嬰も理に屈し、その後は餘子とおなじくつかへけるが、田嬰子共四十餘人ありし中にも、此田文こそ孟嘗君とて、齊の國も此人有しゆへに、隣國よりもおもくおもはれける。今男をころす女、女をころす男などいへるも、往往しるしをたてゝみるべし。盡く左あるに非。又その外の年の人も、早く夫に後れ妻に離るゝもいくばくぞや。是はその人人の幸不幸なり。全く年のしわざにあらず。明の太祖、天下を得給ひてのち、朕と年月日時を同して生れたらんものは、いかゞ有べしと思召、あまねく尋給ひしに、一人をもとめ來れり。見たる所やせ

稻の秋の風にあれんは、吉日にうゑたるも、惡日に植たるも、おなじく損るべし。もし又鴻水火難等に逢んには、吉日に建たる家も、惡日に建たる家も、おなじく波にゆられ、又一片の燼となるべし。武王以₂甲子₁興、紂以₂甲子₁亡といふ事あり。周の武王殷をせめ、甲子の日にあたりて殷紂王を亡し給へり。同甲子なれども、武王の爲には吉日にして、紂王のためには惡日なり。湊にかゝる船の、東にゆくは西風を順風といひ、東風を惡風といふ。又西にゆく船の爲には、東風順にして、西風不便なり。もとより風に順逆はなく、吾ゆくに順逆あり。日に吉凶なし。我に吉凶あり。とかく惡き事をする日はすべて惡日なり。よき事をする日はすべて吉日なり。吉凶豈外にもとむべけんや。適日を擇ずして成就せざる事あれば、手をうつて日時をゑらまざる故なりといひおもふ。左あらば吉日選てんには、千が千成就すべきや。世の中の吉凶禍福は人間の常にして、たとへば糾る墨なわの如く、上になるもの下になり、下なるもの上になり、變化定なきものなり。たとへば一握の糠をとりて水にながさんに、先だちて流るゝあり、後れて流るゝ有。風にふかれて何かたともなく吹ゆくもあり。又先だちたるか石に礙られておくれ、後たるが先だつも有。おなじく掌に入、一同に掌をはなれても、そのゆく處各同じからず。又一本の木なりとも、一段は神を彫佛を造り、首をかたぶけ手を合て人に貴れ、一段は踏板足駄の類となりて人に踏れ、木屑は薪となりて灰汁桶の苦にあふ。おなじく生をうけながら、その用らるゝ處は天壤也。よつておもへば年月日時をくり合せ、易の六十四卦に配し、一代の吉凶をとくは覺束なき事なり。且甚しき害ともいふべきは、その生年に

梅園叢書卷之下

豐後　三浦晉安貞　著

五行家の説害多しといふ論

物として其弊あらざるはなけれども、陰陽家の説、尤人に害ある事多し。その事はもと陰陽五行を推して旺相死囚勞の理を出ずといへども、遂には枝により葉により、大に理に戻る事あり。四季に大將軍遊行の方ありて、春は東、夏は南、秋は西、冬は北を塞りとして、諸事動作にいむ。正月丑、二月辰、三月未、四月戌、五月子、六月卯、七月午、八月酉、九月亥、十月寅、十一月巳、十二月申の如き月塞とし、六十甲子、寅より午に至り金神遊行の方とし、日を以ていへば、子の日に子の方、丑の日に丑の方をいむ。又方に金神七殺の方あり。九坎、五貧、八貧、十死、歸亡、徃亡、凶會、大禍、赤口、赤舌、狼藉、滅門、沒日、滅日、黑日などいひて、多く事を廢する事あり。成程一通俗にしたがひ、冠昏の如き大事には、吉日をゑらむもよかるべけれども、物ごとに忌嫌ふの心ふかく、時を失ふ事愚なるに似たり。諺にも陰陽師の門に蓬たへずとて、あまりつよく物をいめば、草とる日とてもなくなり侍る。よき日なりとて惡事をなしなばあしかるべし。惡日なりとも善事なしなばよかるべし。目のあたり試べき事には、天火地火の日なりとも、五穀を植て、よく培ひ耘りたらんには、よき日を擇て植、培ず耘らざるよりは遙によかるべし。もし又麥の春の霜にいたみ、

梅園叢書卷之下

目録

下知して弟子の僧に火をたかせけるに、鍋の湯あつくなるまゝ、魚跳出けるを、見是をとり、手水桶の水にすゝぎ鍋に入けり、房主悦び、よし〳〵よくしたり、見どもは夫底におめぬがよしと謂ける。同宿の僧、是は犯戒にては何ぞとゝひければ、聲聞戒には波逸提、菩薩戒には波羅夷なりと答へける。しらずば無知ともいふべきを、恐に戒相明に説けるこそをかしけれ、されどもひとり此僧のみにあらず。此轍をふまざる事はかたき事なり。書を讀ん人この僧のために笑るゝ事なるべし。或は過をかざり人にほこるの具と心得、手にもたらぬものなど取つめ、或は身の過など人の異見にあへば、いろ〳〵勝手によき事とり集め辨にまかせて云まぐる、たとへば食は身を養ふべきものなるを饐して人をも食傷させ、吾も食傷したるが如し。

梅園叢書卷之中終

すれ、鬱をひらき生を慰んにはよし。又何もつとむるいとなみもなく、手を拱き人ことなどいはんよりは、物ごと相忘れんはよかるべし。平生の勢力を是につくしてんは、その器小きに似たり。誠に局にのぞむときは、盛衰勝敗ありて、甚おもしろきものゆへ、夜のあけ日のくるゝもしらざる物なり。よつて是を木野狐ともいへり。晉の陶侃といひし人枰を江にしずめしも、事に害ある事を察してなり。近頃黑田如水軒、石田三成と怨をむすばれしも、その事碁より起れり。畠山が讒にあひしも、平賀武藏守と、六郎重保と碁を爭ふよりおこれり。さいへばとて此事しらざれといふにもあらず。身謙り、人と爭ひいかるの心をやめて遊ばゞ、時として養生の道ともなるべし。

書をよむは身を脩るのためといふ說

書をよむにも、日用の事に交るにも、一ッ〳〵かへりみて我身のためにせば、あしき事は制となり、よき事は鑑となり、日日にその德すゝみて、時として書にはおこたるとも、學には益すゝむべし。學はまなぶと訓じて、鳥のとびならひ、猫の玉をとるも、みな夫〳〵の方をまなぶなり。人は人の道を學が學なり。四書六經も、人となるの道人を治るの道をこそとき給へれ。是によつておもへば、日日の事みな學なりっ書をよむとも、身をかへりみ察する事なくんば、一向草紙淨瑠理本をよみて心を慰むべし。鏡をみるはかたちをつくるためなり。書をよむは身を修るためなり。笠置の解脫上人、如法の律儀興隆の志ふかく、六人器量有氣なるものを見たて、持齋律學せしが、その內一人、のちには持齋もやぶれ、己が房に兒どもあまたおき愛しけるが、さを川といふ川にて魚をとらせ、自

我一生いつわりを云し事なし、いつわりなきと申上は、此事に限りて起請をばかくまじきとて、終に書ざりしこそ、勝れていみじくきこえ侍る。人は我意の有ものゆへに、一旦我いひ出せし詞は、たとひ惡しと案じ當りても是非に云募りて我を立る物なり。是腐たる實のごとし。實といふ物を探題うしなひたるなり。常式の者この意あれば、人に憎み疎ぜられ、人の主人となり、奉行頭人なんどこの意あれば、人をやぶり國をそこなふ。北條泰時政をしられける時、下總國のある地頭、領家の代官と相論あり。對決に及とき、領家尤なる道理申立けるとき、地頭手をはたとうち、泰時のかたにむかひ、あらまけやと云ければ、並居ける人々一同に笑ける。泰時うちきゝて、いみじくも負けるものかな、某代官として久しく成敗しつれども、かゝる事うけ給らず、あわれまけぬるときこゆる人も、適はぬ迄も陳ずる習ひ成に、前の一通さもときこゆる所、領家の御代官申さるゝ所肝心ときこゆるに付、何事なくまけ給へる事、返〳〵もいみじく聞へ侍り、正直の人にて御座けりとて、打泪ぐみ感じ申されければ、始わらひける人人はにがり切てぞみえける。是によつて訴論殊更の僻事もなかりけるにこそとて、まけ樣を感じ、六年の未進の物、三年迄ゆるしけり。たとひ訴論まけになり、いかなる事にあはんとも、いつわりはいふべからずと、わが心を欺かぬ誠ゆへ、人をもかくは感ぜしなり。

碁將棊に遊ぶ人の箴

碁象棊握槊(すごろく)その品はかはれども、人の心を奪ふ事は同じ。或は一二の遊侶を迎へ、或旅路の憂をわ

式二路馬一、といふ事あり、忠臣と孝子とは不下爲二昭昭一信上節、不下爲二冥冥一惰上行、といへり、蘧伯玉は衛の賢人なり、夜なればとて禮を廢じと云ける。靈公人を使して見さしめけるに、果して伯玉にて有ける。人しるまじきとて欺くは妄也。四知といひて人じらずとおもひても、天しる地しる神しる吾しる、いかでかおゝひかくすべき。たとへば一升の米、日日に二三十粒をとらんとも、措ともしれざるへし。然ども久しておく時はまし、とる時はへる、草木も朝みしいろも、暮にみし色も、きのふみしもけふみしも、さしてかはらぬ樣なれども、誠といふものすこしの間斷なき故に、いつ太るともなけれども次第にふとるものなり。人のみぬ間とて間斷あらば、草木もおもふまゝにはのびもせまじ。深き谷の蘭も、遙なる山の紅葉も、人なしとてもよく薫りうつくしく照ばこそ、人至りたるときも香きよく色麗しけれ。人の至を待て香をはなち色を出さんとせば、筈にあふ事あるべからず。常々心にかけて帚灑したらん座席と、俄に蜘の圍とり柱ふきたらんは、いかでか見まがふべき。人平生をたしなまずして、その期に臨み僞に文は、誠の俄掃除なるべし。如レ見二其肺肝一とて、人欺くべからず。我心を欺なり。

　　僞も、人にいひては、やみなまし、心のとはゞ、いかゞこたへん。

この歌のごとく、人をば欺くべけれども、心に心を顧て、いかに今の如く誠ならざる事をばせしぞいひしぞ、人をば欺に、などて自の心を自は欺けると咎たらんには、自恥かしくなり、ひとり居ても額より汗出べし。畠山重忠、鎌倉殿の不審を蒙し時、僞なき旨を起請を以て申上べしと有ければ、

佛舍利の辨

佛子の舍利ある事を稱揚して儒者にほこる、古來種種の辨あり。おもふに是は氣血のこれるもの、燒によつてなるもの也。儒者は火葬をいむ。その有無はしるべからず。このもの有とも何にかせん。

誠といふの說

一勺の水を海に入て、海の水增たりといはんは愚なり。まさずといふは妄なり。水をくわゆる所は我にして、增と增ざるとは我にあらざる物は、しゐて其辨をもとめずして可也。我に在處のまゝをつくす、是君子の道なり。誠とは、うそをいはざる事とのみと心得たらんは愚なる事なり。ある人司馬溫公に誠にいる方を問ければ、妄語せざるより入とぞ。成程妄に語らず、うそをいはぬより、誠の道には入なれども、虛言をいはぬを誠とはいはぬ也。いつわりをいはぬに對する信は小し。僞なきに對する誠は大なり。罌粟の子煙草の實は至て小さきものなり。地におとさば目にもかゝらぬ樣なれども、內に一ッの誠といふ物あつて、奪べからず。隱すべからず、味すべからず、覆べからず。その時いたるに及んでは、芽を出し葉を生じ、花を開き實を結ぶ。その子を水に腐し、火にやきて芽を出さずといふは、その子の尤ならんや。是によりて物の子を實といふは、實は則誠なり。一ッも誠ならざるもの有て、腐たるものは生ず。痛たるは苗瘁く。人の誠も尙かくの如し。昔衞の靈公と云し君、夜夫人南子と共に坐し給ひけるに、遙に車の轟く聲しけるが、闕下にして聲なく、闕下を過て又鳴けり。靈公誰なるべきやと、南子にとひ給ひければ、是は蘧伯玉なるべし、禮に下ニ公門ー

神の正直、佛の寂滅なるものをばとり失ひ、災難にかゝれば、世の中には神も佛もなき事かと騒ぎへり。死生有ㇾ命、富貴在ㇾ天、といふ事をしらば、かゝる非分のもとめはあらじ。今日のことにも、吾敬ふべき人には、衣服を改め物ごとに念を入、麁忽なる事もいはぬ樣につゝしむものなり。いかに神もののたまはぬとて、心やすくおもひ慢り、人にさへ云がたき事を、この者は我妬くおもひ候へばころしてたび候へ、此女にあわせてたび候へ、富貴になしてたび給へなど、是非分の望にあらずや。上に立ん人に、かれをばころしてたべ、是をば我に下しおかれよ、米下され、金下されと、理不盡の望せんに、誰か尤とおもふべき。たとひその事かなふとも、神のしるしにや、又もとより左あるべき筈にやありけん、しるべからず。一ッ二ッかゝる事有ても、すべて有べきとにもあらず。近世はやる富といふものゝ如し。千百人の内に仕合なるもの有て、一人金を取たるとて、吾もさこそと、生業も打すてかゝらんに、取事も有べし、大かたはとらぬものなり。中に小賢しきものはその得失を考へ、始よりかわぬほどに、損もなく得もなし。ある人の曰、然ば神も佛も無用のもの。予が曰、左にあらず。天照太神は我國の太祖として、天皇孫長く此國を治め給ひ、御座北極の星とともに動かず。人は更なり、雲にかける鳥、水に潛む魚まで、その德澤を蒙ざる物あらんや。仰ても恐有、その有がたき所を渴仰すべし。尙その所々の德澤ある、神しかく愼守べし。我親方の如く心得たらんは、いかばかりか勿躰なき事なるべし。孔子曰、敬ㇾ鬼神ㇾ而遠ㇾ之となり。遠ざくとは、なれあなどるべからずといふとなり。

立にあひ、大鼓もちながらぬれ〳〵て過けるを、是をばしらで又壹人同じく、雷の鳴がおそろしさに耳など抑へて走りけるが、俄に電ものして霹靂しければ、あわや我かしらのうへに落かゝりけるかと覺えて、かたへの溝へ落込けるに、禰宜も同じく上に落かさなりて、互に肝を潰し只一息に遁けるが、其後我こそ正しく鳴神といふ物みたりといふに、いか成物ぞととへば、隣の村の禰宜何がしに少もかわらずと云ければ、人人噴出しけるに、左なの給ひそ、慥に大鼓までもちて居られたりと云けるとぞ。世上の妖怪おもふに此類多かるべし。夫一生の間を觀ずれば、慶あり、哀あり。貴しては公侯となり、零落しては非人乞食ともなり、生るゝ事あり、死する事あり。此世の中の姿なり。花ちれば子を結び、葉落れば芽を生ずるが如し。この所をよくしりて、非分のもとめをやめ、君臣父子夫婦兄弟の道をつくして、生死貧富は命に委すべし。生業をいとなみ、此上を命にまかすべし。まへにいふにはあらず。すこしも非分のもとめをせず。左いへばとて、我生業をもすてよといふごとく、父母兄長の災をいたみ、天に祈るかごとき尤なり。人はもとより天地の間に妊れ、天はちゝ地ははゝなれば、或は年の旱にあひ不熟にあはんには、雨をいのり、年をいのる、すべて吾實にあり。或は大赦を行、窮民をすくひ、奢を省き、人の心大に悦び和する樣にして、年をいのり雨をいのらんに、などか感應なからん。人の心和なれば、天地も感應するものなり。香花をそなへ僧巫に祈らしめんは、抑末なるべし。今の人神に詣佛にまふで、何事をつぶやくとおもへば、或曰家運長久、或曰子孫繁昌、或曰二世安樂、又曰七難卽滅、すべて我勝手によき事のみ取あつめて、

るもの妻の死しける。出やせまじとおもひ居けるが、むかしの有さまの如くよる〳〵來りける男大に難義して、祈禱手をつくしけれどもしるしなく、ある道人にゆきて問けるに、道人碁をうち居けるが、碁子を一握かれが手に入れ、かの幽靈にむかひ是何ぞと問べし。これをしらずば必きたるまじ。若しらば黑か白かをとへと云ければ、いそぎかへり是は何ぞと問ければ碁子といふ。黑か白かと問ければ、その色をこたへけり、男おそれて又道人にかくと告ければ、さぞあらん、直にその碁子を持行、數はいくつと問べし、幽靈けつして數をしらじ、その時此碁子を投付なば、幽靈全く來るまじといひけり。男又立かへり數はいくつと問ければ、答ず。ときに碁子を取て投付けるに、搔けすやうにうせけるが、再來らずとなり。吾心の妄想より起るものなれば、我しる事をばかれもしる。碁子の數は我知ざる故彼しらず。彼しらざる時にはけつして出ず。吾こゝろ決定する故、目明にして眼花なく、耳さわやかにして蟬も嵐もなきが如し。故に眞言陀羅尼、是によつて魔魅決して近づかじと決定する故、是をおかすものなし。漢のとき、汲の令應彬といふ者、主簿杜宣と云人に見けるに、ともに酒を酌けるが、高き處に弩をかけ置けるが、杜宣が盃に映ひ、宛然蛇のごとくみへける。快ずは思ひけれども、しゐて是をのみけるに、其日より胸腹裂が如く、療養手をつくせどもしるしなし。其後應彬行て事の子細をきゝ、きつとかの弩をみつけて、強て杜宣をおこし、もとの所におき酒を酌せけるに、かの弩の影うつりて蛇の如し。よつて是は弩の影なりとさとしければ、杜宣大に悅び、是より疑とけ病いゑけり。是は此あたりの事なりし。ある禰宜、小村祭の返りに夕

堂の下におかんやといひければ、あつまりて舁おろしけり。又もとの所にやりてんやと云ければ、もとの處にもち行けり。しからば持て市にゆきてんやと云ければ、女ども再拜して、是寛厚の長者なり、犯すべからずとて皆逃ちりけるが、そのゝちは何事もなかりしとなり。又漢の張遼といふもの田を買けるに、田の中に大なる木あり。耕作の邪魔となりければ、人をきりに遣しけるに、切口より血出けり。人人驚き返てかくと申ければ、老たる樹は汁出るものなりとて、自下知してきらせけるに、中に大なる穴ありて、長四五尺ばかりなる白髮打垂たる人の如き物出て、張遼が方に歩よる。張遼むかへて打ころしければ、つゞひて箇樣成物四迄いでけるを、盡打ころしてける。よの者は怖て地にふして居たり。子細に是をみるに、人に非獸にあらず、怪しげなるものなり。遂に其木をば切取けり。その年天子より司空に辟れ、侍御史袁州刺史となりけり。天地のかぎりなき、其變怪も又かぎりなしといへども、是正人君子をおかすにたらず。變怪にあらざれども、變怪とみれば自變怪なり。化物にあひたりといふ、多くは夜なり。勿論かゝるものは陰物にて、夜氣に乘じて出といへども、夜は朧にして物の文目もわかたぬものなれば、松の木の繁れる、石の立たる、尾花の戰まで、あやしくみゆるものなり。これをうろたへものゝ、見誤りて唱たるが多し。かゝる事をかたるものは、必慥に見たるごとくかたるものなり。又平生虛をいひなれたるものは、跡かたもなき事をも理窟よく拵てかたるものなり。成程世上にかゝるものなしといふにもあらねど、さまで澤山なる事にもあらず。こはおそろしと思ふ時は、其虛に乘じていろ〳〵のもの變怪をなすとあり。むかしあ

に長じき人はかゝる偏執はなき事ぞかし。是等も皆病苦災難は、時としてあるものといふ事をしらぬゆへなり。もし又かゝる非分の祟をなす佛神あらば、その祠ともいへ堂ともいへ毀ちすつべし。其權なからん人は、左樣の所にゆかざるべし。唐の狄仁傑といひし人は、淫祠千七百處を毀ちけるとかや。豐前小倉の城内に一の小き祠有けり。何の神といふ事をしらず。城主此地穢多し、城外淸淨なる地を擇みうつすべしと有けるに、俄に眼痛出し甚しかりけり。人人是は神の祟なるべし、祠を移す事しかるべからずと云ければ、城主いかつて、穢しき地を淸淨の所に移さんと云に、吾なんの過かある、夫に祟をなす神ならば、邪神なり、恐るゝにたらずとて、急ぎ其祠をこぼち、城外に持出し焚拂けるに、眼もおひ〳〵いえけるとなん。又一種妖怪あり。ひとり狐狸のわざのみならず、犬猫虵(へび)猿やうのもの、木石深山大川、いろ〳〵の精怪あるものなり。されど正しき人をば犯し得ざるものなり。むかし魏元忠公、未家にいられし時、ひとりの婢ありけるが、庭にひとつの猿來りて火を焚けるをみて、大に驚、かくと申ければ、我僕なきをしりて、手傳するに社と云て見やらず。又公家來のものを呼けるに、犬人の聲してこたへけるを、孝順なる狗とてほめられけり。又獨坐して居られしに、鼠など大分集り前に手を拱して居たりけるを、汝が輩食にうゝたりやとて食をあたへけり。又ある夜鵂鶹(ふくろう)の家の軒に來りてなきけるを、家の者どもうたんとてひしめきけるを、かれは晝目のみえぬゆへに夜飛ものなり、南のかた越にゆくとも、北のかた胡に行とも、彼が心にまかすべしとて、打捨おかれけり。又ある夜女ども多く集り、公のまへに立けり。公是をみて、我床を

の事にあふ夢も有べけれど、夢ごとに左あるものにもあらず。或は五臟の病により、あやしき夢もあるものなり。ある人のいひし、或はよき夢みたりとて、嬉しともおもはず、あしき夢みたり迚あしくも思ず、あしき夢をぱよき夢のさしつぎとなし、よき夢をばあしき夢のさしつぎとなすと云し。一時の戯言ながら、おもしろく聞へ侍る。右云ごとく、神に祈り佛にちかふも、我靈所自然に感ずる事あり。又病いゑなんとし、或は災已にさらんとする時にあたりて、その驗の如く思るゝ事あり。又狐狸の業として、色々のあやしき事などしいだして世にはやる事あり。一旦その言しるしある事もあれども、久しくはその驗なきものなり。又機をまふけ或は幣を動し、あるひは佛に光明さゝせするごとき事をこしらへ、人をたぶらかすものあり。是も大勢ゆく中には、病なをるもあり。死病にあらざればのちはよきものなり。是等のものいかでか人の禍福をなす事あらん。中にもわけてかなしきは、病難災苦にあひ、物の辨もしらぬ神子山伏やうの者ども、こと〳〵しく鬮などとりて、其神の崇、其佛の祟と驚せば、大に恐れわなゝぎ、家財重寶もおしまず取出し賴むにぞ、過分の得して、驗なければ主人の信心なきを云、供物のたらぬなどのゝしる。やゝこゝろよき時は、大にほこりおごりこそやすからね。もし吾行ひ理にもとるに於ては、その神其佛と限るにもあらず。天神地祇、或は人誰か是をいからざらん。神や佛のしわざにもあらざるを、神佛に僻事いひかけてん、佛神照覽あらば、いかでか是をにくまざらん。神は人を護り、佛は世をすくふとこそきゝ侍れ。木一本きり候花一枝おり候、あるひは參り年のあしかりけりなどゝて、無下なる目に人をあわせんは、人だ

一喉の鮑魚、さまで禍福をいかでかなし得ん。されども人の信仰するに至ては、この心迷ふがゆへに、病ましぬれば運盡たりと思ひ、或は神のうけなきと明らめ、驗あれば神の德とおもふ。物每我心にかく有んとおもへば左ある樣に覺ものなり。鷄はいつもその鳴聲にかわりはなけれどもコツケコウロとなくかと思へば、コツケコウロといふが如し。東天光と啼かとおもへば、東天光といふが如し。取てかへろときけば、とつてかへろと云が如し。和州菩提山の忠寬正信房といひしは、よく眠る人にて、人眠の正信と云けるが、ある夜鷄のなきけるを、寐耳に、御所より忠寬とめすときゝなして、あわたゞしく御前へ參りけり。是は何事ぞと有ければ、召れ候つると申ける。さる事なしと仰ければ、猶鷄の聲する方をさして、あれ、忠寬と御召の候つるぞと申ける。燈はひとつ光りながら、目を病人のみるには、五色の輪相かさなり、虹の如く煙の如し。一物もなき大虛も、花ちり蟲の翔るが如し。何の音なき所にても、耳をやむ人の爲には、嵐のはげしく吹しきり、蟬のかまびすしく鳴が如し。實に此事あるにあらざるも、一心顚倒すれば、種種無量の變怪、眼に遮り耳にそふ。我かつて史をよみし時、秦の二世皇帝、關羽、張飛など夢み、詩集をけみせし時、孫光憲などゝ詩などつくりし夢を見けり。是によつて思へば、僧徒の或は極樂にゆき、閻羅王にあひ、地獄の有さまなど夢に感ずる事さも有べし。夢はもと心の影像にしてあやしむにたらず。ある人のかたりし、おもひもよらぬ事を夢にもみるなれど、傘さして鼠の穴にはいる夢はみずといひしを、かたへの人の、此話きゝたらん人はみる事有べしといひしは、尤におぼえ侍る。夢は心の靈より發すれば、偶さき

なり、今主といふもの七あるを落したるなれば、この軟挺にはあらざりけり、是をば夫婦の者にたふべし、彼ぬしは七あらんを求て取べしとぞ判れける。

物の怪の辨

靈驗は、我信の有所にあり。强何の神何の佛とさすべきにもあらず。鰯の頭も信向せん人は、その驗を得べし。佛舍利なりとも信ぜざらん人には、しるし有べからず。もの我心より靈なるはなし。心のむかふ處自その信あり。鳴物もたゝくときにはなり、たゝかざればならず。我一生餘念なく信向せんに、などかその感應なからん。磁石の鐵をすふも、磁石鐵をすふの誠あるゆへに、鐵感ずる事ありてよる。唯の石を以てすはせんとせば、いかでその驗有べき。幻術者の幻をなすも、平日の力すべて爰にあれば、人の目を奪ふ樣の事もあるものなり。一向そのしるしなしといはんも偏なり。むかし唐汝南鯛陽といふ所に、田にしてひとつの麞を得たり。主いまだ取ざる内、商人ども車に物をつみて通りけるが、是をみてとり、車にのせ去けり。不意の物なればとて、鮑魚一喉をその處に殘し置けり。頃有て、その主往てみるに、最前の麞はなくして、鮑魚のみ有けり。因て大に怪しみをなし、偏くかたりつたへけるに、次第に發向して病をいのり、福をもとむるもの引もきらず。終に宮をたて、鮑君神とあがめ、巫など數十人集り、もてはやしける程に、數百里きゝつたへ〳〵、その事大かたならず。其後程へてかの商人來り此由をきゝ、是は我おきし魚なりとて、堂に上り取てすてけるが、その〻ち何のしるしもなく成行けり。物之所ㇾ聚斯有ㇾ神、人共奬成ㇾ之耳、といへり。

日本倫理彙編

し給へる分を、御得分の物にて償返し給はゞ目出度侍りなんと申されければ、そのゝち悉く尋さゝ、人夫迄もいとまの分をぞ給ひける。今日堂塔供養装嚴とて、餘義なく人をすゝめ、あるひは金銀の利足に人を潰し、夫役にくるしめ、玉をまき、金をちりばめ、我はがほなるはかの阿闍梨のいひし地獄にこそ落べけれ。心だにその道に適なば、堂塔の奇麗にはよらざるべし。近ごろ

縱橫の、五尺にたらぬ、草の庵、結もつらし、雨なかりせば、

と讀し人もあり。瞿曇の敎はいざしらざる事ながら、人情をもつてはかるに、恐くはその道とする所、大厦廣門の謂にはあらじ。堂塔寺院、輿馬僕從、衣服家具は、たとへば匣の如し。我道とするものは、たとへば玉のごとし。匣いかばかりしいみじくよそほひたりとも、玉なくば何にかせん。匣そこ〳〵にしつらひたりとも、玉だにあらば人誰か是をいとひすつべき。

おとし物したる主と拾たる者と曲直裁判の話

宋朝夫婦餅をうりて生業とする者、あるとき道の傍に銀の軟挺六囊に入ておとしけるを見付けるに、もとより正直なるものどもにて、何とぞ返さばやと普く觸けるに、その主といふ者來りければ、是をわたしけるに、三をば御邊に奉らんと云けるが、おしくや成けん此銀七ありしに、六あるこそ不審に候へと怪けるを、ひとつとり候心に候へば、何しにかくは返し申べきといへども、兎角して論果ず。所の太守へ訴へける。太守見付たる者をば正直とみながら、別の處に妻をめし、事の子細を問るゝに、夫の詞に違ず。よつて奉行、見付たるもの夫を引籠ずして元の主に返さんとするは正直

横ざまの利口に正しき人は口を噤み、痒き所を掻やうなる人のみ集り、我身の過はいふ人なければ、しるとなくなりゆくものなり。左いふ人定て親切ならんかとおもふに、一旦勢ある時に手をつき、足をかゝへしには似ぬものなり。是を炎凉の世態とて、火あり煖なる中こそ、打會て手を炙るものなれ、炎つき火きえては、そのほとりをみやる人もなきものなり。又勢ある時より、左のみ媚諂もせざりし人は、零落たりとて、むかしにかはる心はなし。君子之交淡如〻水小人之交甘如〻醴といへり。一旦膝を交へ手を携へ、兄弟の如くいひ睦しも、恨纖芥の間におこり、腕を握り歯を切る事あり。醴は甚あましといへども、久しては香うつり味變ず。水は始より味もなく香もなしといへども、幾年をかさねてもかはる事なし。故に君子の親み交るを和といふ。小人の親み交るを同といふ。和とは鹽梅の如し。たとへば一杯の羮といへども、あるひは鹽をさし、或は水をいれ、いろ〳〵とそのよき様に正して忤ざるゆへに、きはめて旨き味となる。同とはその心の合たるにまかせ、善惡の差別もなく、成程尤と同ずる斗にて正す事なければ、水に水をいるゝが如し。幾久しくかゝりてもよき味にはなるべからす。是同也。

堂塔建立の説

宇治殿平等院を建立し、阿彌陀堂供養有けるに、山僧何がしの阿闍梨を御導師に請し給へるに、施主分に、此御堂造立の故に、地獄に落させ給んこそ淺猿く侍れととかれければ、聽聞の人人興をさましける。供養過て、いかゞして此罪懺悔し侍らんと有ければ、この御堂造立の間、非分に人を悩

なすものなり。得るに臨んで義を思ふとて、我ために宜しき事あらん時は、是義は不義かと其わかちを考べし。强金銀ていの事のみには非ず。義に當ては舜、堯の天下をうくれども、へつらへりといふべからず。義にあらずんば一錢の錢半片の紙なりともいかでか心に快らん。むかし宋の子罕（襄十七年）と云し人に、玉を獻ずるもの有けり。子罕うけずして、我は貪ざるを以て寶とす、汝は玉を以て寶とす、爾が寶をうけんとすれば、吾寶を失ふなりとて、終に還しけるとなり。左こそならめ。音物のなきにより心につるぎをとぎ、或は正しく諫言にても云人をば、此節かれより辱をうけたりとて、其ひまを伺ひ取ておとす。誠に慾なきより淸きはなく、慾あるより汚しきはなし。又正しき人は人わらへども、然とおもはざれば、容悦をとつて笑はせず。與れども義をはかりて漫にとらず。事の沙汰につきても、非をまげて是とせず。人の氣色のあしければとて、その爲に身を屈せず。或は時として異見を云。事情に親切なる事のみいふ。ゆへに是らは結句無禮者、苦者、或は佞者などゝ怪めらるゝもの也。勿論一流、人の心に障る事のみいひて、手柄の樣に心得たるもの有といへども、是は道理にたゝぬ事をいふものにて、正しき人とは其わかち分明なり。人にいさめ正さるれば、かれがやうにいへども、渠もこの過ありとて、還てさきの人の惡を搜しもとめて、露改ることをしらざるもの也。とて我心に僻なる事を多くいふ人はよき人と心得、うまき事のみいはん人はよく〳〵察すべし。此事貴賤によらずと雖、尤人の上たらん人のおもふべきとなり。左程に心得ても人の氣に入ざる事はいはぬものなり。又その異見を聞て、夫通例の事、その方差圖に預るべきかなど、

といふとも、遂には舌をやぶるべし。

世の中の、麻は跡なく、成にけり、心のまゝの、よもぎのみして、

といふ如く、麻なくしては、よもぎもおもふまゝにゆがみねぢれて蔓るべし。おやたらん人の分には、それ〴〵の師をもとめ、よく〳〵おしゆべし。其上にあしからんこそ子の罪なるべけれ。いとおしき子を杖におしへよとは、道にかなひたる諺なり。しかればとて子の心に、吾は親の敎ざれはとて親の過の如くに心得んは子の道にあらず。雖二父不一レ父子不レ可レ不二以子一といふ事あり。親たとへ敎ずとも、子たらんものつとめてその道其藝をしるべし。吾もとめば得ずといふ事はなかるべし。或は博奕に耽り、又色をこのむが如き、親のおしへなしといへども至らざる所なし。この心を移して道をもとめば、何事か求がたからん。

上たる者は下の邪正をよく察せよといふ說

大小のわかちはあれども、人の上に立ん人は其心得有べき事なり。兎角人の上たらん人には、其下に立ものはいかにもして其人の氣に入らんとのみ思ふものなり。故に頤を動せば左にわしり、眸を動せば右にはしり、勝負をあらそへは得をさせ、理窟をいへば道理を附、其者の心にも僻事とおもひても、十に九ッはいはざるものなり。色を好めば色を勸め、味を好ば味をすゝめ、故なき是式の進物に酒肉は更なり、幣帛財寶唯その人の氣色のよらん事を希ふ。肩をそびやしてへつらひわらひ、御髭の塵を拂ふ。是等はよく〳〵心に明なる所なければ賣僧衒(てれん)の堺分難くして、正直律義の人と見

者すくなければ節を失ふ事すくなし。老子の詞、果して吾をあざむかず。

女美質あるものはいどむもの多し。挑者多ければ節を失ふ事多し。質醜ものはいどむもの少し。挑

物に譬へて子たる者の敎を說

庭に栽る草木も伸たるを抑へ、倒たるをたすけ、繁れるを洗し、長きをたちてこそ自然とおもしろき姿も出來るものなれ。又直にのばさんとなれば、小枝をかきゆがめるを揉などすれば、直にのぶものなり。うちすてゝ闇たらんには、さのみおもふほどにはなり難かるべし。人の子を生育んも、有のまゝにして敎なからんはおしき事なり。五穀も生たるまゝにてくさぎる事もなく、培ふ事もなくばかならずよくはみのるべからず。兎角手を入てだによく登る事は稀なるもの也。生付よしとておしへざるはよき刀とてねたばつかぬが如し。よき刀のうへにねたば付たらんには、なを〳〵よくきれぬべし。生質うつくしからんも、裸になして出したらんには文なくぞあるべき。うつくしき人にうつくしく衣紋引つくろひたらんこそ、本意なるべけれ。よきといふにかぎりなく、よく敎たるばなり。聖人の智も學事をすてず。ましてや其以下の人をや。犬は無智のものながら、理に竊なければさとく、おしへざるは用に立ず。又は愛に溺れて、わきの人の指南さへ親の心に僻事とおぼへ唯さむからんひもじからんとのみいひ思ひ、その我儘氣隨もやがて直らん。長ならば家業にもとづくべしとおもふ內、月日人をまたねば、早指南の頃もすぎぬ。心ありてよき事いふをば、渠をにくむと心得、白地にそしりにくむ。是劒のうへに蜜をぬりて小兒にあたふるが如し。一旦あまく快よし

かへらず、歸るべき道あらば歎ずともあるべけれど、かへらぬ路こそ悲しきなど歎くは道理也。

分限相應こそ長久の術といふ說

老子曰、美好不祥之器と。是によつて思ふに、我家衣服道具にいたるまで、我分限相應ならんこそ長久の術なるべけれ。詮ずる所、大厦千間夜臥八尺、良田萬頃日食二升とて、たとひ大なる家に金銀をちりばめたらんも、坐する時は膝をいれ、臥時は足をのばすばかりにすぎず。たとひ萬町の田あり、膳に山海の珍味をつくすとも、腹をふくらかすまでの事なり。きものは寒をふせぎ、道具は用に適ばたりぬべし。刀はよくきれ、印籠は藥をだによくもたば、切羽鎺は銅にて、根付は小き瓢單なりとも事たりぬべし。夫よき物を貯れば、我は人にほこるの氣あり。人はうらやみ愧るの心あり。刀をよく飾りてさしける男、ある人の刀のあしかりけるを笑ひけるに、拵のあしければとてきれぬ物かとて打果しける事ありし由、間際筆記などにもみえたり。鹽冶判官は妻の美に身を失はれ、伊豆守仲綱は馬の良に命をおとせり。宋の孫甫といふ人にある人硯をあたへけり。その直三十千となり。孫甫この硯何故にかくは價の高きぞとゝへば、此硯常に濕あり、墨をすらんとする時息を以て呵すれば水流るとぞこたへけり。孫甫是を聞、硯たとひ一日に一擔の水をつくすとも、纔にあたひ三錢にすぎず。此物何にかせんとて、終にうけざりしとなり。又宋の呂蒙正に鏡を獻ずるものあり。曰、此鏡よく二百里を照すと。蒙正わらつて、我面小し、何ぞ二百里を照すの鏡をもちいんとて、二度その鏡の事をいはずとなん。古賢奇物を尊ざるとかくの如し。人の姿は天に得るものながら、今男

共などを、時の中よきにまかせ、言名付して悦ぶとあり。此事誠に變なくんばよかるべし。されど人間十年憂も悦も打かはるならひなれば、あるは富むが貧しくなり、あるは身上の難にあひ、あるは病あるは不和、終に人のわらひとなるもまゝある事なり。又はかりそめに通ひなれて、曉の鳥をうらみ、來ぬ夜の鐘に待はびなどして、偕老同穴と誓けるが、一入染の薄紅葉、いつしかに心うつろひて、夜かれの床をうらみかこつ心のやるかたなく、口舌嫉妬の端となり、恩愛忽引かへて、神にのろひ佛にいのり、或は理不盡の心中、或はひとり縊れ、一門親族の面をけがす。是等はもとすでに正しからざればいたむにたらず。或は若き女などの新に夫におくれ、生て世にあるべくも覺ほへず、いづくの淵瀨にも身を投んなどおもへども、さすがに死にもやらで髮などきりたるが、月日の立にしたがひて、いつとなく心もかはり髮のばすもあり。嬉しさのあまり憤の餘におもひたるとは後には違ふものなり。賴朝石橋山の合戰にうちまけ給ひけるに、佐々木が粉骨をつくしけるを感じ、吾天下を得ば、日本半國を以て賞すべしと有しかども、後には此沙汰なかりけり。

理窟と道理との辨

理窟と道理とへだてあり。理窟はよきものにあらず。たとへば親羊をぬすみたるはおやの惡なり。親にてもあれ惡は惡なれば直に訴ふべしといへるは理窟なり。親羊を盜しは惡ながら、親惡事あれば廸子是をいふべき樣なしとてかくしたるは道理なり。人死してはふたゝびかへらず、歸るべきみちあらば、なげきても歎くべし。かへらぬみちなれば歎きて益なしといへるは理窟なり。人死して再

梅園叢書卷之中

豐後　三浦晉安貞　著

早分別に後悔多しといふ說

かりそめにおもふと、とくと考へはかると相違あるべし。むかしある君樓をかまへ、是に登りて詠られしに、遠近の風景限なくおもしろかりけり。只一方にその臣何某が家の森ふかくしげりて、眼をさへぎりけり。よつてかの臣をめして、かれはかねてさときものなれば推量すべしとて、此樓より四方の風景を望べしとなり、かの臣心づき、家にかへり、我あたりの樹の目の障ればこそ、かくはまねき玉ひつらめとて、已にきらんとせしが、いや〳〵君の心をよく察するものとおもはれては、行末むづかしとて、しらぬふりして打捨おきけり。其後君何やらん計の有しとき、心さとき臣等疑をうけゝるが、此臣ばかり右の事思ひ出給ひ、何のうたがひもなかりしとかや。善となく惡となく、一旦の早分別に後悔する事多きものなり。あるひは友達の中よく交りて義の兄弟と云しも、一朝の怒に敵のおもひもなすものなり。古語に逢レ人只說三分話。未レ可三全拋二一片心一と。多くは左樣御尤の世の中なれば、始の程はしたしきものなり。その時心の奧底もなく云つくして後日に悔む事あるものなり。さりながら是は一通の論にして、唯世のありさまをとくものなり。もし義にあつく信を守る人あつて、おなじく心をあはせんは、其上の事やはあるべき。又幼約束とて、まだ幼後紐子

梅園叢書卷之中

目錄

を批判するも、吾このむ所をこそほむるものなれ。俠士に歌よむ人の評判させ、日蓮宗に眞宗の評判させんに、いかでか公論あるべき。同じ道を二人して行むに、一人は健かにしてこの道ちかしといひ、一人はつかれて遠しといはん。是みちに違ひあるにあらず。心にちがひあればなり。たとへば義經のことを論じて、義經をよしと思ふ人のいはんには、此人誠に幼より常人にてはおはしまさざりけり、共に天を戴かざる讎を報ぜんと、夜夜院を出て劒をうち、遂に秀衡が人となりをみたて、是より飛鳥も落るばかりの勢の平家を二三年のうちにせめほろぼし、亡父の恥辱をすゝぎ、法皇の宸襟をやすめ奉り、再たびたえたる源氏をおこし、兄頼朝を天下の武將と仰しめたりと云。又義經に不ㇾ滿人は、なるほど此人戰爭一通りは自由を得たる人ながら、平氏を亡し恣に忠盛の女をいれ、梶原景時と詮なき口論、大將たらん人のしわざに似ず、腰越より追かへされしも、いはれなきにあらず、然るを都に逃のぼり、頼朝追討の院宣を申うけ、芳野山にてはひとりの靜にわかれかね、兒女子の涙をしぼられしなど、一人の義經、よしと思ふ人の論と、あしゝとおもふ人の論は、まとに雪と墨なるべし。其あしき所をすて、よき所をとる、是人を用ゆるの道なり。その惡きをばあしゝとし、よきをばよきとする、是公の論なり。また其分分の相應について云とあり。鼠を甚大なりといふとも牛の小さきには及ばじ。蛇を甚短しといふとも、蚯蚓よりは長かるべし。今日人をよしといひて譽るも、惡しと云て毀るもその場〱を考ふべし。

梅園叢書卷之上 終

ひつのりてやまざるものなり。是を奉行のさばかんに、兎角ひとりはかち一人はまくべし。かちたる人は奉行をほめ、負たる人はそしることとなり。又あしき人なりとも、それにともなふ人は、是をよしと思へばこそ交るなれ。我よしと思ふをばほめ、我あしゝと思ふをばそしる習ひなれば、その毀譽によりてその人の善惡も分ちがたし。おなじ一盃の酒ながら、上戸は醉ひておもしろきものなりといひ、下戸はゑひて苦しきものなりといふ。まして人傳などにきかんことは覺束なきことなり。昔人ありて、丑子をある寺へつかはし置けるに、暫ありてにげかへり、住持のことを誹りけるは、我に月代それといひければ、例の如く剃けるを、そりやうのわきてあしきとさん〳〵にしかられ、あるとき我厠にゆきけるを見て、何とて厠へは行し不屆なり、向後厠へゆくべからずといひ、其後朝飯たくとて味噌をすりけるに、これも味噌をするがきこえぬとて、理不盡の次第殆困窮におよぶとてかたりけるを、親きゝて、さりとて出家にも似合ざる事なりとて、いそぎ山に登り右の事ども語りけるに、住持きゝていや〳〵さやうのことにてはなし、常々髮よくそる故、このころそらせけるにいたく眠りて、これ見たまへこのごとく切こみ候とて是をみせ、そのうへ厠も常の厠へはゆかで、奥なる隱所へ行をとがめ、味噌も常のみそをさしおき、客へ遣ふべきをつかふ、是等の指南をこそかへすがへすもいたしつれと申けるにぞ、親もことはりに伏しける。信濃の國その原といへる所に木あり。遠くより見れば帚のかたちの如し。よつて是を帚木といふ。されど近づきてみれば帚に似たる所もなく打紊れりとかや。誠に遠より見聞くと、親しくみきくは、多く此帚木の類なるべし。凡人の物

學てやまず。其名今に高くなりぬ。

知るとは易く行ふとは難しといふ說

知る事はやすく、おこなふとはかたし。然れども委しくしらざれは行ふべからず。たとへば農業のごとき、時をたがへず時、草かり糞かへばよくみのるとは誰もしれど、唯その事をしりてせざればば益なし。又そのしるにも、時を考へ、培のかひやう、鋤やう、鍬のつかひやう、夫々に付てその子細ある事、つとめざれば知がたし。善をすればよく、惡をすればあしきとはしれたることながら、よきにも子細ある事なり。つとめてまなばざれば其理わかちがたし。今しるといふものは、多くはしらざるなり。西施の美きことは知ざるものなし。然れども西施のために心を傷しむる者はなし。東隣の娘そのかほよきこと西施に及ばざれども、心この爲にうごく。甘露は天下の至て甘きものなり。しかれども飲たきと思ふ慾なし。牀頭の醴は時として好むことあり。是しるにも厚薄のちがひあればなり。圍碁は小藝なり。然してその勝べき理をたづぬれば、たゞ先をするにあり。先をすればかつと云ことはしりやすき事なり。さりとて先はしにくきものなり。善事のよきはしりやすくして、善事をするはかたき事なり。

よしとほむるもあしと毀るも必察すべしといふ說

毀譽は人の大節なり。然といへども世擧りて譽るもかならず察すべし。人こぞりて毀るも必さつすべし。況一人はほめ一人はそしるをや。たとへば訟事あらんに、兩方理なりと思へばこそ、互にい

りけり。されば天地の間春夏は物を生じ長じ、秋冬は物をからず、そのからずといふものも、草木五穀みなみのりて來年生ずべきもの丶基をなせば、からず内に生ずるの理あり。今物をころし人を殺さんも、助ゐが爲にしてころさばさもありなん。此理をしらずしてみだりに物の命をたゝば、大惡無道の人なるべし。

學に志し藝に志す者の訓

今の人、或は學に志し、あるひは藝にこゝろざすもの、一旦憤を起し、晝夜をわかたずつとめはげむといへども、已に一月を經半月をすぎ、怠る心はやく生じ、吾つとめの至らざるとはいはで、生質の過に諉す。馬ははやしとて朝暫はしりてやまんに、いかでか牛の終日ありかんに及べき。谷間の石の磨け、井桁のまるくなるも、豈一朝一夕の力ならんや。今日やまず、明日やまず、今年止ず、明年やまず、然して後そのしるしあり。人一生の力をその道に用るさへ、尙その奧儀にいたるはやすからず。況我一月半月、乃至一年半年のつとめを以て、他人一生の功に比せんとす。思はざるの甚しきなり。むかし李白書を匡山によむ。漸倦て他行せし時、道にして老人の石にあてゝ斧をするにあふ。是をとへば針となすべきとてすりしと云けるに感じて、勤めて書をよみ、終にその名をなせり。小野道風は、本朝名譽の能書なり。わかゝりしとき手をまなべとも、進ざることをいとひ、後園に躊躇けるに、墓の泉水のほとりの枝垂たる柳にとびあがらんとしけれどもとゝかざりけるが、次第〳〵に高く飛で、後には終に柳の枝にうつりけり。道風是より藝のつとむるにある事をしり、

其律あればなり。豆をうゑ粟を蒔んに、その蓬莠をかりすて、その上にもあしき苗をばとり捨生育るにぞ登るものなり。今日政事などに預るべき人は、其利害の大小を考ふべし。江海の鱗を漁り、山林の羽毛をとるも、これに命をつなぐものなり。就ゞ中野猪の稼をそこなひ、熊狼の人をくらひ、小にしては雉兎鼠等の災をなす。ころさゞればその費あげて數ふべからず。盜人の國中を横行し、或は恣にして上の法度を背き、或は人を殺害するごときは、皆その尤きものなり。是いはゆる蓬をとり莠をさるのたぐひなり。瘭疽といへる腫物の甚しきを、指をきりて療治する事あり。齒などのゆるぎいたむに、此齒をぬきてさる事あり。此指此齒をしきに違はなけれども、總身の苦痛にはかへがたし。此者どもゝ可愛からぬにあらねども、多くの人の歎にはかへがたし。然れどもかねて國人に仁義の道をおしへず、飢寒に及ぶ樣になして、其民罪をおかし盜をせんは、敎と政のいたらざる故なり。おしへずしてひとのよからん事を願ふは、手習させずして物を書んことを求るが如し。民を貧しからしめて盜人を禁ずるは、田をほして稻のあしきをにくむがごとし。國に罪人多きは執政の愧なり。一縣一邑を主どる身も此心得大切なるべし。むかし秦穆公秘藏の馬を亡れけり。時に岐下といふ處の民三百餘人是をころして食ひけり。官人ども是を見付て、法度に行んと云けるを、畜生のゆへに人を殺すべからず、馬の肉を食ひて酒を飮ざれば人にあたるものなりとて、酒などたびて赦されけり。其後隣國と戰おこり、穆公すでに危ふかりし時、かの三百人のものども命をすてゝ拒ぎ戰ひ、終にかち軍とな

我をこそ打べき氣色あれと云しとかや。されば人此所に暗して、みづからまされる人の上にたゝんとす。或は其及ばざる事を知るといへども、及ずとすることを忌憚りて、その人の過をたづねてそしり、我能をかぞへてかざりほこり。尙甚しきは怨みそねみ、はては害心を起すなり。人各聖人にあらざれば其非を見付ていはんには、誰かあやまちなかるべき。譬ば刀は紙をきり楊枝をけづり梨柿の皮を剝が如き、一切日用の事にもちいんには小刀には遙におとりぬべし。さらばとて敵にのぞみ戰をいどむにあたりて、小刀何の用にか立べき。小刀のよき所あり。刀のよき所あり。刀のなす所小刀用にたゝず、小刀のなす所刀用にたゝずといへども、其一躰を論ずるに、小刀は刀と同じく論ずべき物にあらず。ひとり是のみならず、不學にして學者ぶり、人に問ふ事をはぢ、不才にして能をてらふ、貧くして富るをまなび、賤くして貴ぶる、孔子常なき人を、なけれども有とし。虛けれども盈りとすとのたまへり。是等の類なるべし。

最負といふ言葉はいふまじきといふ說

最負といふ事は假にも云まじき事なり。理非を正さば理のある所なり。何ぞ是を最負といはん。今勢ひにつく人、手を入れ足をいれ、誰人のひいき、誰人の引懸にあづかると、嗚呼がましく時めき悅ぶは何の心ぞや。あさましき事どもなり。芝居の役者野郎などのいはんには相應の言なるべし。

物の命をたつもまた助るの理ありといふ論

物を殺すはよきことにあらずといへども、一我意に殺生せずと心得たらんも惡かるべし。なるほど

人の至て大切なるものは命なり。命にもかへぬひとつとは、義にあらずして何ぞや。村松是を求て是を得たり。むべなるかな四十七士の員につらなり、名一天を動しける事。

技藝勝れたる人愼かたの事

技藝は人の嗜むべき事なり。藝勝れたらんはつゝしみもまたいよ〳〵重かるべし。さなきは人の妬にあふものなり。倩これを鑑るに、我に甚まされる者をばその失をもとめてそしる。我に少しく勝れるものをば妬む。我と相敵する者をば吾よりおとれりとす。我より劣れるものをばあなどりあざける。是藝に遊ぶ人の病なり。

劣れる者は見わけやすく勝れたる者は見わけがたしといふ說

西施愛〻江、嫫母棄〻鏡といへり。西施は昔の美人なり。江に臨み自の影のうつるを愛す。嫫母は惡女なり。我影をにくみて終に鏡をすつ。我身と人とを見るに、われより勝れるもの、我よりおとれる者あり。我より劣れるものは見やすかるべし。われよりまされるものは見がたし。蟷螂の臂をはりて車に向ふは、自らのちからをはからざればなり。高雄の文覺、西行がふるまひをきゝてかたはらいたく思ひ、その法師來らばしたゝかに打べしなどつね〳〵罵りけるに、或とき西行高雄に至りけるに、文覺これをむかへてける。文覺が弟子など定て例の荒氣、よも唯事にてはあらじと思ひけるに、さはなくて、むかしより知れる人に逢たる如く、こと〳〵しく色代して遠く送りて別ける。弟子等不審におもひ、其事を文覺にとへば、いやとよ西行は我にうたるべき者にあらず、動すれば

子あり、是善をぬすむの盗人なり。心に無量の僻事をふくみ、色をかいつくろひ肩をそびやし諂ひわらふ是色をぬすむの盗人なり。人の志の在所をはかり、其人の機をかんがへ、その喜ぶべき事をなし、忌所をさけ、父子のしたしき情をさかせ、兄弟の恨を起し、夫婦恩愛の中をやぶり、朋友の交りを失はしめ、その悪至らざる所なく、猶自ら人の腹心と思はるゝごとき、是心をぬすむの盗人なり。盗人の至て大なるものは、心をぬすむの盗人なり。その次は國をぬすむ盗人なり。穿踰の盗人の如きは、盗人の至て小さきもの也。國を盗むものは侯となり、鈎をぬすむものは誅せらるといへり。まことなるかな穿踰はかろき事ながら察せ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壁をうがち墻をこゆるの事はあらねども、一紙半錢の事により交易の間子の親の物に於る、弟の兄における、奴僕の主人における、盗人の列なるべし。したしければとてぬすむべきやうはなし。諺にも針とるもの車をとると云り。色に耽り博奕を好める人を見るに、十に九此失なきはなし。吾輩の如き、天地の間に悠悠として、少壯の努力べきをしらず。老の至りなんとするをはからず。飽まで食ひ暖かに衣て、自ら守るの節なく人をおしゆるの術なく、幾か間中の好光陰をぬすむぞや。

村松喜兵衛の辭世

近頃淺野内匠頭長矩の家臣、村松喜兵衛入道隆圓、大石良雄等の義士と、吉良義秀をうち、つゐに終を全しける辭世に

命にも、かへぬひとつを、うしなはゝ、にげかくれても、こゝをのがれん。

けれと云。母はたをおる事やまず。すこしも騒げる色なく、吾子は人などころすやうなる者にてはなしとて手やめもせず。かゝる所に又一人來りて曾參人をころすといふ。されども母前のごとくいひて驚かず。時にまた一人きたりてかく云ければ、さてもかゝる事あるにやと抒をすてゝ逃けり。後にきけば曾子と同じ名の人にてありけりとぞ。曾子の賢親子のしたしき中さへ、度かさなればうたがひのこゝろ起るなり。まして常ていの人の中をや。

盗人の名目種々あるといふ說

盗人はすまじきものなり。盗のすまじきといふ事を知らば、是より義に進むべし。傍の人の曰、盗はすこしく志ある人はせず。頑愚の人にとくべし。豈中人以上の失ならんやと。予が曰然らず。盗人も數あり。壁を穿ち垣をこえて人の財を盗む、これ穿踰の盗人といふ。或は人の家におし入、あるひは往還に待伏し、人をきり衣裳をはぎとる、是を野伏强盗といふ。足下の云所は是等の盗人なり。足下一をしりて其餘をしらず。上君に事るの忠なく、下國を治るの術なく、中自の職分に怠り、坐に大祿をはむ、是位をぬすむの盗人なり。謀をめぐらし僞を行ひ、君を弑し國を奪ふ、是國をぬすむの盗人なり。詩書を腰にし口法語を絶ず、退て其隙をうかゞへば、父子相爭ひ、兄弟相鬩ぐ、これ儒をぬすむの盗人なり。頭をまるめ三衣をまとひ、我慢偏執のこゝろつよく財利にふける、是法をぬすむの盗人なり。人のよき言をぬすみ自の利口とし、我行のあしきをいひまはして愧る事を知らず、是言をぬすむの盗人也。ひそかにあらゆる惡心をおこし、顯に善を示して外面堂堂たる君

手引などしつらんかと疑ひけるとなん。さればそのいふ詞も同じ言にして、聞人も同じ人ながら、子と他人とのへだてあれば、その思ふやう雲泥萬里のたがひとなる。おなじ秋の夜も、少年遊樂の燈の前にはあけやすさをうらみ、孤婦愁思の閨の中には明やらぬをかこつ。秋のよに違ひはあらざれども、志し各ことなればなり。今まことの親生て再びいふとも、そのことば假令同じ事もあるべけれども、已に繼子の心に隔あれば、おなじことばも怨のはしとなる。閔子騫幼し時母におくれ、父ふたゝびめとりて三人の子をぞまふけゝる。この母常に閔子をにくみ、冬のきものには蘆の穗などつみて絮となしきさせける。されど閔子すこしもかへりみず。母を敬ひ弟を愛しみけり。其後父この事をしりて大に怒り、母を追出さんとしけるを、閔子とゞめていふやうは、母ましまさば某ひとりこそ寒からめ、母も去り給はゞ三人ともに寒からんと、さま〴〵にしてなだめけり。母も此事に感じて遂に慈母となりけるとぞ。誠に親のみあしきと思ふべからず。又繼母となる人も、始のほどは嗜みて最愛みけるが、とかくする内子などまうけ長るにしたがひて、いつしか兄弟の分を忘れ、我子を世に立んと思ふより、枕の上の寢物語にも、長子のよきことをばすくなくいひ、我子のよき事のみかぞへたてゝいふより、男の親も何れをいづれのへだてはなけれど、その詞十度もゝたびにかさなれば、さては此子は愚なりけり、この子こそ賢りけれとおもひつき、是は次第にしたしくなり、彼は次第にうとくなり行ことあり。不幸にして此變に逢ん人はよく〳〵慮るべし。曾參は孔門の内にてもわきて孝行なる人なりしが、その母機をおられけるに、一人來りて曾參こそ人をころし

には、藿の汁藜の和物にも劣るべし。ものゝ直からん事を欲せば、準繩規矩を用ゆべし。是をばさしおきて、杓子を取て定規とせんには、千萬年を歴るとも直くはなるまじきとなり。今の人あしきをとりて身の過を覆ふは、是ぞ誠の杓子定規なるべし。

繼母と前家子との話

世に繼母繼子の中とて、十に七八はよからぬものなり。是說あり。實の親はたとひ杖をとりて指南などするとても、恩愛たがひに深きがゆへに、暫有ては互に如在なくなりゆき、他人も見咎もせぬものなり。繼しきは世の習ひとて、子ははや、定めて繼母なれば、心中に打とけはし玉ふまじと思ふもの已に胸中に横たはりてうせず。これ不和をなすの基なり。よりて假初にいふ事もむかへて聞故にむねに逆ふ也。ましてや其子に教訓などせんに、左なきだに金言耳に逆ふならひなれば、わが過は思はずして、是もまゝしき故なり、誠の親ながらへてあらばかゝる憂目にはあはじなど、世をうらみ述懷し、ぐわんぜなきわかき同志、理非わかたぬ隣の媼や婦など、その品は何ともしらて、すはや此人も繼子にくみするとて、彼子と呟きかたり、長しき異見は露なくて、いろ〳〵とそゝろをかはれ、互にへだて多く重り、果は怨敵の思ひをなす。むかし或人の家に屛損じたりければ、其子のいひけるは、かく屛の損し候、盜人こそ入べけれといひける。暫くして隣の人來りて、その子のいひしごとく、屛の損じ候、ぬす人こそ入べけれといひしが、果してその夜盜人にあひけり。かの親、吾子をば智ありてよく察したりとおもひ、隣の人をばこの人かくこそいひし、もしや盜人の

と思ひ立たる事は、明日ありと思ふべからず。貧しき人は疎みやすく、富貴の人は親みたきものと知べし。金銀にのぞみては爭心起るものとしるべし。

和歌を引て材藝ある人の箴を說

勝ことをこのむは人情の常、まされるをにくむは人慾のつねなり。この故に材藝有人はなほ愼むべし。木林を出れば風かならず折といへり。近頃材智は身讎と云こゝろを、中院通躬卿の御歌とてうけたまはり侍りし、

人に見よ、おのがえならぬ、花の香に、をりつくさるゝ、梅の下枝。

人のあしきを捨よきを取といふ訓

愚ならん人のいふ事もよく〳〵察しよきことあらばもちゆべし。ましてや賢人の言をや。今人過ありて、其非を人に正さるれば、昔の誰某もかゝるあやまちはありし、況吾等ごときの人をやなどゝて悛る事をばしらず。是小人の過は必文るといへるなるべし。人のよき所をすてゝ、其惡き所のみを取て手本となさば、何の際限あるべき。たとへば料理をするが如く、魚鳥の羽鱗骨腸なんどあしきものをばとりすて、そのよき所をとり、そのうへにも鹽梅して、酢を加へ酒をさして旨からん事をこそもとむれ。旨き肉をばすて、羽鱗骨腸を用ひ、筍は籜をもちひ、飯はもみを炊ぎたらんには、いかでか是をよしといはんや。米は五穀の首、鶴鯉は魚鳥の最上なれども、今のごとく拵へたらん

り。馬子この事を聞つけ大に怒り、直駒が髪を庭前の木の枝にかけて、弓を取て是に向ひ、汝わが言を用て天皇を弑す、汝愚にして我いかりを慮らず、我を諫めずして天皇を弑すと、一ッの罪を數ふるほどに箭一筋をはなつ。直駒いかりて敢て伏さず。吾其時は大臣ある事を知て天皇の尊き事をしらざるのみ、餘事我辭謝せじと、さんぐ\に罵りけり。馬子腹をすゑかね、劒をぬき腹を潰し、そのゝち首をきりけるとかや。其身正からず忠ならずして、人のよからん事をもとむとも、人いかでか其罪に伏せん。たとへば火をたかずして湯の熱むことをもとむるが如く、酒をすゝめて酔なといふが如し。

物毎に一得一失の理ありといふ說

金は天下の至寶なり。これを貯ゆるものは家富めり。されど是によりて身を失ふ者あり。人參黃蓍は藥の隨一なり。されどこれを服して命をおとすものあり。劒術兵法は身を衞るものなり。されど是によりて身を殺すものあり。醫術は人を救ふもの也。されど是によりて人をころすことあり。飮食は生を養ふものなり。されど是によりて我體をやぶる事あり。國の大臣は國を治むべき者也。されどこれによりて國を亂るものあり。此さかひ能々工夫すべし。

交際の道こゝろえあるべき事

權貴の家と女おほき家とには、屢出入すべからず。あるじ留守の家ながゐすべからず。主人欠伸せばはやく立べし。人來りて問ふ事ありとも、志他にあらば詳かに說べからず。吾好事なりとも人こ

ものなり。さるを人の善を見ては是にしたがひ、惡を見ては身にとりなば、いづれかおしへの道にあらざらん。或は我子のわれに不孝なるを見ては、われこの道を以てわが父につかへず、我弟のほしいまゝなるを見ては、我此道を以てわが兄につかへざれ。我身に骨の折る事は人の身にもほねをれ我身に悲しき事は人の身にもかなし。一切みなしかなり。是を恕といふ。大學には絜矩の道といへり。宋の王旦といひし人、寇準と云し人と同じくつかへて、王旦は中書にあり、寇準は樞密院にありしが、中書より出しけるものに印を倒につきて遣しけり。寇準速に人を遣して行謎しけり。そのゝち樞密院より出しけるもの、亦あやまりて印を倒につきけり。時に中書の者ども右のごとくにせんといひけるを、王旦聞てさきの樞密院よりの仕方よしと思ふやあしゝとおもふやといへば、あしければこそといひけるを、人の惡きと知りてその惡きを學ぶ事やあるとて、其事は止にけりとぞ。陶淵明小者をおきて子に遣すとて、是もまた人の子なり、愛して使ふべしとなり。是等はみな道をみること明かなるが故に事に泥まず。或人、ひとの物を無禮に所望しけるに、貴殿のほしきほどわれも惜きなりといひしとかや。わがをしきものは人もをしきなり。此理をわきまへざるは、理にくらければ也。崇峻天皇の御時、山猪を獻ずるものあり。時の大臣蘇我馬子奢恣なりしかば、天皇これをにくみ給ひ、いつか我きらふ所の人をきる事この山猪のごとくならんと宣ひしを、馬子に告ぐるものあり。馬子おそれて東漢直駒といふものをして天皇を弑さしむ。是より直駒馬子が寵を得て、其第宅に出入して内外の隔なく、大臣の女河上姫にかよひけり。是はもと崇峻天皇の嬪御なりし人な

稱讚にあはん事をもとめてなり。然れどもその身五戒を外にし十惡を事とし、傍に佛に諂はんは、醫師の藥をすてゝ能書をよみ、疾の痊んことをもとむるが如し。先五戒を守り慈悲ふかく物にあらそふ事なくして、心しづかに後世ねがはんは、まことの道心者なるべし。

上たる人の心得下たる者の痛となる說

一村の長は一村の人の命是にかゝる。一縣の長は一縣の人の命これに係る。一國の主は一國の人の命是に係る。天下の主は四海の人の命これにかゝる。人の命こゝにかゝるといふ事をしらば、其任の重き事をしるべし。夫一个の民は惡をなし罪科に行はるといへど、自らなしてみづから其咎をうくるのみ。假にも人の長ともなるべきものは、我慮り一度誤れば、なべての人その難をうく。暫も薄氷をふむの心をわするべからず。又貧しき人富る人の隔あるべからず。曹子建が詩に、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といへり。小指は母指よりほそく、母ゆびは中指より短しといへども、其病をうくるに臨んでは、小ゆびの痛も母指のいたみも皆異ならず。富貴の人の榮辱にあふも、貧賤の人の榮辱にあふも、富貴の人の憂苦も、貧賤の人の憂苦も、十の指の長き短き違ひはあれど、そのいたみことならざるがごとく、人に貴賤貧富の差等はあれど、憂苦哀樂の違あるべからず。

恕の道の說

世話に身をつめりて人の痛さを知れとは、賤しき俚語ながらよく道にかなへり。身の痛き事をしらば、人もいたかるべしとしりて人に施さぬなり。よろづにつき人の善惡は見えて身の善惡は見えぬ

て戰のとき、梁田出羽守計をすゝめて、終に勝軍となり、毛利新介大に働き、義元の首を取てけり。信長馬より下りざる內、沓掛村三千貫を出羽守に與へ、馬より下りて新介を賞せられけり。誠に信長に非ざりせば、出羽守の功名新介に次ぐべかりしを。

雨森彥太郞軍功を讓る事

加賀利長松山の城を陷いれたまひけるに、利長の小性大音藤藏とし十六なりしが、先登して首をとる。雨森彥太郞これにつゞひて城にのり、おなじく首をとり、はやく馳かへりけるに、利長祐筆に命じて一番首と記さしめたまふ。彥太郞辭謝して、否一番首は大音藤藏にて候、某はその次にて候とぞ申ける。一番首をとりたるよりも遙にまさりてけなげなり。武士は誠にかくこそありたけれ。

武田信玄の知言

武田信玄の曰、人は唯我したきと思ふ事をせずして、いやと思ふ事をするならば、分分體體全く身をたもつべしとなり。

後世を願ふに心得違多き事

今の人、後世願ふも施しをするも、十が八九名と慾となり。人と毫釐の利をあらそひとりて堂塔の建立し、奴僕にからき目見せてかたへに施し、口舌爭論の片手に念佛申すは、却行（あとしさり）して道を急ぐが如し。いまの後世ねがひ施しする人を見るに、阿鼻焦熱の物語りに肝をけし、九品蓮臺の上に生れて百味の飮食に全盛の盡したき慾よりなるべし。さなきは彼人こそかゝる善根をなしつれと、人の

て祈んよりは、かへりて我德を修むべし。此上にて災あらんは、是命也と思ふべし。禍福は命あり。人力の及ぶ所に非ず。此理をさとらざる人は、網を結ばずして魚を羨み、わなをすてゝ兎を求るなり。決て此理なし。偶祈て得ると有と雖も、是偶然なり。祈が爲にして得たるにあらず。譬ば小兒に待人を問が如し。待人歸るべしと謂て歸りたりとて、是小兒の占委しき故といふべからず。たゞ偶然なり。もし祈願の志有て求るとあらば、齋戒清淨にして衣服を改め心をひそめ妄意を動さず天に告べし。今の俗然らず。或はこの災のがるべく此病さるべくば堂塔を建立すべし鐘を鑄るべし鳥居を立べしなど噪ぎあへり。畢竟是等は佛神と商ひするなるべし。是は猶病に臨み難にあふのとき、一身主とする所なき人はかくもあるべき事なり。或は訴論色慾により奸佞嫉妬により、人を害さん事を計るともがら、神木に釘をうち佛像を倒になしていのる。此事ゆめ〳〵人にあたるべからず。自らその災にあふべし。むかし漢武帝鬼神の說に迷ひ、殊更越の巫を信向ありしに、董仲舒と云臣しば〳〵諫め奉りしに、武帝彼巫をめし仲舒を詛さしめ給ひける。仲舒正して南面して經論を誦詠しけるが、何事もなく、巫即時に死しけり。神は非禮をうけずといふも、こゝをいへる事なるべし。

織田信長恩賞を賜ふ話

たとへば家に失火事あらんに、平生家の者にいましめて火を大事にし過ちなかりし人は賞せられず、火事にのぞみて鬢をやき眉を焦せし人は大に賞せらるゝが如し。されば常に火を愼しみけるこそ火事出來て働きし人よりは手柄なるべきを、かへりて何の沙汰もなし。織田信長今川義元と沓掛山に

り給ひしどぞ。親兄或は君上の病をうる時、子となり弟になり臣となるもの、寝食する事能ず。いかんともすべからず。爰を以て天にいのり、鬼神にいのる。固にこの心かくの如くならざる事を得ず。我身に於てはしからず。太甲曰。天作孽猶可ㇾ違。自作孽不ㇾ可ㇾ活といへり。不意にして孽にあふは、吾招く所にあらざれば、終には免るべし。又君をうらみ、父母兄長にさかひ、人を譏し人を殺し、あらゆる積惡誠に己より出たる者は、己に歸る習なり。或は酒にやぶれ色につかれ、吾天年を損す。みな自もとむる所なり。顧て身を悔べし。神にへつらい天を欺きて、此孽のがるべけんや。孔子病給ひしとき、子路（孔子の弟子）祈らんと乞しかば、丘がいのると久しと宣り。其いのると は平生の動作道にそむかず、今此病にあふものは是命也。しかるを何ぞ鬼神にいのるべきぞ。子路固に孔子に告ずして祈る事あらば、弟子惻々の心なるべし。邵康節の詩に禍如許ㇾ免人須ㇾ諂。福若待ㇾ求天可ㇾ量といへり。是よくいひつくせり。自禍の階をなし、是を悔顧るとをしらず。鬼神に祈て免るべくば、鬼神にも賣僧すべし。鬼神も善を善とし惡を惡とする事能はずんば、幽冥の中恐るゝにたらず。まとに諂て免るべし、吾行いまだ福を得べき基なく、天に求て得べく、天も又邪正虚實を分つ事能はずば、天もはかるべし。人すら賢き人は賄、賣僧の爲に贔負偏頗の沙汰に及ばず。増てや鬼神は冥々として昭昭たり。天は高きに居てひくきを見る。蒜を食ふものは必臭く、酒を飲ものは面酡し。其箸をとり盃を酌を見ずといへども、其事自明なり。己が私の智を以てこの過をかくさんとするは愚也。蒜の臭と酒の氣とは猶かくすべし。天はかならず欺べからず。心を勞し身を苦しめ

じ。一生何の日かあくことあらん。利にひかれ慾に動さるれば、富陶朱猗頓を欺き、貴きこと人の位を極ても、憂愁の地を離れず。故に富貴の外に富貴あり。樂の内に不樂あり。

生前死後の理

死生の說明ならず。やゝもすれば異端の說にまよふ。予易を讀て原レ始反レ終といふにいたつて、豁然として悟る事あり。死しての後は生ざる前の如し。生ざる前吾しらず。死しての後吾いづくんぞしらん。むべなるかな聖人其しるべき所をもとめて、其知べからざる所をいわざる事を。かたへの人の曰、しからば人死して靈なし、祭祠も無用の事なるべし。曰然らず。人死して靈なしといふにあらず。又有といふにあらず。生ざる前しるべからず。死しての後吾何ぞ知ん。故に孔子も、未生をしらず、何ぞ死を知んと宣り。火きえて尙煖なるものは。其氣存することあればなり。况人情已に死したりといひて、道行人にわかれたる如く、跡とふ事もなく打捨おかるべきや。是人情止事を得ざるよりおこれり。祭る時にいたつて、吾心ありしむかしの事などつど〳〵に思ひ出られ、なき面影かく社有し、かくぞせしとおもひつゞけて誠をつくし、祭る時その誠の心おほふべからず。鬼神感格洋洋乎として上にあるが如く、左右に在か如し。この境よく〳〵思ふべし。

禍福は命なりといふの論

世俗巫祝の道を信じ、災を得難に臨み病にかゝるの時、願を結びて佛神に祈る。是固に所謂なきにあらず。周公旦兄武王病にかゝり給ひ、成王(武王の御子也)尙幼かりしかば、爪をきつて天にいの

いふ心は、生質酒を好む、のむにやゝ酒氣面にめぐる事をおぼえ、詩など朗詠してやむとなり。よく酒をのむの道を得たり。近き比松平伊豆守信綱は一時の賢君なりしが、ある夜咄の序、臣等酒の德をのべ君にすゝむ。信綱の宣けるは、汝等みな子あり、その子の悉く酒を呑ん事を願ふか、飲ざらん事を願ふかと有ければ、臣等暫く默して居たりしが、子は酒を飲ざらんこそ親のこゝろやすく候へとこたへける。人の至て愛するは子なり。酒若美物ならば、豈子の呑む事をいとはんや。是千古の公論といふべし。上戶と下戶とは氣禀なり。醉と醉ざるとは節にするにあり。壯にして少艾をしたふ。人情の常なり。ひとり人のみならず、水にすむ鳥、山になく鹿も、皆その偶をもとむ。しかはあれど、人は義方のおしえあり。媒をまたずしてめとり、牆をこへて處女をひく。人としもいはんや。是學者入德工夫の第一也。花の顏春を妬み、柳の眉月を欺き、目に挑み心にひかば、鐵心忽融し鋭氣忽碎けん。故に氣千里をのみ、勢萬人をとりひしぐも、こゝに至つて過ざるはすくなし。朱子も世上無レ如二人慾險一。幾人到レ此誤二平生一とて自警玉へり。白樂天が詩に狐假二女妖一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二人眼一。女爲二狐媚一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二人心一といへり。學者心をとゝめざるべけんや。安東省庵いへることあり。無レ求是至貴。知レ足是至富。安レ心是至樂。予其地にいたらずといへども、ふかく其言葉にふくす。身萬乘の君となり、富四海を有てども、長生を欲し福田をもとめて身を勞し、終にその貴きことをしらず。近比太閤秀吉公は匹夫より起り、已に日本を掌握し、其心猶あきたらず。朝鮮をせめ明にいらんとす。天もし是に年をかし、且勝事を得さしめば、その心明にしてとゞまら

梅園叢書 卷之上

豐後 三浦晉安貞著

詩を說て道に志す人に喩す

詩曰。厭浥行露。豈不ニ夙夜一。謂ニ行多レ露。まことに道に志ん人は、此詩を味ふべし。是は女子淫人をたつの言なりといへども、詩はその意ひろし。厭浥とうるほへる行のほとりの露繁ければ、夙におき夜におきて君に隨ひたくは思へども、露にぬれん事の傷ましけれとて、おもひとゞまりたるなり。人各聖人にあらざれば、情にひかれ慾に動されざるはなし。或は色により財により酒食により、あるひは憤怒により好樂により親愛による。されど是はかくはあるまじき事なりと、身の汚を露にぬるゝ如く、よく〳〵道のあるべき所をもとめて、慾をとゞめんは、誠に君子の人なるべし。

酒食欲の誡

酒食欲の三、是人の大害といふべし。酒は少し呑ときは憂をはらひ欝をひらき氣血を循環す。されど飲酒の人節をしらず。あくまでのみ狂走喧譁などして宛も狂人にことならず。小にしては病を釀し、大にしては禮をうしなふ。むかし邵康節酒をこのむ。酒を名づけて太和湯といふ。只のんで微醺して止む。故にその詩に

性喜飮レ酒。飮喜ニ微酡。飮未ニ微酡一。口先吟哦。吟哦不レ足。遂及ニ浩歌一。浩歌不レ足。無レ可ニ奈何一。

一人のあしきを捨てよきを取れといふ訓
一繼母と前家子との話
一盜人の名目種々あるといふ說
一村松喜兵衛の辭世
一枝藝勝れたる人愼かたの事
一劣れる者は見わけやすく勝れたる者は見わけがたしといふ說
一最負といふ言葉はいふまじきといふ說
一物の命をたつもまた助るの理ありといふ論
一學に志し藝に志す者の訓
一知ることは易く行ふことは難しといふ說
一よしとほむるもあしゝと毀るも必察すべしといふ說

梅園叢書巻之上

目録

如下擇レ婦以二絃歌巧拙一爲上レ第。不レ敗二其家一者殆鮮矣。經世之士。不レ可レ不レ察也。

錄終

明氏有ニ侯伯數十一。士大夫以下執レ兵從レ戎。如ニ春秋列國之時一。是可レ得ニ精兵數十万一。皆知レ恥死レ綏。與ニ悍將驕兵一不レ同。建州數萬之衆。豈足レ懼乎。吾邦及西人皆以ニ漢人一爲ニ怯懦一。是積習所レ致。文武殊レ途故也。見下其立ニ暴君之朝一。犯レ顏諫諍。視レ死如上レ歸。我邦人不レ能レ及也。朝鮮役。我師曁與ニ明兵一接戰。加藤淸正略ニ咸鏡道一。以ニ其兵八千一。深入ニ女直東部一。每レ戰破ニ走之一。虜酋棄レ城走。縱レ火焚ニ其國都一還。時人以爲朝鮮人純怯純弱。女直號爲ニ健國一實怯。五人始可レ當ニ我兵一人一。明人外怯內剛。我師遇レ之屢却。頗憚レ之。則非ニ其人天性怯弱一也。用レ之不レ得ニ其道一耳。

堯舜夫子所ニ祖述一。治國之術莫ニ以尙一焉。但敎學之道。進修之方。比ニ夫子之時一。爲レ未レ備耳。堯之老。擧ニ舜于畎畝之中一以自代。夫丹朱啓明。唐虞之臣亦非ニ阿諛之人一。共擧ニ任之一。則其有ニ絕人之能一。可レ知也。其他九男。豈無ニ一中材之人一。使ニ舜禹益稷佐一レ之。亦可下以經ニ百年一無上レ敗。而堯必擧レ舜讓以ニ天下一。至ニ舜子商均一。其爲レ人雖レ不レ可ニ得知一。意非ニ庸愚之人一。所レ謂不肖亦不レ肖ニ其父一耳。舜述ニ帝堯之志一。擧レ禹以嗣。君師之任不レ得レ不レ然也。唐虞之時。至治隆洽。後世不レ能レ及者。蓋以レ此也。禹薦ニ益于天一。經レ年不レ久。及ニ天下歸一レ啓。啓不レ亮ニ乃父之志一。偃然當ニ大物一而不レ辭。堯舜官ニ天下一之志廢矣。若使三後世繼ニ法禪讓之美一。當今之世。雖下西盡ニ西海一北曁ニ夜國一蒙中聖人之化上。亦可也。郡縣之治。士選擧不レ世レ祿。浮躁輕進。風俗崩壞。然若上有ニ揖讓之主一。下有ニ稷契之佐一。郡縣之制亦官ニ天下一者。未レ爲ニ不可一也。今以ニ昏闇之主一。承ニ繼于上一。其本已亂。末獨治耶。均レ之亂也。封建之禍緩。而郡縣之治土崩魚爛。莫ニ之救一也。況科擧之弊。至下以ニ詩文一選上レ人。譬

附錄

封建之治三代所レ共。最爲二便利一。何則尊卑有レ等。人無二爭競一。民知レ敬レ上。風俗敦厚。諸侯皆有二兵衞一。安固難レ動。夷狄不レ能レ侵。盜賊無レ所レ容レ跡。是其所二以爲一レ善也。秦政之法遺二禍後世一者二。彼邦之民。世受二其亂一。何謂レ二。焚レ書也。廢二封建一也。六經焚。至道不レ明。儒者徒尚二文辭一。封建廢。兵勢益弱。後世終至レ爲二戎狄所一レ併。且唐宋以來。兵農始分。兵不レ可二少レ有二經國之用一。夫聚二强悍之徒一。授以二不仁之器一。限二其升進之路一。能不二跋扈一者。未二之有一也。農兵不レ然。人親二其上一。念二其家一。雖二驅之一レ死。不レ叛也。夫封建致レ亂者。不レ得二其道一也。漢諸將以二屠販之人一。與二之數郡一也。晉諸王以二驕傲之質一。假二之利器一也。苟使二其親疎相間大小相維一。天子之地半二天下一。以レ時朝レ之。質二其妻子一。如二本邦豐國公之制一。豈得レ有二叛亂一。豐公之制。使下諸侯與二其妻子一居二都下一間歲就上レ國。諸侯生以二都下邸第一爲レ家。則無レ有二異圖一。此法非レ創二于豐公一。大內氏據二山陽一。前筑豪帥有下與二其妻子一入二山口一者上。間歲即就レ國。豐公蓋倣レ此耳。西人檢夫兒以爲是法雖二嚴酷一。然制二御諸侯一。莫レ善二於此一。後世儒者或以爲封建勢也。聖人之所レ無二如何一也。誤矣。本邦上古封建。已而盡召二諸國造一。入事二朝廷一。以二天下一爲二郡縣一。足利氏以來叉建二諸侯一。夫以二宋太祖一。奪二兵權於杯酒之間一。況在二堯舜揖讓之際一。何不レ可レ爲之有。而不二改作一者。其法善也。設使三後世循二其制一。內有三叛亂一。必不レ至三淪爲二左衽一也。明淸相拒。渾河之敗。首級數千。貴州土司之力也。假令三

辭一。其中頗有下類ニ善惡之名一者上。實以ニ貴賤一言也。其定爲ニ善惡之稱一。始ニ于孔子之門一。蓋婉辭也。

入學新論大尾

辟古文蓋取叚積之形。轉爲法辟。爲君辟。又轉爲偏辟。如師也僻是也。爲叚裂。爲圭璧。爲跛躄。爲霹靂。皆旁義也。

忍之爲言。本從刃而生也。鼎文亦從心者。使人易識別也。刃是會意。取物觸刀。言雖傷心。能忍爲之也。以爲容忍。是後世之言耳。

性生字之子。象草木穿地而生也。告子曰。生之謂性。莊子曰。形體保氣。各有軌則。謂之性。皆正義也。告子之言。爲孟子所斥者。以人之性與犬馬同。不免悖繆也。

情靑字之子。靑篆文象井中有物。是取湛碧義。淸靜二字。從此而生。以名人之性情。謂其眞實無虛飾也。

才古材字。象根株斷斬之形。其從木爲材。猶然字從火爲燃。小學之過也。才以器識言。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可徵也。或以才字象草木始生。然以才爲僅少義。古無見。漢儒謬解篆文也。

志士字之子。士事也。謂心有所事也。

思篆文從自從心。象頭腦叚積之形。腦主思憶。如靈樞所言。是也。

謀鍾鼎之文。從某從口。小篆從某從言。是某字之子。取咨謀不一之義也。

慮篆文未考。慮盧本同字。盧列也。取思慮安排之義。

君子君指人君之辭。左傳可徵。子之爲美稱。蓋謂其能爲人子。是不肖之反。周以爲五等之爵。亦取其義也。君子小人皆以貴賤言。見于左傳者。足以爲徵。君子小人始見周公易爻

勇甬字之子。甬篆文象二甬中物上湧之形一。故爲二奮發義一。以爲二艸木花發一。漢儒謬解也。

剛之爲レ言岡也。岡山脊也。取下其特立不二卑屈一之義上。從レ刀以見レ義也。

毅從レ豕。豕古文或作レ豙。隸作レ豪。所レ謂豨勇也。

文象形。象三物有二文理一也。聖人因二天命之性一設レ教。禮樂政刑。皆人之文也。故文爲二道之別名一也。

武亡字之子。亡象形。象二人足跡一。故爲二亡去義一。轉爲二滅亡義一。亡之爲レ武亦取三其所二破滅一也。其從レ戈者。焦弱侯以爲從レ亡著二其聲一。從レ戈著二其義一。是也。言與二生人一俱生者。謂二足跡一爲レ亡。固在二書契之前一也。

善從二兩言一夾レ羊。今文從レ口。是盖取二肥美可一レ嗜之義一。美字亦從レ羊。其取レ義略同。美以二美惡一言。善以二善惡一言。此其異也。

惡象形。面貌醜惡也。是其正義。轉爲二善惡之惡一。

經象形。涇莖皆同字。經爲二布帛之經一。故又轉爲二定則義一。六經是也。莊子有二墨經十二經之言一。徂徠以爲稱二聖人之書一爲レ經。昉二于七十子之後一。意當レ然耳。

權法馬也。如二今天秤所一レ用。加減以取二均稱一。故爲二反レ經合レ道名一。

愚禺本同字象形。取下其滯二一隅一不レ能二乖覺一之義上。

魯古文作レ⿱止从從レ止從レ从。留滯之義也。隸從レ魚從レ日。會意一。蓋冬日魚游二於陽一。喩遲回。故爲二遲鈍義一也。

溫篆文日在二豆上一。是會意。爲二溫熱義一。故轉爲二溫和義一。今隸從レ日從レ皿。亦取二此意一也。

良象形。以二日月一言。細玩二篆文一。可レ知也。楚　吉日辰良。是其本義。如二良相良材之良一。亦由レ此以生也。

慈茲字之子。象二艸生茂盛之形一。慈惠慈愛之言。亦從レ此而生也。

惠穗同。是艸之秀。柔軟可三以撫二恤物一。故爲二慈愛義一。通作レ慧。慧彗同。彗帚也。恤レ馬之物。以二策彗一恤勿レ驅。是也。其爲二惠賜義一。轉用耳。尙書無二仁字一。惟有二惠字一。其義略同。但比二後世仁字一差輕耳。

儉僉也。衆口同就二一物一。不レ能二贍給一。亦不二敢濫饞一。是儉義也。

廉堂角也。分辨截然之義。所レ謂砥二礪廉隅一。是也。又轉爲二廉利義一。若三以爲二不欲一。後世始有レ之。非二古義一也。

節本竹節。故轉爲二節義之節一。爲二禮節之節一。

和禾字之子。彼邦上古人資二黍稷一。稻取二諸南方一。以糝二其羹一。如二今世魯西亞諸國之爲一。是和字之義所二以生一也。篆文徒レ龠。取二管籥和諧一。隸書從レ口。取二飲食調和一也。

衷中字之子。從レ亼從レ乀。取下物在二衣中一之義上。左傳衷而擊レ之。是也。然古經衷中多通用。

公韓非曰。自營爲レ厶。背レ厶爲レ公。背古作レ北。分二北三苗一。是也。篆文作レ北。二人相背之象。

正篆文象二射的之形一。故爲二正直義一也。

給一禦上人。是爲レ忠也。

信篆文從レ言從レ人。又從レ言從レ心。是會意。言下人言宜レ信不上レ當レ有ニ虛誕一也。孔子之門。用ニ忠信二字一。與ニ中庸誠字一略同。唯忠信多就ニ交レ人上一而言耳。

恕如字之子。己所レ不レ欲勿レ施ニ於人一。是恕義也。物徂徠曰。於レ文如心爲レ恕。故己之所レ欲。以施ニ於人一。亦恕也。得レ之。

孝篆文多從レ㸚。㸚切肉也。從レ㸚從レ肉爲レ肴。從レ㸚從レ子爲レ孝。取ニ人子孝養之義一。孝之言。蓋從レ肴而生也。敎之言從レ孝而生也。

聖鐘鼎之文。從レ耳從レ口或從レ言。是會意。辨論聽受過レ人之謂也。古用ニ聖字一甚輕。左傳以ニ臧武仲一爲レ聖。可レ見。以爲ニ至德之稱一。亦始ニ于孔子之門一也。

誠之爲レ言。從レ成而生。言下其自然不上レ假ニ人爲一也。與ニ僞從ニ人爲一相反。論語誠字虛用。至ニ子思中庸一。以レ誠爲ニ天道一。誠義始重。

恭敬皆謹愼之謂。恭以レ貌言。敬以レ事言。恭レ己敬ニ鬼神一。可レ徵也。恭篆文會意。象ニ東修之形一。從レ心者著ニ其義一也。敬古文從レ羊從レ句。取下享ニ養耆老一之義上。

謙兼也。兼古文作レ秝。秉持ニ一禾一。兼持ニ二禾一也。一手幷秉。不レ可ニ復加一。故遜辭以退。是謙義。

讓襄也。衣中蓄物レ之象。己所レ有已多。故推以與レ人。是讓義。尙書有ニ作レ襄者一。襄ニ我二人一。是也。

遜孫字之子。卑遜也。猶ニ弟轉爲レ悌也。

者一耳。如二其誣妄一。達者自知レ之。然配當之言。亦出丁聖賢使丙人有レ所二矜式一而知乙畏敬甲也。後世不レ察。舉二配當之言一。以爲二究理之方一。則過矣。孔子之門無下稱二五行一者上。蓋夫子所レ不レ取也。荀卿以爲子思孟子案二往舊一造レ說。謂二之五行一。然今所レ傳二子之書。未三嘗言二五行一。其盛言二五行一者。始二于鄒衍一也。

道籀文從レ行從レ人。小篆作レ衟。又有二從レ辵者一。今文是也。古謂レ道爲レ道。猶二佛氏謂レ道爲一レ乘也。

德古多作レ悳。悳之爲レ言。從レ直而生也。直象形。物正當レ目直線十字相交也。蓋直之爲レ德。亦其所レ有二於內一。直發二見於外一。無レ所二掩蓋一也。

仁人同字。其言出二周中葉一。言二其慈惠肖一レ人。無レ有二深義一。如二大叔之僃一。鄭人以レ仁稱レ之。可レ見也。舉以爲二學問極致一者。始二于孔子一。充レ類至レ盡之言也。內レ之樂レ天知レ命。外レ之修身齊家以至二治國平天下一。凡人所二能爲一。仁中一事耳。洙泗之敎。六經六藝。皆所二以輔レ仁成一レ之。所レ謂依レ仁是也。

義從レ羊從レ我。凡字從レ羊者。取二義於食饌一。如二善美養鮮類一是也。盖享二養尊長一。宜二自レ我致一レ敬之義也。

禮古文有二二體一。一作レ禮。從レ示從レ豊。李斯小篆所レ祖。乃祭祀豆盛レ物之象。所レ謂俎豆之事也。一作祀。從レ人從レ爪。爪是三光下垂之象。乙人鞠躬致レ敬之象。

知矢字之子。謂三人之知有レ所二指明一。猶二矢之命一レ中也。

忠中字之子。中篆文會意。謂二中央一也。轉爲二中外之中一。忠字之所二由生一也。中外如レ一。不下以二口

垂示之形一。謂レ有レ所レ視也。

魂云字之子。云古雲字。篆文象二雲氣上升之形一。所レ謂如二魂氣一無レ不レ之也。魄白字之子。凡物之死。必枯萎成二白色一。糟粕之粕。亦此義也。故魂魄以二已死之後一言也。

命令本同字。故尙書中不レ用二令字一。令字從レ亼從レ卩。上人所レ令。下人傳レ之也。但命字從レ口。其意較親切耳。

陽篆文從レ日從レ勿。勿旗斿也。蓋取二旭日射映之象一也。

陰字從レ云。云古雲字。爲二掩蔽之象一。陰陽之爲レ言。古以名二山之向背水之南北一而已。其以論二造化一。創二于鄒衍一。伏羲畫二奇偶二爻。止名二乾坤一。未レ有二陰陽之名一。大傳乾策坤策。是古名之猶存者。已而以二乾坤爲二成卦之名一。易レ致二混淆一。至二文王一。以二大小一名二奇偶二爻一。作二彖傳一者。名以二剛柔一。至二象傳一。始有二陰陽之名一。大小剛柔陰陽。在二奇偶二爻一。止爲二一德一。未レ足三以盡二其義一也。陰陽名而易道幾二于熄一矣。詳見二于易解一。

氣象形。鼎文象二日光一。又象二地氣上升一。如二血氣食氣一皆是義也。

五行之行。篆文會意。取二行列義一。轉爲二行步道路一。旁義耳。五行三正。始見二夏書甘誓一。逸書有下勸レ之以二九歌一之語上。郤缺解レ之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二之六府一。正德利用厚生謂二之三事一。三正蓋謂二三事一也。五行生民資生之所レ急。故古聖人擧名レ之。使三以レ時治レ之不レ失二其宜一。如三春月出レ火冬月斧斤入二山林一。皆其致也。至二箕子之時一。有二配當咎徵之說一。勢之必至也。夫子收二洪範一。亦取二其可レ取

雅正義一。後世遂有二風雅文雅之言一。其始一牙字耳。牙之爲レ言。與二生人一倶生者也。及下其爲二萠芽一爲二烏烏一爲中恒常上。其音韻必有二清濁輕重之異一以別レ之。是自然之理也。嘗如二和言一。謂レ竹爲二太潔一。又以名レ人。則其音微輕。雖二兒童一亦聽而知レ之。漢字亦然。其始一牙字也。轉爲二萠芽一。爲二烏烏一。爲二恒常一。其發レ口必有二輕重之異一。不レ至二相亂一也。然至レ著二簡牘一。苦レ難二辨識一。作二偏旁一以別レ之。李斯小篆是也。蒼頡之文。不レ可二得考一。如二博古圖錄所一レ載。夏殷之鼎。款識已簡。且其眞僞。亦不レ易二辨別一。鐘鼎之文。其最古可レ信者。槩出二周中葉一。而有下有二偏旁一者上。有下無二偏旁一者上。所レ從偏旁。頗又不レ同。蓋漢字已屬二圖繪一。書契之興。人人以レ意書レ之。不レ能レ無二異同一。當今之世。欲レ明二古文一者。不レ過下據二鐘鼎之文一細玩以通中其意上也。然周距二制レ字之時一已久。互相承襲。其間又必有下失二故形一者上。徵下諸小篆與二鼎文一頗有中異同上。可レ知也。今欲二强通一レ之。必有二王氏字說之陋一。多見レ闕レ疑。雖二小學一亦然。

天字象二天形穹隆一也。然夫子所レ謂天皆以二天道一言也。

帝古文作レ帝。衣冠尊嚴之形。上帝之言。亦從レ此而生。夫以三天有二主宰一者。是世俗之見耳。故上帝惟祭祀之言有レ之。至二夫子一。惟稱レ天。不レ稱レ帝也。

鬼篆文取二有レ物凝立之象一。土之凝結爲レ塊。木之高大爲レ槐。皆從レ鬼生也。

神申字之子。申篆文取二草木蔓延之象一。以レ申爲レ神。其德無レ所レ不レ格也。古用二鬼神字一。畧與二後世造化一同。然亦就二祭祀上一而言耳。如二中庸鬼神之爲レ德盛乎一。是也。神字從レ示。示古視字。篆文象二

際一。六經之敎。如レ存如レ沒。日就ニ幽晦一。然其所下以治ニ國家一正中法度上者。未ニ嘗不一レ由ニ夫子之敎一。何則夫子之敎彝倫之道也。非レ如下權敎可ニ掃而滅一之之比上也。及ニ宋時一。周茂叔本ニ周易一。爲ニ究理之言一。程朱繼起。夫子之道又興。其立志之高。制行之嚴。爲ニ學者模楷一。所レ謂孔孟之小者。獨惜究理未レ精。亦不ニ甚嫺ニ古文一。加以ニ禮樂未一レ興。達摩之禪方熾。其所下以設ニ標準一敎中學者上。往往不レ免レ雜ニ其說一。然漢以來儒者之正。未レ有下過ニ此時一者上。又有ニ陸象山陳白沙王陽明之屬一。似ニ程朱一而加レ偏焉。本邦伊物二子。皆治ニ古經一。成ニ一家言一。其言往往出ニ宋儒之上一也。

原名第三

人爲ニ萬物之靈一。有ニ秉彝之性仁義之心一。發ニ於心一爲レ慮。宜ニ於言一爲レ名。聖人因ニ其然一。以建ニ彝倫之敎一。故名者敎之所レ寓。不レ可レ不レ愼也。孔門諸子豈有下不レ知ニ仁孝之義一者上乎。其問レ仁問レ孝。皆欲レ明下其所ニ以爲一レ之之方上耳。夫子敎レ之。亦必從ニ其材高下一。誘ニ進之道一。故其言每レ人不レ同。楊墨已興。道術乖戾。漢氏以來。訓詁紕繆。後人遂於ニ仁義之名一。不レ免レ有レ所ニ迷惑一。欲レ明ニ其名一者。宜ニ先明ニ其文一。文者言之符也。言與ニ生人一俱生者也。及下制ニ文字一以記上レ之。其法有レ二。有ニ諧聲者一。其字有レ音無レ義。如ニ我邦伊呂波一。萬國所レ用皆然。有ニ象形以通一レ意者一。漢字是也。漢字雖レ有ニ六書之目一。要レ之圖繪而已。上古謂レ字爲レ文。亦取ニ圖繪義一也。夫言從レ簡而趨レ繁者也。字子也。言ニ其孳生無一レ窮也。言語之道。轉化益多。如ニ牙字一是象形。轉爲ニ艸木萌芽一。以ニ其音類ニ鴉聲一。又轉爲レ烏。烏之爲レ禽。冬夏不レ徙。故又轉爲ニ恒常義一。如ニ大小雅一是也。以ニ二雅先王之典一。至ニ漢時一。又以爲ニ

レ無レ益也。公穀據二經文一。故與二左氏一立二異同一者。其作又在二左氏之後一。或曰秦始皇時。博士所レ作。意當レ然也。蓋夫子之春秋不レ傳。而其所二以爲一レ敎之意則在。如二朱子通鑑綱目一。亦得二春秋之意一者也。六經至矣。論語夫子與二門弟子一論レ學之言也。故治二六經一。不レ可レ不レ讀二論語一。六經殘缺。夫子設レ敎之序。晦而不レ明。後儒以二論語之言切問近思一。尊崇過二六經一。亦勢之必至也。不レ知論語不レ得二六經一。徒法無レ術。六經無二論語一。則無二求レ仁志レ瞉之敎一。不レ能レ免二博而少要之譏一。故論語六經之羽翼。不レ可二相無一也。

中庸論二道之大本原二於天一。爲二天下通行之敎一。先聖立レ敎之意。盡在二此書一。不レ可レ不レ讀也。孟子爲二諸子冠冕一。發二明夫子之敎一甚多。又次レ之。荀子雖レ降。崇二大道一。排二異端一。又可二以爲一レ次也。孟子性善養氣。一時有レ爲之言。非二其至者一。荀子書。朱子以爲レ雜二刑名一。徂徠以爲レ爭二宗門一。頗中二其病一。然孟子固高。荀書亦多二洙泗遺言一。非二後世諸子所一レ及。不レ得下以二一眚一棄上之也。漢儒之稽古。

宋儒之究理。本邦伊物之復古。亦不レ可レ不レ讀也。

夫子歿。七十子之傳。各得二其性所一レ近。楊墨諸家之言又作。道術爲二天下一裂。申以二秦政焚一レ書。六經庶二乎熄一矣。及二漢興一。除二挾書之律一。經籍又出。然灰燼之餘。諷誦所レ傳。殘缺不レ全。加以二專門之陋一。學者。補二罅漏一之不レ暇。安能得二道之大全一觀レ之乎。馬融鄭玄始集二諸家說一。作二五經解一。後生因得三周通二古經一。二子之功固大矣。然去レ聖已遠。微言不レ明。言語亦有二古今之異一。故訓詁之際。尙不レ免レ有二謬誤一。况於二聖人立レ敎之意一乎。東漢以來漸尙二詩賦一。加以二佛老益熾一。至二季唐之

春秋乎。其文史也。其義則丘竊取レ之。蓋謂二其有一レ所二取裁一也。詩書禮樂之敎至矣。可二以有一レ爲。而不レ可レ無下所三以辨二得失一之道上。春秋之作。蓋爲レ此也。屬辭謂二褒貶之際屬レ文各異一。此事謂下援二他事一相比以見中同異上。春秋是非之學也。及レ不二善爲一レ之。文レ過飾レ奸。此其失之亂也。

春秋以下切二當世一之文上。夫子亦不二輕傳一レ人。戰國時所レ行蓋非二其眞一。韓宣子之レ魯。見三魯春秋與二易象一。以爲周禮盡在レ魯。則左氏經文及所レ載書法。其據二魯史遺編一改撰者。經文果夫子所レ筆。不レ得レ書二孔丘卒一。以爲二魯春秋一乎。夫子非レ卿。亦不レ得レ書。若魯人尊二夫子一書。則必書二孔子卒一。不レ得レ書レ名也。其僞托固不レ待レ辨而明。且春秋首擧二春王正月一。夫魯史書二正月一。明是周正。時王之制。豈須二注釋一。但民間因仍用二夏正一。詩經可レ徵。故其用二周正一。注二王字一以別レ之。由レ是見レ之。今春秋已非二夫子之筆一。又非二魯史舊文一。即戰國之士。拾二綴遺文一僞撰耳。但如レ書二日食三十六一。不下啻後世作レ曆者逆推以較中其疎密上。西人傳二其法一。因得レ正二其紀年之謬一。亦賴二此書之存一而已。西狩獲麟。亦鸜鴒來巢類。聖人感レ麟作二春秋一。斷二筆於獲麟一句一。是公穀誇毗之言。誣二聖人一。孰甚二於此一。使三夫子識レ麟果如二左傳所一レ記。亦博物之餘。與レ辨二肅愼石砮一無レ異。孔子作二春秋一。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足二以斷一レ之也。左傳之文明暢。無二洙泗淳質之風一。且其中載二畢萬分レ晉之論。田氏簒レ齊之占一。則其作在二威宣之際一。畧與二孟子一同時。取二各國史書一。以成レ之。一部之中文辭自有二古今之異一。猶二司馬溫公通鑑一。不三盡出二己手一也。然周季治亂之迹。因二此書及國語一以傳。則其在二後學一。固不レ爲

易天道也。非レ如三詩書之爲二人道一也。論孟及左氏所レ記。引レ詩尤多。書次レ之。至レ易。論語中僅々一二條而已。至レ孟絶無レ有也。天道故也。知レ易者。其處レ己必詳。此其所二以潔淸一。見レ機應レ變。此其所二以精微一。然見レ機之弊。在二自全一。自全者視二人之禍患一。漠如二道路一。是其賊也。後世究理之學。推二明天理一。究二極精微一。不三嘗因レ此以開レ物成一レ務。中庸之人。亦得三以知二聖人立敎之原一。亦易敎之遺也。

般時以レ易供レ筮。洪範可レ徵。筮法當二與レ今異一。揲蓍所レ得。三畫卦而已。其法簡陋。是龜卜之所二以盛行一也。夫卜筮者。一二衆志一決二嫌疑一。亦人情不レ能レ已者。易以明二消息變化之數一。人當二其時一者有二吉凶悔吝之應一。占者因得下推二衍其說一以戒上レ之。其勝二龜卜一遠矣。龜卜古陋習。與二雞鹿一何擇。先王未レ能レ禁。夫子不レ當二制作之任一。其用捨不レ可レ知也。

春秋所三以正二名分一之書也。古之聖人兼二君師之任一。故君臣之分不二太嚴一。有下奉二其天職一共治二天下一之意上。觀二左傳所レ載列國之事一可レ知也。周室之衰。威令不レ行。其弊天子與二諸侯一交質者有レ之。大夫行二天子之禮一者有レ之。名敎將レ墜。夫名者敎之所レ寓。不レ可レ不レ愼。夫子不レ言乎。必也正レ名。是春秋之所二以作一。孟子曰。春秋王者之事也。又曰。孔子作二春秋一。而亂臣賊子懼。西周之隆。征伐黜陟。自二天子一出。列國之民。有レ所二歌詠一。以美二刺其上一。天子陳而觀レ之。美刺之言上通。黜陟之典下行。世道益降。詩不二復見一采。而夫子之春秋出。春秋之作。蓋以徵二見其設施之端一云爾。故曰知レ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夫子又不レ言乎。不レ在二其位一。不レ謀二其政一。春秋王者之政也。故曰罪レ我者其惟

是也。獨絃不下與二佗樂器一合奏上之謂也。

琴本邦古亦傳レ之。中世失二其傳一。唐尙傳レ琴。而古音不レ傳。如二物徂徠猗蘭琴譜一。亦古之遺音也。苟有二知レ音而達レ道者一。據以作レ樂。亦不レ難矣。至二歌詩一。國詩及里巷歌謠。苟不レ失二中正一者皆可二采用一。依二傍古詩一。新作二其辭一。亦可。但彈法非レ易。非二幼習一恐不レ能レ巧。庠序之設未レ盛。譯經之功未レ施。人苦二於學術難一レ入。加レ之以二鄭聲方盛一。以レ音敎二後生一。其弊將レ有二不レ可レ言者一。且古君子貴二溫厚愷悌一。今之儒者。貴二矜莊方嚴一。優伶之事。輙恥レ爲レ之。是樂之所二以不一レ易レ興也。

舞古亦以爲レ敎。而孔子之門少レ聞。蓋已非二學問之要一。且近二優伶一也。

詩書禮樂之敎。。以レ人治レ人者也。易以レ天治レ人者也。天之道。盛者必衰。屈者必伸。當二其塞一也。君子不レ能レ無レ竆。當二其通一也。小人亦或有レ功。大レ之國之興亡。時之治亂。小レ之人情之反覆。世故之委曲。皆無レ不レ有二盛衰之機一。故聖人設二卦爻一以象レ之。使下夫微隱不レ可二測度一者。粲然明著如上レ覩二黑白一。人處二其間一者。進退盈虛。與レ時消息。不レ至二固滯一。是易之敎也。故不レ知レ易者。不レ達二事之變一。不レ可二以有一レ爲。此其所二以次一レ樂也。伏義畫二八卦一。其意固遠。然止有二卦爻一。無レ有二繫辭一。人能通二其微旨一者。蓋亦鮮矣。至二文王一。累爲二六十四卦一。以究二其變一。始繫二之辭一。周公申以二爻辭一。易道始明。大傳曰。易之興。其在二中古一乎。蓋謂レ此也。夫子之所レ好。封爻及文王周公之辭而已。韓宣子之レ魯。見三易象與二魯春秋一。則大象之作。固在二夫子之前一。其取レ象簡明。遂二于易一者。但在二聖人一。取亦可。不レ取亦可。彖傳以下。易師所レ作。妄謬過レ半。以爲二夫子作一。謬矣。

者。北部殺伐之聲也。繁手鄭重。使二人心湛溺一者。鄭聲也。此二者聖人之所二放棄一也。夫歌詩哀樂之心發二於外一者。可レ觀可レ怨。故琴瑟之音。必與二歌詩一相和。以成二其用一。其辭抗厲輕レ生者。必以二殺伐之聲一行レ之。其辭流漫淫靡者。以二鄭聲一行レ之。今之俗樂尙然。其心以レ憫レ物爲レ意。欣々愉舒。是仁之存也。聖人因制二中和之聲一。被二溫厚之辭一。以絃二歌之一。所下以存二其仁一而去中殘忍之心上也。鄭聲世俗之所二深好一。而雅樂之所二以壞一也。故聖人尤惡レ之。貪殘內亡。形躰外正。心氣愉舒。盎レ面達レ背。是生氣之暢。佛氏所レ謂根本四禪。是也。然佛絕レ樂。則別有二治レ性之術一。發レ禪之方。大抵因三靜坐息二外馳一而得レ之。聖人制レ樂。以使三人立至二四禪之地一。是其巧也。後世雅樂已壞。人苦レ於レ無二治レ性之方一。立二主靜持敬靜坐調息等法一。以治二其心一。亦不レ得レ已之爲也。近世徂徠徒欲レ與レ樂。而不レ知樂以二歌詩一爲レ主。五音所二以佐レ之而已。聖德太子時。頗傳二彼邦古樂一。不レ能レ作二歌詩一。其所レ肄特五音節奏之間而已。故所レ謂古樂。皆啞者之樂。豈足二以裨レ敎化一俗乎。

樂上古亦有レ之。其專以爲レ敎。蓋始二于堯舜一。觀下堯典敎二胄子一之言上。而可レ知矣。歷代率レ之。至二夫子一尤重レ之。禮以方二其外一。樂以和二其內一。故以次レ禮也。

樂以治レ心。心氣和平者。廣博易良。志意博寬者。每有二奢侈之失一。以三其少二撿制一也。

樂西漢之初。儒生猶知レ用レ之。如二魯人絃歌一。是也。後漸泯滅。所レ謂雅樂徒備二儀文一耳。禮樂儒敎所二尤重一。今亡二其一一。可レ嘆之甚也。

樂以二絲聲一爲レ主。聲之尤和者。其動レ人亦尤甚。故孔子之門。大抵用二琴瑟一。莊周所レ謂獨絃哀歌。

所引。多非伏生書。古書百篇。其篇名多怪詭。蓋漢時作古文尙書者僞撰。非夫子所敘也。嘗讀和蘭書薄伊私。西域所傳書史尤古者。不過距今三千六百年。典謨禹貢。是夏史所記。距今四千餘年。是天下書史之尤古者。非堯舜之前亦有書夫子棄不取也。

禮者聖人由人性之固有。以立之節也。仁義愛敬之心。人皆有之。然及其行之。非禮無以自見。彝倫之敘。政刑之設。宮室冠服之制。升降俯仰之節。皆仁義愛敬之發。而禮所爲制也。凡人之行。莫不由禮而立。朝廷州里之間。顚沛造次之際。人之所以自處者。無非禮也。故禮者敎道之所尤重也。彝倫之道已明。其所以行之者禮也。故以次書。禮亦與生人俱生者也。不無古今繁簡之異。周禮蓋極其文。夫子至聖無位。不能制作。故采周禮。以爲學者行己之規矩也。

禮樂古不必有書。禮以容傳。樂以音傳。其有疏記。以備遺失。如儀禮類而已。史記儒林傳。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是也。儀禮之作。蓋出戰國。謂孺悲從夫子受之。則謬矣。漢時稱爲禮經者。儀禮也。戴聖所記。尤駁雜。歷代已有時王之禮。儀禮不可復行。姑取戴記。以備六經之數。亦後儒之爲耳。

禮以治其形。不可無所以治其心。樂者先王所以養其心發其和也。夫形以氣動。神依氣立。聲者氣之動。所以能動神也。故聞大聲。能使神絕。聞囂聲。能使神煩。樂器聲之至和。而動之有序者也。故能動神氣。使之發舒愉懌。猶風之長養萬物也。發揚壯厲。使人心奮發

物徂徠曰。詩之爲言。上自廟堂。下至委巷。以及諸侯之邦。貴賤男女。賢愚美惡。何所不有。世變國俗人情物態。莫不盡著。其辭婉柔近情。諷誦易感。而其事皆零碎猥雜。自然不生矜持之心。是以君子可以知小人。丈夫可以知婦人。朝廷可以知民間。盛世可以知衰俗。且其爲義。不爲典要。美刺皆得。唯意所取。引而伸之。觸類長之。莫有窮已。故古人所以開意智達政事善言語使於隣國專對酬酢者。於此得焉。書爲正言。詩爲微辭。書立其大者。詩不遺細物。如日月之代明。如陰陽之幷行。故合二經。而謂之義之府也。

釋氏說法已畢。作偈頌。重叙前意。彼以出世之敎。不廢詩敎者。貴其感發興起也。今之具典。重在偈頌。而正文簡畧如題引者亦多。偈頌釋氏所作。其文必美。以其經翻譯。徒成冗長。鳩摩羅什亦有嚼飯與人之喩。不啻失其味。使人嘔噦。故蠻夷外國。皆無不有詩敎。他經不貴修辭。獨詩及辭命貴巧。不巧不能感人。其行不遠。且詩敎以易入易感爲主。若以異邦之言。徒可以敎學者已。然亦苦於難譯。譯者在得其意。不得其意。必失其辭也。

書先王大典也。彝倫所叙。貢賦所出。控制撫御之方。征伐刑戮之法。皆在焉。爲敎之大本。故以次詩也。

書記敎化所由與治亂興衰之源。故通其學者。能踈通知遠。知遠之弊。在自以爲賢智。其所言不能無誣。是其失也。

書古爲書史通名。子路曰。有民人。有社稷。何必讀書而後爲學。孔子之時。書史必多。論孟

敎施邦國。故次之。大雅及頌。頌德之辭。亦使聽者感興。然時一用之而已。故尤居末也。

詩與生人俱生者也。有諷斯有敎。亦與生人俱生者也。上古無書史。其可援以敎人者。獨有詩耳。今民間不識字者。其敎子孫。多擧歌謠以爲言。亦足以知上世之俗也。爲樂未有無歌謠者。堯舜時亦必有詩。及周公制作盛行。非當時所用。遂失其傳耳。如子在齊聞韶。韶亦有詩。湮滅不傳也。深於詩者。其待人必恕。待人恕者。其自居必不薄。然多恕之失。優游不斷。成婦人之仁。此其愚也。如本邦王朝。中古以來。專以國詩爲敎。源勢諸語所載可見矣。其究至偸惰懦弱者。亦愚之失也。

詩在六經中爲尤完。盖以其人人諷誦。遭秦火。獨不失其傳也。然其辭古雅。雖宿儒。動苦難解。況在我邦。言語殊異。益難爲力。所幸古經猶完。聖人之敎備在。則苟以此律之。漢唐以下歌詩及國詩諧句。至里巷歌謠。皆可以當詩敎。文人徒事靡麗。及都會所作歌謠。輕薄謔浪。絕無眞情者。在君子之所刪耳。

左傳列國大夫。賦詩述志。蘊藉敦厚。用詩之妙者也。盖古人之於詩。斷章取義。變化無方。託意微婉。可觀可感。後世韓生外傳。實得其意。謝顯道曰。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自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宋儒此頗得用詩之意。亦其德性之美也。

未嘗以敎門弟子也。蓋孔孟之時。未有六經之目。莊周書始有之。雖當時所尙。亦戰國末造也。

荀子曰。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是矣。

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周之言滑稽亂道。不可以訓。然至其評論道術。蓋亦擧當時所稱言之耳。

戴記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敎也。疏通知遠。書敎也。廣博易良。樂敎也。潔淸精微。易敎也。恭謙莊敬。禮敎也。屬辭比事。春秋敎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淸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謙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戴記出漢儒纂錄。駁雜已甚。如經解託夫子。亦重言也。但其言頗有可取者。亦戰國經生相傳之說也。

夫敎之大本。將以治人。苟爲敎之遠人。雖高何爲。故詩之敎。將明人情之所同然以道之也。夫人之情。物至不能無感。苟有所感。必形於言。言之不足。則諷詠之。詩諷詠之言也。是故心之所蘊。宣露流溢。不可掩蓋。讀之使人觀感興起。玩之使人明恕溫厚。夫詩敎尤近人。易知易感。故以居首也。詩之敎在知人情所同然。故國風爲始。小雅所以推詩

後隱沒不レ行者一。重更修改。私竊二佛經一。簡二取要畧一。改二張文句一。廻二換佛語一。入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二道經一。將爲二華典一。舊時道經。祭醮並有二鹿脯清酒一。今新改安二乾棗香水一。但道經言辭拙朴穢惡處。並以除却。如下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惠祥改二涅槃一爲中長安經上。被レ殺不レ行。今復取用。改爲二大上靈寶元陽經一。復更改二餘佛經一。別號二勝牟尼經一。或云二大平經等一。如二道經之內一。本無二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嚫之名一。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レ知此名爲二是漢語一。爲二是梵音一是漢語。何故諸史無レ文。若是梵音。未レ知此言翻表二何義一。莊老復非二西人一。故知二偷用一。眞僞可レ測。如二老子一。依レ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レ板稱レ臣。與レ俗無レ異。今時即安二別觀一。如二似伽藍一。天尊老子並塗二金色一。如二佛經一。舊稱レ佛爲二天尊一。復即偷用。如下漢魏已來及至中符姚上。並喚レ僧名二道士一。復偷將レ已用。道士舊名二祭酒一。如二道經一。本無二金剛師子一。今觀門首。並學レ佛置レ之。未レ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レ之。今忽妄造。前代未レ聞三郊二祀天尊一。安有下執二玉璋一披二黃褐一。垂二素髮一載二金冠一。別號二天尊一。端二拱九華之殿一獨稱二大道一。統中御七映之宮上乎。據二甄鸞之言如レ此。則所レ謂道經皆晉唐之時道士所レ作。今佐伯侯書庫。有二道藏三千餘卷一。亦夥矣。

原學 第二

孔子之敎。詩書禮樂而已。詩書禮樂之文。謂二之文一。修二之於身一。謂二之行一。忠信所三以立二其德一。子以レ四敎。文行忠信。子所二雅言一詩書執禮。盖謂レ此也。易天道也。夫子晚好レ之。子貢所レ謂性與二天道一不レ可二得而聞一是也。至二春秋一。學見二之行事一耳。故曰知レ我者其惟春秋乎。罪レ我者其惟春秋乎。

之二雲綿洞一。有二仙巖一焉。錬二丹其中一。三年。青龍白虎。旋二繞於上一。丹成餌レ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二秘書一。通レ神變化。驅二除妖鬼一。後於二蜀雲台峯一昇レ天。所レ遺經訣符章弁印劍。以授二子孫一。其四代曰レ盛。復居二此山一。歷代重レ之。今其子孫世襲二眞人一。按道陵事。正史不レ載。統譜所レ載。益出二其徒崇飾一。謝肇淛五雜組曰。漢末張道陵避二瘧丘社一。得二咒レ鬼之術一。遂以二符術一。使レ鬼療レ病。後爲二蟒蛇所一レ呑。子衡奔往覓レ屍不レ得。乃生麋二鵠足一。置二石崖頂一。託以二白日昇一レ天。至レ今歷代崇奉。稱爲二天師一。良可レ笑也。又曰。張道陵初以二妖術一惑レ衆。治レ病者。令レ出二五斗米一。故世號二米賊一。陵死子衡傳二其道一。衡死魯復行レ之。魯母有二姿色一。出二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一。以レ魯爲二司馬一。後劉璋立。殺二魯母及家室一。魯遂據二漢中一以叛。後爲二曹操所一レ攻降レ魏。爲二鎮南將軍一。張之本末。不レ過レ如レ此。自レ晉及レ唐。尙未レ有レ聞。至二五代一。遂稱二天師一。歷二宋元一。未レ有二非レ之者一。據二廣信之龍虎山一。金碧殿宇。儼然爲二世業一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有レ師也。削レ之止稱二眞人一。然以二二品秩一。傳二流後裔一。亦幸之甚矣。又曰。夫縫腋之口二周孔一。猶能論二其世一。髡緇之託二釋迦一。猶能誦二其言一。至二道流黃冠一。口不レ絕レ聲。稱二大上老君一矣。彼詎知下柱史爲二何人一。五千言爲二何物一。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中何事上耶。而悉依二託之伯陽氏一。以自立二於三敎之一一也。不二亦大可一レ羞耶。甄鸞笑道論曰。道家妄註二諸子三百五十卷一。爲二道經一。又驗二玄都目錄一。妄取二藝文志書名一。矯註二八百八十四卷一。爲二道經一。唐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見下郭行眞恩勅驅使假二託天威一惑中亂百姓上。更相扇動。簡二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惠郭盖宗等一。集總二集古今道士所レ作僞經前

爲外道弟子也。開闢以來僅五千年。作者之聖。如孔釋數人而已。皆有所祖述非取于其臆者。曲學之士。所見不博。異端之徒。言多誇嚴。不足信也。

僞老子戰國末行。至漢時。曹參絀儒用蓋公。文景二帝。其治頗傚老子意。竇太后亦好老子。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其學始盛。武帝崇儒。宣帝尙覇。東漢諸帝多崇禮師儒。老子又絀。至魏何晏王弼。始推重老莊。唱爲淸言。天下隨風而靡。下迄梁陳之際。士大夫尊老莊。殆過六經。其所得雖膚。亦其盛也。唐氏專事詩賦。至宋儒敎大興。加以佛敎日盛。老子益衰。自宋而後。間有好老莊者。亦儒者博涉之餘及此。非專學其道者。而有所謂道士者。亦托名老子。其勢殆與儒佛鼎立。遂致有三敎之目。其所居宮觀。亦遍於天下。殆與佛寺相若。明一統志所載可見也。

後世託名老子者。有二家。曰神仙服食。自符籙醮祭。莊周書已載神人。是荒唐之言。頗有所託意。其直求爲仙。始於燕昭秦始。至漢武尤甚。齊燕迂怪之士。妄言逢迎人主。以謀利祿。然漢時尙不以合老子。班史藝文志。分道家神仙。其合之。東漢以後道士之所爲耳。服食始於東漢。假金石燥烈。以取頃刻之効。謂爲延年。後世論其弊已備。又有內觀錬養嗇精自保者。雖非老子所有。亦古術士遺法也。符籙醮祭。巫祝所事。人情不免。古亦有之。而所謂道士始於漢張道陵。萬姓統譜。張道陵留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於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東抵興安雲綿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隨流而

莊子知北遊篇。夫知者不レ言。言者不レ知。故聖人行二不言之教一。道不レ可レ致。德不レ可レ至。仁可レ爲也。義可レ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レ道而後德。失レ德而後仁。失レ仁而後義。失レ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老子上德不レ德。是以有レ德。下德不レ失レ德。是以無レ德。上德無レ爲。而無レ不レ爲。下德爲レ之。而無二以爲一。上仁爲レ之。而無二以爲一。上義爲レ之。而有二以爲一。上禮爲レ之而莫二之應一。則攘レ臂而仍レ之。故失レ道而後德。失レ德而後仁。失レ仁而後義。失レ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莊周所レ論。亦滑稽之言。隱居放言耳。老子全勦二其說一。幽晦不レ明。不レ知レ周遠甚矣。前識者道之華。亦不下與二上文一相承上。

老子爲レ學者日益。爲レ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二於無爲一。無爲則無レ不レ爲。故取二天下一。常以二無事一。及二其有レ事。又不レ足三以取二天下一矣。是取二莊子知北遊之言一。刪二前後議論一。終致レ不レ可レ解。且取二天下一。豈有道者之言乎。

莊子庚桑楚篇。衞レ生之經。能抱レ一乎。能勿レ失乎。能無二卜筮一而知二吉凶一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二諸人一。而求二諸已一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レ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レ掜。共二其德一也。老子襲二是言一。而言毒蟲不レ螫猛獸不レ據。其妄誕固不レ待レ論也。其他勦二周書一者甚多。皆蕪陋一見可レ知二其爲レ僞。今不二具擧一。學者宜下就二其書一考上焉。

老子爲二周柱下史一。博二於禮一。孔子嘗從問レ禮。後世崇二老子一者。遂以二孔子一爲二老子弟子一。夫孔子所レ問周禮耳。非レ問レ道也。與二師襄郯子一何異。且孔子年二十餘。博學旁求之時。猶釋氏未レ成レ道。

患一。故貴二以レ身於下爲二天下一。則可三以託二天下一。愛二以レ身於下爲二天下一。則可三以寄二天下一。周言即荀子所レ謂滑稽亂レ俗者。然文義自相貫通。老子已言下吾所三以有二大患一者。以中吾有上レ身。又曰貴二以レ身於下爲二天下一。前後乖戾。始無二意義一。明老竊レ周。非二周引一レ老也。

在宥篇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二無爲一。而物自化。墮二爾形體一。吐二爾聰明一。倫與レ物忘。大同二乎涬溟。解レ心釋レ神。莫然無レ魂。萬物云云。各復二其根一。各復二其根一。而不レ知。渾渾沌沌。終身不レ離。若彼知レ之。乃是離レ之。無レ問二其名一。無レ闚二其情一。各復二其根一而不レ知。冗無レ味。且是段諧韻。此句獨否。是古註文攙入。老子致レ虛極。守レ靜篤。萬物作。吾以觀二其復一。夫物芸芸。各歸二其根一。歸レ根曰レ靜。靜曰二復命一。復命曰レ常。知レ常曰レ明。不レ知レ常妄作凶。知レ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レ身不レ殆。周言怪誕。文理亦自貫通。老比二前後一稍善。但知レ常容以下。冗長無レ味。亦屬二剽竊一也。

莊子胠篋一篇。故逐二於大盜一。揭二諸侯一。竊二仁義一。幷二斗斛權衡符璽之利一者。雖レ有二軒冕之賞一弗レ能レ勸。斧鉞之威不レ能レ禁。此重利二盜跖一。而使レ不レ可レ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レ可レ脫二於淵一。國之利器不レ可二以示一レ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レ所三以明二天下一也。故絕レ聖棄レ智。大盜乃止。擿レ玉毀レ珠。小盜不レ起。老子大道廢有二仁義一。智慧出有二大僞一。六親不レ和有二孝慈一。國家昏亂有二忠臣一。絕レ聖棄レ智民利百倍。絕レ仁棄レ義。民復二孝慈一。絕レ巧棄レ利。盜賊無レ有。又曰。柔勝レ剛。弱勝レ强。魚不レ可レ脫二于淵一。國之利器不レ可二以示一レ人。周論雖レ偏。意皆可レ通。老子文初不二相屬一。無レ有二意義一。其勸說可レ知也。

老子戰國好事者。剽竊莊周書作也。其文乏溫厚含蓄之氣。與易大象論語不同。且據篇中仁義並稱。決非當時之言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不言老子。獨韓非子有解老喩老。傳者以爲老子將隱。西過關。爲關尹喜著五千言。則知其鄭韓間人所僞撰。莊子天下篇稱關尹老聃聞其風喜之。則關尹比老聃爲先輩。非受學老子者。且言望氣知有異人將過。其妄誕固不待辨而明。或曰。老子即韓非所著。喩老解老所以神其言。然韓非綜核名實之學。未必爲是無益之事也。

老子隱君子。爲柱下藏書史。孔子從問禮。蓋又欲因觀周室史藉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老彭。曰我親之之辭。則是必指老子也。由是觀之。老子初無虛無因應之教。異端諸子論道。皆聞孔子之風興者。猶印度附佛法外道也。已苦無所附。以老子名不太顯。援以自重。所謂黃帝老子。皆重言也。

孔子未嘗名先賢。況於老子。其所嚴事。據管仲臧文仲例。老子葢姓老字彭。莊子天下篇擧先賢皆以姓名稱之。墨翟禽滑釐以下皆是。則老聃即其姓名。然老子周所祖述。不宜名之。史記姓李名耳字聃。太史公時距老子未遠。豈別有傳。今皆不可知。學者闕疑可也。

僞老子實剽竊莊子而作者。如上文所言。今擧二書之言徵之。莊子在宥篇。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以吾有身。苟其無身。吾有何

禮一。未レ爲レ得レ宜。其在二庶民一。亦極爲二便宜一。何者悖逆之民。尙祀二其祖先一者。有二佛寺一轄レ之也。誦經讚嘆。亦能使三其生二哀慕之心一。若無二此制一。棄二其先祖一不レ祭者。必衆矣。

僧民間主レ敎者。村里有二佛寺一。猶三古之有二鄉校一。其選亦不レ可レ忽。人情概不レ欲下棄二其子一爲上レ僧。必貧困不レ能二自立一。始肯レ爲レ之。故命二其子一。亦不レ過三苟免二凍餓一。習與レ性成。立レ志已卑。能通二經論一守二戒律一者極少。其敎二愚民一。亦不レ過下廣張二罪福一以利中襯施上耳。求下其務二慈悲一敦中五戒上。不可得也。官宜下設二法令一。四十以上頗達二文辭一。有二學レ道之心一者方許二披剃一。給以二度牒一。聽中其游方上。苟如レ是。文人隱士。世念淡薄。欲三屏二居山林一者。始得レ爲レ僧。即游方僧人。無下夾二帶奸猾一之患上。五十以上。學術淳備。有二師道一者。方聽下住中持各寺上。即戒律嚴整。無二梵嫂尼媼之褻一。且海內佛寺太多。其小者。所レ隷人戶僅十餘。襯施不レ足二以自給一。名雖二僧人一。耕耘雜作。與二農民一無レ異。不レ暇二學問一。宜每二十餘寺一並爲レ一。必令レ轄二民戶千餘一。則財施優給。人得二學問一。必自顧惜。不レ如二今之無レ狀也。所レ毀寺墟。仍置二一小庵一。以安二佛像一。繫以二故名一。使下所レ並寺歲時差二僧人一上誦經。則大寺有レ事。亦不レ失二賦財之利一。事爲二兩便一。其建レ寺。擇下山林靜僻去二聚落一半里以上上。略如二佛制一。月三數日。集二所レ轄民萠一。爲說レ法。先レ期進二講帖一。守令閱過。其言不レ違二義理一。裨二補名敎一。方準二講說一。講必以二晝日一。男女異レ席。官遣レ吏監レ之。村正以下督察。令レ無二喧譁失下禮上。講日除二士人入下學外上。有二疾病事故一。不レ得レ往。必申二官長一。苟如レ是。其說法亦足三以裨二敎化一也。

計。生民之禍極矣。以梁武帝之英明。材兼文武。徒以崇佛敎。綱紀不振。終有臺城之禍。唐太宗平定天下。又崇儒術。至宋程朱諸子出。德行之懿。學術之盛。洙泗以來於斯爲盛。故宋氏之季。强敵外逼。宗社墟莽。風俗之美。忠孝之節。猶有可觀者。明氏以雜學亂道。及其季世。諸臣朋黨相軋。無復廉恥。雖莊烈帝之銳志求治。臨朝歎息。無如之何。本邦神道之敎。以忠信敦厚爲治。應神帝十六年。百濟獻論語千字文。所謂千字文蓋蒼頡諸篇屬。非周興嗣所韻也。及王仁屬來。始得讀之。及寧樂之時。大樸已散。反臣屢作。藤原鎌足父子已夷內亂。務興學術。禮樂刑政之說。彬彬然比隆唐氏。朝廷又興數百年。豈非崇儒之効乎。桓武帝以來。盛崇佛敎。而當時所尙。徒以咒祝祈禱爲事。已非釋氏之舊。儒術已衰。和歌方熾。和歌固詩敎也。然以其不經聖人裁正。宣淫日聞。至保元平治之時。父子爭位。虎臣推刄。大權歸下。武人爲于大君。源氏諸將。棄父子兄弟相仇殺。甚于讎敵。延至戰國。愛子淑女。皆爲餌敵之具。甚者至質其母以謀兼倂。徒以攻伐權詐爲賢。蒸黎之禍。未有慘於此時者。當時論者以爲名倫之敗所致。豈不信乎。江都興。延禮師儒。學術又興。至治浹洽。二百餘年。文學之盛。寧樂以來無有也。當今之務。莫如譯經史以和言。使人人易通曉。苟如是。職事鞅掌之士。兵戈騷亂之際。亦可以從事學術。孔子之道。必不至廢墜。生民之衆。冀無復慘夷之禍也。

當今民間祭其祖先。皆用釋氏禮。世儒誚之。夫王侯遵僧制。既乖本邦古典。又不合周孔之

有禁殺之令。亦不過數年而止。猶不免有犯者。蓋非法所能禁也。何則魚肉以助粒食。遐陬僻邑。仰漁獵為生者甚多。北漠沍寒之邦。窮海島居之民。專資獸魚。苟禁殺。何以為生。且猛獸龍蛇非惡平曠而不居。特畏殺耳。故放龍蛇於菹。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聖人之功也。苟舉天下之人而不殺。彼將與人雜處以求逞其欲。豈得無害乎。治天下又有以殺止殺之法。故殺非聖賢得已而不已者也。然則孔子聖人無位者也。何以釣弋。夫聖人之所行。天下達道也。非立異以便己者。何獨怪於釣弋乎。

本邦以儒釋二教為治。儒教以教君子。明倫理。正政令。佛教以教野人。助政教之所不及。道並行不相悖。不可偏廢也。釋氏少棄王位。遁迹山林。戒律自約。以度群生。其清高慈仁。亦一教之祖也。至其徒。怠惰不能盡其道。豈特僧徒。雖儒亦然。但以權勢利所在。主之者非其人。不能無蠱惑愚民之弊。白河帝以叡山僧不肯從詔令。比雙六骰子。織田信長之雄武。攻石山數年。纔能降之。故有國者。宜明孔子正教以道其君子。善權之教。可誘野人使為善耳。孔子之教彝倫之道也。故王侯能由其道。政教明於上。風俗正於下。其興勃焉。東漢諸帝盛崇儒術。尊禮師儒。所謂黨錮諸賢。其居家孝友敦厚。足以矜式子弟維持名教。其立朝貞亮忠信。足以正綱紀率民萌。其出居邊郡。文武之材。能使夷狄震慴不敢入犯。故及其衰。政令上紊。風俗下清。群雄相覗。不敢去臣位數十年。晉士君子懲黨錮之禍。專尙老莊。以放蕩無檢為上。名教已斁。禍亂從興。以及梁陳之際。其君槩盡殺諸弟。以為身後之

皆居二大洲東偏一。得二大陽發生之氣一特多。其人明敏仁惠。神道敎レ人。必至レ招レ侮。故至二人文稍闢一。敎以二彝倫一。率以二政刑一也。至二西域諸國一。居二大洲西偏一。得二地球凝結之力一尤多。其人鈍朴殘忍。故不レ得レ不下以二神道一敎上レ之。嘗讀二和蘭譯都逸國人斯密魯滿地理志一。西曆千八百十三年所レ刊。中有二支那志一卷一。頗爲二詳悉一。其言曰。支那城闕邑屋之美。除二歐羅巴諸國一。無レ有二其比一。至二人倫淳篤一。爲二天下第一一。自二歐羅巴人一。不レ及遠甚矣。又曰。人倫之道。在二諸權敎一多レ所レ不レ備。至二孔子一。可レ謂三大成無二遺恨一。孔子之道未三嘗高論二造化一。唯以二禮儀一爲レ敎。且載歐羅巴諸州近譯二詩書一行レ之。蓋權敎之於二人倫一。槩多二粗略一。佛敎殊甚。以三其出二上古一也。故人主崇二尙佛敎一。紀綱必不レ免二壞亂一。本邦平安建都以來及梁武事可レ徵也。

權敎已無二君臣上下之紀一。而其徒已衆。則所三以統二率之一者。亦不レ可レ無二其人一。故釋氏擇二高足弟子一。附以二衣鉢一。主二其敎一。至二第二十五世獅子一。遊二北天竺一。爲二其國王所一レ殺。衣鉢之傳遂絕矣。或以爲獅子北遊。知二其必死一。豫以二衣鉢一授二其徒一而後行。是後世僞託之言。今之僧徒。亦能明二其謬一也。

惡莫レ大レ於レ殺。佛禁レ之固善。而儒不レ禁者何耶。以二其不下可二得禁一也。先王之法。不レ麛不レ卵。不レ合レ圍。不レ掩レ群。殺レ之有レ時。用レ之有レ節。所三以愛二養之一者至備。豈特以爲レ殖二其利一哉。佛庶人施レ敎者。喩レ人以レ道。反覆不レ聽。不レ過二與レ之絕一。所レ謂不レ告不レ敎。不二與レ之言一。是耳。王者則不レ然。敎レ之不レ從。勢不レ得レ不下以二刀鋸一從上レ之。是以二禽獸之故一殺レ人也。古王侯信レ佛者。或

天何以爲二此生生一也。河漢之外。果有二何物一。有レ始者必有レ終。始之始與二終之終一。不レ可レ得レ知。是皆人之所レ不レ能レ測。以至二人物之死生草木之榮枯一。皆雖二生生所一レ使レ然。吾不レ知二其何故一。其所レ不レ能レ知。則其所レ神也。且天地萬物不レ待レ我而有。我則有二神識一。以接二天地萬物一。故所レ謂神識。雖二眇乎小一。與二天地萬物一並立者也。喜怒哀樂由レ此而出。好惡刑賞由レ此而施。上有二君長父祖一。下有二妻子朋友一。俄然而死。形廢神滅。中人以下。孰不レ疑二於死一者。苟有二人情一。孰不レ哀二於其親之死一者。聖人知二本之不レ可レ遺疑之必至レ惑也。故建二天地諸祀一。以示レ報レ本。以保二民疑一。使三其有レ歸而不レ至レ蕩。禁二淫祀一。使レ無二迷惑一。建二宗廟一。祀二先祖一。以致二其哀慕一。使レ無二刻薄殘忍之心一。祭如レ在。敬二鬼神一而遠レ之。孔子之教也。權教因三人之所二大疑一。作二爲因果報應之説一。驅二愚民一使二之レ善。亦一二其所レ尊。禁二諸淫祀一。以不レ至二迷惑一。權教之巧在二因果一。因果近以示二積善積惡之有レ報。天之道也。假二地獄天堂一。以資二脅誘一。賞罰之權也。又以二宿業不レ可レ易。爲二知命之方一。印度立レ教者。有二因中有レ果。因中無レ果。亦有亦無之異一。夫以二因中必有レ果者。釋氏之所レ宗。絶二人事之變一。而一二衆心一也。因中無レ果者。無レ天者也。亦有亦無者。乃人事之變。蓋得二其實一。然不レ可三以立二善權之教一也。權教必以二出世一爲レ宗。以二榮貴一爲レ幻。何則以二後生一爲レ生。以二今生一爲レ假者。其所二以爲レ巧也。已以爲レ假。不レ宜レ着二其樂一。故棄二倫理一。捨二榮貴一。獨居二物表一。師弟子相繼。以守二其教一。使レ不二廢墜一。然其出世亦所二以濟レ世耳。未レ知レ生焉知レ死。聖人豈欺レ人哉。

上古槩以二神道一設レ教。而顓頊命二重黎一。絶二地天之通一。本邦崇神帝創二人神異宮之制一。蓋本邦及唐。

爲其所累。與未始有物者何以異。釋氏以爲萬物之形。皆由人心迷謬而生。即空觀之論。所以教學者解惑歸正也。彼邦學者悅佛氏之學。亦以其有空觀之說故也。空觀莊列亦有之。伊藤仁齋以爲俗人亦知之。是也。蓋人情所俱有。但用之有巧拙而已。後世儒者。悅空觀之說。往往引以合聖人之道。不知釋氏之敎元與儒不同。空觀之言亦與六經之旨不相入也。儒之易釋氏之空。是二敎中其最巧者也。

儒以仁爲極。以知命定之。而無禪定之說者。何耶。蓋儒以禮樂爲宗。物之感人心。無甚于音。詠以溫厚之辭。播之中聲。使聽者立至四禪之極者。是儒敎之所以爲巧也。夫音之治心也巧。而有鄭聲陷溺之弊。緣業之道愚也捷。而有樹黨歛財之禍。事之極利者。必有大弊。是聖人之所無如何也。故夫子放鄭聲。而釋氏乞食自奉。蓋戒於此也。

佛敎以因果報應爲言。則是其本旨。雖以鄒衍宏勝之言惠子堅白之辨。宏勝之言使人懼然化。堅白之辨所以解拘攣。非徒設也。又有多羅尼印明。多羅尼皆以直譯行。朱子以爲多羅尼之言露淺。梵僧恐中國人笑之。所以不譯。今觀其偶有譯出。朱子之言果信矣。韜鈐家有所謂九字。曰臨兵鬪者。皆陣列在前。言唱之能辟鬼物。多羅尼之言。皆是類也。習禪定者不欲言語。以手勢相喩。事已全備者。大指端與第二指端相接成圓形。以示之。宜固守者。右手握左手第二指。以示之。至乞水乞火。皆莫不有印。所謂印明是也。蓋出三仙之徒。釋氏亦遵用。但不以爲要道而已。

物乎。糞穢之培。血液之凝。由根莖以升。經部穢處以生。及其下咽。又化糞汚耳。何足貪耶。且非唯止此也。不可取而取。咎責並起。不如不取之爲愈也。思之之久。貪欲躁擾之心。泊然而止。是釋氏所以敎學者。亦知命之方。稍雜權術耳。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李延平所授。朱子以爲陋。後覺有效者。亦觀也

天之不測。通達之無際。開闢以來僅五千年。如大陽衆星之居其所。地球五星之繞之。至近世始明。然行道出入之變。高卑進退之異。猶且多不能明其故者。儒正敎也。夫子所謂天天道也。至其形體運行。亦由當時推測之言耳。釋氏之才。亦明知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故有八万四千日月恒河沙世界之說。四分律漉水飲之。以去蟲豸。但止人眼所能見。至天眼之見。不可得窮。皆與近世實測之言合。須彌四州之論。火輪風輪之形。蓋三仙徒所作。鄒衍赤縣神州之類耳。釋氏亦由其言。以爲萬物有形色者。皆由人心視聽迷謬以生。至天地。亦衆生緣業力之所持。是蓋爲其徒解湛溺之疾。且千載之後。天地實測已明。其敎亦無窒礙不行之病。何則衆生緣業已異。則天地之形亦不能不變。若使其徒力學隨時修改。亦足以摧伏外道輔翼治術也。獨惜後世無有能明其旨者。故天竺佛敎。皆爲外道摧破畧盡。安日河上僅有存者。皆由天文地理及倶舍諸論所載人身臟腑胎孕之言多疎謬也。夫天地萬物實形而已。實理而已。然佛敎以爲人心迷謬之所生。何耶。物之能惑人者。無過貨色。貨色之爲物。至其毀敗腐壞。亦歸空而已。且二者之接我。在須臾之際。及其已過。漠然與空虛無異。若使行道之人其心泊然不

出籠。是名空定。此定謝已。亦入未到。緣識生定。名爲識處。此定謝已。緣無所有。入無所有。法相應名不用處。又過此已。忽發非想非無想。此定不緣識處。故非想。不緣不用處。故非無想。三界頂禪。更無上法。外道計爲涅槃。是爲暗證。具足苦集。還墮三塗。四禪如智顗所述。乃人心順理而行。生氣暢達之爲。古稱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張橫渠言。心正身體不要拘束自正。皆是物也。所謂四禪就其生熟分等級耳。四禪蓋三仙之所以爲教。與今世所謂禪者不同。禪者積修之所生。非襲取之也。今禪以頓悟爲宗。是觀耳。非禪也。所謂持勝通明。乃數息類。蓋以神率氣者。故曰少兼觀慧。二者亦就其中分淺深也。九想以下、乃假觀以去貪愛者。念佛想像聖賢儀觀之盛以自養。亦觀也。慈心乃仁心之發。說者以爲雜發諸禪中。實與禪相助成用者也。詳見智顗摩訶止觀。莊列所謂審淵者。其術今雖不傳。亦四禪及特勝通明之類耳。九想以下。棄絕情愛之法。莊列雖逸民之操。未至出世。非所用也。夫四禪人性之固有。聖凡同之。薄修則得。然至精熟之極。三仙徒以爲至道者。未易言也。釋氏亦深居以禪自娛。而不以爲至道者。何耶。以貪愛之心未去。如以灰覆火。冥者輕蹈。以取傷也。其治心。又有所謂止觀者。照昏者謂之明。止動者謂之靜。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觀者所以成止。能止則其觀益明。止則一而已。觀境極廣。要之不過以空觀爲主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義之所不可取。君子謂有命。命者何。天命己以不可取之義也。義不敢取。心則不免爲之動。止觀之術所以設也。其說以爲彼轂肉果何

寂一。內不レ見レ身。外不レ見レ物。於二此定中一。覺二身心微々然運運而動一。則發二色界淨妙四大一。動痒輕重冷暖澁滑。合名二八觸一。觸二欲界身一。於レ是有二支林功德一。從レ此而起。功德有レ十。空明定智善心柔輭喜樂解脫境界相應。空者諸觸發時。空心虛豁。不三復同二性障未レ去之時一。明者淨妙皎然。定者不二復散動一。智者所レ解靜利。善心者深信二妙法一。柔輭者離二欲界麤獷之相一。喜者喜二所レ得法一。樂者安二此美妙一。解脫者無二復五蓋一。相應者心與二諸觸功德一相應不レ亂。又念持相應而不二忘失一。然色界無二此八觸一。如二初禪八觸一。亦須三審簡二邪正一。何者去二欲界一近。帶二欲心一。則邪得二隨入一。蓋謂鬼入二禪中一。禪非レ鬼也。則還約二八觸十功德一明レ之。若過若不及。俱爲レ邪也。原二夫正禪一。不レ應レ有レ邪。所二以有一者。如レ服二菖蒲黃精一。將レ有二藥益一。則令二人多レ瞋多一レ欲。非二藥令一レ爾。藥推二麤法一。麤法將レ去。理當レ如レ是。要須二精辨一也。正禪五支。若二初觸觸一レ身在レ緣。名二覺支一。細心分二別八觸及十眷屬一。名二觀支一。度昔未レ得而今得レ之。名二喜支一。恬愉名二樂支一。寂然名二一心支一。初禪八觸。功德猶麤。若數數發。則轉深利。將欲レ去レ之。但訶二覺觀一。初禪謝已。即發二中間一。旣離二於下一。而未レ至二於上一。此時或生二憂悔一。若不レ悔者。內淨即發。無二復八觸一。混二四大色一。成二一淨色一。照心轉淨。與レ喜俱發。喜已生レ樂。樂謝入二一心一。此禪喜動樂不レ安。即復訶レ喜。喜謝入二未到一。忽發二三禪一。色法轉妙。正樂徧レ身受。聖人方能捨レ之。凡夫則難。此有二五支一。謂二捨念慧樂一心一。經論言レ之。或前或後。皆修行小異耳。此樂對レ苦。訶レ樂即謝。亦有二未到一。未到謝已。發二不動定一。不動者不レ爲二苦樂所一レ動。定法安穩。出入息。不レ苦不レ樂。捨念淸淨一心支。雖レ爾猶是色法。訶二三種色緣一。斷レ空得レ定。不二復見一レ色。如二鳥

人天。唯能作佛。始出六道。盖所以勉賢者益崇其德。小人陷不善者得改過遷善也。且曰。禪定之方雖善。未得爲至道。宜治止觀術以祛惑也。至三十。其敎始成。其所以立敎。講載華嚴經。以其浩博人不能解。退說所謂小乘者。誘之使進於道。數十年。其高足弟子。漸得上進。釋氏亦已老。乃敎以聖人可學而至。二乘亦得成佛。以遠其法之傳。法華經是也。故此二書爲釋氏要典。大低聖人之道至大。故人少能得其全。釋氏經籍備存。所謂諸宗者。多得一曲而自好耳。

禪定之學。蓋出釋氏之前。今據天臺智顗之言。擧其略。曰根本四禪。曰特勝通明。曰九想背捨大不淨。曰念佛。亦有所謂慈心者。其言曰。凡四三昧中。常坐三昧。發禪則多。若坐時。體氣調適。覺此心路泯然澄靜。怗然安穩。繫緣所習。而不馳散者。此爲麤住。此心又勝。則名細住。兩心前后中間。必有法以持身。身體正直。不怠不倦。如似有扶助之者。或一兩時。或一兩日。或經旬日。漸深漸細。朗然空淨。持心不動。雖復空淨。而猶見身心之相。未有支林功德。是名欲界定住。此定或至一年二年。定法所持。自無懈倦。從其心後。又轉虛豁。不見欲界定中身心之相。猶如虛空。是名未到地相。世間愚人。或得此定。謂是無生法忍。殊不知性障全在。未入初禪。如灰覆火。昧者輕蹈。以自傷熱耳。從麤住訖。至非想。通有四分。謂退護住進。退又二。一任運退。二緣觸退。於靜心中。三障四魔。而生憂愛。是爲內緣觸退。護者。以方便將護定心。住者。或因護助安穩。或定體自住。進者從未致定。漸覺身心虛

不違仁耳。夫人受形氣於天以生者也。形躰已立。神識生焉。以知趨利避害。已有形也。有自愛之心。資養於物也。有貪欲之心。欲生之蕃也。有好色之心。此自然之感內動神識。以生喜怒哀樂。有形之必所不免也。是已足矣。又有仁智之性者何邪。人萬物之靈也。而其所稟於天。富於神。而嗇於形。無毛羽以禦寒。無爪牙以爭食。而手技敏捷。神識特秀。以得裁制萬物用之。耕稼而火食。建宮室。制衣服。百工之所爲皆備。此相資而後能生者。不能獨生也。夫己有神明之智。群居州處。恣其貪欲之心。必相殺相奪。盡死而後已。夫之道必不然也。人之所得既粹。有安人利人之仁。有自修自守之智。此天之所賦。以使其相資爲生者也。故天之生此民。必有仁智特秀之人。因此道也。作爲教道。使夫不及者。循此而行。以養其情。不至自戕。夫聖人教人。不過使其相資爲生。不至自戕也。仁者與人皆生之道。其功及衆者廣。故以此爲教之極致也。

權教之原出西域。夫人之死。形體朽腐。精氣發揚于上者。是自然之理也。人遂以爲死者其神不滅升天。人情所同然也。故萬國言死者皆同。西域有爲善升天爲不善墜地獄之說。其原出流俗之言。上古有賢哲之人。因作經論。以教愚民。先釋氏八百餘年。所謂三仙是也。其道以戒善爲行。以禪定爲學。其言曰。人勉爲善。死必生天。享諸快樂。其爲惡者。一墮地獄。雖經万歲。不得復出。釋氏亦從其徒受業。遊學六年。精思六年。更作六道輪回之說。以爲生天者。爲善之報已盡。亦不免下爲人畜。墮地獄者罪業已盡。得復爲獸畜。以迄爲

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蓋五教聖人所以教人。彝倫之道也。夫婦蓋謂男女少壯者。非夫妻之謂。一室之內。有妯娌。有姊妹。有姑姊妹。內外之別。不可不嚴也。及至文王周公。教法益備。然學問之方未立。至道不凝。孔子生衰周之世。躬神聖之德。學而不厭。教而不倦。叙詩書。修禮樂。依仁遊藝。使後世有所楷則。易學易成。儒教至此始大成。可以傳萬世而無弊也。儒教以畏天命爲主。行仁爲極。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知天命者。聖人之立教也。畏天命者。君子之行道也。夫率命而行者。宜得福。違之者。宜得禍。然人事之變。賢者不必貴。不肖者不必賤。何則勢成者不可遽變。而人衆能勝天也。人事之變雖有參差不齊。其究必不能違天以自立。所謂天定勝人也。且使人盡措仁義之教。唯利之征。則爭奪並興。不可一日相聚爲生。苟內顧之不疚。我心之常泰。則雖有厄窮死喪。人之所無奈何。亦天命之耳。與夫苦形勞心冒危險犯刑辟以徼一旦之利者。蓋亦遠矣。此之謂知命。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氏所謂前生宿業。雖佛不能免。亦謂命也。

仁人也。蓋孔子之道人。不過教以能爲人。能爲人之義。不可勝用。若夫生天成佛。異端之言耳。博愛利衆之心。是上天生物之氣寓於人者也。故慈愛之發於心。溫乎如春。熙乎如悅。推以及人。與天地合德者也、然必其成功可見。而後謂之仁。故以顏子之賢。猶曰其心三月

神道以忠信爲宗。以明潔改過爲行。皆與孔子之道無異。但推皇祖以爲天神。頗類權敎。然不爲出世。又無因果報應之設。且運屬草昧。書契不興。大本雖立。細節不備。故至應神仁德二帝。並崇儒術。以導斯民。後世治國家者。彝倫之叙。政刑之設。並莫不因儒以爲名。人知忠孝五倫之道。有所持守者。皆二帝興敎之德也。

本邦無文字。上古之事。皆出傳說。見齋部廣成古語拾遺序。書史之作。古事記日本書紀尤古。然距神武帝即位千三百餘年。書紀記上古事。多采淮南子之言成文。頗爲學者所非。古事記之作。先書紀九年耳。本居宣長以爲二家之言。皆記其所聞。不相沿襲。信矣。古事記之文。據安萬侶序。其鞮譯雜用音義。已非漢文。又殊和言。學者以意屬讀。言人人異。庶可適從。且阿禮所誦。事則古。其言當時之辭耳。上世之言傳世者。獨有歌詩及祈祝之辭。然歌詩祈祝。皆尚藻飾。是諷詠之言。與矢口不同。故予以爲本邦上古之言不傳。且聖德太子以天照皇爲婦人。亦據寓霏爾墨之名。墨字和詁與女同。是一時權宜之言。以濟其私。二書皆承其謬。無所是正。未足以徵其道也。古事記。天照皇謂素尊爲納設。素尊亦言我天照太神之伊緣設也。設及伊緣設皆漢曰兄。素尊實天照皇弟。古婦人謂弟爲兄。據此。古事記亦以天照皇爲婦人也。

伏羲君天下。畫八卦。作書契。爲儒敎所本。然時屬上古。資生之具未備。未暇興敎。及神農黃帝。禮文益備。然猶未也。至帝堯。資生之具大備。堯之立。曆象日月。平定水土。明倫理。制禮樂。叙冠裳。正法令。夏書所載可徵也。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

入學新論

日出　帆足萬里鵬卿著

原教第一

天下之教二。曰正。曰權。吾之所以爲教者二。曰儒。曰佛。正教順天命以立教。奉天道以行之。是因人性固有之理文之而已。故道或名曰文。權教衡天命以立教。以死生緣業行之。是因人心所大疑設權譎。驅使之善。故其贊道曰善權。儒爲正教。彝倫之道也。戎狄之國。蠻夷之鄉。皆莫不有彝倫之道。而儒極其正者也。其始興在堯舜。而大成于孔子。故又名爲孔子之教也。彼邦先王亦有郊天祀上帝之禮。福善禍淫之論。如書盤庚所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之類。此因祭祀之禮。人情所同然。明禍福原天。以喩庶民也。然無因果報應之論。不敢言其所不知。亦唯正教之故也。本邦神道。窩霏爾墨尊時已有織祭服之事。其興尤久。神武帝以來益有崇飾。至今三千餘年。列聖相承。四海之民。仰之如日月。尊之如神明。與異邦屢易姓者不同。亦神道之教孚於其民也。上古頌其人德義。因以爲名。天照皇名窩霏爾墨。窩霏爾墨漢言大晝日。謂其聰明猶晝日見物也。其弟名子缺郁密。子缺郁密漢言月夜見。謂其聰明次兄也。霏之爲言日也。神道之教因以爲日神。子缺之爲言月也。因以爲月神。皆因其近似立之名。蓋神武帝之時所作。以鎭服中州頑民也。

入學新論目次

序

入學新論一卷。日出帆足先生所ㇾ著也。秦焚二詩書一。至ㇾ漢復出。自ㇾ爾以來。儒者說ㇾ經。其言人人不ㇾ同。末造之弊。皆執二其所一ㇾ聞。更相是非。莊生所ㇾ謂道術將ㇾ爲二天下裂一。豈不ㇾ哀乎。孔子歿二千有餘年。聖人之道。猶未ㇾ明ㇾ於二天下一。職是之由。先生蓋憂ㇾ之。此書所二以作一也。歷代諸儒。習焉而不ㇾ察。語焉而不ㇾ精。先生乃原三之古昔聖人所二以設下敎以發二明其義一。瞭然如ㇾ指二諸掌一。故其論之所二波及一。雖二異端之道一。亦皆不ㇾ能ㇾ遁二其情一也。夫學莫ㇾ善ㇾ於ㇾ攻ㇾ本。本之旣明。末雖ㇾ欲ㇾ不ㇾ治得乎。先生之所三以示二學者一至矣。若夫其立論之微。則天下之大。百世之遠。自當ㇾ有二公論在一。豈待ㇾ於二彝言一哉。去歲之冬。先生徙二居芽刈西崦一。彝以ㇾ事不ㇾ得ㇾ往。今玆三月。始詣二西崦一。先生乃出二此書一授ㇾ之曰。予老將ㇾ死矣。子其爲ㇾ我校而傳ㇾ之。顧予此篇。多ㇾ所ㇾ未ㇾ備。然後君子。或有二繼治一ㇾ之者。其有下大造ㇾ乎二斯文一者上。未三必無二小補一云爾也。彝曰唯。挾還ㇾ家。旦夕校正。因作二之序一。且告二覽者一。以二先生之言一。天保癸卯四月庚辰。杵築元田彝謹撰。

空色不レ映レ水。秋聲多在レ山。誦ニ此詩一。知ニ物皆自取一。謙能藏ニ山於ニ地。厚能泛ニ舟於ニ水。故懲レ僞思レ誠。去レ私就レ公。以レ殺施レ活。爲レ利適レ義。權衡在レ手。毒藥從レ用。

或以乘レ車。或以荷レ蓋。或以被髮。或以冠帶。始則觀ニ其大不レ同焉。結レ宇而處。鑿レ井而飲。我笑彼笑。我泣彼泣。今則觀ニ與レ我同一焉。是以各ニ羊棗之嗜一。同ニ膾炙之味一。一簞之食。可ニ以飽ニ天下之腹一。

天明則起。天暮則息。天春則啓。天秋則閉。行ニ人之道一。安ニ天之命一。天容レ我。地立レ我。父生レ我。君育レ我。友朋輔レ德。妻孥執レ役。安步之車。晩食之肉。爲レ腹不レ爲レ目。上而日月星辰。下而水火土木。借作ニ其用一。已荷布ニ其誠一。報レ本反レ始。天神歆ニ其饗一。上下安ニ其奉一。闔レ戸造レ車。出レ門合レ軌。

天明三年癸卯秋七月

寓意 終

肝一。接二子之膓一。今則以二子之牙一。觸二我之吭一。悔我殺二園之李一。不レ讓二子一顆一。

天予二我私一。俾レ刑二其德一。天予二我僞一。俾レ奉二其道一。故天地好レ生。人情好レ安。仁以安レ人。義以安レ己。反レ之則取二危殆一。能危二人之與一レ身。猶謂二之私一。未レ識二天之所一レ予。汰レ金曰。沙不レ自レ天。蓋人之爲レ器也。小不レ能二以容一レ惡。推二不レ能レ容レ惡之器一。冀二天之黨一レ虛レ己。人之私レ于レ私也。私者貴矣。私レ于レ私者非。

盥レ手不レ盡レ水。炊レ飯不レ盡レ薪。謀二諸市井之子一。唯知二薪之價一。翁之布粟。積二諸昆季之家一。不レ還二之乃翁一。增減換レ思。故取者宜レ取レ於レ力。守者宜レ守レ於レ分。得レ隴望レ蜀。不レ取レ於レ力。乞二之於一レ人。不レ已則偸。不レ已則奪。不レ已則殺。余望二其人於一レ塗。鬚髯已美。

獵者舍二其孤矢一。理二網罟一。漁者亦舍二網罟一。譚二孤矢一。昏夜逋贓。白日驕レ人。愼レ旃愼レ旃。辱燭レ於レ背。禍巢レ於レ睫。

敝冠破帽。終不レ可レ履。珠履綺絇。安加二之於一レ首。知レ渴索レ水。井深繘短。繩以續レ繘。不レ醫レ渴不レ已。知與レ不レ知。不レ知與レ不レ知。或將レ爲二魯衞之政一。

禽獸慕二厥母一。不レ慕二其父一。戀二厥偶一。忘レ于二同胞一。不レ辨二敬慢榮辱一。無二躱レ隱分レ安之推一。無二報本反始之感一居レ此則獸。汰レ之則人。

君子之所レ貴レ虛レ智。將三羽二翼其德一。妒者嫉二衒字一。德之施窄。所レ貴レ乎レ義。將レ爲二其利一。議者擯二利聲一。道之用險。

レ道。泝ニ條理一而下。合レ之有レ道。於レ是合ニ陰陽於一レ躰。并ニ天地於一レ物。而一ニ男女於一レ人。就レ躰觀レ性。以レ物和レ氣。紅女取ニ機杼一。經ニ綸其絲一。麒麟狻猊。手觸則出。

天地生レ材。人能麋焉。麋而不レ殖。謂ニ之蟊賊一。是以於レ贊ニ天地之化育一。無ニ貴賤二一也。而不ニ爾爲一。使下人注レ精竭レ力。架ニ不レ覆レ人之屋一。織ニ不レ暖レ人之帛一。檣ニ不レ飽レ人之粟一。奏ニ不レ樂レ人之樂一。誘中不レ安レ人之道上。余信ニ世有ニ怪物一。

男女分ニ親疏之類一。父子序ニ尊卑之等一。國レ家則父子即君臣。家レ國則四海皆同胞。欲レ安レ己而害レ人。觀ニ抱レ薪赴一レ火。安固無ニ佗道一。培ニ其愛敬一。灌ニ其廉恥一。故學レ道者。靡ニ瞻匪一レ父。靡ニ瞻匪一レ子。好レ訟者則曰。無レ父無レ子。

爵尊矣。德尊矣。齒尊矣。以レ尊尊レ之。古之制也。尊レ齒事レ父之道也。順之敎也。爵之尊。山也。躬莅人仰。德之尊。水也。己降物歸。山而無レ水。嗚嘑少焉住レ斯。

不レ執ニ天門之鎖鑰一者。不レ辨ニ水火一。况菽與レ麥虖。之子也。嘗ニ鴆之與一レ砒。冀ニ長生一盥ニ泥之與一レ淤。恚ニ不潔一。若レ此之徒。懇思レ報ニ主之恩一。肆擠ニ主於ニ陷穽一。及レ陷胥以擁レ手而泣。遠謀ニ愛レ子之利一。投レ之以ニ蛇蝎一。方レ螫直忿ニ之於旁人一。

有而弗レ遺。罔ニ以貪一レ之。眞富人之子也。故第以レ春煦焉。以レ利肅焉。子即認ニ恤與一レ慘。子夜關閉。且レ待ニ雞鳴一。子之與レ我。同將取レ物。載知ニ其胥弗一レ克レ有レ物。故目取レ色。耳取レ聲。鼻取レ天。口取レ地。而我欲レ取。子欲レ取。子不レ爲レ穽。則我設レ機焉。機發穽陷。我不ニ復見一レ子。初則割ニ我之

則五色之石。

以レ鐵爲ニ門限一。鬼見拍レ掌笑。故日監在レ茲。夙夜匪レ懈。小心翼翼。不レ愧ニ屋漏一。是以克事レ天者。不下竢ニ鞠躬磬折一。伸中其敬上矣。既已克事レ天。其事レ人也易易。

若俾ニ仁者種一下之。盍何食ニ其祿一。何以不レ食ニ其祿一。以ニ恒克禱一下天也。於レ是知。俾ニ水旱災一下於レ民者。拙レ於レ御レ神也。我已御レ神。民之欲ニ逸而逃一。分ニ諸一豆之羹一。以蹈ニ水火一焉。拙人啚ニ一笑之顧一。驅下母ニ慕我一者上。入ニ諸隣人之懷一。故鬼神可レ役。而顚倒役レ於ニ鬼神一。以レ主爲レ容。觀ニ將之不下習于レ戰。

主翁魅レ子。咎ニ之狐狸一。狐狸將レ訴ニ寃於下天。鞠蘗魅レ人。鉛華魅レ人。人亦魅レ人。髑髏亦魅レ人。髑髏之魅。精憑ニ毛穎之孫一。其毒最慘。而張李同病レ魅。相調曰。彼也喫レ魅。

提レ生說レ死。其說譊々。盍レ索ニ暗於下徹レ燭。執レ己待レ人。人多ニ違言一。要在レ詢三之於ニ射家之子一。衆猶稚矣。嬉戲不レ已。故弄ニ芻靈一。蹎ニ蒺藜一。彼矯者而立。衆則藤葛。唯葦而倚。相ニ夫矯立之士一。不レ事ニ經綸一。則煉ニ丹於下鑪。倚者奚卑。靡レ于ニ立者之搖一。我爲レ鬼則見レ鬼。我爲レ魅則見レ魅。既見ニ其矯一。又觀ニ其杖一。而猶有ニ首丘之戀一者何。於戲達也難矣。

分レ岐執ニ己之所下行。畫レ地守ニ己之所下居。於レ是各援ニ夫不レ言者一。徵ニ諸己之所下好。所レ好弗レ同。破ニ碎天地一。惡ニ破碎一。欲レ一レ之。混而淆レ之。鼇足彩石。惡克以補。愈觀下天傾ニ西北一地不中盈ニ東南一。淆者不レ一レ之。一レ之者不レ淆。動之與レ植反。反則遐淆。雖レ反而同。同則遐分。故剖レ之有

子餌レ於レ馬。

垂髫女子。裁解二鍼線一。縫也則兩幅合一。一綠露レ於レ表。一線沒レ於レ裏。露則俯入。沒則仰出。垂髫之女。台背之老。胥遊二造化之中一。穎之與レ癡。不レ阻二造化之蘊一。詩曰。不レ識不レ知。順二帝之則一。入二神之祠一。望二神之像一。穆然垂レ幃。奏假夷希。風颮神見。泥塐木偶。金像畫形。有二欣々然者一。有二曄々然者一。或人也。或非也。或禽也。或獸也。其居壯麗。殆勝二帝所一。奉レ之者。弗レ織而衣。弗レ耕而食。事レ之者。賑二賑于有無一。懇二々于酬酢一。賑之與レ懇。神之賓也。神之賓也。非二神之眞一也。於虚已謂二之神一。我從レ神レ之。式仰二其誠一。式欽二其神一。覩二雲行雨施一。以養二報本反始之心一。倘問二之誰家之子一。竝立咸道。余是乃家之翁。

天無意而成。人有意而爲。無意則公。有意則私。成則誠焉。爲則僞焉。故天無二修荒一。人有二修荒一。井游水酸。璞琢光出。人之道也。僞之事也。人能照二人之暗一。人能救二人之溺一。非二天之公一也。僞。於レ文爲二人爲一。蒼頡未レ傳。副墨之子吐レ舌。

璞則鼠焉。鼠不レ似レ璞矣。故人以二意匠之巧一。弄レ智弄レ辭。以喪二其主一。意匠雖レ異也。智辭雖レ不レ同也。同二嘷嗃於二碧琉璃之天一。同二起似於二彈丸之地一。故甲曰レ誠。乙曰レ帝。丙曰二日監一。丁曰二天網一。戊曰二天命一。己曰二因果一。庚曰二冥加一。猶下取二一稻實一爲レ飯。爲レ糜。爲レ酒。爲レ醴。爲レ酢。爲上レ餳。故徒報二璞之名一。是以造二璞之説一。徒執二鼠之名一。是以造二鼠之説一。造レ酒酒成。載酒之淫。釀レ酢酢成。載酢之淫。同視分二意匠一。各思用二殊喙一。觀二天地之破碎一。雖レ有二補レ之者一。亦非二韲足一。

吾臂一。彼成二嬰兒一。彼囊二我囊一。解レ括探レ底。彼餌二其誠一。饋二僞於レ我。彼奪二其公一。啗二私於レ我。肆知二其不一レ及。謦控縱送。唯命之聽。儇家之子癡。嫚三兒之不レ習二射御一。

其貌如何。唯其然也。是以其然也。問二諸籀史一。爾暨レ如。暨レ若。暨レ然。同レ主。加レ字釋レ之。如是若斯。意同。子睎二其象一虗。然二之於レ閬則閬然。然二之於レ喧則喧然。如二之於レ何則如何。如二之於レ是則如レ是。故自レ之而自然。使レ之而使然。我有二奇疾一。去レ南則就レ北。抱レ奇不レ爲レ奇。徒好二聚訟一。惡覩二彼貌一。貌且弗レ覩。豈能冀レ玄哉。造レ玄有二大澤一。動能陷レ人。曰。混沌之野。曰。冥蒙之藪。有二二鬼一。魅レ人。曰。癡含糊。曰。妙毓々。出二其如レ此。入二其如レ此。立レ虗レ此。以省二其躬一。髣髴肖二曩曾望レ之者一。玄虗玄也。唯睎二其然一。黠兒善弄レ智。玄以勾二一元之氣一。於虗鳥去而丸墜矣。

前客曰。如何是一元氣。曰。問者誰。後客曰。如何是一元氣。曰捨二如何是一來問。

瞻レ天則天也。胡弗二觀レ天天一レ之。瞰レ地則地也。胡弗二觀レ地地一レ之。故徵二火於レ火。徵二水於レ水。學之事畢矣。眼華耳謦。咀嚼終レ日。何益二而學一。

超天越地。肆充三天地於二大倉之一粟一。蔑二視天秩一。放三浪於二形骸之外一。亦好レ勝者。以レ誕誇レ人也。不則奚以二乃大倉一。局三蹐于二其一粟一。

道有二大小一。有二夷險一。雖三若有二大小夷險一。可レ借レ乘則借。而老與レ幼。與レ瞽。與レ跛。與レ駕二車馬一。與レ躬二負擔一。任二彼所一レ適。愼二其蹶躓一。唯賣轎者銜レ轎。賣馬者銜レ馬。宜矣哉。轎夫活レ於レ轎。馬

寓意

鎮西　三浦晉安貞著

反觀合一。依徵於正。物獻其則。身具其符。同視分意匠。各思用殊喙。天則人義。紛爲聚訟。訟者之目。白黑不定。訟者之辭。變化無常。薄變吾喙。以作寓意。

生不識父。及過諸塗。長揖而過。聞諸東隣之子。亦能譚父。人生虗天。亦能譚天。聞諸東隣之子邪。非邪。天門之鎖鑰。不漫假於人。人苟獲之。開戶有厥宅。反顧來路。想驪姬之泣於驪。鎖鑰々々。雖不漫假於人。亦不肯嗇於人。毋譚獲於東隣之子者。長揖過其父。

苟獲其主。虎與於菟。奚擇其聲。病於口舌者。其耳焞々。讞者苟知意之所寓。訟庭之辭折。若沓是邪非邪。賴有天門之鎖鑰。

天同于人。則天若人。胡彼若彼。我若我。推小人之膓。容諸君子之腹。我知其不然。穆々天門。以牡合牝。彼以闔焉。我以闢焉。觀水之疏於魚。親於火。猶曰魚親。我視眯之著童子。

排天門。履帝所。混兮淪兮。鬱兮涬兮。繅經絡緯。伉儷自適。子孫雲仍。億兆不啻。比長算壽。識與我儔。挨性捏情。觀弗我異。而能能我之所不能。能不能我之所能。我攘

排焉。驚焉。怪焉。欠而闇レ之。雖レ然。已立レ之也。已居レ之也。寧罔焉者哉。舐レ糠及レ米。知ニ其服レ之無レ斁。望レ洋得レ山。信ニ一葦杭一レ之。而終知曩呼者之與ニ見レ呼者一。共在レ淖。在レ潦。在レ叢。在レ壠。僮容レ身而憩者。未レ攬ニ轡於ニ坦々之中一。一々者。條理也。條理之於ニ天地一。猶ニ錦之於ニ經緯一。錦之在レ機。雖ニ華卉欝郁鸞鳳翔舞一。波湧霓搖。粲爛乎奪レ目。知ニ一經一緯。井々有レ所ニ由而來一。知ニ一經一緯。井々有レ所ニ由而來一。故雖ニ華卉欝郁。鸞鳳翔舞。波湧霓搖一。巧婦之意匠。無レ所ニ得而遁一。以知ニ先生所ニ髮爲レ之短。齒爲レ之豁一。又由ニ曲藉一。尋繹論辨。著ニ贅語十餘万言一。肇レ于ニ天地陰陽一。中レ于ニ身生死生一。終レ于ニ善惡天人一。申論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一。敢語ニ世之所レ弊。又不レ可レ不ニ並讀一。

恕曰。往者。與ニ吾友子粲一。同載ニ酒於ニ梅園一。嗚呼子粲。溫良篤實。而能務レ于レ學矣。孜々以惜レ日。汲々以竆レ年。及レ長。于レ經。于レ史。于レ歷。黽勉之繹。深服ニ先生之學一。卒天不レ假ニ之年一。不レ見ニ其優入ニ古人之域一。僅過ニ弱冠一。奄爲ニ異物一。子粲。姓矢野。名直。一字雖愚。嘗將レ踐ニ三語一。才起レ艸。而身已不レ起。吾悲下其人若レ斯。與ニ艸木一偕朽上。爲拾ニ於ニ朱墨模糊之間一。以成ニ其志一。吾後進也。復何言。明和丁亥南至日。弓崎恕謹識

梅園三語跋

馮兮。翼兮。紛兮。若兮。仰二昆侖一。俯二旁礴一。日月交錯。風雷摩盪。山海羅レ前。品物眩レ目。以二熠燿之耿々一。炤二大澤之滯沆一。難矣。天地者。我之所レ居。陰陽者。我之所レ立。居而不レ知レ所レ居。立而不レ知レ所レ立。罔焉哉。猶二中夜失一レ路乎。中夜失レ路。倀々之間。苟有二呼者一。滈邪。潦邪。叢邪。壠邪。不レ辨而走レ之。苟僅有二可レ安者一。則容レ身而甜焉。呼者。誰也。亦立レ乎レ滈。立レ乎レ潦。立レ乎レ叢。立レ乎レ壠。同未下得二其坦々一而履上者也。故仰二昆侖一。俯二旁礴一。觀二事物之紛若焉一。無レ之。有レ之。空レ之。假レ之。物レ之。理レ之。神レ之。人レ之。影像焉。窺窬焉。支離焉。荒唐焉。先生困レ茲。于レ滈。于レ潦。于レ叢。于レ壠。求而弗レ得。髮爲レ之短。齒爲レ之豁。既而知下陰陽之爲二一一一。天地之爲二氣物一合レ之條理粲然。分レ之鎛縫沒上跡。遂役二筆硯一。爰以艸レ玄。彼東西斡旋。春秋輪轉。晝夜寒熱。日月山川。江海之吐二納潮汐一。虛廓之聚二散雲雨一。天命之機。鬼神之蹟。天人之殊。禍福之歸。心性之運用。死生之變化。艸木鳥獸。菌萬虫豸。混然之不レ可レ分者。粲然而不レ可レ亂也。若二網在上綱。有レ條而不レ紊。而觀三其取二活而通一。則夷兮。希兮。捨レ之則髣髴在レ手。取レ之則洪蕩無レ垠。鳶飛戾レ天。魚躍レ于レ淵。大不レ可レ爲レ外。小不レ可レ爲レ內。弗レ可二獲而端倪一矣。於レ是。觀下舉合二卦爻一。舍歸中天地上。數万言間。無三片言隻句。以襲二古人一。言新而事廣。辭約而意微。口レ之。若レ舐レ糠。目レ之。若レ望レ洋。故聽以二舊見聞一者糊。讀以二古訓詁一者。泥。不下得二其言一。而融中其意上者。唉焉。

故自修者。不ニ以レ衆自處一。決然高立。篤學。深思。博問。謹行。禮以爲レ室。義以爲レ路。不下爲ニ聲利一動上心。不下爲ニ夷險一改上操。豈屑ニ彼利害安危一哉。苟不レ如レ斯。奚足ニ以爲一レ士焉。

敢語終

身於道中。君子于道中。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自可行其中。推之千方。不得從衆。悖慢爲害。天下之所棄也。我捨人拾。謂之天下之所棄。則未矣。且人有德。有才。才德兼備者。莫尙焉。必不世出。其佗才德必不竝有。故觀其德。察其才。觀其才。察其德。必有不捨矣。唯才則才之用。德則德之親。苟不責備於人。易大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至哉言也。易親。衆之所歸驩也。又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以悅犯難。民忘其死。故衆驩。則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其設在禮義。其得在易簡。噫爲道失衆驩。謂之何。後世不以此心讀經。以是非病人情。道之所昧也。苟知通意智之蔽悟。疏情慾之感應。以予駁福。以奪駁貧。不忮不求。稽之聖績。則禮樂可作。揖讓可復。異端小道。風習俗態。可疏而通。可修而用。故漉之煮之。大洋之怒濤。可和飮食。鑿之引之。懸崖之奔水。可灌稻稼。依山爲城。依壑爲池。獲雞司晨。畜狗守盜。砒之毒。蝮之螫。苟適。皆爲其用。用而不中。則宮室輿馬之可安身。穀肉酒漿之可養生。父子之可親。夫婦之可思。竝起爲害。非物之長短。用者之工拙也。若以各好尙。欲馭衆。以君子之所能。望諸衆人。我恐得諸議論。而失諸治績。唯以望衆者自處。故忘是非之所榮辱。趨情慾之感應。以修身者望衆。故尤是非於瞰々。責感應於意智。君以求諸臣。子以慽諸父。不執柯以伐柯。悲夫。

佗之一是非一。於レ是。擧二我所レ是者一。辨二彼所レ是者一。得失已分。權衡已定。而後遂爲二拒レ諫者一。此故欲レ不レ得二拒諫之名一者。須下不レ張二我是非一。虛レ心以容レ言。若中己有上レ之。是之謂二取レ於レ人。以爲下善。失レ之。則訑々距三人於二千里一也。觀二其勢一。察二其情一。而後諭以二禮義一。御以二榮辱一。易曰。聖人感二人心一。而天下和平。或曰。勢則觀レ之。情則察レ之。如レ之而已與。勢者。可レ觀也。難二如レ之何一。然有力者。善囘レ之。情者。可レ察也。難レ律二諸是非一。然有德者能保レ之。曰。如レ之。則處レ人也。自處如何。以レ道御レ情。以レ操處レ勢。

望脩　第九

取レ衆者。不レ望三是於二衆心一。而圖レ疏三情於二通態一。不レ絕三非於二衆心一。而思レ保三慾於二通感一。天下之情疏。天下之慾保。而後天下之驩得矣。天下之情塞。天下之慾潰。而後天下之怨積焉。獲レ衆在レ茲。失レ衆在レ茲。是非者。各好尙也。出レ于二意智之分辨一焉。非二人情之感應一矣。故爭二是非一者。非レ謂二其是非不レ當。或非二悅怨之急一。終爲二寇讎之思一。於レ是。鬪二是非一。賊二彼人之子一。非三所二以天地之容下物焉。娼妓俳優。業二不正一者也。漁獲釣弋。業二不仁一者也。而亦終弗レ可レ廢矣。於レ是。娼妓俳優。得四君三子于二娼妓俳優中一。漁獵釣弋。得四君三子于二漁獵釣弋中一。抑天地之所三竝二育万物一邪。鑿レ井耕レ屋。立二身於下危。販レ繒鬻レ牛。射二利於下肆。不レ易二其地一而爲二君子一。敎之所レ廣也。取レ衆者之道也。非二獨取レ衆之道然一。處レ世者。不下以二此心一處上レ人。則終致二鬩爭一。此故。父三母于二天地一。養二赤子一者。不下以二我所レ不レ是者一。置中諸愛外上。故使丁釋子。終三身於二釋中一。君丙子于乙釋中甲。使丁道士。終三

此也。陶靖節。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實有德之言也乎。是之謂恕。人其孰不知人之爲人之子。若知之。則宜以親之心遇之。不能以親之心遇之。則未能以其身處其地也。今夫女子。雖不學養子而嫁。而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治天下國家者。視民。爲此亦人子也。庶民。豈不母慕之哉。已母慕之。雖未至道。何失爲子產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雖未學道。苟以此心求之。則豈負仁人之心哉。遇人之自觀場還。晉問。優人何爲。曰淫奔竊盜。曰。淫之與竊。偕可嫉矣。人之所同然也。不知其方轗軻伶俜感憤忼慨之時。好惡如何。客憮然問之。曰。異哉。觀物之情。愛憎換思。其方感人。憒々然。難爲情。如有信。如有義。咨嗟呻吟。駸々乎。念入邪路。雖見自舐犢。忘倚門。絕嚴師友。棄故賢妻。欺人。誑人。但覺出于進退不得已。但覺佗之攖事。不啻我獨然。滿場同然。不知是何心哉。曰。是無佗。內之也。內之。則淫醜忘臭。外之。則藥石厭苦。若留思於此。則知所以觀己觀人。其爲非者。愚者也。不體愚。則焉知愚者之情。責非者。明者也。以明者之所見。責愚者之所爲。雖善。而若不及何。猶越人怒胡人之不能舟。尙食責野媼之不能烹。於是乎。可求諸情。豈專責諸是非哉。故事上者。莫切於以上之心爲心。使下者。莫切於以下之心爲心。賢愚利鈍。皆以此推之。是以。人皆讀史。同憾彼拒諫者。憾拒諫者。實是也。憾拒諫者。果能納諫乎。我未能之知也。處身於其地。察其情。世之所謂拒諫者。豈自以拒諫哉。是自執一是非。聽

而忘ニ桀梓一哉。怨望憤激。望絶レ於レ漢耳。其使ニ不レ死者。終レ不レ死。不レ還者終一レ不レ還者。是孰與。熟ニ察其勢與一レ情。悵乎自失。故勢與レ情。不ニ竝行一。理與レ行。有レ時反。夫通塞窮達之勢。悅怨和戾之情。聖凡利鈍。皆遊レ于ニ此中一。故行事之美醜。不四參三觀之於ニ勢情一。則論說雖レ正。褒貶雖レ當。而未レ能レ使三其人。中心感悅。以服ニ其罪一矣。晉豈好レ拗。但至レ持三衡於ニ天地一。則不レ借レ于レ彼。不レ廢レ于レ此。夫觀レ勢而察レ情者。情莫レ所レ遁。情莫レ所レ遁。而邪正之所レ本。自照。於レ是。正ニ諸禮義一。律ニ諸法制一。孰不ニ感服一。蓋正レ人之道。無レ寃則人服。寃則焉服。寃不寃之間。情屈伸矣。孔子謂ニ曾子一曰。參乎。我道一以貫レ之。曾子唯。門人問レ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貫レ道者。德也。列レ德者。道也。蓋自ニ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一。內而父兄男女。外而君臣長幼。冠昏喪祭之儀。尊卑親疏之等。宮室衣冠之制。玉帛鍾鼓。進退揖讓。列レ之則各道也。貫レ之者。則一德也。故老萊子之奉レ親。著ニ五色斑爛之衣一。弄三雛於ニ親側一。若以ニ斯道一事レ君。則諛也。汲黯之事レ君。以レ嚴見レ憚。帝之望レ黯。不レ冠。必避ニ之帷中一。若以ニ斯道一事レ親。則嚴也。傳曰。事レ親。有レ隱而無レ犯。無レ方ニ服勤一。事レ君。有レ犯而無レ隱。有レ方ニ服勤一。事レ師。無レ犯而無レ隱。無レ方ニ服勤一。是道之有ニ各所一レ宜也。故有レ言。曰。忠臣求レ於ニ孝子之門一。是以。以下行三散於ニ賓主一者上。能盡三愛於ニ妻帑一。以ニ戰競持レ身者一。能踏ニ白刃一。就ニ湯火一。是德之所レ不レ二也。及三門人問ニ其一一。曾子以ニ忠恕一解。而已也者。盡而無レ佗之辭也。忠者盡ニ己之心一也。恕者。以レ身躰レ之也。以レ身躰レ之者。以レ身處ニ其地一。以ニ己度ニ其情一矣。所レ謂以ニ人之心一爲レ心也。道者。學以知レ之。禮以行レ之。其事雖レ博。約レ之則一レ於

人之爲道。而使人不可及。雖美奚爲。觀勢者。智也。察情者。恕也。夫理者。天下之衡也。不可以人曲直。勢者。天下之態也。不可以賢愚有異。而勢與情。亦不必竝行。理與行。不能必一。於是。以成于勢者。責情之行本。以成于行者。尤之於理之所當。是所是非之不適。而人情之不伸也。殷湯周武。下而討上。說者猶謂。是理。是道。其君也非君。其下也非下。蓋天下莫貴於君父。雖不善乎。生我者。不能不父。雖不善乎。有我者。不能不君。苟道之有無。可以易之。謂之市道。亦可也。蓋暴虐者。衆之所厭而棄。仁惠者。世之所慕而奉。厭棄。排斥之勢成。慕奉。奉戴之勢成。勢已成矣。故前者牽轅。後者推轂。民之望之。如旱霓。使我不得不行醜。其人之不幸也。慕奉者陟。厭棄者廢。主換代革。而猶衆欣々驩焉。未敢覺其非者。唯在避水火耳矣。故宋祖陳橋之變。殷湯攻亳之師。雖其德弗同。而事則一也。而謂之殷湯。則頌。謂之宋祖。則議。噫以下換上者。天下之定非。詎須多辨。唯於非中。察仁暴。則新莽魏丕之意。可嫉。而殷湯宋祖之情。可憫矣。鄭莊負友於弟。李陵失節於漢。比諸太伯之高踏。蘇武之苦節。天壤不啻。雖然。置身於其地。考其勢。則其情亦可憫焉。鄭莊以武姜之頑嚚。逢叔段之跋扈。不誨弟之非乎。虞舜未能化驕象。不諫母之非乎。伯奇未能回母之志。奚不欲全水魚之親。無謀于社鼠。以殺見稱其志。鄭莊豈不欷歔哉。李陵。驅之於絕漠之地。厄之於無援之險。不借于空拳之勇。欠一死之責遽至。假抱曹沫償敗之志。豈忍王褒背晉之痛哉。雖與衛律竝用。而李緒爲兵之謀不爲也。彼豈甘羶酪

焉。其或元慶之父。不レ免レ於レ罪。師韞之誅。不レ愆レ於レ法。是非レ死レ於レ吏也。是死レ於レ法也。法其可レ讎乎。讎二天子之法一。而戕二奉公之吏一。是悖驁而凌レ上也。執而誅レ之。所三以正二邦典一。而又何旌焉。且其義曰。人必有レ子。子必有レ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レ於レ禮也。甚矣。禮之所レ謂讎者。蓋以二寃抑沈痛。而號無一レ告也。非レ謂下抵レ罪觸レ法。陷二于大戮一。而曰二彼殺レ人。我乃殺上レ之。不レ議二曲直一。暴レ寡脅レ弱而已。其非レ經背レ聖。不二亦甚一哉。周禮。調人。掌二司万人之讎一。凡殺レ人而義者。令レ勿レ讎。讎レ之則死。有二反殺者一。邦國交讎レ之。又安得二親々相讎一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レ受レ誅。子復讎。可也。父受レ誅。子復レ讎。此推レ刄之道。復讎不レ除レ害。今若取レ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レ於レ禮矣。且夫不レ忘レ讎。孝也。不レ愛レ死。義也。元慶能不レ越レ於レ禮。服レ孝死レ義。是必達レ理。而聞レ道者也。夫達レ理聞レ道之人。豈其以二王法一爲二敵讎一者哉。議者反以爲レ戮。黷刑壞禮。其不レ可三以爲二レ典。明矣。請下二臣議一。附二于令。有レ斷二斯獄一者。不レ宜下以二前議一從上レ事。謹議。

夫殺活者。王者之威柄。禮義之關係。民之所二勸懲一。治亂此由。後之君二于人一者。畧レ之而不レ考レ於レ古。爲二闕典一。大也。子厚之議。太明矣。不レ略而載レ之。且婦人。淫去。禮也。今也殺レ之。官亦不レ問。蓋戰國之餘習未レ除也。

觀察　第八

勢。不レ可レ不レ知也。情。不レ可レ不レ察也。觀二其勢一。而察二其情一。而后以二禮義一處レ之。未レ能下觀二其勢一。察中其情上。直擧二禮法義理一。尙二之於一レ人。雖レ美。猶二斷岸絕壁一。蓋人之爲レ道。將下以レ人治上レ人

過。殺人不義者。服法。非調人所與。殺人而義。與過。調人之所和也。過者。辟之於遠。義者。使不同國。然則除義。無殺人之道。鄭游販將歸晉。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殺之。以其妻行。子展爲政。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猶有周禮之遺意。義以立法。由義從法。禮之所行也。禮法以處怨讎。君子之所不踰制也。唯讎。而上不以法處之。下求不之得。是怨憤無所洩矣。而身深任其責。當死而後已者也。後世此義不構。處讎者。無所取裁。於是。彼復此報。無已。秦漢以下。禮廢律興。唐天后之時。有同州下邦人徐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其子元慶。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請編之於命。永爲國典。柳子厚駁。曰。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玆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玆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究理以定賞罰。本情以定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

可怨也。而從父于陛下。天子于天下。若快意。何以示後焉。今已毀之。此辱足以遺後世。可謂以禮制心矣。故晉於伍胥。哀其志。惜其直情。晉王褒。痛父之死。三徵七辟。而不起。身終不向晉而坐。可謂從容處變矣。史記敘禹曰。舜巡狩。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舉子禹。而使繼其業。禹傷先人受誅。勞身焦思。以告成功。於是。舜薦禹爲嗣。晉讀之。疑禹者久矣。今悟史遷誤解殛字。謹考。舜典曰。殛鯀於羽山。洪範曰。鯀則殛死。禹則嗣興。祭法曰。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皆似以殛爲殺者。盖伯夷叔齊。辟周。而餓于首陽。而死于首陽。遂言之餓死。鯀亦殛于羽山。而死于羽山而已。孔蔡註書。共不爲死。大戴禮曰。殛鯀於禹山。以變東夷。左氏曰。舜臣堯。流四凶屬。以禦魑魅。竹書紀年曰。黜崇伯鯀。雖說不一。而殛非殺。可徵矣。禹者。孔子之所不間然。殛果死乎。舜縱無私而殺鯀。爲鯀之子者。豈得驩然于舜哉。縱不竊負遯海濱。而豈勝爲之驅馳哉。縱爲此驅馳。而豈忍受之讓哉。若攀援殺己父者以與身。則不及於王褒遠矣。周禮有調人。掌司万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盖殺人者當死。雖然。於殺人中審之。有義。有不義。有

非之所一レ在。況其佗乎。焉在二國人殺一レ之。以二夫子一觀二漢高一。其不レ及遠矣。然猶其爲レ法。殺レ人者而死。千古稱二其美一。嗚呼子爲レ政。焉用レ殺。唐太宗。留二意於一レ此。趙宋。立二法於一レ不レ殺レ臣。所三卓二出後代一也。世之責二梁武一者。曰。易レ牲以レ麪。臨レ刑不レ忍。易レ牲以レ麪。恩及二禽獸一也。臨レ刑不レ忍。大禹之心也。梁武之失二天下一。豈在レ茲哉。諺曰。嫉レ僧及二袈裟一。有レ之夫。不レ忍者。君子之心也。敢レ于レ不レ忍。君子之果也。其不レ得レ已者也。故刑殺之道。非二協和之術一。欲レ生無二生路一。飲レ泣處レ死。周公之意也。仲尼奚負レ之。君子之用レ刑。當レ使二生者服死者無一レ憾。不レ於レ此。而甘二心于一レ殺。天地之罪人也。我聞好レ生者。而獲二衆驩一。未レ聞。嗜レ殺而獲二衆驩一者。活者。美事也。殺者醜事也。然而不レ可二相廢一。與レ殺二其不辜一。寧失二不經一。聖訓存焉。伍胥一匹夫。楚子失レ刑。而楚國墟矣。豈可レ不レ愼哉。盖德相報。讐相復。人之情也。傳曰。父之讐。弗二與共戴一レ天。兄弟之讎。不レ反レ兵。交遊之讎。不レ同レ國。是其大旨也。雖レ然。其間亦不レ可レ不レ講焉。公羊傳曰。父不レ受レ誅。子復レ讎。可也。韓愈曰。不レ受レ誅者。罪不レ當レ誅也。誅者。上施レ於レ下之辭。非二百姓之相殺者一也。是不レ知レ道者之言也。如二伍胥一當邪。伍胥。豪傑也。見レ殺三所レ奉之君。與二父兄一。怨徹レ骨入レ髓。以爲如二日暮道遠一。倒行逆施。何暇問二步之正非一。竟覆二楚國之宗社一。鞭二平王之屍一。直レ情快レ意。噫人有レ尊。君與レ父也。平王雖レ暴。父レ于レ建。而君レ于レ奢。雖三怨入二骨髓一。如二名分一何。況宗廟社稷乎。其欲レ報レ怨。豈不レ有二費無忌屍在一哉。在昔。雄略天皇。殺二忍齒皇子一。馬二槽之一。及二顯宗天皇即一レ位。怨レ之。將レ毀二其陵一。意祁命。帝兄也。自請行。除二陵傍土一抔一。反命曰。雄畧雖

君子之心。自利者。小人之私。惡二小人之所一レ爲。而棄二天下之所一レ安。墨子不レ服。

殺活　第七

按レ身而痛。推レ之以知二人之不一レ欲レ痛。推二諸物一。以知二物亦不一レ欲レ之。痛尙弗レ欲。況死乎。以二物我所一レ不レ欲者一。欲レ齊二物我一。難矣。商鞅秦始。試二之於一レ前。身裂國亡。其徵不レ竢二喋々一。故生者。天地之大德。好レ生者。天下之大德。此故。古先聖王。治專在三以レ禮敎二化人一。不レ欲二以レ刑齊一レ人。以レ禮敎レ人。則其失レ禮。足二以取一レ辱。以レ刑律レ人。則其犯レ刑。足二以致一レ死。故刑法能殺二其犯者一。禮制能辱二其失者一。故王者並二用之一。而刑則措焉。子曰。道レ之以レ政。齊レ之以レ刑。民免而無レ恥。道レ之以レ德。齊レ之以レ禮。有レ恥且格。是之謂也。夫民命者。至重。而殺者。醜事也。故周禮。小司寇之爲レ職。聽二獄訟一。求二之民情一。求而已護レ之。猶議二親之辟一。議二故之辟一。議二賢之辟一。議二能之辟一。議二功之辟一。議二貴之辟一。議二勤之辟一。議二賓之辟一。而猶三刺。又有二司刺一。以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贊二司寇一。壹刺。訊二群臣一。再刺。訊二群吏一。三刺。訊二万民一。壹宥レ不レ識。再宥二過失一。三宥二遺忘一。壹赦二幼弱一。再赦二老旄一。三赦二惷愚一。以二此三法者一。求二民情一。斷二民中一。而施二上服下服之罪一。然後刑殺。然猶至レ有二司告一レ之。君曰レ宥レ之三。傳者曰。孔子爲二魯司寇一。朝政七日。戮三少正卯於二兩觀之下一。子貢以三卯之爲二聞人一。疑而問レ之。孔子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レ非而澤。此五者有二一一於レ人。不レ免二君子之誅一。而少正卯兼有レ之。是亦申商之流之造言也。書曰。不レ協レ于レ極。不レ罹レ于レ咎。皇則受レ之。少正卯之行。雖二不善一。而未レ有二見罪一。以二子貢之達一。未レ知二其

將二義之從一。志士之所レ執。孰獨不レ然。夫義無二定軆一。取舍予奪。有レ所レ宜而存。雖二賢者一。賞則富貴。罰則殘害。是故。財者。天下之至用。自レ家至レ國。以レ之爲レ用。欲レ發無二廩粟一。雖レ有二仁者一。不レ能レ賑レ民。欲レ養無二衣食一。雖レ有二孝子一。何以盡レ志。故古人不レ廢三德於二勤儉一。勤則財生。儉則用足。唯小人則從三事於二忍吝一。故能積。積而不レ能レ散。唯利之貪。君子則用レ于レ通レ用。故易レ貧。貧而不二戚々一。非レ潔レ貧也。故非二利之可一レ嫉。有三得二失于一レ從レ事。故擇二是非一。不レ可三獨外二利害一也。若夫兩軍相二對于一レ茲。用レ正。則危二宗廟社稷。宗族臣子一。用レ奇。則安レ之。於レ是雖二孔子一。不レ能レ不レ好レ謀。好レ謀。有二隱忍義否一。正譎之所レ成也。故取二仁義之美一。斥二利之所一レ醜。則孟子之所レ言。是也。擧二利之美一言レ之。孟子言病焉。夫人之姓。以二好惡一而運用。好惡之際。利害之事切也。苟無五利二害好三惡者四于一レ人。則善惡何立。勸懲何行。仁義道德何用レ之。故利害者。好惡之弗レ可レ已者。仁義之所二由成一也。今說二仁義一。而舍下所レ爲二仁義一者上。徒善徒是焉耳矣。傳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舍レ田說レ農。不レ可二以爲一レ用。故衆利而未レ知レ方矣。尙保二其國一是非徒設。而其民痺焉。安有二其民一。故馭レ衆之務。在レ利レ人。利レ人者。足レ之。敎レ之。足也利レ外。敎也利レ內。人利則安焉。安則驩焉。未レ有二衆驩而犯レ之者一。未レ有二上利レ下。下奉レ上。而禮義失者一也。大矣哉。利之爲レ用。豈可レ厭哉。自用而遺レ人。㠯是而外レ人。其道。縱美。縱高。譚士之義也。非二王者之道一也。唯彼小人。觀レ身而不レ觀レ人。孳々汲々。自利之務。自利。則勢不レ得レ不レ害レ人。暴レ下犯レ上。妒レ甲碍レ乙。出レ乎レ爾者。反レ乎レ爾。身賊國危。利之不利者也。是孟子之所レ箴。可レ不二深省一哉。利レ衆者。

レ遠二千里一而來。亦將レ有三以利二吾國一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レ利。亦有二仁義一而已。王曰。何以利二我國一。大夫曰。何以利二吾家一。士庶人曰。何以利二我身一。上下交征レ利而國危矣。蓋當二周之時一。以レ道率二弟子一者。莫レ盛レ於二孔墨一。迄二孟子時一。天下之譚レ道者。孔墨之徒爲レ熾。而孟子守レ孔。而闢二楊墨一。楊子。姑置レ之。若二墨子一。其書猶レ存。其術專在二兼愛交利一。孟子者。與レ墨抗衡者也。故於二愛利一。極レ力闢レ之。闢二其愛一。曰。二レ本無レ父。豈保三勸レ王之非二二レ本無下君哉。闢二其利一。曰。上下交征レ利而國危矣。自レ是而後。義利之辨嚴也。義以正レ己。利以箴レ身。不二亦善一乎。聖人復起。立レ身如レ此而已。學者眩レ此。忌レ言レ利。利已而道亦瘁矣。孔子曰。道不レ遠レ人。人之爲レ道。遠レ人。不レ可二以爲一レ道。人之所レ好。莫レ若レ利焉。舍レ利道レ人。何以得レ之。君子利レ德。小人利レ私。君子之利者。廣矣。大矣。久矣。此故。君子者。以レ義爲レ利。小人者。以レ利爲レ利。是故。君子而後能利。小人唯害之爲。豈爲レ利哉。禮運曰。講レ信修レ睦。謂二之人利一。爭奪相殺。謂二之人患一。不レ遺レ親。不レ後レ君。而後君親利矣。天下豈有下以二國危君弒一。爲レ利者上哉。此故。行二仁義一者。大以利レ國。小以利レ身。蓋孟子取三仁義之是者。與二利之非者一而言。苟不レ揚二其本一。而齊二其末一。方寸之木。可レ使レ高レ於二岑樓一。今取三義之是者。與二利之非者一。而比レ之。奚翅利非。利有二非利之利一。猶三義有二非義之義一。苟其非。則利與二仁義一。不レ可レ用一也。苟其是。則利豈可レ廢哉。利義辨嚴。而學者忌レ之。是所二道之愈峻。愈不下行也。好レ色好レ財。皆是レ菑レ身。苟與二百姓一同。於レ王亦不レ難云。何獨利之不レ可レ施哉。是急レ于二攻レ墨勸下王。而不レ能二自護一也。縉紳將二唯義之從一。故口及二利害一。其色赧然。

㆑于㆓四岳㆒。闢㆓四門㆒。明㆓四目㆒。達㆓四聰㆒。蓋常人之智。取㆓聰明於㆑己。君子之智。取㆓聰明於㆑人。取㆓聰明於㆑己者。與㆑人鬪㆓聰明㆒。取㆓聰明於㆑人者。用㆓人之聰明㆒。與㆑人鬪㆓聰明㆒。故各張㆓其是非㆒。於㆑是。訐㆓人之短㆒。以害㆓其長㆒。華㆓己之是㆒。而蔽㆓其非㆒。用㆓人之聰明㆒者。不㆓以㆑短害㆑長。不㆓以㆑是蔽㆑非。天下之聰明歸矣。人雖㆓聰明㆒。處㆑舟。不㆑若㆓舟子㆒。處㆑車。不㆑若㆓御者㆒。故鄉之得失。鄉議。市之得失。市議。問㆓漁於㆑水。問㆓獵於㆑山。議定而用㆓長者㆒。所㆓動而不㆑獲㆑罪也。人雖㆓聰明㆒。而一人之耳目。有㆑所㆑蔽。以㆓所㆑蔽者㆒。欲㆑馭㆓無㆑窮者㆒。用㆓聰明㆒者之非也。唯不㆑用㆓聰明㆒。是以莫㆑不㆓聽明㆒焉。孔子雖㆑聖。而不㆑獲㆓其位㆒。不㆑過㆑與㆓門弟子㆒。講㆑禮譚㆑道。終取㆓詩書易春秋㆒。脩傳㆓之後世㆒而已。自㆑是而後。天下之譚士接㆑踵。技能無㆑所㆑施。各提㆓是非㆒而相攻。所㆓以儒墨刑名之分㆒也。是以。雖㆓孔子㆒。而勢不㆑得㆑不㆑與㆓諸子㆒爲㆑伍。蓋天下之譚士。共張㆓是非㆒。爭㆓其得失㆒。非㆑無㆓得失㆒矣。或非㆓治之急㆒也。夫天地者。大也。容而不㆑擾。以成㆑物。百家提㆓我之一是非㆒。而攻㆓他之一是非㆒。於㆑是。喜㆑同惡㆑異。護㆑此訐㆑彼。憂喜在㆓其黨㆒。而不㆑在㆓通情㆒矣。唯其是足㆓以爲㆑榮。其非足㆓以爲㆑辱。是王者之是非也。其善可㆓以安㆑人。其惡可㆓以賊㆑人。是王者之善惡也。修㆑善。謂㆓之仁㆒。修㆑是。謂㆓之義㆒。仁者。能安㆑人。義者。能裁㆑宜。夫天下何好。好㆑利。天下何惡。惡㆑害。利㆑之則樂而安。害㆑之則苦而危。故取㆑衆者。博利。利㆑之者。驅㆑害。害除而利興。天下。何危之不㆑安。故善莫㆑大㆑於㆑利㆑人。惡莫㆑慘㆑於㆑害㆑人。舍㆑利而施㆑善。謂㆓之徒善㆒。無㆑害而唯非。謂㆓之徒非㆒。宥㆓人之徒非㆒。而播㆓濟㆑衆之利㆒。其善不㆑徒。天地之德也。孟子見㆓梁惠王㆒。王曰。叟不

猶對孔子呼丘。對伯魚呼鯉。是也。是以春秋。書陳侯午。而不諱襄公之午。書同盟。而不諱莊公之同。擧諱之爲失禮。猶對伯魚。稱丘垤丘壑。對子思稱鰋鯉鯪鯉是也。踰者。周禘太祖詩也。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公。以皇考。爲文王。以烈考爲武王。則成王之詩也。朱子。竝烈考皇考。爲文王。則武王之詩也。諱者。不觸爲禮也武王而言昌。非廟中不諱之義。按。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武王崩。而成王不逮事之也。不逮事。故不諱也。武王末受命。必是成于成王者也。檀弓曰。卒哭而諱。又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官。曰。舍故而諱新。舍故。便不諱王父母也。宋陳澔註戴禮。以之爲庶人之禮。噫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陳澔誤也。今不辨名與諱。唯嚴之務。非古也。盖生者送死者。以思慕之無窮。臨哀痛之切。財貨何惜。厚葬慰意。雖然以無窮思慕。用有限生產。不可無所節矣。葬禮之重。蓋自周。墨子説儉。儒者過矯。加以奢靡之風。穿地上。充地下。發丘摸金。公行于世。死而不受戮者。幾希。厚葬之非。禮之弊。至此而極。慘哉。冀後世作者。使天下。易從事於禮。得優游於憂患之中。悽愴嚴肅之中。正有一團之和氣矣。

利害　第六

大矣哉。舜之爲德。被袗衣。鼓琴。正南面。垂拱而天下治焉。何以其然。於書有之。曰。詢

近一也。受已見二泰誓一。則非レ諡明矣。辛由下般人以二十干一爲レ名之例上。則名也。湯蔡沈。以爲レ號。未レ得二其徵一。不レ能二全信一。庭堅。杜預以爲二皐陶之字一。冠字。死諡。周道也。則是古人有下有二數名一者上爾。諡者。所レ表二其德一。行出レ於レ己。名生レ於レ人。而姸媸不レ揜矣。所三以誘二後世於上德也。秦始除レ諡。曰。太古。有レ號毋レ諡。中古。有レ號。死而以レ行爲レ諡。如レ此。則子議レ父。臣議レ君也。甚無レ謂。朕弗レ取焉。噫身行二無道一。欲レ傳二之無窮一者。愚也。非三臣子議二君父一者。當矣。夫子請二諡於上君。而美惡出レ於レ君。則子當レ奉レ之。臣之事レ君。生也。當二竭レ力盡一レ志。不上宜下爲二社稷民人一。面從以有上隱也。沒也。宜下補二其過一。揚二其美一。而後臣子之心。正始安上焉。吾聞。君子。成二人之美一。不レ成二人之惡一。惡諡。成二君父之惡一者也。衞孔圉之行。孔子猶不レ問レ謂二之文一。則孔子之意。可レ知也。夫臣二子於上人。豈忍二于レ自于レ佗。朝夕口中於二君父之醜名一哉。雖レ謂二之公議也一。非四所三以訓二臣子一也。秦始之弗レ取。義似レ長矣。本邦。中古以來。奉レ諡以二美稱一。而準二其德一。雄略。武烈。得三其跡於二彷彿一。足三以長爲二國典一矣。且人之行。或相同。或相千万。若同。則父子同レ諡乎。千万。則豈數百十之間哉。故古。生亦堯也。舜也。死亦堯也。舜也。於レ周。則生則昌也。發也。沒則文也。武也。而其諱レ名不レ嚴。且死生不レ同。禮經可レ考。後世則不レ然。不レ問二生前沒後之別一。嫌諱。二諱。詩書諱。臨レ文諱。廟中諱。內諱諱。此而不レ已。至二父名レ樂。乃終身絶レ酒。父名レ岳。沒レ身不上聞レ樂。比下之於中過而擧二君之諱一則起。與二君之諱一同則稱上レ字。則刻哉。後世無二名諱之辨一。名諱雖レ一。而其沒固別。諱對レ諡。死者之事也。名對レ字。生者之事也。此故。不レ稱レ子而稱レ名。之爲二無禮一。

レ危。安在レ爲レ孝焉。總レ己聽レ於二冢宰一。其冢宰。則先君之臣也。而先君。有レ賢。有二不肖一。有レ幼。有レ季。後嗣。有レ賢。有二不肖一。有レ幼。不幸遇二君弱臣姦一。禍將レ始レ此。彼將曰。君弱臣姦。世自亂焉。何在下聽レ於二冢宰一之非上。雖レ然。事出レ於二慮之所一レ不レ及者。天也。如レ之何。失在二慮中一。何不レ盡レ心。是故。爲二万世一立レ法者。須下以レ濟二屯蹇一爲上レ法。不レ須下以レ處二賢君臣賢子孫一爲上レ主。故君子業廢。則姦兇窺レ隙。小人業廢。則老幼將レ困。是以。晉則冀天下。以二易レ從難レ犯之禮一。與レ人同爲レ善。不下以二高行潔名一。爲中通二天下一之道上。弛二意智之所一レ辨。從二情宜之所一レ適。宜而不レ害。情而不レ荒。措二諸天地一。莫レ所レ不レ通。意智之所二欣賞一。雖レ美。而自レ非二苦節激勵之士一。不レ保レ無二蹉跌一。夫哀則修レ哀。喜則修レ喜。飲則修レ飲。食則修レ食。禮之所レ防二未然一也。修爲二人之不一レ可レ及。是之過レ是。而爲レ害也。仁者。弊レ愛。學者弊レ偏。義者弊レ俠。禮者弊レ煩。可レ不二敢言一哉。今晉敢言于二人之所一レ憚レ言。知二衆之譏責一レ晉。晉不レ辭レ受レ責。使二責レ晉者。不レ踐二晉之所一レ言。彼焉保哉 假修二飾外一。無レ羞レ于レ省レ私哉。是晉之所三言而不二自顧一也。蓋古者。有レ名無レ字。人生則不レ能レ無レ名。名者。父之所レ命。冠而字レ之。人貴二父之所一レ命。呼レ字易レ名 是避三名於二生前一也。周之禮也。周公作レ謚易レ名。名者。君父自稱者。死而謚レ之。卒哭乃諱。而後世奉レ之。是諱三名於二沒後一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稱レ諱如レ見レ親。若信二此言一。制レ謚在二般代一歟。抑傳者誤レ之歟。蓋謚法、有二堯舜禹湯桀紂等之稱一。可下由レ有二堯舜禹湯桀紂一而設上レ之。蓋湯。名爲レ履。爲二天乙一。則並レ湯爲二三名一。紂。名爲レ辛。爲レ受、則又有二三名一、皐陶。爲二庭堅一。則有二二名一之類。有焉。受紂。蓋由二音相

在一。親之殺三女於二已嫁一。亦義也。非レ情。是以父母三年之喪。雖レ發二中情一。其引レ不レ及。則義也。何者。情者。不レ得レ敎。不レ待レ勉。欲レ已而不レ能者也。夫父母之育レ子。雖二暴不仁一。亦不レ須二勉强一而能レ之。子之喪二父母一。雖二至厚一。而未二嘗敢不一レ勉。夫義之於レ情。或裁三之於二有餘一。或引三之於二不足一。情之所レ感。有レ餘レ於レ子。而不レ足レ於レ親。有レ餘レ於二男女一。而不レ足レ於二君臣一。意之所レ辨。安レ于二厚レ於レ親。而薄下於レ子。安レ于下厚レ於二君臣一。而薄中於二男女上。故三年之喪者。哀レ別愼レ終。情意之不レ可レ已者也。唯其義煩。而其節苦矣。蓋人之情。不レ久者能。久者不レ堪。故如二水漿三日。不レ入レ于レ口。杖而后能起一。則雖二哀之飾也一。非レ難矣。如下言而不レ語。對而不レ問。盧堊室之中。不二與レ人坐一焉。在二堊室之中一。非二時見一乎レ母也。不レ入レ門。保二三年之久一。則雖二情之隱也一。人所レ不レ易レ能也。三年猶未也。不幸重レ喪。積將二幾年一。夫喪者。每レ節而退。憂服在レ身。日月稍徂。業可二漸執一。內可二漸弛一。宴不レ座。慶不レ與。父母之外。三年者。不二愈寬一。則情義愈不レ適。是以君親之外。宜下以二情義一。裁制從中其宜上。三父。八母。祖先。子孫。師弟。姑婿。母妻之黨。兄弟之屬。不幸者。將二終身不レ脫二喪服一。終身不レ脫二喪服一。將二多廢レ事。雖レ厚而非レ可レ行矣。若有二作者一。裁制之道。情義當レ適レ宜。而後伸三優游於二憂患間一。憂樂之情。將レ適二其中一。夫愼レ終退レ遠。固重。治二國家一。奉二祖先一。亦重。故天子至二庶人一。業不レ可レ廢。古之人。君薨。百官總レ己。以聽レ於二冢宰一三年。嗚呼。世常君有二託孤之監一。臣有二宰命之德一。則美也。然君有二賢愚一。臣有二忠姦一。苟自レ非レ轉二造化之機一。雖二聖者一。弗レ能レ保三之於二後來一。以レ姦據二國柄。於二三年之久一。久假而不レ反。岌々乎殆哉。國祚轉薄。宗廟將

議。是以願二其厚一。恥二其薄一。是此說之所二愈厚愈嚴一也。雖二是非之心慊一レ此。而若二人情之不一レ及何。以二子張之賢一。尙跂而及レ之。以レ是高レ世者。少連。大連。孟獻子。高子皐之徒。僅々可レ數。以下通二千古一。僅可レ數之道上。爲下通二諸天下一而行上。不二亦難一乎。禮之設。不レ宜レ使三天下多二罪人一焉。墨子曰。厚葬久喪。非レ古也。厚葬。固非レ古也。故唐之大宗詔曰。仲尼孝子也。防墓不レ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レ隱。考妣之喪三年者。出二舜典說明一。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由而來者。久矣。以レ晉觀レ之。喪之久也。非レ害。其嚴將レ多レ罪。而葬之過レ厚。所レ遺レ害也。夫人生三年。然後免レ於二父母之懷一。孰無三三年之愛二于父母一。欲レ報二之德一。昊天罔レ極。斯喪之所二三年一也。雖レ然。通天下之所レ不レ及。君子弗レ强レ之。憂服在レ身。日月稍徂。業可二漸執一。內可二漸弛一。宴不レ坐。慶不レ與。優三遊于二慨然廓爾之中一。而後可二以通一焉。蓋天下之通態。賢少。不肖多。雖二法以嚴一レ外。情弗レ勝レ於レ內。反將レ啓二醜路一。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下輪人以二其杖一關レ轂而輾レ輪者上。於レ是。有レ爵而后杖。杖猶レ如レ可レ行然。然至レ分二尊卑一。今欲レ通三喪於二天下一。業不レ執。內不レ絕。醜豈關レ轂而已哉。故雖三志士可二之行一。而通二之天下一則難矣。周之後。喪禮之不レ行者。不二獨風俗之澆一焉。煩苛使レ然也。故可レ使二厚者俯就。薄者跂及一。則不レ如下以二坦々一通中天下上之無レ害也。不レ如下闕二醜路於上易レ從之少レ罪也。且三年之喪。斬二衰于父一。齊二衰于母一。方二喪于君一。心二喪于師一。其佗親之於レ嫡。婦之於レ夫。承重之於レ祖。三年者若干。自レ期至二緦麻一。愈降愈多。夫喪者。以レ義引二情於不レ足者也。故方二喪于君一。心二喪于師一。亦義也。婦之加二隆於舅姑一。亦義也。而子之殺三母於二父

所同然也。夫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人君養老於此以乞言。禮也。雖天子而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王制曰。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學記曰。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故兩其占曰。明王不興。而天下孰學斯禮。尊宗於我所學。是非此兆。必死而殯於兩楹之間耳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嘆身不見盛世矣夫也。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者。傷其所學不行也。夫人。有遇。有不遇。有才。有不才。有時。有義。出處行藏。不必同轍而行。若直以不仕。爲無義。亂大倫。顏曾之謂何。使太公死不遇文王之前。則爲無義耶。將爲獨善耶。不通之論也。孔子蓋有求于與周道。是所傫然如喪家之狗也。非不思接與之徒之憂愛。非不厭危亂之不可處。唯懇々周道。不能果於已。斃而後休。嗚呼。雖終不得志於當時。後之述作者。皆取法於斯。則功不在周公之下。

喪葬第五

使天下多好人。孰與使天下多罪人。使禮易從。孰與使禮易犯。盖先王之制禮。由人情而節文之。考義理。而制之中者也。其弊。節文煩。義理峻。節文煩。則易犯。義利峻。則難從。以難從之禮。强于易犯之人。所好人寡。而罪人多也。曰寬。曰易。曰簡。自古爲治人之要。人情之感應。可疏而通之。未可峻其義。以强其所不能焉。夫喪者。生者之所報死者。而親疏之序。以之分。愼終追遠。古人之所尤盡心也。盖人。意智之察。有榮辱于

自經溝瀆。而莫之知也。召忽之死。當矣。甚哉。子之抑忽。當是之時。雖非無戎狄之難。而非有蒙古韃子之強。向微管仲。豈至被髮左衽哉。其抑忽也甚。揚管亦甚。抑揚如此。夫子之憤激。可知也。故孔子周流四方。冀諸侯之一匡天下。興周道於東周。而君君臣臣。安老者。懷少者。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則非孔子之所期也。何以其徵之。蓋孔子至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孔子得志相諸侯。豈不期至德哉。轍環天下。身老于行。曰。道其不行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於是乎。欲浮海。欲居九夷。方孔子嘗使二三子各言其志。其所言。共政教禮樂之事。而孔子無所間然。皙獨無彼二三子或知我之意。由時春氣和。春服亦成。思童冠相携。優游風咏乎林泉。蓋櫝玉價不至。忘沽之者。乃阿衡樂有莘。尙父安渭濱。之日之氣象也。雖爲東周乎之權。則似違。而無道則隱之常。則有符矣。蓋是孔子道不行之日。點有從容時行藏之言。焉得不發夫子喟然之嘆哉。夫魯者。周公之所邦。周禮存魯。故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後終修詩書禮樂。傳周公之典於後世。所以與點乎。夫神力耗衰將死。常人猶有覺之者。孔子已衰。蓋自覺將病。且有感于坐奠之夢。泰山梁木。嘆周魯之道。往頹壞矣。哲人之萎。嘆明王賢相。不復作矣。鳳鳥不至之意也。子貢聞以爲不祥。遂趨而入。夫夢者。妄也。孔子恃夢哉。蓋人情之感應。聖凡一也。夢之吉凶。豈無感于情耶。果無感于情乎。不夢見周公。亦何傷。因衰謝。而感於夢。人情之

同。而皆一時之英。皆遠二危亂一。憂丙君子之不乙遠引高擧甲。歎曰。道之不レ行。已知レ之矣。後人以レ名信レ之。不レ考二其言行一。隨レ章生レ義。不レ問二彼此矛盾一。見下議二聖人一者上。一例非レ之。非二翅不レ識下議二夫子一者上。終不レ識二夫子一也。佛肸以二中牟一畔。召子欲レ往。子路以二夫子之所一レ言怪レ之。夫子無二明辨一。但言三磨涅不二磷緇一。不二磷緇一。豈在二義之可否一哉。當二是之時一。孔子有レ所二困而慼一乎。遂言。吾豈匏瓜哉。焉能繫而不レ食。何言之窮。豈待二善價一之謂哉。子之欲レ往。蓋乘レ桴浮レ海之意。激而戲也。非二其志一矣。故其終不レ往。以觀二本志一。子路之言。是也。公山弗擾。以レ費畔。召子欲レ往。子路不レ悅。子曰。夫召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二用レ我者一。吾其爲二東周一乎。二子同畔。夫子同欲レ往。子路同不レ欲。而答不レ同者。聘意不レ同也。蓋弗擾之聘。以二周室一爲レ辭。於レ是孔子感レ于二諸侯之無下志二周室一。亦乘レ桴浮レ海之意。非レ必レ之之言。故欲レ往者。望レ爲二東周一。其不レ往者。意同二子路一。陽貨欲レ見二孔子一。孔子且不レ見。季孫受二女樂一。孔子且去レ魯。孔子何獨眷二々夫二子一。靦然以穀レ乎二無道一。夫子之志。可レ知矣。蓋夫子。生レ于二衰周一。傷二周道塗炭一。王綱不レ振。禮樂日喪。僭僞年長。上下相賊。骨肉相鬩。故有下夷狄之有レ君。不レ如二諸夏之亡一也之嘆上。於レ是。深欲レ興二周道於東周一。然周公弗レ可レ得。東遷已來。唯管中能相二桓公一。九二合諸侯一。不レ以二兵車一。使三諸侯知二貴レ周屛一レ僭。故曰。如二其仁一。如二其仁一。又曰。一匡二天下一。民到レ于レ今。受二其賜一。微二管仲一。吾其被レ髮左レ衽矣。管仲嘗與二召忽一同仕二公子糾一。欲レ立レ之。不レ成。及二糾之殺一。召忽死レ之。管仲不レ死。糾兄也。小白弟也。召忽之節。豈不下愈二管仲一遠上哉。是由賜之所レ疑也。而孔子曰。豈若下匹夫匹婦之爲レ諒也。

夢坐奠レ於二兩楹之間一。夫明王不レ興。而天下其孰能宗レ予。予殆將レ死也。蓋寢レ疾七日而沒。晉覽二檀弓一。每嘆四後儒之不三分二曉此章一。蓋孔子嘗言。危邦不レ入。亂邦不レ居。天下有レ道則見。無レ道則隱。又嘗言。親於二其身一。爲二不善一者。君子不レ入也。又言。用レ之則行。舍レ之則藏。昔者。太公釣二渭上一。老遇二文王一。舍也。藏レ于二釣魚一。用也。行レ于二鷹揚一。與二孔子之所一レ言符矣。而孔子則不レ然。當時諸侯之國。何國不レ危。何邦不レ亂。何國用レ之。何國有レ道。然猶周流不レ已。曰。苟有二用レ我者一。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レ成。望レ于レ世如レ此。其栖々爲レ佞者乎。爲レ人見レ疑。楚狂接輿。歌而過二孔子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レ可レ諫。來者猶可レ追。已而已而。今之從レ政者殆而。接輿其知二孔子一者與。愛而危レ之。望二卷而懷一レ之。孔子又曰。賢者辟レ世。當二危亂一。諷レ辟レ世。非二桀溺之意全非也一。是以孔子憮然曰。鳥獸不レ可二與同一レ群。辨レ非二辟レ人之士一也。吾非二斯人之徒一與。又辨レ不レ辟レ人也。而誰與。汝之辟レ世。與二無レ之者一。則斯辟レ人之在レ汝也。天下有レ道。丘不レ與レ易者。孔子志在レ救レ時也。荷篠丈人。意許行之徒。而果レ隱者也。非二其四躰不レ勤。五穀不レ分。及下止二子路一宿上。出二其二子一見レ之。及レ至而不レ遇。子路曰。不レ仕無レ義。長幼之節。不レ可レ廢也。君臣之義。如レ之何其廢レ之。欲レ潔二其身一。而亂二大倫一。君子之仕也。行二其義一也。道之不レ行。已知レ之矣。意是夜丈人諷二孔子之求一レ仕也。故曰。必レ於レ不レ仕者。無レ義也。猶二孟子無レ父無レ君之無一也。彼二子長幼之節。不レ可レ廢也。則此君臣出處之義。如レ之何其廢レ之。爲レ欲レ潔レ身。廢二仕之道一。棄レ義亂二大倫一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二其義一也。然而觀丁接輿荷蕢沮溺。及此丈人之徒。雖三操守不丙

以レ身奉レ之。則臨レ變守レ節。其定分也。由レ義去就。時之宜也。故霜肅露和。天地有レ時。觀二元明之治一。從レ夫死者。旌二表門閭一。故其跡比々相接。蓋婦レ于レ人之道。貞順可三以事二夫。不幸失レ偶。須三盡レ力事二舅姑一。宜レ使三舅姑慰二。婦在子猶レ生。宜レ使三舅姑不一レ爲二鰥寡一。宜レ使下撫二育子女一。承中祭祀上。不レ宜レ使三父母重二憂慮一。作二無益一。害二有益一。德之賊也。不幸。上無二舅姑父母一。下無二子女一乎。宜下灑二掃墳墓一。奉二祭祀一。死而後已上。之謂三能事二地下之人一。婦ノ事レ夫。吾聞レ以二貞順一。未レ聞レ以レ殉矣。子曰。過猶レ不レ及。匹夫稱レ之。猶可レ恨レ之。況治二天下一者。而旌二表之一。殺レ人之道也。孟子曰。可二以死一。可二以無一レ死。死傷レ勇也。故臣婦之殺レ身。以二凶暴不一レ能レ守レ身也。古人有レ言。死或重レ於二泰山一。或輕レ於二鴻毛一。重之與レ輕。唯義之從。殺レ人殺レ身。共非二美事一。非二美事一。故事出レ于レ不レ得レ已。得レ已而不レ已。不レ得レ已而已。失レ義則同。赴レ死如レ歸。護レ生全レ身。從レ義則一也。臣二婦于一レ人者。勿レ失二身於一レ俠。勿レ存三生於二苟免一。故殷受之亡。倒レ戈以北者。雖レ由二受之暴虐一。武之恩惠一。實殷臣之恥也。唯無二義以處一レ宜。何用レ義爲。爲レ義至レ俠。道之賊也。

孔子　第四

孔子蚤作。負レ手曳レ杖。消二搖於門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レ戸而坐。子貢聞レ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レ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二東階之上一。則猶レ在レ阼也。殷人。殯於二兩階之間一。則與二賓主一夾レ之也。周人。殯於二西階之上一。則猶レ賓レ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時之夜。

姫不レ可ニ以通一レ昏矣。世遠則可ニ以許一乎。殷制豈可レ謂ニ之不下レ異於ニ禽獸一哉。夫人。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不レ逮。情不レ逮。則喜不レ慶憂不レ吊。慶吊不レ接。親猶レ佗矣。同繫ニ祖於ニ黃帝一。子姫可レ通。則百世不レ昏者。周道然也。蓋古人。損ニ益於ニ禮。雖ニ條理一定一。而習俗事勢。弗レ能レ無ニ沿革一也。後世取ニ法於ニ周。以爲ニ極レ天無レ易。果然乎。舜天地之一罪人爾。吾聞舜之娶レ婦。不レ合ニ周公之制一。未レ知舜之獲ニ罪於ニ天地一。舜不レ獲ニ罪於ニ天地一。則親絕之後。昏可レ通矣。噫昏雖ニ百世不一レ通ニ同姓一。之正而嚴也。於レ娶レ女。則以ニ姪娣一從。不ニ亦嚴レ于ニ同姓一。而疏ニ于異姓一乎。丈夫不レ宜レ聚レ麀。則女子亦不レ宜レ聚レ牡。姊妹可レ聚レ夫乎。兄弟宜レ聚レ婦。娣猶同行也。姪者。子之行也。豈得ニ正於ニ條理一哉。意周之開國。以ニ故習尙難一レ除。而存レ之。待ニ後之損益者一乎。善讀ニ周禮一者。而後知レ之焉。唯不レ知ニ禮有ニ損益一。同ニ之于ニ非ニ聖人之言一。故今曰ニ親絕通一レ昏。亦宜也。將レ以ニ周公一責レ我。曰ニ姪娣相從。非レ宜也。將レ曰。禮者。自ニ聖人一出。聖人之制レ禮。洞ニ視古今一。制ニ之中一。一嚴一寬。弛張有レ所レ宜。欲ニ自勝上レ之。非レ聖佛レ經。若使ニ之可レ議。孔子議レ之。豈俟レ女哉。孔子。周人也。豈議ニ周禮一哉。孔子未レ得ニ志乎ニ制作一。則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外。盡循ニ守周禮一。與レ否。晉則未レ能レ知レ之也。質ニ之於ニ條理一。措ニ之於ニ人情一。而未レ得レ之。宜ニ陳ニ力贊ニ天地之化育一。宜下陳ニ芻蕘之邇言一。竢ニ後世之作者上。不レ宜レ有レ隱。不レ宜ニ以レ所レ不レ信。曲從獻レ諛。詩曰。善戲謔兮。不レ爲レ虐兮。記曰。張而不レ弛。文武弗レ能也。弛而不レ張。文武弗レ爲也。是一寬一嚴。弛張有レ宜也。豈在ニ嫁娶百世不レ通。姪娣從レ之哉。故婦無レ子去。周之禮也。非ニ今之所レ宜。夫臣之於レ君。婦之於レ夫。

則以爲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ニ同姓一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其庶姓別レ於レ上。而戚單レ於レ下。故昏姻可レ通。謹按。古者。姓氏同賜。周語曰。帝嘉ニ禹德一。賜レ姓曰レ姒。氏曰ニ有夏一。胙ニ四岳國一。賜レ姓曰レ姜。氏曰ニ有呂一。衆仲對ニ魯隱公一曰。天子建レ德。因レ生以賜レ姓。胙ニ之土一。而命ニ之氏一。諸侯以レ字。爲諡。因以爲レ族。官有ニ世功一。則有ニ官族一。邑亦如レ之。杜云。建ニ有德一。以爲ニ諸侯一。由ニ其所ニ由生一。以賜レ姓。謂レ若下舜由ニ嬀汭一。故陳爲中嬀姓上。諸侯位卑。不レ得レ賜レ姓。故其臣因氏ニ其王父字一。或爲諡。因以爲レ族。雖レ然。周之建國。唯賜ニ胡公滿姓嬀一之外。晉鄭魯衞。皆繫而弗レ別。則分レ姓匪レ周焉。故古之姓者。以レ生。氏者。爲レ有ニ國土一也。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有夏氏。皆有國之號也。猶ニ後世之曰レ周。曰レ漢。如下胡公滿賜ニ姓嬀一。命中氏陳上。亦一徵也。古者。黃帝姓レ姬。而其子或同レ姓。或異レ姓。或無レ姓。而姓由レ所レ出而賜。氏由レ胙レ土而賜。則姓氏同有レ之。而賜レ之則有。不レ賜則無。如ニ爵位一然。後世以レ之爲ニ世繫一。於レ是。以下自ニ其所一レ出傳者上。爲レ姓。故人之於レ姓。猶ニ木之於一レ幹。以下所レ別ニ其後一者上。爲レ氏。故人之於レ氏。猶ニ木之於下枝。轉環觀レ之。本亦元所レ別。而別亦所レ爲レ本。姓亦猶レ氏。氏亦猶レ姓。於レ是。致ニ姓氏相通一焉。於レ是姓氏之設。古今名同。而事異也。故以ニ世繫一言レ之。堯之祁。舜之姚。夏之姒。殷周之子姬。是時猶無ニ後世氏族之氏一。皆骨肉之遠兄弟。與ニ魯之曰レ臧曰レ孟曰一レ季似矣。故堯舜之日之氏者。猶ニ後世之國號一。堯舜之日之姓者。殆類ニ周之氏族一。然則周公之立制。周已前別者。爲レ姓。以通ニ婚姻一。周已後別者。爲レ族。不ニ以通一レ昏。虞夏同禘ニ黃帝一。殷周禘ニ帝嚳一。百世不レ通者。終古之通義乎。子

其身一。奉レ夫。則殺三服於二父母一。以加二舅姑一。然風習。臣道以寬。婦道以嚴。蓋嚴レ于レ別レ姓。寬于レ娶レ女者。周公之制也。嚴レ于二婦道一。寬レ于二臣道一者。非二古之制一也。故司徒。敎官也。周公猶置二媒氏一。司二男女一。無二夫家一者而會レ之。故管仲合獨之法。周公之遺制也。非二所レ謂霸術一也。以二是非一律レ之。豈無二欲然一哉。保二人情一之道。不レ如レ此則弗レ通。夫婦人。一與レ人齊。終身不レ改。禮之節也。稱レ無二夫家一。稱レ獨。則可否有二時之宜一而存。蓋淫與レ亂者。禮法之所レ屛。不レ爾而啓二行去就一。配偶可レ成。苟峻二其義一。以待レ人。則其說愈美。而愈將レ多二怨曠一焉。或曰。世難レ于二其人一者。風化之衰也。使下天下嗜二義理一如中芻豢上。則使下夫人詠二關雎一。賦中行露上。此說非也。德其敦盛レ於二堯舜周孔一。而堯之朝。而有二共工驩兜鯀三苗一。舜之家。而有二頑父嚚母傲弟一。周公之討二管蔡一。不レ化レ于二周公之德一也。孔氏之出レ妻。不レ率二孔氏之敎一也。國遠レ於レ家。豈得レ曰二家人不レ化。而國人可レ化哉。然則彼或說。峻二其義一。以强レ情也。蓋周季。義變爲レ俠。田光死。侯嬴刎。男子之俠也。宋共姬焚。秋胡婦溺。女子之俠也。夫君者。臣之所天。夫者。婦之所天。然則臣婦之於二君夫一。其道一也。臣之去就在レ義。則婦之去就。亦宜レ在レ義。義不レ可レ虧。則逼レ之以レ衆。劫レ之以レ兵。見レ死不レ更二其守一。燕人伐レ齊。劫二王燭一燭曰。忠臣不レ事二二君一。烈女不レ更二二夫一。是燭之言。義不レ受レ辱也。夫君臣夫妻。禮以合。義以離。離而有レ合。何戾二王燭之義一。故晏平仲曰。一心可レ事二以於二百君一。二心不レ可三以事二一人一。是之義也。故再仕之臣。可二以死一于レ君。再醮之婦。可二以死一于レ夫。敎之所レ廣也。昏姻之義。周之道。則繫レ之以レ姓而弗レ別。綴レ之以レ食而弗レ殊。故雖二百世一。婚姻不レ通。殷之道。

言下以二天下一讓上。吾按。太王剪レ商者。詩之言也。太伯不レ從。是以不レ嗣者。宮之奇之言也。意太伯之在レ家。以レ所レ不二自潔一。不レ能レ從レ之。于レ意。于レ言。必深遜二于王季一。遜猶難レ處。以遂レ奔二荊蠻一。事出レ不レ得レ已矣。三讓。朱子以爲二固遜一。當矣。夫嫡長代レ父。事之常也。故不幸方二廢立之變一。直臣執レ常。事レ君者之道也。雖レ然。爲レ子之道。宜二唯命之聽一。弗レ可レ引二延其位一。夫人之親愛。莫レ過二父子一。雖レ然。衆口鑠レ金。積毀銷レ骨。衽席之言。其甘如レ蔗。市虎衣蜂。曾母猶投レ杼。爲レ子レ於レ人者之情。莫レ痛レ於レ陷二父乎不慈一。浸潤膚受。機一轉。事弗レ可レ測矣。苟貪二其位一。則勢身不レ死則不レ已。故兄弟之難。莫レ難レ於二廢立一。易曰。君子見レ機而作。太伯其庶幾乎。身死猶可レ忍。豈忍レ陷二父乎不慈一哉。故戰々兢々。當レ恐二身之難一レ保。何遑二其佗一。況父有二嗣子一。其子何慮。噫身爲二嫡長一。其危如レ此。弟庶誤獲二父寵一。臨二廢立之機一。不幸莫レ大レ焉。事成則悖人也。不レ成則其萁レ豆。史佚有レ言。曰。德莫レ若レ讓。讓則不レ爭。奪則犯矣。子路之言不レ讓。夫子猶哂下爲レ國不上レ以レ禮。言之不レ讓。猶哂レ於二孔子一。我知二彼伐而代者。不レ許レ於二孔子一。往者。大鷦鷯尊。與二菟道稚郎子一。讓二帝位一者三年。太弟薨。而後踐レ祚。可レ謂千古龜鑑矣。惜哉稚郎子。不レ避而就レ死。似レ俠。抑勢有二不レ得レ不レ然者一邪。燕噲。以二祖宗之社稷一。與二之於子之一。猶下偸二官物一。私中臣妾上。蒼梧嬈。娶レ妻而美。讓與二其兄一。志則出レ愛。事則亂レ倫。動弗レ求レ義。戾レ道則一也。

臣婦　第三

臣者。專奉レ君者也。婦者專奉レ夫者也。之レ死矢靡レ佗者也。此故。事レ君。則闕二奉於定省一。以獻二

籍之可レ稽。由二孔子之言一。考二之事勢一。則世傳可レ疑也。傳者曰。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レ昌。昌有二聖德一。太王有二讓レ昌之志一。太伯仲雍。覺而之レ吳。斷レ髮文レ身而不レ還。夫爲二人之親一之情。雖レ有レ所三偏二愛于一レ子。而豈有下爲レ愛レ季。而絕三信於二伯仲一。藐焉弗レ省。陶然而慊者上哉。爲二人之子一之情。豈有下廢三棄晨昏之奉於二絕域一。藐焉弗レ省。陶然而慊者上哉。爲二人之弟一之情。豈有下坐二視伯仲之遯避一。安二居大位一。藐焉弗レ省。陶然而慊者上哉。夫世家之位。自レ非二至不肖一。則適庶不レ可レ濫焉。太伯不賢。而不レ可レ爲二太王之嗣一邪。孔子何以稱レ之爲二至德一。其德也至。雖二文王一。莫レ尙焉。仲雍雖レ降。身中レ淸。廢中レ權。太王賢邪。何廢二一賢一。季歷賢邪。何不レ得レ爲二叔齊一。由レ是觀レ之。太伯豈得レ非レ無二申生之難一哉。書曰。太王肇二基王迹一。王季勤二王家一。詩稱。太王始剪レ商。太伯豈得レ非レ無二伯夷之介一哉。夫子嘗稱二閔子一。曰。人不レ間二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一。太伯烝三烝于二艱難一。竟採三藥於二東吳一。申生者。狷者也。以レ無レ違。使三父陷二不慈一。以二曾子耘瓜之事一觀レ之。不レ可レ揜也。申生之行愈恭。而獻公之惡益顯。太伯鴻二飛冥々一。人不レ間二於其父母兄弟之言一。商勢已傾。太王剪レ商。太伯不二以自潔一。固以二天下一遯。愉婉泯レ跡。民之不二得而稱一也。或曰。否。皇矣詩曰。帝作レ邦作レ對。自二太伯王季一。維此王季。因レ心則友。則友二其兄一。則篤二其慶一。何子之言之戾。曰。兪。千載事逝。實今不レ可レ繹。雖レ然。由二孔子之言一。考二諸事勢一。則不レ能レ無レ說レ于レ詩。蓋自二太伯王季一者。自二太伯遯一。王季嗣一也。王季之友レ于レ兄。言レ因レ心。則不レ得レ言レ身也。詩人誦二其祖先之美一。固宜レ然也。故受レ祿無レ喪。奄有二四方一者。太王王季之志。而太伯之遯在レ此。不レ然。則何由

宜レ禦ニ務於ヲ外。宜ニ號泣而從一。猶弗レ獲レ已。則可ニ以爭ニ之。君父臣子。自有ニ定分一。其位不レ可ニ顚倒一。詩曰。投レ我以ニ木瓜一。報レ之以ニ瓊琚一。君父假ニ土芥臣子一。臣子豈可レ寇ニ讎君父一哉。堯舜之揖讓。猶弗レ易レ則。湯武之擧。豈可レ講哉。可ニ臣以代ニ君。嗚呼如レ禮何。即曰レ可ニ如レ禮何一。則是非可レ易也。是非可レ易。奚不レ可レ爲之有。儒者。是レ是非レ非。言行爲ニ法則一者也。分ニ別是非一。猶眩ニ人倫之大義一。悲夫。莊子有レ言。曰。竊レ鉤者誅。竊レ國者爲ニ諸侯一。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漆園之感深矣。能引ニ古今一。回ニ護其說一。條理豈可レ濫哉。

明善 第二

已生レ我。親豈得レ不レ尊哉。已有レ我。君豈得レ不レ尊哉。故天下之至尊。君與レ父也。故子之奉レ父。臣之奉レ君。天地之定分。而不レ可ニ以易一者也。人之於ニ君父一。安則竭レ力。危則致レ身。如レ此而已。雖レ然。有ニ民人一焉。有ニ社稷一焉。維ニ持之一者。不下以ニ規矩一爲上節。晏子之所ニ以不レ就レ死也。傳曰。大義滅レ親。何以大義滅レ親。有レ君也。周公之所ニ以討ニ兄也。石碏之所ニ以殺ニ子也。唯邦而君。家而親。身可レ死。人可レ殺。無ニ滅レ之之道一。石奢之所ニ以自就ニ戮也。夫人之於レ變。莫レ慘於ニ君父之難一。處レ事。莫レ難レ於ニ君父之難一。伍員。爲レ父覆レ楚。棄疾爲レ君棄レ父。共徳レ義者也。親者。恃ニ奉於レ子。君者。恃ニ奉於ニ衆。徐庶之所レ去レ蜀也。徐庶去レ蜀。不レ顯ニ名於ニ魏。其所レ賢邪。有ニ民人一焉。有ニ社稷一焉。不レ可下以ニ私恩一辱中國命上。趙苞之所ニ嘔レ血而死一也。晉讀ニ論語一。至レ曰下泰伯其可レ謂ニ至德一也已矣。三以ニ天下一讓。民無中得而稱上焉。未ニ嘗不レ廢レ卷嗟歎一也。夫數千載之久。無ニ典

讓レ于二丹朱一避レ地之事上。故於レ舜。言正月上日。受三終于二文祖一。於レ禹。言正月朔旦。受三命于二神宗一。舜不下以二生之日一讓中丹朱上。禹不上以二生之日一讓中商均上。倶待二其斃一。讓二諸其子一。不二亦詐一乎。蓋此時之義。在三撰レ親讓レ德。殷周。則取三義於二民心之奉棄一。且夫舜禹。非下居二堯舜之宮一。而責中堯舜之子上。受讓定二生前一也。何以曰三受讓定二生前一。舜典曰。堯謂レ舜曰。汝陟二帝位一。而曰レ受レ終。禹謨曰。舜謂レ禹曰。汝終陟二元后一。而曰レ受レ命。夫孔子之雅言。不レ過二詩書執禮一。何孟軻氏之惟取二武成二三策一。廢レ書之至レ此。故求二之側陋一者。非下指二庶姓一言上也。於レ是。師之所レ舉。舜也。禹也。大義之宜レ君者。而群臣之不レ宜レ負者也。舜受三堯之終。於二堯不レ崩之前一。禹受三舜之命。於二舜不レ崩之前一。當二是之時一。堯舜頗類二後世之太上皇一。繼承豫定二生前一。身後無二復議レ嗣之慮一。聖謨善也。雖レ未三正立二其位一。而既受二其終一。類禋巡狩。朝二覲群后一。非二天子之事一而何。漢季佞人。阿二王莽一。由二周官禮緯一。造二九命之錫一。威柄以遷二人主一。自レ是議二九錫一。爲二簒國者之常典一。舜若無二受レ終之事一。以爲二此事一。實過二王莽一遠矣。自レ禹而後。父沒子嗣。雖二儲嗣豫定一。根本未レ固。兄弟叔季。婦寺姦賊。乘二動搖一。窺二神器一。三代之間。惟夏不降遜三位於二弟扃一。抑且法二堯舜一乎。若二夫孟子說一。至二堯舜崩一。儲嗣未レ定也。百歲老天子。奚爲二天下一慮之緩也。舜避二堯之子一。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饒レ棄二丹朱一。而何忘レ堯之遽。故撰二賢才一登庸者。將相以下之事也。非二君之事一也。夷齊之意不レ明。堯舜之讓不レ辨。可二勝悲一哉。天下有二二尊一。曰レ君。曰レ父。故臣レ於レ人者。不幸而遇レ變。則宜二諫而死一。可二遯而隱一。可二忍而補一。猶弗レ獲レ已。則可三廢而易二之。子レ於レ人者。不幸而遇レ變。則宜レ諫。宜レ誘。

其歎焉。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三堯之子。於二南河之南一。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レ之二堯之子一。而之レ舜。然後之二中國一。踐二天子位一焉。禹之於二舜之子一亦然。以レ晉觀レ之。殆不レ然。夫堯舜者。聖人也。意餘澤之在レ下。必深焉。舜之讓之是。則滿朝詎無三一人之思二君之子一。滿朝終無三一人之思二君之子一。豈謂三之餘澤深及二人心一哉。若滿朝歸レ舜者。是邪。南河之避。不當之擧也。蓋五帝之繼承。雖レ不二分曉一。粗可レ言焉。黃帝崩。少昊立。少昊崩。黃帝之子昌意。而其子顓頊立。顓頊崩。黃帝之子玄囂。其子蟜極。而其子帝嚳立。是其子孫之相與讓レ德也。歷々可レ觀矣。帝嚳之子。有二稷契及堯摯一。摯立而崩。而堯之德。踰二稷契一。蓋是以統歸レ堯也。然而舜禹。顓頊之裔。則堯措レ子讓レ德。有レ所二由來一。謹考。虞書。堯謂二四岳一。曰。朕在レ位七十載。汝能庸レ命。巽二朕位一。岳曰。否德忝二帝位一。曰。明レ明。揚二側陋一。師錫レ帝曰。有レ鰥在レ下。曰二虞舜一。舜曰。格汝禹。朕宅二帝位一。三十有三載。耄期倦レ于レ勤。汝惟不レ怠。總二朕師一。禹曰。朕德罔レ克。民不レ依。皐陶邁種レ德。德乃降。黎民懷レ之。舜遂曰。汝惟不レ矜。天下莫二與レ汝爭一レ能。汝惟不レ伐。天下莫二與レ汝爭一レ功。予懋二乃德一。嘉二乃丕績一。天之歷數。在二汝躬一。汝終陟二元后一。由レ是觀レ之。堯之所二始讓一者。四岳也。師不レ薦二丹朱一。而擧レ舜。舜之所レ讓者。禹也。禹不レ薦二商鈞一。而讓二皐陶一。按。四岳。自二炎帝一出。姜レ姓。於レ周爲二齊許一。而炎帝黃帝。共少典娶レ于二有蟜氏一所レ生。出二國語一。然則。兄弟何以竝稱レ帝。據二賈誼新書一。則言黃帝炎帝。各有二天下之半一。堯舜去二黃帝一未レ遠。則四岳亦堯之遠兄弟也。皐陶亦入愷之一。則高陽氏之裔也。故其所レ讓。皆兄弟。義當レ受之人也。書有二舜讓レ于レ德弗レ嗣之文一。無下

十二姓也。晉司空季子。以二同姓一。爲二同德一。以二異姓一。爲二異德一。德之異同。未レ免二鑿空一。亦季子有レ爲之言也。蓋兄弟各別レ姓。由二各賜一レ土也。其同レ姓。或繼嗣相及也。無レ姓者。蓋無レ封者也。而其帝位相易。以レ世爲レ代。制度禮樂。有二損益改革一。由レ是觀レ之。金天。高陽。高辛。唐虞之異代。猶二後世。漢昭崩。而昌邑立。昌邑廢。而宣帝立一也。故祭法曰。有虞氏。禘二黃帝一而郊レ嚳。祖二顓頊一而宗レ堯。夏后氏。禘二黃帝一而郊レ鯀。祖二顓頊一而宗レ禹。殷人禘レ嚳而郊レ冥。祖レ契而宗レ湯。周人。禘レ嚳而郊レ稷。祖二文王一而宗二武王一。由下夏殷周皆以二開國之一爲上宗。觀レ之。舜之於レ堯。猶二啓之於レ禹。成之於下武。使三之如二秦漢異代他族一。虞焉得二以レ堯爲下宗。已以レ堯爲レ宗。陶唐有虞之異號。猶二後世之一代一。周家自レ制レ謚。而不下斥二其先王一而稱上帝。自レ畿レ姓。而分下出二其後一者上而爲レ族。於レ是帝爲二天稱一。姓非二同出之名一。古之人何知二周家之制一。故若二舜禹一者。正宜レ爲レ君者。而擧朝素屬レ望之人也。由下書曰二側陋一。曰レ在レ下。又世有中讓レ許之說上。後世不レ察也。蓋博采二才於下下。任二之於下事者。將相以下之事也。以レ姓爲二胡越一。非レ古也。湯武亦同三所レ出於二陶唐一。則殆如二後世宗室一。人心由レ茲。有レ所レ許邪。抑勢邪。噫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者。仲虺贊レ湯之辭也。不レ然。則湯之有衆。何曰下我后不レ恤二我衆一。舍二我穡事一。而割中正夏上。商罪貫盈。天命誅レ之者。武王歸二罪紂一之辭也。不レ然。何自言下。太王基二王迹一。王季勤二王家一。文王成二其勳一。予小子承中其志上。如レ此。則南巢以レ叛書。牧野以レ殺書之議。不レ在二蘇軾之言之失一。縱令人心有レ所レ許。夏殷之士之寥二寥大義一。則不レ可レ揜焉。唯夷齊。決然不二爲レ勢移一。高踏遠擧。正三君臣之分於二千載一。噫微二斯人一。吾

敢語

日本 鎮西 三浦晉安貞著

君臣第一

禮者。所ニ以序テ物也。義者。所ニ以制テ宜也。分由レ序而定。變由レ宜而處。昔者。堯措ニ其子一而讓レ舜。舜亦措ニ其子一而讓レ禹。夏桀至暴。國人皆怨。曰。時日害喪。予及レ女偕亡。而紂之惡勝レ之。於レ是。天下願レ弛ニ肩於ニ湯武一。故桀紂之徒。思下除ニ湯武一以自安上。湯武之臣。思下伐ニ桀紂一以安上君。勢之所レ至。難ニ兩立一也。方ニ武王伐テ紂。伯夷叔齊。叩レ馬而諫。武王克レ殷。伯夷叔齊羞レ之。隱レ于ニ首陽山一。臨レ死作レ歌。其辭曰。登ニ彼西山一兮。采ニ其薇一矣。以レ暴易レ暴兮。不レ知ニ其非一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葢夷齊之意謂。殷紂則以レ君暴ニ其下一。武王則以レ臣虐ニ其君一。是以レ暴易レ暴。而不レ知ニ其非一者也。思ニ往古揖讓之日一。而弗レ可レ及。將ニ死而休一。重歎ニ大命之歸ニ犯レ上之人一。以明下采ニ薇於ニ首陽一之意上焉。非レ怨。葢後人意下堯舜爲ニ天下一。探中人材於中民間上。非也。夫堯舜禹者。共自ニ黃帝一出。雖ニ各異テ姓。而其實則後世之族也。故其曰レ祁。曰レ姚。曰レ姒。殆若ニ魯曰レ臧。曰レ孟。曰テ季。自レ夏而前。以レ德讓レ親。受レ土。則有ニ姓氏一。易レ世。則易ニ制度禮樂一。自レ夏而後。子孫相承。承者。守ニ祖之姓氏一。制度禮樂循襲。按レ所ニ傳見一。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レ姓者。十四人。而玄囂蒼林。同レ姬。青陽夷鼓。同レ己。於レ是。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之

而智者擇焉。所ㇾ希。後世作者有ㇾ輿。則得ㇾ顧於ㇾ万分之一。死且不ㇾ朽也。何憂ㇾ感於ㇾ彼吠聲之嘵々。

故人之所ㇾ憚ㇾ于ㇾ言。而我敢ㇾ之。故名曰ㇾ敢。

皇和明和丁亥冬十月辛未

西海　三浦　晉　識

㆑逢㆑原。道立。則左右是宜。是伯夷叔齊之不㆑降㆑志。不㆑辱㆑身。下惠少連之降㆑志。辱㆑身。所㆓同歸㆒㆑賢也。而人者。莫㆑尊㆑於㆓君父㆒。莫㆑近㆑於㆓兄弟㆒。講㆑道自㆑此始。作㆓明善第二㆒。女之有㆑夫。猶㆓臣之有㆒㆑君。今臣道寛。婦道嚴。嚴雖㆑美。而以㆑之律㆓天下㆒。其驗使㆔天下多㆓怨曠㆒而已。雖㆑美難㆑從。非㆓馭衆之道㆒矣。作㆓臣婦第三㆒。夫後生之所㆓斗山㆒。孔子也。而尊崇至矣。莫㆓以尙㆒焉。雖㆑然信㆔夫子之爲㆓夫子㆒。不㆑知㆘夫子之所㆗爲㆓夫子㆒。信之達㆓不信㆒。幾希。作㆓孔子第四㆒。愼㆑終追㆑遠。人事之切者也。雖㆑然。喪紀之嚴。葬事之汰。如㆘張㆔鵠於㆓渺遠之地㆒。使㆗之射㆖焉。擧㆓天下㆒不㆑可㆑及之道也。道與㆑情離。作㆓喪葬第五㆒。利害者。天下之大柄。安危之樞機。義理之說愈高。而利事廢。利事廢。乃道愈峻。終使㆘自修馭㆑他。經濟與㆓禮樂㆒離㆖。作㆓利害第六㆒。古曰。天地之大德。之謂㆑生。而殺亦不㆑可㆑廢。不㆑可㆑廢。則殺活同有㆑道。殺活不㆑由㆑道。怨怒作。周禮之義久隱。人無㆑所㆓取裁㆒。作㆓殺活第七㆒。人事以㆓勢與㆒㆑情爲㆑重。行藏語默之義。由㆑勢而成。治亂存亡之機。由㆑情而轉。要㆓人之觀㆑勢察㆒㆑情。作㆓觀察第八㆒。蓋人之處㆑世。厚㆑于㆑望㆑衆。薄㆑于㆓自修㆒。通患也。故省㆑躬。在㆔望衆之厚。與㆓自修之薄㆒。古君子之所㆓諄々㆒也。苟不㆑忘㆑之。縱有㆓疵瑕㆒。身不㆑失㆓令名㆒。作㆓望修第九㆒。傳曰。知㆓禮樂之情㆒者。能作。識㆓禮樂之文㆒者。能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故人功之極。在㆑安㆓天下㆒。安㆓天下㆒者。禮樂也。禮者其事業。樂者其成功。故當㆓述作之任㆒者。在㆑知㆓禮樂之情文㆒。在㆑愼㆓過制過作㆒。此故達㆑此者。一沿一革。一損一益。非㆑拘非㆑放。不㆑愆不㆑忘。莫㆑所㆑不㆑宜也。晋者。蒭蕘之徒也。愚者言。

疏三人於二情欲一。後儒則審三是非於二分辨一。而後之謀レ治者。據レ儒。故知レ審三是非於二分辨一。而罔レ于レ疏三情欲於二感應一。夫儒者之道。是レ是非レ非。正矣。明矣。開レ口爲レ法。擧レ足爲レ度。轉レ之爲レ規。立レ之爲レ矩。苟不レ如レ此。則不レ足下講二義理一。謀二進退一。分二臧否一。決中嫌疑上。蓋是者。人之所レ願也。而所レ願非三衆之所二全好一。非者。人之所レ嫌也。而所レ嫌非三衆之所二全廢一。故以二是非一。律二天下之好惡一。分辨雖レ當。而人情病焉。未レ有病二人情一。以得二衆驩一者也。殷湯周武者。病二是非一者也。猶得二衆驩一。能安二天下一。故處レ人者。在レ使三人得二其驩心一。使三人得二驩心一。非レ遺レ肆二其情欲一。情欲肆。則怨怒作。怨怒焉在レ平二天下一矣。故處レ人者。考三之於二義理一。而節二文人情一。重二數聖人一。而其道立。知レ之者學。行レ之者禮。近以自修。遠以馭レ衆。而道行之久。終生レ弊。學者弊レ蔽。禮者弊レ煩。不レ病二于弊一。調二和天下一。變理之手也。是故使二之易一レ從。則其敎行。使二之易一レ親。則其驩得。敎行則天下化。驩得。則天下不レ違。儒者何哉。士之傳レ道者之名也。老墨申韓立レ道。而與レ儒相分。道分二各家一。而勢相禦焉。不レ能二一視同仁一。惜夫。抑勢也。雖レ然其爲レ道。孑三然於二諸家之表一。與二日月一爭レ暉者。堯舜周孔之道在レ玆。而彝倫之敎存レ玆。惜哉。貶二堯舜湯武之名一。不レ察二其擧一。回護迂曲。君臣之大分。千古秦塞。俯仰之間。私心惻。所レ關孰大レ焉。欷歔流涕。竊抱二杞國之憂一。傳レ道者之辜也。非二道之辜一。作二君臣第一一。秦季斯力レ學。意感二觀鼠一。齊陳恒厚レ施。求在二纂國一。故志不レ善。則善亦等二不善一。狼瞫怒。而秦師敗。景公豫。而齊民咏。故志善。則不善亦幾レ善。雖二幾則幾一。學不レ講。則善不レ明。善不レ明。則有レ意レ于レ爲レ善。行則爲レ非。此故未レ得レ道。則取二于左右一。無レ所

失二其中一。故知二之於一レ學。修二之於一レ禮。仁義立焉。夫是非由レ智而分。善惡由レ情而成。情慾之感應。非二思辨一矣。思辨之運爲。非二情慾一矣。夫衆情者。厚レ于レ子。厚レ于レ色。好レ利好レ安。而意者。惡レ薄レ于レ親。惡レ薄レ于レ德。不レ潔レ于レ利。不レ慊レ于レ安。故仁者。不レ禁二所レ厚所一レ好。介二之適レ厚適一レ好。智者。分辨之求。故引二情於所一レ宜レ厚。勵二意於一レ所レ宜レ是。故情宜レ引レ于レ所レ不レ及。而義宜レ裁レ于レ所レ有レ餘。熟觀二世之說一レ道者一。由三專說二意智之明一。情慾失レ宅。惟勇往奮不レ顧者。千万中之一。敢能レ之。雖レ非二能者之不美一焉。而非二衆之所一レ能矣。悠々天壤。坦々大道。我其遊レ于レ情。裁レ于レ義。義有レ所レ宜レ裁而裁。而情則隱。義有レ所レ宜レ絕而絕。而情則思。雖二且隱一。雖二且思一。以裁レ之。以絕レ之。然則意智之辨。豈在二情之翻然一哉。舍而懷レ之。置而不レ忘。喜而不レ寐。憤而忘レ食。耿々焉。惕々焉。繾綣宿レ之。咿嚘苦レ之。惟意智有レ所レ辨。則懷而舍レ之。不レ忘而置レ之。耿々之不レ問。惕々之不レ動。斷レ于二繾綣而宿中一。悅レ于二咿嚘而苦中一。是以レ義裁レ情也。不則怒棄二百年之恩厚一。怨成二一朝之睚眦一。切レ齒。則以レ忍甘レ心。反レ目。則以レ賊快レ意。是以敎二親レ之于一レ可レ親。敎二貴レ之于一レ可レ貴。而後使下親者無レ失二其爲一上レ親也。貴者無レ失二其爲一レ貴也。是以レ義引レ情也。情者易レ徑。智者易レ蔽。一旦肆二然于一レ此。則禽獸矣。若蔽則罔矣。徑則濫矣。故道有レ處レ人。有二自處一。自處者。意智能分辨。而裁二情慾一。處レ人者。能疏二情慾一。而不三厚責二意智一。自處者。修レ身。處レ人者。取レ人。處レ人者。先修レ身。未レ有不二自修一而能處レ人者也。故彼罔而罔レ思。責三人於二意智一。身徑二情慾一。於レ是其取レ人自修。未二嘗有一レ二。先聖治二天下一之道。後王不レ修。典刑禮樂。爲二儒者物一矣。先王之道。

敢語序

一氣流レ形。爲レ物爲レ人。仰觀俯察。惟人爲レ靈。儔二諸庶物一。惟此有意。擇二諸有意一。孰靈レ於レ人。夫天地無レ私。奚獨人靈。蓋各有レ所レ長矣。靈者。神之靈。情慾意智。以運用營施。情慾意智。含靈各具レ之。而我長レ于レ茲。彼短レ于レ茲。長則明矣。短則闇矣。情慾感應也。意智。知運也。感應者。愛憎欲惡也。知運者。思慮知辨也。惟物者。罔レ于レ所二思慮知辨一。而徑三行其所二感應一焉。雖三徑二行其所二感應一。而不レ宿二諸思慮之念一。不レ得二諸知辨之運一。頑然處。冥然行。禽獸之所二禽獸一也。人者。宿二諸情一。辨二諸智一。盖宿二諸情一。則好惡推擴。而感應愈廣。辨二諸智一。則思辨計挍。而運爲益明。有レ所二推擴一。則感レ甲念レ乙。故愛好。擴レ之爲レ善。憎惡。肆レ之爲レ惡。有レ所二計挍一。則擇レ一舍レ一。處置得レ宜。之爲レ是。處置失レ當。之爲レ非。思得二善惡一。辨得二是非一。此心惟人有レ之。人之貴也。故思之隱。以種レ仁。辨之羞。以生レ義。苟無レ所二隱羞一。禽獸奚擇。故隱忍之所レ應。爲二悅怨一。悅怨者善惡之所レ成レ于レ情也。羞笑之所レ運。爲二榮辱一。榮辱者。是非之所レ分レ于レ智也。榮辱分矣。悅怨宿矣。故徑二行情慾一。則非惡積レ於二天下一。殺活予奪。倒二施死生通塞之際一。故內二序父子兄弟一。外二正君臣男女一。而後貴賤長幼相敬。夫婦婚姻相親。具二意智之知辨一。畜二情慾之感應一。勢不レ得レ不レ然矣。故思二裁情慾一。妄二徑情慾一。人之與レ物之分也。思得レ所レ隱レ于レ人。則人悅而安矣。善也。辨知レ所レ恥レ于レ己。則事當而宜矣。是也。善是之際。智有二蔽悟一。不レ學則不レ得二其正一。行有二過不及一。非レ禮則

敢語目次

地球不ㇾ爲ㇾ小。躬親一ニ周之一。不ニ亦奇一乎。唯之子腹中無ㇾ物。遭ニ一大奇事一。弗ㇾ能ㇾ盡ニ奇觀一。故其說無ニ足ㇾ徵者一。最爲ㇾ可ㇾ恨。肅愼靺鞨。古昔人蹟之所ㇾ通。今則不ㇾ聞ニ漂流之海舶。到ㇾ彼來ㇾ此。意韓接ニ蝦夷一。不ニ復甚遠一。不ㇾ知其風景嘗有ㇾ所ㇾ考乎。且聞源君美氏著ニ蝦夷誌一。渴望久矣。帳中豈無ㇾ有ㇾ藏ㇾ此乎。有則許ニ一涉獵一。是以。地理產物。玄贇二語之外。無ㇾ所ㇾ記也。且書尾語及ニ玄語上木一。天地大矣。造化之頤。未ㇾ易ニ輕窺一矣。日暮塗遠。書之成。未ㇾ可ㇾ知矣。况其書加ㇾ贅。且ニ三十萬言一。饒成。無ニ資償ㇾ工。饒有ニ資償ㇾ工。必不ニ世售一。第藏ニ之敝簏一。將ニ蟫之供一。項々小言。實遼東之豕。引獻ニ之於ニ左右一。多見ニ其弗ニ自知一矣。芭蕉布一端。聊代ニ獻芹一。敢語一本。亦充ニ覆醬一。

安永丙申夏
四月朏

附錄　終

天地也。修レ之從レ人。荒レ之從レ人。唯天以レ神轉レ機。以レ誠收レ跡。是以。人之爲レ道。考レ于レ天。擇レ于レ人。學レ于レ古。行レ于レ今。退以修レ己。進以安レ人。修レ己則安レ己。安レ人則修レ人。於レ是。其善之奉。其惡之屛。其是之榮。其非之辱。勢然也。是以。其爲レ世立レ敎之人。其意同在二修レ己安一レ人。而其設則意匠不レ同。好尙或異。各家相分。各守二其是非一。雖三己顰蹙曰二彼非也一。彼之視レ己。猶二我於一レ彼。而岐生レ岐。派分レ派。取三之於二己之臆一。妄引二古人一。兄弟鬩レ牆。室家反レ目。修安之道。如二訟庭一。卒各爲二怨家一。譬レ之。是猶下斯嗜レ味之人。欲レ尙二己之所レ嗜於下人。各忘中自家之炮炙上。然則吾無レ所二嗜好一乎。我已有レ己。與レ人分立。則我亦猶レ人焉。何爲獨無二嗜好一。唯不下以二自家鼎鼒之物一。强丙之於乙傍人甲爾。若有レ人欲レ染レ指。亦何惜二其一豆之羹一。晉之生レ于二孖溪之上一。乃天之所レ賜レ晉也。晉之老レ于二孖溪之上一。乃亦天之所レ賜レ晉也。其自知三其量之弗二人若一。而安二蹇劣一。乃己之分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華吐則對レ華。實結則咀レ實。樂二夫天命一。附三身於二造物一。詩有レ之。曰。昊天曰明。及レ尒出往。昊天曰旦。及レ爾遊衍。今玆喋々言。煩二左右一者。非レ質二諸左右一。亦非レ冀下爲二左右一所上レ是。唯業已忝二存問一。但欲下通二晉是何物一。千里相報。聊以娛中餘年上。長者如無二擯斥一。晉之幸至矣。且晉非レ不レ好二產物一。意唯在二條理一。非レ不レ好二地理一。亦求在二全輿地一。南大洋中土壤。晉未レ審二其界域一。不レ知二蠻人近探索者有レ諸。寶曆癸未。冬十月。筑前韓伯浦之舟子孫太郎。與レ衆海運。之二陸奧仙台一。洋中會二西北之風暴起一。連日不レ已。駛二度東洋一。容二與西洋一。身囚レ于二崑崙一。卒賣レ于二閣婆一。辛苦艱酸。以二明和辛卯夏六月一而歸。去時二十人。生還唯一人。由二阿蘭貫舶贖レ之來一。

不能物其物。雷公提槌。風伯負囊。日則天子。龍則龍王。不纒天衣。則垂衣裳。或乃醜狀可畏。或乃和煦美好。於是天地山海。至禍福死生之爲。人其容貌。人其情態。泥塑木偶。人事之。天人混久矣。猶五家不以春爲春。還爲木。不以秋爲秋。還爲金。禮之謂火。信之謂土。窺窬失徵於正也。頗與怯人之夜行。認芒華藤蔓。爲滯魄山鬼者類。嗚呼長于胡者。不得不胡語。長于越者。不得不越語。宜乎。儒佛及諸子百家。薰染乎所習。其以爲素者。未在其素焉。故夫人攜己之所習。而適非己者。雖自誇曰我獨賢也。不能如何彼亦自誇曰我獨賢也。辯而弗勝。曰。唯在自得。彼亦曰。唯在自得。故天地者。容水火。容動植。生聖賢。生愚不肖。生醴泉。生砥石。運發收之氣。行瘴癘之毒。於是竪立之人。橫走之獸。潛水之鱗。御風之翼。倒立之螺。傍行之蟹。同容而成其天地。人容身於此間。以其意智之長。大用天地萬物。業已用天地萬物。於是天地萬物。皆爲我之有。以故曆象日月星辰。區畫山川河海。灌漑其水。燔灼其火。土木鳥獸。莫不入己之用者。唯以我長于有意。情慾之感應。意智之思辨。殺活予奪。動于此。而安危治亂。與此從。於是心之所運爲。有善惡之可悅怨。智之所分辨。有是非可榮辱。於是聖人率性立敎。道德之所修。仁義之所生也。故配偶中之男女。而成夫婦。序生々之尊卑。而成父子。分統屬。而立君臣。由敎學。而成師弟。往來有賓主。交際有朋友。苟不如此。則不能安其間。有物有則。人之奉天也。天唯無意。一一並立。人自有意。偏以濟偏。天給我以其神。反我以意之有無。是以。治亦斯天地也。亂亦斯

使魚出水則死。我之所活。施之於彼則死。彼之所活。施之於此則死。則正對者。可反觀之也。不可推擴之也。故人推在己者於人。乃執柯伐柯之事。乃接人之道也。推在己者於天。乃緣木求魚之術。非知天之道也。螢之腹。入夜則耿々。日出見之般矣。擕夜之所視。欲施之於晝。雖是于夜也。於晝則非也。故人以人之神。用人之物。提己適非己之地。終不得非己者。有人於斯。其手乘燭。其意索暗。豈可得哉。是故。死者生之友。不提生而往。死何難知。而不爾爲。淑慝憂虞。相携而去。弗見泰山佘。必爲閻羅王。念頭畜之。朧々之間。生種々之奇怪。生者眼裡之華。化者何與焉。人者有意也。天者無意也。天者無意而成。人者有作而不成。天而能容人。人而能居天。天而能給人。人而能資天。未辨天人。無益于智。天非人。則天能反人。人資天。則人能應天。以應而有于天者。具于人。以反而有于我者。殊於彼。是以。天以神而活。人亦以神而活。爲則神之道。成則天之道。成而弗捹。天道誠也。爲而弗測。神道神也。神且誠。洋々乎日臨我焉。有意想像其弗捹弗測。洋々乎日臨我者。以人得之。見彼小兒所弄家鼠嫁娶之圖。其舅姑夫妻。朋友僕從。鼠其首尾手足。人其衣帯裳服。屋宅器械。自納幣親迎。至献酬之禮。歌舞之歡。莫非人者矣。斯圖固可笑矣。雖然。人提人以往。於是人魅於人。亦與斯圖似。是故推擴人至天地。天地皆爲人。自造化約至人。人居造化。盖物者立焉。神者活焉。神者。沒體於物。而見用於氣。一感一應。鬼神之情狀也。而人不以神爲神。推人觀神。故風者。風而風也。雷者。雷而雷也。而

レ天而照レ地。斯焉能爲レ夜焉。木者艸之偶。并二艸木一爲レ植。與下彼并二鳥獸一爲レ動者上對。是以。動者。有意有作。氣溫躰動。離レ地而横旋焉。植者。無意無作。氣冷躰止。著レ地而竪立焉。於レ是。動則上レ本下レ末。分レ肢而下垂。所二下垂一者。其數有レ定。植則下レ本上レ末。分レ枝而上仰。所二上仰一者。其數無レ定。動則內虛。故取二飲食之養於一レ內。植則內實。故取二水土之養於一レ外。而其取也。動則自レ上降。植則自レ下升。動則牝牡相感。託二子於一レ內。植則獨立有レ應。結三子於二上頭一。若目眩レ於二擾々一。霄壤之間。物弗レ可二紀極一矣。若以二條理一推レ之。天地立レ體。水火成レ性。性體絪緼。唯化二一動一植一。天地亦簡矣哉。唯水陸分レ居。魚龍藻樹。與二鳥獸艸木一分立。反二此內レ骨者一。觀三外レ骨者於二龜蠏一。反二此岐然者一。得三塊然者於二螺蚌一。反二陸植之生著一レ土。觀二水植之生著一レ石。夫天者。虛而動焉。地者。實而止焉。實止之體。分三堅輭於二土石一。土體輭而脆。其黏者爲レ埴。石躰堅而脆。其黏者爲レ金。天者。氣也。地者。物也。氣沒二其體一。物露二其體一。人觀二其沒レ體者一。生二空無之見一。案上賴有二水注一。苟留レ意玩レ之。此一頑物。可二爲レ我以解一レ惑。水注之製。必鑿二二孔一。一孔通レ氣。一孔通レ水。水入則氣出焉。氣入則水出焉。已與レ水並立。各爭二其居一。出有レ門。居有レ室。空無其然焉乎。今沒躰斥曰レ無。露躰斥曰レ有。是猶丙不レ察下明則能通二地彩一。而蔽二天象一。暗則能通二天象一。而蔽中地彩上。徒曰乙明能見レ物。暗弗甲能レ見レ物矣。思之不レ精也。沒而虛矣。露而實矣。并二虛實之躰一。大物正成。近取言二之於一レ人。其躰。立レ于レ飲二食地質一。其神。活レ于レ噂二噏天氣一。夫魚雖二游潛跳躍極一レ于レ水。而其技盡レ于レ水。若措二己之水一。舍二己之魚一。反二之出一レ水。乃知三水外有二斯天地一。今使二鳥入一レ水則死。

レ遺二此態一。夫獨樂之動同三居於二一轉中一。分二道於二來去一。去者不レ能レ尚二諸來者一。來者不レ能レ尚二諸去者一。而至二其顚倒一。去與レ來同已。其分有二條理一。合無二罅縫一者。非邪。雖二世不一レ乏二穎悟一。不レ爲下以レ此合三符於二天地一。欲丁執下得レ於二其臆一者上。推丙之於乙天地甲。人之異レ於二天地一。即如三人之於二天地一。苟推レ水欲レ識レ火。推レ冬欲レ識レ夏。亦智之拙也。禪徒有レ言。曰。隔レ山看レ烟。早知二是火一。隔レ牆看レ角。早知二是牛一。是雖レ捷。亦推之術也。苟反二觀之一。則其望レ烟也。可レ知二水矣。見レ角也。足レ知レ馬矣。請試擧二一二一例レ之。盖以レ月對レ日。以レ木對レ金。古今之定議也。雖レ然非二條理之正一。對有二反比一。反爲レ正。比爲レ傍。盖日者。聚二于天之陽物也。反レ之則觀二散二于地之陰氣一。其陽麗レ天而充レ地。則其陰就レ地而充レ天。日之所レ照。有レ物蔽レ之則影矣。影乃其物也。唯人未レ推二之於一天。瞻二彼蒼者一。終歸二之於一天。莊子或疑二遠之所一致。西洋之學。以二天文地理一。獨二步四海一。乘二人之不一レ知。給レ之曰。月下水氣。積爲レ青。至二日天一。則火氣爲レ赭。嗚呼西人。雖レ有二奇巧一。豈作二羽翼一。凌二彼蒼々一。以至二日邊一哉。瞎人騎レ驢。不レ見二其驢一。侮二其不一レ見。謂レ之曰レ駝。豈其可焉哉。日以レ物發レ明。影以レ氣收レ暗。日力所レ盡。暗散圍レ之。以釀二彼穹隆之書一。釀レ青者。近取言二之於一水。水色本淡。以レ淡徹レ底。維石維魚。歷々可レ辨。積而又積。黿鼉鼈與。龍鱷藏與。深碧不レ見レ底。盖水雖二淡也一。積厚則勢遮レ明焉。明之所レ遮。乃暗之所レ畜。相得爲レ青。猶二青黃釀一レ綠。青紅釀一レ紫。今嘗擧レ對問レ人曰。反レ於二陽象繫一レ天。能照二地上一。使レ盡者上之狀如何。孰豈得レ不レ言下陰氣就レ地。能徹二天下一。使レ夜者上哉。於レ是乎。日與レ影偶。是以。雖三月於レ日有二水火之分一。已比レ象比レ行。同周

鱗介之不同味於此。執一豆之羹。惡湯液醪醴之不同滋於此。雖然。世又有我亦嗜醴。人亦嗜醴。我亦嗜酒。人亦嗜酒者。則同與不同。亦如其面然。則雖長者所嗜。薑與。昌歜與。膾炙與。羊棗與。其未可知也。亦何傷焉。晋生長乎僻地。以定省無人。家累毋益。不能游觀質問之於四方。三餘偶讀一二典籍。無復所請益。於是。勢不得不是其自得者。而今也。犬馬之齒。五十過四。自是者痼。弗可復醫。晋垂髫未知讀書之前。懷疑於天地造化。有時。廢寢食。既而知讀書。求諸書。得接人。探諸人。疑塊弗融。年過弱冠。始得天地之形體於西學而喜。雖形體有所徵。亦不過言地體如此。天行如此。則唯依樣畫胡蘆。向所喜者。無益於所疑。歲二十有九。始有觀于氣。漸知天地有條理。於是覺世之說天地。說陰陽。皆隔痒於靴。嘗由與人譚之不盡意。爲著玄語。起草於寶曆癸酉。唯求諸天地。不遑於援古。覽者不察。執舊套轉責。竟有事于頰舌。之爲贅語。擲于寶曆丙子。唯才駑事廣。玄者換稿二十有三。贅者至十有一。於今不成矣。敢則長者已寓目。乃贅語之餘意。考彜倫之所敘。不自量。竊有竢後世作者之意。斯肇寶曆庚辰。四換稿。至癸未成。并爲梅園三語。蓋繹條理有法。其法則反觀合一。依徵於正也。其既得之。自一剖析。一綱萬目。有條不紊。溯流合派。猶周之子孫。其麗不億。歸諸一后稷。夫條理者。一一也。一一之爲陰陽。一一者。陰陽之未有各名也。陰陽者。一一之各有定名也。一一本一。一即一一。合無罅縫。分有條理。而其態也。同居異道。均力反跡。羣兒聚庭弄獨樂。就此觀之。莫

贅語第六天人帙　附錄

復二高伯起一書

鎭西三浦晋。謹復二書平安葛陂先生一。晋本窮鄕一農。何幸受三顧於二大邦君子一。三四捧讀。慚喜交至。長俊卿者。我友善者也。久受二嘔喩一。以侍二函丈一。請レ益之暇。妄譚及レ晋。雖二晋之幸也一。亦以辱二長者之聽一。俊卿有レ罪。且俊卿以二晋所レ著敢語一。敢進二之左右一。左右不レ察。叨加二稱諭一。慚喜復增甚。先レ是左右聞三晋好二物產一。遠惠二奇品數種一。藏二之於レ櫝。永以爲二野人之榮一。嗚呼東西之地。海隔山疊。未下接二其紫宇一。奉中其謦欬上。則邈焉逖焉。雖レ然。有二俊卿一。能先二後左右之一。其交雖レ生。而其情已熟。自レ此往。將二起居之候一。因思士之相與。不三各知二其所一レ持。則將二鄕里之相善者之不一レ若。雖レ然。人之所レ持。父不レ能三以諭二其子一。君不レ能三以命二其臣一。天下雖レ廣。人衆雖レ多。其不レ同。將レ如二其面一。何能得二若レ己者一。而後相與。然則已乎。何爲其可レ已也。譬二之服食一。綾羅錦繡。弗レ同二其品一。均取二之於レ蔽レ身。穀肉酒果。弗レ同二其物一。均取二之於レ養レ性。然則雖レ不レ同二其所一レ持。而其於レ志レ善蓋一。其所レ謂善者何。言忠信。行篤敬。入則孝焉。出則弟焉。退能修レ己。進能安レ人。於レ是移二其不レ同如レ面者一。將三不レ異亦如二其面也。今天下之士。執二己之所レ持。欲三以尙二彼之所レ持。聚訟紛紛。驅二其黨一。譏下持二己之所レ不レ持者上。於レ是乎。或儒也。或佛也。下則諸子百家也。猶尙不レ已。儒相三鬩于二儒中一。佛相三毀于二佛中一。諸子百家。相三鬩于二諸子百家之中一。是猶下執二一簞之食一。非中羽毛

於二梅園之三島閣一。

贅語第六天人帙下大尾

レ修二堤防一。土人傳曰。彼渠有レ神。不レ欲レ過レ水。逆レ之者死。故前司廢レ之。高房慨然曰。苟利二其民一。死何恨。驅レ民修レ之。民被二其利一。亦席田郡有二妖巫一。其靈轉行啗嗽レ心。一種滋蔓。民被二毒害一。古來長吏皆懷二恐怖一。不三敢入二其部一。高房單騎入レ部。追二捕其類一。一時酷罰。終絕二嗽心之毒一。學者宜下以レ此爲二一公案上。且夫鬼神者。有二爲レ福之稱一。而無二禍レ淫之實一。有二爲レ福之稱一。則瀆レ之。故遠レ之。無二禍レ淫之實一。則褻レ之。故敬レ之。褻與レ瀆者。祿祿之通態。敬與レ遠者。褻瀆之防也。信者物レ之。故欲三褻二瀆之一。不レ信者。無レ之。故欲二撲滅一レ之。同見而惑。同求而同趨。於レ是。淼淼則疏而通レ之。滔滔則防以達レ之。」古者保レ民。如レ保二赤子一。雖二赤子也一。敎レ之者。義方也。而保レ之者有レ術。故死亡不レ可レ已。窺窬不レ可レ絕。則窺レ幽之見。正可下與二天地一共傳上。災患不レ斷。疑惑不レ盡。占禱之情。更可下與二有生一久上焉。故可レ疏。不レ可レ塞。可レ修。不レ可レ荒。所レ謂保二赤子一之道也。是以日移月變。不レ知不レ覺。優然在二禮樂之中一。既已居二禮樂之中一。故事レ上而忠。事レ親而孝。大哉聖人之業。以レ此治レ國。如レ示二諸掌一焉。故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至二門戶井竈一。禮之序整然。使二之不レ得二踰越褻瀆一。舊弊之移。人情之疏。回二民之耳目一。以陶二冶之一焉。周公逝矣。孔子不レ得レ位。以竢二千載之重黎一焉。

今歲安永乙未。玄語二十三換稿卒レ業。顧贅語寶曆癸未之艸。而多二不レ穩者一。因繕寫焉。盖換稿。自二寶曆丙子起艸一。丁丑四。戊寅二。己卯一。庚辰一。癸未一。是歲一。通十有一。十有四萬餘言。事物洪曠。於レ意欲然。猶引二殘喘於一世。將三以有レ所二改革一。冬十有二月既望。識

仲舒不レ驗。巫則驗。唐時。僧之詛ニ傅奕一亦然。然則其驗也時乎。時則屬ニ偶然一。其驗也咒詛之力乎。然則其感應。於レ彼乎。於レ此乎。弗レ可レ知也。弗レ可レ知。則無レ益レ于レ所レ思也。是以雖レ有ニ精物一。如不ニ之應一。則魅無レ所レ施。雖ニ枯木朽株一。可ニ之感一。則其技者神。是故寃魂惡氣。凝而不レ融。亦就レ物爲レ怪。猶ニ火氣著レ鏡。鏡似レ火。香氣薰レ衣。衣爲レ香。若無ニ物之可レ著。事之可ト感。則孰得成レ之。是故。神祠厲鬼。佛軀山精。起滅不側。感應使レ然。故爲ニ其道一也。向背變化。於レ氣於レ物。於レ自於レ佗。於ニ有意一。於ニ無意一。豈謂ト別有ニ一物一使中之然上哉。是以。天地万物。同ニ感應一矣。感應不レ測。故能變化焉。是故厭レ之者。見以爲レ無ニ鬼神一。噫若使ミ天地無ニ鬼神一。則豈生ト説レ無ニ鬼神一之人上哉。淫レ之者。見以爲ニ冥漠中之一物一。是以直意。目有レ視。耳有レ聽。足走手持。以ニ喜怒愛憎之念一。與レ人能酬酢黜陟者也。噫若有レ物如レ此。則其物亦人也。豈可レ謂ニ之鬼神一哉。持レ此以往。曰レ無者亦窟。曰レ有者亦窟。或摸稜不レ曰ニ有無一者亦窟。其於レ不レ知ニ鬼神一則一也。若又曰ト除ニ天地萬物一。別有ニ鬼神者一。是物能幹ニ轉日月一。扶ニ持山壑一。起ニ雷電一。降ニ霜雪一。執ニ禍福之柄一。持ニ死生之權一。抱ニ喜怒愛憎一。爲中酬酢黜陟上。則斯獨活物。而天地萬物。皆死器焉。觀レ物爲ニ徒二一。於ニ氣物之故。體用之分一。失遠矣。」

鬼神之事。曖昧難レ知。姦人知ニ其難ト知。乘ニ曖昧一。施ニ機巧一。襲ニ其不測一。譸ニ誣人一。託ニ諸鬼神一。恣ニ其欲一。世間鬼事十八九。事繫レ此。伊洛淵源錄曰。南山僧舍。有ニ石佛一。歲傳ニ其首放ト光。遠近男女聚觀。爲レ政者。畏ニ其神一。莫ニ敢禁止一。明道始至。戒ニ其僧一曰。俟ニ復現一必先白。我職事不レ能レ往。當上取ニ其首一就觀中之。自レ是不ニ復有ト光矣。賴有ニ明道一。照ニ其姦一。其不レ逢ニ明道一者。復多。仁壽中。藤高房爲ニ美濃介一。欲

聽明恒寡。聾瞽恒衆。其火撲而愈熾。其水塞而愈濫。故治レ衆者。疏二其弊一。能通二其情一。疏レ水用二籠錘一。疏レ人用二禮樂一。禮樂若與。緇衣黃冠。不レ難レ乎レ爲二禮物一也。故知好二一時之痛快一者。實搔痒之快。非二愈レ病之道一矣。」天地之用。莫レ非二感應一。感應相向。則勃乎起。感應相背。則恍乎失。向之與レ背。同一感應也。感應不レ揜。以觀二其天一。感應不レ測。以觀二其神一。乃一氣之用也。燈火光中。病レ目者觀レ暈。夏氣蒸中。抱レ痁人發レ戰。同一感應。差別如レ此。由二體レ物弗一レ遺觀レ之。向背順逆。莫レ非二禍福報應之物一。聽明聾瞽。惟病不病之間也。以二體用同一居。用不レ居二體外一。以二體用相反一。用與レ體別。人之觀レ物。既此得二其物一。舍二其物一。而又求三用於二他之一物一。是猶下求二影於二鏡外一索中聲於鼓外上。故見二祭禱夢寐。感應相得。倏忽起滅者一。以爲レ有二一物一。盡二精力一。費二財賄一。徼三倖佛二時仔肩一。甚者。攘レ雞攫レ金。賽レ神佞レ佛。故孔子於二鬼神一。言レ智者多矣。夫米無レ酸。麴無レ酸。米麴感應。酸成二其中一。金無レ火。燧無レ火。金石感應。火成二其中一。米麴已雜。金燧已接。感應相背。則酸不レ來。火不レ來。是以天地之於二雲雨一。夫婦之於二子女一。成否以レ機。感應變化。不レ可下以二聲臭一窺上之。機觸則跡成。亦不レ可レ揜也。於レ是感應與二不感應一。同一感應也。未レ知三不感應之爲二感應一。則未レ知三感應之爲二鬼神一。千古既往。其人與レ事共去。然當レ譚二其事一。或攘レ臂而怒。或扼レ腕而怨。或潸然垂レ泣。或胡盧捧レ腹。或惕々不レ寐。或慌々夢見。其事則既往。其感應則勃起。故鯛陽奉二鮑魚一。則鮑魚亦崇。狄仁傑毀レ祠。祠亦不レ靈。同駕二一葉之舟一。甲則樂焉。乙則注焉。同聽二一曲之琴一。憂者則泣。歡者則笑。方レ亡弗レ視二其潛處一。逮レ起充二天地一。昔者漢時。有レ巫能咒レ人。其方レ咒二董仲舒一。

禽獸之者。亡報本反始之心也。於是。以報本反始之心。誠敬務如在。神人一也。惟世人不知鬼神。以爲冥漠中之一物。具意念情態。與我酬酢黜陟。惟媚之瀆之。祈福禳禍。甚則至呪詛調伏人而已。故孔子答樊遲問知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本邦自古奉神之道最謹。故人呼爲神國。配始祖於天。配太祖於日。大事不出諸己。政自祖廟下。不敢以禨瀆神。與支那之古者。亦不遠焉。」

佛敎本天篤之神道。自古有之。悉達太子出修之。脫屣万乘。終成正覺。覺道齟齬者。目爲外道。蓋梵說之大概。不待政刑之權柄。將舍其妄想。自證其心。以解脫取眞果。爲衆情之難度。欲以其本所惑。爲勸懲之具。故其設敎也。合人鬼與天神。直勝而上之。於是佛境最高。諸天諸神。皆出其下。因果應報。三世十界。卑自所惑誘。高自所覺安。道雖異聖人。而爲衆挾術。一也。蓋衆情愚惑。漆桶掃箒。目不能視全象。或則認指爲月。長弄泥塑木偶。輪轉六趣。於是擲天下之寶貨。盡天下之筋力。抗壯麗於帝居。將以其媚消滅見在祈冥福。佛居則僧居也。佛物則僧物也。及其徒愈衆。以此立生產之業。謀兒孫之榮。願居之壯麗。求服之美好。欲藏貨財。畜妻妾。以衆愚之惑。爲千里之沃野。侵漁其利。傾其財產。然尚不省其貪吝。謂爲國家民人建福利。所患既致。地天相通。民神雜擾。豪傑之士。好痛快。故毀廟燒像。將並滅神道。然感應之道。不可滅。天下之情慾。不可塞。則不致汎濫決潰者幾希矣。是鯀之所以不能治水也。亦不得周擧之術也。噫夫惡鬼神之人。若能轉造化之機。使夫人得豪傑。則其法或行焉。雖然。天下之態。

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從革。供人於河伯。利害甚急。故西門豹之御之。不暇于左顧右回。以利害之切身者矯之。如疾風驅雲。太原之病。其勢甚緩。非可以刧劑得驗者焉。於是。納約自牖。豹舉共國手。緩急兩得處。蓋西河之民。有畏而割愛。一旦惑解。宿疾可除。如太原之民。結惑也深。雖太原之民。亦人也。豈樂老少之死以爾爲哉。當其成俗也。禍福吉凶。皆歸之。河伯不苦人。而人苦於河伯。子推不苦民。而民苦於子推。惑之甚。不能以親子爲之死革。假使周舉强下令禁之。而衆惑愈固。待舉之去。事復々舊。周舉達此。故靈其所靈。疏其所害。人情適而害亦除。害除惑解。下令欲復禁火之俗。亦不可得矣。如周舉。可謂深得聖人疏人情之意矣。」是以。聖人之設教於神道。務在禮樂。是以。其祭也。如在。答事鬼則以事人。其設教者何。使之能報本反始。使之能正倫理用誠敬。使之能尊其靈。防其淫。故祭之法。日月星辰。民之所瞻仰。山林川谷。民之所取財用。故我之上下旁殺之間。恩情之所深。其人已無焉。雖無焉。而不能無之。於是恩情之所及。報本反始。惟誠惟敬。務在如在。謹意。報本反始之道廣矣。豈止天地之神祇焉哉。豈止所親之鬼焉哉。故至有功德者。雖非其鬼祭之。故法施於民。死以勤事。勞以定國。能以禦大菑。捍大患之類。皆在祀典。豈止人鬼焉哉。門戸井竈。至貓虎之屬。有功德則祀。使人不忘報本反始之心。豈止祭祀焉哉。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用誠敬於人也。世以司馬溫公。吾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之語爲美談者。服其誠也。世以不知恩者。

治二人情一若レ治レ水然。夫水之爲レ物。塞レ之則決。湮レ之則濫。逆レ之則激。舍レ之則放。是以。順レ勢疏レ之。入二溝澮一者。能灌漑。入二壑瀆一者。能達レ勢。人情亦然。惟可二順而疏一。切忌二塞湮逆舍一矣。古者少昊之衰。九黎亂レ德。民神雜擾。不レ可二方物一。家爲二巫史一。郊祠無レ度。顓頊命二重黎一。分二神人一。亡二相侵瀆一。堯時苗民亂レ之。堯復命二重黎一。絕二地天通一。罔レ有二降格一。蓋其絕二地天通一者。謂レ使三人神不レ擾。各得二其序一。殷人之王。以レ敬敬レ民。敬之弊。失二之於テ鬼。盤庚之諭レ民。淳三々于二祖先之靈一。武丁之擧レ說。託レ于三帝之賚二良弼一。以二高宗之賢一。猶豐レ于レ昵。故傅說言二事レ神之難一。然則殷季之俗。可レ知也。若二夫周官。硩蔟氏。蟈氏。壺涿氏。庭氏之類一。殷季之所二深染一。不レ可レ禁則疏。至二詩書禮樂之敎已熟一。漸顧二其事一。人自知二其惑一。聖者繼興。則又有二損益一。周公又作。何存二彼硩蔟壺涿云云者一。以累レ人哉。蓋周公制二作于テ周。人情疏レ於二其中一。天子祭二天地四方山川一。諸侯祭二其疆內山川一。大夫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二典禮一。而淫祀有レ禁。重黎之事也。何火二佛老之書一。家二佛老之廬一。而後治二天下一爲。魏文侯時。西門豹治レ鄴。鄴俗爲二河伯一娶レ婦。三老廷掾與二祝巫一。取二人家女好者一。投二之於テ河。不レ然則水來漂沒。溺二其人民一云。豹往觀レ之曰。河伯婦不レ好。將二更求一。大巫嫗入報。使二吏卒抱投テ河。有レ頃曰。巫嫗何久也。復投二弟子一。有レ頃曰。何久也。復投二一弟子一。西門豹曰。女子不レ能レ白レ事。復投二三老一。終及二廷掾豪長者一。皆叩頭破レ額。豹遣レ之。鄴吏民從レ是不下復言中爲二河伯一娶上レ婦。漢時。太原俗。以二介推焚レ骸之故一。每冬一月寒食。老少多二死者一。周擧刺史到レ州。乃作二弔書一。以置二子推之廟一。言下盛冬去レ火。殘二損民命一。非中賢者之意上。以宣二示於テ民。使

是傳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示諸掌乎。而其事皆明。」而世俗所謂天神人鬼則不然。其意謂。冥漠中有物如人。或天神也。或人鬼也。思量計較如人。喜怒愛憎如人。而能與我酬酢。持禍福之柄。執死生之權。亦能察隱瞰微焉。而其物。有慈愛惻怛者。有嚴厲方正者。有淫邪凶惡者。於是斷然意。天帝肅然上居。堅牢巍乎下捧。山神一足。澤神紫衣。風神扇。雷公鼓。三尸夜走告過差。閻羅日握鐵札記淑慝。於是。說幽粲然明。說用歷然物也。是以其求神。告訴祈禳厭詛。與聖人之設異。」噫夫一氣一物。一感一應。有物則有氣。有躰則有用。不俟至而至。不用知而知。若使天地失之則壞。而壞亦其用也。若使人失之則死。而死亦其用也。隔濁氣望日。日色如臙脂。宿邪熱啜羹。羹味如茶。色味何曾變。以己所有。而誤他之正也。人宿喜怒愛憎之情。行酬酢黜陟之爲。是以雖人能通。而其通。則以塞而偶之通也。雖人能知。而其知則以感而偶之知也。人推人。求非人者。是以。以人望神。以明窺幽者。天下之通見也。畏禍求福者。天下之通慾也。哲寡愚衆者。天下之通態也。以同態唱同惑。以同見鼓同慾。宜哉人鬼天神。望諸冥漠之中。夫聲者。成于桴感鼓應。影者。成于物感鏡應。於是聲影之用。不存物於鼓鏡之外。爲于不測。成于不揜。詩天命無常者。謂其不測。諺所謂天口壁耳者。謂其不揜。是以。無智無愚。同居不測不揜之中。而觀其不揜不測。以爲冥漠中有物。具意念情態。與我酬酢黜陟。是乃以濁氣染日於紅。以宿熱變鹹於苦也。於是乎。其觀鬼神。不過禍福報應。而想像人鬼。在今日持生之心。達者知此。於是。

測也。其明也。神之不可見矣。不可聞矣。不可測矣。其幽也。非條理所建。閉室之幽。開戶之明。」蓋一之所成。性躰也。性立躰。而躰用才。以躰用之目弗經見。儒先有排之者。是以儒爲藩圍者也。目躰用視。耳躰用聽。水能濡。火能燒。日以照。影以蔽。觀於天地而有徵。那須彼此之藩圍。是故。物必有躰。必有用。用則躰之用。躰則用之躰。人以此神用此軀。彼此隔躰。爰憎欲惡。喜怒憂樂。或感或應。通酬酢黜陟。殺活予奪之用。若曰除此而別有物。能視聽愛憎。以酬酢黜陟。其形狀若云云。則人豈不爲贅哉。此故天地者。所爲躰。鬼神者。所爲用。鬼神躰天地。天地用鬼神。此故。自設神道。而分天神人鬼。而其實則不同焉。蓋謂之鬼神。雖不待死而有者也。謂之人鬼。隔生之稱也。生化之道。雖有精麁。其事一也。精則一躰不變。麁則鱗次換躰。雖鱗次換躰。雖一躰不變。活自前來。化過前去。去也天收來也神發。如徹底知造化。往者不起於來方。夫通天下之情。不以無其物。忍於致死之。追其物。想其靈。設其几筵。陳其俎豆。爲宮室安之。懸鐘鼓樂之。已朽之身。已化之神。雖有宮室之美。凡案之安。俎豆之奉。鐘鼓之聲。非鬼之所用。人之盡心也。是以文王之於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如不欲生。故其謂祭也。曰。如在。其謂之如者。如有物臨之。敬之至也。古人處鬼神之道也。是故古人之於鬼神。專修之於人事。序昭穆。分親疏。辨貴賤。分賢愚。序齒。逮賤是所謂幽則鬼神。明則禮樂也。」於是。其於皇天后土。日月山川。至門戶井竈貓虎之類。以報本反始之心。惟禮之修。以求于人而不得。望之於天之心。祈禳之修。

言。對ニ人鬼一曰レ神者。就レ非レ人而言。又有下兼ニ神鬼祇一言レ神者上焉。稱レ鬼者。對レ感而謂レ應者。其正訓也。對レ生而謂レ死者。亦其一義。斥ニ怪物一而言者。亦其一義也。故天神者。天地之誠妙。鬼神者。陰陽之感應也。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レ神。說卦曰。神也者。妙ニ萬物一而爲レ言者也。是與ニ天神之神一合。管子曰。流ニ行於ニ天地之間一。謂ニ之鬼神一。是傳所レ謂。鬼神之德。躰レ物不レ遺者。程子爲ニ二氣之良能一。邵子爲ニ無形有用一。朱子爲ニ陰陽之靈也一。朱子所レ謂靈者。兼レ妙而言。」天以レ不レ可レ揜。莫レ貴レ於レ誠。神以レ不レ可レ測。莫レ妙レ於レ神。不三示レ人以ニ聲色一。使ニ齊明盛服事一レ之。異巧同情。天下皆然。夫人情。一飯思レ報レ之。況生ニ育我一。覆ニ載我一乎。況容而不レ揜。事公然定ニ其中一乎。故報レ之以ニ薰簋俎豆一。事レ之以ニ忠信誠慤一。事ニ父母一而孝。事ニ君長一而忠。奉ニ祭祀一而誠慤。人之不レ可レ已者也。是故。舜攝レ政而類レ于ニ上帝一。禋レ于ニ六宗一。徧レ于ニ群神一。望ニ秩于ニ山川一。湯克レ夏。用ニ玄牡一。告レ于ニ上天神后一。武受ニ命文考一。類レ于ニ上帝一。宜レ于ニ冢土一。虞有ニ秩宗一。周有ニ太宗伯一。太宗伯所レ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云。周禮官府之六職。曰。禮職。以和ニ邦國一。以諧ニ万民一。以事ニ鬼神一。太祝掌下事ニ鬼神示一。祈ニ福祥一。求中永貞上。帝也者。古後嗣王。斥ニ先王一之言。尙書可レ徵矣。終爲ニ天之稱一。故傳所レ謂郊社之禮。事ニ上帝一。宗廟之禮。祀ニ其先一。亦人鬼天神之謂也。蓋聖人之設レ敎。由ニ鬼神一。以立ニ人之道一。夫鬼神之爲レ德。視レ之弗レ見。聽レ之弗レ聞。躰レ物而不レ可レ遺。聖人能知ニ其情狀一。故其接ニ鬼神一。專盡ニ人事一。故祭祀祈禳。以レ人望レ天。非ニ以レ天臨レ人。故樂記曰。明則有ニ禮樂一。幽則有ニ鬼神一。其所レ謂幽也者。隱見之地。明也者。所レ謂人事也。是故。物之可レ視也。可レ聽也。可

事。天命者。天成之事。夫天成二定常之宅一。地爲二變化之藪一。自二一感一應一而觀レ之。則造化亦絪三縕于二其中一。故一噓一噏。日躰南北。一南一北。地氣發收。發收之間。水火動植。擾々紛々。變二其物一。變二其態一。其氣往來。感應無レ常。於レ是鬼神之用。大也。人遊二于天神之間一。所レ成レ於レ天之誠。所レ爲レ於レ神之妙。洋々滾々。惟其間也。」是以。有レ人之域。無レ不レ設二神道一。雖二設則設一。而其撰則各異也。人巧之異也。」同設レ之者。情感之一也。不レ能レ無者。躰レ物不レ遺也。正與二不正一。作者之巧拙也。蓋人以二有意之作一。望二天神一。擬三一物於二冥漠一。期二酬醋黜陟之態於一レ此。於レ是神亦人也。通天下皆然也。蓋神者。沒二其物一。能躰二萬物一。未レ能下隨二條理一探上レ之。以レ意索レ之。於レ是諸說。正非混淆。庸人惑焉。神之目三。天神。地祇。人鬼。其設久矣。是乃所三自レ人建一者。非下自二條理一來者上矣。若自二條理一言レ之。則一鬼一神。莫レ所レ遺矣。夫人之所レ長レ於二萬地一者。以レ有二仁義一也。是以無二報レ本反レ始之心一。非レ人也。失二廉恥之心一。非レ人也。人之事二君父一。奉二祭祀一。謝二恩感一義。莫レ非三報レ本反レ始之心一焉。告レ之者。敬而不二敢恣一也。祈禱者。求レ于レ人而不レ得。望二之於一天也。自二天地一。曁二人物一。無三往非二感應一焉。而其感應之態。則從レ物而異。於レ是神與レ祇。一而二也。人之感應。鬼神故レ于二活中一。於レ是其活爲レ人。其死爲レ鬼。其義亦別也。天神。地祇。人鬼。由二人之所二奉事一而建レ目。若自二天地一言レ之。奉與二不奉一。無三損二益于二感應一。若自レ人言レ之。尊レ天奉レ神。報レ本反レ始。人之道也。神道之所レ貴也。」古來稱レ神者。斥二不測一而言者。其正訓也。故斥二不揜一曰レ神。非二其正訓一矣。贊二不測之態一。曰レ妙。贊二不揜之態一。曰レ誠。斥二靈處一曰レ神者。就二其智一而

二百四十二年。日食僅三十六。是曆官之失也。孔子修舊史。非正曆也。曆官之失。奚足病孔子。奚害春秋之美。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食術未審也。非日月不用行焉。亦奚病詩人。奚用回護。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有司之事。及此可也。不及亦不傷。是以日之食。瞽奏鼓。嗇夫馳。時之相代。變火以救時失。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人之始死。上屋而復。豈可以理斷哉。可觀聖人不以聰明先天下。從通態以修之。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故董仲舒。雩設土龍。以欲招雨。非先王之用心。是故今之俗。重陽則飲黃菊之酒。端午則食角黍之餅。豈獨信費仙屈鬼者爾爲。是以物不修。則五穀不若荑稗。修用之。則烏喙人言。足以除沈痾。全在用者之巧拙。是以人之好惡蔽悟。千古一也。周之禮。由周之俗修。非以理裁之。以情治人也。達此而後六經可議。周公之擧可爲也。損益之道可識矣。故理不可不明。以理讀治人書。於理弗盡。若曰不然。無尸則祖先不可祭。不釁則宮室不可居。

鬼神第七

混淪者躰也。躰能具性。欝浡用也。性能運才。性已運才。有以知。有以通。名知者爲靈。名通者爲神。已知已通。一一立也。一一已立。一感一應。感躰曰神。應躰曰鬼。蓋性者一也。躰立一一。彼此相隔。躰者二也。用運一一。彼此相通。神能發機。故變化不測。天能收跡。故定常不捨。混淪之間。天躰動而變焉。其期定而常也。地躰止而定焉。其期動而變矣。感應者神通之

レ凰。或生レ蝗。詩者。上出二宗廟朝廷一。下至二田畯紅女一。歌謠諷詠。優游厭飫。或比或風。或賦或興。古今一也。與二記事一不レ同焉。故彼麟鳳嶽神乙鳥之類。粘三之於二實事一。泥矣哉。夫日月交而會。山川嶄而震。艸木結レ精而甘露生。駁氣凝レ形而異物出。氣氣之變化。豈有レ窮哉。災祚之說盛。而風雲雨雷之變。木石禽獸之異。盡爲二天下之應徵一。驛傳置郵。徒費二民力一而已。能主受二空責一。庸主承二虛譽一。多言雖二或中一。而不レ勝二不中者之多一焉。國家不レ貴二瑞物一。珍禽奇獸。異木怪艸。籃籠自携。爲二市塲之遊觀一。可レ謂レ得レ體矣。或聞レ之曰。唉。如信二子之說一。六經猶可二議而後用一レ之邪。曰。於レ傳有レ之。曰。擬レ之而後言。議レ之而後動。擬議而後可レ語二變化一矣。天下之事。必有二理故一。人之生。必有二意智一。非二意智一。不レ能三以照二理故一。天下之物。必有二感應一。感應以觀二理故一。未レ可下以二理故一觀中感應上也。凡觀レ物。在レ明二物理一。理不レ明。觀レ物誤矣。理者由レ故。繹レ故明レ理。万物紛糅雜擾。不レ足二以眩一目焉。惟人情感應。不二必順一レ理行一。若順レ理行レ之。則子行レ孝。臣行レ忠。臣子正宜二忠孝一。而未二必能忠孝一。於レ是觀理者氣中之理。而氣不二理中之氣一焉。人之爲レ神。情慾意智也。情慾以二感應一爲二好惡一。意智以二明暗一爲二蔽悟一。好惡在二蔽悟之中一。必有二通見通態一。出二通見一者。卓見也。出二通態一者。獨操也。卓見獨操。能知二通見通態一。能知二通見通態一者。不下必以二卓見獨操一。誣中之於上衆。由二通見通慾一修飾。治二天下一之道然。世之以二聰明一任者。多依レ理斷レ事。以レ理處レ物。以レ理斷レ事獨可也。以レ理處レ物。理得而人情戾。以下戾二人情一者上讀下治レ人書上。宜矣其不レ通。於レ是不二回護一則排棄。春秋不レ爲二五行志一。則爲二斷爛朝報一周禮。不二瀆亂不經之說一。則爲二六國之陰謀之作一。請論二一二一。春秋

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周官置二眡祲一。以觀二妖祥一。辨二吉凶一。詩曰。燁々震電。不レ寧不レ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レ谷。深谷爲レ陵。哀今之人。胡憯莫レ懲。中庸曰。國家將レ興。必有二禎祥一。國家將レ亡。必有二妖孽一。故高宗之彤。雉雊二鼎耳一。周公之東。風拔二大木一。共所二經見一也。夫洪範庶徵。雨暘燠寒風。一極備凶。一極無凶。雖レ坐二九重之深邃一。審二雨暘燠寒風之備無一徵レ之。則豐儉饑寒。可二明知一矣。故曰三念用二庶徵一。而箕子以二休咎一。粘三之於二五事一而徵。上之潤下炎上。下之星好二風雨一。皆同態。大開二後世之禍一。昔帝辛由レ瑞二介雀一而亡。大戊以レ妖二生桑一而興。由レ是觀レ之。將レ亡有二禎祥一。將レ興有二妖孽一也。若曰二妖祥以レ人轉一。則果人也。雀與レ桑。天何容三意於二禎孽一。故禎孽。人也。然則中庸之辭。亦溢レ於レ贊レ誠。更發二人之惑一。或問二荀卿一曰。雩而雨。何也。荀卿曰。無レ何也。猶二不レ雩而雨一也。故高宗之雊雉。猶二野之雊雉一。周公之風雨。何別レ於二常風雨一。雊雉風雨。事起レ於レ此。祖己格レ王。成王發レ書。所レ關大也。書者。史也。欲レ記二其事一。不レ可レ不レ叙三其所二由來一。若歸三之於二天之有意一。爲二休咎之徵一焉。何堯有二九年之水一。而紂無二七年之旱一。箕子之言。果不レ徵。發二金縢一之事。果出二通態一。故我則鳴鳥不レ聞者。周公之婉辭也。是故武王之伐レ紂。至レ汜而汜。至二共頭一而山墜。霍叔懼。周公曰。刳二比干一。而囚二箕子一。飛廉惡來。知二其政一。夫惡有二不可一焉。選レ馬而進。至二牧野一。遇二雷雨一。旗鼓毀折。散宜生欲レ卜。太公曰。腐艸枯骨。無レ足レ問。以レ臣伐レ君。豈可レ再乎。遂戰殺レ紂。由レ是觀レ之。洚水儆レ予者。舜之自責也。風雷必變者。孔子之盡レ敬也。不レ然則何一漢武。而一出レ麟。一決レ河。何一黃覇。而或來

無レ所レ不レ爲焉。營々憧々。壓禱賽祭。中爲二術者之巧一。不レ中爲二主人之不信一。以二日月一言二窮達壽夭一者。是邪。命繫二日月一。以二墳墓一。言二窮達壽夭一者。是邪。命繫二墳墓一。壓禱者。是邪。命非二前定一。前定者。是邪。壓禱奚爲。惑者不レ覺二其術之矛盾一。東西奔走。唐德宗與二李泌一語。以二術士預請レ城二奉天一。歸二建中之亂於二天命一。泌曰。君相所二以造レ命也。若言レ命。則禮樂政刑。皆無レ所レ用矣。可レ謂二宰相之言一矣。以二全天地一觀レ之。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而武王興之日。乃殷受亡之日也。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可レ謂レ知矣。明謝肇淛五雜俎云。宋時一軍校。與二趙韓王一。同二年月日時一生。韓王有二大遷除一。軍校則有二一大責罰一。小遷轉。則軍校微有二譴訶一。蔡魯公。以二慶曆丁亥一。壬寅之月。壬辰之日。辛亥之時一。而生。位極二人臣一。大觀改元丁亥。東都順天門內。貨粉鄭氏者。生二一子一。日月時。適與二魯公一合。及レ長。鬪レ雞走レ犬。年十八。溺レ水而死。故祿命。以二軍校一證レ之。則有二鄭氏之子一。明祖已登レ極。求下與レ己同二祿命一者於中天下上。旣得二一邨氓一。問レ之則云。養二蜜十三窠一。以自贍。於レ是遣レ之。昔者齊田嬰。以三端午生之子。長與レ戶齊。將レ不レ利二父母一。疑二孟嘗君一。孟嘗君曰。受二命於レ天。君何憂焉。受二命於レ戶。高二其戶一。而嬰之多子。顯二其父一者獨文也。圖讖。成レ於二漢哀平際一。因果。浮屠所二攜至一。雖二術異也一。同歸二諸前定一者也。嗚呼。守レ節死レ義。前定則其忠不レ足レ賞。甘レ辱苟免。前定則其醜不レ足レ辱。仁義禮樂。盡爲二廢物一焉。宜哉。數之與レ道相乖。妖祥之說。自レ古有レ之。自二人之通見一成。非二事之本然一矣。箕子述二洪範一曰。休徵。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狂。恒雨

是非一。不レ覺鵂鶹與二糢糊一。是之謂也。今也四海泰平。澤及二鰥寡一。浮屠以二瘞埋驗屍鑒二異敎一爲レ職。以餬二其口一。雖レ高二其道一。其所レ餬賤矣。國家之法。可レ謂得二養レ人之方一。王者能處レ之。不レ糜二財用一。不レ作二濫妨一。宜レ置二之優游之中一。若以二毗尼一。束二縛譴二訶之一。亦惡レ佛之爲也。老子曰。治レ民如レ煮二小鮮一。治躰然焉。故居二僧綱一率二其衆一者。導レ之也。宜下警二策之一期中一跳而至上。保レ之也。宜レ存二慈母含レ飴之思一也。故造物之巧。雖下識見之趣。好尙之偏。幷二人面之美醜長短一。不上同レ之。而好レ善惡レ惡之情。贊レ美辱レ醜之別。橫目竪鼻之面。人人不レ能レ異焉。彼曰二各好尙一。此曰二大同一。故王者之道。在二大同一。若析二蠶絲一。剖二牛毛一。規規尤二人之不下同レ于レ己。大不レ知二造化一也。

占兆第六

邾隱公朝レ于レ魯。邾子執レ玉高。其容仰。定公執レ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レ禮觀レ之。二君者。將レ有二死亡一焉。而魯公卒。邾子奔。孔子謂レ之曰。不幸而言中。是使二賜多言一。蓋周諸子。相二人之死生存亡一。是類最多。豈得レ無レ非二所レ謂多言者一哉。有下射中者于上此。十發中二一二一。其中猶レ不レ中。人忌二不レ中者一。信二中者一。何足レ爲レ驗哉。昔奥人適レ越。入二其境一。遇二數眇人一。不レ至而還。語二鄕人一曰。越人皆眇。我惡レ之。聽者皆笑。世之言レ占。言レ兆。率類レ此。卜者。龜之兆也。筮者。蓍之數也。有レ事則卜筮竝命。唐虞已然。夫卜筮之用。在レ決レ疑。故易非二再筮一。今卜筮竝命。理與二再筮一同。以二易辭一斷レ之。則雖レ古難二以爲一是。是故晉献欲レ立二驪姬一。卜凶筮吉也。與二不占一同。於レ是献公從二其所一好。卜筮不レ神可レ觀。卜筮已然。况讖緯祿命。風水相術。及妖祥乎。竊竊生レ疑。疑惑

者也。謂三不レ耕而食。不レ織而衣。以蠹ニ良民一。宜下善ニ其所置一保上之。不レ可下爲ニ不能之擧一。困中膝上之赤子上。佛誡ニ墾レ土掘下地。禪用ニ劃頭事一。以ニ今之僧之俗一觀レ之。事宜レ然焉。亦是農之人也。若以ニ識見之殊一隔レ之。同汲ニ洙泗之流一者。亦塗轍各異。使下天下之人。同ニ其所一レ向。一中其所上見。造化猶不レ能焉。以ニ造化猶不レ能者一。欲レ行ニ之於ニ天下一。我不レ知ニ其可一焉。觀ニ之於ニ華。桃紅李白。楓葉蘆華。雖レ不レ同ニ其色一。各可レ愛。觀ニ之於ニ味。梅酸黎甘。姜苦椒辣。以レ異ニ其性一。爲ニ其用一。天地之生レ人。生ニ信レ佛者一。生ニ信レ儒者一。則天地未レ棄レ之。天地不レ棄。而欲レ棄ニ之於ニ己之所レ惡。見ニ其量之隘一。守ニ門戶一者。有ニ護訐之態一。故以レ晉觀レ之。孟子譏ニ楊墨一。爲レ無ニ君父一。亦護訐之態也。譏レ禪者。以ニ不立之文字一。爲ニ話柄一。以レ晉言レ之。不レ立ニ文字一。豈惟禪家之一法焉哉。彼不レ曰レ不レ用ニ文字一。曰レ不レ立ニ文字一。今夫兵家。務讀ニ孫武司馬法一。其執ニ金鼓一臨レ敵。或犯レ忌取レ勝。變幻出沒。不レ泥ニ章句一。故醫之對レ病閱レ方。讀ニ其能否一。處レ方者。非ニ良醫一矣。故佛曰レ不レ立ニ文字一。猶ニ僧曰ニ離レ經。我注ニ心於ニ天地一。自レ幼至ニ白首一。世之學。雖ニ多岐一。皆提レ人觀レ物。於レ是造化在ニ人中一。反觀未レ得レ門。條理無レ所レ析。而實測未レ熟。唯依レ所レ見。佛氏。雖ニ家學爲ニ葛藤一。至ニ本來面目一。唯彼家知レ之。本來面目者何。亦彼家言也。一元之氣。玄也。謂ニ之玄一。背焉。謂ニ之不玄一。觸焉。山靑水綠。言ニ之鳶飛魚躍一。遲矣。若自ニ三界唯一心中一來。焉得下還向ニ條理上一辨中天人上。若還向ニ條理之上一。辨ニ天人一。彼家學爲ニ葛藤一者。不レ辨而自解。自レ守ニ門戶一者上觀レ之。必曰有レ所レ黨。若達ニ觀之一。辨倫之道。有ニ聖人一。天地之實測。有ニ西學一。至レ見レ所レ然。唯有レ禪。我嘗有レ詩。曰。試傾ニ天地一捨ニ

以捨二飾好一。著二壞色衣一。執二持應器一。以レ乞自活。自見如レ是。若起二憍慢一。當二疾滅一レ之。其敎二誡其徒一。如レ此。何其周密。若不レ如レ此者。已畔二彼道一。雖レ然。其敎漸廣。其徒漸衆。廣居太廈自居。錦繡輿馬相從。其徒自有二父子兄弟之倫一。其等自爲二尊卑品秩之位一。占二山川土田一。非二無爲出離之境一。雖二圓頂方袍一。人間中之人也。一時之豪傑。或以二果毅之質一。掃二滅之一者。如レ逐三飯上之蠅一。其手一去。還聚如レ故。不レ過レ爲二天下勞擾一。自二造化一觀レ之。雖レ以二聖人之化一。不レ能レ絕三亂臣賊子於二將來一。況乎。人情之所レ趣。爲レ城爲レ郭。抱二畏怖心一者。以二畏怖心一而化。有二歡喜心一者。以二歡喜心一而化。迷者。由レ迷而歸。悟者。由レ悟而居。彼本以レ空二人我之相一爲レ觀。以二不諍一爲レ德。欲レ報二國王之恩一。欲レ報二父母之恩一。欲レ報二施主之恩一。亦天下之良民也。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若謂丁汝是苾芻。宜下著二糞雜衣一。持二應量器一。在二樹下石上一修上レ道。土田財貨。非レ所レ宜レ有。我逐レ爾。爾何生二恚心一。我殺レ爾。爾曷弗乙忍二受甲之一。則欲レ使三之爲二其道之眞人一。已先爲二堯舜之罪人一。父母謂レ褻。保レ子者。當レ署宜レ易二其絺綌一。是故今之處レ佛者。欲三レ撲二滅之一。可レ謂二無策一。僧徒雖二自高大一。已捨三釋迦文之所二敎戒一。受二其地一。食二其粟一。依二其階位一。高二爽宲盧一。畜二僕從一。同是王臣。而人間之人也。模三範之於二王法一。宜丁擇下空二人我之相一。有二不爭之德一。知二報恩之所一下有。兼通二人間之道一者上。有レ所下取三捨于二毗尼一。安丙之於乙今之俗甲。蠱二惑愚蒙一。動二搖人心一。貪二財貨一。修二飾己廬一。拓二封界一。害二生民之產一者。於レ我棄レ民也。於レ彼法賊也。宜下沙二汰上之一。彼亦知レ所二勸懲一。若謂下聖人之道。以三安レ衆治二天下一爲レ任。彼則厭二棄人倫一。別立二無上道一。是修心之事也上。修心者。安衆者。天地間。應レ有

方相氏。入レ壙敺ニ方良一。日食。則擊レ鼓而救レ日。置ニ庭氏一。射ニ夭鳥一。置ニ蟈氏一。去ニ鼃黽一之類。盍下開ニ示正理一。道レ民歸中之於中至當上。於レ是乎。先王之治レ民。太似ヨ父母之育ニ子女一。天下之態。愚衆哲寡。欲下以ニ哲之耳目一易中愚不肖之視聽上。無下轉ニ造化之機軸一之術上。則不レ能焉。緇衣黃冠。非下均是天子之赤子。而同遊ニ戯其膝上一者上乎。何割ヨ同一愛於ニ赤子一。若謂下彼道蔑ニ棄彝倫一之故也上。盍下講ニ明彝倫一。示中諸天下上。彼爲レ修ニ其道一。絕ニ俗累一。彼何敎ニ不孝不順一。故知黃蘗義渡之則。大名敎之罪案也。彼曰レ非ニ汝之所下知。愈重ニ其罪案一。王者。爲ニ蒼生一治レ病之醫也。爲ニ天下一守レ財。以爲ニ賑乏一焉。是故有下病ニ天下之人一者上。除レ之。有下糜ニ天下之財一者上。制レ之。非下以ニ聰明一道モ人。歸ニ各好尚一者。疏而通焉。佛本印度之道。抖ニ藪人事一。專ニ修其心一。因果爲ニ張本一。涅槃爲ニ極致一。貪則其所レ禁。嗔則其所レ戒。故佛於ニ娑羅雙樹間一將レ滅。誡ニ諸弟子一曰。尊ニ重珍ヨ敬波羅提木叉一。曰。不レ得下販賣貿易。安ニ置田宅一。畜中養人民奴婢畜生上。曰。一切種植財寶。遠離如レ避ニ火坑一。曰。不レ得下斬ニ伐艸木一。墾レ土堀レ地。合ニ和湯藥一。占ニ相吉凶一。仰ニ觀星宿一。推ニ步盈虛一曆數算計上。曰。不レ得下參ニ預政事一。通ニ致使命一。咒術。仙藥。結ニ好貴人一。親厚媟嫚上。曰。不レ得下包ニ藏瑕疵一。顯レ異惑モ衆。曰。如ニ牧牛之人。執レ杖視レ之。不下令ヨ縱逸犯ニ人苗稼一。曰。受ニ諸飲食一。勿レ生ニ增減一。趣得レ支レ身。以除ニ饑渴一。如下蜂採レ華。但取ヨ其味ニ。不下損中色香上。曰。受ニ人供養一。趣自除レ惱。無レ得ヨ多求壞ニ其善心一。如下智者籌ニ量牛力所下堪。不モ令下過レ分以竭中其力上。曰。若有レ人來。節々支解。無レ令ニ瞋恨一。勿レ出ニ惡言一。曰不レ能下歡ヨ喜忍ニ受惡罵之毒一。如モ飲ニ寒露一者。不レ名ニ入道智慧人一也。曰。汝等比丘。當ニ自摩下頭。

天之監レ下如レ是。吾何言。若以レ之徵ニ天地一。秦文初作ニ三族之刑一。秦武始用ニ殉葬一。言ニ其瓜葛一。齊桓晉文不レ能レ儔。終有ニ六國一。而王ニ四海一。武文之罪。孰ニ與作俑者一。縱以ニ作俑者一姑畏レ天。又以下作ニ刑殉一者上大侮レ天。成季與ニ共仲一。功罪如何。而有レ後レ于レ魯。則同焉。故知是非ニ聖人之至言一矣。天之所ニ以天一者。其唯誠乎。言及ニ禍福一。非ニ命之本然一焉。謹按。禮檀弓曰。孔子謂下爲ニ芻靈一者上善。謂ニ爲レ俑者一不仁。不レ殆レ於レ用レ人乎哉。不レ知同言而記者不レ同乎。抑有レ所レ爲而所レ言不レ同乎。檀弓所レ記。其至矣。

儒佛 第五

識見之趣。好尙之別。幷ニ人而之美醜長短一。何日同レ之。猶望ニ幷以一レ之。欲レ能ニ造化之所レ不レ能於レ己。夸父追レ日。精衞塡レ海。自疲而已。人自奉ニ其宗旨一。致三鬪爭於ニ康衢一。甚則欲下擠ニ大父膝上之子一。入中之於上淵。夫天地者大矣。牛馬羊豕之馴擾。虎兕豺狼之暴戾。魚雁之肥。蛇蝎之毒。竝育遂ニ其生一。世雖レ有ニ小鬩一。大端則儒佛之二焉耳。我意二家本無ニ可レ爭者一。夫儒者。後世誦ニ聖人之道一而傳者之稱。其道則先王治ニ天下一之道。天下者。賢愚邪正。利鈍巧拙。聰明聾瞽。疲癃殘疾。艸竊姦宄。盡ニ天下所レ有。而有レ之者也。王者子レ于レ天。宜下以三繼ニ承其父一爲上道。王者。子レ于レ天。而父ニ母于レ民。父ニ母我一者。不レ得レ非ニ我之子一。父母之於レ子。雖レ在ニ規誨教諭一。而遊戲玩嬉。從ニ其所レ好。人間有ニ一種之道一。能取ニ人之感應一。是以人爭歸レ之。則爲下父中母于上民者。宜下矯ニ其弊一疏中其情上。焉得下撲中滅之上。若謂ニ聖人之道方正。無レ取レ斯。彼占贈レ夢。儺毆レ疫。人死則復。年旱則雩。大夸則

贅語第六

天人帙下

日本　鎭西　三浦晉安貞著

作偁第四

仲尼曰。始作レ偁者。其無レ後乎。爲二其象レ人而用一レ之也。是孟子所レ載也。意夫子由レ語二作レ偁者之無一レ後。而宜二其無一レ後。而言二象レ人用一レ之之不仁一矣。非下始見二作レ偁者一以爲中將來爲上レ後。此盖非二聖人之至言一。或以爲君子口無二擇言一。豈有二至不至一乎。是聖言之所レ昧也。割レ鷄用二牛刀一。孔子賞レ彼之戯言。不レ忮不レ求。孔子有二何足之語一。爲レ善者。天報レ之以レ福。爲二不善一者。天報レ之以レ禍。夫子不二重辨一。孰知レ非二至言一焉。未レ辨二其義一。漫信二聖言一。其失與レ不レ信二聖言一或幾。越人臛二蛇與下鯉。饗二諸秦客一。謂レ蛇曰レ鯉。謂レ鯉曰レ蛇。秦客乃舍レ鯉食レ蛇焉。是不レ知レ實。而以レ名漫信也。惟知二至言一。而信二至言一。知二聖言一。而信二聖言一。故士當レ愧下不レ能レ爲二風胡伯樂一。故不上レ逢下名劍駿馬上矣。不レ當下自二負風胡伯樂一恨上レ不レ値二名劍駿馬一矣。昔在有子聞下孔子啓欲二速貧一。死欲二速朽一之語於中曹子上。徵下之於其制二中都一。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其去レ魯之レ荊。從中子夏冉有上。不レ信レ爲二夫子之言一。有子之不レ信。是其所三以深知二聖人一也。後世漫信二仲尼一。此豈眞知者。作偁之言。非二夫子之至言一焉。曰。有子固有レ徵。子何以徵レ之。曰。我徵三之於二天地一。偁者象レ人用レ之終開二殉端一。故天絶レ之。噫

於孔子。匡之畏。桓魋之畏。何知天之果護之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命也。天以有意命之。何將使道爲廢焉。故知我者。其天乎者。孔子由人之莫知。而自明也。非天爲孔子作鐘期之謂焉。孟子遇臧倉止平公。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我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是雖以人之不能爲天。以天爲使然。比之無爲而爲者天也語。意激言病。非孔子之舊矣。彼讀詩書者。若隨言生意。是秦宓之論天也。

贅語第六天人帙上終

邪。帝之心怒レ桀邪。抑衆心棄レ桀邪。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也。未二嘗言一レ若二人心一矣。書有レ言。天矜レ民。惠レ民。若隨レ文生レ意。當二轗軻伶俜一。呼レ天者。寧非邪。天若有二善惡一。有レ爲レ於二酬醋黜陟一乎。何奪三顏淵於二孔子一乎。何使二鄧伯道無一レ子乎。何使三蜚廉後有二天下一乎。以レ言解レ意。於レ理乎戾。匡人圍二孔子一。孔子以二顏淵一爲レ死。則其狼狽可レ知矣。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レ在レ茲乎。仁齋曰。文者先王之遺文。道之所レ寓也。天將レ喪二斯文一也。予不レ與二斯道一。既與二斯道一。予之生死。當レ從二先王之道一。匡人豈如レ予何。後死者。文王既沒。我將レ死。故曰二後死者一。若二註家說一。則死字無レ用。曰レ予。曰二後人一。亦可也。天也者。不レ以二人爲一者也。人以二有意一窺レ天。故以レ將爲レ欲。傳者曰。孔子微服過レ宋。講二禮於大樹下一。桓魋欲レ殺二孔子一。拔二其樹一。蓋桓魋惡二孔子一。欲下亂二其講一レ禮而笑中其狼狽上。故鳴下殺二孔子一之聲上。以試レ之。故曰。天生二德於一レ予。則彼豈亂レ予哉。是歸下不レ憂不レ懼。綽有二餘裕一之德於上天。而不二自伐一者也。不レ然則豈有下欲レ殺二大樹之下人一。而拔二其樹一之癡人上哉。解者以爲天賦三德於二夫子一。故不レ能二違レ天而害一レ之。苟如レ此則傍觀之言也。聖人者負レ德恃レ天。爲二是不恭之言一焉。何與下彼陳蔡之厄。與二二三子一論レ命者上予盾哉。或曰。孔子以レ不レ能二自廢一。以自寬。昔西伯戡レ黎。祖伊恐諫レ紂。紂曰。嗚呼我生。不レ有二命在一レ天。漢兵攻二王莽一。莽避二火宣室前殿一。旋レ席隨二斗柄一而坐。曰天生二德於一レ予。漢兵其如レ予何。是自寬。恃レ天者也。世咲二紂莽之無德而恃一レ天。而不レ知下有德者亦不中自爲二有德一以恃上天也。顏淵死。孔子深傷レ之。自言是非二天之喪一レ回。即喪レ我也。君子修レ己竢レ命。以下其不レ出二于人事一者上。歸二之於一レ天。若爲レ不レ然。則天亦行三不慈

爲。無レ爲而成。爲而不レ營。成而不レ揜。故奉レ之若レ之。曰二奉レ天若一レ天。蓋古。仁義之名未レ立。專奉レ天。故其天命者。天之命也。故曰レ奉二天命一。曰レ墜二天命一。是以天字自帶二公意一。如下多士所レ謂爾不二克敬一。爾不二啻不一レ有二爾土一。予亦致中天之罰于中爾躬上。可レ觀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レ已。故君子則レ之。與下一二心專念上無量壽佛一。其撰素殊。衞靈公與二夫人一夜座。聞二車聲至レ闕而止。過レ闕復有一レ聲。使二人視一レ之。蘧伯玉也。伯玉蓋不下以二暗昧一廢中下二公門一。式二路馬一之禮上。司馬温公嘗云。平生所レ爲。未下嘗有中不レ可二對レ人言一者上。是皆敬レ天者也。小人不レ敬レ天。故間居爲二不善一。其不善不レ可レ揜。而欲下揜レ之顯中不レ爲之善上矣。是慢レ天也。天不レ可レ慢。還自欺也。故大學所レ謂誠意。亦不レ外レ于レ敬レ天。故奉二此道一者。戰々競々。如レ臨二深淵一。如レ履二薄氷一。詩云。小心翼々。以事二上帝一。是之謂也。泰誓舉二紂之弗一レ敬二上天一。曰。沈湎冒色。敢行二暴虐一。罪レ人以レ族。官レ人以レ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三害于二爾万姓一。焚二炙忠良一。刳二剔孕婦一。其下續レ之曰。皇天震怒。肅將二天威一。敬不敬之間。如レ此而已。郊禘之禮者。報二生覆持載之功一。祭二祖先之靈一也。非レ爲下上帝嚴然在レ上。與レ我喜怒酬醋上矣。故其喜怒安危。以レ人而言。豈同レ於二神將レ來。有レ風肅然者一哉。書曰。舜受三終于二文祖一。受終者禮也。文祖豈命レ舜哉。泰誓曰。天矜レ于レ民。民之所レ欲。天必從レ之。又曰。天聰明。自二我民聰明一。天明畏。自二我民明畏一。是以告三伐レ紂於二文王廟一。而謂三之受二命文考一。其意可レ見焉。啓伐二有扈一。夏人之怒也。鯀不レ得二九疇一。虞之不レ錫也。歸二之於一レ天者。不二自私一也。喜怒愛憎入也。不二之揜一者。天也。以二衆心之所一レ向。爲レ天。以レ誠言レ之者也。且帝之心簡レ湯邪。抑衆心歸レ湯

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文章者詩書禮樂也。孔子不任之性。而任學。不任之天。而務己。故其文章。可得而聞也。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悅偶有夫子之語及性與天道。發此嘆也。後儒自誤解中庸。以性與天道。爲聖道第一義。以爲以子貢之賢。猶難聞之矣。子貢猶難聞焉。而後生以爲家常茶飯者何。

意爲　第三

往聖常敬天。曰。天戒。曰。天畏。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書曰。天監其德。用集大命。是以視而言。書曰。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是以聽而言。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是以聞而言。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是以言而言。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是以怒而言。詩曰。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是以憎而言。湯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又曰。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所往。剛長也。復其視天地之心乎。是以心而言。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是以知而言。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又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是以酬酢而言。是知在之也。何以敬之於如在。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無意而

德。曰。修道。曰。修禮。曰。修善。曰。修身。曰。修辭。垂髮垢面而箕踞。則西子不足美矣。鹵莽滅裂而耕稼。則沃土不得登矣。刀以礪利。玉以磨光。木以繩直。人以修正。善惡兼有。邪正竝發。不修則安得正。荒則孰得美。故古人喜則修喜。哀則修哀。言則修言。行則修行。文質彬々。然後君子也。冠婚喪祭之義。衣裳堂室之制。應對辭令之際。進退升降之儀。禮義之從。多見闕疑。多聞闕殆。愼言行其餘。不及則企之。過則俯就。見賢思齊。見不善內自訟。是修之事。學以爲門。禮以爲室。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之謂也。是以子修則父悅。弟修則兄悅。是謂衆之所同好。子荒則一鄕惡。臣荒則滿朝惡。是謂衆之所同惡。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通天下之道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信。則雖曰未學。而我必曰之學矣。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慾。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古人之所謂學者。重在修身。可知矣。故大學之敎。以修身爲本。是以君子。修己而不言命。其方在困厄。不問於彼。惟曰命也。故語曰罕言。非命以難言罕言之也。夫學者。求爲君子者也。求爲君子。而弗講所爲君子者。則斷君子之道於來者也。」或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何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魯公問天道於孔子。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

其驗二而存。譬レ之是猶下一日三人之生。屬二噂噏一。一日中人之生屬中飲食上。其驗則各有矣。失二諸偏一則一也。天人之道。每不レ同矣。喜怒愛憎。黜陟賞罰。人之意爲也。死生存亡。窮達得失。天之爲成也。喜怒愛憎。有レ乎レ內。殺活予奪。行レ乎レ外。殺レ之則死。活レ之則生。予レ之則達。奪レ之則窮。殺レ之不レ死。活レ之不レ生。予レ之不レ達。奪レ之不レ窮。是天人之所二以錯綜一也。衆憎不レ許二其惡一。積愛不レ棄二其善一。於レ是。賞罰之權。則不三獨若於二臣僕一。下亦有レ之。廢二桀紂一。奉二湯武一。是衆之賞罰也。然而衆望歸レ仁。衆怨積レ惡。天之成也。衆情推レ善。然勢不レ可レ擧。衆情憎レ惡。然力不レ可レ勝。是人爲之不レ可レ抗レ天也。禍福無レ門。吉凶相居。不レ求而至者。天也。自取者。人也。吉可レ遇。則凶亦不レ可レ避矣。痛快之後。痛從。積愛之後。積哀應。是故福莫レ福レ於二無事一。禍莫レ禍レ於二痛快一。好二無事一者。動而無レ求。居而自適。從二其處一而樂。無レ所レ不レ安焉。而猶遇レ禍。仰不レ怍レ天。俯不レ愧レ人。不二亦美一乎。好二痛快一者。異レ於レ是矣。害レ人自利。危レ人自安。故其利者反害。其安者反危。至三其取二禍敗一也。驚悔而不レ及矣。假令幸而免。惕三若于二畏途一。故小人。行レ險徼レ幸。成也辱レ身。敗也取レ笑。君子修レ己竢レ命。吉則榮レ身。凶則榮レ名。故禍福各有二善惡一。善惡各有二禍福一。故自レ我致者。禍福之人也。自レ外至者。禍福之天也。」荀子曰。能爲レ可レ貴。不レ能レ使二人必貴一レ己。能爲レ可レ信。不レ能レ使二人必信一レ己。能爲レ可レ用。不レ能レ使二人必用一レ己。故君子恥レ不レ修。不レ恥レ見レ汚。恥レ不レ信。不レ恥レ不レ見レ信。恥レ不レ能。不レ恥レ不レ見レ用。是以不レ誘レ於レ譽。不レ恐レ於レ誹。天無意而爲。無作而成。故天不レ假二修爲一。人有意而爲。以レ作而爲。故不レ修不レ足レ觀。是以古曰。修レ

見二君子一。孔子欣然歎曰。有レ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二爾多財一。吾爲二爾宰一。是孔門論レ命之最詳者也。是時孔子窮。故曰二是乎非乎一。卑レ語引二弟子一。子路信レ所二前聞一。而未レ通。故以二禍福報應一。驗二人之德一焉。子貢欲下依二窮達一。而詭中遇在レ天者上。禍福報應。可レ驗二人之德一。則有レ致而至也。窮達可二以詭遇一。則有レ意而成也。二子者言レ命。顏子者不レ言レ命。務二在レ己者一。是孔子之所二欣然一也。由レ是觀レ之。則君子居レ易而俟レ命之意。夭壽不レ貳。修レ身而俟レ命之義。夫子罕二言命一之旨。可レ識矣。」湯誥曰。天道福レ善禍レ淫。伊訓曰。惟上帝不レ常。作レ善。降二之百祥一。作二不善一。降二之百殃一。咸有一德曰。惟天降二災祥一。在レ德。是應レ我吉凶也。乃與下前之爲レ善者。天報レ之以レ福。爲二不善一者。天報レ之以レ禍者上同矣。禍福不レ自レ我。故曰レ降。高宗肜日曰。降レ年有レ永。有二不永一。非二天夭一レ民。民中二絕命一。盤庚曰。我迓二續乃命于一レ天。民絕。則曰レ降二其不永一。續則曰レ降二其永一。降果自レ人言焉。天何意焉。詩曰。下民之孽。匪レ降レ自レ天。是之謂也。遇有二吉凶一。分レ之。則毀譽榮辱。死生通塞。爲有二是非一。分レ中則是非邪正。殺活予奪。遇者天也。爲者人也。爲而遇者。命也。成而當者。天也。夫人善則愛焉。美則悅焉。惡則憎焉。醜則厭焉。我不レ能レ遂レ所レ愛。則思二佗之愛一レ之。我不レ能レ遂レ所レ憎。則欲二佗之憎一レ之。我不レ能レ賞レ之。則欲二佗之賞一レ之。我不レ能レ罰レ之。則欲二佗之罰一レ之。天下之同情也。是以。人以二此心一。望二之乎一レ天。於レ是。雖下假二賞罰愛憎於一レ天以自慰上。非二命之本然一也。詩曰。視レ天夢々。既克有レ定。靡二人弗一レ勝。有二皇上帝一。伊誰云憎。誠之謂也。今有三二二人于一レ此。甲擧二善之得一レ福。淫之得レ禍者上。以證二其說一。乙擧二善之得一レ禍。淫之得レ福者一。以證二其說一。各有二

爲學者之急務。豈可弗講哉。天爲不爲者在己者也。或不成者。在天者也。天者。無意而成。命
者。無致而至。」仲尼嘗在厄陳蔡。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乎。奚爲至於此。子路云。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
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
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
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
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
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其賢不肖
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
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子路出。召子貢而問焉。曰。詩
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
而紀之。不必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
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夫道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已大修。而不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從。則善宜達。惡宜窮。若夫如是。樂天安命。不必待君子。修德行道。必在龍斷之人。天人之反。竊甯執偏。雖巧而非本然也。蓋先王之道。則取衆之道。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以禮樂而主如在。而與天命竝言者同歸。孔子之道。則教學之道。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講天命也詳。而與如在者。其歸同焉。蓋天命者。爲成之會違也。無論于有無。而墨子任之於人。有無命之說。駁孔子者也。王充所持。謂壽夭貴賤。定于有生之初。故子胥屈原之死。適當宰嚭子蘭之讒。桀紂之命盡。適會湯武之當興。頗類浮屠論宿報者。借墜自使之偏。是故。其未得也。左則大澤。右則荊棘。若得之。則左右之宜。爲者則機。成者則跡。不容意於機跡。遇天命之本然。於是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命 第二

按闕里誌。魯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初仕爲中都宰。定公七年。孔子年四十九。進位於司空。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爲魯司寇。同十年。孔子年五十二。齊魯會於夾谷。齊人歸汶陽龜陰之田。同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齊人歸女樂。夫子去魯。由是觀之。孔子五十知天命之語。亦可識矣。蓋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於其所學。四十而不惑於其所學。五十而有所試。而其所學不行。齒亦老矣。於是自知其天命也。後人不察。爲孔子天命之工夫熟此若以此爲然。則後人不可企而及之事。天命之說。絕望閉口。弗講而可也。雖然。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夫命之知否。君子小人之所分。最

行止急徐。遇者。雨暘燠寒。雨暘燠寒非レ我。故天也。行止急徐非レ天。故人也。行止急徐。不レ能レ不レ遇ニ于雨暘燠寒一。雨暘燠寒。不レ在ニ行止急徐之外一。來則不レ能レ不レ當。行則不レ能レ不レ遇。參差其會。此故天者成レ人。命者。人之遇レ天也。天能自然。神能使レ然。非レ使レ然。則不レ能ニ自然一。非ニ自然一。則不レ能レ使レ然。是以。或意。自生自化。自動自止。或意。生レ之化レ之。動レ之止レ之。故爲ニ天道自會。天道自運一者。則措ニ其使然一。宿レ因證レ果者。措ニ其自然一。終不レ獲ニ其本然一。今懸ニ禍福於ト天。託ニ賞罰於冥冥一。以ニ湯武桀紂一則有レ驗。而執レ使者信。以ニ夷齊孔顏一則無レ驗。而執レ自者得。於レ是。因ニ果於ニ不記之前一。果ニ因於ニ不見之後一。轉ニ不驗一以爲レ驗。亦執ニ使然一者也。殺活予奪之權。移ニ于天下之好惡一。積久而人不レ覺ニ其高一。取久而人不レ覺ニ其卑一。雖ニ人不ト覺ニ高卑一。而天則不レ揜焉。是以殺活予奪之於ニ死生通塞一。以ニ天人之隔一。或伴或離。故人不レ果レ於レ成レ所ニ謀而爲一。天無レ意レ于レ揜レ所ニ謀而爲一。夫醫者。愈レ病者也。人也。病愈者。天也。非レ醫也。是以使ニ醫期ト於レ愈レ病。則以レ人無レ天也。舍レ醫恃ニ病愈於ト天。則以レ天誤レ人也。故醫雖ニ能愈ト病。而病愈天也。託ニ病愈於ト天。而絕ニ藥餌一。則天不レ揜ト絕ニ藥餌一者上。天無レ意レ于ニ死生通塞一。而成ニ死生通塞一。人有レ意レ于ニ殺活予奪一。而不レ成レ于ニ殺活予奪一。故以レ天爲レ理。則於ニ非理一而塞一。以レ天爲ニ有意一。則於ニ無意一而窮。以レ命爲ニ自然一則傲。弑父弑レ君。將レ不レ畏矣。以レ命爲レ使レ然則縮。見レ義不レ爲。見レ非不レ正。天下之事。果自然乎。應ニ自治自亂。自生自化一。奚以ニ孳々兢々一爲。果使レ然乎。擧レ賢黜レ姦。活レ人殺レ人。亦有レ使レ之。奚以ニ毀譽褒貶一爲。噫。使ニ天有レ意率ト下。則信賞必罰。善榮惡敗。使ニ天惟理之

神以二天地一跡。如レ是而已。」曰。然則擧二善惡一。而無二應報一。昏々侗々。而後已乎。曰。報者有意。應者無意。善惡者。有意之事。禍福者。天人之會。善則善。惡則惡。禍則禍。福則福。是應也。天之所レ不レ揜也。以レ善感。則以レ吉報。以レ惡徃。則以レ凶來。是報也。人之所レ不レ已也。譬如二衡之持一レ物。輕則輕應。重則重應。輕則以レ增報。重則以レ減報。天無レ意レ于二輕重一。故任二輕重一。人有レ意レ于二輕重一。故思二增減一。晏子曰。行者常至。爲者常成。故爲レ善則善成。非二吉成一也。爲レ惡則惡成。非二凶成一也。猶二食レ蒜而臭。飲レ酒而酡一。天之事也。積善之感。衆愛應焉。積惡之機。衆怨動矣。愛則衆向レ之。怨則衆背レ之。是天道之行レ于レ人者也。大禹所レ謂滿招レ損。謙受レ益。是乃天道。是之謂也。一善以二一福一報。一惡以二一禍一報。是欽々小丈夫之爲也。以二斯道一。望二之乎一レ天。誤矣。」氣爲神也。天成誠也。觀二神之跡一。而不レ知レ神。故病二思神一。觀二誠之成一。而不レ知レ誠。故罔二天人一。曰。然則如何。曰。昊天曰明。及レ爾出王。昊天曰旦。及レ爾遊衍。請レ益。遂言曰。一者本然。二剖。而一沒三二中一。是以。擧レ足則一運一持。行則沒二運持之間一。物如レ此立。神如レ此運。未レ得二其本然一。窺二竊天命一。已擧レ足。則一運一持。執レ運說レ行。與二執レ持說一レ行。失二偏於一レ行。則一也。以レ天歸二主宰一者。執レ於レ使レ然。以レ天歸レ無レ識者。執レ於二自然一。同弗レ獲二本然一也。是以天地之分。以二質之有無一。天人之分。以二意之有無一。天神之分。以二爲成一。天命之分。以二當遇一。天命。詩書多謂二天之命一。孔子多謂二天與一レ命。孟子曰。無レ爲而爲者天也。無レ致而至者。命也。夫人莫レ不レ爲。天無レ不レ成。所レ爲。則殺活予奪。所レ成。則死生通塞。神爲レ於二成中一。天成レ於二爲中一。譬如二人之行一レ壁。行者。

可ニ之賤一焉。一則呼レ之爲ニ天地万物之主一。而不レ加レ尊。爲ニ瓦礫糞壤一。而不レ加レ賤。美名不レ能レ賛レ之。醜聲不レ能レ貶レ之。故以ニ宰制一言レ天。以ニ有意一窺ニ無意一也。自レ卑望レ尊也。非ニ天之事一也。徐幹有レ言。事莫レ貴レ乎レ有レ驗。言莫レ棄レ乎レ無レ徵。徵者何。徵ニ溺於ト水。徵ニ焚於火一也。晉言縱出ニ入於ト古。徵則有矣。聖人之治。不レ易ニ其俗一。而疏ニ其弊一。以通ニ其情一矣。其物則禮樂也。禮以序レ之。樂以和レ之。賢智由レ之。愚不肖由レ之。其道莫レ尙也。而其事則取衆之方也。是上帝之所ニ以立一也。若從レ文生レ意。則天帝之狀。揚且晢焉。時乘ニ六龍一以御レ天。以レ此描ニ其貌一。則與ニ龍頭觀音一侶。其出レ乎レ震。戰レ乎レ乾。若以レ此指ニ其方一。則與ニ金神遊行一若。漢武時。亳人謬忌。奏下祠ニ泰一一方上。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ニ五帝一。武帝因立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一。是道家說ニ泰一一之始也。老子曰。不レ知ニ誰之子一。象ニ帝之先一。列子曰。有ニ生者一。有ニ生レ生者一。有ニ形者一。有ニ形レ形者一。有ニ聲者一。有ニ聲レ聲者一。有ニ色者一。有ニ色レ色者一。有ニ味者一。有ニ味レ味者一。生之所レ生者死矣。而生レ生者。未ニ嘗終一。形之所レ形者實矣。而形レ形者。未ニ嘗有一。聲之所レ聲者聞矣。而聲レ聲者。未ニ嘗發一。色之所レ色者。彰矣。而色レ色者。未ニ嘗顯一。味之所レ味者嘗矣。而味レ味者。未ニ嘗呈一。由レ是觀レ之。老列未レ言レ之。謬忌之杜譔明矣。釋氏之因果。見ニ誠之不ト可レ揜。而屬ニ諸有意一而已。故彼亦以ニ解脫一爲ニ上乘一焉。曰。然則何以事物有レ紀如レ斯整齊。曰。主也者。有意之司。雖レ有ニ控掣之權一。衆之一隻。故若成者。二之天也。若爲者。二之神也。使レ然者。二之力也。不レ得レ不レ然者。二之勢也。所ニ以然一者。二之故也。當レ然者。二之理也。其體定。謂ニ之天地一。其用變。謂ニ之鬼神一。天地以ニ鬼神一活。鬼

天上帝。一也。書正義曰。帝者。天之一名。其義同矣。是以如在之。於是。存殺活予奪之意於彼。不敢自肆。」盖人之觀物。不能舍己。於是乎窺窬。窺窬者何。君子忠於君。則小人以爲。將奪群僚之寵。孝於親。則以爲。將衒郷曲之譽。節用。則意將積財。好施。則意有所爲。大負於君子之所本焉。小人者何。反君子之名也。小人以所有于己者。求諸反於己者。奚不差焉。如不舍小人之有。外小人之行。則千推万度。無益于知君子矣。今推人之有者。窺窬非人者。是乃推水度火。推夏想冬也。」古人。曰道。曰理。曰空。曰氣。未知條理之所剖析。從拈出而説。弗識孰父祖。孰兒孫。孰兄弟。孰夫婦。不亦俺乎。道與德偶。理與故偶。氣充於天中。空空於形外。故理者。天中之理。非理中之天。道者。天中之道。非道中之天矣。」夫天人之別。有意無意之間也。天者。以無意。而運万物於一中。人者以有意。而制万物於一外。是所以人用統紀控挈。而天不用之也。於是人不能無主。有主。則前後左右。殺活予奪。以控挈之。乃人也。人情不能以其力賞罰其所愛憎。則意假在天之死生存亡報之。於是懸黜陟賞罰者。於冥々中。是出人之通情。非天之本然也。天德不遺。天道不揜。神莫不爲。天莫不成。人向背愛憎任己。而爲成則不能任己。故禍福不必與愛憎從。人觀常成不揜。與變爲不竆而不能分明條理。歸禍福報應於主宰。混兮。粲兮。冥兮。昭兮。充宇宙。躰事物。舍則能存。取則還亡。無轉持之而能轉持。無生化之。而能生化。一乃然也。主宰者。位貴躰尊。統之御之。制之役之。二之態也。己露之。則可之貴。

知解之聚訟。亦不同其見。異同本同居。通于天地而取者。不以門戶為取捨。舍斯道孰從。」客曰。唯。敢問。書稱上帝神后。詩曰小心翼々。以事上帝。程子曰。專言之則道也。以形躰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玅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道家之言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浮屠之說曰。佛身金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併考。則諸家雖異旨。各有存主宰意。易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帝出乎震。詩稱婦人之美。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動靜聚散。吉凶窮達。人不為之。為之者。非主宰而何。曰。神為天成。見為成。而為有主宰焉。窺察之事也。乾坤者。卦之名也。準之於天地。則乾為天。坤為地。自是而万物皆象之。易本書之名。自太戴禮曰易生人。後轉相傳以為天地。於是不以乾坤專屬卦。終有以性情謂乾等之說。非古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者。易家以八卦。定位八方。震為春。兌為秋。然則離夏坎冬。可推也。是言四時之令。令者。自帝出之故也已。天成而不揜。人作而不測。雖不測。而不能爭於成。故尊之曰帝。曰神。敬之。畏之。事之。帝名。考禮典。天王崩。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故夏殷以前之稱帝。多為王者之鬼之名也。故帝堯帝舜。非在位之日之稱。周制謚而後帝名屢焉。自秦齊之君。以此名勝王。始皇不稽。終為在世之名。盖古人。尊神如天。以天如神故天亦稱帝。帝亦稱天。爾雅所謂。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皆君也。於是。詩書之上帝。禮之皇

以二能察博辨一。銜レ之。雖二鈎レ奇人下幽。安能通三之於二天下一。昔者。舜稱二堯德一。曰。稽レ于レ衆。舍レ己從レ人。若使三堯無レ不レ知。無レ不レ通。滿朝出二其下一。則是舍レ所レ踰レ人。而從二不レ若レ己者一也。堯雖レ聖過レ於二四凶一。孔子雖レ聖蹪レ於二三都一。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必也使レ無レ訟乎。樊遲問レ稼。子曰。不レ如二老農一。孔子不レ長レ於レ聽レ訟。而長レ於レ使レ無レ訟焉。稼不レ及レ于二老農一。長レ於レ治レ人。千金之裘。非二一狐皮一。先王之能。非二一人才一。雖レ聖所三以取二蒭蕘一也。是以。我之立レ言也。徵二諸天地一。通二之古今一。聖人雖レ貴而人也。如三奴隷奔二走主人之頤使一。不レ用下魯男子學二柳下惠一之法上。謂二之達一未也。」是以。觀レ于二天地一者。其稽也通三之于二古今一。盖世之學者之態。始染三目於二書册一。後推三人於二天地一。稍發二己之見一。粘二諸古聖賢一。既立則捃三其說之侶二己之意一。占二張本之地一。牽拘附會。而爲三我乃得二聖人之意一。雖レ然。同異不二相揜一。以二稽古一爲二誣古一。」晉之所レ徵則天地。未下全粘中之於上古。故一出一入。通二觀古今四方一。晉豈敢陵レ聖侮レ古。我惟徵二諸天地一。直言レ所レ見。不下以二我臆一誣中古聖上。若有二聖者興一レ于レ世。以供三之於二蒭蕘之言一而已。聖人修二道德一。制二禮樂一。立二法度一。叙二彝倫一。不レ知不レ識。民受二陶冶一。熈熈焉。雍雍焉。君子樂二其樂一。小人利二其利一。天下孰不三敢尊二親之一。是乃聖人之稽レ于レ衆。取レ于レ人之所レ致也。若曰二一事一物。無下所レ遺。則恐非二人之所一レ及。若求二聖於下斯。是レ古非レ今。取レ于レ聖。不レ察レ於レ凡。不レ徵レ于二天地一。不レ講レ于二條理一。古之所レ不レ言則斥。佗家之所レ講則避。非下目窺二全豹一者上矣。噫隷文非二蒼頡之舊一。牛耕非二神農之制一。而無レ害レ于レ爲二聖人一。無レ害レ于レ異二聖作一。如通三之於二四方一。則立三敎於二一方一。稱三聖於二其國一者。亦不レ一二其道一。各二

依二徵於一レ正。上師二天地一。下友二聖賢一。觀二天地一。以至レ人。不三自レ人泝二觀天地一。忌二守禦護訐之態一。人雖二睿智一。既已人也。則不レ及レ天。故我師二天地一。人雖二聖賢一。既已人也。則與レ我爲レ徒。故我得友レ之。凡則與レ我爲レ羣。乃我等之人也。聖則拔レ萃出レ群。今我與レ凡相群。與レ凡同居。於レ是知二聖之所レ聖於一レ凡。知二凡之所レ凡於一レ聖。則於二講稽一奚隔。友レ之終不レ能レ及。磬折事レ之。用下魯男子學二下惠一之法上。不レ貴レ如三奴婢守二主人之頤使一。故雖三日在二其函丈一。自二天位一觀二其位於一レ友。有二天地一而有レ人。故觀二天地一而至レ人。而講レ人。是以不レ得レ不乙與下世之先遇二先覺一。講二其耳目一。自二其圍中一。觀二天地一者上異甲焉。是觀二天地一之則也。」觀二天地一之則。則姑置焉。世之以レ聖爲レ聖之意。與レ我同與。亦不レ可レ識矣。不レ知子之以レ聖爲レ聖。豈得レ非レ以二聽莫レ所レ不レ聽。明莫レ所レ不レ視。睿莫レ所レ不レ通。智莫レ所レ不レ知。不レ思而中。不レ勉而至者一哉。若如レ斯。有下與二我所一レ望二聖人一。不レ同者上矣。是以。車骨士羊。不レ知レ之。亦無レ害レ于レ聖。曰二籩豆之事。有司存矣一。亦何傷焉。唯視レ之以二天下一。聽レ之以二天下一。於レ是視聽達矣。愛レ之以レ衆。惡レ之以レ衆。於レ是愛惡正矣。非二不レ思而中一也。聖レ於レ思レ之也。非二不レ勉而至一也。聖レ於レ勉レ之也。故不二自保一レ無レ過。明レ於レ改レ過。非レ使二衆皆善一。能使二善人進一レ善。惡人不一レ肆レ惡。是聖之所二以聖一也。至レ推二諸一物一事之上一。羲和垂夔。何必讓レ于二堯舜一。是故聖人非三必能自盡二天下之聽明一焉。能用二天下一之視聽一也。非下必能手分二毫釐一。目察中秒忽上焉。能正二律度量衡一也。一正二律度量衡一。而天下之宮商長短。多少輕重。皆得レ之。一用二聽明一。而天下之夷險憂樂。利害得失。皆得レ之。衆人之智。以レ己凌レ人。以二利手巧目一矜レ之。

各用。各用有各情也。是以。天其果有意歟。善降之祥。惡降之殃而已。人其果同情與。善皆向之。惡皆背之而已。故以無意爲有意。則有怨于天。是之謂惑。以各情。欲令同以。則有尤于人。是之謂誣。使天有意則。謂之人可也。使人有成。則謂之天可也。以人說天。以人觀天。是以。此合彼乖。彼快此憾。天以死生通塞。成其所爲。人以殺活予奪。爲其所成。是天人之存于禍福也。意有向背。爲有得失。故向善則忘不善。向惡則忘善。意將利之。爲更害之。意將害之。爲更利之。爲出意外。善惡利害。反我所向。是天人之存于意爲也。是以。爲善。無意于善。之謂忘。爲非無意于非。之謂過。有意于惡。而掩惡。之謂慝。有意于善。而怠善。之謂棄。」

主宰第一

或曰。條理之言。不知有稽之於古乎。未然乎。晋曰。條理之言。徵之於天地。於稽則通之於古今四方。曰。然則子將通聖凡一之與。曰。觀于天地者。其設意不可如是。請嘗言之。夫天地大矣。古今悠矣。盖世人爲學。非就漢典講。則從梵文修。雖有區而別者。不過斯二途。故今之所謂古也者。漢土之古也。故觀于天地者。須無首丘之戀于漢典。無左袒之心于梵文。觀于二教未到之地。立列聖未出之前。通智愚考聖凡。條理之觀。不執一以廢一。何則其所謂聖也者。以有凡而立。猶有負者。而後勝之名立。故勝之道。考之於負。聖之道。察之於凡。故既曰稽之。必通之於古今。故觀于天地之則。反觀合一。

窟之營。禽獸與我同有之。人者。有意之長。神靈其用。鼓舞其巧。是故山海藪澤。禽獸艸木。水火金石。糞壤臭穢。隨有而取以自奉。有之則富貴。失之則貧賤。故有主制之。有臣承之、是乃我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有意之目四。曰情。曰慾。曰意。曰智。以此爲其愛憎欲惡。殺活予奪。禽獸與我同有之。人者。意精于慮。智明于辨。情有所節。慾有所文。是我之所以與禽獸不爲伍也。」情有愛憎。慾有欲惡。思爲喜怒。慮爲憂樂。愛欲喜樂。意觸而順也。憎惡怒憂。意觸而忤也。然而天有死生通塞。人有殺活予奪。順則思之生。思之通。謀活之。謀予之。逆則反之。然而死生通塞之命者。天成。殺活予奪之命者。人制。是事之天命也。生通活予者吉。遇吉曰福。死塞殺奪者凶。遇凶曰禍。人莫不爲。天莫不成。故爲成相遇。或吉或凶。若市人之迭面。夫人。好善。同情也。愛己。各情也。是故。欲福於己者。人之各情也。欲福於善者。人之同情也。於是。欲惡有主客。而公私分焉。是以福善禍惡。出人之同情。禍善福惡。出人之各情。善之福。惡之禍。會于意之所觸而順。則以爲當然。會于所觸而忤。則以爲命。然則理以福人。命以禍人乎。天以無爲分。人以有意分。故我之所欲。天之所成。不必同行矣。天無意于吉凶。人有意于邪正。正遇吉。邪遇凶。是與理合。故曰理。正遇凶。邪遇吉。是與理背。故委天。是故。善惡可講。吉凶難預。是以。君子不以易險改行。不以窮達變守。」夫人已各私其躰。視聽思念。各有所向。趨舍嗜好。豈同焉哉。既已不同焉。豈使人人見己之所見。思己之所思哉。是以甲愛則乙妒。丙憂則丁喜。是所以各躰有

而上。而其爲路。變其機於妙。定其跡於誠。」蓋其於露。躰立天地。性見陰陽。天地給資。陰陽絪縕。生化生於其中。分動分植。雖以相有各成其一。而以相開各立其二。故植資于本氣。而成于無意。動資于神氣。而成于有意。是以人者。万物中之一物。意者。万神中之一神。自天觀之。不過大倉之一粟焉。雖然。我已開我境。宇天席地。盡取萬物。以具我之用。則天地遂入我之器。其以既入我之器。迷者以爲供我。苟駕此以往。子子我。則必意水爲子子生。蟊賊我。則必意苗爲蟊賊有。」故雖父母生我。我非父母。雖天地有我。我非天地。於是天人分境。彼此張勢。故天神活於天地。物居于天。意遊于神。己已開己之天地。則給資絪縕。爲成有開。有于彼者。有于我而有于我者。反于彼焉。於是天德無意。人德有意。天道成焉。人道作焉。故天則公而誠焉。人則私而僞焉。人懷其私。故公之法天。舍其僞。故誠之法天。然而其公私誠僞。非自天觀人者。則聽之澆々焉。有意。則觸而向焉。有作則謀而營焉。無意則不用向。是以。莫所不向矣。有成則不用作。是以莫所不爲矣。有向者。不能不遺所不向矣。有作者。不能不餘所不作矣。不察其所反。以在我者窺天。譬猶曰夜猶晝。夏猶冬也。是故有己而觀反於己者。則以知非己者。舍己而體反於己者。而反觀己。則以知己也。」禽獸魚鼈。亦有意而作。人之屬也。然意無神靈之用。作無鼓舞之巧。所以如此蠢然也。艸木土石。亦無意而成。亦天之屬也。然各私其體。是以止於己矣。所以如此頑然也。是乃物之天人也。有意不能自贍。取物以自給。哺餌之養。巢

贅語第六

天人帙上

日本　鎭西　三浦晉安貞　著

以思以學。智之事也。由㆑禮由㆑義。行之事也。吉凶得失。無㆘非㆓天人之事㆒者㆖焉。苟不㆑明㆓天人㆒。則罔㆑於㆓鬼神感應㆒。罔㆑於㆓鬼神感應㆒。則失㆑於㆓禍福報應㆒。失㆑於㆓禍福報應㆒。則有㆓以得㆑乎㆑行。而於㆑智則未也。天無㆓形象之可㆒㆑認。而人有㆓窺窬之爲㆒城郭㆒。條理之分。不㆑明㆑于㆑世。魑魅伏㆑于㆓曖昧之窟㆒。曖昧之窟不㆑可㆑塞。則魑魅亦可㆘共㆓天地㆒罔㆖㆑極。雖㆓魑魅共罔㆒㆑極。而天幸假㆑明。得㆑照㆓魑魅之窟㆒者。宜㆘得㆓其可㆑疏者㆒疏㆖㆑之。得㆓其可㆑啓者㆒啓㆖㆑之。是率㆑衆者之道也。故學者。智欲㆘於㆓宇宙㆒無㆖㆑弗㆑盡焉。行欲㆘於㆓人事㆒無㆖㆑弗㆑慊矣。然後天命可㆑語也。孔子曰。不㆑知㆑命。無㆔以爲㆓君子㆒也。

天人訓　第一

精沒爲㆑天。麁露爲㆑地。沒者活焉。露者立焉。活則欝渟乎。立則混淪焉。於㆑是。天能成㆑神。地能沒㆑天。活立不㆑二。神本合㆑物。爲成開㆑一。天神反㆑態。盖天者有者。神者開者。天有㆑於㆑緯。而成㆑於㆑經焉。神開㆑於㆑緯。而爲㆑於㆑經焉。緯者乃德。經者乃道。有而開。則見㆓天神於㆒㆑德。爲而成。則見㆓天神於㆒㆑道。是故有。則能成㆑宅而居。而其爲㆑宅。閉㆓其室於㆒㆑幽。開㆓其戸於㆒㆑明。開則能爲㆑路

贅語第六天人帙目次

天人訓

上

下

附錄

レ國而國治。故以レ禮謂ニ之先生之禮一。猶可也。以レ義謂ニ之先王之義一。過レ於ニ好古一。失ニ徵於ニ天地一。吾寧失レ於ニ好古一。勿レ失ニ諸天地一。

贅語第五善惡帙下終

矩也。故學禮仁義。聖人琢レ璞爲レ玉。世爭二道德之出レ天出一レ人久矣。天直圓者。天也。規矩者人也。由二直圓一。以製二規矩一。由二規矩一。以徇二直圓一。詩曰。天生二蒸民一。有レ物有レ則。民之秉レ彝。好二是懿德一。故義者。可レ寬。可レ猛。可レ愛。可レ敬。可レ進。可レ退。可レ取。可レ予。仁者。寬適猛適。愛適敬適。進退適。取予適。故自二可不可一而觀レ之。仁乃義也。自二適不適一而觀レ之。義乃仁也。知レ之者學。行レ之者禮。是故孔門問レ仁。所レ答各異レ旨。而皆仁也。猶二問レ孝所レ答不レ同。而皆孝也一。後世欲下以二仁義禮智信一截然而說上。各由二其目一。作二其詁一。不レ能レ不レ致二支離一也。顏子問レ仁。孔子答以二克己復禮一。問レ仁答レ禮。不二亦似一レ違乎。仲弓問レ仁。孔子答以二大賓大祭之事一。賓祭非レ禮而何。仁者善也。人情之所レ適。以レ禮行レ之。孔子何罕二言仁一。罕二言仁一者。以三雅二言詩書執禮一也。後世敎化荒而禮不レ行。遺經相傳。義理相繹。於レ是漢儒之詁。宋儒之理。勢之所レ至。各有レ所レ長。各有レ所レ短。伯夷潔レ身遁レ世。營仲甘レ辱立レ功。微子則去。箕子則奴。比干則死。孔子同謂二之仁一。學不レ厭。敎不レ倦。又以二仁智一稱。於レ是詁與レ理。不レ能レ不レ病二其支離一焉。蓋仁非二一德一。禮非二一道一也。是故。自二人情適否之境。善惡之分一。而觀レ之。莫レ重レ於レ仁。自二事宜當否之境。是非之別一。而觀レ之。莫レ重レ於レ義。學乃其門。禮乃其路。入不レ由二其門一者。非下居二人之室一者上。行不レ履二其路一者。非下爲二人之伍一者上。雖レ有二偉材奇能一。而奚爲。而仁弊レ于レ柔。義弊レ于レ俠。禮弊レ于レ煩。學弊レ于レ爭。是故古之學也。將レ益二其智一。今之學也。將レ闘二其智一。是以。人之學以益レ智。以修レ身。以馭レ人。馭レ人之道。難二按レ圖求一レ驥。修レ身之道。難レ從二意之所一レ適。得二之於一レ學。行二之於一レ禮。修レ于レ身而身安。修レ于

和而不ㇾ同。雖ㇾ久奚弊。正二其主一。而其名正矣。名正而分定矣。下親ㇾ上。幼凌ㇾ長。由二名分之不一ㇾ明焉。故禮者防二患於未然一。向有二一先生一。其論ㇾ咎。引二法令一。論下犯二咎禮一之刑上。孔子曰。道ㇾ之以ㇾ政。齊ㇾ之以ㇾ刑。民免而無ㇾ恥。道ㇾ之以ㇾ德。齊ㇾ之以ㇾ禮。有ㇾ恥且格。我聞ㇾ有二咎制一。未ㇾ聞ㇾ有二咎刑一。禮之所ㇾ不ㇾ及。立ㇾ法刑ㇾ之。犯ㇾ法者見ㇾ罪。法之設也。棄ㇾ禮者蒙ㇾ辱。禮之設也。故禮曰ㇾ制。法曰ㇾ立。法之所ㇾ立。犯ㇾ之者有ㇾ罪。是非下有ㇾ所ㇾ恥而不上ㇾ爲。有ㇾ畏而避也。禮之所ㇾ制。棄ㇾ之者非ㇾ人。是非二畏而避一ㇾ矣。有ㇾ所ㇾ恥而不ㇾ爲也。禮之入ㇾ人深矣。變二禮制一爲二法令一。後世之所二以刑繁而無一ㇾ恥也。以二法令一説ㇾ禮。固矣。學者所二以長一ㇾ智也。苟無二意智以思慮分辨一。則我必欲ㇾ生欲ㇾ安。欲ㇾ勝欲ㇾ利。欲ㇾ譽欲ㇾ美。直情徑行。無ㇾ所ㇾ顧慮。而衆怨興。欲二人之悅一。而不三思二辨之一。則活二不ㇾ可ㇾ活者一。安二不ㇾ可ㇾ安者一。勝二不ㇾ可ㇾ勝者一。利二不ㇾ可ㇾ利者一。譽二不ㇾ可ㇾ譽者一。美二不ㇾ可ㇾ美者一。姦曲邪佞。足恭諂諛。自ㇾ是生矣。旣爾二不ㇾ可ㇾ爾者一。則又不ㇾ爾二可ㇾ爾者一。雖ㇾ如三姑適二其情一。而不ㇾ平二於通天下之心一也。智愚者。人之天性也。智者知ㇾ安而安。知ㇾ生而生。愚者。不ㇾ知ㇾ安而危。不ㇾ知ㇾ生而死。先聖爲ㇾ之興ㇾ學。啓二其智一而辨二可否一。制ㇾ禮。修二其情一以中二適否一。賢者安。不肖者亦安。智者生。愚者亦生。故道非ㇾ絕二才之所一ㇾ不ㇾ及。而學勉二智之所一ㇾ可ㇾ進。於ㇾ是。曰ㇾ詩。曰ㇾ書。曰ㇾ禮。曰ㇾ樂。皆仁義之事也。故仁義雖ㇾ由二心性之故一。成ㇾ于二學禮之修一也。學以知ㇾ之。禮以履ㇾ之。愛憎欲惡。殺活予奪。於ㇾ是乎修。匠之道必據二規矩一。以二規矩一爲ㇾ器。僅有ㇾ失二其正一。則不ㇾ持二規矩一者。皆見二其不正一。雖ㇾ見二不正一。無二規矩一者。無ㇾ知二其不正之所在一。學禮仁義者。道之規

從孝道。則其孝遂焉。是修孝也。從忠心。則未能全忠矣。從忠道。則其忠得焉。是修忠也。愛憎慾惡。殺活予奪。修則皆可用。不修則皆不可用。說命曰。典于學。其德修罔覺。非學無以修聰明。聰明已修。故觀則正。觀則正。故常變由禮。禮已修。莫往不適。故學禮者。情智之修具。仁義者。善是之修名也。夫情慾意智。禽獸與我同有之。同有之中。有無于彼。而有于我者。是人之與物之所以異也。好惡同有之。而善惡則我有之。思辨同有之。而是非則我有之。善惡感應。而悅怨出。是非運爲。而榮辱成。情苦于惡。智苦于辱。夫善惡悅怨者。情也。禮以修物則仁也。是非榮辱者。智也。學以循則則義也。義者常而持正。變而從宜。由義知禮。以禮修情。夫禮者。自人情出。以義裁之。敬以居之。文以行之。以讓爲主。以和爲本。正名定分。防未然。其有所不及。法令以正之。夫人情。不修則荒。荒則淫。淫則亂。道者所治亂者也。治亂之道。在修之。禮者。修具也。故總言之。刑政樂學。皆禮也。分則有節目。夫人情者。在感應。而不在思辨。思之辨之。則喜怒愛憎。哀樂欲惡之間。不可徑行矣。義以裁之。故或引情之所不及而伸之。或抑情之所有餘而斷之。於是。或舍身。或加服。或殺恩。或割愛。以從宜。毋不敬。則其爲也誠。文或飾之。或節之。於是。行則煥乎成章。止則有限不踰。凡人情。好生。好安。好利。好勝。好譽。好美。推生於人者。愛也。推安於人者。勞也。推利於人者。廉也。推勝於人者。謙也。推譽於人者。恭也。推美於人者巽也。盡誠推之。之謂忠。自慮射人。之謂恕。不推則爭。爭則亂。推則讓。讓則和。

智之仁。主行而言。對戰之仁。主善而言。子思承孔子。加之勇者。爲智仁勸其勉勵也。故中庸生知學知困知歸之知。安行利行勉行。歸之行。而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好學力行。非其至者。故不直以爲仁智也。後人配當之病。痼乎內焉。是以仁義禮智同於春夏秋冬。是以各思想按排所爲仁義禮者。以建其道。若探諸天地。而求於條理。則智者情之偶而義者仁之對也。仁者情之修也。義者智之修也。非禮弗行。不學弗知。弗知則如何。知而行之。仁也。故知以學。行以禮。匠之爲方圓。必製規矩用之。君子之爲仁義。必設學禮用之。學教之於始。禮修之於後。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智不可用璞。學之所有也。情不可徑行。禮之所有也。夫智者兼思。周公思兼三王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是思之有益于人者也。惟思而不學。思無益。故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故雖好仁也。雖好知也。雖好信直勇剛也。不學則蔽。夫欲生欲安者。人之本情。謀生謀安者。人之本慮。非必賢愚異思焉。唯愚者不知安之所在。以危自安。不知生之所在。以死自生。智者知安者而安之。知生者而生之。是非謀之異也。學不學之間也。不知安之所在。故貪生求利。不知生之所在。故畏死避害。情慾之性。實也。質也。自然也。不敎而爲。不學而能。意智之神。華也。文也。使然也。敎則益。學則進。故君子不貴性而貴學。學者道之所在。性者心之所存。人子有孝心。故有孝道。人臣有忠臣。故有忠道。從孝心。則未能全孝矣。

孝仁禮義一。或曰二仁義禮智聖一。或曰二智仁聖義忠和一。或曰二仁義禮智聖樂一。若此道條理一定。如二春夏秋冬一。如二晨昏晝夜一。則有レ定レ於二上古一。雖レ動レ于二輓近一。而仁義之字。定レ於二孔子以後一。而今不レ可二移易一。猶下天地圓形。定レ於二後世一。而不上レ可レ動焉。東匡或譬二諸醫之對レ病處上レ方。最爲二痛快一。於レ是知導レ衆則曰。孝弟忠信。敎二弟子一則曰。文行忠信。於レ樂則曰。中和祗庸孝友。具數レ之。更レ僕不レ盡。是皆對症之藥方。故管子治レ國。則以二禮義廉恥一勵レ之。孫子治レ軍則以二智信仁勇嚴一御レ之。中庸序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一。曰二智仁勇一。孟子序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一。曰二親義別序信一。古人之活套可レ觀矣。仁義相連。易翼爲レ始。今仁義之字。目二條理一索レ之。於二善惡是非中一獲レ之。於レ是仁義外無二佗物一。非レ學不レ能レ知二仁義一。非レ禮不レ能レ行二仁義一。學知三之於二天人一。禮修三之於二言行一。學即智之事。則以レ學解レ智亦通。雖レ然。舊套之合否。條理不レ與。一任二旁觀之人如二論語一。通篇言レ仁必連レ智。禮傳。言レ禮必本レ義。冠義冠禮。昏義昏禮。鄉領酒義鄉飲酒禮。鄉射義鄉射禮。可レ觀矣。故傳曰。禮之所レ尊。尊二其義一也。智者。本心之靈。具二邪正一而有レ之。與二仁禮義三物一異。惟學而得二其正一。始以配レ仁。配レ仁而後。由レ智而慮正。由レ義而事當。鳴呼人悅怨榮辱之心。不レ可レ廢。則是道宜レ有レ所レ擇。宜レ有レ所レ修。故依二天地之條理一。從二心性之故一。修二我道德一。以爲二仁義一。學者。知レ之之設也。禮者。行レ之之設也。智本情之偶。賢愚利鈍各有。情者自然之性。智者使レ然之心。使レ然者。能修二其自然者一。情修有二仁之名一。智慮有二義之名一。孔子數稱二仁智一者。仁之德。智之性。君子所二以君子一。在レ此也。以レ予觀レ之。連レ智曰レ仁。對レ義曰レ仁。其去不レ同。連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已將修之。將奚以修之。由學知之。以禮行之。蓋天下之事。莫不有則。隨則用器。智之能也。或曰。人之道。通世皆曰。仁義禮智信。而子謂爲仁義學禮。似自造其言。如何。曰。善哉。子之問。余待子以暢我懷。夫以條理剖析天地者。不能拘成說。故其謂仁義。亦資天地而言。不合天地。則晋負罪。苟合天地。其佗不遑參考。且如仁義禮智信。亦非先聖之定目。畢竟五行家之末造而已。五行本民生日用之具。故曰五常。非德之目也。甘誓曰。威侮五常。泰誓曰。狎侮五常。樂記曰。道五常之行。及莊子素問等連出。虞書有五言之目。孔安國以爲仁義禮智信。無據。惟陸賈新語曰。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董仲舒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漢初已爲定目。既已爲定目。其佗道德。勢皆不得不統此中。亦非古意也。意五行者流。本于孟子四端說。補之以信焉。爾來班固白虎通。鄭玄中庸解。劉劭人物志。五臟五行。配當之言。雖然。莊子曰。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臟。則戰國之時。既有是陋歟。韓子之徒。迺以爲人之性。蓋本之於孟子。雖然孟子則止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之目。又見喪服四制。曰。以恩理節權制。此說未知與孟子孰先後。雖然。孟子亦或有所承焉。仁義連稱。於詩書論語。未嘗見之。蓋因以前道德之目未立。專奉天。而不自肆矣。故尊之爲帝。以所成。爲所受。呼之曰命。故賞罰興廢。一繫之於天。於是曰執中。曰建極。降之曰仁智。曰仁義。曰禮義。曰智仁勇。漸曰仁義禮智。漢以來定目於仁義禮智信。擬四時土用。擬四方中央。古之學目相比列。或曰道德仁義。或曰道德仁義禮。或曰

レ仁好レ暴。情同而勢異也。是故仁者。令ニ人遂ニ愛慾之正一。是以獲レ乎レ衆。不仁者。遂ニ愛慾之情於レ己。是以怨レ乎レ衆。仁者道ニ衆之明於ニ天下之意智一。是以榮レ于レ道。愚者掩ニ衆之明於ニ天下之意智一。是以辱レ于レ道。是故欲ニ國祚之長一。欲ニ天下之平一。欲ニ子之孝一。欲ニ臣之忠一。湯武桀紂一也。其相反如レ此者。聖狂賢愚所レ謀之道弗レ同也。且士之於ニ天地之間一。仁以爲ニ己之宅一。義以爲ニ己之道一。然則繫馬千駟。非ニ其所ト安。簞食瓢飲。非ニ其所ト辭。是以子罕言レ利。故知レ命者。不下以ニ利害勞逸一自謀上也。是士之行也。是故學將ニ夫人一與ニ士之行一者也。非下以ニ士之行一責ニ之於ニ凡庸一者上。政將ニ夫人一爲ニ士之風一者也。非下以ニ士之心一望レ衆者上。是以貧而樂レ道。富而好レ禮。遺逸不レ慽。厄窮不レ憫者。惟士能レ之。以ニ士之能一。求ニ之於ニ天下一。非ニ馭レ衆之道一矣。故行之不レ修者。吾人之恥也。以レ士望レ衆者。上者之不智也。是以治之始。省レ費除レ冗。抑レ奢制レ分。斷ニ賄賂一。務ニ民業一。伸レ屈達レ欝。遠レ怨宅レ安。絶者接焉。困者振焉。窮者通焉。獨者合焉。疾者養焉。孤者育焉。幼者慈焉。老者敬焉。而其功成レ于ニ擧レ賢用ト能。於レ是揖讓之風可レ行焉。絃歌之聲可レ聞焉。士風可レ興焉。是固ニ國基一也。是結ニ人心一也。是達ニ大命一也。是永ニ天命一也。是之謂ニ仁義一。天下孰肯捨ニ仁義一而好レ亂。

仁義第十一

治レ苗之道。耘耔灌培。耘耔灌培。由ニ生枯茂瘁之故一得レ之。治レ人之道。仁義學禮。仁義學禮。由ニ情慾意智之故一得レ之。好惡主ニ情慾一。思辨主ニ意智一。好惡生ニ善惡一。善惡者。悅怨之成也。思辨生ニ是非一。是非者。榮辱之本也。修レ善則仁。修レ是則義。善是者。其璞。仁義者。其修。故孔子謂ニ善人一。

物。慾以欲道。堯舜亦如之而已。楚王失弓。楚人得弓。孔子猶惜其私。仁者以濟物。豈仁者害物損用者哉。孟子謂仁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凍。養生喪死無憾。故曰。民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也。管子亦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勢自利害勞逸動。故租税重。則民去農桑。玩好競。則民走淫技。於是國家貧矣。上之於下。猶手之於指矣。可以亂。可以治。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是之謂也。故除天下之害以利之。施天下之勞以逸之。而後勸之於善。懲之於惡。逸而不勞。利而不害。則民安樂溫飽。民安樂溫飽。則竊盜欺詐之心弭。竊盜欺詐之心弭。則廉恥慈惠之心生。然而民安樂溫飽。則恭敬戒懼之心怠。恭敬戒懼之心怠。則奢汰放恣之心萌。養厥生。消厥萌。敎化之道也。湯誥曰。若有恒性。克綏厥道。惟后。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賞罰以佐之。夫人窮必甘死。苦則不厭辱。利害爲勢也。於是縣賞以勸善。人不方善。縣罰以懲民。民不畏罰。是不養民情之弊也。故傳曰。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今禁民之所欲。閉民之所樂。契敷敎。皐陶作士。奚爲。今不知仁義禮樂之所由而生。言利害得失。則排。徒下令。責忠孝廉恥。欲奉生送死。是乃聚餒者。敎之讓食。呼凍者。勸之解衣。强不樂者笑。促不哀者哭也。子不見彼溺水者乎。自溺者。不顧父母。情無餘也。依舟楫者。雖貓犬不睨而過。有餘于情也。雖有有餘不足于情。情豈異哉。勢不同也。均是水也。或不動塵。或崩岸。均是矢也。或不穿縞。或透札。勢也。故人之好治好亂。好

粲之於二粟糲一。粟糲未二始美一。修理而後美。雖レ美自二粟糲一而爲レ美。惡二勞害一欲二逸利一。天下之通情也。知二天下之情一。而養二天下之情一。今去三民之所二欲惡一。疇仁之慕。疇義之榮。疇賞之進。疇罰之畏仁不仁者。善惡之事。得三之於二情慾之適否一。悅怨爲レ主。安レ衆則獲レ乎レ衆。未レ聞不仁者。而獲レ乎レ衆。是非三君子之取二悅於一レ人矣。人之悅レ之也。非レ遠レ怨。怨不レ生也。義不義者。是非之事。得三之於二意智之分辨一。榮辱爲レ主。棄レ於レ世則辱。未レ聞義而辱レ於レ衆者。是非三君子之求二榮於一レ人矣。人之榮レ之也。非レ避レ辱。辱不レ至也。利レ之不レ以レ義。逸レ之不レ以レ道。惟可レ欺二碌々一。而未レ能レ易二榮辱一焉。故榮辱之道。未レ可下以二悅怨一決上レ之。是意智情慾之別。悅怨榮辱之分也。孔子屢稱レ智。夫人孰無レ智。智有二明暗邪正一。智而明正。君子之智也。智以生レ義。由レ義制レ禮。情以生レ仁。由レ仁作レ樂。禮之序。樂之和。百行之美。統レ之則仁義而已。若除二利害欲惡一。別求二仁義一。將下棄二粗糲一。而求中精粲上。利用安民。萬世之所レ賴。利以利二天下一。業莫レ大焉。慾以安レ衆。志莫レ美焉。仁義禮樂。大業美志之具也。業能安レ衆。德能濟レ物。利害勞逸。以爲二之地一。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レ生也。天地之所レ載也。主レ人者。將三導レ利而布二之上下一者也。不レ布レ利而專レ利。周厲之所二以亡一也。子適レ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レ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レ之。哀公問二政於孔子一。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レ大レ乎レ使二民富且壽一也。子貢問レ政。子曰。足レ食。足レ兵。民信レ之矣。冉有之言レ志。使レ足レ民。欲レ俟二禮樂於君子一。故詩曰。飮レ之食レ之。敎レ之誨レ之。今經生言レ利則忌。言レ慾則笑。利以利レ己。慾以欲レ私。是爲二小人一。利以是爲二小人一。利以利

且前數事。若無レ于レ彼而有レ于レ佗。則彼必彈指曰二夷々一。是以我愛三此日出之處一。曰。君子之所レ居。而仲尼欲レ桴。子路欲レ從者。非三此壤二其孰與一。樂土樂土。我得二其處一。

治亂　第十

天下皆欲レ治惡レ亂。而治難レ興。亂難レ已。何邪。凡事有二利害一。有二勞逸一。利逸者。人之所レ欲。勞害者。人之所レ惡。欲惡與二愛憎一隨。此人之所三以歸レ德避二暴也。過逸則荒弛生焉。長レ利則爭奪與焉。是所下以好二人之德一而自荒レ德。避二人之暴一。而自行上暴也。治亂均是情慾之感應也。情慾可二以和一。不レ可二以傷一。可二以疏一。不レ可二以塞一。不レ和而傷レ之。不レ疏而塞レ之。何以得二天下之心一焉。和也悅。傷也怨。順也喜。忤也怒。悅怨者。情也。喜怒者。意也。和順不レ由レ道。雖レ取三悅於二人之私一。生二怨於二天下之公一。是故以レ道順レ人。以レ德和レ人。德莫レ大レ於レ安二天下一。利莫レ大レ於レ利レ物。欲レ安避レ危。欲レ利除レ害。惟欲二自安一者危レ人。欲二自利一者害レ物。是謂二之私一。虞書曰。罔三違レ道以干二百姓之譽一。罔下咈二百姓一以從中己之欲上。天下之情好。同レ于レ我。而用與レ我皮也。我所レ好。人亦好レ之。我所レ惡。人亦惡レ之。我遂レ所レ好。人失レ所レ好。我推レ所レ好。人遂レ所レ欲。以レ是己好二貨財一。人不下棄二貨財一。而和ム於レ己。還以レ此爭。己好二聲色一。人不下棄二聲色一而奉ム於レ己。還以レ此爭。故令ヿ天下見三利放二干戈一。則天下執二干戈一而起。令ヿ天下見三害於二仁義一。則天下舍二仁義一而走。或曰。治レ國以レ禮。放レ於レ利而行。多レ怨。苟以レ德爲レ政。則如三衆星之共二北辰一。而弗二之講一。利害之言。士則不レ喜。曰。人之在二天地一。情慾意智已。修而用レ之。爰有二仁義禮樂一。仁義禮樂之於二情慾意智一。猶三精

受其惡聲。是以。勢面辱不行。不起忍垢。故多缺缺之行。爲君子所卑。蓋觀彼之古。風俗敦厚。以恥爲大。周衰而法律興。緣係累大臣。囹圄親戚。再起之。則縉衣冠以從事。如我士風。一旦遇大辱。雖死義不立人之朝。本邦中古倣彼用律。然風習敦厚。保合大和。彼也。古封建而今郡縣。我也。古郡縣而今封建。封建之治。雖急猶寬厚。郡縣之治。雖寬自急迫。又勢也。我居封建廢律地。思郡縣用律地。大不願其地焉。墨劓剕宮。苗氏之所設。歷世不已。漢文已來。漸而已矣。可以爲美焉。然後人猶有肉刑可復之論。有有苗氏之徒也。宮刑雖有苗不施之於無罪。後之王者。既淫其刑。而愍其無以生。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則者守積。意盛世常人之所司。若有刑人。雜用之而已。齊桓好內。豎刁自宮以進。以亂齊。及漢武游宴後廷。始置宦官。禍釁一開。石顯流禍。經東漢。及唐明。賢智方正。皆受其災。刑本懲有罪。其弊終執無辜之民。搜其陰器斷之。既而稱刑餘。視如非人。士流不齒。上刑無辜之民。士惡重罪之人。相嫉相激。崑岡之火。玉石并灼。其憂豈啻內外焉哉。本邦從古。老姆監宮中。老臣守宮外。官有內外。人無內外。左右卽士大夫之子弟。於是左右之臣。可出以爲將相。將相之子。可入以侍左右。故外臣可以知君之起居。外臣可以慣君前之儀。豈尙得惡之。何得賤之。天地全生之。己毀用之。自釀半身不隨之病。違天之罪。禍至顛國家。而不悟。立準之非。猶不改其舊風。悲夫。蜻蜓之一洲。雖一小壤。天險不可踰。則國無邊徼之警。上戴無始之帝統。則塗無深文之網羅。治日常多。亂日常小。而猶沾々曰華々。

爲レ書。半齊桓晉文之事也。一語數及二管仲一。雖レ有レ斥二其瑕疵一。而許二其仁一。大二其功一。言二管仲一者。廼言二齊桓一者也。何二子誣二孔子一之至レ此。周室衰弱。不レ能三自奮號二令諸侯一。諸侯縱肆。而不レ知レ所二尊奉一。若於二此時一非二齊桓之擧一。不レ知如何處レ之。將下入レ周告二卿士一。正二其典禮一。振中其紀綱上乎。豈有下非二其人一而能成二其事一者上哉。然則退在二諸侯之位一。日長二其僭亂一。拱レ手視二周室之顚一乎。將觀二周室衰弱。諸侯縱恣一。爲二奇貨可一レ居哉。是三者已不レ可レ爲。則唯以二己之力一。抑二僭亂一討二不廷一。以尊二王室一而已。已而解レ權。天下復亂。拘者譏三手援二嫂之溺一曰。何不二揖讓援一レ之。若悅二其言之美一。託二之其人一。屍已歸レ海。儒士以レ迂被二俗士侮一。良有レ以也。故桓文之事。衰世不レ得レ止之事。何嫌二二日一。本邦天子一姓。公卿大夫至二諸士農官。巫醫曲藝一。亦多世二其家一焉。是以廢進退最爲二重事一。雖三世家之二人才一。流風典故。以レ此而存。且以杜二窺望之心一。風之美者也。讀二彼漢史一。人主朝納二后妃一。外家夕跋扈。其害及二于上下一。至下有レ欲レ立二其子一。則殺二其母一以防レ禍者上。悲夫。今也。王宮在レ京。幕府居レ東。結二昏京師一。與國幾二百年。不レ見二外家顚沛之變一。於レ是知東照公洞二視後世一。杜二微未然一。垂二準万世一。天下不レ知不レ識。沐二浴恩澤一。且觀二兩國之風習一。彼長二于敢諫一。我長二于敢死一。彼人犯レ顏直言。無レ所二顧忌一。殺戮接レ踵。視レ死如レ歸。我風大讓レ之。雖レ然以二係累一爲レ辱。直諫不レ可レ已。則自裁執二國家之恩一。或姦佞在二君側一。將レ擾二國事一。忠志之士。奮然不レ忍レ視二其傾覆一。手刄二其賊一。直自裁以償二犯法之罪一。比下彼直言罵二詈其賊一。以受レ誅。死而無上益。則勝遠矣。彼雖レ長二于敢諫一。忍レ垢亦甚矣。以二我風習一。則人雖レ有二醜下行奸凶一于中其躬上。而稠人廣坐。詎不

亦勢也。茫々禹跡。今則沒レ胡。康熙帝曰。歷代帝王莫レ正レ於レ我。是言也。於二漢土一則爲二不滿一。旁觀則實勝下夫居二其地一而簒二其位一者上遠矣。本邦據レ山爲レ城。臨レ海爲レ池。渺瀰險絕。無二外顧之患一。帝統不レ知二其始一。神武天皇。以二祖宗之禮一議レ之。則是宗。非二開國之祖一。是以。世不三以下皇胤上爲二人種之想一焉。偶有下頑嚚抱二不軌一者上。衆心不レ容。一敗塗レ地。如今雖三垂二拱九重一。環共不レ改。莫レ所レ用二湯武孟軻氏之議一。建二諸天地一。質二諸鬼神一。而弗レ謬之義也。想夫大已貴之古。躬以二素尊之胄一。掌二握天下一。一聞二天孫之臨一。解二兵權一而去。如レ脫二弊屣一。皇統之固。臣節之恭。後世之準。於レ是乎立。淫二漢典一之士。以二土地之大。人物之秀一。而誇焉。名山大澤。人才物珍。欝然多者。廣輿之所レ致。其輿已廣。南虜北顧。雖レ欲二固守自治一。而不レ得焉。賢才之衆雖レ可レ羨。姦凶之寡。亦足二以自慰一焉。漢俗之美レ於レ我。搢紳常言。我俗之美レ於レ彼。搢紳不レ考。胡旁觀者之迷。世態之變化。人情之險艱。非二彼此無一。比二較數千載一。不レ如二彼之數々以自苦一也。立準之失居レ半焉。在レ彼可レ厭者。人人可レ爲二天子一。刑之慘。律之煩。此事之最大者也。宋人問二我風俗於二滕木吉一。吉曰。春風二三月。和氣桃李春。此語實不二彼欺一焉。當二今之世一。天子垂拱。幕府攝政。淫二漢典一者。竊懷下天有二二日一之疑上。胡弗レ思之甚。漢典廼堯舜周孔之典。何收二流派之漫一。淆二本源之淸一。古有二冢宰一。後有二盟主一。從二世之隆汚一。維二持皇紐一。故齊桓一正二天下一。然周室之勢。能令三盟主有二天威不レ違レ顏咫尺之憤一。何嫌レ於二一日一。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媿レ言二桓文之事一者。荀子之言也。仲尼之徒。無下言二桓文之事一者上。孟子之言也。今孔子之所二親筆削一者。春秋也。與二門弟子一講論者。論語也。家語也。春秋

於レ是大已貴摧ニ伏强暴一。天下歸矣。頗有ニ天下莫ニ己若者一之意一。太神欲下降ニ皇孫杵尊一治中中國上。使者皆恐。無ニ反命者一。經津武甕槌壯士也。以告ニ大已貴一。大已貴謀ニ之其子事代主一。事代主曰。天神有レ命。我父宜レ避。我先レ之入レ海。大已貴曰。我禦闔國禦。我避孰敢不レ順。授ニ平國廣矛一而隱。當ニ是之時一。以ニ神武仁惠一。據ニ八百万之衆一。聽ニ天神之命一。棄ニ天下一如レ脫ニ弊屣一。少彥名經營未レ成之日。不レ潔ニ大已貴有ニ自矜之意一。泯レ跡而去。噫若而人。充棟之漢典。遂不ニ之見一。宜哉。廟ニ食於ニ數千載之後一。子孫與ニ皇家一共傳ニ無窮一。仲尼桴レ海。仲由從レ之。我何愧レ彼焉。客曰。唯唯。湯武之擧。君臣之分。我得レ聽レ命。敢問文武德均乎。曰。孔子常稱ニ文王一。湯武德均乎。曰。湯王慙レ德。

孔子稱ニ文王一。三ニ分天下一。有ニ其二一。服ニ事殷一。曰ニ至德一。稱ニ武王一。壹戎衣而有ニ天下一。曰レ不レ失ニ顯名一。殷湯則放ニ桀於ニ南巢一。而恐ニ來世以爲ニ口實一。周武則殺ニ紂於ニ牧野一。而有ニ虐レ我則讎之語一。

彼此相比觀レ之。則豈得レ謂ニ其揆一也一哉。

立準　第八

立準之道。不レ可レ不レ愼。準一立矣。人心依レ此。人心之所レ依。是非可レ易。故爲ニ天下一立レ準者。宜下憫ニ惻萬世一洞ニ視萬國一。以監ニ舊弊一。思中後害上也。雖ニ稽古勿レ論。規々因循。亦難レ成ニ其功一矣。今之學者。目ニ濡心染于ニ漢典一。唯慣ニ其是非一。與ニ當局者一偕迷。無ニ復旁觀之得一。漢之爲レ地。幅員已廣。西南之徼。東北之塞。其守實難焉。軒轅已前弗レ可レ識。軒轅以還。延覃ニ舜禹一。擇レ親讓レ德。自ニ湯伐而代一。在レ德不レ在レ族。代與者假レ之以藉レ口。又終有ニ受命之說一。與國之臣子。不レ得レ不ニ若言一。是

也。不レ可三以レ子逐二父母一。不レ可三以下股肱上易二元首一。是以子以弑レ父。臣以代レ君。則有焉。子弑レ父之善。臣代レ君之道者。轉三化天地於二鑪中一。不レ能レ生二是條理一。是以般湯周武。以二作者一稱二之聖一。則有。以二至善一。則遠矣。曰。易革彖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レ命。順レ乎レ天。而應レ乎レ人。順レ天應レ人。猶二四時之更成一。何子之言之戾。曰。以レ驪得レ衆之應レ人。則有。以レ臣代レ君之順レ天。則吾弗レ知矣。又不二傳云一乎。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二相得一。澤非二火之處一。順レ乎レ天之字。豈得レ無レ非下自二兌傳一誤入者上哉。夫征討者。天子之重柄。雖レ謂二之天一。天則不レ言。無レ所レ受。而動三干戈於二天下一。豈得レ謂レ順レ天哉。昔魯陽文君攻レ鄭。曰。鄭人三世殺二其父一。天加レ誅焉。使二三年不レ全。我將二助レ天誅一。墨翟曰。三年不レ全。天誅足矣。又擧レ兵。曰順二天之志一。譬有二不孝子於レ此其父笞レ之。隣人亦擊レ之。曰。吾順二其父之志一。豈不レ悖哉。無レ所レ受而竊二大父之重柄一。劫二大父一。曰順レ天。雖二慈惠服レ人。於レ義則陷然。唐高定年七歲。讀レ書至二牧誓一。問レ父曰。奈何以レ臣伐レ君。父曰。應レ天順レ人。曰用レ命賞レ於レ祖。不レ用レ命戮レ於レ社。豈是順レ人。幼兒之疑義。可二以暢レ於二千歲一。故天德者無意。天道者成。人德者有意。人道者作。故天有二其條理一。神爲天成。爲者能變。成者不レ拚。是以天之所レ不レ可レ不レ敬者。不レ拚而誠成レ於二其中一也。神之所レ不レ可レ不レ愼者。不測而機爲レ於二其中一也。今以二神之變化一。誣二天之條理一。有レ益レ於レ爲二勸善之具一。則無レ驗レ於レ爲二懲惡之用一。古者以太神在レ天。素尊之子大巳貴。平二大八洲一。與二少彥名一。戮レ力一レ心。經二營天下一。乃謂二少彥名一曰。吾所レ造之國。謂二善成レ之乎。少彥名曰。有レ所レ成。有レ所レ不レ成。遂行。適二常世之鄉一。

子從レ勢變レ道與。曰。深則厲。淺則揭。所レ處勢也。雖レ然以レ子犯レ父。以レ臣代レ君。行レ義者不レ爲也。夫夏殷自二禹湯一相繼。世爲二天子一。四海受二其賜一。幾百年。桀紂之不道。雖下天下同棄レ之。勢爲中獨夫上。受二其茅土一。據二其爵位一者。謂二之非一レ君。非也。殷湯之慙レ德。伯夷之叩レ馬。建二諸天地一弗レ繆之義也。秦誓引二右諺一曰。撫レ我則君。虐レ我則讎。何其言之薄。武王之志荒矣。世之信二聖人一。直以爲。放伐廢殺。莫二擧非一レ歛焉。於レ是以二其擧一爲二美擧一。故曰。桀紂非レ君。伯夷狷隘。不二亦誤乎。禮。君子居二其國一。不レ譏二其大夫一。爲二湯武之臣一者。護二其君於一レ厄。以除下讎二我君一者上。其君則仁而惠也。其所レ除則暴而虐矣。何捨二懷レ我父母一。從下虐二我之父母妻子一之人上。旣有二不從之人一。苦二水火一之人皆響應。湯武至二唐太宗宋太祖一。皆慈惠得二衆驩一之君也。故天下皆響應。推レ之不レ去。避レ之不レ能。人執二戈矛一而前驅。衆膏二車轂一而後推。敵國棄二其君一。謂二我予后一。是以爲下非二我伐一レ之。天命誅レ之也上。爲下非二我罰一レ之。底二天之罰一也上。於レ是其意謂。天不レ予二其於一レ君。不レ予二其臣於一レ臣。是受二天之命一也。仲虺之誥曰。帝用不レ臧。式レ商受レ命。太誓曰。天其以レ予乂レ民。其意謂。彼失レ君レ於レ人。我受二君於一レ天。多士曰。維天不レ畀。不レ明二厥德一。蓋殷周興國臣子之取レ義。不レ得レ不レ如レ斯。故謂二之通天下之公情一則可也。謂二之通天下之大義一則非也。若謂二天福レ善禍レ惡之意實使一レ然。何以不レ顧二關龍逢比干之死一。忍レ於伯夷叔齊之餓一。爰以レ漢予二曹丕一。以レ明授二燕王一。天已能二彰レ惡之術一。爰不レ能レ絕レ惡之術一。天已能二榮善之術一。爰不レ能二不レ困レ善之術一。是以立二道於二條理一。尊卑自尊卑。善惡自善惡。比二其類一言レ之。君者國之父母也。民者國之子也。君者元首也。臣者股肱

矣。逸矣。寛矣。利矣。樂矣。天下歸ㇾ此。旣惡矣。醜矣。勞矣。苛矣。害矣。苦矣。天下棄ㇾ此。譬如ニ避ㇾ水者上ㇾ陵。避ㇾ火者出ㇾ家。以ニ湯武一遇ニ桀紂之世一。不ㇾ可下阿ニ其意一以爲上ㇾ暴。不ㇾ可下殺ㇾ身滅ㇾ國。以貽三患於ニ民人一。夫憂ㇾ失喜ㇾ得。畏ㇾ危求ㇾ安。人之通情也。於ㇾ是勢不ㇾ得ㇾ使下桀紂之人。不ㇾ患ニ湯武一。湯武之人。不上ㇾ圖ニ桀紂一。由ㇾ是觀ㇾ之。則湯武伊周之放伐廢殺。勢之事。而其人之不幸也。然而醜事也　彼廢而實弭。此與而利生。昨也。道路呻吟。今也室廬絃歌。在ㇾ彼則子悖弟忤。在ㇾ此則家親友睦。其苟如ㇾ斯。則人不ㇾ許ニ其不下行ㇾ醜。雖ㇾ有ニ規規皎皎。取ㇾ義守ㇾ節者一。亦未ニ如之何一也已。後世唐太宗宋之太祖類ㇾ之。太宗首創ニ其事一。專幹ニ其蠱一。制ㇾ敵者。其算也。懷ㇾ醜者。其德也。神堯嘗語ㇾ之曰。破ㇾ家亡ㇾ軀。亦由ㇾ汝。化ㇾ家爲ㇾ國。亦由ㇾ汝。其重也如ㇾ此。夫天下憧々。爲ㇾ之驅。爲ㇾ之死。前者挽ㇾ之。後者推ㇾ之。太宗弗ㇾ能ニ自禦一矣。升六五曰。貞吉。升ㇾ階。惜夫建成。不ㇾ能下觀ニ此戒一。守中其位上。又不ㇾ能ㇾ爲ニ太伯一。欲下以ニ子立一當中沛然之勢上。以ニ太宗之果一。猶區ニ區龜卜一。沈吟隱憂。勢實難ニ如ㇾ之何一也。宋祖將ㇾ兵次ニ陳橋驛一。黎明軍士叩ニ寢門一。宋祖起被ㇾ衣。輙相與扶出。被以ニ黃袍一。羅拜呼ニ萬歲一。擁上ㇾ馬南行。不ニ以得ㇾ拒ㇾ之。是皆雖ニ以ㇾ正律ㇾ之。則不ㇾ能ㇾ使ニ人不ニ欲然一。然英雄之不幸。而爨麾行ㇾ醜者也。後世姦賊。縱爲ニ殺奪一。藉ニ口於古人一。彼與ㇾ此。利害相等。勞逸相似。然而以ニ大義一則乖。以ニ名分一則濫。人情怫鬱。口排目怒。詐謀欺誣。醜不ㇾ可ㇾ言內則父子相惡。兄弟相疑。外則壯士罵詈。怯士於邑。岌岌乎。四民不ㇾ安焉。狗鼠豺狼。貪ㇾ肉求ㇾ食折ㇾ膝擺ㇾ尾。則意氣揚々。自意聖人之擧矣。是豈勢之不ㇾ可ㇾ已矣哉。欲之不ㇾ能ㇾ制也。曰。然則君

也。淳于髡見二梁惠王一。竟無レ所レ言。以知二王之志之所一レ在。惠王曰。聖人也。此亦與二多方所一レ言者一同也。子貢曰。學不レ厭者。智也。敎不レ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也。此以二仁智一言者也。子曰。若聖與レ仁。則吾豈敢。周禮曰。智仁聖義中和。此分二仁聖一言者也。子曰。何事レ於レ仁。必也。聖乎。此聖在二仁上一。道家。曰二聖人一。曰二眞人一。聖人在二眞人之下一。儒者。曰二賢人一。曰二聖人一。聖人在二賢人之上一。而孟子曰。伯夷聖也。伊尹聖也。孔子聖也。柳下惠聖也。是聖等レ賢也。宰予曰。以レ予觀二夫子一。賢二於堯舜一遠矣。是賢等レ聖也。而詩書所レ謂齊聖。彥聖。未下必極二其至一而言者上也。樂記。以レ聖對レ明。辨二述作一。曰作者之謂レ聖。述者之謂レ明。中庸以爲二上善之稱一。故曰。天之所レ覆地之所レ載。日月之所レ照。霜露之所レ墜。凡有二血氣一者。莫レ不二尊親一。謹按。作者至善。可三以レ聖通二稱古今一者也。論語曰。作者七人。堯舜至二周公一。蓋七人。雖二其德不一レ同。而後世皆言二之聖者一。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人也。至レ周爲二至善之稱一。故孔子聖人也　作者必有德。有德不二必作一。雖レ不レ作。而詩書禮樂之敎。於レ是存。則孔子之功。不レ在二作者之下一。是以同稱二之聖一。而不レ能レ無二軒輊一也。夫勢者重矣。沛然而走。不レ可二挽而駐一。智愚聖凡。各處二此中一。故仁者以レ仁處レ之。智者以レ智處レ之。權者以レ權。愚者以レ愚。是以湯之放レ桀。武之伐レ紂。皆非二美事一。雖二聖者所一レ行。豈得二賛爲一レ美哉。殷湯之慙レ德。不三自以爲二美也。若恬然不レ之慙一。則湯云哉。愛憎欲惡者。天下之性。取舍辨別者。天下之心。故天下。皆好レ善惡レ惡。愛レ美惡レ醜。天下皆欲レ逸惡レ勞。欲レ寬惡レ苛。欲レ利惡レ害。欲レ樂惡レ苦。憎則欲レ除。愛則欲レ就。欲レ除則願二其亡一。欲レ就則願二其達一。天下之通態也。既善矣。美

養。迷惑而擾。猶蜜之蠹生其窠。相囓相竭。故萬民之擾亂。釀之者。全由上忘天職。貪天物。爲己之奉養。殲下於誅求。戎首伏誅者。由倡亂叛上。故釀成之責。上不得不任。故治國者以德爲本。以方爲主。是故。臣進言於君。君采言於臣。言者各述其所見於君前。采者。納其善者。措其不善者。君誤于采。臣誤于進。籍令無拒諫欺上之意。傍人必就其跡。而尤其志焉。居今論古。熟看成敗之跡已定。得失之徵已分。賢姦之情已見者。且無愛憎之累於情慾。思慮之逼於危急。論何爲不美焉。當其事者。擇在於成敗未定。得失未分。賢姦未見之前。而好惡擾其中。利實奪其外。豈保無過哉。故引古今。而證諸經史。座辨論之。則人人皆不在伊呂之下。當其事。則以堯之明。猶躓于用人。孰謂之易乎。人譚古能辨臧否。觀其失過。而笑其愚。自意。我必不爾矣。故不遇于世者。多有不我知之歎。不知使其遇世。則果有所爲乎。故言不易言。歎不易歎。先王之道。載在方冊。既解之讀。孰不能誦之。衆集論碁。一座皆稱。勢宜張。子宜連。舍小取大。自固擊敵。要最在著先。既而臨局履言者少。食言者多。嗚呼言而履之。固爲難焉。同稱同辭。分其是非。愈難矣。自古稱識鑒。皮相之不足恃也。是以齊桓信羹子之竪。是以孟孫識放麑之臣。

聖人 第八

有客問曰。古昔稱聖人者。其行不齊。而其名同者何也。曰。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就聰明而言者也。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東郭牙知之。管仲曰聖人

兵。則儒用正。諸家則用奇。是故。教家賛嘆。禪家罵詈。於是老莊之戲調。或同于儒家之昵語。自天觀之。春風之起。萬花各呈其彩。秋飈之落。萬籟各異其曲。天能發其聲彩。以其聲彩認天則差。

云爲　第七

置之於一箇。則曰生化。通之於天地。則曰造化。天地爲緯。造化爲經。以觀造化之巧。生者。迎其來而活機。化者。送其往而成跡。故自天地觀之。惟既者皆化。而將者皆生也。生則化育也。夫人之立天地之間也。日惟靡天地生生之物。以供我七尺之身。其爲罪也重。其靡天地生生之材而不足。動輙殘害己之類。其罪愈深。人人迭殘害己之類。各不能自安焉。故有衆則有君臣。以爲統督。勢之所至。不得不然焉。是以君之任。在能節天地生生之材而不徒靡之。道殘害己之類者。和而變之。政教之所在也。故教也者。使衆和而安之者也。故主其德焉。政也者。使衆守而據之者也。故主其方焉。孟子所謂。德慧術智也。有德而無其術。雖可自修其身。而於施之於衆。則不足。有其術。而無其德。雖可姑合其衆。而不可維民心於土崩。是故君者爲天安民者。民者償直於安我者也。君爲天安民。故據仁。民償直於安我者。故據義。而臣僚者。君安民之輔。使令者。受君動作之役。若不知之。則君以其臣民材貨爲己之奉養。狠殺天之轄贊化育者。靡天之奉養萬民者。臣忘贊化之任。獻媚冀憐。又靡萬民之養。爲教者據託幽冥之不可知。而纏不蠶之衣。飽不種之穀。富商依其勢。権占米穀財貨。塞彼以通己之用。游民巧成奇技淫巧。以靡天下之財。於是萬民失其

無二此理一矣。老子不レ如レ斯之癡一矣。故讀レ書者。宜丙置三身於二其地一。知下其情。有レ激。有レ溢。有レ矯。有レ諱。有レ避。有レ抑。有レ揚。有レ訐。有レ諼。有レ誇。有レ淫。而後知乙其意之所甲在焉。不レ然讀レ書。與二丱角之唔咿一奚擇。故老子之言レ僞。出レ激。荀子之言レ僞。成レ矯。鼠璞亂レ眞。曾母投レ杼。同聲而異レ主。辭豈可レ膠哉。人意万態。下レ語不レ一。故聽二人之言一者。在レ探二其眞一。請論二其意一。以畢レ之。蓋言之爲レ道。思之所レ發。與レ行爲レ偶。是故世先有二可レ言之事一。而發二之於一言。故言者後也。意之客也。是以。世之有レ言。皆先得二可レ言之事一。而後發レ之。而言レ之者。思二可レ謂之事於一己。得レ於レ己而託二之於一言也。故後之聞二先輩之言一者。先察二所レ言之事於一天。求三所レ思之意於二其人一。而後其言可レ聽矣。而後之聽レ言者。先從三事於二其言一。而定二所レ思於一己。立二所レ言之言於一天。是以。雖レ非レ言則事不レ可レ狀。然亦事由レ言而差。何則在レ天者一。思レ之者。則意匠變態。而文章之於レ言。亦其巧千態。其瑣者姑置。立言垂範。以レ道唱レ人者。下レ語之道。各家有レ態。故求三意於二其人一者。須下能知二其人之思之態一。能知中其人之言之態上。於二今人之言一。於二古人之書一。不レ明レ於レ此。則不レ得レ如レ所三之於二我之胸臆一。故如欲レ讀二佛氏之典一者。則宜下察二佛氏所レ言之事於一天。求二佛氏所レ思之意於一己。悉二佛氏下レ言之態一。會中其眞上矣。欲レ讀二老子之書一者。則宜下察二老子所レ言之事於一天。求二老子所レ思之意於一己。悉二老子下レ言之態一。而後會中其眞上矣。聽レ言之道。無二往不一レ然也。其大者。儒佛老之三。儒家之易。佛家之禪。老家之莊列。各不レ同焉。儒家則直寫。而易家則寓二之於一物。佛家則方便譬喩。所レ言非レ所レ思。禪家則用二九方皐相レ馬之術一。老子則用二抑揚之法一。莊列一二掃其言一。其意別立。譬二之於

宜也。非㆓言㆑僞者之非㆒也。以㆓天人誠僞㆒。混㆓人修之誠僞。甲乙各坐㆑不㆑辨㆓條理㆒矣。人不㆑以㆓人道㆒。則不㆑能㆑爲㆑人。我之所㆓以貴㆒㆑修也。人不㆑順㆓天道㆒。則不㆑能㆑成㆑人。道之所㆓以貴㆒㆑于㆑人也。故其曰㆑忠。曰㆑實。曰㆑眞。曰㆑諒。皆盡㆑誠而則㆑天也。曰㆑禮。曰㆑文。曰㆑敎。曰㆑學。皆以㆑修而爲㆑人也。是以禮文以修㆑人。誠實以成㆑人。垂髮垢面。人之自然。而沐浴衣冠。人之矯飾哉。唯修荒之間也。故周禮地官。以㆓五禮㆒。防㆓萬民之僞㆒。而敎㆓之中㆒。以㆓六樂㆒防㆓萬民之情㆒。而敎㆓之和㆒。書曰。恭儉維德。無㆑載㆓爾僞㆒。荀子不㆑辨㆓天人之誠僞㆒。以㆓孟子之說㆒爲㆓不然㆒。取㆑性屬㆑僞。要㆑之荀孟同不㆑辨㆓修荒㆒。使㆔後者迷㆓其路㆒。其實由㆓條理之不明㆒也。老子言曰。聖人不仁。以㆓百姓㆒爲㆓芻狗㆒。又曰。治㆓天下㆒。若㆑烹㆓小鮮㆒。是言㆓煩苛擾亂之害㆒㆑治也　舜命㆑契。曰。敬敷㆓五敎㆒在㆑寬。皐陶讃㆑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易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業。可㆑大則賢人之德。雍之簡。孔子爲㆑可㆓南面㆒。蓋禮敎之弊。必煩苛擾亂。人多㆓不㆑易㆑從者㆒。故曰㆑寬。曰㆓易簡㆒。所㆔以救㆓禮敎之弊㆒也。老子傷㆘夫文煩儀冗。徒失㆑實害㆑治。國瘁民苦。而衆悅㆓小惠㆒。安㆓小康㆒。世衰風壞。而人譽㆓小德㆒。稱㆓小讓㆒。故曰。大道廢有㆓仁義㆒。知慧出有㆓大僞㆒。絕㆑仁棄㆑義。民復㆓孝慈㆒。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嗚呼水棄則下。人棄則荒。苟無㆓敎之以道㆑之。禮之以維㆑之。法之以禁㆒㆑之。則猶㆘奪㆓匠之繩墨㆒。而責㆗其巧㆖。於㆑是乎。老子意激言病焉。噫。情慾意智者。人之天性也。雖㆓太古之民㆒。豈不㆑具㆓情慾㆒乎。既具㆓情慾㆒。豈無㆓智巧㆒。淳澆巧質。雖㆑有㆑異焉。于于侗侗。無㆑德無㆑怨。則雖㆓太古㆒

贅語第五

善惡帙下

日本　鎮西　三浦晋安貞著

誠僞第六

老子曰。智慧出。有㆓大僞㆒。荀子曰。聖人化㆑性而起㆑僞。蓋老子貴㆓淸淨㆒。故厭㆓儒者煩苛修飾㆒。而欲㆑易㆓之於㆓無爲㆒者也。荀子則與㆓思孟㆒抗衡。故非㆘彼言㆑誠。言㆓性善㆒者㆖。以爲檃栝繩墨。矯㆓木之性㆒。飾㆓木之眞㆒。禮義法度。矯㆓人之性㆒。飾㆓人之眞㆒。言㆑僞之旨各不㆑同。今依㆓條理㆒分㆓天人㆒。則天道者誠也。人道者僞也。是以天者以成。人者以爲。僞於㆑文爲㆓人爲㆒。於㆑是人爲對㆓天成㆒。以㆓常訓㆒言㆑之。僞者矯飾也。不誠也。爲㆓惡德㆒焉。其聲則共誠僞。一分㆓天人㆒配㆑之。一就㆓人爲之運㆒分。故對㆓天成㆒之人爲。則衆爲而非㆓惡德㆒焉。天之所㆑成。則物常事成。常而不㆑可㆑揜。人之所㆑成。則神變智轉。變而不㆑可㆑測。故天。必費生㆑麻。藕開㆑蓮。人以㆑怒呈㆑笑。以㆑親致㆑疏。聖凡同然焉。不㆓常而定㆒。則不㆑能㆑成㆑物。不㆓變而易㆒。則不㆑足㆑爲㆑神。爲㆑善在㆑茲。爲㆑惡在㆑茲。故條理之分。人爲則天成之對。人已畜㆓情慾之悅怨㆒。具㆓意智之思辨㆒。不㆓修出㆒之。則不㆑能㆑滿㆓于人之情慾㆒。於㆑是不㆑可㆘以㆓不修㆒獻㆖人。修以㆑修爲㆑文。人爲之僞也。假㆑修飾㆑外。不㆑可㆑欺㆓人之思辨㆒。於㆑是不㆑可㆘以㆓外飾㆒待㆖人。去㆑飾行㆑實。人爲之誠也。或修以出㆑之。或實以行㆑之。共歸㆓之於㆒修。人爲之

同於レ異。上而日月星辰。風雨霜雪。下而山野湖海。草木鳥獸。雜然而古遊。千義萬義。聖人不レ能レ齊レ之。天地之大同。萬是非。不レ能レ違レ之。物之情也。故擧世以爲レ是。而有二未レ是者一。擧世以爲レ非。有二未レ非者一。而又有二擧世以爲レ是、而不レ行レ於レ世者一。有二擧世以爲レ非。而不レ廢レ於レ世者一。故惟達者不下爲二擧世之所一レ是、故中其操上。下以二擧世之所一レ非。失中衆情上。擧世之所二是非一。尙然。況各好尙哉。始皇亡二於偶語之禁一。子產興二於鄕校之議一。不レ議則何辨。欲レ辨二張是非一。孰以レ善告。是以善宜レ擇矣。非レ爲レ惡レ惡也。是宜レ取矣。非レ爲レ非レ非也。故其盡レ才也。非レ責二人之不一レ及。其修レ身也。非レ尤二人之不一レ修。見有二向背一。才有二能否一。奚期三之於二一轍一。性身修則君子之徒也。荒則小人之類也。是故智愚聖凡。才也。邪正善惡。修荒之間也。由可レ治二千乘之賦一。赤可下與二賓客一言上。子夏跛及。子騫俯就。依レ性而勉。依レ才而用。故或覃二勉王事一。或高二尙其事一。陳レ力就レ列。不レ能則罷。車之難レ水。舟之難レ陸。所二以車之能陸。舟之能水一也。是以大德無レ所レ不レ容。大道無レ所レ不レ行。聖人之治也。然而各家之議論。足レ監二得失一。則取衆之所レ考在レ茲。制作不レ取二於此一。則將何取焉。管子曰。智者知レ之。愚者不レ知。不レ可二以敎一レ民。巧者能レ之。拙者不レ能。不レ可二以敎一レ民。非二一令而民服一レ之也。不レ可二以爲一大善一。非二夫人能一レ之也。不レ可三以爲二大巧一。聖人復起。不レ易二是言一。

贅語第五善惡帙上　終

亦遊二其中一。況各抱二其才一。有下濟レ衆之志上者乎。故趨舍嗜好之殊。識見取舍之異。安背二繩墨一以亂二馭衆之道一。此故先王之治。非下言行出二一轍一。嗜好歸中同途上。君子樂二其樂一。小人利二其利一也。敎化荒而議論熾。我有レ所レ得。則思三以レ之回二天下之視聽一。群雌孤雄。孤雄欺レ雌。主下與二我德一近者上。推下與二我好一同者上。故李耳宗二軒轅一。許行稱二神農一。堯舜之道。墜二儒者之手一。老佛之敎。爲二道士之俗一。以二其好尙一。岐分派别。彼言我避。甲護乙訐。或張レ異立レ門。或汲レ流糊レ口。其非二王者之務一。故尊レ佛者。則將下高二其堂一修二其法一。以祈二冥福一。濟中衆生上。信レ儒者。將下火二彼像一。廬二彼室一。復二周官一。歌中韶武上。互相抵排。各鬪二空言一。使二辨雄者勝一。譬レ之是猶下有二一醫一。療二一病人一。論二其因一。列二其方一。分二經畧一。辨二生剋一。其言鑿々。如レ可レ聞焉。由レ悅二其說一。服二其藥一。煩悶彌篤上。於レ是始知二前鑿々者之妄一。召二衆工一議レ之。衆工讙然論二前治之謬一。言二後治之可一レ施。吐下攻補。衆論不レ合。各有二可レ聞者一。然此中必有二善者一。善者未レ施。焉勝二不レ善者一。不レ善者未レ見レ跡。焉服二善者一。當二是之時一。不レ使二病者巧一レ於レ醫。難乎免。是以我之所レ趣。託レ於二古言一。我之所レ撰。委レ於二古人一。好則諛二諸先聖一。惡則削二諸舊典一。訐也洗レ垢求レ瘢。護也鑽レ皮出レ毛。先王之道雖レ衰。而後王之守也。後儒之學雖レ美。而議論者流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舊章。世不二之舉行一。儒者誦而傳焉。於レ是敎化隱二編帙一。議論務二守禦一。孔子其衰矣。故箕子老聃者。武王孔子之所レ貴也。今取二其書一讀レ之。未下全與二武孔一一上焉。蓋古之人。厚取二人之長一。而寬責二人之異一。故人以盡二其言一。身以受二其益一。百家之議者。各好尙也。天下之惰者。同感應也。譬レ之。天地容二萬物一。不レ求二其異於一レ同。萬物統レ於二天地一。不レ厭二其

一世界一。不レ織而衣。不レ耕而食。高山之巔。綠水之州。金殿瓊樓。玉樹瑤花。攢ニ簇彩霞一。縹ニ渺于
紫雲之間一。仙童弄レ笙。天女供レ食。衆情唯欲下俟レ佛而得ニ其憐一。投レ金而買中其福上。衆盲隨ニ前導之呼一
拮据之財貨。荏苒移ニ其中一。諸子雖レ有ニ議論一。而皆在ニ一王之中一。在ニ一賞罰之中一論レ事。唯人主之
外。別握ニ賞罰之權一。隱爲ニ一敵國一。動拒ニ王命一者。唯佛爲レ然。盖其道之入ニ震旦一。雖レ於ニ漢明一。哀
帝時。有下伊存口傳ニ浮屠經一事上。溯レ此武帝時。漢得ニ休屠祭レ天金人一。宋王懋悉ニ之於ニ野客叢書一。其
徒則以ニ列子中。孔子說ニ西方聖人一爲レ徵。猶尚不レ已。曰所レ謂彼蒼頡之臺。乃迦葉三會之道場。般
末周初已垂レ化。是廼撫ニ弄聾啞一之餘術。延至ニ見孫一。唯佛之道。有ニ覺之一字一。未レ得ニ覺之總論一字一。
沈ニ弱生死苦海一。沈弱爲レ賓。自莊ニ嚴其極樂世界一焉。」儒者學士之稱。其敎者仁智禮義。故孔子居
レ魯。衣ニ縫掖一。居レ宋冠ニ章甫一。千言万事。惟君臣父子。男女長幼之間也。及レ分ニ竟見一。學在ニ筆墨一。
趣成ニ識見一。剖ニ析錙銖一。而守レ戶護レ門。和ニ同見一。吠ニ異聲一。盖議論者流。汰ニ同於レ異。愈汰。其境
愈小。取衆之道。和ニ異於レ同。愈和。其境愈大。唯異之難レ和レ于レ同者。汰ニ之於ニ畔ニ大同一。於レ是
有ニ予奪黜陟一。豪傑之徒。取ニ己之所レ抱。技ニ癢於ニ御衆一。法家主ニ政刑一。迂ニ禮樂之寬裕一。墨者本ニ愛
利一。厭ニ禮樂之煩費一。古曰。與レ治同レ道。罔レ不レ興。與レ亂同レ事。罔レ不レ亡。潭士以ニ所レ見之向背一。
各不ニ相容一。欲レ出ニ是非於ニ一途一。猶レ求ニ狗亦唱レ曉。鷄亦守レ盜。夫取衆之道。名分位序。禮文制度。
監ニ之於レ古。有レ損有レ益。準繩已立。從ニ其名分一。由ニ其位序一。馳驅有レ範。假使ニ老墨申韓立ニ一朝一。
各藏ニ其好尚一以伸ニ其能一。若違ニ時王之禮制一。則各有ニ其罪一焉。於レ是道士釋子亦遊ニ其中一。優人妓倡

其書一者。以二疎傲簡慢一爲レ眞。以二禮貌修飾一爲レ僞。莊列亦老之徒也。見趣不二已遠一。已而燕齊之士雜以二鄒學一。漢賊加以二風角一。既而長生作レ家。禱祀爲レ業。別製二衣冠一。爲二佛之對偶一。於戲老子。莊列祖レ之。申韓祖レ之。黃冠祖レ之。淸譚祖レ之。似下霍光之不レ得二其子一。以覆中宗社上。立言奇激之所レ致。其責有二不レ可レ辭者一。」韓非術倣二商鞅一。津々數万言。唯在下强レ君弱レ臣。威柄在レ上。賞罰運中天下上。故其法棄二灰於街一亦誅。在レ下者。不レ狹二是非一。不レ分二賢愚一。頤使之從。韓非挾レ之入レ秦。始皇殺レ之。今讀二韓子一。則始皇能用二韓術一。韓非何不四甘三心於二地下一。人情如レ水。爭保三之於二臨深履薄一。土崩瓦解勢之所レ至也。賈誼譬二之以レ鞭狎テ狗。信哉。古之君臣。陵二夷于テ寛。秦之上下。土二崩于テ嚴。君臣之間。宜レ寛宜レ嚴。非二秦制之偏非一也。唯不レ置三嚴於二優游和樂一。而驅三之於二畏懼肅殺一。以觀二不レ如レ古之遠一焉。漢之君臣。粗窺二老子之意一。寛簡以收。有レ所レ懲也。雖レ然其君臣之嚴也。襲二秦制一。百代不レ革。」佛者身毒修爲之法。悉達太子之前。固已有焉。將下不レ用二賞罰黜陟一。而敎中各自求レ善厭ヒ惡。遂脫二屣万乘一。以入二無爲一。其所レ謂外道。猶三孟子之於二楊墨一。於レ是梵漢之法。其撰大異。故漢敎以三解レ褐事二經濟一。爲二其本志一。梵敎以三棄レ恩入二無爲一。爲二其本志一。夫天下之事。有レ利則害從。有レ損則益從。勢不レ得レ不レ然焉。佛之於二敎化一百端。欲下以厭二以レ惡之心一。以向ヒ乎レ爲レ善。故方便之法。奇幻百出。餌二情慾一。鼓二感慨一。已能收二人心一。而引擧三之於二覺地一。已而身立二覺地一。如二飾レ櫝賣レ玉者一矣。甲獲レ玉還レ櫝。乙弄レ櫝失レ玉。借不レ失レ爲レ善焉。覺現二威容一。居三尊於二人君之上一。設三賞罰於二冥々一。信レ之甚レ於二親受テ之。於レ是奉二覺之威容一。持二冥之賞罰一。以爲二糊レ口之業一。以開二

統衆。然則儒者九兩之一。以道統人者也。周衰而官失其守。士之誦詩書。講禮樂者。遂負儒名。道歸儒。而治與道離焉。治與道離焉。而先王之道。歸副墨洛誦。於是其人誦典籍。據文墨。修身守法。以先王之道。而傳來學。以竢後之作者。故儒者所傳者。先王之道也。而先王之道。則非儒者之道矣。由是觀之。儒之爲名尙矣。而稱爲儒者。自墨者分立與。蓋先王之道。容是非而取國人。後儒之道。立是非而爭衆人。是非雖當。而非取衆者之所宜爲心。先王之道。非後王之道也。本禮敎而正政形者。乃先王之道也。末禮敎而執政刑者。後王之道也。是故王者以天下爲心。千情万態。疏裁爲禮物。陶冶之道大也」不以所見異。置赤子於愛外。道與治離。是非上口舌。」周時始抗儒者。墨子爲魁。雖楊朱並稱。楊者實雌。今讀墨之書。其意在交相愛。兼相利。以欲薄葬短喪。惡時之厚葬久喪。費財僞哀。相妨愛利。極口訾孔子。訾而弗置。誣之調之。孟子學孔子者也。激彼誣調。欲痛攻大挫。故於愛利務排之。非薄葬短喪之二本無親。一調一激。共非其平。以非平者爲平論矣。是爲英雄所欲也。荀子亦孔徒。引堯舜禹湯文武。加之儒名固矣。」老子之時。治未與道離。身爲柱史。最知禮。而識禮之獘。煩文失擾苛。意在易簡。而其意幽遠。其言奇激。是以其道不道世之所道。子思傷其廢禮敎。失常道。言道之出天。行乎彝倫。又言天道之誠明。敵彼之虛無。其以與老抗衡。其言高遠也。雖然其道共在天下。猶雖綸網異。其意各在魚。而比之於後世。其爭也君子。老子猶龍。幽遠之意。不易窺。奇激之言難見實。是以不能讀

刻之性一。著レ書立レ敎。始皇用レ之。終有二天下一。今稿目思レ之。制作之業。始レ于二聖人一。而終レ于二始皇一。降レ王新稱二皇帝一。廢二文敎一壯二國威一。罷二封建一起二阡陌一。廢二詩書一行二律令一。疏二骨肉之情一。嚴二君臣之分一。服御稱號。大非二三代之舊一。於レ是造士之法。廢レ於二詩書一。仕進之途。開レ於二律令一。是以後世雖二有治之君一。以二始皇之禮一臨レ下。雖二抱經之士一。由二始皇之儀一事レ上。千歲莫二之能改一。可レ謂二絕世之豪傑一。雖レ然其德不レ及レ亂。其威裁沒二其身一。則先王之道。巋然存二其間一。先王知下天下之情慾。不レ可二鬱屈一。又不モ可二放恣一焉。是以貴二寬恕一。賤二醦酷一。似二齒之不一レ能二與レ舌爭一レ久焉。無レ齒者猶能飮食。無レ舌者不レ可レ立矣。是人道之所二以不一レ可レ廢也。然而人道忌レ荒就レ修。於レ是禮樂以文レ之。忠信以行レ義。仁之事也。是以禮苟合レ義。則雖二先王未一レ有レ之而可レ起也。如レ是則居也成レ德。達也化レ國。沿革損益者。有レ儀而存。自二挾書之律設。是古之法行一。而籩豆揖讓廢焉。漢興。后倉捃三輯之於二焚餘一。純駁共存。而異同錯見。可三以觀二考之一。可三以法二行之一。欲二觀而法一レ之者。不レ知二其世移物換一。不レ能レ學二柳下惠一。優二孟其治具一。遺典欲二配四時一。並二當五行一。加以二己之意見一。建二之摸範一。欲下驅二其悶悶者一。分銖絲毫。不モ差レ之。於レ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墜二儒家之手一。碁散瓦碎。衆盲失レ相。故當二今日之世一者。唯在下有二大同之德一。行中大同之道上。」佛之名。由レ說レ佛而得。道之名。以レ說レ道而成。儒之名。以レ何得レ之。周禮天官。以二九兩一。繫二邦國之民一。一曰牧。以レ地得レ民。二曰長。以レ貴得レ民。三曰師。以レ賢得レ民。四曰儒。以レ道得レ民。五曰宗。以レ族得レ民。六曰主。以レ利得レ民。七曰吏。以レ治得レ民。八曰友。以レ任得レ民。九曰藪。以レ富得レ民。民者衆也。得レ民猶

辭令微言。宛三轉于二賦詩中一。非二後世之勃窣一。是賦レ詩達レ意也。詩義本一。至二變化活用一。其義無レ極夫子之可三以言二詩者。在レ此。而不レ在二本義一。是斷レ章取レ義也。序書皆孔子之所二周旋一。所レ謂禮之後興者。所三以爲二義之府一也。」詩曰。殷監不レ遠。在二夏后之世一。苟欲レ治二邦家一者。非下多畜二已往之治亂一。以爲中懲毖上。則不レ能焉。書者。虞夏商周之往轍。勸懲之龜鑑。隆汚失得。史弗レ可レ掩。故謂二孔子序下書者。得二其實一。謂下芟二煩亂一。剪中浮辭上者。推量之言已。」夫稼不レ修則不レ登。穀不レ修則不レ食。吹毛之利。成レ于二淬礪一。照乘之光。生レ于二琢磨一。垢面被レ髮。國色失二夭豔一。箕踞搔レ痒。高貴致二狎侮一。故君子之視聽言動。莫レ所レ不レ修焉。禮者修道也。仁義道德雖レ貴。而非レ修弗レ成。君子之道。無二往非レ禮者一。先王之所三以治二天下一也。」故玉帛鐘鼓。禮樂也。能序能和。禮樂也。人之倫已序。人之情已和。和樂以耽。如レ鼓二瑟琴一。未レ有二如レ是而邦家不レ治者一。能序能和。蹌々焉。洋洋焉。閭里鄉巷。優游諷詠。宗廟朝宴。穆穆相和。樂者治之成功。以暢レ於二聲音容貌一。若不レ然而求二諸宮商之末一。縱致二竹嶰谷一。伐二桐嶧陽一。伶倫調レ之。夔和レ之。豈能令三人樂二之乎。樂家多二滛辭一。初學宜レ汰二其滛一焉。夫哀樂者人之情也。樂易レ淫。哀易レ傷。情之常也。樂而不レ淫。哀而不レ傷。心之節也。故樂者使二哀樂之聲。和レ之平下之。若其聲淫。則游蕩感激。使二聽者泣焉慕焉。散焉荒焉一。其弊亂二閨門一。延二女謁一。覆二國家一而已。是雅樂之所下以正二性情一。淫樂之以荒中情志上也。」周之置レ官曰禮敎政刑。誠廢レ一不レ得者也。然而周公將下陶三冶之於二禮樂一。而寬中政形上。孔子不レ爲レ政。是以其所レ敎文行忠信。及二周之衰一。人觀二寬之弊一。而未レ觀二急之弊一。商鞅用レ之。逞レ於二一時一。韓非以二慘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苟且于此。不愼一豆之羹。足以覆三軍。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其昵甘偕老同穴。一旦釁生。向背相異。愼微於此詩。則匹夫匹婦之愛惡。足監湯武桀紂之事也。誦之於朝。風之於野。可以興起善心。可以觀視人情。可以羣怨。可以事君父。有得乎情也。而不言於斯。唯曰。今之三百。非孔子之舊。變詩宜放。不宜講。果然則衣錦褧衣。亦鄭衞之音也。詩序曰。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故雅者。王者之詩也。風者諸侯之詩也。而杞宋者王者之後。周不以爲臣。魯雖爲諸侯。許廟食文王。將比盛於二王之後。是樂師之所不取風於三國乎。頌者。美盛德。贊成功。先之於神明者。周之外性商魯有。而商僅得五篇。則杞之不存。可識矣。蓋魯之有頌。季孫行父。所請而作。列在周頌後。宋魯且無風。何王而有風。蓋朝廷陳獻之詩已亡。而徒歌之風與于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春秋作。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言宗周滅。而誦獻之道微也。春秋之法。周公之制。侯國各存其儀。赴告猶有。王室因玆維持。是以孔子修之。以繼東周以前之治。其謂之作。猶謂就爾。竹書紀年。本魏王冢中物。通東西周書之。策書謂之周公之制。不修春秋。宜若紀年然焉。考紀年之書法。至幽王元年皆書即位。至東遷之後。不復書即位。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宗周爲墟。東周勢與諸侯等。時人以爲一大變革時。雅停風起。有故而然。周詩雖降于風。而猶以王稱。春秋雖以隱元年。而猶係之於王。一觀其衰廢。一觀其名分。周禮之存者也。雖世及春秋。而揖讓之間。

曰。王欲王女。是以大諫。板詩曰。猶之未遠。是以大諫。誦献之禮也。蓋不出于勃窣理窟。而通乎優游諷咏之間焉。而王制則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今考二南多詠文王。而豳多在周公。則是制作之日所擧者。侯國之所陳。宜在成康間。然無其徵焉。王制若可疑然。變雅止於幽。則爲之誦献亦足。變風多在東周。難具諸陳觀。詩詩者在太師者也。故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者於周之太師也。而孔子之時。亡七篇。則廢墜可知也。是以其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修其存也。王德荒而變雅陳。王室衰而變風出。十二國風。非周公之舊典。陳觀之義。益可疑矣。變風詩人之諷詠。非東周巡狩之舊物。誦献之餘風。擇收諸瞽師。故春秋士大夫之所賦。季札之所聽於魯。皆同於今。而逸詩僅存。則周季三百餘篇。瞽師粗有其數。家語稱孔子曰。删詩定禮。曰制作春秋。夫制作者。開國之擧。語所謂作者七人。說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删定制作。非夫子之任。史遷繼曰。詩三千。孔子删爲三百。孔子者周人。述其任。而作非其任。唯一注意於興周。而弗可復爲。悵周公之道將泯滅。於是取其詩書禮樂。修傳來學。王風不上于雅。魯頌不删于商前。何在删作。故孔子嘗自稱三百。不曰三千。夫詩者言人情者也。情感於中。咏嘆爲聲。王者之業。在治人。治病弗識病情。治人弗識人情。何以爲之。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者。以觀貞女之裁情於禮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者。以觀淫人之直情。無所顧慮。禮義歸於意智之正。而情慾之機藏焉。執政柄者。求意智之正於下。以屈人情。則豈不致怫鬱焉。是以曰。

儒者稱爲二聖人一者。迺古之王者也。王者。爲レ治二天下一者也。故其道則治二天下一之道也。衆之所二共由一。功期二濟物一。夏殷尙矣。文獻之所レ徵。唯周之治也已。此乃周公之所レ建。孔子之所レ述也。周孔逝矣。道墜二譚士一。人以二胸臆一。想二像聖人一。各道二其道一。以張二是非一。蓋人之立二天地一。其所レ倫則君臣父子。其所レ民。則士農工賈。其所レ材。則金木土穀。其所レ事。則吉凶守禦。聖人欲下正二其德一。以利二其用一。厚二其生一。使保二其天和一。是故。有二禮敎政刑一。禮敎政刑。雖レ弗レ可レ廢。思下以二禮敎一化人。不レ樂下以二政刑一率人。故設レ學敎レ人。所レ學者。詩書禮樂。周之治也。是以王制曰。順二先王之詩書禮樂一。以造レ士。周禮曰。使二之修レ德學道。德已修。道已成。出也可レ從レ政。處也可レ裕レ身。故從三事於二詩書禮樂一者。可レ謂レ士矣。可レ謂二學者一矣。是以學者。造士之地。詩書禮樂者。敎化之本也。請論二四者大較一。」詩有二大義四一。一曰。樂章。二曰。誦獻。三曰。賦レ詩達レ基四曰。斷レ章取レ義。共禮之後興者也。夫古之詩者。雅頌之正。二南豳。六十餘篇耳矣。而雅頌者。自レ朝所レ播。風者。自レ國所レ擧也。詩雖レ發二性情一。其實樂章也。樂聲レ於レ器。詩聲レ於レ人。相和以成。分則彼以二律呂節奏一。此以二文辭性情一。合以用レ於二宗廟房中一。以用二賓客飮射一。程大昌詩議曰。南雅頌樂詩。風者徒詩。二南豳。蓋自二徒詩一上レ樂與。召穆公曰。爲レ民者。宣レ之使レ言。故天子聽レ政使下公卿至レ於二列士一獻詩。晉范文子曰。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レ於レ民。使三工誦二諫於朝。在列者獻。使レ勿レ兜（マトフ）。卷阿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二其音一。烝民詩曰。吉甫作レ誦。穆如二淸風一。崧高詩曰。吉甫作レ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二申伯一。桑柔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レ醉。民勞詩

慾。則胡美取謙。修之於外也。處乎人有此情慾。修之於內也。處乎己有是情慾。情慾無思辨之明。而索之於意智之運爲。而意智有通塞蔽悟。蔽塞不自知其蔽塞。傍觀則公道見焉。故運爲之巧。人人弗同。立言垂範。其態千萬。是猶草木之區而別也。盡區別其分。索發華收子。同受其雨露者。故雖同其所同。各各有好尙。故使其運爲出一轍。造化猶不能焉。而規規求諸君令臣。父令子。師化弟子。我惑之。西施毛嬙。天下同稱其美。若使二人對立。不知其容貌如鏡前之人。對鏡裏之影哉。若終不能如鏡前之人對鏡裏之影。則雖美則美。亦不一其美。然則其說之髮析毛分。質諸天地鬼神。不謬者蓋鮮矣。天地不言。鬼神不語。而人則立康莊之衢。達者勸懲世於大同。不問好尙於各態。知者當號令風靡。四方環共之時。深探麋沸之情。土崩之勢。務苞桑愼履霜。是以我後處人之欲先之心。我下處人之欲上之心也。有爵據權之柄。有仰者抑之。有前者挽之。有不奉令者誅。懷德者否。人仰則我俯。人前則我後。人不奉則反求諸躬。爵之爲尊。猶嶽。衆皆仰焉。有不仰者。則失其高也。德之爲尊。猶壑。衆皆歸焉。有不歸者。則失其卑也。故修其德者。無求于爵。欲保爵者。有求于德。自古抱德之士。高尙其事。好德之君。屈貴於賢。喜其高。而峻其勢。終致潰崩。喜其卑。而下其德。其德愈大。是故以德。雖臣而或師也。以爵。雖師必臣也。爵德幷行。而君師之道不悖。是以周武齊戒端冕。東面受丹書於尙父。漢明袒割醬饋。南面抱經於辟雍。」

レ樂也。小人於ニ情慾一。達者於ニ意智一。縱ニ情慾一則浸ニ漁於ト色。壟ニ斷於ト利。朶三頤乎ニ勢貴一。睚三眦乎ニ怨讎一。達者隨ニ其所ト寓而樂。動而無レ咎。顧而無レ悔。不下以三趙孟之所ニ貴賤一以自貴賤上焉。雖ニ千乘之貴一。不レ以レ義。則未レ有レ所ニ自屈一。監レ于レ前。戒レ于レ後。愧レ于レ行。思レ于レ言。甕牖繩樞。以爲ニ廣居大厦一。生以順焉。死以安焉。若得レ之據レ爵。則四海通ニ脈絡一。疲隆殘疾。仁恕相及。是以祖先歆ニ其饗一。子孫保ニ其祚一。故有レ德者。雖レ無レ爵。可三以榮ニ于千古一。雖レ有レ爵。而無レ德則災及ニ其身一。辱延ニ後昆一。夫人有ニ瘻痼之疾一。不ニ請レ醫求ト治。而苟且優游。及ニ四肢不レ擧。上下關格。氣欲ト絶。呼ニ伯輔ト我。雖レ有ニ盧扁一。無ニ如レ之何一。是欲レ求レ安。而求レ安之道左也。故人貴レ奉レ德。奉レ德則知レ所レ懼。古人曰。知ニ天下之不ト可レ先。故後レ之。知ニ人之不ト可レ上。故下レ之。自レ天觀レ之。則莫ニ有而非ト德。自レ人觀レ之。修而後德也。修者先レ知。知在レ學。修在レ禮。學知禮修。知レ求三之於ニ曲刑文物一。而忽レ察三之於ニ人情一。以レ理斷。以レ義斷。以爲ニ人情之宜一。則於ニ君師之慮一末也。握ニ殺活之柄一。臨ニ無告之民一。曰レ起則起。曰レ坐則坐。隱ニ己之所ト欲。避ニ上之所ト諱。居ニ千仞之高一。臨ニ不測之淵一。弗ニ專レ意而索ト之。察ニ人情一也難。唯其知レ情。知ニ機勢一者。而後知下其馭急レ於ニ巫峽之水一。其險甚上於ニ大行之塗一。夫學レ醫者。不レ知ニ病情一。投レ藥起レ痾者。豈有レ之哉。然則欲ニ調下和一天下上。不レ諳ニ人情一。徒執ニ銜轡一。敕ニ步驟一。恐下畜ニ麋沸之情一。有ニ土崩之變一。故處レ世者當下知乙人情之非レ理非レ禮。悶悶憒々。難ニ摹寫一者甲。而後馭上之也。而不レ爲下愼ニ其機一察中其勢一。德稱ニ規矩準繩一。數三墨於ニ故紙上一。加ニ之民人一。方枘圓鑿。安能相容。」又通ニ其意一曰。無ニ好レ奪之情一。則胡美レ擇レ讓。無ニ欲レ貴之

使卑且小。而據此德者。人不得不尊親。已尊親之。愛及屋上之烏。於是桀紂之貴。不得比身於牛醫之子。德之尊也。德也者。道之內有者。道也者。德之外發者。道雖千萬。一以貫之。夫親子尊卑之天。君臣貴賤之人。共是天序粲然。弗可濫矣。是以臣無貳君之道。子無畔父之理。上下之分也。禮義之節也。然人情勃窣。憤恚激猜。加以智技之狡黠。於是衆巧巧於君。衆勢猛於君。於是雖天序粲然。分定義分。無貳道畔理。勢蔑亂天序。犯分犯義。畔道戾理。乘車墜載。駕馬嚙人。名分之定。法令之嚴。不能制土崩瓦解。恩惠合衆歡。下者踰越。雖於義不慊。人猶許其南面。是以德能合天人。匹夫可以爲百世之師。何所羨。而引涎於彼作威作福以玉食者。故高士欲分一豆之芹。而富貴唉而斥之。其極爲癩人見憐。由不知德之尊於爵。竟幷爵失。是豈人君焉哉。爲人之下者。惟見爵不見德。至白刄加首。始知上蔡逐兎之樂。雖知而晩。昔者以天子之尊。猶且設大學之儀。取子弟之禮。北面磬折。養老乞言。而後之有爵位者。不知本此。莅下而倨。事上而諂。珍重權柄。欲以此壓人伸己。忤則誅之。陵則罰之。控掣在手。致此悶悶。於是有道之士。搏而去焉。潛而藏焉。病而臥焉。剛者觸而斃焉。懦者畏而隨焉。至愈下則恚而格焉。竊而弄焉。奪而取焉。極矣。」道者粲然。發之於德之混然。於履而行之。則接天神地示。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吉凶軍賓。行藏語默。有天之則。有人之誼。建諸天地。質諸鬼神。學以知之。禮以行之。雖有犯之者。而弗挍。故其人可陵可侮。可屈可殺。惟義不可辱矣。樂順境。苦逆境。賢愚何隔。然而其寓

人之於二禽獸一。同二其情慾一。異二其意智一。禽獸乏レ于二意智一。則喜怒止レ于レ己。人巧レ于二意智一。則悅怨結レ勢。故無二鎭壓者一。則弗レ勝二糜沸一。無二諧和者一。則莫レ那二瓦解一。」彝倫之條理。親疎以合。尊卑以立。是以父子兄弟者親族。君臣男女者疏族。處レ之者愛敬。疏則敬克。親則愛克。愛敬一德。由レ所レ向異二其道一。是故。愛敬則親之道。親不レ可二以疏處一。疏豈可二以疏處一哉。古曰。報本反始。報本反始。愛敬之至。如失二此心一。人道滅焉。今孝レ于レ親。忠レ于レ君。事二天神一。奉二人鬼一。爲レ恩使。爲レ義死。皆由二此心一也。復レ讎報レ怨。反二其惡聲一。亦無レ佗。爵尊倒二用此心一也。是故愛敬不レ失二大和一。德之所レ貴也。」人已有二情慾一。又能有二意智一。意智萬變。薰蕕錯雜。賢正欲二自治一。姦邪以動搖。民不レ能三自防二其暴一。不レ能三自折二其訟一。於レ是仰三之於二君上一。君上不レ能二自衣食一。奉養以資二之於一レ下。於レ是上則爲レ下勞二心於一レ事。下則爲レ上役二力於一レ奉。自レ天觀レ之。亦各執二其役一。各各自爲。各使三己親受二其安逸一。下不三爲レ上執二レ役。上役レ刑戮レ之。上不三爲レ下執二レ役。下興レ亂病レ上。自レ人言レ之。君有二四海之人一。下仰二上一人一。上以レ敬レ下爲レ禮。下以レ奉レ上爲レ義。故爵定而等級序。分定而天淵隔。僭則貶焉。犯則誅焉。故上安二其位一。治二其下一。下知二其分一。勤二其役一。苟已如レ是。猶下視聽戒二手足一。手足護中身首上。故蠢々之民。安眠鼓腹。比隣相親。擊柝重關。暴客遯藏。農工商賈通二其力一。各厚二其生一。是爵之貴也。」夫爵之貴。貴能號令。控二掣衆庶一。以予二奪殺活之一。謂二之權柄一。上而失二權之柄一。勢與二匹夫一等。奉二其權一。蓋有レ道也。據レ德之謂也。請嘗論レ之。夫人具二愛憎之心一。持二殺活之技一。故愛也照而育焉。惡則殺而屠焉。是爵之所レ依。而非三所二以立一レ焉。立者德也。失レ德則失二其權一。藉

哉。抑諸君子之罪也。齊鮑叔之不レ可レ爲レ政者。管仲恐二其好レ善惡レ惡之甚一也。吳張溫之見レ放時。諸葛論二其淸濁太明。善惡太分一矣。宋韓魏公。以レ不三太二分善惡一。維二持朝廷一。叔度汪々。澄レ之不レ淸。淆レ之不レ濁。是其賢也。豈謂二之鄕愿一哉。故後世所レ謂賢者。非二行之不一レ潔。非二道之不一レ直。非二言之不一レ危。非二節之不一レ高。性截然皦然。成レ名則有。於下從容安三國步於二艱難一。保中社稷於中險危上鮮矣。故善者不レ可下以二一德一言上レ之。不レ可下以二一道一概上レ之。

爵德　第四

物有二有レ乎レ內者一。則必有二行レ乎レ外者一焉。有者則行者之根。行者則有者之表。道德之天也。而人之所三以爲二道德一者。擇二其美一修レ之。而後命レ之者也。修者荒之偶也。人之道也。何以謂二之人之道一。修荒在レ人。而不レ在レ天也。是以流水不レ腐。草木不レ垢。人苟施レ技。則井則淤焉。苗則荒焉。淤以待レ濬。荒以待レ修。是以鳥羽之文。獸毛之彩。終年不レ濯。如レ斯其鮮。如人一朝廢二梳靧一。則髮鬖鬖而面含レ煤。此故人道廢レ于レ荒。而成レ于レ修矣。道德本天之有。以克給レ物。給則無二弗レ資者一。故其得二于天一者未レ貴。修レ于レ人。而後能貴。猶下穀之得二粟於一レ天。而成中精於上レ人焉。」古曰。達尊三。曰爵德齒。禮本三。曰君父師。爵者。君臣之所二以分一。齒者。父子之所二以序一。德者。師弟之所二以立一。通レ之則貴者尊。而尊者貴矣。分レ之則尊偶レ乎レ卑。貴偶レ乎レ賤。就二條理一言レ之。人有二尊卑之等一。立レ于二父子一。有二親疏之分一。分レ于二男女一。而達三三尊於二天下一者。其尊レ齒也。老レ老之道。立二孝道一也。非レ爵則莫レ鎭二天下之憒々一。非レ德則莫レ解二天下之憒々一。而爵由レ君而立。德以レ師而成。盖

レ失レ宜。孟子曰。可二以取一。可二以無一レ取。取傷レ廉。可二以與一。可二以無一レ與。與傷レ惠。可二以死一。可二以無一レ死。死傷レ勇。所二以曰レ中。曰レ權。曰レ時。曰レ宜也。是以志未レ之レ善。無レ益レ于二口舌之爭一。心苟未二自得一。則雖二辨可一レ聽。雖二儀可一レ觀。亦亂レ正賊レ道。若逢レ此。殺奪凶竊。皆善也。不則活予吉達。皆惡也。衆情適。而知二其善一。事宜當。而知二其是一。乃聖者之事。極レ天不レ墜。後世莫レ尙者也。惡與レ善偶。毀與レ譽偶。歸二惡於一レ己。推二善於一レ人。是借レ善也。受二毀於一レ己。讓二譽於一レ人。是分レ毀也。辨別非二人情感應之事一。好惡非二意智辨別之事一。故是非皦々。未レ適二人情一。善惡憒々。難レ斷二是非一。憒々淆二是非一。皦々賊二善惡一。修三之於二參差之間一。而不レ誤難矣。孔子譏二微生一曰。乞三醯於二其隣一。曾子出レ妻曰。蒸藜不レ熟。晏子使レ魯而反。景公起二大臺之役一。晏子入諫。公不レ聽。晏子出而不レ言。遂如二大臺一。執レ卜鞭二不レ務者一。國人怨。晏子歸。君罷レ役。是豈皦々之道。而人情適矣。是故親醜見者子之罪也。君惡聞者臣之過也。好二人之善一。惡二人之不善一。天下同情也。好二人之善一。則自務。惡二人之不善一。則自懲。思レ得レ正者也。欲二我之美一。惡二人之不美一。天下通態也。欲二我之美一。則掩レ他。惡二人之不美一。則許レ之。思之邪者也。人其孰無二公私一。通二之於一レ衆。則善惡是非。公也。獨二之於一レ己。則善惡是非。私也。惡二人之勝一レ己。則妒生。欲二人之從一レ己。則怨作。故論レ佗。則感應不レ接而專由二辨別一。所二以好惡正一。而善惡分一也。處レ身則感應先交。而私擾二辨別一。所二以愛憎偏一。而是非淆一也。美宜レ譽。醜宜レ毀。譽則生二佗之妒一。毀則起二人之怨一。於レ是毀譽不下與二美醜一並行上。殺活予奪之機動焉。後漢諸賢。欲レ使下善レ善同二其流一。惡レ惡同中其汙上。於レ是善奮惡激。分レ黨亡レ類。豈善道

而好惡一敺レ之。是以ニ善惡一爭レ性者也。楊子摸ニ稜之一。韓子支ニ離之一。是亦以ニ善惡一爭レ性者也。列ニ仁義禮智信之五一而數レ性。列ニ喜怒哀懼愛惡慾之七一而數レ情。非ニ條理之言一焉。善惡本分レ於レ擇ニ有而發者一。故性之於ニ善惡一。未レ經ニ思辨一。則混ニ然于ニ善惡是非一矣。非レ謂ニ善惡混一也。告子曰。生之謂レ性。其言未レ遠。至ニ孟子羽白雪白之間一失レ對。故至ニ犬牛同レ性。其辨窮焉。噫其白レ羽之白者。白レ羽之白也。白レ雪之白者。白レ雪之白也。羽雪同白。則同言レ白。是物之所ニ以大同一也。羽而白則言ニ羽之白一。雪而白。則言ニ雪之白一。是物之所ニ以各異一也。生與レ身偶。性與レ心偶。氣形以レ之分。犬有ニ犬之身性一。亦有ニ犬之心性一。牛有ニ牛之身生一。亦有ニ牛之心性一。犬之性。則犬之性也。牛之性。則牛之性也。

人道　第三

上焉。君父兄長。中焉。朋友宗族。下焉。妻孥臣僕。行ニ此際一者。謂ニ之人道一。王者行ニ之於レ朝。匹夫行ニ之於レ身。師敎士正。禮序樂和。棄レ之。則王公國辱。輿儓喪レ身。賢不レ可レ離。而愚可レ使レ知焉。從ニ事於レ斯。雖下才有ニ長短一。智有ニ小大一。見有中向背上。皆聖人之民也。自レ是上レ之。天地之道。造化之故。禮樂之文。經濟之業。攻守之術。博學溫故。致ニ廣大一。盡ニ精微一。士之能也。可レ使ニ上者知レ之。而未レ可レ使ニ下者知レ之也。而善惡無ニ定方一。伊尹廢レ主。周公討レ兄。王莽下レ士。田氏施レ民可ニ假レ善以爲レ惡。可ニ由レ醜以爲レ美。有下著レ蓑雨ニ行者上于レ此。甲順レ之。乙倒レ之。順則蓑芒低而禦レ雨。倒則蓑芒揚而受レ雨。一蓑二用。反レ跡如レ斯。苟情之適否。事之當否。弗ニ意通智燭一。則不レ免

是非自二時王之禮制一出。君之善也。取二天地之善一。屏二天地之非一。先レ大立レ正。師之良也。書曰。無レ偏無レ陂。遵二王之義一。無レ有レ作レ好。遵二王之道一。無レ有レ作レ惡。遵二王之路一。無レ偏無レ黨。王道蕩々。無レ黨無レ偏。王道平平。無レ反無レ側。王道正直。會二其有極一。歸二其有極一。

生性 第二

有レ生則有レ身。有レ性則有レ心。心有レ性。亦猶二身有一生焉。水燥土石。精靈感運。在レ我。氣液骨肉心性爲技也。生者。身之氣也。故生與レ性成。身者。生之物也。故心與レ身具。身者耳目鼻舌也。生者視聽嗅味也。性者其好惡也。心者其運爲也。是以。有二牛之生一。則有二牛之性一。有二牛之身一。則有二牛之心一。有二犬之生一。則有二犬之性一。有二犬之身一。則有二犬之心一。人亦爲レ然。但人之心性。以二他物之心性一比レ之。則猶下以二他物之身生一。比中之於人之身生上。類不レ同。則氣不レ同矣。其理灼也。且夫物有二同異之辨一。聚二蚌蛤一觀レ之。顆々彷彿。比二大小一。方二長短一。參差不レ合。入レ山觀レ木。樹々依稀。分二疏密一。撰二曲直一。千貌萬形。故禽獸與レ我同血氣之類也。故同具二情慾意智一。草木不二與レ我同一類。故情慾意智。不二與レ我同一焉。我與レ他同レ類。是以不レ得二大異一焉。雖レ同レ類而別レ生。是以不レ得二盡同一矣。是以橫目竪鼻。不レ得二大異一焉。美醜長短。不レ得二盡同一矣。好レ善惡レ惡。不レ得二大異一焉。趨舍嗜好。不レ得二盡同一矣。子產曰。人心之不レ同。如二其面一焉。然而人心之不レ異。亦如二其面一焉。故西施毛嬙之美。不三必出二一貌一矣。無鹽嫫母之醜。不三必出二同姿一矣。譬レ之是猶下衆歌者。宮商同出二一律一。而聲音各自異上矣。其所レ同亦此性也。自下孟子以三善之所二發見一說上レ性。荀子以レ所二不レ學

日本倫理彙編

以レ之爭二其素一。宜乎百家之紛々也。風習者治亂之始。民心之所レ成。不レ正也。邪僻之俲。不レ重也。輕薄之染。置三之於二王治一。皡々如。移三之於二覇世一。驩虞如。置三於二山野一。則敦愨置三之於二市鄽一。則奸巧。孔子曰。小成則若レ性也。習慣若二自然一也。若謂二之其素一。則桀紂不レ能下率二禹湯之民一爲上暴。湯武不レ能下率二桀紂之民一爲上治。凡人心。無二古今南北一。風化則有二古今南北一。見二其俗一。而疑二其性一。執二其化一而論二其天一。譬猶下取二泥塑人一。曰三土有二面目一。飲二酒醴一。曰中米醉上人焉。故不レ見二其本然一。則立レ散也善。不レ知二與レ性成者一。則施レ敎也謬。君爲二陶冶一。師爲二模範一。而民議論爲二土鐵一。曲直利鈍。皆在二其術中一。敎失政謬。咎將レ歸レ誰。」夫孩提之兒。不レ見レ母則泣。抱レ于レ父則笑。予則悅焉。奪則怒焉。夷貊胡越。一也。其至下巳椎髻辨髮。文身衣冠。靑二其袍一。緇中其衣上。則漁者走レ水。獵者走レ山。日成二趣於下所レ向。月視二疵於下所レ去。甲是則乙非。彼善則此惡。稱レ誠稱レ僞。稱レ虛稱レ實。稱レ有稱レ無。愚者眩レ目。能者攘レ臂。以二其所一レ好。意天下莫レ善焉。願三以レ之易二天下一。以怒以憂。夫一人之所レ見。則一人之見也。一人之所レ能。則一人之能也。今以二己之見能一。技癢望二天下同一于己。各主二張其道一。攻二向于外者一。於レ是百家競起。是非愈多。道愈小矣。是故王者之治レ民。有レ害則疏。苟無レ害者。不レ强レ一下律於中我所上レ向。是非下惡レ歸レ于レ一而爾爲上。能知二衆情一也。夫好惡者。天下之同情。見趣者。百家之各議。人病レ於二是非一。而罔レ於二好惡一。未レ能下以二敎化一陶中冶人上。未能下負二荷道德一。振中起世上。繞々而爭。各有二是非一而存。雖レ可レ供三之於二芻蕘一。抑末也。」君者風也。使二民東西一。師者表也。使二人曲直一。君師使二之薰染浹洽一。則民日移而不レ知。天下同然。一二其好惡一。

所見。反目而歇。悲夫。」禮樂者。教化之道。習之正者也。仁義者。彝倫之教。學之正者也。兼其德位者。則以教化爲陶冶。故使天下移情慾。變意智。而不自知焉。周公其人也。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不能施才於一時。負荷道德。使百世知所向而振起焉。仲尼其人也。夫以教化陶冶人者。能負道德。以道德振起人者。以學禮立所向也。勢然。學習。譬之於苗。則耘耔灌培之事也。耘耔灌培則長。不耘耔灌培則不長。耘耔灌培則長者。亦苗之性也。不耘耔灌培則不長者。亦苗之性也。學習之於民。大矣。古人不特性而愼習。阿衡尼父之言然。晏子送曾子曰。蘭之本。三年湛之以漉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之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孔子聞之。稱以君子。故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宋儒以理爲性。故以孟子之所言。爲本然。以伊孔之所言。爲氣質。於是。言性歧。子曰。與聖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今他邦之俗。畜牛羊犬豕而長之。忍其觳觫。屠而食之。甘其味。以饗諸上客。貴其肉。以薦諸鬼神。今如我俗。以此爲穢。啗之者。不得與祭祀。乞者骨立而不食。婦女語及此。則多致嘔噦。習之移人如此。孰辨習與性。且今之俗於烟酒也。用同飯食。其未慣于服也。令目眩咽塞。既已慣之。雖不關饑渴。而與饑渴何異。故水穀。人之天性也。烟酒。習之與性成也。人生必慣。故難見其素焉。未見其素。則奚知其薰蒸者焉。風習之入人。猶油膩之於櫛。紅藍之於帛。薰染不自知。

生矣。生惟生焉。分所以生者。則毒藥自分。若執論之。則偏言毒。偏言藥。或混言之。或分言之。各不乏於其證。惟生存毒藥。思分毒藥。事異則機之所觸不同。所觸之機出於自然。處事則成於思辨。若曰隱出于性。忍不出于性。讓出于性。奪不出于性。豈理哉。且雖隱讓似美德。亦各並存善惡是非。則不擇之隱讓。不足爲善也。然則聖之所具。不外於情慾。愚之所有。不外於意智。故情慾勝。則小人也。意智勝則君子也。矯情懲慾。能養意智者。志士也。任情縱慾。晦於所擇者。棄人也。學則能知。修則能至者。聖也。教而不化。道而不進者。愚也。雖頗知所取舍。未能勝其私。情慾與意智相爭。是爲心戰之人。機在勝敗。思辨薰蒸於聞見。而已智長於此中。以爲堯舜之民。以爲盜跖之徒。以爲儒。以爲佛。是爲風化之人。故仁智者。好惡思辨之美。禮義者。擇修措置之方。亦道德之散名。非性之名焉。道與德不相離。故孔門說仁。非慈愛忠恕。則志行禮樂也。夫先王之於禮樂。由人情爲之。豈曰自外鑠哉。先王之於禮義。將矯狂防淫。豈曰不兵之理自礪。木之直自矩哉。金之利。雖不自外鑠。礪之磨。自外來。木之直。雖不自外鑠。矩之直。自外來。詩曰。令儀令色。小心翼々。橫目竪鼻大同也。美醜長短。各異也。同而不同。異而不異。猶如其面焉。故合其所異。則人情不適。分其所同。則天下壞亂。夫意者忌偏。智者貴融。偏則隔焉。融則遲焉習有所染。見有所向。思有所注。智有所蔽。抑揚過快。護訐依黨。未能不謬于天地。故學將學正也。而學以爲偏。習將習正也。而習以爲偏。蔽有好尙。自斷是非。思詿於

盖言レ善者。以二意智所レ有之明一爲レ主。言レ惡者。以二情慾所レ有之私一爲レ主。未レ知二心性條理之分一者也。伊尹曰。習與レ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性者民之素。習者君之敎化。其說主二敎化一。重在レ習矣。敎化之道荒。而議論興。人以二口舌一務レ勝。欲下以二言論一移中人於上レ善。故言二性善一者。憂下言二性惡一則人自棄上。言二性惡一者。憂下言二性善一則人自恃上。不レ知其自勵者。以レ善喩レ之則愈勸。以レ惡喩レ之則力矯。其自棄者。以レ惡喩レ之。則歸二罪於天一。以レ善喩レ之。則任二善於自然一。性爲二文之素一。心成二素之文一。然而情慾自然之氣。意智使レ然之神。故情也者。感レ物而動二愛憎一者也慾也者。應レ物而慾惡之作者也。是故男女之於レ色。怨讎之於レ憤。耳目之於二聲色一。口躰之於二服色一。感應以觀二情慾一矣。意者。心之靈。其事則思惟謀慮。由レ所レ觸而喜怒應。智者心之神。其事則知覺分辨。由レ所レ遇而哀樂感。而意智有二明暗一。情慾有二厚薄一。性也。明以レ之暗。暗以レ之明。厚以レ之薄。薄以レ之厚。心也。故徇二情慾一則意智爲レ役。而思辨成レ於二情慾一。從二意智一情慾奉レ命。而好惡成レ於二意智一。是以人之於レ色。美則悅レ之。接則足焉。於二飲食一。美則旨レ之。食則飽矣。淫奔親迎。擇レ於レ色者也。獻酬紾レ臂。擇レ於レ食者也。若不レ擇二之於意智一。則情慾何嫌二禮淫恭不恭一焉。孺子之將レ入レ井亦隱。姦宄之就二苦楚一亦隱。人之害二人之善一亦惡。人之妨二己之慾一亦惡。不レ容レ不レ擇焉。故從容而樂者。不下以二糟糠一易中膏粱上。感激而死者。不下以二湯鑊一易中茵席上。此豈性之所レ欲哉。故怒レ於レ讎者。卽感レ於レ恩者。而對レ局爭レ行者。卽在レ射揖讓者也。性者自然者。習則成二自然一。故古人不レ言二之於レ性。而言レ於レ習。今其以二善惡一爭レ性者。猶下以二毒藥一論上レ生。雖二生不下外二毒藥一。毒藥非

於レ惡。終以レ惡。故性之善可ニ變爲一レ惡。性之惡。可ニ變爲一レ善。盖分ニ性行之善惡一而言。於レ是。論ニ孟荀楊之說一曰。孟之所レ說者。中人以上者也。荀之所レ說者。中人以下者也。楊之所レ說者中人也。然非ニ三子者之意一矣。韓子又兼ニ三者一曰。性也者。與レ生俱生也。情也者。接レ於レ物而生也。性有ニ上中下一。其所ニ以爲一レ性者。有ニ仁義禮智信一。情有ニ上中下一。其所ニ以爲一レ情者。有ニ喜怒哀懼愛惡慾一。性之上者。善矣。中者。可ニ道而上下一也。下者。惡也。上者之於レ五。主レ於レ一。而行レ於レ四。中也者於レ五。一不ニ少有一焉。則少反焉。其於レ四也混。下者之於レ五。反レ於レ一。而悖レ於レ四。情之上者之於レ七。動而處ニ其中一。中者之於レ七有レ所レ甚。有レ所レ亡。然而求レ合ニ其中一者也。下者之於レ七。亡與レ甚。直レ情而行者也。宋儒涑水是ニ楊說一。其他專據ニ孟說一。而其說亦各不レ同。胡子以ニ性善之善一。爲ニ贊嘆之辭一。故別有ニ對レ惡之善一。亦非ニ孟子之意一矣。蘇子則曰。情善猶ニ火之熟一レ物。性惡猶ニ火之焚一レ物。是亦苦ニ善之難ニ專言一。而補ニ綴二說一。亦非ニ孟荀之意一矣。程朱則曰。性理也。氣有レ惡混。於レ是有ニ本然氣質之辨一。夫有之於レ無。動之於レ靜。去之於レ來。生之於レ化。廢レ一則不レ存レ一。故目並ニ存開闔一。鼻並ニ存噓噏一。是天地之條理。陰陽之勢也。故以レ性專歸レ善。則不レ得レ不ニ別占ニ置レ惡之地一矣。雖下既以ニ氣質一占中置レ惡之地上。而苦レ於レ除ニ性中之惡一。是以程子亦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レ得レ不レ謂ニ之性一焉。朱子亦答ニ張敬夫一曰。性不レ可下以ニ善惡一名上。盖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ニ以有レ好有一レ惡者。特以ニ好レ善惡一レ惡耳。初安有ニ不善一哉。氣質已有ニ善惡一。性有レ善無レ惡。豈天地之條理哉。如使ニ善無惡之名一。則惡必以ニ無善之名一爲レ對。又與ニ胡子以レ善爲ニ贊辭一。相伯仲。可レ知ニ其說之苦一矣。

是謂二各異一。何其大同。何其各異。生之別也。若不レ通レ于レ此。則或不レ知二其子之惡一。或置二赤子於愛外一。故以レ自誣レ異者。非也。以レ異疑レ同者。惑也。議論紛若。則是非熾。而善惡藏。人情疏通。則善惡適。而是非公。

性習第一

論衡曰。世子作二養書一篇一。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二情性一。皆言二性有レ善有レ惡。然則言二性於二善惡一也久矣。孔子以爲レ近。莊子以爲レ僞。孟子以爲レ善。荀子以爲レ惡。孟子盖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レ之。是乃仁義禮智之端也。仁義禮智。我國有レ之。非二自レ外鑠一也。牛山之木不レ美者。非二山之性一焉。斧斤伐レ之也。五穀不レ如二荑稗一者。非二穀之性一焉。養之失也。養而不レ害。擴而充レ之。仁義之心。不レ可二勝用一。女何其弗レ勉焉。荀子非レ之。謂性者天之就也。感而自然不レ學而能者也。故好レ利惡レ害。好二聲色一好二愉快一。是生而所レ有者也。順レ是。故爭奪殘賊。淫亂驕奢。自生焉。聖人爲レ之。立二禮義道德一。誘レ正禁レ邪。故性惡也。善者。聖人之僞也。若爲レ不レ然。則試使下天下無二禮義之化一。去二法正之治一。無中刑罰之禁上。彊者害レ弱。衆者暴レ寡。木未レ直。受レ繩則直。金未レ利。就レ礪則利。女勿レ恃レ性。以日孳々焉。董仲舒以二情性一配二陰陽一。以二陰陽一配二善惡一。故其意謂。性者陽而美。孟子之所レ說也。情者。陰而惡。荀子之所レ說也。劉子政則以レ性爲二不發一。爲レ陰。以レ情爲二形出一爲レ陽。則善惡屬レ情。告子則爲二性無レ分二善惡一。楊子則爲二性善惡混一。王充則謂。性定有レ善有レ惡。善漸レ於レ惡。惡漸レ於レ善。成爲二性行一。故初生二意於レ善。終以レ善。初生二意

修爲一。成レ于レ人之道德。有レ待ニ修爲一。己已居レ人。奉下得レ于レ天者上。而修ニ成于ヲ人。是故古之人傑。能貴レ德修レ道。要不レ過ニ修身治人二途一。已入ニ其境一。成ニ其趣一。桃紅李白綻ニ春風一。蘆華楓葉媚ニ秋霜一。自ニ其本原一。觀ニ其末弊一。則烹熟之火延ニ盧舍一。灌漑之水致ニ陷溺一。唯爲ニ天下一立ニ安衆之功一者。益ニ其所ヲ利。損ニ其所ヲ害。君者爲レ衆極ニ其焚溺一者也。師者爲レ愚爲ニ其嚮道一者也。人之爲レ人立レ道。忌レ荒取レ修。夫成者自然。修者有レ擇。擇修之道。如ニ采レ藥耘ヲ苗。采レ藥者。抽三良於ニ離々一。耘レ苗者除ニ莠於ニ蓬々一。以ニ天下一觀ニ天下之心一。猶下望ニ離々於ヲ山。見ヤ蓬々於テ田。皆具而天也。擇而人也。故善惡之在レ人而反レ心。與ニ毒藥苗莠之在レ生而反ヲ物同焉。君擧レ賢使レ能。則民向レ善矣。用レ邪任レ奸。則民化レ惡矣。舜者古之聖人也。善與レ人同。舍レ己取レ人。樂ニ取レ於レ人以爲ヲ善。好レ善惡レ惡者。天下之同情。擧下人之所ニ同欲一者上。行三之於ニ同欲之人一。察下人之所ニ同惡一者上。懲三之於ニ同惡之人一。於レ是好惡不ニ與レ人違一。故令則行。禁則止。唱則和焉。道則從焉。讓亦悅レ之。取亦悅レ之。是之謂ニ大同一。」雖レ然不レ學則無レ術。所レ貴レ乎レ智者。學也。學毀ニ其蔀一。明通ニ四方一。若未レ達ニ天人一。仍レ舊眯ニ其目一。學有ニ諸家之分一。有ニ古今之異一。諸家之態。則畫ニ區域一。事ニ護訐一。古之學者。不レ纒ニ文字一。今之學者。牢貼ニ章句一。開レ明由レ玆。屈レ才由レ玆。故學師レ天友レ人。師レ天則能順レ之。友レ人則莫レ所ニ局促一。得三之於ニ大同一。不レ責三之於ニ各好尙一。故其治レ人也。能爲ニ運用一。能保ニ感應一。趣舍嗜好者。衆之私意也。人各有ニ其意一。則各有レ所レ向。所レ向不レ同。則所レ見不レ同。所レ見不レ同。則所レ養不レ同。所レ養不レ同。則所ニ是非一不レ同。所ニ是非一不レ同。則所ニ守禦一異也。所ニ守禦一異也。則道路反レ目矣。

禮者。仁義之修具。由レ之則修。舍レ之則荒。裸者忌レ燭。沐者彈レ冠。好惡雖レ一。修荒換レ思。夫寒欲レ衣。饑欲レ食。人之天也。寒謀レ衣。饑營レ食。人之神也。故雖二不レ衣則凍一。安二之于一レ不レ衣。雖二不レ食則饑一。安二之于一レ不レ食。是運爲有レ所二分辨一。而氣聽レ命也。謂二之有一レ所レ擇。意智之明也。心者動レ於レ所レ觸者也。以二動レ於レ所レ觸者一。修二之於一レ所レ擇。是以學擇二其術一。處擇二其里一。口擇二其言一。身擇二其動一。盖物有二有レ于レ內者一。有二行レ于レ外者一。有レ于レ內者德也。行レ于レ外者道也。人得二道德於一レ天。而未二之修爲一。得レ于レ天而猶未レ得二之於一レ人。人之將レ修レ之。各國異俗。意匠千態。請嘗通二諸天地一而說。茫々八紘。大海環繞。而壤地曼三衍于二其中一。而人之居二其間一。或山海隔絕。或風土夐別。因レ地制レ產。各自成レ俗。人之性情。非レ有レ他也。獨意匠之設施異焉耳。勢之所レ至。不レ能レ如二禽鳥之爲一レ群。夫人心欝達。有二治亂榮辱之事一。而各壤產二人傑一。立レ道立レ法。以調三其民於二斯中一。愛養保護。雖レ同二其志一。立言垂範。異レ途而馳矣。是以修德不レ齊。行道自別。其稱二先覺一者。雖レ開三眼於二物表一。薰蒸爲二葛藤一。習慣如二自然一。降レ此則各設二窠窟一。據二門戶一。務二守禦一。以二其道一許二符於一レ天。遂議二他之不一レ合レ天。是不レ歸二其素於一レ天。而爭二玄黃於一レ人。故爲レ學者。須レ通二天人一。若以二制レ於レ人之道。成レ于レ己之德一。爲下成レ于二天下一之仁。通レ于二四方一之義上。則未也。謂二之師レ天友一レ人之則一。則未也。」

夫人數類有二親疎一。等有二尊卑一。列レ之爲二父子一。爲二兄弟一。爲二君臣一。爲二夫婦一。機含二殺活一。態抱二治亂一。悅怨榮辱。起二伏其中一。誠僞千態。當遇万狀。若取二一途一御二多方一。則焉得レ不レ致二鬩爭一。故學唯通二天人一。功能安レ人。是故心性者得レ乎レ天。修荒者成レ于レ人。得レ乎レ天之道德。無レ竢二

故不レ慮二他之失一。此羞レ醜。故妬二人之美一。若弗二之思辨一。則豈不二罔然從下所レ好哉。思レ此慮レ彼。知レ此辨レ彼。他之好惡。猶二我之好惡一。思辨措レ于二事之宜一。善惡是非之所二以分一也。性者我之天。率爾而感。心者我之神。思惟而應。故耳目口體身也。視聽食作氣也。耳之欲レ聲。目之欲レ色。舌之欲レ味。躰之欲レ安。生之適否也。欲辨二不善一。惡察二不惡一。轉レ惡使レ善。變レ是使レ非。神之運爲也。是故人之爲レ性。善亦欲レ之。利亦欲レ之。惡亦惡レ之。害亦惡レ之。故思二辨利害一之心。即思二辨善惡一之心也。是以爲レ孝爲レ忠。爲レ悖爲レ逆。其嗜二膏粱一。安二茵席一。甘二糟糠一。安二湯火一。無レ他。意智役二情慾一。與三情慾役二意智一之間也。利レ之害レ之。得レ之失レ之。神爲往來之狀。以吉以凶。以美以醜。天成收レ跡之貌。利得吉美。不レ教而好レ之。失害凶醜。不レ學而惡レ之。然其所レ好不二必是善一。其所レ惡不二必是惡一。思而後辨レ之。學而後能レ之。疏通保二感應一之道也。擇修宜二運爲一之法也。修而疏矣。惡沒而善立。非消而是成。是以言行不レ得レ不レ重二于擬議一也。故愛憎欲惡。非下分二善惡是非一而動上焉。分レ動則有二善惡是非一而存。故情慾爲レ主。則擇修成レ于二得失利害之私一。終喪二思辨之正一。意智爲レ主。則好惡成レ于二取舍辨別之公一。終克二情慾之邪一。於レ是擇修和二好惡一。適レ于二衆心一。達レ于二天下一。故君子使甲性聽乙命於二思辨之明一。小人使甲心聽三命於二好惡之感一。感應已與二運爲一別。則所レ好不レ能レ專。所レ惡不レ得レ廢。是以雖レ適二人情一。或病レ于レ是。雖レ當二事宜一。或病レ于レ善。善不レ病レ于レ是。而仁成レ于二天下一。是不レ病レ于レ善。而義通レ于二四方一。非レ學莫レ知レ之。非レ禮莫レ行レ之。是以學務レ通二天人一。禮在レ履二威儀一。故其則曰。師レ天友レ人。與レ時通塞。與レ處行止。與二天下一偕適。與二天下一偕當。是故學

之性才。有所融。而官司全用之。躰中。氣以爲生之天。物以爲身之地。性中。性以成意之天。才以爲爲之神。推成者於所爲。則天地即本根。天神即精英。以成其一焉。躰之以用而行。猶才之自性而運。於是天地用躰。造化運性。一則莫不融通。二則莫不感應。是以混物成粲氣。混氣役粲物。意有心性。爲開爲技。心性爲于混氣。爲技成于粲體。混氣運于內。粲體接于物。」

盖性者生也。以本而素也。心者神也。以華而文也。是以情慾素。而意智文也。情慾者感應之氣也。意智者。知運之神也。是故情者神之動氣也。慾者氣之動神也。故情牽於外而愛憎感。慾求於內而欲惡應。意者思惟謀慮之神。智者知覺分辨之靈。爲以運用。技以言動。交接之間。善惡是非于運爲。虛實守禦于言動。以一而意智運爲。以二而情慾感應。感應見性。運爲見才。然而運爲作感應。感應作運爲。感應苟無知覺之辨別。則將混禽獸也。愛憎情也。欲惡慾也。愛欲謂好。憎惡謂惡。好惡未經思辨。混然于善惡是非。好惡者。感應之性。悅怨于衆心。而善惡分。思辨者。運爲之心。當否于事宜而是非成。悅然未截然于分辨。當否何貼能于感應。禽獸之所以異人者。徑行感應之情慾。而拙于思辨之運爲也。故彼拙于神氣之所運。我短于本氣之所立。感應者。性之所同然。故不教而好之。不學而惡之。運爲者。心之所使然。故思而得之。學而能之。悅怨成安危。自情慾起。當否致榮辱。自意智出。情疏而通之。則能保感應。意思且學焉。則能盡運爲。」

盖天下之態。彼我反用。逸我則勞人。利我則害人。此取則彼失。此美則彼醜。我欲逸。故苛刻興。我惡害。故利事萠。此欲取

贅語第五

善惡帙上

日本　鎭西　三浦晉安貞著

物之並ニ立于ニ天地ー。才各有ニ長短ー。而以レ人比レ物。其所レ短在ニ本氣ー。所レ長在ニ神氣ー。以ニ神長ー。而意智牽ニ情慾之感ー而運。是以人之爲レ性。能相結焉。不レ結則鬩爭擾亂成。本氣短則生不ニ自立ー。能畧ニ萬物ー而立。其所レ略已爲。所レ欲已廣。於レ是夫婦合焉。父子親焉。君臣序焉。朋友和焉。天下致レ一而已。異レ於ニ禽獸群而不レ結。不レ結而不レ亂者、不レ亂者。取レ物有レ分。亂者取レ物而盡。取レ物之間。爲ニ結解ー。以觀ニ才之巧拙ー。巧拙觀ニ意智之運ー。情慾巧レ于レ結者爲レ賢。拙レ于レ結者爲レ愚。是乃悅怨羞感之不レ可レ已者。成ニ善惡是外ー、己抱ニ悅怨羞感ー。且有レ事レ於ニ本氣之不足ー。於レ是結之樂踰レ物。解之苦踰レ物。條理之故。未レ立レ于レ世。人唯逐ニ其末ー。天人之分不レ明人物之故不レ辨。不レ知ニ道德之修。以レ素爲レ瑩。還以レ瑩歸レ素矣。爰作ニ此編ー。與ニ同志之人ー語。

善惡訓

人亦一性一體。性氣也。故沒レ躰。躰物也。故露レ性。蓋人之氣體。以レ粲而爲。以レ混而成。於レ是粲混氣躰分。氣躰之混然者。用成レ于レ通。氣體之粲然者。用成レ于レ隔。隔則耳目鼻舌。手足陰乳。各有ニ官司ー。而彼此不レ通。通則氣液骨肉。情慾意智。全用ニ一身ー。而彼此不レ隔。故身生之躰用。意爲

贅語第五善惡帙目次

上

善惡訓

下

君子之於ㇾ子也。愛而勿ㇾ狃也。使而勿ㇾ褻也。導ㇾ之以ㇾ道。而勿ㇾ強也。宮中雍々。外焉肅々。兄弟憘々。朋友切々。遠者以ㇾ貌。近者以ㇾ情。友以立二其所一ㇾ能。而遠二其所一ㇾ不ㇾ能。苟無ㇾ失二其所一ㇾ守。亦可二與修一ㇾ身矣。」

贅語第四帙畢

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曰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而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刺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々。行身以戰々。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慄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々惟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々惟恐失損之。大夫日旦思其官。戰々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々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慄者。鮮不濟矣。」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公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愼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僨者。君子弗與也。」夸而無恥。强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弗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記歌。巷遊而鄕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不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敎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言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言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

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守孱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々。」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名。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々。」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吾子終身守之勿々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焉。是故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々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愼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隣。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言。故曰。

立事第十

智者思學。以致天下之明。是以無拘泥偏黨之陋。仁者思行。以適天下之情。是以有安樂愛慕之驗。於是其智無所不通。其仁無所不安。是以不致其明。則其智餒焉。不致其安。則其德愧焉。不能知天。則無以知人。不能安人。則無以奉天。」故仁對智則主行。對義則主情。猶同是一身。對父成孝。對子成慈。一主兩呼。各有所當也。葢人之立于天地。以生死爲始終。克始終。則人之事畢矣。是以訓說天地之通。以入造化之絪縕。次區別諸生之擾々。序倫類。辨倫理。以標其道。懷孕說其本。保生言修養。幽冥鬼怪夢寐之事。明有所不照。終起涿鹿之霧。苟無指南之車者。迷惑倀々。不知所歸。夫智。放之於六合。而約於知道。仁。施之於天下。而歸於安衆。先聖之所建。後聖之所述。布在方策。思子弟之親體之。

我讀曾子立事。信之久矣。階基既立。上堂入室。其書存矣。又爲弟作禁曰。勿以待人者自處。勿以律身者責人。勿以我好尚加諸人。勿以小人伶俐侮他敦樸。智極其高明。行勉之於踐履。曾子立事曰。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慾。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惟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

令。始難。毆レ疫。蓋古有下以レ夢與二世事一相參。以辨二吉凶一之法上。意如二卜筮一而已。若不レ然。則亦兒戲耳矣。今天下。弗レ惑レ于レ茲。故廢久矣。雖レ有二作者一。奚擧之爲。夫擧レ人任レ之。天下之重事。故堯任レ舜。舜任レ禹。試後方任。周文豈獨恃レ夢焉哉。泰誓者。武王將レ伐レ商誓レ衆之辭也。故屢擧二紂之惡一。言二其可一レ伐。重言二夢卜亦襲二休祥一。餘事及レ茲。主意不レ在レ此。故尉繚子答二梁惠王一曰。武王克レ商。無二祥異一也。今世將考二孤虛一。占二咸池一。合二龜兆一。視二吉凶一。觀二星辰風雲之變一。欲二以成レ勝立一レ功。臣以爲レ難。是故叔孫夢レ牛。牛則中。曰レ助レ之者失。漢文夢二黃門一。黃門則是。升レ天則非。是以。梁武殪レ於二中原以一レ地降之夢一。汝愚死下於負二白龍一升レ天之夢上。晉漢二主已心畜二不快一。不快爲レ夢。播二之於二慣々之人心一。夢者。以レ實記レ之。傳レ夢者。欲レ實レ之。趙鬼桓寃。何見二於晉漢之主一。晉漢之主。夢見二趙鬼桓寃一也已。若以レ之曰二夢之道然一。則奚用レ占爲。世誠有下爲二艱澁謎語解一。其事奇中者上。是人之機捷。偶與レ事會而已。世信二千失之一會一。可レ謂レ不レ知レ譬矣。是故辟如下周宣占二人不一レ夢之夢一。亦三發而三中上。雖二三發三中一。而機捷之偶與レ事會者。天地間豈有乙掌下能收二得將來之機一。而入甲之於丙夢者甲哉。周禮六夢。曰。器。思。正。寤。喜。懼。列子八徵。故。爲。得。喪。哀。樂。生。死。王符夢列曰。直。象。精。想。人。感。時。反。病。性。皆隨レ有而分。善見律曰。四大不レ知。醫書曰。五藏所レ致。皆以二配當一立レ說。要爲二魯衛之政一已。道家謂レ夢爲二魄妖一。猶可也。至レ謂二三尸所一レ爲。則可レ笑。夢妄也。變化紛擾。以レ跡分レ之。何止レ之。詩曰。占二彼古老一。訊二之占夢一。具曰二予聖一。誰知二烏之雌雄一。」

前掬一。而千万掬レ之者。不ニ必得ニ前掬於ニ後掬一。孰曰後掬外ニ前掬。勿下舍ニ前掬一疑中後掬上焉。」

夢覺 第九

人之神氣。晝明夜昏。正治病亂。神居レ身。之爲レ生。身喪レ神。之爲レ死。神役レ氣。之爲レ覺。氣役レ神。之爲レ夢哉。神。執レ權則正。失レ權則狂。守レ精則直。失レ精則妄。」而古之說レ夢者多。曰。武丁恭默思レ道。夢帝賚ニ良弼一。乃審ニ厥象一。俾ニ以レ形旁求ニ于天下一。已得而爲ニ舟楫霖雨一。泰誓曰。朕夢協ニ朕卜一。襲ニ于休祥一。戎レ商必克。蓋夢占。古與ニ蓍龜一並。故周禮。大卜掌ニ三兆三易三夢之法一。三夢。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夢。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鄭玄曰。致夢。夏后氏作焉。觭夢。周人作焉。咸夢。殷人作焉。此術今亡。詩云。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々。漢書藝文志所レ載。有ニ黃帝甘德占夢書一。昔在晉殺ニ趙氏一。大厲見ニ於晉侯夢一。曰。殺ニ余孫一不義。余得レ請ニ于帝一矣。漢靈廢ニ宋皇后一。桓帝見ニ靈帝夢一曰。宋皇后何罪過聽ニ用邪孽一。使レ絕ニ其命一。宋氏訴ニ於天一。上帝震怒。是著レ於ニ經史一。其尤昭々者也。」蓋聖人之御レ世。不下以ニ是非一先中於天下上。疏ニ人情於俗習一。化ニ之於禮樂一。驅ニ於仁義一。苟不レ達ニ此義一。則六經弗レ可レ讀焉。人其孰不ニ好レ吉惡一レ凶。夢ニ畏懼憂患一。則意不レ伸。夢ニ慶賀榮達一。則意適。人之情也。君子行レ禮。不レ求レ變レ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者。事之大者也。猶如ニ其國之故一。謹修ニ其法一。而審行レ之。是故。俗信ニ占夢一。官有ニ占夢一。周禮占夢。掌ニ其歲時一。觀ニ天地之會一。辨ニ陰陽之氣一。以ニ日月星辰一。占ニ六夢之吉凶一。季冬聘ニ王夢一。獻ニ吉凶于王一。王拜而受レ之。乃舍ニ萌于四方一。以贈ニ惡夢一。遂

心一。由レ是自悟。前身比丘。以レ慢故。墮二畜生一。業報已盡。比丘功德其深。故今又得二出家一。此僧知レ有二輪廻一。切求二前身一。弗レ得則不レ已。空竅雖レ不二自知一。而氣血之所レ注。神識到。疑念與二空竅一會。而成二牛夢一。夢而不レ已。故比丘也。比丘而不レ已。豈無二可レ見之夢一哉。又世有下氣絕還蘇。歷々說二幽冥事一者上。彼蘇者。元氣猶完。神識未レ散。念頭之視聽。從二我所一レ淫。其所レ視。與レ夢何別焉。元氣散。神識化。然後死矣。死則復不レ起矣。可レ起則非レ死矣。間際筆記載。有馬僧石文。氣絕十九日而蘇。人問レ之則曰。我昨遊二湖中一。心賞不レ忘。冥中惟在二湖山絕景中一而已。日藏氣絕之二地獄一。石文氣絕遊二湖山一。可レ見所二視聽一。則從二念之所一レ淫矣。且病邪攻レ內。則視聽皆忘。思念凝レ神。則遇二其所一レ淫。不二必以レ睡而後有一レ之。明初內中。嘗失二金餅盞一。謂執事內竪竊レ之。命斬レ于レ市。既而得レ盞。追兇レ之。竪自言。入レ市時。覺身坐二屋簷一。臨二市井一。見反二縛一人一。將レ就レ戮。頃之聞レ報。我乃下二屋簷一而還。是亦夢也。非二神離一レ身。然則路窮二十萬八千一。身至二三島十洲一。不レ足レ證レ實矣。夢。妄也。覺。眞也。夢。昧矣。覺。明矣。舍レ明取レ昧。舍レ眞取レ妄。千百之一驗。何異二見女之鴨占一矣。夢如可二以爲一レ證。則駕レ鳳升レ天。騎レ鯨入レ海。亦有矣。閉レ口能言。斷レ足能走。亦有矣。」客聞レ之曰。子之說二感應一。似レ可レ聞矣。如二再生者一。如何。曰。湖州司馬何須レ問。金粟如來是後身。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見玅香臺。詩興所レ至。滑稽弄レ人。傅說自レ人爲レ星。太白自レ星爲レ人。或自レ嶽降爲レ人。或望レ夫以化レ石。有二異類相通之談一。豈惟樹穴探レ環哉。口大湖掬レ水。舍レ之復掬。洋々大湖。前掬非二後掬一。後掬非レ非二前掬一。掬得二前掬一。亦大湖也。掬失二前掬一。亦大湖也。千萬掬レ之。後掬得二

滿堂塡塗。多レ於二生人一。何以億兆。匱得二一二一。億兆得二一二一。以レ是爲レ例。豈曰二能取一レ譬哉。億兆匱得二一二一。愈知世間鬼怪。偶爾出レ於二感應一。風俗通載。陳國張漢直。到二南陽一。讀二左氏傳一。行後數月。女弟病二漢直之鬼一言。我痛死。喪在二陌上一。常苦レ饑。因説二家事一。盡有レ驗。父母諸弟。衰絰。到來迎レ喪。數里遇二漢直一。漢直怪二其家一。家疑二漢直一。以爲レ鬼。噫此時使二漢直既死一。孰辨二其不一レ與二漢直一。若有レ人。强辨レ之。人以爲レ誣。明祖嘗微行。至二朝天宮前一。一婦人。衣二衰麻一大笑。太祖問レ故。曰。夫爲レ國死爲二忠臣一。子爲レ父死爲二孝子一。以レ之而笑。太祖曰。已葬乎。婦人指示。明日中使行視。乃下壺之墳也。漢直之怪。非二漢直一。壺婦之怪。果壺婦焉哉。又宋時有レ人。平生不レ識二一字一。一日病作。念二一部杜詩一。又有レ人。渡レ江。其妻流レ水。夫以爲レ死。過二金山寺一。作二佛事一。婢子言二亡妻所在一。蓋如二溺妻依一レ之。而後有二漁人救一レ之者一。携還レ之。一有レ之之事。無意相通。一則無レ之之事。妄意以相感。豫讓之且レ刺二襄子一。能使二襄子動一レ心。而襄子之寛。不レ感レ讓焉。鉏麑之且レ殺二趙盾一。不レ使二趙盾動一レ心。而趙盾之忠。使二麑死一矣。是以感應。愚人。認レ跡而爲レ常。達者。知レ常而達レ變。感應起滅。不レ與二虛實一矣。昔一客。途暮野宿。蚤起見レ之。艸棘莽々。古墓荒凉。客惕然去。歸途又値レ暮。不レ得レ已而宿レ此。大鬼小鬼。徹夜呻吟。感レ鬼得レ鬼。鬼何與焉。夫人寐則神休。精爽釋レ守。而客氣妄動。譚レ鬼而厭。抱レ畏而啼。念注感格。事雖レ奇。而莫レ足レ怪焉。晉所レ識僧。深疑二前生一。祈レ佛七日。夢佛告レ之曰。汝前身牛也。勿レ疑以二爾鼻有一レ通レ拳竅一爲レ驗。及レ覺果然。僧又作二此念一。我身牛也。何因緣。今受二人身一。又夢其身一比丘。德亦高矣。闔國大仰。因有二自慢

之厲殺中帶段上。欲レ信レ之。則以レ死爲レ生。欲レ不レ信レ之。則世又不レ爲レ不レ有ニ類レ之者一。如何。曰。是世俗之所レ惑也。夫被レ酒者。視聽言想皆妄。此妄雖レ得レ于レ酒。而酒不レ與也。夫氣者。以レ物而立。故火氣之入レ物。舍ニ火體一而存。香氣之著レ物。舍ニ香體一而住。人以ニ怨憤不平一而死。衆以ニ怨憤不平一而居。彼氣屈而不レ伸。欝而不レ散。同氣相感。變怪托レ物矣。狐突雖レ得レ之。而申生何與。若言レ不レ然。則申生之操。何恭レ于ニ生前一。戾レ于ニ死後一。鄭人殺ニ伯有一。伯有之厲殺ニ帶段一。鄭人殺ニ子晳一。子晳之靈何終不レ見。奚伯有獨靈。而子晳之不靈也。夫感應之態。有焉。無焉。存焉。亡焉。若以ニ一定事理一斷レ之。假有レ人。曰レ窮ニ天地之理一。惡知ニ一株腐木。寸間生レ菌尺間不レ生レ菌之感應一哉。惡知ニ一莖艸葉。一葉生レ蟲。百葉不レ生レ蟲之感應一哉。故一出一沒。以レ是例ニ鬼神一。非下識ニ變化一者上也。故龍陽之泣ニ前魚一。思積レ于レ我。淚在ニ前魚一。故魚使ニ龍陽泣一。而魚不レ與也。宋岳武穆爲ニ秦檜寃殺一。而於ニ其廟一。鑄レ檜縛レ門。蓋其實。檜伸岳屈。而衆情憒々。是以伸ニ岳於テ廟。屈ニ秦於テ門。以通ニ疏衆情一也。憒々之寃未レ散。憒々之人承レ之。於レ是恍惚之間。人或見ニ賊檜之事一。寃者無ニ意智一。承者有ニ好惡一。應者已倦。歲月既久。其跡漸消。宋時李三者。死而爲レ厲。鄉曲凡有ニ祭祀一。必設ニ此鬼一分一。若不レ之レ設。則齊食盡爲所テ汚。時有レ人。放ニ爆竹一。焚ニ其所レ依之樹一。自レ此遂絕。氣有レ所レ依。則或傳。無レ所レ依。則不レ存。感應即鬼神。或有或無。且心惑。則神妄。妄則魅成。妄魅以爲ニ鬼事一。孰辨ニ眞假一焉。」曰。妖厲其然。魏武子之妾父。結レ艸報レ恩。豈自ニ怨憤一哉。曰。怨憤感激。結レ心一也。夫感應者。一氣之用。氣用則神通。若曰下死者各有レ靈。能知ニ恩讐一懷ニ愛憎一。以酬醋黜陟上。則

以書示二百官一。因曰。今不レ順二壽張矦之意一。無三以彰二其德一。且吾萬歲後。可レ爲二千古之成式一矣。謝憲連祭二古冢一文曰。一槨既啓。雙棺在レ玆。合葬之法。宜レ如レ是焉。」蓋葬之日月。彼則緩レ之。我則促レ之。夷二考之一。人朝不レ慮レ夕。加有二暑熱一之欝蒸。水火之暴烈。世態之變故一。不レ如二速厝二宅兆一之善一也。彼司馬晉巳來。風水之說盛。以二禍福一弄レ屍。數葬不レ擧。終歸二烏有一。棺槨散亂。化爲二塵埃一。悲夫。」佛氏以レ空爲レ眞。故以二此身一。爲二四大和合之假一。爲二革囊臭穢一。故葬埋之道。水漂。火焚。土埋。施林。心之所レ欲之從。蓋漂焚施林。雖二生者之爲レ情。則是契レ乎二死者之於レ智。則廓如。故修二道於無爲一者。同二化於天地一。亦達也。文王之治レ岐。行レ於レ野。見二枯骨一曰。有二天下一者。天下之主。有二一國一者。一國之主。吾則其主。以二棺衾一葬レ之。天下稱曰。澤及二枯骨一。以二生者一待二死者一。宜レ養二不忍之情一。今佛氏之葬。亦不レ聞二水漂施林一。人情之所二同然一也。荼毘一法。延及二平民一。猶是可也。今其徒之惑者。認レ妄爲レ眞。假二四大一穢二天地一。生投二其身於二水火一。求二其所レ謂眞一。惑二良民之視聽一。大有レ害レ於二世敎一。父二母于レ民者。嚴懲レ之可也。荼毘於レ我。道昭爲レ始。風水不レ踰レ海而東。於レ我爲レ幸。」孔子曰。之レ死而致レ死レ之。不仁而不レ可レ爲也。之レ死而致レ生レ之。不知而不レ可レ爲也。是故。竹不レ爲レ用。瓦不レ爲レ味。木不レ爲レ斲。其曰二明器一者。神二明之一也。荼毘致レ死レ之。殉致レ生レ之。器具而不レ用。聖人之道然。至哉言也。何以尙焉。」

鬼怪　第八

或曰。左氏記レ事。實乎。曰。左氏直記レ所レ傳。宜レ信。宜レ不レ信。曰。若二申生之靈逢二狐突一。伯有

古史所レ傳不レ誣焉。今也昇平久矣。雖ニ人稍競一レ靡。知ニ其所一レ止。若比ニ之於一レ彼。則如レ薄也。雖レ然。封土不レ動。骸骨得レ所而化。不ニ亦善一乎。蓋送死之禮。塗車芻靈。必不レ以ニ人器一。然則。偶以ニ鏡劍一從レ身。非ニ聖人之意一。民間以ニ錢六文一從レ葬。曰。供ニ六道一。佛說之所レ無。或倣ニ紙錢之遺意一乎。有レ令而禁。宜哉。夫天下一日。死者幾千萬。人以ニ一錢一自從。其費不ニ亦大一乎。與ニ布帛之逐レ年長者一。有レ別也。故棺外設レ槨。雖ニ是周孔之共所一レ用。先達猶有ニ腐爛之後。壙中不レ牢之慮一。若徒多ニ衣衾一。豈謂下爲ニ化者一慮上哉。故晉則謂。爲三化者與ニ天下一慮。不レ如レ不下作ニ無益一害中有益上」又重思レ之。以レ生窺レ死之弊。至レ殉而極。孰無ニ父母一。孰無ニ妻子一。孰不ニ樂レ生惜一レ死。惴々臨レ穴。豈忍レ見レ之哉。惟其以レ生觀レ死者。出ニ同見一。成ニ同態一。彼是不レ期而同。於レ彼則始ニ于秦武公一。實周僖王之四年也。我史有ニ垂仁孝德禁レ之之事一。其來蓋久矣。足利氏之覇。世事ニ戰鬪一。講學不レ行。以レ就レ死爲レ義。以レ不レ死爲レ怯。管領細川常久。惠愛得ニ士心一。及ニ其卒。其臣三島外記。感ニ其恩義一。悲奮自裁。實爲ニ明德三年春三月一。自レ是人臣之蒙ニ殊遇一者。以ニ自裁殉一レ君爲ニ第一節一。舊弊復興。寬文中。有レ令痛絕。爾來百有餘霜。天下蒙ニ其澤一。不三翅好生之德厚ニ于民心一。令三人瞭ニ然死生之故一。

本邦上古無レ殉。而神武御ニ宇內一之後有レ殉。不レ知レ始ニ何時一。垂仁天皇三十二年。野見宿禰作レ俑代レ殉。至ニ明德三年庚子一。一千三百九十年。三島之子再始ニ此事。□□靈元天皇寬文戊申。嚴有公在レ職。有ニ嚴令一禁絕。三島氏之毒流ニ天下一。二百七十七年。

檀弓季武子成レ寢。杜氏之葬。在ニ西階之下一。請ニ合葬一。武子曰。合葬非レ古也。自ニ周公一以來。未ニ之有レ改。舜葬ニ蒼梧之野一。蓋二妃未ニ之從一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漢建武二十七年。壽張侯樊宏卒。遺令以爲。棺柩一藏。不レ宜ニ復見一。如有ニ腐敗一。傷ニ孝子之心一。使下與ニ夫人一同レ墳異上レ藏。帝善ニ其令一。

虞氏之瓦棺。之夏之聖周。聖周之般之棺槨。棺槨之周之牆翣。世之所以彌文。廟者。祭其神。墓者。藏其體。是皆人情之不可以已者也。

東厓壼簪錄曰。夢餘錄云。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然周禮已有冢人。凡祭墓則以爲尸。豈得謂之非古也耶。且孝子於故衾遺履。尚當起敬。形骸所在。拜而祈之。禮不爲過。縱使上古所無。當以義起。況周公之文明。而可棄之以陷於薄哉。此說最是。余謂。墓祭不待證之周禮。孟子中已有明據。東郭乞餘。當時墓祭可知也。

夫所葬者。死者也。葬之者。生者也。是故。葬者。以生者之心慮死者也。今忘慮死者。務生者之觀。慮避螻蟻。終致盜賊。厚葬之失也。厚葬之義。古不傳焉。權輿于宋文。盛于秦始。苟使其中有可欲。龍蛇蟄內。虎狼守外。人百計取之。若無所求。孰好發腐爛之穢。故秦始之修陵。逕徒七十萬。錮三泉而爲槨。伏弩將射其犯者。工之知其事者。殺而不出。可謂固矣。項羽入關。不日毀之。漢光武之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可謂達矣。是以。葬之事。有毋過禮。亡歛手足而足。而不知所懲毖。不知所稽考。奉暴與辱。貽我所親愛禮敬。不亦左乎。故埋成財於地。廢生事於時。墨子之言。不可不察。今考墨家之法。棺三寸。衣三領。足以朽骨肉。堀地之深。無菹漏于下。無發泄於上。壟足以朝其處。意孔子亦如是而已。何則夫子之於防墓。封之四尺。季子之葬其子。亦深不至泉云。豈楊王孫之流焉哉。今讀墨子。觀孟子之論。非孟子激。則徐子背師說也。我俗之淳厚。古猶有此弊。故孝德天皇。有含無以珠玉。衣無施珠襦玉柙之詔。而年代久遠。無事可以徵。壼簪錄有丹州獲石槨屍蒙珠衣之事。

犀照レ怪。歷々孤明。千仭岸上。得二一線路一。放レ身自在行。衆生聾啞。其學レ之者亦擡頭。空帶二他人之書一。神識龜氣。由二龜體一以活。是以。生者。氣之自レ無之レ有也。化者。物之自レ有之レ無也。化則不レ可レ收。可レ收則化云哉。夫天地容二萬物一。有意無意。居二其中一。有意之中。有二善惡一。故善惡者。造化中。一神遊之態而已。彼謂。善惡之業因緣。以爲二天堂一。以爲二地獄一。以爲二餓鬼一以爲二畜生一。以爲二修羅一。以爲レ人。於レ是。造化翻在二善惡中一。蓋人私二一身一而客二神識一。繹二諸久遠一。引二諸杳冥一。本根不レ可レ私。則精華亦不レ可レ客矣。起滅邊際。共法塵。千古萬吻。生前弄レ智之事也。既不下以二神識一私上レ之。結而生矣。解而滅矣。惟惡レ之者。不レ疏二天下之情一。欲二塞而湮一レ之。好レ之者。不レ知二生化之故一。扇二揚僞誕一。死也澌矣。鬼也歸矣。逝者不レ可レ收。來者日新矣。故鬼神者。感應也。執二有無一而望レ之。焉知二死生一。」古稱レ忘二死生一者之言曰。以レ生爲二附贅縣疣一。以レ死爲二決疣潰癕一。爲中附贅縣疣。決疣潰癕上。噫奚不下以レ死爲レ死以レ生爲上レ生。附贅縣疣。決疣潰癕。致二此勞擾一。奚在レ忘二死生一。」子路問レ事二鬼神一。子曰。未レ能レ事レ人。焉能事レ鬼。敢問レ死。曰。未レ知レ生。焉知レ死。蓋不レ知レ始者。弗レ知レ終也。不レ知レ明者。弗レ知レ幽也。孔子使三子路務知二生與一レ人。豈有下能知二生與一レ人。而不レ知二死與一レ鬼者上哉。是易傳所レ謂原レ始反レ終。故知二死生之說一者也。孔子不レ隱二乎子路一。誨莫レ切レ焉。夫人之性。父子相親。夫婦相愛。其所二親愛一。死則棄二之中野一。情不レ忍レ見二其腐爛潰壞一。故有二壟埋之事一。大樸之世。衣レ之以レ薪。藏二之窀穸一。墓而不レ墳。祭レ於レ廟。而不レ祭レ於レ墓。夫我已衣。我已室。我已食。不レ忍二以レ薪藏一レ之。飮食不レ供。故衣レ之室レ之。薦レ之祭レ之。是即報本反始之本心。有

下。人寒則不レ待二黄帝一而衣。饑則不レ待二神農一而耕。雖二彼此異レ設。而其事則一也。如乙盤康述二祖先之靈一。及詩曰下文王陟降。在二帝左右上。申生之鬼。簡氏之夢甲。皆與二彌陀閻羅一何異。以二苦樂一。投三之於二通見一。樂樂レ於レ今。苦苦レ於レ今。通見與レ此合。而若二艸上之風一乙。蓋佛之法。有二麁細一。以二方便一接レ佗。其學在レ心。故其言曰。三界唯一心。萬法唯一識。立レ佛爲二標識一。衆生存二其中一。故其言。雖二變化百出。入レ冥入レ幻。歸レ爾亘レ寓。以レ智廓レ之。以レ情感レ之。不レ可下認二其語一把捉上。其於二造化一。惟以レ識爲レ大。識與二五蘊四大一。因緣和合。爲二此假一。故。生之爲二新諸根之起一。死。之爲二諸受根之滅一。生滅不レ已。輪二轉六趣一。於レ是。死去翻爲二往生一。夫神識者。氣之精華。氣病則神識病。氣散則神識滅。彼以二神識一爲二不壞一。故劫壞而神不レ壞。於レ是。以流轉。以涅槃。流轉者生滅。涅槃者生滅々。惟生者而滅。不レ生者而不レ滅矣。雖レ謂二之假一。明不レ存二火後一。冷不レ存二水後一。故雖二生滅滅盡。而生死即涅槃。則溪聲廣長舌。山色淸淨身。若謂二之不一レ然。敎外直指是何物。佛則覺也。爲二眞正見解一。立二此標識一。爲レ病設レ藥。病去藥亦長物。隨二馳求之地一。認二空拳之黄葉一。永擔二枷鎖一。昔之三車。化爲二前途之葛藤一。故古德云。向レ裏向レ外。逢著便殺。逢レ佛殺レ佛。逢レ祖殺レ祖。終殺二羅漢。父母。親眷一。始得二解脫一。天下衲子。不レ能レ殺レ之。多少爲二野狐精一所レ魅。日造二地獄業一。可レ憫矣。有レ己以觀。心爲レ本。捨レ己遊レ于レ物。物與レ我。纔底著レ痕。猶畜二其神識一。延二之於二久遠無量劫一。是於二機爲天成之間一。窺二竅因果一。若謂二之徹底面目一。能仁未レ斷二三界之習氣一。然則謂二之菩提一。謂二之涅槃一。共自レ門入之珍。金屑雖レ貴。落レ眼成レ翳。若誤爲二佛魔一攝。墮二在彼畜生道一。爲二觸鼻羊一。靈

如レ此密。將レ開ニ太平一乎。不レ過下姦吏弄レ法。傳ニ生議一。予死比因緣成レ市。釀中成騷擾上耳。殺戮之慘之相ニ繼于レ史。如レ刈ニ艸菅一。每讀。令ニ人悚然一。自ニ隋唐立ニ笞杖徒流死法一。寢近ニ人情一。隋唐以來。除ニ去前代慘刻之刑一。死罪唯有ニ絞斬一。元有レ斬而無レ絞。惡逆之極者。有ニ淩遲一。則古之咼。唐時安祿山咼ニ常山太守顏杲卿一。是唯祿山一時逞ニ私忿一者。非ニ常法一。至レ元與ニ此法一。明因レ之。明律曰。凡謀反及大逆。皆淩遲處レ死。淩遲者。先斷ニ其四體一。次斷ニ其吭一。皇朝始用レ此。武治以來不レ用レ之。終復ニ淳古之風一。自レ古至レ今。市不レ鬻レ踊。門不レ置レ闒。不レ見ニ族醢鼎鑊之慘一。非レ無ニ金革之警一。非レ無ニ悖逆之事一。若比ニ治日一。我多レ彼矣。峻法之非明矣。范曄漢書。論ニ我國風一。曰。罪重者滅ニ門族一。彼自言也。保元之難。欲レ誅ニ其亂臣一。廷議以。自ニ弘仁庚寅誅ニ藤仲成一。至レ此三百四十八年。不レ擧ニ刑朝臣一。惜レ之。藤信西不レ可。爾後喪亂不レ已。乾綱終解。天下胥々四百余年。不ニ亦悲一乎。幸東照公勃ニ起東表一。文ニ王朝廷一。至尊垂拱。幕府馭レ下。於レ是貫革之射莫レ所レ用。淫殺之風改矣。艸莽竊冀。天子聖明公侯好レ生。恩洽ニ天地一。不レ傚ニ彼夷風之慘一。

幽冥 第七

人之情。不レ能ニ以レ亡爲下亡。人之智。不レ能レ不ニ以レ生病下死。君子以ニ如在一。小人以レ爲レ在。後世豪傑。惡ニ爲レ在之愚一。沒ニ如在之情一。爲レ在。不智也。不レ在。不仁也。夫以レ明窺レ幽。以レ生觀レ死。天下之通見也。人無下親見ニ死後一者上。而各有下疑ニ死後一之意上矣。其疑ニ死後一之心。則持レ生之心也。以ニ持レ生之心一。而窺レ死焉。不レ能レ不ニ以レ生說下死。以レ生說レ死之說。投下於不レ能ニ以レ亡爲下亡之情。不レ能レ不ニ以レ生病下死之意上。於レ是。天下風靡矣。世人知ニ天堂地獄之說出ニ浮屠一。未レ知レ出ニ人情一。夫人已有ニ此情意一。惡得レ無ニ此說一。梵曰レ佛。漢曰レ帝。梵曰ニ閻羅王一。漢曰ニ泰山令一。梵曰ニ那落一。漢曰ニ泉

則墨劓剕宮大辟。家語所レ言。則姧邪靡レ法。妄行之獄。不孝之獄。殺上之獄。鬪變之獄。淫亂之獄。畢竟不レ可三以說二虞刑一。注家取二墨劓剕宮大辟一。然呂刑曰。苗民殺二戮無辜一。爰始淫爲二劓刵椓黥一。皇帝哀二矜庶戮之不辜一。報レ虐以レ威。遏二絕苗民一。無二世在一レ下。則苗民之所レ爲。唐虞之所レ惡也。豈曰レ用レ之哉。致堂胡氏以下象以二曲刑一。鞭作二官刑一。朴作二敎刑一。金作二贖刑一。帖終賊刑上。其言亦如二支離一。雖レ然無二可レ徵者一。則姑可レ從二此說一。族刑。呂刑已曰。虐威庶戮。湯誓亦曰。孥戮。然則苗民之所レ爲。夏商稍用レ之。卒逮二商受一。罪レ人以レ族。再至二秦文一。慘及二三族一。實當二周平王二十五年一。逮三漢誅二王溫舒一。連二及五族一。逮三明殺二方孝孺一。焚二其先人墓一。磔二其身一。至二九族八百四十七人之外。朋友門生。復死者數百人一。而極二天地古今之慘一矣。唐虞之隆。曰。罰弗レ及レ嗣。賞延レ於レ世。夏商學レ苗。釀二此慘毒一。周克レ亂之始。勢未レ能レ除。後世忍人以レ之藉レ口。斧質不レ足。以レ磔。以レ轘。以レ湯。以レ火。以レ咼。以謂法不レ峻。不レ足レ懲レ姦。昔孔子爲二魯大司寇一。有二父子訟者一。夫子同狴執レ之。三月不レ別。其父請レ止。夫子赦レ之焉。季孫不レ悅。曰。司寇欺レ余。曩告レ余曰。國家必先以レ孝。余今戮二一不孝一。以敎二民孝一。而赦。何哉。子聞レ之。曰。上失二其道一。而殺二其下一。非理也。不二敎以一レ孝。而聽二其獄一。是殺二不辜一也。書曰。義刑義殺。勿三庸以卽二汝心一。惟曰。未レ有二愼事一。言必敎而後刑也。古曰。神武不殺。自三魏李悝作二法經一。商鞅以レ是相レ秦。至二漢蕭何一。作二律九章一。自レ此忍人欲下畏懼以止上惡。見知故縱深文羅織。禁網益密。于定國爲二廷尉一。所レ集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レ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網

故爲レ暴爲レ慘。莫レ酷レ於レ人。是以苦レ暴苦レ慘。亦人爲レ最。天地之大德曰レ生。惟神武不殺。豈特人焉哉。恩及二鳥獸一。德之盛也。故人之行レ殺。惟在レ不レ得レ已。本邦。古昔用二牛馬一。祭用二猪鹿一。天武之朝。詔禁レ食二牛犬猿雞一。聖武之朝。復詔禁レ殺二馬牛一。牛馬雞犬。皆德レ于レ人。以レ殺報レ之。於二情義一失。民化二其德一。至レ今去レ之。可レ謂二餘澤及一レ物矣。習俗忌二毛類一。以爲レ觸レ穢。故害レ稼之凶。藥餌之品。漁獵爲レ業之外。可レ已則已爲レ愈。一僧對二士人一。說二不殺生一。士人曰。是浮屠氏之事。僧奮然曰。行不レ踏二一蟲一者。豈不レ能レ執レ戈先登一哉。此僧反知二君子之勇一。元魏延興中。有司告。歲所レ用之牲。七萬五千五百。顯祖愍レ之。郊二天地宗廟社稷一之外禁レ之。惟用二酒脯一。於レ是梁武豈可二深非一哉。今也。王公下及二士庶一。祭薦去二腥羶一。惟好二漢法一者得二鱗介一薦。見者不レ慣。見以爲レ怪。噫羶之與レ潔。神俱不レ食。潔之與レ羶。誠可二同存一。易曰。東鄰殺レ牛。不レ如二西鄰之禴祭一。實受二其福一。人苟存二誠敬一。溪澗沼沚之毛。蘩蘋藴藻之菜。可三以薦二鬼神一。雖三日用二三牲一。苟失二其誠一。將如二感格一何。然則挽二其觳觫一。行二慘怛一。孰二與馥郁芳菲之潔一。」漢人以レ華自誇。睥二睨四國一。曰二夷々一焉。牛羊豚犬。自畜自啖。何忍之甚矣。已荒二怵惕惻隱之情一。得レ隴望レ蜀。饑則人啖レ人。其爲レ君者。會二民之罪辜一。湯鑊刀鋸。搜二其陰器一斷レ之。穢德亦甚。至二其行一レ刑。雖二親戚大臣一。繫レ獄棄レ市。不二亦薄禮一乎。逞二其暴一。則醢二其肉一。夷二其族一。逞二其威一。則併二數十萬一坑レ之。」夫君之於レ民。禮樂以化。賞罰以御。非レ賞無下報レ功勸上レ善。非レ罰無下酬レ慝懲上レ惡。故書曰。明二于五刑一。以弼二五敎一。唐虞之盛世。不レ廢レ罰矣。然而五刑之目紛々。周禮大司寇所レ言野刑。軍刑。鄕刑。官刑。國刑。司刑所レ言。

當。微焉哉。噫彼殺忠臣孝子者。奚以忠孝殺。奚以不當刑。由姦賢已分。得失已定觀之。邪正分明也。當時不以爲殺忠孝。事去則有殺忠孝之名。以邪爲正。弗若思者屏。弗若言者疑。於是正邪易稱。賢姦辨窮。人之憤寃怨枉。哀死慘殺。何與自家異。宜反覆思之。殺活重事。豈得不愼哉。蟣蝨猶惜死。況非蟣蝨者乎。殺者出於不得止。可已而不已。忍人哉。今之肥後侯。稱盛德第一。民生祀之。嘗聞侯之斷獄。特殺人者而死。有令。禁婦人首飾瑇瑁。民間胥謂。曰。水牛角似瑇瑁。幷舍水牛角。雖刑寛。而令行如此。於是益知峻法之非焉。夫好生者。澤及昆蟲。及者。情以恕之禮以行之。」故古之君子。開蟄不殺。方長不折。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行葦猶愛。況生之類乎。觀梵漢之祭儀。漢專主犧牲。梵最忌腥羶。我意。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同生天地之間。宜同樂生育之熙々。今若有祠。用人以爲邪神廢之。彼爲頁民誅盜賊。爲苗稼驅雉兎。爲生產結罔罟。不得已則爲。若可已則莫若已矣。苟嫉物之用人。人之用物。亦類也已。彼禽獸雖慽々者。群則欣々然。離則嗷々焉。牝牡相親。子母相護。智惠相隔。情致固無佗。祭奠之法二。一用肉。漢之法也。一去肉。梵之法也。染其習。守其戶。是非不了。自天地觀之。我知太羹玄酒之貴於牛羊醪醴。毛類二種。平齒者。多不食肉。而人則莫所不食。由智技之勝。嗜好之多。人有此意技。以天地爲己之有。害己之苗稼則殺。入己之器用則殺。豈啻就養焉哉。至其就養。則茹毛飲血。終歸粒食。調膳之用。肉僅助艸木之滋。故物之殺生。只在就養。人之殺生。其求廣矣。求廣而技巧焉。

樂。外而寒熱饑渴。戕二賊人一則一也。昔者稽康。養生論及レ此。而其接二鐘會一也不レ謹。終遭二單豹之虎一。」詩曰。夙興夜寐。無レ忝二爾所生一。使二當レ死者不一レ死。之謂レ活。使二當レ生者不一レ生。之謂レ殺。君子惡レ死。是以不レ殺。君子樂レ生。是以好レ活。一視同仁。君子之事也。見レ利思レ辱。見レ惡思レ詬。嗜慾思レ耻。忿怒思レ患。戰々兢々。如レ臨二深淵一。如レ履二薄氷一。曾氏之子。之所レ能レ孝也。若其所レ惡。有二甚レ於レ死者一。則視レ死如レ歸。所レ樂有二甚レ於レ生者一。則舍レ生如レ屣。故梟然不レ畏レ死。謂二之亂民一。逡巡畏レ死。謂二之怯人一。古有レ言。曰。感激赴レ死易。從容順レ道難。能伸者屈。能死者生。不レ能レ生。故死無レ益。不レ能レ死。故免無レ恥。生之與レ死。孰重。義之與從。嗜慾內求。榮辱外競。刑辟上繫。寒暑下侵。以レ之。遺二憂於二君父一。失二怙於二妻帑一。是孰之過乎。死生自レ天。」殺活自レ人。明王之治。使下民男有二餘粟一。女有中餘布上。然後庠序禮樂之敎立。孝弟廉恥之心生。故不レ陷二刑辟一。不レ淫二僭奢一。是活之大者。而君之賜也。民凍餒將レ死。問レ之曰。死與レ生孰樂。彼將レ曰。死樂。竊與レ禮孰愈。彼將レ曰。竊愈。苟如レ此。則民輕レ生。不レ畏レ死。舍レ禮而行レ竊。繫獄相繼。鞭朴湯火。不レ能レ制レ之。小則桎梏以殺レ之。大則師旅以誅レ之。是殺之大者。亦君之所レ賜也。內二人於二陷穽一。不二自責一。歸二咎於二天與一レ人。可レ畏哉。活。美事也。人之所二同好一也。殺。醜事也。人之所二同惡一也。然養レ苗者。不レ得レ不レ除レ莠。救レ黿者。不レ得レ不レ逐レ蛇。古人曰。蝮蛇螫レ手。壯士解レ腕。將レ救二大レ於レ腕者一。是以君子。雖レ好不レ苟。雖レ惡不レ廢。宋襄泥レ義。殺二宗族於一レ泓。梁武病レ殺。盡二股肱於二臺城一。是以二不殺一行レ殺也。然則當レ殺者。不レ可レ活矣。活レ之則其當レ生者死。然而其殺與二不殺一。孰能辨二其

不是一。於二本邦一必可レ行。

保生　第六

有レ始則有レ終。我既已生矣。死固我之所レ竢也。雖二死固我之所一レ竢也。身則先人之遺體。祭祀於レ我存。君父有レ在。妻孥天レ我。禮義之所レ在。愛敬之所レ存。榮辱繫矣。智愚分矣。死豈苟焉哉。」周季燕齊怪迂苟合之徒。謬傳二鄒行之道一。以三海中有二不死之藥一。欺二威宣燕昭一。餘波及二秦漢一。而始皇漢武。惑二溺于テ此。於乎黃帝之葬二於橋山一也。太史之所レ考也。孰攀二鼎湖之龍一哉。西王母之爲二西荒之山一。爾雅之所レ記。終爲二瑤池之女一矣。穆天子傳。曰西王母之邦。曰レ賓レ于二西王母一。竹書紀年。曰レ見二西王母一。曰二西王母來朝一。西夷之名也。蓋依レ山得二其名一與。山海經曰。蓬髮虎牙。而狀如レ人。莊子以爲二得レ道者之名一。漢武內傳。曰二容顏絕世一。而終成二仙女一。是之不レ察焉。縱二服金石一。毒發。身喪。喪則曰。尸解而去。比下之浮屠氏。死往二極樂世界一者上。則拙甚。黃帝逝矣。老聃猶存二其書一。列子亦載二楊子之言一。曰。百年猶厭レ多。況久生之苦也乎。以レ是觀レ之。兒孫大不レ肖二父祖一。」夫修養者。保生之道。豈爲レ貪レ生哉。爽口縱慾者。悖德狠レ人。至下遺二父母之憂一。忘中君長之奉上。故節二情慾一。愼二起居一。顧二言語一。防二外患一者。忠臣孝子之徒也。修養所二以保テ生。愚者妄意。延レ年三益レ壽於二紀限之外一者。是惑也。夫人。身逸則氣血滯。心勞則精神疲。皓齒蛾眉。以伐二其性一。甘脆肥醲。以腐二其腸一。甘二餐毒藥一。戲二猛獸之爪牙一。而希三補二綴於藥餌鍼焫一。藥餌鍼焫。可レ滌二其病一。胡永二人之天年一。是卻步遂レ北也。單豹養レ內。食二外於テ虎。張毅衞レ外。攻二內於テ熱。虎而不レ被レ皮。熱而不レ燔レ肌。常職二其間一焉。故能養レ生者。若レ枚レ羊然。視二其後者一鞭レ之。湯藥無レ汗。慚愧穎泚。終夕思レ餐。一驚遺レ食。由レ是觀レ之。內而喜怒哀

レ無レ贅。俗常部レ之。故王公之無レ子也。其國除。士庶其家絕。我俗則不レ然。無二可レ嗣者一。必求二可レ嗣者一。不レ得三其人於二宗族一。又求三之於二他族一。有二女子一者。得二其婿一育二子孫一。同三之於二血脈相續一。專屬三心於二其國家民人父母臣妾之安危一。惟以レ不レ辨二嗣與レ子之別一。是以。養二他人之子一。以二我女一妻レ之者。嫌二於子之與レ子爲一レ婚。若子嗣有レ辨。何有二此嫌一。嗣之所レ生。則我孫也。故嗣。義同レ於レ子。父レ于レ嗣者。義即父也。故眞父子者道之常。嗣父子則道之變。故雖二即嗣一。而非二嗣即子一矣。故雖レ在二我兄弟一。弟繼則嗣季。仲繼則嗣仲。使二他子繼一。則他子嗣也。物子曰。無レ子。天之所レ滅。國宜レ除。熊澤子曰。人盡天地之子也。繼不レ可レ絕。天自無意。先宜レ盡二人事一。若弗レ獲レ已。將取レ於二熊澤子之達一。謹考レ之。嗣レ之以二同宗一。事之正也。今諸侯以下。不レ得二之同宗一。則求二於他族一。處レ變之道也。養二他族一之說。不二經見一。不レ可レ養二他族一。亦不二經見一。傳家之所レ由。春秋襄六年。莒人滅レ鄫之說。左氏爲二鄫人恃レ魯慢一レ莒。莒人滅レ之。穀梁爲下鄫子立二異姓一。蒞中祭祀上。公羊爲レ取二後乎一レ莒。其取二後乎一レ莒爲二莒女一。有下爲二鄫夫人一者上。蓋立二其出一也。何休以爲。時夫子有レ女。還嫁二之于一レ莒。有二外孫一。鄫子無二男子一。立二其外孫一。惟晉賈充死無レ嗣。妻郭槐以二外孫韓謚一爲レ嗣。曹軫以三禮無二異姓爲レ後之文一諫。槐上表以爲二充之遺意一。及二太常議一レ謚。秦秀曰。充悖レ禮溺レ情。以亂二大倫一。昔鄫養二外孫莒公子一。爲レ後。春秋書二莒人滅一レ鄫。絕二父祖之血食一。開二朝廷之亂原一。情謚レ荒。由レ是觀レ之。聖經無二養レ他之是非一。嚴非レ之。則本レ于二公穀一。成レ于二秦秀之議一。後儒據レ之。雖レ然。與レ使二其鰥寡癈疾。宗族臣妾離散饑渴一。寧取二他姓一安レ之。縱於二彼間一爲

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擧。待舜而後擧之。則堯何足以爲堯乎。鄭康成謂。姜嫄。爲高辛氏世冑之妃。抑以世冑之妃生子。又何嫌而棄之哉。可謂能鍼盲膏矣。今按。稷契。列女傳。則爲當堯之時而生者。年序宜如此焉。而世系則不可知焉。故往古之事。難自今論。或其稱氏者。非一世之謂也。黃帝至堯舜。頗有歷世邪。是以。其世次大槩言之而可也。惟爲同其所自出之遠兄弟。則不失焉。若欲指之於掌。則非也。古人有言。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

爾來申呂降嶽。傳說爲列星。或星下地。日入懷。比々不絕矣。胡古女子之記孕。弗與今同哉。夫男女者。固感物也。感應成于求嗣之時。傳曰。叔梁紇。祈尼丘。獲仲尼。乃祠禖之遺意。事與之會也。尼丘非紇之嗣陽矣。又世有託胎之說。悉達太子。自都率內院。降託胎於淨飯王宮。是爲始焉。而春秋傳。鄭燕姞。夢伯儵而生穆公蘭之事。彷彿于是。其最怪者。南嶽慧思。再誕于我。爲上宮太子。太子已生。慧思猶在世

夫人之嗣續。不可濫之。故其不幸無子。求其嗣於同宗。亦事之宜也。晉因思之。蓋人之繼續。有子與嗣之別。子可以爲嗣。嗣不必子。子嗣之辨不明。繼續之際。有難義也。夫人之有嗣。大人即一國賴之。小人即一家恃之。賴有子之可嗣。勿論矣。不幸無子。求之於宗族而可也。求之於宗族而不得。求之於他族。亦可也。何以其可也。夫國家而無主。其人皆罹無告流離之憂。雖名正。於生事則害。漢俗無子則絕。雖有女子。無之敢續。雖非

心訢然如レ孕。沂求レ之。列子。有下后稷生レ乎二巨跡一。伊尹生レ乎二空桑一之語上。其謬久矣。及二后稷生一。寘二之隘巷一。牛羊字レ之。寘二之寒氷一。鳥覆レ之。世豈有下憂レ無レ子。禋二祀之一。及レ有。而試二諸牛羊踏蹂之巷。氷霜凝凍之中一者上哉。后稷雖レ聖。亦人也。牛羊飛鳥。豈復知レ聖哉。周人追二頌后稷一。一至レ于レ此。溢辭之弊也。據二列女傳一。則姜嫄無レ夫。由レ履二巨人之跡一。故卜筮禋祀。求レ無レ子。以レ求レ子。爲レ求レ無レ子。雖レ棄三之於二隘巷寒氷一則通。然不經甚矣。

上古渺茫之口傳。後世上三之於二簡策一。苟欲三絲分縷析。指二之於掌一。則非也。請嘗論レ之。記堯祖則黃帝。少昊。橋極。帝嚳。而堯。禹則黃帝。昌意。顓頊。鯀。而禹。堯禹。則黃帝四世之裔。而舜則經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手。瞽叟云。是非三混二入他人一。則名號有レ混乎。抑國語所レ謂虞幕。而世系有レ失乎。且傳爲レ出二于帝嚳一者。其序曰。元妃有邰氏之女姜嫄。生レ棄。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生レ契。三妃陳鋒氏之女慶都。生レ堯。四妃娵訾氏之女常儀。生レ摯。摯之母。其序則四。而其德則不頁。踰二三賢長一。而襲二父之位一。有三內臣挾レ權擅二廢立一乎。抑有レ所二偏愛一。而顧命有レ遇乎。后妃之序。傳失二其眞一乎。元妃次妃之生二稷契一。最後二堯摯一乎。不レ然。稷契已賢。何失二允恭克讓於一レ斯。據二通鑑前編一。堯十有六歲。入踐二天子之位一。在位七十有餘載。稷契與レ禹就レ務。古人雖レ非レ如二後世之苟偸就一レ安。而稷契之齒。亦當レ前二後于百載一。同書論二此事一曰。按。史記稱。姜嫄。帝嚳元妃。而稷果其子。何爲舍レ嫡不レ立。而別立レ摯立レ堯。周祀二姜嫄一。何爲舍レ祖而獨祀レ妃。命レ禹治レ水時。堯已七十餘。而禹猶曁レ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

新喪。求氣於本根。本根不能給。枯瘦而死。醫人按五行。曰。水虛火動。隔靴搔痒。」夫人情樂有子。名敎惡絕嗣。世之病無子者。求嗣於祈呪藥餌。」妊娠者。絪縕之遂。男女相感。子應其間。是以。艸木之屯。上待春感。春令之感。下待萌蘖。種病。則春氣無益。春令不感。萌蘖何爲。鳥之伏卵。不伏則生不遂。生意病。則伏不成。彼此相得。卵孚轂化。祈呪以會感應。藥餌以除疾病。因以成胎。則有。祈呪藥餌。豈爲子哉。故妻妾以居。然猶無子。命也。鄧伯道無子。蜚廉之後帝。天豈有意於斷續哉。故以祀之斷續言其人淑慝者。雖其說尙矣。不免寃焉。」由是思之。古者以無後爲不孝者。或失配偶之常。或有觸刑辟。輕絕祖先之祀也。故絕後不孝也。無後天也。人將如之何焉。」蓋祈呪之道。自古有之。禋祀求子。得則謂天予。謂神授。且夫婦人不能自記娠之時日。經候以爲驗。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帝嚳之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時。與帝祈于郊禖。而生契。毛說然。蓋本爲天所命。若自天焉已。至鄭氏。則曰。鳦下遺卵。簡狄呑之而生契。毛則以降爲至。鄭則以降爲下。明吳廷翰。甕記。引夏小正。曰。二月來降。燕乃睇。九月。陟玄鳥蟄。夫玄鳥之去爲陟。來爲降。小正之作。在商頌之前。降本此。毛說益可據。鄭說蓋出遷史。及含神霧。生民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是有邰氏之女。姜嫄。爲帝嚳之元妃。帝求子。從帝而禋祀。遂生育后稷也。履帝武。從帝之後也。歆。毛傳云。饗也。而司馬遷作史記曰。姜嫄踐巨人之蹟。

雨之昇降。水火之發收。挽露聚散解結之跡。而金石自結。螺蛤不交。植生華實。動生牝牡。而又有氣化形化。動中生鳥獸。獸胎生。鳥卵生。鳥伏而哺。獸乳而育。而水物雖有胎生。最富卵生。卵之殼。猶胎之胞。胎之胞。猶卵之殼。保生々之神者也。水物。一胎數萬。不伏不乳。如黍稷稻粱之種然。陸植著土。結子甚多。多是形化。水植著石。結子甚少。如氣化然。自子而苗。自胎而子。鱗比之態同矣。植之結子。蚤晩不一。動之爲胎。久近各異。」蓋人之爲胎。大抵經閉九月。爲分娩之期。梵書。則謂三十八七日而胎成。過四日而生。則以三十日爲一月。正當九月。爲厥期焉。九月二百七十日。則與漢人爲暦月十月者亦合焉。當今京師有江人賀川子玄者。憫姙婦艱產。無人救之。精思有獲。終探虎穴獲虎子。大以其術鳴。其書曰。婦人受孕。經畢後。十日之間。爲其候矣。過此已往。後經復動。不能作孕也。其免之期。初孕者。滿三百日即免。如經產者。二百七十五日。折衷其旬而計之。可以不失其大要焉。彼非副墨洛誦者。其言若宜據然。書以竢識者之斷。」夫天地絪縕。男女構精。生々同一。精鹿異態。欲相得而生々。彼此感應。是以。夫婦之道者。感應也。其乏神氣者。欠意智之運用。故感應生育。有時相隨。惟人。則神動氣。氣動神。感應無常期矣。聲音耳盪。紅粉目醉。神授魂與。意挑心招。豈不知禮義之爲美。而甘醜辱。運用感應之異也。朱子有詩。曰。世上莫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是故。聖人建禮制。防未然。於是尤嚴也。蓋男女之相感。惟在遂所欲。無意于求子。而懷孕應矣。此發生之氣感。資之於本根。以結子者。可見矣。故彼淫人

母夏臺之囚。不懷履霜之懼。而晏然坐春風之中焉。故雖謂之湯武。不可以爲非自立矣。雖然。考其年數。大抵成湯一百歲。周武八十有四。湯克夏。僅贏十年。武克商。猶不充十年。如是。則二王放伐之時。齡共踰八十。然則方正學所謂。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聖人之不幸也。果是。而推挽之勢。不得不然者。其志實可憫焉。故雖無武王命商臣。以禮葬紂之經文。三射斬首。懸之於太白者。實齊東之野語焉已。然則後世之藉口者。何不知其類之甚。故自天地觀之。雖湯武。亦所謂逆取順守者。謂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則吾不信焉。本朝自古。嚴于君臣之分。源賴朝乘諸平之亂。終移皇家之權。開霸府於相。以控制天下。從此權歸幕府。桓文之治肇矣。霸主勞政于下。天子垂拱于上。大柄雖移。奉一人者謹。職總幕府。爵下皇朝。慶元建櫜。昇平向二百年。絃歌盈耳。可謂至治矣。可不仰頌其德乎。於戲能奉其君者。御其下之長策。而不竊人之寶者。保己之器之良圖也。故臣之於君。有義不合而去。有爲社稷。易其君。豈可殺而自代哉。弊冠加頭。鮮履在足。自我觀彼。夷哉夷哉。慣讀七篇。過信尚書者。恐以孟軻勸王爲善道。以湯武誓師爲美辭。然則伯夷叩馬之諫。終不可易。孟軻無君之譏。不必在楊。明韓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掩卷若有思者。父問其故。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白紛老師。不及五歲小兒。何邪。

懷孕　第五

物靡不生化者。而生化之道。以物而異。彼日影之明暗。土石之堅輭。不露聚散解結之跡。雲

名不可正。則其不爲可識矣。孟子又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當孟子之時。周雖衰。而非有桀紂之暴。諸雄雖强。而非有湯武之君。其所勸。則不過曰可堯舜。可湯武矣。噫假令湯武當夏商衰弱之日。則乘勢奪其有與。抑亭屯扶顚與。我聞。伊呂事其君。而討桀紂。未聞干非其君。以虐非桀紂。由是觀之。孔子可以爲則爲。不可以爲則不爲。孟子欲有爲於不可爲之際。謂之學孔子。則我弗信矣。由是觀之。管子雖有所失。而其得也大矣。孔子於是有微管之歎。當時雖非無戎狄猾夏。非有蒙古韃靼之强。向使微管仲。豈至元淸之變哉。然則孔子曰被髮左袵者。非曰失君臣上下之道哉。故孟子雖多所正。而於大倫則亂。孟子之說果是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非邪。縱謏曰孟子之時然。安如文王與紂之際會之可爲焉。噫弑其君者。下又傚其尤。竊人之寶者。人亦覗其藏。故周武之弑紂。藉口於殷湯。晉武之受禪。履武於魏文。按湯武之誓師也。舍桀紂。已自稱王。以晉觀之。史臣之詞。勢不得不然焉。後儒若于名分。故作受命之說。巧回護之。受命之說。蓋擬於大傳。雖然天之於命。非諄々然有聲音。若謂之以人心卜其絕不絕。毫衆何憂湯之不恤。南巢何容其獨夫。伯夷何叩武王之馬。太公何義伯夷之諫。而成湯何慙德。周公之相武王伐奄。何至三年之久。滅國何至五十之多。金仁山作通鑑前編。調停仲虺徯予后。后來其蘇之語。與商衆。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割正夏之言曰。毫衆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天下之有暴亂。夏衆。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識毫之赤子。何以視慈

高宗曰。君視臣。如艸芥。臣何遽視君如寇仇乎。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君。虐我則仇。世以爲美對。何以美之。美其淵源于經也。鳴呼尹子之對。雖探其源則然。而如并其淵源而非也何。蓋是時。武王張旗鼓。與紂爭敗勝。故其言激。如是時。高宗曰既已獨夫也。既已仇也。大明詩。何以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書多士。何以曰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不知尹焞何以對帝。夫衆心。以爲常人之言。則未察是非而議。爲出聖賢。則桀而信之。由感湯武之惠。而美逼於勢行醜者。是執經之失也。堯舜之揖讓。猶不易繼。湯武之擧。豈可法焉哉。漢高祖爲義帝入關中。及項羽弑義帝。爲之發喪。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漢祖非羽臣。尙謂之楚之弑義帝者。雖漢高非周武之倫。泰誓其無慚色其辭哉。明徐達驅元主至沙漠。迫而不追。以反命。明祖問之。曰。彼曾爲天子。執以歸。陛下將何如處。於是。尙父之類。豈得不泚於中山哉。夫管子。志匪勉王室。成業於匡合諸侯。尊周室焉。故數抑桓公封禪之擧。固辭周室上卿之待。可謂明於上下之分矣。故三歸反坫之譏。責備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言必稱堯舜。伯夷伊尹。非其所願。何況管晏之徒乎。雖然。口津々于王。雖遇滕文宋牼。猶言王不已。意與管仲反。噫以湯武遇桀紂。故民急水火之難。眩君臣之義。故其興勃焉。是以。周所謂頑民。殷之思君者也。爲周倒戈者。殷之反民也。孟子嘗曰。所願學孔子也。子路嘗問孔子。爲衞政。奚先。孔子乃先以正名。夫孔子以羈旅之臣。何爲其正名於衞。與子貢問伯夷叔齊者相照。則孔子卽有爲。必也正名。

人一。爲ニ不レ得レ已之擧一。而已則守ニ舊位一。然而湯擧放レ桀。武擧弑レ紂。是乃天下。嫉ニ其暴一。而棄ニ奉戴之意一。懷ニ其惠一。而成ニ推擧之勢一。二王之業之成。蓋勢也。晉公子重耳曰。保ニ君父之命一。而享ニ其生祿一。於レ是乎得レ人。有レ人而較。罪莫レ大レ焉。蒲城之事。雖ニ事不レ同。而其語則可レ移也。夫割ニ其地一。授ニ其爵一。而受ニ其爵一。居ニ其地一。斥ニ其君一。曰レ非レ君。斥ニ其臣一。曰レ非レ臣誣也。世入ニ戰國一。周室微也。秦晉齊楚。狠ニ窺天下一。孟子生ニ是時一。以爲勢去ニ王室一。業弗レ可ニ復爲一。天下厭ニ暴亂一久矣。若有下行ニ仁政一者上。湯武之功。可レ收矣。故眷ミ々於ニ齊梁之間一。言ニ王業之可レ成。於レ是。抑ニ桓文一。揚ニ湯武一。然後管仲價賤。孟軻價貴。其價爲ニ貴賤一者。由レ分ニ王覇一也。夫王也者。有ニ天下一者之稱。覇也者。長ニ諸侯一者之稱。王者有レ道。則覇統ニ諸侯一。各供ニ其職一。王室勢衰。則有力者。以レ力而崇レ君制レ下。治レ亂持レ危。衰世。主弱臣恣。有力之臣。爲レ之禦侮。勢也。故孔子許ニ其仁一許ニ其功一。屢讀ニ明郝氏談經一。有レ言。曰。尊レ周二字。齊小白之陰符也。甚矣哉。人之好尙之弗レ同。以ニ孔氏之所レ許。至レ爲ニ陰符一。故公侯將相。不幸而當ニ衰世一。奉ニ天子一號ニ令四海一。此一時也。賢不肖。惟在ニ其所レ爲若何一而已。故雖レ詐。而有ニ天下一者。王也。雖レ正。而長ニ諸侯一者。覇也。文王之治レ周。周召之分レ陝。何在レ爲レ王也。故桓文之道。不レ純レ于ニ臣節一者。可ニ間然一也。非ニ爲レ覇之非一也。湯武之道。惠愛之深。可レ美也。非ニ爲レ王之美一也 故殷受非レ覇。周文非レ王。以ニ文王一爲レ王者。周家之言也。紂暴而天下棄ニ奉戴之意一。是以爲ニ獨夫一。獨夫則獨夫也。獨夫豈非レ君哉。宋高宗嘗問ニ尹焞一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ニ之獨夫一。焞對曰。此非ニ孟子之言一。武王誓レ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レ威。

曰レ忠。實レ之曰レ信。而鼓二舞之一者。感應也。故夫上之待レ下。下之奉レ上。父子相愛。夫婦相睦。何非二感應一焉。是故。能運用者。鼓二舞感應一。昔者。吳起吮レ瘡。不レ病レ瘡者奮。越王投レ醪。不レ飲レ醪者激。啓二我之誠一。沃二佗之腹一。鼓レ之舞レ之。四海掌運。鼓舞之柄。亦惟悅怨之間也。」

倫理第四

夫人之倫。有二合與一レ交。父子兄弟者。天合也。君臣夫婦者。人合也。自二夫婦之合一。而異戚相交。自二君臣之合一。而同僚相交。自二父子兄弟之合一。叔姪宗族相交。父子兄弟。以レ天合。則有レ合而無レ絕。君臣夫婦。以レ人合。則可レ合可レ離。惟義之與比。」古曰。忠臣不レ事二二君一。烈女不レ更二二夫一。故臣婦之義。死生不レ易レ守。苦歡不レ改レ操。是以其於二君夫一。以レ禮合。以レ義離。可レ離而離。可レ合而合。未レ爲二不臣不婦一。上下之分。男女之別。禮之爲レ防至矣。聖人之殺レ親。四等而絕。殷制。六世而通レ婚。親絕也。周制。百世不二相通一。貴レ宗也。周者。正矣。殷者。宜矣。我其從レ宜焉。夫納幣親迎。已醮廟見。婦道豈有レ佗哉。噫夫人情。孰不レ願レ保二其常一。天命弗レ猶。事與二所願一違。婦雖レ賢乎。弗レ獲レ乎二舅姑一則出。失二其所歡一則出。蓋人情。見二出婦一。思二蚤有一レ家。不二止他人然一。其父母兄弟亦然。不二止父母兄弟然一。其爲二舅姑夫婿一者亦復然矣。不二止常人之情然一。君子之情亦然。禮本非二自レ天降一。非二自レ地出一。惟自二人情一出。乘情欲レ之。而非者。未二之有一也。故古人有レ言。曰。絕レ友使レ可レ交。出レ婦使レ可レ嫁。於レ是乎。婦之出。臣之去。與レ貳殊矣。去就有レ道而存也。去就則有レ道。雖レ然。君夫。天也。臣婦。地也。尊卑之分。豈得レ濫焉哉。伊尹復二太甲一。霍光廢二昌邑一。爲二社稷民

況於レ疏乎。故天下者。家之大者。而家者。天下之小者也。故君者。民之父母也。民者。君之赤子也。四海者。我兄弟也。孔子曰。愛敬盡レ於レ事レ親。而德敎加レ於二百姓一。刑レ于二四海一。故親者。人倫之本。百行之始也。父子推三之於二上下一。兄弟推三之於二四海一。故曾子有レ言。曰。孝者。衆之本敎。樂自レ順レ此生。刑自レ反レ此作。親則愛克レ敬。疏則敬克レ愛。疏合者。義不レ合則去。親合者。無二義可一レ去。故家國雖レ同。而道有レ所レ宜。雖二道有一レ所レ宜。一視同仁。四海未レ成二一家一。仁者可レ安。一レ之者。愛敬也。二レ之者。惛慢也。惛慢一出。父子相離。況非二父子一者乎。行。上レ於レ我者。父之等也。下レ於レ我者。子之等也。等レ於レ我者。兄弟之等也。父道。慈也。煦嘔棰杖。皆慈也。子道。孝也。溫凊觀諫。皆孝也。故君者。父三母于二四海一。而保二赤子一。民者。奉二一人一。而仰レ于二父母一。慈孝之間也。以レ道善二兄弟一。謂二之友一。分レ之則悌愛也。以二其友一推レ之。靡三瞻非二兄弟一也。故。師弟者。道之父子也。同僚者。官之兄弟也。舅姑壻婦之親。賓主長幼之嚴。舅甥姑姪。姻婭妯娌。皆以二親疏尊卑一。爲二父子兄弟之交一者也。」其交也。以レ善處レ之。謂二之道一。道以レ德發。德以レ道成。夫身者。一也。於レ父爲レ子。於レ子爲レ父。於レ弟爲レ兄。於レ兄爲レ弟。爲レ子爲レ父。爲レ兄爲レ弟。爲二云々一。同斯身也。而父子兄弟者。人之倫也。身雖二一也一。倫不レ可レ亂也。是故。德本一。接レ父爲レ孝。接レ子爲レ慈。接レ兄爲レ悌。接レ弟爲レ愛。是故。父云。子云。兄云。弟云。雖二所レ接異也一。同是斯德也。雖二德則一也一。孝慈弟愛。道各有レ所レ宜也。夫人情之感應。淫則濫矣。人心之運用。放則滔矣。運用修擇。感應自正。修擇之具。謂二之禮義一。義以制レ之裁レ之。禮以序レ之防レ之。善レ之者仁。知レ之者學。盡レ之

姪孫也。過レ之則親絕。上下之殺者。由二我不一レ及而殺。左右之殺者。數之所レ至。自然。」我行皆以二兄弟姊妹一而稱。父之行者。皆以レ父而稱。祖父以上。各其例也。子之行者。皆以レ姪而稱。姪以下。各從二孫之稱一。父以上。室レ之者。皆有二母之稱一。父以上之姊妹。皆以レ姑而稱。姑之家者。爾雅闕二其名。爾雅。男子。謂二姊妹之子一。爲レ出。女子。謂二昆弟之子一。爲レ姪。今以レ出爲レ姪。從二女子之所レ稱。男子之於二我兄弟之子一。爾雅闕レ名。北齊顏之推曰。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レ通二男女一。並是對レ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二叔姪一。明丘瓊山曰。古謂二同祖兄弟一。爲二從兄弟一。謂二母之姊妹一。爲二從母一。則當下稱二從子一爲上レ是。由レ是推レ之。兄弟之裔。宜レ稱二從子從孫從曾孫一。自二子之室一下。皆有二婦之稱一。則自二女之家一下。當レ有二壻之名一。故至親謂二之同姓一。合二疏屬一爲二異姓之親一。異同相合。婚姻相親。婚姻之至近母妻婦壻之四黨。爲二父子兄弟之睦一。而服裁二母妻二黨一。弗レ及二婦壻二黨一。是故一親一疏。常相居。一尊一卑。常相從。家之道也。」親疏者。男女之交也。重レ別。尊卑者。上下之位也。愼レ分。故家有二父子一。朝有二君臣一。學有二師弟一。鄉有二長幼一。尊卑之倫也。男子。以レ疏致レ親。女子。離レ親之レ疏。親疏合。而爲二夫婦一。夫婦感。而爲二親子一。列二子女一。而爲二兄弟一。擴二親子一。而爲二叔姪一。人倫之大者也。夫婦遽二嚀其父母一。爲二舅姑一。婦以二夫黨一爲レ內。夫以二妻黨一爲レ外。惟兄弟之稱。姑之子。稱レ外。舅之子稱レ內。與レ此異也。」夫群醜之擾々。無二上下之分。男女之別一。無二親之相愛。疏之相敬一。則必相殺相食。與二禽獸一何遠。故伊訓曰。立レ愛惟親。立レ敬。惟長。始二于家邦一。終二于四海一。若非二愛敬一。雖レ有二治具一。而何施。家者親以合。國者。疏以合。疏心不レ可二以處一レ親。

白虎通。以二君臣父子夫婦之三一爲レ綱。諸父之敬。諸舅之義。兄弟之序。族人之親。師長之尊。朋友之舊。以二此六者一爲レ紀。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夫婦。呂覽數レ之爲レ十。中庸數レ之爲二五達道一。孟子則於二此五一。以二長幼一換二昆弟一。以二親義別序信一爲二五教一。周禮師氏之三行。孝友順。注以爲二父母賢良師長一。鄉之六行。忠孝友睦婣任恤。注爲二父母兄弟九族外親友賓一。惟從二其所レ見數レ之。未レ有下正二其條理一者上。」夫人倫之分。親疏尊卑也。親者。同族也。疏者。異族也。男女之事也。尊者。自レ我而上。卑者自レ我而下。父子之事也。親以之レ疏。疏以之レ親。故夫婦者。感應之本。兄弟者。離析之始。男女相感。自レ疏之レ親。兄弟離析。自レ親之レ疏。疏之レ親。而婚姻之睦生。親之レ疏。而無服之遠成。夫婦。親之始也。親子。親之至也。兄弟。疏之始也。無服。疏之成也。父自尊。子自卑。男自尊。女自卑。故親疏尊卑者。自然之條理。」聖人修二人紀一。殺二之四等一。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盡。己上則父母。父母上祖父母。祖父母上曾祖父母。曾祖父母上高祖父母。於レ是服盡。己下則子。子下則孫。孫下則曾孫。曾孫下則玄孫。於レ是服盡。與二高祖父一同レ行者。自二高祖父之父一分。則無服之族也。高祖父之子。與二曾祖父一同レ行者。族曾祖父也。其子與二祖父一同レ行者。族祖父也。其子與レ父同レ行者。族父也。其子與レ我同レ行者。族兄弟也。過レ之則親絕。曾祖父之子。與二祖父一同レ行者。從祖祖父也。其子與レ父同レ行者。從祖父也。其子與レ我同レ行者。從祖兄弟也。其子。與二我子一同レ行者。從父姪也。其子與二我孫一同レ行者。從父姪孫也。過レ之則親絕。父之子。與レ我同レ行者。兄弟也。其子。與二我子一同レ行者。姪也。其子。與二我孫一同レ行者。姪孫也。其子與二我曾孫一同レ行者。曾

贅語第四

死生帙　下

日本一鎮西　三浦晋安貞　著

倫類　第三

舜命レ位。愼徽二五典一。又以レ契爲二司徒一。敬敷二五敎一。而五典五敎經。無二明文一。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又曰。五敎者。五常之敎也。此蓋據二左傳季孫行父之說一而言。蔡沈曰。五典。五常也。父子有レ親。君臣有レ義。夫婦有レ別。長幼有レ序。朋友有レ信。是也。又曰。五敎者。其敎也。此蓋本二孟子一而言焉。謹按。五典者。舜之所レ徽。五敎者。契之所レ敷。何可レ同焉。典。常也。古之所レ謂五常者。水火木金土。以三洪範先二五行一考レ之。五典爲二五行一明矣。而司徒職在レ敎レ人。則五敎爲二倫理之事一宜レ然也。而今以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一。謂二之五倫一。稽二之於レ古。其說二倫理一者不レ止レ此也。文王世子以二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一爲二三善一。哀公問。以二夫婦之別。父子之親。君臣之嚴一。爲二三正一。衞石碏。以二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一。爲二六順一。禮運則以二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一。爲二十義一。晏子以二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一爲レ禮。王制以二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一爲二七敎一。子產則曰。君臣。夫婦。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

水之種衆矣。是以其所錯綜。可以卷之。可以放之。擴而充之、知其分知其合焉。」難者曰。人與禽獸。自古嚴其分。今子以人列獸中。獲罪名敎。孰大焉。子盍思諸。予曰。否。夫人之爲生。上弗能翔天。下弗能潛水。無爪牙之爲守禦。無羽毛之勝寒暑。本氣乏者。神氣有餘。高則梯之。深則航之。砥金激火。利制悍猛。馴者役之。害者殺之。養蠶績麻。巧禦寒熱。用神氣之有餘。補本氣之不足。意智即神。意智有所思辨。不敢徑行情慾。必立其道。是爲禮義也。禽獸有餘本氣。而乏意智之思辨。今夫禽獸。豈無雌雄子母兄弟。有而無倫。所以終禽獸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非古人嚴人與禽獸之類。嚴人與禽獸之道也。今有人於此。上弗知敬君父。下弗爲愛臣子。頑然極欲。而無所羞惡分別。人必斥之。曰禽獸也。然則其分不在類。而在道也。是以人苟惡其爲禽獸。則宜審親疏尊卑之倫。從事于聖人之敎也。不知是之務。徒委類之分。駸々然亦禽獸焉。

日本倫理彙編

在齒而不在牙。因知豪豬本彙之偶。而彙者鼠類。豪豬者兎類也。鼠。在家者鼶。在野者黃。穿土求食者二種。鼹鼠似豬。鼩鼱似鼠。栗鼠豊中未有。瓊浦有香鼠。蓋自海舶移來者。以有麝臭。土人稱麝鼠。猫食則病。豹文者鼮。光武所問。竇攸所對者也。又聞隴西有鳥鼠山。其鳥爲鵌。其鼠爲鼵。共爲同穴云。又聞。北荒積氷之下。有氷鼠。西域野火之中。有火鼠。未知然否。鼠類輕捷。輕之極。生膜於指間以爲翅。與鳥爭技。倒懸而睡。而鼺鼠則類鼬。伏翼則類鼠。漸水之種。水鼠在溪澗。食魚蝦。海鼠者。其在海者。豊之東北有島。曰姬島。寬延中。漁人擧網得鼠。既而鼠群而上島。田圃林野。牆壁庭巷。靡所不鼠。大爲人患。久而失之。弗知其所在。夫水底有窠窟而蟄乎。有爲群徙來乎。不可知也。」夫剖部分隊。有條理之可依。若欲得瑣々窮之。以寡狹之量。測汪渺之藪。求得却失焉。今以聞見之所及觀之。禽品多於獸。魚品多於禽。介甲最寡品。雀多品。而鼠寡品。獸中牛多品。而馬寡品矣。豕豬寡品。而羊鹿多品也。熠燿之明。不盡大澤。一生二類。四部八隊。隊中剖析。而弗見其所盡焉。禽獸本同一類。分隊。同氣焉。故其爲物。同中反焉。故獸。則手握足行。鳥。則翼行足握。獸交感深。鳥交感淺。獸肺向前而抱心。鳥肺離心而向後。獸胞爲胎前居。鳥胞爲卵後居。鳥以觜換牙。獸去距戴角。鳥親飲啄於初生。則無陰乳之器。人闕羽毛之美。則贍思慮之神。獸之形性貌態。推之於鳥。鶴鷺之於人寓。鷹鶚之於虎狼。鷄雉之於馬牛。兎鼠之於鳩雀。髣髴相影矣。分之於艸木。有菅蔓卉樹。觀之於水中。亦影出其物。水族不止於鱗倮龍。則鳥獸漸

蟲艸一乎。不レ離二斥鹵之地一。不下入二陷穽一。罹中羅網上乎。不レ死二鉏商之手一。王者不レ刳レ胎剖レ卵。則至レ郊乎。何至下屠二牛羊一之邦上。故麟亦常有者。迷惑至下不二常有一之邦上。乃是鹿類。有則何難レ知之有。若不レ然。而言二聖人之德化二此物一。將下以二麟鳳一比中蟲蛆上。使二人粲然一。然歸三其化於二諸曜五行一。尊レ之之至也。及レ見二謝肇淛五雜組一。反曰。龍與レ豕交生レ象。與レ牛交生レ麟。以下人爲二祥瑞一者上。爲二褻瀆不祥之物一。怪亦甚矣。」悍品者豺虎猫屬二虎品一。狗屬二豺品一。猶下豬屬二牛品一。羊中屬馬品上。悍黠之二種。脊骨柔輭。反轉自由。有二跳梁之才一。狻麑。爾雅云。如二虎猫一。然暇耕錄。曰三身才短長。絕類二人家所レ畜金毛猱狗一。則分明是狗類。於レ是猊與レ狗。猶二虎與レ猫。識狹而物廣矣。雖レ不レ能下窮二諸萬國一。分二其品類一如中猫狗馬牛羊豕上。而熊羆自虎品。狼狐貍貉自豺品。唐高宗時。伽毘耶國。献二天鐵熊一。能擒二獅象一。則西國更有二猛獸一。周穆王時。西旅献レ獒。獒犬之大者也。爾雅截レ䝟。注爲下出二西海太秦國一。多力獷惡之拘上。後世弗レ識。暇耕錄曰。高麗之北。名二連五城一。其地極寒。海自二八月一合レ氷。四五月方解。人行二其上一。如レ履二平地一。官過レ此。用二砧車一。每車以二西狗一挽レ之。明一統志亦曰。女直以レ此引レ車。又曰。野人狗至多。耕田供食皆用レ之。蓋蓋與。其種漸レ水。則有二水獺。海拘。海豹等。」小類則兎鼠。鼬貂其大者。鼠鼢其小者。兎之與レ鼹爲二異品一。竝寡種。爾雅不レ收三兎於二鼠類一。蓋失レ類焉。宋沈存中使レ胡。契丹之北境。見二其形兎而前足數寸。後足一尺。行則跳。止蹶然仆レ地。捕二數頭一而歸。曰二跳兎一。以爲爾雅所レ謂蹷近レ兎者。又沈氏筆譚中載。狄人所レ嗜貔貍者。穴居食二菓穀一。嗜レ肉者。謂二如レ鼠而大一。則兎鼠之間也。兎。此間唯有二白黑二種一而已。豪豬有レ指而無レ蹄。利

是非㆒斷㆖。既已麟也。忌㆑爲㆓魯狩之麟㆒。於㆑是加㆓瑞字㆒始安。由㆔祥瑞之惑痼㆓膏肓㆒。韓退之作㆓獲麟解㆒謂。麟者不㆓常有㆒者。其形不㆑類。非㆘非㆑聖者之可㆓得而識㆒者㆖。坐㆓同一病㆒矣。歐陽永叔論㆓五代祥瑞㆒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于㆓五代之際㆒。又皆萃㆑於㆑蜀。吾固知㆑非㆑祥也。昔漢武獲㆑麟。班馬書曰。獲㆓一角獸㆒。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豈求㆓之武帝㆒。而未㆑見㆘所㆓以致㆒㆑麟者㆖。乃以㆑麟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麟本一角之鹿。非㆑瑞非㆓不祥㆒。燕慕容皝少子麟。以㆓河間麟出㆒。以爲㆓己之瑞㆒。謀㆑亂被㆑誅。坐㆓爲㆑瑞之惑㆒。終爲㆓不祥之物㆒。今觀㆘畫㆓聖像㆒者㆖。其麟異形。或畫㆑麟。先儒之所㆑未㆑言也。按。宋至和中。交趾獻以爲㆑麟者。如㆑牛而大首一角。通身生㆑鱗。朝廷無㆓知者㆒。當時以爲㆓山犀㆒。沈存中以爲㆓天祿㆒。其說曰。漢靈帝中平三年所㆑鑄㆓平門外㆒。鄧州南陽縣。宗資碑傍所㆑鐫。謂㆓之天祿㆒。角鬣大麟云。圖者取㆑此歟。南齊書。記㆓龍翼者㆒。亦此類歟。其佗獸之一角者。書典所㆑見。犀兕驨麈。獬豸角端。亦牛鹿之種。謂㆓之麟㆒。亦何不可。司馬相如上林賦。推㆓蜚廉㆒弄㆓解豸㆒。漢書音義。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罪得㆑中。則生㆑於㆓朝廷㆒。主觸㆓不直者㆒。後漢輿服志。法冠。一曰㆓柱後㆒。執法者服㆑之。或謂㆓之獬豸冠㆒。獬豸神羊。能別㆓曲直㆒。續資治通鑑曰。蒙古主西征。次㆑于㆓訢都國鐵。門關㆒。侍衞見㆓一獸㆒。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㆓人言㆒。謂㆑之曰。汝君宜㆓早回㆒。蒙古主怪問㆓耶律楚材㆒。對曰。此獸名㆓角端㆒。解㆓四夷語㆒。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㆓天心㆒。宥㆓此數國人命㆒。元主於㆑是西還。廣義曰。角端。考㆓之經典㆒。質㆓之子史㆒。雖㆑無㆓其實㆒。楚材以㆑是而諫。亦可㆑謂㆘因㆑事納㆖㆑忠。今考。此二獸如㆑所㆑說。則何讓㆓麒麟之德㆒。而不㆑出㆓聖人之時㆒。意此二獸。皆世人之所㆑不㆑見焉。見㆓角端㆒者元主之侍衞。知㆓角端㆒者楚材。其實未㆑可㆑識焉。歐陽子之論正當。故後世之麟。乃仲尼以前之麟。魯麟豈果非㆓并麟㆒哉。氣化形化。其種固別。天不㆘爲㆓聖人㆒化㆗麟鳳㆖。亦不㆘爲㆓不肖者㆒奪㆗其有㆖。緯書漫言星宿之精。又言五行之精。又言不㆑履㆓生蟲㆒。不㆑踐㆓生艸㆒。不㆑入㆓陷穽㆒。不㆑罹㆓羅網㆒。又曰。王者不㆓刳㆑胎剖㆒㆑卵。則此物至㆑郊。此物果不㆔踐㆓履生

租調一。獻レ瑞之人。進二之爵位一。於レ是人爭獻二珍怪一。異物輻輳。就レ中奇者。和銅八年。八月丁丑。左京職獻レ龜。長七寸。濶六寸。左眼白。右眼赤。頸著二三臺一。脊負二七星一。前脚並有二離卦一。後脚並有二一爻一。腹下赤白兩點。相二次八字一。繼神龜六年六月。左京職獻レ龜。龜背有下天王貴平知二百年一之字上。因改二元天平一。南齋書中。亦有下腹下有二巽兌之卦一。腹下有二萬歡之字一等之龜上。天地大焉。造物巧焉。載レ九履レ一之龜亦有焉。雖レ有。而不レ足レ證二河圖之妄一。白質黑文之虎亦有焉。雖レ有。而不レ足レ解二騶虞之謬一。爾雅無二麟字一。而有二麐字一。曰。麕身牛尾一角。又無二麒字一。而有二麠字一。曰。大麃牛尾一角。註以レ麃爲レ麐。說文以レ麐爲レ麔。則麐即麟。而麠與レ麒同レ義。而說文。麒作二麇身牛尾一角。又於レ麐曰二牝麒也一。於レ麟曰二大牝鹿也一。獸經曰二麒牡麐牝一。則麒之與レ麟。本牝牡之別。其物與レ鹿不レ遠可レ識矣。左氏穀梁不レ言二麟之狀一。公羊傳曰。有二麕而角者一。說苑則曰。麕身牛尾。圓頂一角。京房易傳。圓頂作二狼額一。增二五彩而腹下黃之字一。詩鄭箋。爲二角末有一レ肉。蓋依二孔叢子麕身肉角之說一。陸璣疏則言。馬足黃色圓蹄。漢儒多二杜譔一。後人因以修飾焉。仲尼以前。麟象未レ聞二其說一。而魯之所レ獲。如レ麐而角。漢武所レ獲。一角五趾。如レ麞色白。色與レ足爲レ異也。孝宣之時。九眞所レ獻者。如レ麐而兩角。又同世見者曰レ如レ鹿。不レ詳二其所一レ異。是又不レ同二體之大小角之奇偶一。種中有レ異乎。爾雅疏曰。今幷州界有レ麟。大小如レ鹿。非二瑞麟一也。同書說騏曰。如レ馬而角。不レ角者騏。注。今深山中人。時或見レ之。亦有二無レ角者一。騏麟亦可レ難二鑒定一。史載。元魏太祖登國六年。獵親獲者。高祖太和三年。神龜元年。肆州徐州並獻者。共言二一角鹿一。蓋是乎。其佗謂二一角獸一者。未レ說二其形一。未レ可下遽以二

出北方。馬品而有爾肉峰。犛出南方。牛品而有一肉峰。驤則馬體而一角。兕則牛體而一角。犀象亦此屬。郭璞犀之贊云。犀之爲狀。形兼牛豕。犀則大腹卑脚。隻角而鼻頭又出角。有蹄而三岐。象則腫體大脚。雙牙長大。作用在鼻。雖有五爪。而無指。其蹄之類也。紹述文集云。享保己酉廣南獻象。其體腄腰。如皮袋包物。四脚如柱。運動不便。一彎長鼻。伸縮自由。左右掉轉。其端有爪。以挾物。以剔其牙。以抓其痒。細尾鉅牙。蓋猪豨之屬。是目擊以記其實者。自古言瑞者。有騶虞麒麟。騶虞始見召南。毛公曰。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賈誼先辨其非獸。明焦竑。引周禮左傳等曰。騶者司車之官。虞者司獸之官。故騶虞唯樂章之名。猶謂關雎然。毛公以下誤爲獸。其義不通。終爲仁獸。以僅通矣。而猶不能接上豝豵之句。爾雅者。釋六經名物言辭之書也。而不載騶虞。賈焦之說益可信矣。王懋野客叢書。引用諸書。辨騶虞之爲獸。實之曰。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不知其所見。何以識騶虞。蓋有獸。見之則白虎而黑文。故名騶虞也已。今按。騶虞之見。豈翅此焉哉。南齊書。祥瑞志曰。昇平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獅頭而虎身龍脚。騶虞之象。說者皆云。白虎黑文。獅頭而虎身龍脚。何以謂之騶虞。且其謂見。遙望之意。事屬茫昧。唯明永樂初。周王直獲騶虞于鈞州。獻之於成祖云。意是黑文之白虎已。又按。書大傳。文王之囚於牖里。散宜生閎夭之徒。取怪獸大不避虎狼。間尾倍其身於於陵氏獻紂。其名曰虞。鄭康成以爲騶虞。此併安東獅頭龍脚者。非毛公所說者也。噫夫天地之大。造物之巧。莫物不有矣。取異物言妖祥。窺窬之事也。古昔皇治之日。出瑞之地。兇之

曰二人魚。崔豹古今注載二人馬一。曰二鱗甲一。如二大鯉魚一。但手足耳目鼻。與レ人不レ異。査道所レ見之人魚。是歟。艸木子曰。南海時有二海人一。如レ僧而小。時登レ舟而坐。至則戒二舟人一不レ動。少頃復没レ水。鎮西亦海國。舟人間見レ之。能尾レ舟而逐云。史載。推古天皇二十七年。攝之漁父。沈三罟於二堀江一。有レ物入レ罟。其形如レ兒。非レ魚非レ人。不レ知レ所レ名。盍簪錄。載二鬼哭灘事一。引二明顧玠海槎餘錄一曰。鬼哭灘。舟至則波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群來趕レ舟。人以二米飯一頻々投レ之則止。未レ聞レ有二害レ人者一。不レ知造物之工。亦爲二此奇異一邪。非邪。若有則海人之類而已。不レ知爾雅所レ謂此肩之民者。無レ于レ陸而有レ于レ水與。由レ是觀レ之。人類之漸レ水者亦多種。然是又類二形於一レ人者也。雖レ有二性幾レ人者一。弗レ怪焉。西洋星圖。有下號二魚將軍一者上。按二撰日候星紀要一。魚將軍者。其地所レ產之魚名。其性好レ人。聞二人歌樂一。即來聽。呼二其名一漸來就。人溺レ水。載之レ岸。人取レ魚。彼領二衆魚一至。呼レ之。彼先躍過レ網。衆魚則罹レ網矣。南壤之人。人二其形一。而精神不レ接。魚將軍。魚二其形一。不レ矜二其醜一。還欲レ親レ人。造化之役レ物。亦奇也。」伏品愚而大焉。恃二守禦於一レ頭。其品各分、剖析之則也。故馬蹄圓。牛蹄坼。馬病臥。牛病立。馬起先レ前。牛起先レ後。族犛之屬皆牛。而騾驢之類皆類也。小々相對。又有二果下牛一。有二果下馬一。漸レ水則有二海驢一。有二海牛一。然而牛品多產二南地一。馬品多產二北地一。家豕野猪屬二牛品一。家羊野鹿屬二馬品一。家豕野豬乏レ于二其品一。又有下稱二懶婦一者上。懶婦豈非二野豬一哉。抑有下如二麞類一鹿一者上乎。羊鹿之品。曰レ羚。曰レ羱。曰レ麞。曰レ麝。又聞羊之出二臨洮一者如レ驢。出二涼州一者如レ駝。此間以二牛羊猪狗一。不レ供二食品一。無二復羊豕之種一。唯海舶載來遺種。散在僅有。駝

文祿二年。蠻船漂二着土之桂濱一。中載二生麝十。長尾生猿十一。蓋雌與。雌爲レ犺。爲二猓然一。畫爲二宗彝一者。洛人嘗獲三之於二津輕一而歸。白毛豐尾。臥必尾掩レ鼻。見二東厓盍簪錄一。柳々州所レ謂猿。時珍以爲二此物一。按二李肇國史補一。曰。劍南人之采二猓然一者。獲レ一則數十可レ獲矣。其性仁。不レ忍レ傷レ類。見二被レ獲者一。聚レ族而啼。雖レ殺不レ去。與二柳州之所一レ言合。則時珍之說可レ從也。世傳萬々能笑。猩々能言。但以二彼間不一レ產。諸家之說闕二分曉一。蒙頌獅猢。亦此間所レ無者。至二野女山丈。木客山都一。猶下此間說二鬼及天狗一。梵說中夜叉羅刹上。或曰。夜叉羅刹。本西國之名。其產醜相可レ畏。因以比喩。恐是杜譔。俗善譚三鬼與二天狗一。又善圖二其形象一。又非二彼所レ謂鬼與二天狗一。鬼者似二夜叉之圖一。又類二獄卒者狀一。含レ牙戴レ角。被レ髮人立。手足三指。而有二鉤爪一。天狗者。長鼻深目。肘後有レ翅。亦手足鉤爪。飛行自在。隱見不レ常。能摑レ人。能啖レ人云。世有下矓々之間。遇二其擊攫一。受二諸苦楚一者上。眼裏著レ病。卒華亂墜。可三以怖二畏癡人怯夫一。夫條理之所レ在。含レ牙奪二其角一。予レ翅奪二其手一。有二牙角一之類。必奪二其指一。今已並二與其牙角一。又遺二其指一。並二與手足一。又遺二其翅一。造物雖レ巧。豈產三物於二條理之外哉。幽冥錄曰。水蝹。裸形人身。長三五尺。大小不レ一。頭戴レ盆受レ水。只得レ水勇猛。失レ水無レ力。此所レ謂川童是也。海人載二蝹輿外紀一者三。一曰。海女。上體如レ女。下體爲レ魚。其骨爲二念珠一。魚骨中上品。其一。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略相連。如二鳧爪一。不二甞飲食一。又西洋喝蘭達地。所レ獲者女人。與レ食輙食。亦肯爲二人役使一。但不レ能レ言。身有二肉皮一。下垂至レ地。海女是本綱載謝仲玉者之所レ見。又引二徂異記一。曰。查道奉二使高麗一。見二海沙中一婦人一。肘後有二紅鬣一。問レ之則

此國人。長不レ過二一丈一。男女以二各色一畫レ面爲レ飾。美問レ之。和蘭人對曰。昔有二我人一。始至二此海口一。唯望其地荒潤。而岸上有二一艸屋一。登レ岸視レ之。規制高大。中有二燒火之所一。沙上人跡。比三之於二常人一。長大二倍。舶中水乏。欲レ取レ水。數人駕レ艇。泝レ河而入。待レ之二日。竟不レ還。衆心怖畏。發レ船而去。未レ見二其人一。其載二圖說一。異邦之人。不レ解二我字一。後人附會亦至レ此。又曰。我邦東南距二巴大溫西南一。可二二萬五千里一。而其中靡レ有三寸土尺壤一。阻爲二間隔一。東海耆老言。元和中。一大木桴。漂至二金浦一。其制如レ船。長十餘丈。土人斧斫開レ之。內有二一長婦人屍一。身被二紺布一。其鏥用レ鉛。又曰。寬文初。南部海濱漁人。網得二一臂一。其指骨節長四寸。記竢二搜索之備一。傳託二孔子之言一曰。焦僥氏三尺。長者十レ之。列子所レ謂龍伯之國。是邪。抑上古有下至二其境一者上邪。而我未レ聞レ有下至二焦僥氏之國一者上。然世間矮小長大。固有二相懸絕者一。赤狄僑如。長人巨無霸。是常人中。獲二此非常人一。又家語。防風氏之骨。大專レ車。豈得レ非二大同山中人骨之類一哉。白氏文集詠二道州民一詩曰。道州民多二侏儒一。長者不レ過二三尺餘一。市爲二矮奴一。年進走。號爲二道州任土貢一。云々。是雖レ詩記レ實者也。物理小識曰。異花載。張仲師長一尺二寸。又引二王世懋二酉委譚一曰。徐方伯時在二甘州一。張大參在二涼州一。破レ土得二小棺一二三尺一。啓視鬚鬢老人。多二紗帽紅袍者一。衆喧然。以二祭文一掩レ之。二君皆目擊。可レ信人也。記廣二異聞一。至レ若下神異經。長至二一千里一。短不レ滿二數寸一之類。及穿胸飛頭。飛肩牛蹄上。可三以供二看病者之警睡一焉。寓者寓二似人一也。此間有レ猴無レ猿。考二柳々州所レ記。曰。猿。居相愛。食相先。行有レ列。飲有レ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而猴則反レ之。狨。其長毛者也。雌。其長尾者也。

漸遲。於レ是遲疾結ニ悍伏一。天地以レ所レ有。盡給三之於ニ散者一。散者得三之於ニ其中一。故水陸堅輭之種。本生及ニ餘生一。玩レ之莫レ所レ不レ有。以觀ニ天地之德一。蓋人寓以ニ倮毛一分。倮爲レ人。毛爲レ寓。人雖ニ大槩相似一。不レ無ニ小異一。猶下艸木同一種。由ニ其所產一異中其形狀氣味上。故北人則高鼻深目。縮髮紫髯。顏師古注ニ漢書一云。烏孫之產。異ニ于佗國一。蓋如レ此之類歟。近ニ熱帶一。則黧黑而醜。如ニ齊狠一島一。形瘦而小。髮赤而卷。脣絳眼白。其色亦黑。故西人呼爲ニ黑人一云。蓋古以爲ニ崑崙一。亦轉ニ其音一呼ニ古龍一者。是也。明和中。筑州韓泊浦之舟子。遇ニ大風一至ニ其他一。其人最猙獰無賴云。乃今和蘭攜來供ニ役使一者。方巾以纏レ頭。身穿ニ窄袖衣一。脛著ニ狡衬一。唐義淨南海奇歸傳曰。爲ニ掘倫一。初至ニ交廣一。總喚ニ崑崙國一。唯此崑崙。頭捲色黑。自餘諸國。與ニ神州一不レ殊。貝原益軒曰。朱或可談載。廣之鬼奴。力負ニ數百斤一。嗜慾不レ通。性惇不ニ逃徙一。色黑髮黃。脣紅齒白。生ニ海外山中一。食ニ生物一。採與ニ之火食一。累レ日洞泄。或病死。若不レ死。即可レ畜。能曉ニ人言一。而不レ能ニ自言一。有ニ一種近レ海者一。入レ水不レ貶。謂ニ之崑崙奴一。據レ文按レ之。亦與ニ古龍之民一別種。一夕話曰。暹邏崩壠有レ狁焉。其面目形性。人也。圓目黃睛。矮小精悍。專慤不二一。第不レ識ニ金帛一。不レ解ニ火食一。語啁嘤不レ可レ辨。若ニ猿猱一然。山間爲レ巢。畢族捿焉。夷獠諳ニ其性一者。常馴擾備ニ驅使一。是亦一種也。南壤。境阻ニ炎海一。探索不レ窮。和蘭甞語ニ源在中一曰。當ニ我天和中一。甞探ニ其域一。其人形貌醜怪。情性語言不ニ相通一。捕ニ其人一歸。敎導多方。竟弗レ可レ馴。亦狁之屬歟。南壤之產如レ斯乎。抑一境有ニ斯種一乎。弗レ可レ識矣。采覽異言。南亞墨利加部曰。巴大温（ベタコラス）在ニ伯西兒（ヘラジリ）之西南一。伯西兒即屠レ人炙食之國。坤輿圖說曰。巴大温即長人國。

含レ牙。其所レ謂牙者。挺然抽ニ前後齒間一。人之所ニ以斷レ絲者。其位也。蹄類。有レ角則無レ牙。有レ牙則無レ角。故此牙也。所ニ以與レ角相有無一者。沒ニ噬咬之用一。爲ニ守禦之具一。夫齒之爲レ物。口中之露骨。總謂ニ之齒一。分謂ニ之齒牙一。前齒曰ニ板齒一。後齒譯ニ西洋語一者。曰ニ齝齒一齝本𪗪齒。以レ如レ臼假レ之。前齒如レ板。蚤生而毀。再生者爲レ用。其根特生焉。是見ニ脣間一者。後齒如レ臼。晩生不レ毀。用不レ竣ニ再生一。其根岐生焉。是皆隱ニ頰中一者。前齒以ニ斷絲齒一畢。故斷絲齒最後生。後齒以ニ眞牙一畢。故眞牙最後生。眞牙出ニ素問一。斷絲齒。此間獸曰ニ勾齒一。西洋曰ニ犬牙眼牙一。此齒於ニ人寓一居ニ閑地一。於ニ蹄類一與レ角有無。於ニ悍類一。銳ニ其鋒一。以爲ニ鬪具一。於ニ黠類一。沒寓ニ用於ニ板齒一。於レ是就植之種。齒爪沒レ銳。就動之種。齒爪露レ銳。雖ニ齒爪沒レ銳則同一。而立伏態異也。蓋其形已立。手足前居ニ用レ事之地一。首卻居ニ無事之地一。其形已伏。首前居ニ用レ事之地一。四肢卻居ニ無事一。四肢前用レ事之地。故能岐レ指。取ニ守禦營作之技於レ此。首前用レ事。故蹄ニ其指一。沒ニ守禦營作之技於レ此。其技在レ首。於レ是。耳可レ振焉。口可レ嚼焉。牙可レ鬪焉。角可レ觸焉。是以。牛用ニ技於レ舌。馬用レ於レ吻。象用レ於レ鼻。」夫獸除ニ人寓一則皆伏。何蹄類獨謂ニ之伏一。雖レ然豺虎兎鼠。皆有ニ跳梁之才一。而此種獨四蹄事ニ蹴踏一。重蹄伏行。而立品性穎。以レ智勝。伏品性愚。以レ力勝。就レ動之種。制レ物養レ己。故常抱ニ鬪志一。竦レ身以瞰レ物。而悍品大而剛。黠品小而柔。悍品小ニ其齒一。而尖ニ其牙一。黠品尖ニ其齒一。而小ニ其牙一。就レ動之種。上脣露レ縫。就レ植之種。上脣沒レ縫。雖ニ同餬ニ口於レ植。伏品好ニ根葉一。立品好ニ種實一。雖ニ同充ニ腹於レ動。悍品嗜ニ禽獸一。黠品嗜ニ魚鳥蟲豸一。莫レ小レ於ニ黠品一。莫レ大レ於ニ伏品一。故大小結ニ黠伏一。悍品最疾。伏品

散之資一。是以其神物同活立。給者廣而資者結レ一。觀二諸牝牡之合結レ子。華實之合結下苗。故其動植資二横堅一。雌雄資二剛柔一。艸木資二大小一。鳥獸資二輕重一。隨レ顯數レ之而已。統者無レ不レ有。散者無レ不レ資。則諸對皆結レ於二散中一。故立伏亦自二横竪一得。悍黠亦自二剛柔一得。立中分二人寓一。伏中分二牛馬一。悍中分二豺虎一。黠中分二兎鼠一。而取レ獸玩レ鳥、鶴鷺影二人寓一。鷄雉影二牛馬一。鷹鳶影二豺虎一。鴿雀影二兎鼠一。唯其就レ養。頗有レ別也。夫動者岐然之體。內有二嘷噏飲食之用一。外有二守御營作之技一。人不レ知下己與二萬物一竝立。借資二其所一レ給。反々錯綜。迭有中沒露隱見上。人之觀レ物。以レ己爲レ正。以レ物爲レ偏。苟欲レ醫二此痼見一。則宜下捨二己之所一レ有。而立二天地一。以反中觀亡於萬物中上。於レ是。通レ此達レ彼。彼有レ偏則此亦有レ偏。唯己所レ有之智技。能足レ制レ物。所二以自勝上一レ之也。以三其有二智技一。爲二天與レ正者一乎。夫世之惡二虎狼一者。何故。無レ佗。惡四其縱三殺於二無辜一也。數罟之設。陷穽之襲。筌蹄之欺。炮炎之慘。于レ禽于レ獸。于二鱗介一。于二蟲豸一。莫レ所レ不レ至也。天同賜二此天地一並立。而何辜侵二其境域一。覆二其巢窟一。寡二其雌一割二其子一。猶尚不レ已。以レ人啖レ人。狗之不レ食レ狗之不レ似也。物偏而人正。則何以虐二無辜一之至レ此。鹿之呦々。食二野之芩蒿一。是與二其類一借二化育一也。麟亦如レ此而已。然則彼此旁觀。孰仁孰暴。我唯見下人以二智技一勝上也。斯言也。可乙爲下自二天地一觀者上言甲レ之。難下爲二以レ人自尊者一說上也。是以人亦毛中之一。其岐然之文。通三之於二彼此一。而觀達二天地一。嘷噏之用。陸動同有レ之。而水族代二鼻於一レ腮。去二嘷噏一作二呑吐一。蟄蟲之族。夏則呑嚼。冬則閉レ氣。而其養レ內。有レ呑。有レ噏。而鳥則爲レ啄。故以レ嘴代二脣齒一。獸則爲レ嚼。故以二脣齒一代レ嘴。今就二條理一觀レ之。有レ蹄者能戴レ角

言レ類則曰レ羽。曰レ毛。曰レ鱗。曰レ介。曰レ蟲而盡。言レ生則曰レ胎。曰レ卵。曰レ化。曰レ溼而盡。是孟浪從レ見而言者。非二條理之言一也。條理之法。觀二其理一析レ之。以見二其粲立一。悉二其所一レ反合レ之。以見二其混成一。蓋生。類分二動植一。動植分二堅輭一。而部各二。曰二堅動一。曰二輭動一。曰二堅植一。曰二輭植一。生隔三天地於二水陸一。則四者爲レ八。而水陸反二其天地一。故活レ于レ彼者。死レ于レ此。活レ于レ此者。死レ于レ彼。水陸雖レ反二天地一。而水物皆影レ于レ陸。是故陸之羽毛。水以二鱗倮一而影。陸之艸木。水以二藻樹一而影。於レ是水陸各四部。部各分レ隊。堅植堅動者閉。故嗇二其品一。輭動輭植者開。故富二其文一。故陸動之隊。有二鳥獸一。水動之隊。有二魚龍一。陸植之隊。有二艸木一。水植之隊。有二藻樹一。堅部者通二水陸一。植曰二金石土鹵一。動曰二螺蛤龜介一。生氣不レ盡レ于レ此。猶餘三蟲豸菌苔於二水陸一。堅植之分。止レ于二金石土鹵一。堅動之分止レ于二螺蛤龜介一。陸植則艸木。猶有二篙蔓卉樹之小隊一。陸動則鳥獸。猶有二立伏悍黠之小隊一。今夫人以二眇然一生。以二撮爾一居。以二聞見之所一レ及。序二物類之無窮一。如レ理二絲棼一然。然聞見之所レ不レ及。以二其所一レ及之條理一推。無レ所レ遁二髣髴一也。物有二多寡一者。天之數也。識有二狹博一者。人之分也。諸生之剖析。以二玄語未一レ盡。獨擧二獸類一。要二他反三隅一。故唯剖二條理一。非二敢務一レ博也。夫獸之爲レ生。與レ鳥同中反。而就養有二動植之分一。就二養於一レ植者。鈍二其齒爪一。就二養於一レ動者。銳二其齒爪一。就レ植者。其脊強梁。就レ動者。其脊柔輭。就植二隊。一立一伏。就動二隊。一悍一黠。蓋天地立レ體。陰陽交レ氣。乃是成具。絪縕能化二小物一。小物者。散體也。大物者。統體也。小物散而結レ乎二統中一。以レ散爲二其萬一。乃天之給也。以レ結爲二其一一。乃物之資也。資者資二統之給一。故其性體萬剖析。給者給二

僕手哉。經數句奸發。乃人勾之去也。蓋天地廣矣。造物巧矣。天不可揆。神不可測。是以物。其所生可說。生者不測。不可說。則遺于條理可測。則非神之變化。故典籍之所載。

山出地沒。

采覽異言。亞細亞部曰。萬里石塘。蠑在瓊州南海之中。東西二三百里。南北七八百里。蓋古之時。此處有國。大地既陷。今唯見其山岳岡巒頂耳。此事遠聞。未知實否。按著聞集。雲州秋鹿郡之北海。有小島。曰黑島。天慶三年十二月上旬。俄然而沒。其跡猶存大石。日本紀。天武十三年壬辰。大地震。山崩河漏。伊豫溫泉。沒而不出。土佐田苑五十餘萬頃。沒爲海。是夕有鳴聲。如鼓。伊豆島西北。自然增益三百餘丈。更爲一島。

金玉發光。器物相擊。妖魅變幻。至誠感應。事不可測。又不可必。能使人泥意解焉。古昔桐武天皇之遷都於平安。鑄戎衣金人。埋之於郊。號爲將軍塚。以鎮皇都。爾來有時作鳴動。同是一封土。精氣之所華。能致其靈。是以。石軀金人。木石劍貨。精神感應。時有非常之事。然在彼本無意。入推我之情意。望酬酢於彼。終淆意之有無。條理以窒塞焉。齊桓公出。見紫衣之神。還病。管仲曰。澤神也。霸者見之。公病纔愈。公蠱於神。管仲以神解。其智也。是故晉平之二豎。玄宗之虛耗。皆夢焉爾。物何有此有意之態。酗人拔劍自刺。刺者人也。使刺之者酒也。酒能爲之。而酒弗與也。故曰。性體立條理之整齊。變化或事物之錯綜。

意宋黑眚之類而已。宋元豐之末。黑眚見二宮中一太如レ席。始夜見二寢殿上一。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而哲宗崩。至二大觀間一。漸晝見二宮掖一。時及二內殿一。政和以來大作。得二人聲一則出。聲如レ倒レ屋。其形丈餘。彷彿如レ電。黑氣蒙レ之。如レ人如レ驢。晝夜出無レ時。人後習以爲レ常。至二宣和中一浸銷。蓋大觀後無二禍徵一。明成化丙申七月。京師見二黑眚一。時坊郭細民。家男子夜夢。露宿忽有レ物。負二黑氣一片一而來。其疾如レ風。雖二密室一無レ不レ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身面。被レ傷出二黃水數日。偏城驚擾。暮夜持レ刄。張レ燈自防。見二黑氣來一。輙鳴レ鼓以逐レ之。有二見者一云。黑而小。金晴脩尾。狀類二犬狸一。一日帝御二奉天門一。視レ朝。侍衞忽驚擾。帝欲レ起。太監懷恩按レ之。頃レ之乃至。壺簪餘錄曰。東山信州諸國。春夏之間。有風飈沙。人偶觸レ之。當時不レ覺二其所レ傷。忽成二刀斧痕一。或云。有二一物一乘レ風觸。呼曰二鎌鼬一。亦眚之類乎。似二氣類一非二氣類一。非二雲物雷電之類一。非二蜃樓山市之類一。著レ意運レ慮。最滯二解通一。放レ意觀レ之。一結駁氣爲レ妖。前見遇二二帝之晏駕一。後見何爲無二禍徵一也。豈爲三造物有レ命。酬二醋宋室一哉。

世所レ謂天狗。我不レ知二其狀一。不レ知深山幽谷。精物有レ結。如二夫黑眚一而惱レ人。人以爲二天狗一乎。而其殿堂門廡。與二王祠一爭レ豐。我豐國來。六鄕之山。綿亘數十里。雖レ無二岱華衡恒之峻一。絕巘重嶂。深邃幽杳。閒有下稱二魔處一者上。狗所レ棲云。其中有二一刹一。號二文殊薩埵所一レ居。巖爭峙。樹交鎖。例八月季五夜。遠近詣聚守レ夜。里中一女子在二其中一。忽然失二所在一。探索不レ得。所レ著衣帶。或懸二樹抄一。或在二絕崕一。經レ日弗レ獲。以歸二之於一レ狗。或曰狗邪非邪。晉對曰。豈特斯事焉爾哉。往年某寺留レ客。朝失二所在一。搜索得三其屍於二高崕喬木之梢一。至レ今歸二之於一レ狗。狗々寃哉。何弗下發二爾神道一。灌二粉其人一雪中爾寃上。夫鈴鹿山之鬼。只罵レ賊之稱。元興寺之怪。充レ於レ止二嬰兒之啼一。則可也。惡三上之於二丈夫之口舌一。世譚狗攫レ人者。皆由二曖昧幽暗一。彼果一搏千里。弧矢弗レ能レ及。何憚避二白日衆觀一。鄭子產駕レ車出。聞二哭聲一。撫二僕手一。察二其寃死一。喬木之懸屍。絕巘之衣。如使二子產在一。則焉知レ不レ撫二

帛。千載不曉者。子房之智也。是故漢高之興。大澤出龍。芒碭動氣。留侯之老。從赤松子。祭黃石公。孰知與徵不出於其手。是賊知賊。按圖者。不得驥焉。是以造化之巧。則鬼神之所爲。以人疑天。亦致不通。石之類他物。是其常也。而豈止石類物哉。物理小識。載歐陽宗衡說曰。固石距雩百餘里。溪中有洲。石砂平鋪。水痕能爲鳥跡魚文。卦列飛符。蜃閣海市。枯木寒鴉。無不畢具。錯綜變化。前後見者。各出機軸。無有重復。沙浪猶動物。冰亦能模物形。格致艸曰。崇禎壬申臘月。余樓簷瓦。凍爲華艸獅鳳之形。夢溪筆談亦曰。瓦上之霜。渠中之氷。又能成花菓林木之畫。又我天慶四年正月下旬。雲州自島根郡。至楯縫郡。海濱結氷塔。高三丈。周回七八尺。見著聞集。東坡詩曰。斷蓬飛葉卷黃沙。祗有千林鬖髿花。是蓋齊魯地寒。夜氣如霧。凝於木上。平旦如雪。日出飄如花。曰鬖髿花。天地廣矣。化工妙矣。不翅天巧之肖。並人巧肖之。著意泥解通。放意觀之。彼象此歟。此象彼歟。造物無客主。變化無定形。猫蚘與飯粒。天漿子與萊菔荚。互相似焉。

動植者。因陰陽之絪縕。生化於天地之間者也。古曰。木石之怪。曰夔罔閬。水之怪。曰龍罔象。夔龍閬象。吾不得而審之。物能萃精。與感應會。則發爲奇怪。至淫祠寃魂。狐狸貓狗。蛇鼠百物。倏露忽沒。感應之驗者。疑惑念結。推置情慾意智於彼。於是認酬醋技巧之疑於物。惑矣。蓋山水之怪。此間所稱。水說河童。山說天狗。川童一曰河太郎。出沒水際。好食魚介。近衞帝。仁平癸酉。黑眚犯帝座。源賴政射以鎭之。也謂之鵼。世傳其狀猿首蛇尾。四肢如虎。

重一。之二浮石一如レ木。石本冷質。而有二熱石一。石本不レ長。而有二息石一。亦其異者也。不レ知熱石。客氣之所レ寓。溫泉之類乎。抑稟性然乎。未レ能レ審レ之。相由井濱。出二人肌石一。輭而溫。如二人之肌一。則熱者當レ有。息石。本邦亦往々有レ之。曰二生子石一。梨春採藥使記曰。相州三浦莊。有二孕石邨一。邨有二一石一。歲產二二子一。邨以レ是獲レ名。又曰。奧州銀山之隣鄕中島村。文錄中。村人於二紀州熊野一。拾二一石一而歸。今而二百年。其石漸大。及二一拱半一。子孫落々二千餘云。明和中。豐前山中亦出レ之。中津侯移三之於二江戶之邸一。太平廣記。南嶽岣嶁峰。有二響石一。呼喚則應。如二人共語一。而不レ可レ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丹溪有二獨石一。人呼レ之應。笑亦應レ之。我勢鸚鵡石者是也。坤輿外記。載諳厄利亞聾石。隔レ石發二大銃一。不二之聞一云。蓋氣閉而結。則輭物亦爲レ堅。氣通而散。則堅レ物亦變レ輭。故松入二康于河一爲レ石。見二啜耕錄一。延安修レ城。掘レ地。得二竹竿已化爲一レ石。見二萬物造化論一。書隱叢說。說二化石一多。其末載。砥柱石中之鐵鏵。夏侯孜。堅石中。得二金釵半股一。潯陽石中。函二魚骨一具一。首尾皆全。是皆埋沒既久。土或變レ石。如二琥珀內蚊蠅。水晶內桃杏一耳。夫物之親レ土者。朽敗則化爲レ土。堅凝則化爲レ石。理固然也。至レ于下漢陽山民。破レ石而得二白龜一。王文秉。破レ石而得二金蠶一。杜綰。破レ石而得二活魚一。崔元亮。破レ石而得中飛鳥上。本邦亦往々有二此事一。則所レ不レ鮮者也。是雖レ未レ可二盡徵一。亦足三以察二造化之巧一。且石中得二飛鳥一。長崎石工。亦值二此異一。見二西川子所レ著怪異辨斷一。或往時方二地裂岸崩一。生物埋二地中一。會二石之結一。氣閉不レ能レ化。經年未レ久。未レ能レ化レ石。遭二析開一而然乎。必有二其由一焉。博書以備レ考。望夫之石。本寓似之象。抱上老人。載二諸竹

綠。河黃路白。具原益軒曰。壹岐長者原。海岸之石。成二人物禽獸蟲魚艸木之圖一。井澤蟠龍子曰。肥後菊池郡有レ石。理具二軍器一。雲根志曰。山州稻荷神之祠有二石屛一。石面自然成二日月星辰山林溪澗一。前有二一狐一仰蹲。實如レ畫然。物理小識曰。平陽府。候馬驛。澮河兩岸石土上。皆手跡。或掌。或拳。若レ印。削二去之。其中復然。又一統志。潯州府龍影山。成二五色彩畫之龍一。麗江軍民府。華馬山。成二五色班爛之馬一。慶陽府寧州。山石。成二戰馬之狀一。其成レ字者。平樂府。富川縣。南巖洞上。石瓣爲二廣陽洞三字一云。如レ此類。豈可二數盡一哉。天下昇平既久。好事家盛畜レ石。其自然者。物之化者。人々能辨。鰕蟹螺蛤。艸木鳥獸。凡百器物。爲レ石者亦多焉。不レ厭似レ木。鍎磁似レ金。斌玞似レ玉。我和州金峰山之一窟。鍾乳之滴爲レ菊。是以。人曰二菊窟一。瑯琊代醉曰。新安王喬洞。木化レ石。而復產二枝葉一。都玄敬。見而駭焉。有下使二人謂レ予。予安能信。今以語レ人。人以爲レ妄之語上。意此類乎。其佗之奇者。物理小識。大洞山中。有二人骨一。在二山腰一。上下五六十丈。皆石。惟中一帶四五丈高。皆髑髏脛節巘々然。關中山亦有レ之。是亦石。猶下倪朱謨過二晉蜀山谷一。訪二龍骨一。巖石稜峭。谿徑墳衍。隨レ地堀レ之。得中礧々如二龍鱗一。隱々若二爪牙一者上。坤輿外紀載。納多理亞國人。鑿二一石穴一。獲二化石人一無レ算。木內氏雲根志曰。筑後上妻郡之一洞。有レ石。形體不レ異二生人一。頭目鮮明。與下二程全書南中釆レ石者遇二石陷閉一穴。穴中久食二石膏一。値二人來釆レ石。引而出レ穴。風化爲レ石者上。同譚。不レ知其果然乎。蓋海中所レ生鐵樹。石芝。珊瑚樹。石闌干之類。是石之漸レ植者也。我豐產二石闌干一。與二酉陽雜俎所一レ說合。其變化錯綜。以二金體之堅一。之レ汞如レ水。以二石性之

不測也。如海市收遠影。理猶可言焉。至凍結華艸獅鳳之文。雷爲搥楔黒斧之形類。非造化而孰辨之。似變非變者。其唯水影石理邪。水本無定色。故收佗色以爲己色。石本無定形。故假佗形以爲己形。

以條理推之。天者一散輭虛。地者一結堅實。地面土石。粗輭生化之物。粗中分堅輭。肉土骨石。石中分堅輭。而金石分焉。石見撃則碎。金被燒則融。其非堅可識焉。撃之而碎。燒之而融。見其化。而知其生焉。地體之堅密。有根于石。丹綠黝堊。有華于石。金石者。堅輭之分。火攻之。見陰陽之分焉。」萬物有定形。石獨爲異。蓋不持己之形。爲形類佗形。猶水不持己之色。遇物取其色也。勢之所至。不得不然。是以如峯。如澗。如船。如柱。如鼓。如枰。如鏡。如室。如僧。如女。如龍。如龜。如牛。如狗。而不盡。彼瓊州雲霧山。所出之石。如橄欖而有孔。我土州產爺石孃石。自然具老男女之形。香牛山親目撃云。又彼鳳翔府所出之魚石。狀如鰌鯽。鱗鬛具備。我豐玖珠郡所出者。雖鱗鬛不具。琢之。自首至尾。分爲兩片。裏面骨形盡具。又酉陽雜俎載。衡陽湘鄉縣。石魚山之石魚。燒之作魚腥。又曰。夷道縣釜瀨有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眞。唯中實耳。梨春採藥使記曰。江州見上山石。大小皆如烏帽子。色有赤白黑云。爲書者明。一統志。兵州府。慈利縣。武口寨。石成堆心牡丹。枝葉繚繞。雖精于書者。無能及云。鞏昌府。延平府。所出之花石。竝山水樹木。人物禽魚。樓臺日月相具。瑯琊代醉曰。汴京天津橋上。石自然爲華夷之圖。山青水

也。子宣空中大鏡之論。足ニ以盡ニ其情一。空中氣淸。能收ニ萬狀一。數鏡相寫。其或收ニ遠影一乎。抑收ニ畫圖塑像一乎。艨艟介士。何由得レ之。若ニ夫有ニ絃歌之聲一。此氣之所レ發。亦雷之類乎。如ニ三島變化一。乃似ニ霧氣一而非レ影焉。然則海市之氣。亦有ニ二氣一邪。凍之暫結。石之深閉。亦能作ニ物像一。造化之巧。實未レ易レ測也。

火能升焉。而經有ニ星隕如雨之文一。水能下焉。而傳載ニ穀洛鬪之語一。

物理小識曰。左傳魯襄公時。洛穀鬪。紹興中。田水直行ニ平地一數尺。程氏井溢。二水相鬪。徐禎卿異林云。弘治戊午。蘇杭湖池。水忽騰沸高三尺。久乃復。張元長言。東西洞庭相鬪。氣湧水波。千里贼沸。而濱湖一館中。硯池亦應レ之。其水陡然立起。楊大權言。萬曆壬午七月。大風雨。楊扇湖水東吼。壁立如ニ城垣一。湖西頓涸。居人亂走ニ其上一。得ニ古器古錢一甚多。久レ之風止。湖水汩々而下。無ニ倒瀉狀一。愚者曰。考父記萬曆戊午。馬湖靑羊。二江合湧。逆ニ上岷江一。水立數十丈。周勤貞言。花瓶水溢。其井亦溢。蓋氣起相應也。臥子言。萬曆三十年冬。松江大風。瞰レ之若ニ漫天雪一。且爲ニ氷山一高五丈許。又武宗時。覇州文安縣一夕大風。河水僵立。高起二丈餘。凍成ニ氷柱一。中多ニ空隙一。沿河七八十里皆然。亡レ何流寇至。男婦數十萬。盡匿ニ其中一。竟以免レ難。

天之所レ雨。則雨雪。雹爲ニ夏雲一。與ニ冬雷一偶。地之所レ起。則雲霧。烟爲ニ春靄一。與ニ秋晴一對。而地或發レ光。人歸ニ諸寶氣一。天又雨レ物。世擬ニ諸地物一。以說ニ其來由一。提レ人以窺ニ造化一者也。是以。如ニ天雨ニ菽穀諸物一。猶可レ言焉。至ニ天雨レ毛。地亦生レ毛。天雨レ肉。地亦生レ肉之類一。不レ得レ不レ歸ニ諸造化

能吐レ氣爲二樓臺一。或謂。其脂和レ臘爲レ燭。烟中能見二樓臺一。不レ知脂烟何以致二樓臺一。衣間偶然。天上有二紅白火光一。畿異非レ常。或見二兵馬樓臺一。俗謂二之天開一。游子六曰。或有三晝見二兵馬戈戟行一レ空者一。或見二樓臺宮室森然者一。若三倒二映水面一。即蜃樓是也。意其天開亦似レ有二陰陽之二氣一。蜃樓又曰二海市一。彼登州海上。春夏能見。梵曰二乾闥婆城一。我越之魚津。藝之嚴島。亦時見レ之。稱曰二野狐林一。曰二喜見城一。蓋海旁曠野氣無レ別。讀二物理小識一。能盡二其象一。曰。泰山之市。因レ霧而成。或月一見。嘗于二霧中一。見二城闕旌旗絃歌之聲一。最爲レ奇。又登州鎭。太平樓。臨海對島。海市之起。必由レ于レ茲。每二春秋之際一。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島下先湧二白氣一。狀如二奔潮一。河亭水榭。應レ目而具。一次。則中島化爲二蓮座一。左島立レ竿懸レ幡。右島化爲二平臺一。稍焉三島爲二城堞一。幡爲二赤幟一。又睢陽袁可立爲撫軍。時飮二樓上一。忽艨艟數千。揚レ幡來。各立二介士一。甲光曜レ日。朱旆蔽レ天。相顧錯愕。急罷レ酒。料二理城守一。而船將レ抵レ岸。忽然不レ見。乃知是海市。林景熙蜃說曰。予避二寇海濱一。登二聚遠樓一。見二奇峰疊巘一。城郭臺榭。中有二浮圖老子宮一。詭異千狀。近レ哺而滅。葛暄曰。氣映而物見。霧氣自湧。即水氣上升也。水能照レ物。故其氣淸明。上升者。亦能照レ物。氣變幻。則所レ照之形亦變幻。暄邑近二南關一。內有二一小池一。一日近レ哺。見有二一騎一。倒二映影西岸水中一。北馳而過。此所レ謂空中一大鏡。水漚窗隙。則轉映之小鏡也。地上人物。空中無二時不一レ有。特氣聚則顯耳。故不レ論二山海一。都地悉得レ見レ之。方中通曰。空中之攝レ影。自レ下而上。池水之攝レ影。自レ上而下。故影皆倒。山海之氣。橫攝二市影一。故影皆順。葛暄曰。倒影亦轉攝則順。晉按。諸說相具觀レ之。其態可レ知

溼燥相兼者。雲霧之類也。變化則野馬陽焰。虹霓霧暈。天開海市。野馬。游絲也。陽燄。澤中之陽氣。我室屋島。古時有二此氣一。今則斷云。物理小識。有二陽燄水影旱浪之說一。曰。燕趙齊魯之郊。春夏間。野望曠遠處。如二江河白水盪漾一。近レ之則復不レ見。土人稱爲二陽燄一。引二晉符堅載記一曰。建元十七年。長安有二水影一。遠觀如レ水。視レ地則見。人至則止。亦謂二之地鏡一。陸友仁曰。宋寶祐六年四月。常州晉陵之黃泥岸亦有二此異一。相傳呼爲二旱浪一。愚者曰。日中。野馬飛星燁然者。陽燄之端也。奇者爲二水影旱浪一。實則凡光生レ燄。燄自屬レ陽。凡光似レ鏡。鏡能吸レ影。光與レ光吸。常見三他處之影于二此處一。雲分二衢路一。日射回薄。其氣平者爲二陽燄旱浪一。其氣厚者。爲二山市海市一矣。吾按。唐書。神龍二年三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レ水。樹木車馬。歷々見レ影。漸移至レ都。月餘乃滅。是又旱浪也。夫水者。收二萬象一。成二色於一己者也。故望三艸露於二朝暉一。瞻二虹霓於二晴雨一。照翳正斜。爲二此燦爛一。我嘗見二月虹一。如二素練一。又見二月暈竝結一。若二連環一。人曰。虹霓當レ午不レ見。至レ冬收レ象。無レ佗。午時無二斜影一。冬時少二細雨一也。我居二孖山之陽一。北極出レ地三十四度。數見二冬時午時之虹一。以二細雨在レ北。午日南低一也。隱見何有レ常焉。史中數見二貫レ日之虹一。其虹爲レ白。意是直貫二日體一之義也。虹形本與レ日相望。而是則爲二貫レ日之象一。決是非レ虹也。意是雲氣裊々。日之所レ射使レ然乎。望之前後。斜月之微雨難レ得。則月虹難レ有也。瀑布奔騰。噴沫如レ霧。旭影之所レ射。五色動搖。愚俗膜拜。稱二如來影降一。史記天官書。曰海旁蜃氣象二樓臺一。曠野氣成二宮闕一。人就二蜃宇一生二杜譔一。蜃。陳藏器以爲二大蛤一。李時珍以爲二蛟屬一。並曰。其物

不レ容。與二溫泉一反。與下玄奘西域傳載。北印渡尼波羅國。水火邨之阿耆波瀰水。渾滂湛然。投以二家火一。則遍地火起。烟焰數尺。以レ水灑レ之。火更增熾。碎レ土以投。則火即燃盡。架二釜水上一煮レ食。立熟者上同矣。或有二田水釀レ火燒レ禾者一。游子六曰。當レ夏火不レ能二疏越一。逼入二禾葉一。急去二田水一。下面冷滅。火氣疏越。而不レ燒也。是則陽火。陰火之變。春夏之夜。有二火光一幽々。數點聯レ珠。人逐則退。人去復逐者。天經或問辨二其故一曰。氣滿在二人前一。則氣拒而前。在二人後一。則後氣急塡レ行。逐レ之則風噓。故退。反則風吸。故復依レ人。世稱二聖燈一者。大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聖燈崖在二鎮安縣一。遇二良夜一。輙見二一燈一。俄散作二七八一。復合爲二一燈一。四川順慶府。蓬州。燈現凡五處。初三四點。漸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不レ常。本邦筑紫之不知火。丹後之龍燈。如レ此者不レ遑レ數也。物理小識曰。唐劉餗曰。江寧有二晉長明燈一。靑而不レ熱。彼陝西西安府有二苦川一。我東奥。有二醋川一。共以レ味名者也。同書曰。庭州有二金鐵皆漏之泉一。德化有二煮レ鐵爲レ銅之水一。鄜延之川有二日夜流レ脂者一。西齊里亞。有二沸泉如レ醋。物入便黑者一。翁加里亞。有下噴二出地一即凝レ石者上。有上冬月流而夏氷者一。有二投レ鞭成レ泥。再鎔成レ銅者一。有下色綠而凍二成綠石一者上。勿里諾山。有下物陷半日。便生二石皮一。周二裹其物一者上。福島無レ雨。漏天常雨。絪縕之變。造化之巧。不レ可二窮詰一。舉二一二一例二千萬一矣。若夫水而發レ火。火而求レ水。水能隔二火體一。火氣能入レ水。乃水火之常態。今火氣不レ煦レ水。其象直衝而出。火之精乎。勢之烈乎。其爲レ性不レ同二于膏油之親一レ火。還類二于燒酒之引一レ火。又與下溫泉託二性於一水。而不レ見二火象一者上反。以能盡二火之變一也。

不繫月而隨長庚星。則太白之與月同性可知焉。

地上游者。水燥涇火。與天之氣象相化。絪縕摩盪。從其地釀出常與異。陽氣欝則爲火。陰氣結則爲水。而水火之生各二。或生天間。或生地中。以大槩言之。水結天間則雨。結地中則水。火發地中則火。發天間則雷。以其分言之。雨雪霜露。雨而析焉。雷霆流隕。火而析焉。水火。其物則不相容。其氣則能相親。人徒見不容之物。不察相親之氣。是以徒二其二。不通神爲之故。均是水也。而其性不一。均是火也。而其性不一。同於艸木鳥獸。千萬其形性也。西海之山。有弱水。委靡墊弱。不能負一羽。亞剌比亞有死海。水鹹性凝。不能生波浪生水族。漳州有溪。黑染人肌。以有烏脚之稱。南印度西有海。赤而如血。因獲紅海之名。甘露結甘。海水結鹹。人火由燧而起。見水而滅。燐火由暗而出。得雨而熾。其遊天間也。或有留繫而與日月爭暉。或有走散與星火相混。或欝發爲雷電。或下墜如星雨。而雷霆多燒物。有火之用。星雨不燒物。無火之用。又聞。西州之火井。水甚冷。刳竹對鍋。竹不燒。而水滾沸。是有火之用。無火之象。我越州。人家地中出火。通竹取火。竹不燒。而火即昭明。是有火之象。無火之用。可觀水火者統名。而變極其中。是故硫黃者。地之膏膩。火著而燃。若會水之過。則爲溫泉。不會水則爲火山。瑯琊代醉曰。長江縣北。伏龍山下。地窪若池。名曰火井。以火引之。則聲隱々然發於地中。少項熾焰。夏日停游積水。則焰生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裾。是相居

爲二之窟宅一。釀二畜水一以爲レ鹹。近レ月而屈。遠レ月而伸。水性好レ降。氣入則爲二潮汐一而溯。氣出則復二本性一而下。是潮汐之正候也。雖レ然。月之高低。窖之大小。地勢之屈曲。海氣之欝發。其所二以然一難レ窺。而其所レ然可レ見矣。

物理小識曰。元吳彥壽答二起崖一書曰。月與レ水陰類相應。古州曰。朔後三日。明出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レ于二大寒一。極レ陰而凝。弱レ于二大暑一。畏レ陽而縮。陰陽消長。不レ失二其時一。故曰潮信。卽潮汛也。每月十三二十七日。曰二水記一。是爲二大汛一。各七日。初五二十日。曰二下崕一。是爲二小汛一。亦各七日。久晴雖二大汛一亦不レ長。凡潮生則水長。潮之大小隨レ月。月高潮小。月低潮大。嫚館志。江浙欽廉之潮。皆有二定候一。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二長庚星一。不レ繫二月之盛衰一。明州潮。月如子午則長。劵西曰。月爲二陰精一。與レ水同レ物。凡溼潤陰寒。皆月主レ之。既爲二同物一。勢當二相就一。如二呼吸一然。潮長之時。江河以及二盆盎一。無二處不一レ長。長則氣入。水爲レ之輕。潮降氣出。水復レ故重。今人以レ瓶盛レ水。每日權レ之。輕重不レ等。亦此故耳。獨小水之處。升降甚微。人所レ不レ覺也。水族之物。皆望盈晦縮。熟考二大壑之勢一。上受二百川之流一。而繼二其源一。畜二海窖之欝一。而成二其釀一。海底之形狀。大嶕小嶕。如二陸之丘陵一。大窖小窖。如二陵之溪谷一。窖之噴レ氣。猶二陸之出一レ水。而海水隨レ月。是其常。氣之欝發。地之迂曲。不レ同二其事一焉。海水粘之處。則海不レ爲レ波。海氣激之地。則湍渦噴レ雪。而其間有二長流如レ川者一。不下復逐二月行一來去上。由レ是觀レ之。海之有二文章一。猶三陸之有二文章一焉。謂三江浙欽廉之流潮。

度半一。各抵二其極一。爲二冷帶一。有下日太陽繞二其地一。恒見上。有下日太陽繞二其地一。恒隱上。隱見之候。或至二數月一。或至二半年一。三際既見レ上。煖帶或曰二熱帶一。五帶以便二其指示一。人爲之聊可者也。三際實出レ于二摸索一。未レ得二條理一者也。」陽旺之地。陰能收焉。陰旺之地。陽能發焉。故極地則寒燥而風激。中線則潤熱而雨淫。如經レ之。則五月以二日北近一而淫雨大起。十一月以二日南遠一。而風飈怒號。是以知陽能噏レ水。使二之湧一。陰能搾レ氣。使二之激一。經緯無レ異焉。然晴雨之候。其地之絪緼。不二復一一焉。

物理小識論。南方近レ日之地多雨。北方遠レ日之處多風。且曰。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復有レ雨。如二滿剌伽國一。處二赤道下一。四時皆裸。賴二日々有一レ雨。以解二其蘊隆一。又引二馬觀瀛涯勝覽一曰。葛蘭國諺云。半年有レ雨半年晴。七月小霽。八月望後大晴。三月又雨。又引二周達觀眞臘記一云。四時常如二五六月一。不レ識二雪霜一。半年有レ雨。半年絶無。九月每日下レ雨。午後方下。又曰。從二大西洋一。至二大明海一。四十五度以南。其風常有二定候一。至二四十五度以北一。風則變亂。又曰。利未亞海。近二赤道下一。常苦二無風一。天氣酷熱。食物俱壞。諸海無レ氷。北海則冰。堆成二氷山一。哥阿之地無レ雨。常晴。至二三十六年一。德墨多則多雨。北海少雨。夏月有レ雨。淫レ土而止。則遠レ日風高也。且考二梵曆一。則正月至二五月一。爲二熱時一。五月至二九月一。爲二雨時一。九月至二正月一。爲二寒時一。參二考諸說一。其大槩足レ見二日近則氣恬雨多。日遠則氣動雨少之故一。

水化二天間一。得二川谷一爲二之道路一。以レ自レ天來一其性淡。日近而溢。日遠而涸。氣爵二地中一。得二海窖一

觀初突厥有二五日一並照者。似二惟突厥見一レ之。其他兩日相鬪。日相盪。游火之所レ爲。或密雲深圍。日光衝二其罅一之類。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子。晨漏未レ盡三刻。有二兩日一重見。南史。梁武帝。太淸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レ鉤。見レ于二西方一。宋史天文志。天禧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重見。是皆游火。意不二太高一焉。日色有二曰レ靑者一。有二曰レ赤者一。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癸未者。日月共赤。晉書。穆帝永和八年者。日暴赤如レ火。中有二三足烏形一。見分明。五日乃止。亦似レ蒙氣爲二障翳一。

地事則水燥之摩盪。燥鬱則火。水結則氷。肅收鬱發。相動。而風恬水波開レ境。天間疎レ雨。地間漏レ燥。水開二通路於川谷一。燥開二通路於海窖一。川谷者。陸中之水脈。猶レ有二洑流潛レ地者一。海窖者。水中之氣脈。猶レ有二空洞見レ陸者一。

天經或問。采珠者。入二海底一。間遇レ潮則水湧而下虛焉。以レ水則虛。以レ氣則實。采珠者。中二其氣一則病。

物不レ能二以レ一而成一。則條理之態也。故地之成合二水土一。推レ此驗二之於二日月一。彼猶レ此也。而地體水廣陸狹。南北定レ處。東西轉レ位。西洋觀二天地一。橫竪爲二五帶三際一。

天經或問。赤道之下。南北二十三度半之地一圈。春秋二分。太陽正過二其天頂一。日中無レ影。過二春分一。則影在レ南。過二秋分一。則影在レ北。名爲二煖帶一。南北二十三度半以外。截至二六十六度半之地一。此地太陽不レ經二其天頂一。而不レ近不レ遠。此南北二圈爲二正帶一。不二甚冷熱一。南北之二方。自二六十六

信一則共棄焉。聰明之所レ病也。蓋天地躰立。陰陽性見。體能成レ物。性能見レ氣。性不レ得レ體則不レ立。體不レ得レ性則不レ活。天地布レ體。水火運レ性。而雖二陽華在一レ天。陰液在レ地。而日影相偶。而月景析。水燥相偶。而溼火析。天雖レ遠。而可二望而知一。地雖レ近。而見聞難レ達。夫水火者。陰陽之見象。造化者。絪縕之漏態。感應入レ機。其玅不レ測。人慣二天成之常一。提二固渥之惑一。局促之理。區々之故。不レ可二以通一。則託二之於鬼神之不測一。是以世能仰二鬼神之名一。惑二於鬼神之情狀一。既惑二於鬼神之情狀一。何以窺二造化之絪縕一。蓋天不二徒穹隆居一レ上。地不二徒磅礴居一レ下。能絪縕摩盪。爲レ常爲レ變。天則定常。而置二變於常中一。地則變化。而置二常於變中一。然則何安二其所一レ慣。怪レ所レ不レ慣。」天地之爲レ物立二中於一レ心。成二外於一レ天。反下氣出二層々一而愈精上。知下質入二重々一而益實上。故天陽地陰。而陰氣自二陽天之無邊際一收。陽氣自二陰地之無內中一發。其間日月景影上旋。水火溼燥下立。上物二星辰一。下物二動植一。天者。定常之府。人竭二心力一而極二其變一。地者。變化之藪。耳目晝而泥二其變一。地中堅實重沈。近レ表漸粗麁。水火土石擾々然。精氣漠然。麁氣著レ痕。痕有レ著。而後人始窺レ之。天中氣象之行。旋轉迂邪。地上氣質之行。升降吐納。質之所レ通。陸則川谷繚繞。氣之所レ通。水則其隧如二蜂窠菌瓣一。徵レ於下石之防。玉之理。艸木之文。人身之經絡上。可レ知也。定常之府。其行可二豫量一也。惟推遷之變。人不レ能レ窮。猶二夏蟲之不一レ知二氷霜一也。其餘則彗孛之容德而已。如二彼日月之蝕レ光變一レ色。地事而非レ天也。

晉書。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有二三日一相承。出レ於二西方一而東行。是似レ在二轉中一。唐史。貞

滅一。水盡而冷去。故生之前。氣未レ聚。體未レ結。唯其如レ此。死之後。體已解。氣已散。亦唯如レ此。是以。動植同生之類也。以二意之有無一反レ跡。彼豐二我所一レ儉。我見二彼所一レ隱。知三其所二以然一。則見神本々一。彼此各有。給資爲レ一。生化混成。夫人目藏レ明。耳藏レ聰。胷載二意智之神一。體畜二動靜之機一。聰明神機。存二於耳目胷體一。耳目胷體。有二聰明神機一。去レ根無レ華。焉引二神無窮一。物成レ於レ氣。而復レ於レ氣焉。同レ於二氷雪成一レ於レ水。而復レ於レ水。泥塊成レ於レ土。而復レ於レ土。故死者。生之反。生事之已也。若二夜之於一レ晝。日月聚焉。土石結焉。跡精者。生化沒レ痕。艸木生焉。鳥獸產焉。跡麁者。生化露レ跡。雖レ精。有二聚則散解則結之塞體一。雖レ麁。有二逝則繼枯則生之通氣一。於レ是。精麁不レ隔。與二大物一化。天地從二其通塞一。眇忽焉得レ違レ之。衰々之態。來而當者見。往而過者廢。見者之機。向レ將而活。廢者之跡。從レ旣而化。此故。擾々之物。能通レ于二衰々之中一。而衰々。則化走レ于二旣之地一。生向レ于二將之方一。擾々則生始レ于二旣之地一。化期レ于二將之方一。故生化之機微。間不レ容レ髮。認レ麁不レ見レ精。識二我心之麁一。執二始レ于レ旣之生一。客二期レ于レ將之化一。見二我荏苒向一レ將。不レ覺二彼㝡々走一レ于レ旣。固執二七尺之身一。囿三生化於二此中一。尋二幽明於一レ質。索二有無於一レ氣。翻二無意一。爲二有意一。轉レ死爲レ生。亦窺窬之爲レ崇也。提レ心擴レ之。心遍二天地一。舍レ心化レ之。心一二天地一。

造化第一

天成二天地一。神爲二造化一。成者定常。爲者變化。倏忽之齡。曖昧之智。欲レ極二絪縕之滯沉一難矣。化工之痕。有下常レ于レ他。而不レ慣レ于レ我者上。有二推移而行改者一。有下感應之爲二不測一者上。正誕眞妄。非二並

意。本一偶。因細縕而解結。以往來而生化。生也者。其起而追衰々也。化也者。其追衰々。不及而已也。人不察之。不自造化觀己。自己觀造化。主客顚倒。於死生泥。爰撫生化之小者。以啓蒙士。」夫物遊經通。無不以生化者。唯其生化之態。沒痕於精。露跡於麤。天地猶精。水火漸麤。我則與植鱗比。解結最露跡。氷也生于天。而化于海。火也生于地。而化于天。生則化焉。故水不溢于海。火不充于天。化則生焉。故衰々不涸。炎々無盡。夫日之發。以陰能收也。陰如不收。則陽何以發。影之散。以陽能聚也。陽如不聚。則陰何以散。故姑還散陰於不散。則失散與陰。還聚陽於不聚。則失聚與陽。旣已還之。何所端倪。是以水者。火之宅。火者。水之神。相依相有。莫有窮盡。是乃生化之事也。若有窮盡。天地當故。與物生化。氣以精。莫所不充。體以麤。莫所不容。是故。天地者。大物之塞也。生化者。一氣之通也。氣以通。體以塞。是以。氣塞則物盡。猶置燭於密器中。物通則氣不宿。猶置燭於烈風間。天生化于東西。地生化于升降。雲雨聚散倏忽。金石成壞悠久。而動植者。生化最露跡。植以華實生。動以牝牡成。植存于水土發收。動存于飲食噓噏。物失其所存則亡。存亡相繫。物々不隔。是以。地之所生。播麥則通麥。種菘則通菘。樹之所長。存幹則通幹。伐幹則通蘗。是以。穀播之地則苗。藏之於倉則蚌。是動植相通也。一燈之油。照多則涸早。照少則涸晚。一溪之魚。漁多則生衆。漁少則生亦寡。彼此通氣也。一氣爲體於天地。運用於鬼神。氣質殖體之塞。生化乃用之通。有氣有物。無物無氣。氣聚物結。物解氣散。所以火盡而明

物混淪而立。則我亦資物於其立。氣液骨肉自水燥土石給。意智情慾。自神靈情欲給。居身天地。追彼日月。生也起而追之。滅也不及而已。蓋通中有往來。來而爲。乃活用機。往而成。乃化收跡。於是自前來者。當今而生。過今而化。自後追者。迎今而活。閉今而盡。是故。莫不以其緯居散結中者。則天地萬物。皆散結其中。莫不以其經行生化中者。則天地萬物。皆生化其中。曰造化。曰生化。曰死生。從物變其稱而已。」以體成天地者。分于虛實。以氣成天地者。分于轉持。轉在虛體之中。其氣東運西轉。日象明。影氣暗。持在實體之中。其氣上升下降。氷質潤。燥氣燥。而後萬物。被賴絪縕。塡盈天地。在轉中者。星辰也。其體虛焉。以明暗分物。以經緯分行。在持中者。動植也。其體實焉。以燥濕分物。以浮沈分居。在轉中者。一體不變。循環無端。在持中者。先後換體。鱗比相接。夫轉中。則淸淨之府。其爲物也。乾燥光明。持中。則濁穢之室。其爲物也。潤濕暗淡。火者。生於乾。而滅於潤。水者生於潤。而滅於乾。天地生々之類可知也。是以。乾煦氷滋。以釀此生。一生二類。四部八隊。終成萬神物。於是。我在我境。仰觀俯察。天容地載。陰絪陽縕。時率我而行。物容我而居。山壑開形。水陸異居。動與植爲偶。同居水燥。水燥分天地。動植變體性。陸爲鳥獸草木。水爲魚龍藻樹。鬱浡之活。則神氣也。混淪之立。則本氣也。於是。物立。則神氣具。神活。則本氣具。併有物成其中。動富神氣。是以。有意而動。植富本氣。是以。無意而止。雖富乏相分。本一之分。一爲隻々。有依以立。有依以立者何。植食水土而立。動食動植而立。自天地觀之。有意無

贅語第四帙

死生帙上

日本　鎮西　三浦晋安貞　著

不自天地觀己。自己觀天地。徒私一身。以此窺物。窮極聰明。終成一己之私。以其所成之私。呼稚誘庸。死生之故無佗。惟造化之通焉爾。公有意之私於無意。通死生之故於造化。則知情慾累己。意智惑己。徒客一己之神職。不還之於造化也。天地設位。陰陽交氣。一生二類四部八隊。並立相依之中。長短缺具。萬才發露。而我闢人境而居。苟不探己是爲何物。不知己資之於何。茫々而立。悠々而行。直取途於前者之呼危矣。是故達觀天地。通造化之故。智之事也。保合大和。生順死安。行之事也。潭底月澄。汲者自盪其影。

死生訓

物混淪而立。神鬱浡而活。立則體性具。活則才用運。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雖大有於宇宙。宇處也。緯而爲物之宅。宙時也。經而爲神之路。時衰々而不用闔闢。日影刻時而晝夜冬夏成。處坱々而不爲際涯。天地定處而東西南北成。蓋大物之用。有氣物營養。養者則大給小資。營者則陰絪陽縕。絪縕即造化之所生也。沒而轉持。露而天地。日月運轉于上。雲雨升降于下。以連絪縕之活。活能活絪縕。物能營養。於是物遭絪縕資大成小矣。一氣鬱浡而活。則我亦資神於其活。大

贅語第四帙目次

生訓

附錄

復₌高伯起₋書

第六帙　天人訓

贅語總目錄

贅語自序

吾雖レ之レ於ニ稽古一、而徵ニ諸天地一則有矣、夫我以ニ天地一居。以ニ陰陽一立、當ニ善惡之衢一、遊ニ天人之際一、舍レ之弗レ講、則亦罔焉而已、於レ是著ニ天地陰陽善惡天人四訓一、而且身生罔レ於ニ條理之道一、死生惑レ於ニ幽明之分一、於レ是身生死生、閏レ於ニ其間一、以レ訓爲レ綱、餘論鱗ニ次其後一、其言而不レ足、猶加ニ解通一、夫我說非レ于ニ天地一邪、人駁レ我也可、我說是レ于ニ天地一邪、人與レ我也可、我說是レ于ニ天地一邪、人駁レ我也誤、我說非レ于ニ天地一邪、人與レ我也惑、玄語已草猶喋々不レ已、爲ニ之贅一者當、天明丙午孟冬識、

有木雲山、名は吉、字は元善、字を以て稱せらる。雲山道人と號す。備前の國沼隈の人なり。山脇東洋に師事して醫を學び、吐納暇言を著はす。人と爲り寡欲、黄老の道を好みしが、當時師とすべきものなかりしかば、獨力研究すること十年にして、始めて道要を悟ることを得たり。著はす所道學正要一卷あり。明和三年(西暦千七百六十六年)の刊行に係る。今此書を收採す。

阿部漏齋、姓は平、名は玄達、字は玄介、武藏の國青梅の人なり。醫にして儒を兼ねるものなり。人となり沈靜寡欲、名聲を世に徼めず。老莊の學を好みて鷹起子一卷を著はす。天保八年(西暦千八百三十七年)の刊行に係る。今此書を收採す。

廣瀨淡窓、名は建、字は子基、通稱は求馬、淡窓は其號なり、又苓陽と號す、文玄先生と謚す。豐後の國日田の人なり。家世々市井に住せしが、淡窓幼より、龜井昭陽に從ひて學ぶ。後塾を開きて生徒に教授せしが、前後籍に上るもの三千餘人。家塾の盛大なること九州第一と稱せらる。淡窓其規約を嚴にし其課程を密にし、皷舞するに月旦評を以てす。乃ち人材彬々として、一時知名の士多く其門より出づ。大村、府内二侯皆禮を厚ふして之を招き、待つに賓師を以てす。其學大觀を主として人と異同を爭はず、旁ら佛老を喜べり。淡窓天明二年(西暦千七百八十二年)を以て生れ、安政三年(西暦千八百五十六年)を以て歿す。享年七十五。著はす所析玄、義府、迂言、老子摘解等あり。今析玄一卷、義府一卷を收採す。

て富國治民の政を致せるもの甚だ多し。然れども其功業の偉大なるは相馬を以て第一となす。是れより先き尊德の日光神領開拓調査方を命ぜらるゝや、畢世の力を盡し、富國方法書六十卷を著はして之を奉る。嘉永七年日光神領九十村荒蕪開拓の命を受く。乃ち今市驛の官舍に移り、日光奉行に屬して其法を施行す。不幸中道にして病に罹り、安政三年(西曆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廿日を以て歿す。享年七十一。門人富山高慶報德記八卷、報德論一卷を著はし、福住正兄二宮翁夜話五卷、報德學內記一卷を著はし、齋藤高行報德外記二卷、二宮先生語類四卷(寫本)を著はす。今報德外記及び二宮先生語類の二部を收採す。報德外記は靜岡東報德社の藏版にして、二宮先生語類は同社長西ヶ谷可吉氏の秘藏に係る。此に同氏が二書を本編に收採するの許可を與へられたるを謝す。(尊德の事蹟は主として福住正兄の二宮尊德翁略傳に依りて敍述せり。)

老莊學派の部

盧草拙、名は草拙、字は元敏、清素と號し又葆眞と號せしが、後草拙を以て號となす。通稱は元右衛門、長崎の人なり。其先は支那人にして、世々范陽に居る。唐宋の間所謂范陽の盧氏は皆其一族なり。祖父以來三世皆支那語を能くするを以て唐人屋舖通司となる。享保中辟されて江戶に來り、新渡唐本調方を命ぜらる。平生素樸に甘んじ淸淨を尙ぶ。晚年道敎を好みて三敎の要を辨ず。寬文十一年(西曆千六百七十一年)を以て生れ、享保十四年(西曆千七百二十九年)五月十日を以て歿す。享年五十九。著はす所噫嚶錄一卷あり。今此書を收採す。

は、皇國開闢の大道に由らざるべからず、夫れ開闢の道に順ひて之を行はゞ、失敗の患あることなし、從來の法の如きは若干の賜金あるが故に、人皆心を金に奪はれ、詐欺百出して遂に荒廢に至れり、故に始めより此金なくんば其弊生ぜず、顧ふに開闢の時金を海外に借るの事なき、故に皇國は皇國の力を以て國を治むべし、故に志を天孫が豊蘆原に下降し給ひし始に本けなば、何ぞ失敗の患あらんや、荒蕪を化して沃土となし履邑を變じて富郷となすこと、蓋し亦難事にあらず、苟も此くの如くにして失敗に至らんことは、臣其決して之れなきを信ず、其他に意見なく方法なしと。侯大に之を喜び、文政五年尊德を擢んでゝ藩士となし、托するに興復の事を以てし、十年の間其爲すがまゝに一任せり。是に於て尊德盡く田宅を鬻ぎ。奮然志を決して再び故郷に還らず、家族を携へて物井村に移居せり。時に文政六年なり。

是れより尊德自得する所の開拓法を以て黽勉從事し、擧直奬勵法、無利子金旋回貸附法、報德日課金法等を施行し、大に德化を敷き、數年ならずして功績大に擧る。是に於て尊德の名聲四方に噪がし。烏山侯、谷田部侯、小田原侯等、競ふて尊德に托するに開拓の事業を以てし、皆効果あり。天保十三年尊德幕府に擢用せられ、普請役の格に班し、印幡湖開鑿の事を命ぜらる。尊德乃ち意見書二卷を呈せしかど、議論庸人に異るを以て用ひられず。弘化元年日光神領荒蕪開拓調査方を命ぜらる。是より先き中村侯相馬氏國政を擧げて尊德に聽き、專ら興復の事を委任し、藩士數名を選び、從ひて其敎を受けしむ。尊德乃ち相馬氏の爲めに爲政鑑三卷を著はす。蓋し當時の諸侯尊德に由り

く、今讀誦する所は何の經ぞやと。僧答へて曰く法華經普門品なりと。尊德曰く、平日聽く所に異るは何ぞやと。僧の曰く世の誦する所は音なれども今吾が讀む所は訓なりと。尊德乃ち乞ふて再び之を讀ましめ、憬然として大に悟る所あり。乃ち謂へらく、佛の旨も亦世を救ふに外ならずと。志益〻堅し。

其後尊德服部氏を辭して家に歸り、專ら產業に從事し、家を興すに汲々たり。且つ務めて貧民を救助せり。後服部氏禍患交〻至りて家道甚だ艱し。而して之を整理すべきものなし。乃ち尊德に請ふて興復の事を托す。是に於て尊德復た服部氏に至り、日夜拮据すること前年の如し。かくすること數年にして盡く負債を消還し、更に餘財を生ずるに至れり。尊德又屢〻藩の重臣に說きて、本藩貢米の領收升を改正せんことを請ふ。百方盡心の結果事遂に行はれしかば、領民大に之を悅べり。後又服部氏を辭し、孜々汲々として卒に初志を達することを得たり。文政元年藩主金帛を賜ひて之を奬勵せり。

是れより先き、小田原侯の分家宇津氏の采地下野國芳賀郡物井村にあり。土地瘠薄なるが上に天明の飢饉に遇ひ、戶口減少し田畝荒廢し、年貢も亦隨ひて減却せり。宇津氏の困窮も亦極まれり。本藩之を憂ひ、屢〻若干金を出して之を救濟すれども其効果を見ること能はず。是に於て侯尊德に委任するに分家興復の事を以てす。尊德固辭すること再三に及びしかど許されず。文政四年尊德任地に至り建議して曰く、荒を闢き廢を興すは實に易からざるの事なり。此易からざるの事を擧げんに

此歳六月酒匂川復び洪水あり。田畝盡く流亡し、殆んど活路を失ふ。是に於て尊德二弟を母の生家に托し、自ら伯父萬兵衞の家に養はれ、日夜農事に勉勵し、且つ幼にして貧困に陷れるを以て、深く感ずる所あり。慨然として謂へらく、天下憐むべき者は唯貧困のみ、吾若し家を興すことを得ば、博く貧民を救助するの方法を設けんと。乃ち天地神明に盟ひ、須臾も忘るゝことなし。

此歳春、河邊の積地を視、油菜を種へて實若干を得たり。乃ち之を市場に鬻ぎて膏油に換へ、晝は家產を務め夜は繩をあみ草鞋を造り、夜半人寐ぬるに至れば、書を讀み算術を學ぶ。萬兵衞竊に之を覘ひ知りて誡めて曰く、汝之を學びて何の用をかなす、且つ夜寐ねざれば明日身躰疲勞し、必ず業事を懈るに至らんと。尊德憮然として自失し、謝して之を止む。是れより後、暇あれば一意草鞋を造り、之を錢に換へて貧民に惠與す。五六月の交庭外不種の地を耕し、棄苗を拾ひて之を播き、耨耘培養して穫一苞餘を得たり。尊德以爲へらく、是れ天の賜なり、凡そ物小を積み大を致すは必然の理なり、故に孜々として懈らざれば、庶幾くは以て家を興すの資と爲すべしと。是れ他日報德方法の由りて起る所なり。

尊德明年春、萬兵衞の家を辭して小田原に到る。小田原藩の門閥服部氏に三男ありて、皆讀書を好めり。尊德請ふて其家僕となり、夜は輙ち其讀書の傍に坐して傍聽して倦まず。遂に四書に通じて能く之を暗記せり。又請ふて三子通學の僕となり、學校に至る每に講堂の窓下に立ち、竊に講義を聽きて略ゞ文義に通ぜり。一日飯泉村を過ぎて觀音に參詣し、僧の經を讀むを聞きて之に問ふて曰

往き、原良延、峰右膳等と交を結び、其師吉益東洞の言を聞き、大に喜びて曰く、我宿疑釋けたりと。遂に京都に往きて東洞に見えて歸る。是れより先き愚亭の兄村井椿壽も亦東洞の言を崇びしかば、乃ち兩人相與に切磋す。是に於て古醫方大に肥後に行はる。

愚亭時務に通達し、事に遇ふて善く斷ぜしかば、醫を以て進めりと雖、常に顧問に預れり。宇土藩善治と稱せしは、愚亭が陰に贊畫せし所多かりしとぞ。一縣尹あり、疑獄を以て愚亭を試む。愚亭立ろに辨ずること黑白を指す如くなりしかば、尹驚きて君が吏治は醫術よりも精しといへり。愚亭狀貌昂然近くべからざるが如し。然れども之に就くや溫厚にして容れざる所なし。居常從容、未だ嘗て疾言遽色せず。天明五年(西曆千七百八十五年)を以て歿す。享年四十九。愚亭少くして家祿百石を承けしが、繼ぎて侍醫となりて祿五十石を加へらる。歿するに及びて一老職歎じて曰く、國醫云に喪し、誰と與に政を議せんと。其人の爲めに推重せられしこと此くの如し。愚亭著はす所帆足文集三卷、入學新論一卷、肄業餘稿二卷あり。今入學新論の一篇を收採す。

二宮尊德、通稱は金次郎、相模國足柄上郡柏山村の人なり。父は利右衞門と稱し、母は川窪氏の女なり。天明七年(西曆千七百八十七年)七月廿三日を以て生る。寬政三年尊德、甫めて五歲、酒匂川洪水ありて、損害數十村に及ぶ。利右衞門の田畝損害を蒙ること尤も甚だしく、家產之が爲めに蕩盡す。利右衞門夙に興き夜に寐ねて開拓に從事せしが、不幸にして病に罹り、荏苒歲を涉り、尊德十四歲の時に歿す。既にして母も亦病に罹り、尊德十六歲の時に歿す。

　梁文吟成還自聞。中原金皷亂紛々。誤爲ニ先主ノ窺ニ龍氣ヿ。不レ得ニ天間不ヲ起レ云。

其超脱自得の風、以て想見すべし。

天明三年杵築侯新たに立ち、梅園を召見せんと欲せしが、其筋骨を勞するを憫みて、藜を杖きて山を出づるを待てり。梅園之を聞きて曰く、虚譽を以て實禮を受くるは吾が志にあらずと。城府に出でざること殆んど一年。明年五月止むを得ざる事ありて城府に至る。是に於て侯之を待遇するに家老の禮を以てす。是れより後進見する毎に、諮るに政事を以てし、眷遇益〻優渥なり。

梅園寛政元年(西暦千七百八十九年)三月十四日を以て歿す。享年六十七。梅園新たに一家言を唱道せし傍ら、又詩を能くし書を能くせり。著述は上に擧げたる三語の外寓意一卷、詩轍六卷、梅園詩集二卷、梅園叢書三卷、同第二集(一名梅園拾葉)三卷あり。今贅語の中四卷、敢語、寓意、梅園叢書、拾葉の五部を收む。

帆足愚亭、名は通楨、字は子幹、愚亭は其號なり。肥後の人にして、村井見朴の次子なり。始め名は松、字は喬年なりしが、出でゝ宇土侯の侍醫帆足氏の後を承けしかば、其姓を冒して今の名字に改む。愚亭元文二年(西暦千七百三十七年)を以て生る。少にして豪邁卓犖、經濟の志ありしかば、醫業に從事することを屑しとせず。既にして幡然として自ら改めて曰く、父我を醫とし君も亦我を醫とす、是れ天命なり、醫にして其術に精しからずんば、將に人に禍せんとすと。遂に節を折きて醫術を攻究し、數年の後能く其技に通ぜしが、自ら以爲へらく未だしなりと。會〻藩侯に從ひて江戸に

二十三、稿を換ふることも亦二十三なり。贅語は寶暦六年より寛政元年に至るまで、年を歴ること三十四、稿を換ふること十五。敢語は寶暦十年より同じき十三年に至るまで、年を歴ること四、稿を換ふることも亦四なり。梅園又勉めたりといふべし。

梅園自ら奉ずること節儉、餘裕あれば必ず之を貧民に施與す。又米錢を醵し、歉歳には出貸し豐年には息を入れしめしかば、是によりて飢寒を免れしもの甚だ多し。孝子順孫節婦忠奴にして其事蹟の湮滅して聞ゆることなき者あれば、梅園爲めに稱揚して之を顯はし、或は之を官に告げて褒賜を得せしめ、或は之を郷邑に募りて以て救助をなし、又自ら米鹽を餽りて奉養を缺くことなからしむ。閭閻の子弟、小善あれば必ず褒め、小惡あれば必ず誡む。是を以て人皆其嚴恪を憚り、其恩惠に懷き、感服の至り合掌拜謝するものあるに至れり。嘗て數十村の人民連合して騷擾し、將に城府に入らんとす。梅園之を途に要し、解喩すること再三、事乃ち平げり。又某邑の神職數十人僧侶と訴訟し、黨を結びて相仇し、邑長縣吏之を制御すること能はざりしかば、梅園又間に居りて之を和解せり。是れより郷邑の爭訟には梅園の裁決を仰ぐこと多かりしとぞ。

梅園嘗て陶弘景、韓康伯の人と爲りを景慕し、夙に嘉遯を尙べり。されば諸侯累りに徵辟せしかど、皆辭して應ぜず。其久留米侯の聘を辭する詩に曰く、

樵蹊不下與二世間一通上。高二臥東山一異二謝公一。占二得烟霞一吾已老。淸風鶴唳白雲中。

又諸葛武侯に題する詩あり。

奇とせり。

梅園始め綾部絅齋に從ひて學ぶ。絅齋は藩の文學にして、嘗て業を室鳩巢に受け、傍ら伊藤東涯、服部南郭に學びしものなり。梅園十七歲の時、豐前中津に往き、同藩の文學藤原貞一の門に遊び、俊才を以て稱せらる。

梅園少年の頃より既に天地造化の理に疑惑を抱き、之を思ふて得ざれば寢食を忘るゝに至る。年二十餘にして稍〻星學の書を讀み、仰ぎて觀、俯して察し、自ら其器を製し、其象を模して、遂に其大意に通ずることを得たり。然れども其哲學上の疑問に至りては、尙之を解釋すること能はず。年三十にして始めて天地に條理あることを知れり。其大意に云く、天地は唯是一氣物なり、氣外に物なく、物外に氣なし、一條の妙理宇宙を貫徹し、玄界際なく神化測られずと。因りて之を名けて條理學といふ。梅園是れより志益〻堅く學彌〻進み、玄語八卷を著はして陰陽消長の度、氣物融化の道を論ず。然るに世の學者之を攻擊するもの多かりしかば、重ねて贅語十四卷を著はして、其所說を一層明瞭に論述せり。然るに玄語、贅語は主として宇宙論に係り、未だ道德說に及ばざりしかば、更に敢語一卷を著はして性命の理を發揮せり。以上三書を合して梅園三語といふ。梅園が始めて玄語の草稿を起しゝは寶曆三年なりしが、稿を換ふること十五回、明和二年に至りて其天地に合せざる點あるを發見し、盡く其舊稿を棄てゝ新に草を起し、同じき五年に至るまで三たび稿を換へしが、居ること一年にして又其稿を改め、安永四年に至るまで五たび稿を換ふ。前後を通じて年を歷ること

日本倫理彙編　卷之十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獨立學派の部

序說

三浦梅園、名は晋、字は安貞、後藩君の諱を避けて安貞を改めて安鼎となす。梅園は其號なり。又攀山、洞仙、無事齋主人、二子山人、東川居士等の別號あり。其先は相模國三浦の人なり。正治中三浦某といふもの兄弟三人豐後國東郡に移居し、薙髮して法道、法行、法念といふ。梅園は即ち法行の後なり。父名は義一、字は快順、野梅堂虎角と號し、醫を業とす。梅園享保八年（西曆千七百二十三年）八月二日を以て豐後國富永村に生る。梅園幼にして頴敏、甫めて八歲、家に近江八景の屏風を藏す。梅園夜雨の圖を指して其父に問ふて曰く、是れ何の圖なりや。父曰く、炬火を點し襏襫を着たれば、其夜にして雨ふることを知るなりと。梅園曰く、目の寓する所を景といふ、暗黑の中豈望を馳すべけんや、之を情に屬すれば可なれども、之を景に屬すれば可ならずと。聞くもの之を

老莊學派之部

梅園叢書及び梅園拾葉の二部は三浦梅園の著述にして、帆足愚亭の入學新論の前に置くべきを、校正の際誤りて其順序を轉倒せり。此に附記して粗漏の罪を謝す。

編者識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十目錄

獨立學派之部

三浦梅園

帆足愚亭

二宮尊德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日本倫理彙編

獨立學派の部

東京　育成會發兌